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四六冊目次

吳中水利全書二十八卷（二）　（明）張國維撰　明崇禎九年刻本　〇〇一

吳中水利全書二十八卷（二）

（明）張國維撰

明崇禎九年刻本

史246-001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五

公移

公移遍搜故籍自趙宋逮我
明之正德凡數百載共若干篇

宋

○劉宰回趙守問開七里河利便劄子

宰等伏準公劄下問開七里河事其爲利甚公而恐妨民之私其爲慮甚遠而恐擾民於近募

者已悉而詢訪下及於邦人此道甚古此意甚厚某等雖至愚極陋其敢自黙竊謂爲民旅目前計則但開横塘堰下至運河口俗號七里河其事小其役省不調丁夫亦可集事若爲綱運計則其事大其役煩非調丁夫不可其勢必須農隙蓋自七里河以至金壇中有兩堰北曰横塘南曰珥村兩堰之間地勢特高水至不聚所以置堰制水之平使北不下運河以洩於江南不下金壇以洩於湖其制甚善但河太淺狹又有堰無閘所以不通綱運今使府欲爲綱運計則不但横塘堰下之河當開自運河口至金壇之荆城凡四十四里之河亦不容不開河道既開更須於横塘珥村各置閘兩座以便開閉此其事大役繁當此盛夏豈惟妨農亦恐屯聚久饑之民日久不散氣息重蒸疫癘滋起有失大卿子愛斯民之意故曰必須農隙若但以横塘

堰下七里之河淤塞尤甚欲且疏通以爲民旅輕舟往來之便則不必調夫不必須隅官只乞委官到地頭先次募人開掘二三丈見得每丈合用錢若干米若干却通記此河丈尺分定料次於來諭三策中取中間優加日給之説明出榜文每料支錢若干米若干使民間自相結甲前來應募依料次開掘官司不問陰晴不計工數止據所關支盡數支還元料錢米如此則不

召自來不賞自勸不出一月足可了辦但此役斷無功於綱運亦無益於久遠管見如此更乞於二者之中詳酌施行

○黃震申嘉興府修田塍狀

平江府吳縣尉權攝嘉興府華亭縣黃震謹申竊見本縣管下圍田盡在西鄉見今浸浸尚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有田主自係己事何待官司監督縱使官吏到鄉不過於官河上

經行一遭取鄉保責狀一紙而去僻村小港何緣偏及坐守監視恐無此理縱一處可監其餘凡幾鄉幾圍安得一一而監之古有田畯之官固可往來阡陌與民無間時異事殊百姓畏官如虎凡欲利之適以害之今歲荒歉被害最甚諸司重疊差官簡涉諸鄉都分曈傷旁午者保以上迎接不暇吏卒之擾爲官者兩耳目尚簡核不及或所差不得其人則其爲擾朝廷又安得而知惟有省事即事便民除此以外更無他說況田塍之事小水利之事大田塍之事在民在民者在官不必慮水利之事在官在官者在民不得爲必欲利民使之蒙福則莫若講求水利之大者竊考本縣圖志南北東西各有放水之處東以蒲滙通大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淞江南至通波塘直至極北亦通吳淞江此華亭所以常熟自小人妄獻利便將泄水之地塞爲沙

田朝廷不知一時聽信可爲利所得毫末而華亭一縣多被浸沒公私交病所失甚多今若準舊開濬則百姓自然利賴其爲修田塍也大矣如蒙申請捨田塍之小而修水利之大幸不勝甚

元

○麻合馬集議拯治吳淞江堙塞

江東浙東西道都水庸田使司都水庸田使麻

合馬參詳浙西田土多藉太湖之水灌溉所利甚大若河港閉塞不能通流湖水稍遇大雨便至泛溢渰沒田禾爲害不輕其吳淞江原受太湖澱山湖諸處湖泖上源急流衝散潮沙自古可敵千浦浙西之水來既有源去亦有委是以不成水患近歲以來因上源吳江州一帶橋洪塘岸椿釘壩塞流水艱澁又因沿江水面并左右澱山湖泖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裹爲田并

邊近江湖河港隘口沙灘滋生茭蘆阻節上源太湖水勢以致湖水勢力不能宣滌潮沙遂將東江沙泥塞滿江邊雖有江洪水勢不能全復古道今太湖之水不流於江而北流入於至和等塘經繇太倉出劉家等港注入大海并澱山湖之水望東南流於大曹港柘澤塘東西橫泖泄於新涇并上海浦注江達海今張桂榮何珍朱文祥所言吳淞江漸成痼疾頗難救療即今

江內卻有水洪通流尤當拯治匱積江邊之水并每日二潮不致散漫止於江道通流欲得日潮通利於平江路總管李通等一同講議理合相其地宜順其水性分流派泄出江達海庶消湖水泛溢之患擬將上源吳江州一帶石塘橋洪水洞一百三十餘處每處展闊作一丈使太湖水勢泄流快便將太湖東南澱山湖迤東堙塞河道東西橫泖等疏濬深闊以洩澱山湖長

泖等水及將平江路崐山州嘉定州湮塞河道亦行開挑分洩太湖水勢添注劉家港泄於大海又將各處江湖河港椿壩并圍裹成田魚簖茭蘆葑稗阻水去處盡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似前違犯阻遏水利仍令拘該吳淞江地面平江路嘉定州松江府上海縣等處將松江通徹海潮河港勒諭近民於港口築壘土壩安置透水大槽名曰水竇潮來閉竇阻遏渾沙潮退起

竇泄放湖水始得江道漸有通利之望

○毛莊浚築練湖申 至治二年

鎮江路總管毛莊言練湖淤淺宜依澱山等湖農民取泥之法用船千艘以五千料爲率每船用夫三名以竹罱撈取淤泥日可取泥三載十船計三十載三月通計二十七萬載令就近田多上戶驗糧出備船夫每夫官給米三升鈔一兩如此於民便

○馬榮祖修築練湖呈 至治二年

丹徒縣主簿馬榮祖言上下二湖別無上源正藉高麗長山八十四派山水入湖近年湖岍低狹蓄水不及一尺若依澱山取泥法地利與彼不同徒費工役不若就湖取泥修築堤埂令高濶即可瀦水灌田合修埂長四千七百八十二丈計九千五百六十四步下廣三丈六尺上廣一丈二尺加土不等共一十七萬五千六百八十尺每工挑土四十尺計用二十五萬一千八百九十二工幷築打一萬八十工共二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二工每日三千工九十日可辦

○江浙行省督治田圍

去歲災傷田禾不收米價湧貴百姓艱食即今春首農作將興各處田圍合修陂塘岍塍溝渠曉諭農家依法脩治旱則車水澇則洩之會集行都水監講究得修濬之際田主出米佃戶出

力係官圍田若貧窮不能修浚者量其所須官爲借貸收成之日抵數還官庶有成效勸農官定擬奏聞旌賞失誤者治罪其拋荒水田多因租額太重無人承佃勸諭當鄉富戶自備工本修築成圍聽令本戶佃種拋荒官田止約原租初年免徵次年准半三年後但係民田輸稅諸人不得爭奪俱照庸田司五年圍岍體式修築

○江浙行省督開堰河

太湖周廻八百餘里吞吐諸山百川之水連接澱山湖長泖俱繇六閘而出每閘止濶二丈總計一十二尺欲洩浩蕩無窮之水豈無滯乎兼以隨潮啓閉一日之間不過數時去歲至順元年天雨連綿淛泖水漲其常湖平江嘉興杭州諸處之水積於下爲緣諸港閉塞閘内不能急洩致將田禾一槩渰沒城郭居民房屋皆成巨浸今歲八月間又値雨水霖霪復行盈溢推原

其繇蓋因石閘啓閉有時水勢不能直達下流故也其烏泥涇閘内舊有河身涇直下流入浦擬合趁此農隙差倩人夫權將舊河直道從宜開挑以導宿水歸海否則來春雨水不常官糧田禾必復被渰小民愈遭疲困深係利害未報間臬司按部下議從之府復而始報可起工於次年春二月之十六日開浚河長五百一十步濶五丈深一丈五尺凡旬有三浹計庸三萬一千九百六十有奇二三年間水勢流通厥患胥弭既要閘吏懷尸曠積以權開陳乞於府從堰如初仍改至元之四年水復爲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承議又克鑿之六年知府楊伯野台復決潘家浜閘内舊堰直河迄今爲利時府人劉廷玉請於張涇盤車二堰置閘浚濬外河導水歸海伯野台復從之發民疏濬置斗門焉

○吳執中言順導水勢略

都水書吏吳執中上狀繇漢而唐以迄於宋隄防之具代不廢弛如曰閘曰壩曰堰曰塘曰脩圍曰濬河以故千有餘年間獲水之利多被水之害少考今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繇江東宣徽而來加以天目大山險潭幷西南諸山東注之水鍾於震澤即今太湖也其湖綿亘三州六縣周圍六百餘里面濶三萬六千餘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三江已不得見汪洋浩蕩

之勢止洩於吳淞之一江吳淞江舊云可敵千浦今則東自河沙滙西至道褐浦六七十里之間兩岍漲沙將與岍平其中僅存江洪濶不過二三十步深亦不過二三尺潮水所至比之舊時萬不及一雖汪洋之勢見於上海新涇太倉劉家港通達入海豈能盡洩浙江諸郡之水略舉其餘今吳江塘岍乃太湖咽喉之地昔人曾以挽路不便有宜建千橋之說今積石壅土數

十餘里雖下有水洞百餘能洩幾何况又有東長橋西長橋實帶等橋植數千杜於水中及岍之東向於江口則有富豪之侵占於江尾則有茭蘆之閉塞周圍幾二百里其源亦自吳江分派積淤成塗漸爲富豪圍占致使二百餘里湖面大半爲田澱山之圍田愈廣太湖之流勢愈遲每五六月之間水湧之時吳江石塘東向之水每低於塘西之水數寸無怪乎東西之潮沙

日盛於一日平江松江之圍田常困於渰沒者患蓋係乎此爲今之計若欲浙西水勢通流少遏水患必開吳淞之故道復澱山之舊規庶乎可以有濟然吳淞古江已被潮沙堙漲役重工多是非人力可及澱山舊河多爲豪戶圍裹成田恐亦未易除毀合無於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挑濬通流仍踏視吳淞古江應有舊來出水之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疏濬務

使支脉貫通出洩順便開挑之際就令有司於已開河港之上訪求古蹟安置閘座依時啓閉以抑潮沙或乞設立撩淺人夫專一看守修理以防向後復淤之患

○左答納失里集江湖水利

江東浙東西道都水庸田使司都水庸田使左答納失里參詳太湖即古震澤具區周圍五百里受吳中數郡之水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

諸溪並下太湖蓋諸山峙於太湖之西地形高
阜隸南北東三處江海之斥亦高而太湖之四
外皆高水積其中常若盤盂之盈滿非藉江湖
滨利何以通泄設有雨潦則泛濫四溢環湖低
田其能免渰沒乎蓋環湖皆蘇湖常秀之良田
病於低窪利在泄潦皆沿江傍海諸高田亦仗
湖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湖滨利乃可引潮溉
灌繇是言之凡太湖出水口了宜常通不宜略

塞也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有凡承湖陽
城湖尚湖沙湖陳湖二山湖蠡湖薛澱湖并諸
水卯漾淹蕩皆能[illegible]太湖水注江達海[illegible]內
澱山湖關係吳淞江之泄[illegible]為要此湖水自
大盈趙屯二浦以瀉吳淞江既近且便較之諸
湖惟澱山湖之東斥北斥與渾潮相接最近若
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繇此以注湖內漸成淤
澱富豪之家繇淤澱而圍成田地繇是湖之淤

水益狹又與二浦漸遠而所泄不能快便若非
就湖內閑田上多開河道及時時修濬二浦并
濬近浦諸溝洫接濟通泄衝滌渾潮則此河淤
澱恐不止於是也吳江長隄又名挽路石塘按
單鍔云慶曆二年因風濤多敗漕舟遂接續築
為長隄橫截五六十里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
快江海浦港復多沙漲又東坡云松江沿數十
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於水中

漲水之時橋上水長高尺餘江水不快則游之
泥沙隨潮日積而吳江多水患又郟亶言吳江
築為石塘以障東流[illegible]流淺[illegible]遂漲
潮沙半為平地如長隄如挽路如石塘皆因此
處止是太湖東斥泄水下吳淞江入海第一要
處古言交口立論必是此處不當閉塞昔人於
隄斥多置木橋多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
者蓋欲使其急流奔注衝散泥沙免致水患然

猶慮橋柱之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或使於行
路則壩塞河口或贖於巡防則密置樁橛此又
不止於橋柱之阻水也甚以茭荷魚簖等物障
遏妨害農耕必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之
咸知利害可也吳江兩長橋長洲寶帶橋曾議
鑿堍添橋寬展水道於三十年未能濬利如寶
帶橋南堍全未通流皆合濬治崑山塘自吳城
東閶距崑山七十里北納陽城湖南吐吳淞江

常熟塘自齊門北至常熟一百餘里可接洩太
湖水勢入昆承等湖注江達海兩塘諸河道各
有七十餘條今多[illegible]之處去壩塞使之有
通無塞可也大盈浦[illegible]水最為切
要常宜濬瀏通利近年以來漸至淤塞有若平
地愚常究其淤塞之因蓋為閘寨吳江平望沿
太湖河道口子無太湖急流下澱山湖而澱山
湖東向與湖相接先自積淤湖泥漸為富豪圍

占為田谿是二浦與湖相去遠而注泄遲不能
衝滌渾潮即成淤塞今至元甲午增工開修趙
屯浦至今通泄大盈浦未濬兼浦口不曾整置
堰閘隄防潮沙所以復致漲塞今宜修濬通泄

本朝

○吳瑞濬吳淞行蘇松二府牒 成化七年

欽差督理蘇松等處水利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吳
為興修水利事奉

欽差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 劄付
前事內開該本道呈據蘇州府類繳吳江嘉定
崑山三縣勘到開江[illegible]吳淞江崑二縣各
處淺狹段分河道另行[illegible]後據嘉定縣將吳
淞江踏勘丈量內地名大盈浦起至艾祁浦其
淺止五六尺過東又自黃渡江起至北湖濱其
淺止六七尺隨問彼處鄉民皆言淺塞歲久相
應疏濬今照崑山縣原開本江自夏駕口起至

頓浦止二十餘里淺狹應疏及大盈浦起至北溜浜止淤亦不過五六餘尺紘係通連太湖緊要洩水大江潮汐淤塞以致上源之水急不能洩旱澇均為民患理應泖山嘉定上海三縣動支錢糧出夫開濬等因呈詳到院參照據呈勘量過大盈浦起至艾祁浦等處又嗜龍江起至北溜浜止俱各淺狹要起泖山嘉定二縣人夫候冬農隙之時擇日開挑工程浩大其夫給糧

食用一節除行蘇松二府各委官一員前去將前項該挑河道再行逐量明白候農隙之時起倩附近得利人夫督工開挑外合仰本道再行催督委官會勘明白開報施行等因劄付到道奉此擬合就行為此故牒該府著落當該官吏即行委官督同上海縣委官及會彼府縣委官各帶糧耆塘長人等親詣本江將淺狹應挑去處丈量算計要見共該丈尺若干合用人夫若干某縣分該某處至某處止若干丈尺共該用夫若干每夫日給糧米若干期在某月某日興工某關挑潤視兩岸舊額為則仍須斟酌某處頗高某處稍卑各該挑濬丈尺若干務要處置停當趁農隙之時起倩相應人夫編立總小甲名目選平昔曾經管挑河道公勤耆老人等每三百餘步一名分投管督約日興工併力開挑務完之日府縣委官同治耆驗有無有淺狹處

遺缺方許開報散工毋得妄將未完朦朧報稱先完以致彼淤此淺定分工力事發定行治罪

○吳瑞開挑吳淞江之約

欽差督理蘇松等處水利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吳

為興修水利事照得本道即日督濬吳淞江所有事宜合行申飭所屬官吏糧塘夫長人等各各遵守毋違

計開

一吳淞江淺窄處應挑地方西自夏駕口起東至徐公港止通長一萬七千六十一丈共該用夫六萬八千二百四十五名

一崐山縣西第一段該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用夫若干嘉定縣中二段并加多一千丈共該六千三百五十三丈六尺用夫若干上海縣東第三段該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用夫若干 其面濶須用一十四

丈五尺底濶八丈五尺深一丈二尺五寸

一每夫一百一十一名編為小甲二十名總甲一名每小甲一名管夫十名每十名內選勤謹老實一名着令做飯如有遲悞許管夫人等禀首懲治合用物料俱令置辦完備應用

一人夫宿歇做飯須得處所如傍近有人家房屋方便者令其借宿做飯若人家住遠許每一小甲共搭窩鋪一大間衆人宿歇傍作小舍安頓鍋竈務要墊土高厚用防卑濕合用器皿令各夫湊辦

一令人量計每三百餘步完爲一工選素熟管挑河道或耆老或糧塘長一名分管每九百步內仍選義官或耆民一人總管三人務與在官甲首一名隨從令其時常往來點閘責治

一人夫數多中間或有奸詐恳頑棄工在逃仰各縣置枷數[illegible]送赴府委官收[illegible]如遇在逃人墮悞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四十枷號三日疎放罰補原工府官仍將管工總小甲并該管糧里通查照依定則責治中間若有受財賣放者究贓問罪

一人夫做工多係鄉民不如調理便生疾厲必悞工程亟須用藥方保無虞各縣推選

明理醫生數人令訓科管領各攜帶藥餌
若有土工人等一時感冒疾病即便對症
用藥調治
一各縣照依分定地方選平日熟於伏水之
人令其依法打量某處起至某處止其淺
若干可挑若干尺寸某處起至某處其淺
若干可挑若干尺寸就立木牌明書其上
令小甲各用一十四丈五寸長繩一條隔

河兩岸釘樁拴住使管工并人工視此爲
則
一所挑泥土俱令於岸稜留餘一丈二尺空
地外邊堆積以便往來巡看亦免日後雨
水流瀉河內
一各管工人役毋一日早一次將所管挑過
淺濶丈尺呈報府縣先查功程多寡府官
就行類送手本開報以憑勸懲

一功完之日府縣委官沿岸逐一驗看通長
一様淺濶無有淺狹遺缺就具不致扶同
結狀開報方許開壩散工若或通同作弊
查出定治以罪

○林智勘報蘇州府屬水利呈

直隸蘇州府儒學教授林智爲水利事奉
欽差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牟　劄付
委發巡視蘇州一府水利奉此遵依勘得蘇州

地形卑下其西南有太湖上受杭嘉湖天目諸
山之水下流吳淞江劉家港等處東至於海又
一派縣自茆欄山等處北洩於揚子江前代設
撩淺夫專爲導河築埂以防水患近年以來自
茆欄山許浦七浦等處淤泥湧塞久不疏濬及
被豪右將尤涇口攔作斜堰向東有新村下射
去處汊港湮塞又被直塘人家占出半河其陽
城湖東河港壩斷以致上流不通稍遇霖雨水

無分洩田盡淤沒爲今之計莫若委官親詣許浦白茆七浦等處相度起夫挑開淡澱及將斜堰尤涇口并新村直塘陽城湖壩斷等處照舊開通分殺水勢今浦河水道舊跡尚存可令尋究開決亦疏通水患之一助也更於河浦去處仍舊設撩淺夫時常開浚免其差役冬月遣官巡視遇淺即濬如此則水有所洩庶不爲患不然縱脩圍岸隨修隨壞徒費無益矣

姚文灝申飭水利事宜條約 弘治七年

欽差提督浙西水利工部主事姚 爲興修水利事

本職節該欽奉

敕諭專一往來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并蘇州鎮江等處衛所地方提督各該官員修理湖塘疏通河道開濬溝渠及一應圩岸未經修築者及時修築各處閘壩未盡修理者隨宜修理合用木石等料於各該田多有力之家從公勸諭或別爲措置人夫於所在附近軍衛有司相兼起用仍須督役以時調度有法使蓄洩有備旱澇無虞以爲地方經久之計自揣疏庸尚賴所屬同心協力所有合用事宜仰各遵守施行

計開

一不論低田高田俱以十分爲率低田以一分爲隄岸高田以一分爲溝池則餘九分可以永無旱澇其五等圩岸田低於水者

底濶一丈五尺田與水平者底濶一丈四尺田高於水一尺者底濶一丈二尺田高於水二尺者底濶一丈高於水三尺者底濶九尺面濶比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爲準外面各離水八尺

一各圖圩岸俱著排年分管若本圖原有十圩則每甲一圩若不及十圩則將大圩分湊之若十圩以上則并小圩兼管之分管

既定然後立封牌爲誌

一封牌以石爲之長五尺濶四方各一尺五寸皆豎於圩岸上二尺五寸四面刻字前云某字圩後云某縣幾都圖幾甲排年某人左云官民田若干右云糧若干下二尺五寸培而築之

一應修圩岸該管排年量田高下照依五等岸式督率圩戶各就田所修築假如田頭濶五丈者卽修岸五丈濶十丈者卽修岸十丈或有貧難并逃絶人戶田頭及溝頭岸則衆共修築其圩心田戶若有徑塍者自修徑塍無徑塍者與衆同修逃戶及溝頭岸排年則管修一圖圩岸糧者則管修一區圩岸各縣治農官則提督一縣各府治農官則提督一府若一圖圩岸不修罪坐排年一區圩岸不修坐罪糧者管而上

之一縣一府皆各有歸或不論田頭濶狹但論有田多寡照田出人照人分岸使一總修築亦可以高鄉溝渠糧者同里老相勘本區該開河渠幾處某渠爲急某渠次之依次併工開濬工程小者或今年開幾渠明年開幾渠工程大者或今年開半段明年開半段一二年之後無不通之渠矣

一低鄉有等大圩一遇雨水茫然無收該管人員務要督率圩戶於其中多作徑塍分爲小圩大約[illegible]一圩不過五百畝開濬去處一[illegible]如此則人力易齊水潦易去

一取土修圩所毀田畝衆共第泥填補若不可補議將田那補其毀田之家有田在本圩多者亦不必補一圩田外有等埋田往往被災而不敢作災今後俱要築爲圩岸

史216 014

所補田畝一體挑補其低圩岸內再幇子
岸一條高及一半如階級之狀
一圩岸上俱要砌內外車塲高低水洞不得
因車水放水輒便掘岸一邊臨湖蕩圩岸
外須種茭蘆以禦風浪其狹河宜洩去處
却不許一槩侵種以遏水勢
一高鄉田畝去水頗遠無從車灌者令田戶
於田內開塘蓄水備旱或滲漏不蓄水者

於他處挑取黏土和灰築底自然蓄水
一近山高田無水車灌者令得利人戶於山
拘田尾共買地開岸以通蓄泉源及雨水
亦可備旱
一開河修圩其間有工役重大非糧耆所能
獨管者須委有才幹義官或本地有行止
得業之人相兼管督
一高鄉河港臨水二三丈間不許人耕種以

致浮土下河止許栽桑等項
一凡緊要洩水河內但係古人建造木橋宜
洩快便不得輒造石橋遏束水勢
一軍衛屯田坐落應修圩內及應開河道俱
照民家協同修濟不許坐視管屯官一體
及時提督
一所屬七府人才淵藪豈無懷抱[illegible]可以
興修水利裨益農田者有司宜用心推訪

徐貫相視水利曉諭 弘治八年
欽差提督江南水利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徐　為欽奉
敕諭事照得
國家財賦仰給於東南而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
杭嘉湖六府實居其大半數年以來六府屢被
水災圍田渰沒廬舍漂沉民既無以聊生財賦
何自而出近者吏科給事中葉紳等具

史246 01

奏其地衆水入湖入海之處堰壩港瀆年久堙塞
故一遇水潦無從宣洩泛濫爲災乞差官相視
通行修濬
旨下工部會議以爲可行
命本部院前來會同
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何　看得前項地方連年水
患蓋因各該府縣視爲泛常堙塞者不即疏通
坍塌者不即修築積成今日之患若不大爲區
處則此患終無可弭雖興工舉事未免勞民傷
財然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圖遠功者不計近勞
爲此除將合行事宜另坐遵行外劄仰本府着
落當該官吏即委府縣正官督同各該水利官
盡心所事毋得畏難務底成績以圖經久敢有
違慢乖方及狗私廢事者定行究治不恕
計開
一仰府縣委官督同水利官各要親歷地方
將一應河港涇瀆等處務要尋訪故跡某
處堙塞某處坍塌或沙泥壅積或被人侵
占某處當挑濬某處當修築約有幾里該
用人夫若干物料若干先行申報以憑區
處
一仰府縣連將地里圖志并前代治河事跡
可考者一一呈送以憑參用其倉庫收貯
錢糧等項亦要查出數目先具手冊申報
以憑支用
一仰府縣曉諭軍民之家有先因水道堙塞
請佃納糧者有買佃民地堙塞[illegible]置買爲
業者有將湖瀦瀆口沙漲去處霸占栽種
茭蘆養魚覓利者又有因而造成房屋居
住者以致水道不通渰沒田禾皆是官司
不能常加點視修治積久成患文書到日
許令陳首聽其改正如有頑愚豪橫不服

者輕則拏問重則

題參治以重罪

一府縣有殷實之家願出錢糧以助工役者

具名開報以憑獎勵如多至二百兩以上

者

題給冠帶榮身免差雜派

○伍性濬河築岸牌 弘治八年

欽差督理蘇松等處水利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伍

為興修水利事本道欽奉

敕書往來於嘉湖杭蘇松常鎮七府所屬地方提督

治農并管屯官挑濬[illegible]地方

人民往往為徭役不均差科不法兼以去年旱

傷無收本道按臨去處告開河者不下數百餘

人已經准行整理工少者令該都自行挑濬工

多者令槩縣僇力併工其間奸頑無狀之民不

服差遣輒赴當道告訴多方阻遏殊不知民食

不足繇乎水利之不興水利之不興繇河港之

淤塞今開河道所以興水利以足民食曰今農

務將興除已往者不追究外合行申飭為此仰

府官吏即便轉行屬縣省諭治農官員并耆老

人等各盡職掌毋為浮言動搖庶使水利可興

民食可足不然惟有參提問罪而已

○沈經勘報吳江水利呈 弘治十一年

蘇州府吳江縣委官醫學訓科沈　呈為公勘量

修水利以蘇民困事奉本縣帖文該奉

欽差總理糧儲巡撫應天[illegible]府地方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侶　批該本縣[illegible]批御史選官

從公勘量造冊具繇[illegible]報繳奉此帖仰本官查

勘圩湖并興修水利呈報以憑轉詳等因奉此

遵依帶同糧塘里書弓手前詣圩湖去處勘量

間看得各都田今昔坍入湖中者有全圩俱坍

有一圩半坍不等俱在水中年坍年告有前勘

已完而糧未豁有前勘已明而未報有前勘未明而尚勘渾亂其中所據各役指點某處水中原無疆界為準難以為據况各攅虛實多寡卅據書手冊底亦多改抹若照各詞勘報不無移虛作實有負委選本職早夜細思計有四條可以清查并杜後累勘時必從先查黃冊以究其根復單實田以覈其數勘後通勘新漲以攤其攅復修圩岸以杜其壞事干重大俱候本縣裁

酌非委官所敢擅便為此備錄欵開上陳如有可采伏乞鈞許另委施行

計開

一曰先查黃冊以究其根照得人戶田地俱載黃冊若據冊以查其戶據戶以查其田圩字號則何圩見存何圩已坍有無隱蔽然後將其已坍者分別曾勘未勘各該多少庶彼不得將未坍之田捏作已坍已勘之湖捏作未勘其冊籍俱貯庫中委官安敢查對如蒙允許乞發查明事畢還庫

一曰覈實田以覈其數照得今者坍湖田在水底立標水面疆界難明本職思得各戶之田有數查其黃冊既明即將見在之田丈該多少則知坍田在水多少矣查其先勘該多少則知今勘該多少矣庶數得其實無影捏之弊矣實田不入詞內未敢擅

並

三曰通量新漲以攤其虛照得坍湖各年積歲累以田[illegible]日倍而愈多也虛糧非經奏

請焉得除免切思本縣西有坍湖東有新漲東漲之土即西坍之田是坍湖者新漲之原額新漲者坍湖之後身非有二也今坍湖之民日苦賠糧貧困愈甚新漲之民日享其利

國課不輸利害不均莫此為甚使新漲之田若復
陞科則坍湖之賠終無了日不若就將新
漲適行丈量驗其高低照依民田則例或
一升或三升五升八升盡賦以補坍湖之
虛稅就入實徵不待十年造冊而後推收
不必上司奏
請而後開豁誠一舉兩得其便矣事干重大非上司
特委府縣正官或佐貳兩員親詣河中丈

量酌處不免強梗弊多伏乞採納轉達萬
民仰望
四曰修田圩以杜其壞照得太湖風浪勢如
排山洶遇輒崩日就成淺非人所能禦也
又奈有等低灘形如鱉裙風趕浪衝反不
坍損因求其故蓋斬壁立與浪相抗必傾
斜坡不濺隨浪相迎不鬪為今之計不若
令各有田之家各於其蓋立之處或石塊

或瓦屑或煤鐵等灰填滿其處一如斜坡
之式加之泥沙或栽茭蘆楊柳等樹以殺
其奔突之勢則其隄塍未必如往年崩塌
之易矣況有水利專官督其工程不甚為
難果得舉行萬民幸甚
○方豪勘視昆承湖復治水都御史俞諫揭帖
八年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知縣方豪謹稟近者奉府

檄領公命往視昆承陽城二湖今於昆承十日
湖之梗槩粗得之矣□□公言之湖在常熟東
南五里亦名昆湖竊聞□□陽城□城皆
此城字可以例也後人訛城為承按有二湖之
說爾豪初至湖上遍詢故老咸云自鮎魚口以
西皆湖故址湖去鮎魚口不遠自不可信因思
郡縣二志皆云湖縱橫各十八里乃用二小舟
以百步繩互牽之自南至北得步五千四百有

史246 019

奇古稱三百步爲里五千四百步爲里十八所
謂縱十八者是已然後自西至東如其法儘其
數樹木以表識之東有黃泥去所表木不及二
百六十步闊其東岸甚老而古意湖之故址在
是也登岸瞻視見一叟老問之曰岸之西即田
耶曰儒生來第見此岸岸西皆茭蕩非田也歲
見遂決葑人之利於湖也始則植茭蘆以引沙
止而享茭蘆之利久而沙上漸積乃以之爲田

而享稼穡之利故湖之東爲田者舊漲也田之
外爲蕩者新漲也先度其新漲之蕩得五千畝
有奇後度其舊漲之[illegible]得九千畝有奇其度新
漲也執弗詭詭然曰吾於某年報賦者也吾得
之於某人且取賦者也其廉其曰報賦者以他
賦影射之也其曰得之於某人且收賦者其人
以他賦影射之欲其得之甘而且有以分其事
賦也衆咸服曰某有罪某有罪實新漲未嘗賦

也今不敢欺矣及又度舊漲也則據各區所呈
之賦而行之得於賦外者則曰遺漏凡九百畝
有奇其所謂已賦者未可信也闞之於縣縣弗
答也問之於人人不知也稽之於冊冊無據也
乃索其中有田者青錄而覩之擇其賦少之戶
執其賦度其田儘其他田若干而以其餘抵茲
田則果已賦矣然亦未可信也何者蘇州之賦
有舊額準各縣而一之也常熟之賦有舊額準

各區而一之也各區之賦有舊額準各圖而一
之也各圖之賦有舊額準各戶而一之也今既
報賦於官則圖之[illegible]加[illegible]之額[illegible]區之
額縣之額以至於郡郡[illegible]皆[illegible]如是而後
謂之已賦也今人戶圖長以及區長皆曰已賦
不知郡縣之額加乎否也郡縣之額果無所加
而曰已賦賦之誰也縱於額不加則以之補坍
與荒可也而一有坍與荒則又以某縣之賦餘

史246 020

補之此非吏胥之埋沒必糧長之侵蝕雖賦與
不賦吾爾然此非昆承一湖然也明公豫一湖
以及他湖豫一縣以及他縣一補而空之凡有
所賦必以補坍與荒是於水利外與莫大之利
也昆湖新舊之漲凡萬餘畝爲仕宦所得者十
之九小民所得者十之一若新漲者非湖之故
址何以專於仕宦而弗禍於小民哉及今不速
去之[illegible]恐新漲之外復有漲焉而湖廢矣今茲

富歲傍湖之田尚多災者凶歲可知也湖塞之
害且爾湖廢可勝言哉[illegible]欲盡去之亦未易也
去其太甚者爲故[illegible]民漲可以[illegible]而可行
漲者爲有礙欲明公酌其緩急而爲之也幸甚

○方豪勘視陽城湖復治水都御史俞諫揭[illegible]

[illegible]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知縣方豪謹稟去年昆湖
事畢即之陽湖適母病告劇不得已而歸三月
以來病母稍痊乃行釋縣事縣官瀆入周旋曾
度凡十八日始遍雖有圖冊恐弗能詳復准舊
爲書以獻願公覽昔夫吳之諸湖自太湖以下
陽城爲大大則吐納之功多而疏濬之所宜先
者也湖雖一而實分爲三自橫涇以西蓮花朶
以東夷亭以北陽城村以南界於崐山長洲之
間者爲東湖東蓮花朶陽城村西有石瀆涇承
天莊者爲中湖官瀆在其南相城在其北承天
莊在其東邢店港在其西者爲西湖中湖爲大

而東湖次之西湖又次之[illegible]湖廣七[illegible]里以
今計之殆不止此東[illegible]其最要者則
蓮花陽城之間次則孫墓白龍菴之間又次則
蓮花朶下營田之間今唯蓮花朶陽城村之間
故道猶在餘皆漲爲田蕩凡五頃有奇而漸成
平陸矣中湖通於西湖其最要者則南埭荊埝
之間今漲爲田蕩者凡二頃而亦成平陸矣西

湖通中湖之水唯官瀆最大今則瀆口亦有阻矣東湖去官塘止四五里其相通非一逕也近塘者雖通而近湖者亦多塞矣其他沿湖之派固皆足以爲礙而東湖玄珠村之北派凡五項西湖陸墓塘之南派凡三項又其礙之大者也據愚見當先開孫墓白龍巷之間蓮花朶下營田之間南坟茆塔之間使三湖各自相通次開官瀆口及官塘諸涇使諸水與湖相通次開玄珠村陸墓塘之大派次開沿湖之小派以其土加所使所益高而三年設管湖之役俾其不時巡邏以防再淺而田有遺利之官俾其躬自踏勘以防虛應庶乎水有吐納之地民無旱潦之憂上裨
國賦下足民食而公之功名當與湖而俱永矣

李充嗣申飭開濬款約 正德十四年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本部院特奉
敕諭兼督水利除通行外所有委官及赴工力役軍民人等俱宜上緊齊心協力雇債工程各照分定地方開濬早收成功但恐法行弊生奸人梗化阻滯大工今將合行事宜開列曉示於後

計開

一仰各處水利委官及管工人員俱各自辦蘆蓆船篷草苫用心盤造夫廠務期堅牢足備風雨仍措置稻草鋪墊以便宿歇安設鍋竈使人不致[illegible]

一挑運土泥務離河岸[illegible]丈之外若地方原有堤埂低窪去處許於堤外安頓挨次平鋪毋致堆積成岡致雨水淋洗入河日久仍復淤塞

一管工官開挑深濶俱遵照分理郎中原定

丈數先挑河心一帶築防雨水以便疏洩
其兩傍以原舊水平取則開濬不許短狹
淺少尺寸
一千長人等務要常在工所催督工程但有
故肆遊蕩飲酒賭博妨悞職業者許巡視
官訪挐解院重治在逃人夫徑行該管官
司提解枷號示衆仍追工食銀錢還官每
逃一名罰本戶人夫二名解赴工頭着役
一各處解運銀錢柴米等項俱要告報本部
院及
欽差官處轉發各委官[illegible]生奸
弊其間如有無[illegible]鋪魁
落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
一勤幹人員奉公守法償併工完撫來人役
久皆得所樂於效力者重加犒賞案候采
訪另行旌獎推舉擢用其恣肆科擾怠職

悞事者定行查究重治
一顏如環分理水利條約　嘉靖二年
欽差協理江南水利工部署郎中事員外郎顏　爲
懇乞
添差官員以興水利事當職欽奉
敕諭先該巡視浙江都御史許廷光工科都給事中
吳巖等各奏要添設大臣專管江南水利已
命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工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不妨原務兼理前事近
該本部院疏
題添設官屬協修水利[illegible]御史馬　亦
題添設官員專一管理[illegible]郎中二
員已經通行去後切惟東南財賦當天下之半
水利實爲政之先往者疏濬有法旱澇無虞後
水利衙門革復無常政令不一以致水道湮塞
災害頻仍近該言官論列先

救撫院總理其事復增置部署假以事權蓋欲大衆以收全功顧以庸劣叨蒙任使亦惟所屬相與協心綜理庶幾贊襄有托俯濟可圖所有合行事宜擬合通行為此案仰本司官吏抄案呈府轉行所屬掌印水利官各將後開事宜應議處者即便議處應回報者即便回報務要著實舉行毋得虛應故事

計開

一各府河道應該修濬者仰各水利官拘集糧塘里長審令[illegible]各鄉都自能開濬[illegible]併力修完其餘俱各分投委官或義民老人丈量長短深濶丈尺計算某處該用幾萬幾千工人夫幾萬各該幾十日可完某處該用幾千幾百工人夫幾千人該幾十日可完分別等第如工程最大必須隣近州縣協助某處工程次大必須合縣人夫協助某處工程稍大必隣近某鄉某都協助定為三等本年州縣大役酌量分撥若夫役有限今冬明春難盡修完即將三等河道議處緩急如某河幾處所宜急修者俱在今冬所當緩者暫俟下年方修計處停當備造手冊送水利官申呈定奪

一各處水利官務要親詣所屬督各塘圍長圩甲人等督率得利人戶將各圩岸併力興工修築[illegible]即便增[illegible]俱要高厚仍自本[illegible]年三月止每月初旬將前[illegible]圩岸數目開具申報

一各處江湖洳蕩湳塘涇瀆通洩水利去處多被大戶强占或朦朧告官起科承佃亦有曾經告發官斷掘拆仍舊私占阻壞水

利仰各府將此條翻刻告示發所屬州縣市鎮去處張掛曉諭限一月之內許各出首免其問罪其已起科認糧者即與開豁不肯自首者仰各糧塘圖長及被害之人指實呈首以憑拿問所監追積年得過花利

一各處小民張釘簾簖取魚致水流滯緩壅淤泥沙妨礙河脈著令盡數拔去違者重治

一河道修濬工程[illegible]合照境府州縣鄉都協助者查[illegible]糧出人夫一二十畝起夫一名之例而富豪派至千百畝不能辦往往阻令或令十排年出夫有每里三十名六十名之例而勞力者多非有田之家享利者反無供事之勞以為欠當議者謂用排年出夫衆輕易舉但驗糧以出工食或每畝出米若干就於秋糧會計內帶徵以供夫役工食庶貧民出力而無裹糧之苦富家出錢以免荷鍤之勞似亦可行仰各屬掌印官從長計處務俾情法兩盡而經久可以作急回報定奪

一吳淞江白茆港見議修濬仰各掌印水利官虛心詢訪務求至當以為一勞永逸之計若果別有該修大於此者亦必求講而行之其各河道應該增置閘堰及添設撈淺夫如有借名[illegible]許出錢[illegible]八指實陳告以憑[illegible]給賞

一各府委官每五日一次查考各千長總甲工程分數開具手本呈遞以憑查考其或夫役懶惰全無工程者呈報查究

一堆土務要在兩岸三十丈之外若兩岸原有高岡者堆放岡傍之外不許高過於岡

一仰崑山嘉定上海三縣多備稻草查照各
該地方人夫棚內俱要覆蓋厚密可蔽雨
雪鋪墊高厚可隔寒濕聽候本部驗看仍
仰千長嚴督人夫先將河心開濶七丈直
下至底深一丈完備方纔開挑兩傍斜河
庶幾雨雪之時放水河心可以兩傍施工
且無下水做工之患
一大工肇興庶民雲集沿河店鋪商人販賣
魚肉酒茶鹽等項俱許兩平交易敢有委
官夫隸人等挾勢減價强買及牙行人等
高擡時價貴賣者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
以憑拿問

○林文沛水利興革事宜款示 嘉靖元年

欽差協理江南水利工部署郎中事主事林　為水
利事照得本部分治常熟等處水利周咨已悉
所有應興應革事宜合行曉諭為此示仰所屬
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務須遵行如有故違定行
拏處提究不貸

計開

一太湖為患病在下流不通疏常熟之白茆
港梅李塘福山港耿涇奚浦黃泗浦太倉
之七浦湖川塘楊林塘所以導之也其為
太湖患者則練湖與丙湖沙子湖而二湖
亦有枝流逕趨入海若如丹陽之九曲河
武進之舊孟子河德勝南新河澡港新溝
江陰之夏港今皆歲久淤塞遂貽災患為
今之計疏太湖之下流則開常熟之梅
李塘福山港奚浦耿涇黃泗浦太倉之湖
川塘楊林塘諸河減太湖上流莫急於開
丹陽之九曲河武進之德勝南新河舊孟
子河澡港新溝江陰之夏港諸河仰府州
縣治農官各要查照及時計處興工開濬

史216 026

一各處河道宣洩入海者俱應置閘白茆港
在河潮泥泛無可施工其餘入江河形潮
不過七八丈上下因而建造一閘或二閘
潮至則閉潮退則啓使渾水不得入而清
水蓄積得以洗其閘外之淤其主灌溉之
河地形多是中高兩下非天雨水無繇積
仍須兩頭或置閘或設竇斯可為利各計
所費銀多不過百兩治農官須要親詣相
度逐一估計照詳本部查於導河夫銀內

動支辦料委廉能官督理刱造有行利居
民情願出力自行建造
一蘇州府長洲崑山常熟縣常州府無錫武
進縣各有地形低窪實連湖蕩之處頻年
淹沒今各處水道疏通低窪淹沒者俱易
退洩各治農官務要常川遍歷但有圍岸
坍盡不能修理者丈量數目逐一申報候

農隙之時拘集得利之家修築仍查在庫
導河夫銀或無礙官錢酌支貼助
一各處圩岸坍塌者圩甲開報得利之家照
田出夫協同修理泥土就於傍圩田內起
取本鄉都內有義民為衆信服者治農官
舉報委之管理或四五圩或六七圩有功
者通行獎勞怠廢者治之工完府縣治農
官取其修築數目造冊以憑查考其圩內
石埂無有者圩甲督補圩大者分之或作

積水溇港口於兩頭一丈兩頭用
石砌作車口遷
一白茆既通沙泥隨潮最易淤塞查得舊有
鐵掃帚置之船尾裝載如掃之狀待潮落
時鐵帚一齊搖動刮揚沙泥隨潮入海今
之治黃河者又有爪江龍法仰府縣治農
官各查制度刱造督撈淺人夫常川演習

務經久可行以善其後

一河道除白茆吳淞江其餘有專主宣洩者有專主灌溉者宣洩之河疋吞湖流或東或北自趨入海其勢爲縱爲經其開挑宜濬宜濶太倉之七浦塘湖川塘楊林塘常熟之梅李塘福山港黃泗浦奚浦耿涇江陰之角上湖谷瀆港蔡港夏港蕭阜港武進之舊孟子河德勝南新河澡港順塘河新溝丹陽之九曲河是也灌溉之河則入海河之枝流其勢爲橫爲緯其開挑僅使水能浹洽可備[illegible]而止

一爲河之患者無[illegible]橋[illegible]之洞有閘有方洞圓者塞河道五分之二洞方者塞河道五分之三今後除不開水道者不毀其餘但有坍塌將基址起拆易木爲之若坍塌未甚欲行修理須酌量濶狹原有一洞者或添二洞或三洞務使水易退洩其原無橋梁富豪勢要之家欲徇巳便妄意添設以致阻礙河道者府縣治農官緝訪禁治如橋不開泄水不在禁限

一洩水涇港去處有等刁詐之徒往往築壩阻截非占作魚池則取便往來遂致旱潦成災今後有此許被害之人指名赴告重治

一各處湖蕩塘浦多有或假[illegible]斫而遍種茭蘆或圍取魚利[illegible]釣簖[illegible]遂成淤淺告佃起科淤爲[illegible]以[illegible]水利官嚴[illegible]禁治敢有仍前似此[illegible]河道[illegible]閘重治若果瀆連江湖浙蕩傾坍去處方許種植茭蒲其一切堤岸之上毎丈許栽榆柳或桑柘一枝治農官常川省究毋得虛應故事

一各處河道多被居民立釘樁石閘板蓋房

繇以石砌刱岸占爲己業復又立樁占出又有起造船舫日漸淤塞以致河道狹隘阻遏水勢仰治農官通行查勘不礙水勢者姑且停免其新砌未成與所合復立樁石者不拘新舊俱令拆卸抗違者申呈拿問

一各州縣塘長各該掌印官查遠年額數編僉應多者多應少者少永爲定則仍通將槩縣人戶查審但丁糧相應付冊偕辦者如每區應該一名[illegible]四名[illegible]內將一名應役[illegible]庶[illegible]放富差貧之弊可管革矣

顏如環議開吳淞江呈 嘉靖元年

欽差恊理江南水利工部署郎中事員外郎顏如環爲水利事該職巡行蘇松等府查吳淞江一帶洪流至新洋江口夏駕浦口二處交會二處通

婁江潮水倒入江內淀積泥沙又因地勢卑近遂引江水順趨北下併入婁江以致吳淞江易成淤淺累經開濬不久復塞或謂此江出海百餘里累濬累塞而此二處相去婁江不二十里因而疏濬深闊使此江中水併入婁江出海似爲便易不知此江爲三江之一與婁江各自通流當大旱固可合而爲一及至水溢則婁江自洩所受之水不暇又安能併洩吳淞江之水而皆洩乎故昔人有云使二江可併爲一則昔先何之矣何必又云[illegible]而先年累次修濬[illegible]後二處淤塞不通而棄此爲可不必用 本職詢訪耆老咸謂當於新洋夏駕口各置一閘冬春常閉夏秋淫澇開之以分洩水勢或旱乾閉之以通引潴溉庶幾江流常通旱澇有備又看得夏駕口潤一十六丈深止四五尺潮勢亦緩造閘無難其

新洋江口濶四十丈深一丈五尺潮勢頗大難
以作堰但事體重大及費用錢糧數多必須委
官勘議停當方可施行未敢擅便合就呈詳
○顏如環分治吳淞江水利工完呈 嘉靖二年
欽差協理江南水利工部署郎中顏如環爲懇乞
添差官員以興水利事奉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太子少保工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劄付當職

分管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四府及蘇州府嘉定
一縣其太倉州崐山吳江縣與郎中林文沛共
管依奉親詣吳淞江發源蘇州府掌府事河南
布政使司左叅政徐讚松江府知府孔輔等相
度得吳淞江上流自吳江縣長橋起至崐山縣
夏駕口止下流自嘉定縣舊江口起至上海縣
黃浦口止俱各通流無礙惟夏駕口起至龍王
廟舊江口止共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計二十
九里俱已淤塞議該開濶一十八丈深一丈二
尺該用人夫四萬三千七十八名官給工食銀
米柴薪等項該銀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五兩九
錢米二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石二十夏駕口造
閘估計物料工食共該銀一千五百兩逐一呈
蘇州府議處蒙本院行委同知兪宗元等分投
督工於嘉靖元年正月初七日興工至本年二
月二十二日工完又有得夏駕口新洋口乃吳

淞江交會處橫引江水斜趨婁江以致吳淞江
水勢小弱不能衝洩[illegible]二河通引澱湖倒
流入江與本江下流[illegible]潮汐相抵擁易於淀積
遂致淤淺合於二河交會處置造石閘節制江
流使不斜趨阻遏澱湖使不倒流庶幾此江水
無復塞之患備呈本院行令蘇州府估計物料
委官見今夏駕口興工造閘其新洋江口閘案
候冬月再議外又看三湖之水悉繇太湖其上

源西北自宜興荆溪百瀆以入西南自湖州苕
霅二溪分流七十二漊港以入而其下流則自
吳江長橋澱山昆承陽城等湖以入三江而澱
山湖則分入趙屯大盈道得大石等浦以入吳
淞並瀉於海項因水政不舉前項漊港河道浦
瀆俱久湮塞而吳淞江之塞實因上流不快所
致又經督率開濬節據原委湖州府同知徐鑾
等報開浚過大錢小梅等河并七十二漊港蘇

州府通判孔賢呈報開濬過趙屯大盈道得等
浦俱吳淞江上流已盡開通及據杭嘉湖蘇州
等府并所屬太倉等州縣各官呈所濬修等過
各枝河港溝涇浜河道并圩岸等項俱照本院
文就令各得利人戶自備工食修築於嘉靖元
年正月俱已完工到職又躬親巡歷勘驗相同
諭令造冊徑自繳報今照本職該管松杭嘉湖
并蘇州府嘉定一縣及太倉崑山吳江等州縣

督修過河道圩岸用過人夫錢糧總數擬合開
具回報

林文沛分治白茆港等處水利工完呈 嘉靖一年

欽差協理江南水利工部署郎中事主事林文沛為
懇乞
添差官員以興水利事奉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太子少保工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劄付仰本

職專管蘇州府屬常熟長洲吳縣及常州鎮江
二府并太倉鎮海鎮江宗陽等衛所蘇州府除
嘉定縣該郎中顏如環督修外更有太倉州崑
山吳江縣係兩相關涉地方各與顏如環督同
蘇州府掌府事河南左參政徐讚常熟縣知縣
劉乾亨等親詣白茆港逐一相度得本河海口
至雙廟河形略存緣海灘漲沙壅塞難以用工
隨議改就東南方陸地開挑共起行該府所屬

七州縣幷崇明沙千戶所軍民人夫三萬七千
七百二十二名分委同知徐乾等督開平地三
千三百五十六丈八尺其便廟西至官莊涇河
形淺窄幾如平陸又起遏蘇松常等三府太倉
鎮海蘇州金山等四衛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二
百八十八名分委通判傅瀾指揮翁仁廣等督
開過六千一百七十七丈又官莊涇河西至常
熟縣東倉河形雖在亦已淺塞仍起常熟縣附

近人夫今備工食官給犒賞共二萬二千九百
八十二名分委縣丞趙紹周岐鳳督開過七千
六百五十八丈七尺通計長一萬七千三百九
十二丈五尺深始八尺加至一丈五尺濶始二
十八丈加至三十三丈共用銀二萬九千九百
三十五兩一錢米五萬七千九百四十一石一
十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初十日興工至嘉靖元
年四月十四日工完爲照本河惜防倭屯營巡

簡司應該遷新挑河口備禦又經行府措辦工
食銀八百兩發常熟縣蓋造軍營巡簡司及該
縣水利官衙門倉房龍王廟共五所亦各完成
緣本河瀕沙易湧相應置閘但泥土虛乏輕難
輕動除備銀三千六百九兩三錢收貯蘇州府
候秋冬計議興工取用及勘得尚湖并昆承陽
城各湖年久湮塞涇瀆係本港咽喉又經督同
該府通判萬奎幷治農縣丞趙經等起常熟長

洲崑山三縣得利人夫開過昆承湖口時涇塘
新開洪草鞋浜蘇家浜南北土洲洪中洪閘家
洪東西錢港尚湖口朱涇河豕涇港陽城湖口
雙濟浜姚黃漕新開河猪廟涇東橫涇張莊瀆
武城瀆共一十九條緣陽城湖水經斜堰枝分
七浦塘則白茆水勢因之少殺又經行委主簿
竹尚起到常熟崑山二縣得利人夫幷動支二
縣樁笆銀八十三兩六錢築完斜堰壩一座仍

又備銀一千兩發蘇州府貯庫聽候本埠造閘
支用其宜興縣百瀆受荊溪之水會太湖亦入
白茆港續據常州府通判王嶽呈報久塞應濬
又經行委本官起調宜興縣得利人夫分濬烏
涇等瀆共六十三條會同該府知府王敎知縣
暢華王泮縣丞徐璣等起到武進無錫江陰三
縣得利人夫開挑龍蕩橫花九曲龍河城塹河
申港利河横河市河共八條其原委劉委獨管

蘇州等府常熟等縣并同郎中顏如環分管太
倉州及崑山吳江二縣又經濬過支河并浦共
五百六十二條長二十七萬七百三十四丈四
尺築過官塘圩岸共二千五百八十一段長一
百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五丈五尺造過閘
壩共九十六座長六百六十丈四尺并橋梁一
座通共人夫三十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四名俱
於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興工至嘉靖元
年五月初九日工完擬合呈報

一蔡乾計處導河夫銀呈 嘉靖四年

督理浙江等處水利提刑按察司僉事蔡乾爲
計處導河夫銀事據直隸蘇常二府太倉武進
等州縣各申敘正德十五年起至嘉靖五年止
導河夫銀冊揭并華亭上海崇明三縣未經派
徵緣繇到道案照前事已經通行及該本道巡
歷督查去後今據繳到除丹徒丹陽金壇三縣

另行催報外查得各報數目中間已完者少未
完者多支銷者漫無憑據侵欠者不行滿追積
習之弊不可枚舉爲照前項夫銀專爲水利急
欽應用而設故每年照冊徵解編僉殷實貯庫
以備不時之需係是屢經議處奏
准永爲定例況遇工程浩大之際仍許動支別項官
銀應用近年以來各該掌印官員往往視水利
爲末務宴立一騙局編僉之後不肯依法趣時

追納致縱奸徒展轉囊括以歸私室及至上司
查理捏補花戶文冊妄稱小民拖欠況官吏之
更代無常弊源之朋穴難考以致起滅詞訟之
徒動輒以前項大銀訐告一人之事乃至連逮
百十人之衆一年之事甚至蔓延十餘年之遠
是本爲利民之計而反爲病民之端因循至此
愚民何罪乃有司不肯設徵收之良法以圖經
久可行耳爲今之計合無隔別選委廉幹官員

親詣各州縣從公查審要見已完者見貯支解
那移未完者佞欠停徵務救下流仰惟許示而
於河道之策必且受實用而不徒負虛名矣
蔡乾專責農官治水呈
督理浙江等處水利提刑按察司僉事蔡乾爲
專責任以興水利事竊惟江南財賦東甲於天
下而財賦充裕實資於水利先年於蘇松七府
特命風憲官員提督之而猶未也又於各府專設治
農通判等官分理良法美意至精至備故居此
職者在不識時務觀之則不免有閒官之議欲
稱此職者雖使俊傑居之亦恒慮素餐之誚夫
何邇年以來各該治農官員往往差占或使其
身爲私圖而終年遠出者有之曾不知本等職
業爲何物各該府縣掌印官每遇差委之人朦
朧定擬申呈允行不日已本身而門選委則曰
不妨原務帶管習以爲常遂成故事獨不思此

官未設之前亦不聞有官少事廢之日致使治
農之虛名都成害農之寵政殆有不可勝言者
失今不爲之計誠恐上負朝廷設官之
德意下焉有妨提督之政務況近奉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太子少保工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總理修濬
白茆等港
奏添工部郎中二員及工完取回經今已踰二年

本道近日巡歷地方看得前項諸港日見淤塞其他應修處所在在有之即今秋成農隙方圖相度次第興工必須治農各官專理庶克濟事若不預爲呈請嚴加禁諭不惟各屬難以遵奉抑且本道動相掣肘合無仮明示至日通行蘇松等七府并轉行所屬州縣各掌印官除治農通判等官差委兩京公務者行文催促作急完事回任外其見委署印及帶管別事者通行查出申呈原行衙門詳奪改委嚴督各官在任盡心管理水利今後不拘大小治農官員並不許別項差委致妨本等職業中間敢有欺公玩法任意營求蒙蔽上司及闒茸廢事貪汚不職者體訪得出或被告發一體究問庶幾職業以專人心思奮而水利或少裨於萬一矣

()蔡乾申飭水利須知案驗嘉靖四年

欽差督理浙江等處水利提刑按察司僉事蔡　爲申飭水利須知事宜事竊惟浙西水利爲重莫不皆知然所司督理無方使古人遺法蕩無復存其至官稱治農水鄉之高下莫辨役充塘長圩岸之至到莫分今若不嚴加點覈豈可望水利興修合亟申飭爲此仰抄案回州縣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發去後開水利須知條款皆令各塘長備將該管河道圩岸等項逐一開寫書裝冊內送州縣印鈐面寫水利須知四字給與齎帶講究候按臨查考今後如遇枝河淤塞圩岸坍塌則責令得利人戶出夫一年一次修濬如大河橋閘工程浩大者具申本道酌處施行各水利官仍留一樣文冊一本披覽但有違錯不便

計開

一某都保區圖塘長某人年貌籍貫

一該管大河幾處某河自某處起至某處止

其長若干丈尺水源上從何來下從何往
灌溉田若干橋梁閘若干座有無通湖有
無茭蘆有無樹木
一支河共幾處俱照前開無則不必
一圩岸長短亦照前開
一仍畫圖於各冊之前

一朱袞水利興革事宜條約（正德十一年）

欽差提督蘇松等處水利工部郎中朱　為欽奉

敕諭事照得裕民足國莫先於務農禦災捍患在急
於治水列江澤之地實財賦之區往者
朝廷念旱澇相仍隄防久廢特降
璽書復設部署付以列郡又恐軍衛有司抗違悮事
特授參拿之權問權豪勢要侵占阻壞尤嚴飭
治之法自顧庸愚仰承
欽命雖節行督諭恐未通知今續得見聞合併申示
計開

一
國家於圩岸陂塘橋梁道路俱仰府州縣官常川
勸諭於江南又各設治農官以佐理之但
昧於治體者正官或忽而不理該職又棄
而之它其有索取常例啓塘圩之科害濫
受詞狀縱胥吏之吹求下鄉督役則民畏
其擾入境問農則事仍久廢似此治農適
以病農仰各祗畏興修毋怠職業

一每區都選有行止者為塘長以圍圩之田
多者為圍長圩甲俱聽塘長調度有等當
充之人或指稱營造、官私等項圍圩或假開
河築塘賣索夫役又有市民田地全不下
鄉勸率止令佃僕應官其諸耆老雖曾督
責慢不協理仰各奉公守法勤緊興修待
候巡歷訪驗賞罰
一吳田下下使無高圩旱澇何備近年水利

淛澧霅溇難洩則賦貯額軍

國失仰長縣政弛而農惰耳仰治農官遇歲少隙

暇即與修論田出夫分段堅築其埂大難

澇者多添徑塍或分作三四五圩田低易

瀦者中開十字港或二十字十字形內外

俱窪四面開溝所取之土就便築岸廢田

之稅攤派本圩所損少而利澤長此實養

民之要務也

一築圩先量本圩周圍若干丈堅固若干丈

坍壞若干丈內每田十畝或二十畝出夫

一名數少者朋力派貲考量絕各若干分段

立界插標大段面闊六尺脚闊倍之如宜

高厚相地加增或車港取泥或高鄉運土

從便填築田多之家派出樁笆或用板坊

夾築築畢復移築其餘務令杵舂堅實圩

心若修徑塍圩岸田頭自築修完仍禁牛

馬踐踏

一各屬有應開河道或

奏告而未勘或報而未行或開挑未完而停工或

案候而再議未處者官吏喜於無事下人

憚於輸勞遂多停閣不舉仰各治農管屯

官備查應開河道每處淤通若干丈淺塞

若干丈某處應先某處應後合用人夫若

干或起得利人夫或合派十年里甲明白

開具以憑施行

一開河工程近小者照舊得利之人出力若

係重大或於圖坦大戶出田役場或軍民

協力興工之時每塘長一名總領若干夫

該開若干丈每夫分定幾尺用竹板標插

夫名每塘長幾名委一屬官或老者分投

監督各立旗號以齊作息各照面底淺闊

置竿時常較量修斬栽樹仍禁種豆麥以

致浮土淋河

一吳中田畝大約高者七分病澇低者三分病旱故每忽於高田以致拋荒晤稽古人或築壩堰而蓄水貫通或置斗閘而隨潮啓閉離水遠者復開溝渠所以防亢旱而利灌溉今皆久廢仰各治農管屯官相度某處應復舊跡或即估價與修某處應增新塘或令廢田開掘在民者從宜督率係官者開報詳處

一各處港浦涇瀆等縱横聯絡通洩江湖有或假護岸而遍種茭蘆虧壅利而張釘簾斷久成淤塞告佃起科又有起造大搓船坊填築出河刹岸有未改正即便起拆拆除果係瀕連御蕩堤圩傾坍去處方許栽種茭蒲其一切堤岸每丈栽榆柳桑柘一株俱要大餘淡培未種者冬月補栽

一城市河道本自淺狹居民日將糞土傾撤在河又造跨河橋棚或出岸水閣致阻絕舟航壅塞水脉該坊里老總甲歲取常例不行呈舉除將蘇州府城內外河差官拆卸外仰各軍衛有司即便省諭犯者一一改正其諸淺塞去處水洞排門撈洗淤泥暫堆兩岸河通用船運出

一各處橋梁多有坍損漕河要路固宜急修鄉村渡頭亦不可緩仰經該官各查境內橋梁幾處應該重建幾處應該修葺從實勘報或委耆民募緣或於官庫措置俱要作急修完其渡水要道密捧防盜者即爲起除至於浮橋擺渡尚敢修理乃見惠濟

一蘇松常鎮舊徵有導河夫價并茭蘆銀專備募夫開河衙門裁革之後價亦停止原貯庫者盡挪別用其嘉興各縣海塘夫銀

多被下人侵欺拖欠除將犯人紙米并原
存之數令每半年填簿倒換查考外仰各
屬正官清查那移應還者原欠本項追補
侵欠應追者嚴限各主比完并各佐貳官
但有事干水利詞訟贓罰俱要附開簿內
不許輕擅支動其先年有被各役領銀在
外修理未完開報埋沒者許諸人出首

一查得卷內先年首告侵占阻塞官河浜瀼
及開栽河蕩等項多已批發各屬開報或
本衙門親理應該拆卸入官改正者俱經
仰照擬施行中間有罪已決贓而奸弊仍
舊人未發落而文案捏完近多事發查連
官吏一體重治外仰各該官吏不拘新舊
事件一一追究下落責取委并人員重具
甘結回報

一各處馬頭有人營充埠頭招集船隻雙幇

灣泊阻礙河道遇有客商雇船主張雇價
多取入己或因官府討船又不挨次得財
即放況官府討船或非盡因公務仰各屬
今後遇有行此者充埠頭聽令客商平價
雇船不許聚幇取利仍將各船輪差給與
鈐簿填數官若用船如行百里與米五升
以充口食不許科貼

一各處河道被竹木商人多募兇惡水手聯
簰橫撐或依牙家門首攤泊聚賣攔阻運
河致礙船隻不能兩過仰各屬巡捕官督
令地方總小甲人等曉諭客商如仍舊故
違及地方乘機詐財容隱者事發一體治
罪

一漕河一帶驛遞應付使客先年巡河衙門
題有
禁例今後如有違法人員爲害河道者仰指實申

呈小則拿治重則參處
一各處關壩巡司稅課等衙門遇船一到或
督夫挨次車放或照例盤抽批驗隨即放
行其官吏夫牌人等敢有詐取客商貨物
多方停阻以致怨流河道者訪出官吏拿
治贓罪積年夫役查例問發
一各巡河港多有死屍暴露川流易爭食
傷秈名滲仰各地方如遇有此即時撈起

近城郭者官爲措置棺木收附義塚在鄉
落者勒令附近人戶或棺或席收葬免近
務要深埋以防犬發
一村落市鎮多有軍人與販私鹽賣與過往
船戶稍不承領遂兇欺害其常鎮交界埠
頭大戶每遇販牛客商因禁踐踏塘岍盡
行兇因不容各船分攬仰巡捕巡司嚴加
究治

一各處衛所官軍前來蘇湖等府地方交兌
糧米有等强横旗甲不問民船有無貨物
槩行拿捉或使執糧久不交卸已通行禁
約但照錢糧交兌原有剥船加耗自宜兩
平歷免今後敢有仍前用强者許被害之
人指實陳告
一南北河道中有芟蘆叢生去處糾船戍羣
驍散夜聚遇船行劫無從挨拿除行屬編

號給牌釘艄嚴禁後若有未盡編給艄牌
者仰即時盡數編給使船各釘牌爲或難
容各河泊所左右嚴加約束
一水利文冊每遇年終各屬波到典修事績
類造
奏繳訪得各屬官吏聞有全不調度而妄報與修
或本無事績而捏虛搪塞據此
進呈欺

上之罪誰其任之今後經該官吏各要著實舉行年終覈實造報毋再輕犯自招罪愆

○呂光洵水利工計款示 嘉靖十四年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呂 爲興修水利事照得本院目擊吳中水利不修生民危艱除具題外所有咨訪會計開濬工程合行刻冊頒布各屬本院屈指瓜期即不能爲爾民宣力亦俾後之君子有所考據未必非高滨之助也如有未當不拘士民明白告我但不許假公濟私阻撓水利本院三尺具在不爾輕貸

計開

一曰估計土方之則查得先年開濬吳淞江事例每土四面淺濶各一丈曰一方約計二十工每夫工食銀五錢似爲太多今當少加節縮每方須工食銀四錢十方則該銀四兩積而至於百千萬方亦皆如此估

計姑以一里較之若面濶十丈底濶六丈上濶下狹折而算之實該八丈每方一丈合用人夫一十六工一帶八方則該人夫一百二十八工一里則該土一千七百二十八方合用人夫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工動支工食銀六百八十九兩二錢十里則該土一萬七千二百八十方合用人夫二十七萬六千八百八十工動支工食銀六千八百九十二兩百里則該土一十七萬二千八百方合用人夫二百七十六萬八千八百工動支工食銀六萬八千九百二十兩設使其濶倍之則其人夫工食亦當倍之是爲銀一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兩夫費此之銀以開百里之河其利於兩旁之田當不下億萬畝若能宣洩不怠則永無旱澇之虞歲享豐穰之獲而丈量驗

爬又不可無法也蓋土之爲方凡當河底者必深近河岍者必淺淺深難於牽折驗爬難於均平則須每方一帶之中通力合作務令深淺均攤又民之負土河有濶狹而路之遠近隨之往返之間近者便而遠者艱難以槩論則須差爲等級如河濶十丈者每方爬夫一十六工若濶十五丈者則加以一工二十丈者則加以二工以丈第加大約以二十丈爲率則所加至四工而止設更有濶於此者亦當如數加之寧使民有餘力毋使土有餘工可也其或民有勤惰勤者未及限而完工其應得工食必盡給之而勿減踰限而不完者非惟不得加必治而去之則惰者不得以亂羣矣至於開挑之法則姚工部文灝有歌云遠堆新土方稀罕盡露黃泥始罷休兩岍馬

措斜見底中間一線水通流其法不可易也但役夫自河底負擔而上已極費力而又欲其遠堆不尤難乎愚意欲每帶兩旁各造水車三乘如方盤之式駕以四輪大約每乘可載土十擔使二人挽之則一車可當十夫上去遠而民力省矣若其工食則比諸役又當少加蓋役寡而此多其用力不少無勞逸之殊也

一召募夫役之方頻年以來三吳旱澇相仍饑饉洊至小民困極凋瘵大戶亦窮窶若欲論田起夫則田多者難於處田少者苦於擾害若欲挨戶編役則丁富者或能取足家貧者何以約補不公不均恐浮議起而阻撓之患生矣今之計莫若做僱募賑饑之法而行之各府州縣凡有關係於水利者先令聲畫措置錢糧已完計

費已足然後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淺
濶料灘岸之遠近為夫役之多寡先期明
示曉諭每都各圖照名開報官為雇募假
如一圖十甲每甲報夫二名通圖該夫二
十名即以蘇州合府計之一州七縣為里
三千八百七十有六是為三千八百七十
六圖應出夫七萬七千五百二十名每夫
用力一月而罷是為二百三十二萬五千

六百工可開河一百里兩月而罷則為四
百六十五萬一千二百工可開河二百里
三月而罷則為六百九十七萬六千八百
工可開河三百里以此夫工總而合之何
大河之足慮析而散之何幹河之足憂其
他小小支河圍餘事耳況又積以歲月經
以宣防尚何江浦淤塞之患哉其有因貧
赴召者則不拘多寡亦於各該都圖編管

或衛所照役軍丁就令千百戶鈐束與民
夫一體差用並須揀精壯汰老弱每夫十
名或二十名取具各該都圖糧塘里老不
扶甘結一紙又須每名官給竹木小牌一
面其上面填寫某府州縣委官某夫長某
都下人夫某一面填寫本管州縣字樣下
用掌印官灸烙花押以便稽考行令各該
掌印官并治農官照齊押赴工所於是就

耆塘人等中揀信實强幹者立為百長千
長委才能丞簿與史巡簡大使或納粟陰
陽與膳引禮省祭等官直分督之庶幾有
所統攝而遁逃竄匿之弊可免也然召募
之法各須附近宜令各府州縣將應募夫
役銀兩各該掌印官自行附近雇募所不
足者加工抵補則彼出銀而民免跋踄之
勞此得民而事有底績之望誠兩便之策

也然大衆烏合難保無虞所賴處置得宜
耳必頓次舍置井竈時作止禁暴虐薪芻
並給醫藥有備設有不幸而死者又必爲
之葬埋而厚恤其家則百姓樂於趨赴并
惟可以成大功而東南亦可以無饑民矣
然此又特目前制役之法耳若夫經久之
計則必倣前代撈淺開江之制及復姚工
部文灝舉人秦慶請置導河之夫每年於
均徭定撥用其土著之民專習河捜之事
免其別差著爲分令又須於沿江沿浦要
害之處置爲鋪舍若遷□之淺鋪或募貧
民之壯健者每鋪或五人或十人給以導
河夫銀令其以時葺理且視有附近荒田
與之開墾官給耕具種穀使有恒業可居
而守則江浦永無淤塞之患雖或間有興
作必不至煩費如今日之艱難矣或謂役
使軍士則守禦有妨添撥均徭則丁田益
重至於召募貧民則又倡此一班人役耗
此一項錢糧恐難免無例起例之請也乃
淺思之凡諸在官人役惟民壯之設有損
於民無益於官實爲冗費其必當革此輩
以供是役乎設或此輩有所不堪則移其
工食銀兩以備別募之費亦庶幾一舉而
兩得矣

一曰給散糧餉之規驟數萬之衆置諸江湖
陂澤之間使贍手足勞苦有不可勝言
若其工食可不計不論乎必須將應用錢
糧撥聚一處擇委廉能府佐一員掌之計
河派夫計夫給餉通照先年開濬白茆事
例每工給銀二分五釐若凶年穀貴則每
工給米一升給銀二分使可足用其銀米
府佐給之丞簿等官丞簿等官給之千長

千長分給百長百長零散各夫或五日或
十日一次關支每遇將散之日預令丞簿
等官各赴各掌收錢糧官處計夫數之多
寡每夫長給關防號票一張上開夫長某
部下原管人夫若干逃亡疾病若干今查
見在若干應該支工食銀米若干領散各
夫長執照臨期憑票關支關支既訖又須
丞簿等官監臨各長隨數分封以憑府佐

不測秤驗先期給與令可預備薪米設有
剋減插和者嚴加究治計贓賠補其銀每
兩須加耗三分米每石須加耗三升抵補
虧折至於犒勞下程酒肉魚鹽之類亦照
白茆事例舉行如是則人人沾惠無不均
之歎時時足食無不繼之憂矣

四曰督責考驗之法惡勞好逸人之常情凡
百小小興作苟不爲之經理則未有能坐

享其成者矧大興水利則工重役繁管轄
難周偷惰影射之弊有所不免然則督責
考驗之法其可以不詳且嚴哉故前人有
謂有廉能不省視與無廉能同省視不賞
罰與不省視同賞罰不繼續與不賞罰同
意正如此切照先年開濬吳淞江事例每
夫一萬名選委精強府佐一員爲巡視官
凡夫長所管夫役各令該管丞簿等官用

千字文照數編號簿記每日辰時各夫長
照依原分字號每十名用字一箇如天一
起至天十止寫在面上俟巡視官至挨號
排立以便查點仍用水牌一面大書夫長
姓名該管人夫若干共幾字號竪立旗竿
一根懸牌其上其旗色百長用藍千長用
黃上寫各長姓名以便趨赴即工之日與
民約信假如每方派夫二名則以入日爲

限每方派夫四名則以四日爲限積而上之皆如此限有踰限者則本夫重加鞭箠號令示衆而百長千長上至丞簿等官亦皆與有責焉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又須置立循環簿二扇紀其陰晴以稽作輟經始之時隨所開河淺深樹木爲的工畢之日量河底濶狹用滚木一根以索拖之循河而往稍有窒礙即加究治罰其再行開挑勿給工食決壩之後拔去的木復以鐵足木鵝浮於水而驗其淺深其制大河深一丈二尺除河深一丈枝河深八尺隨流而下稍遇淺澁必即傾仆于是計其淺澁丈尺之數於百長千長名下追其工食而丞簿等官亦計贓以枉法論其有勵精圖效者夫長則勞以花紅優其禮遇丞簿等官則加以旌獎陞其品秩則偷惰者無所容而勵精者益勸矣大抵考驗百夫在百長考驗百長在千長考驗千長在丞簿等官考驗丞簿等官在府佐而守令則兼之也如此而水利不大興吾未之信也

五曰催徵會計之條水利爲今急務計費實與修大端設使計費不足雖欲興修得乎故召募不患無人給散不患無制所患者計費不足耳此催徵會計所以不可無法也嘗考往歲興修其出銀之法皆臨時取辦艱難百端近年以前各州縣尚有導河夫銀後皆視爲不急之務雖在官者亦爲有司別項支銷而導河夫不復催募沿襲既久卒使其一無法經制失宜是焉足以興大事修大工也耶今須先事儲財量財制役凡一應無礙錢糧貯積待用有司

不得別項支銷設有不足則當因時制宜
明白開
奏或取諸存留餘米如周文襄
國初舊額或折銀解運如嘉靖十年
恩詔事例則耗贈所減亦當數十萬矣此所謂經費
也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六

公移

萬曆以後公移多泛濫不經今止採輯其關
切事要者以存証據

本朝

馮叔吉欽議開浚吳淞江疏詳萬曆五年

整飭蘇松常鎮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湖廣提刑
按察司按察使馮叔吉爲蘇松大利急難開濬

恩
恩處給錢糧所陳木椿清查灘占田地以資工費事
蒙
欽差巡視下江專督水利監察御史林 憲牌內開
吳江縣長橋吳家港一帶工程見今興事中間
築壩置土及開濬淺深廣狹多不如法爲此行
道即便轉行水利王同知并該縣掌印官隨機
相度設法開築修砌務期功垂永久以利地方

史246-047

等因蒙此爲照長橋上至吳家港下至龎山湖
一帶開濬事宜除上方築堘岸水分段委官督
率等項已有成議見今查照遵奉舉行及蕩價
行縣嚴追無容别議外其運土堆置用石包砌
等項事宜本道督令同知王寧理知縣王一言
親詣相度酌議列款合無請乞詳示備行該縣
查照遵行
計開

一橋上三忠祠橋下新堆二高亭積土已多
週圍須用石砌方免雨水崩塌之虞合行
王同知即查該縣餘剩業户定與丈尺限
十日内即行運石牢砌下用木樁其銷算
灘價依民間石價如三年内倒塌仍令砌
造而又堅好者准計名在簿量免所追蕩
價
一長橋下以見本樁爲止不必再開查長橋

已多坍壞失今不爲修砌將來水勢衝動
用力更難合行該縣即委有心計耆民估
計管工亦派餘剩業户督令石匠修造限
一月内工完仍五年内有損原造石匠
究罪業户賠修如速完且好亦准記名在
簿量免應追蕩價
一三忠祠堆土已高而左右運土處少本道
會同府縣官踏勘議于三忠祠後蕩灘處

所量留　俟許業户擇遠者堆土其濘近
者仍運在田上不許就近堆垛
一運河口水口原數太濶於該縣風水未便
士民欲於近水口處堆山今已無及本道
會同府縣官熟議將水口量收二十餘丈
令水勢透迤環向并堆于該縣風水爲宜
亦于龎山湖水口易受其業户開土未盡
者查明聽候另用

一兩灘無礙新堆處所近橋者則爲鬧市矣
基遠者亦爲膏腴美地許民承佃實爲利
民合示令承佃者即先將麻石砌墈不用
石築者不許給佃其石價少而佃數多者
仍聽追價助工
一承佃之家先儘墳塚相連次儘房屋再于
相連次儘開旁用工最多者外其餘悉從
其便俱許告開如有恃勢强佃者除究罪

外罰助石工
一運石以永爲便今在河起土搬運稍難合
兩邊俱有水河搬擯亦易或就中先開河
心一道引水通舟俱聽從便徑處消尾臨
時調度以便工役
一起土須從中起務遠而近其堆土須量遠
近處分如東岸者挑至西岸則西岸者應
挑至空處毋許就近堆塚致有太近太遠

不均之嘆合行委官日逐稽查不許違阻
一不論土工石工但係如式先完者記名在
簿量免應追蕩價如有抗阻不到或延挺
誤工者輕則府縣官徑自責枷重則押解
院道除問罪外盡追灘趾入官
一吳家港兩岸長橋兩灘及履山湖兩岸一
面堆土一面責令人夫築實其委官時常
調度督率有不從者責懲以警其餘

○馮叔吉欽議開浚白茆港案驗 萬曆六年
整飭蘇松常鎭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湖廣提刑
按察司按察使馮叔吉爲遵
欽依開濬水利
請給錢糧以便稽考責成事蒙
欽差巡視下江專督水利監察御史林　批該本道
呈蒙本院案驗行道查照咨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即將所

史216 019

請白茆塘工費通行查解常熟縣收貯明立文案聽
候與工委官收用未完者嚴行催併務足原估
銀數其夏派人夫及委官督役通議確詳款報
施行定擬春動興事仍令府縣掌印水利官親
詣本塘沿行相度窮究知因曾經巡撫都御史
海　開濬未及十年何故淤塞即今開濬設何
方法作何區處方可不勞務要一勞永逸如應
行加開應行置壩及應修橋閘等項增減錢糧

冊拘原議踏勘估計停妥併詳定奪一面通呈
撫按詳行等因又奉巡撫都御史胡　案驗備
奉
欽依內事理轉行各該府縣并水利等官一體欽遵
查照施行等因蒙此卷查先為水利事蒙
欽差巡視下江專督水利監察御史林　批該本道
呈請勘過常熟縣開濬白茆塘共計土方七萬
七千四百三十方二分一釐九毫每方給工銀

二錢八分該銀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兩四錢六
分一釐四毫六絲廠塲竹木該銀二百一十九
兩七錢六分五釐又議於橫塘口應建石閘一
座估該工料銀三千二百六十九兩五錢一分
一釐共該用銀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九兩七錢
三分七釐四毫六絲查有該縣見在各涉各門
地價導河銀二千七百二十四兩六錢八分四
釐二毫崑山縣庫支存開江河一款一萬三千

五十七兩五分七釐零尚欠銀九千二百餘兩
應將近奉撫院
奏留宗人府米折銀八千兩徵解支用餘少查將
長吳崑山等縣續完灘占地價并該府導河夫
銀通融設處俱解發常熟縣收候聽用待十二
月與工至于該縣派編舍役分管監督打壩搭
廠戽水挑濬散給錢糧等項俱候臨期另議呈
奪其橫塘建閘俟大工畢日另委建造等因具

縣呈詳蒙批本塘開濬動支工費銀兩如議動
支但中間尚未見派夫緣繇及應否委官督役
仍速行查議妥報遵行間又蒙憲牌內開案據
該道造報查核過吳淞江工費錢糧冊內崑山
縣放存在庫工費銀一萬七千二百九十餘兩
留為別項支用已經通詳
奏繳外又報該縣續收灘田地價紙贖等銀六百
四十餘兩通詳議作開濬白茆塘工費支用今

據議開本塘工費止存崑山縣見貯銀一萬三
千五十七兩五分七釐詳報本院有得前項放
存銀兩既經該道覈數在冊存留河工支用又
經本院具
奏事理今據前後報數不同合行查報該道即查
崑山縣庫原報存剩河工銀兩有無別項支用
作速詳報以憑題
請抵白茆塘工費等因隨行查得白茆西沉二役皆

議令冬興事錢糧俱當處備崑山縣原貯常州
府修河水銀今該府申請取還而鎮江之銀又
先已解田支放買價存聽軍餉是崑山縣庫貯
除常鎮二府之銀所存者又止銀八千四百八
十三兩九錢矣加以常熟縣原申見在各沙租
地價導河銀二千七百二十四兩六錢八分四
釐蘇州府報徵完
奏留宗人府米銀二千四百七十七兩二錢九分

是白茆塘工費通共見在者止銀一萬三千六
百八十五兩八錢零尚欠一萬一千四百八十
三兩二錢繇各府未呈本道轉詳徑爾請乞以
致本道前後數目互異查得蘇州府未完
宗人府祿米原係撫院
奏留即使未完相應責令該府趲補完足難容稱
欠鎮江府取回練兵銀兩除支找買價外尚有
三千六百一十二兩四錢二分未支合容本道

再詳撫院仍借白茆河工支費共常州府修河
米銀應否取回伏候詳示定奪其餘未敷工費
仍嚴催各縣灘田地價銀及見年導河夫銀數
至日另詳今將查過崑山縣錢糧并請還常州
府銀兩等因蒙批白茆河工費本院已照該道
原呈將該縣各沙地價并近題
宗人府米折銀及關江支存銀通行題
請給發充費該道速行該府縣遵依

明旨將見在者聽候給發未完者作速徵解毋得違
誤常州府西洮之役該縣既有三千八百兩餘
少銀兩即查該府庫見貯導河銀暫支如再不
敷另行申請撫按兩院處發或請借支鎮江府
原取回練兵見存銀兩暫給等因依蒙備行常
州府查照西洮不敷工費另查府縣見貯導河
等銀暫給并行崑山縣將原報在庫支存常州
府修河米折并吞剩與續完關江一應錢糧共

銀一萬三千五十七兩零及催蘇州府報完
奏留宗人府米折導河灘地價銀解發常熟縣收
候白茆塘工支用不足銀兩速行徵發去後續
據該府申稱冊查得本府白茆河工銀二萬五
千一百六十九兩七錢三分七釐四毫六絲內
除見在常熟縣銀二千七百二十四兩六錢八
分四釐崑山縣銀一萬三千五十七兩五分七
釐二毫

宗人府米折銀二千四百七十七兩二錢九分尚
少銀六千九百一十七兩一錢六釐一毫六絲
今本府查得庫貯續完導河夫銀一千六百七
十五兩
宗人府銀一百六十五兩二錢四分三釐長洲縣
灘地價銀一百二十二兩六錢六分五釐共銀
一千九百六十二兩九錢八釐實少四千九百
四十七兩七錢九分八釐一毫六絲今查常熟

縣拖欠萬曆四年分
宗人府米銀七千八十一兩八錢四分三釐係奉
奏留開濬河工之用合無將該縣欠納前銀人戶
許令自備夫工照方開濬委官丈量算銀作數
以銷名下原欠之銀以遵就近實為兩便等因
巳批仰王同知再議速報隨據本官呈稱依蒙
行據常熟縣申蒙知縣楊震臣查得萬曆四年
分徵欠

宗人府銀開有坍江拋荒有戶無追權免因難徵
歷年議入
宗人府銀兩項下作為緩徵餘有熟銀皆係任陽
西北等貧區拖欠委難徵足今查得白茆河工
坐派該年銀四千九百四十七兩七錢一分八
釐一毫六絲於內原點大戶吳潔淳仲洵沈懋
丁卿各名下原管徵欠共計該銀四百七十四
兩相應扣算開濬夫工之數餘銀四千四百七
十三兩七錢一分八釐一毫六絲容職漸次設
處追徵找給大戶作正支銷等因據此切照白
茆河工欠銀四千九百餘兩該縣原欠
宗人府銀扣抵今該縣止查有大戶吳潔淳等該
扣銀四百七十四兩餘欠銀四千四百七十三
兩七錢一分八釐七毫六絲漸次設處追徵找
給似應俯從呈乞轉達等因到道為照白茆塘
工費原係該銀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九兩七錢

三分七釐四毫六絲前項工費除查有常熟縣
原報沙租地價及導河夫等項共計銀二千七
百二十四兩六錢八分四釐又除題報崑山縣
開江支存銀一萬三千五十七兩五分七釐三
毫蘇州府報完
奏留宗人府銀二千四百七十六兩一錢九分又
續完
宗人府銀一百六十五兩二錢四分三釐又府庫
史246 053

導河夫銀三千六百七十五兩長洲縣灘地價
銀一百二兩六錢六分五釐本道又查案吳縣
差解戶鍾鉞完解灘田銀七百三十九兩六錢
三分四釐地價銀六十二兩二錢五分赴道掛
號銀解常熟縣交收已上共有見在銀兩二萬
一千二十三兩八錢二分三釐三毫尚支少銀
四千一百四十五兩九錢一分四釐一毫六絲
應於

奏留宗人府銀內徵給今據該府所議前少河工
銀兩就將該縣原欠
宗人府米銀扣抵似屬相應查據該縣大戶吳瀛
淳等各卜拖欠者止有四百七十四兩合令照
依銀數扣抵派方認開實止少河工銀三千六
百七十一兩九錢三分四釐一毫六絲將該縣
民欠
宗人府銀六千六百七兩八錢零之內照數設法

追徵找給是以
題內該縣之欠米關該縣之河工官民無詞合候
詳示日備行水利王同知該縣留知縣查照先
將見在前項銀兩破土興工再照白茆爲出海
巨流海潮與湖水晝夜必兩會處則清濁相值
其流稍停渾泥遂積日復一日故淤塞易易也
今惟於初開既開各端永利務仰舁聚源斯承
頻矣等因具詳蒙批白茆塘工費俱如議處行

工完冊報繳其善後之策似亦在每年撈洗耳
仍候面酌
題覆蒙此擬合就行爲此案仰蘇州府水利官卽
將見在銀二萬一千二十餘兩親行估算土方
各給耆民一半分派丈數鑿封胥各給發印督
令額募人夫開濬定限二月初十日以裏興工
候工將半再給三分務限四十日完工依留二
分于工完驗給淺濶俱必如式如事半工倍各

官照例獎勸員役通行重責物力延悞一體參
究拿問令惟務開之時務淺而不務濶既開之
後每年以濬河銀顧夫撈洗然後可圖永久耳
事完造冊四本呈報轉繳俱毋違悞
()馮叔吉開浚白茆港條約萬曆 年
欽差整飭蘇松常鎮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湖廣提刑
按察司按察使馮　爲水利事蒙
欽差巡視下江專督水利監察御史許　批該本道

呈蒙本院批發本道呈請開濬常熟縣白茆塘
工費緣繇蒙批本塘開濬工費銀兩如議動支
但中間尚未見派夫役緣繇及應否委官督役
仍速行查議欵報又奉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胡　批白茆大塘誠水利之
最鉅者該道勘議既悉又貯留錢糧足數工費
仰督同該府水利官該縣掌印官動支開濬分

工務飭細數開載明白仰即照行又蒙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胡　批吳中水利以白茆塘爲最
鉅該道查有各項錢糧開濬俱如議行依蒙備
行該府查照議處不敷工費錢糧另行請詳外
及行據水利同知王事理公同該縣知縣留震
臣會議開濬興作事宜緣繇開列前議分置委
官編派者民募率撫浚本夫從總頭領土給
催稽實稽察工程等項逐款酌妥等因蒙批據

所議白茆工役亦悉矣但領銀一節訪得舊時
率多侵費之弊如待工完驗不如式者方行給
還終屬未妥茲令各者先領一半募夫傚工將
半再給三分仍留二分於工完驗給餘俱如議
行至於責成在王同知留知縣也該道即行省
諭各官務令用心調度等因蒙此擬合就行爲
此案仰蘇州府水利官帖會常熟縣即將見在
銀姑令各者先領一半募夫傚工將半再給三

分仍留二分於工完驗給其餘分段委官編派
耆民募率挑淺岸水夫役廠壩頓土給直犒賞
稽察工程等項俱照各款事理着實遵行
計開
一白茆塘自歸莊起至横塘口止長八千七
十九丈積土七萬七千三百方約四十五
里許每十一里餘分爲一段每段委官一
員合委官四員分段率督耆民監督夫役

據王同知開報常熟縣縣丞王儼主簿秦
湯相吳江縣主簿李三省吳縣主簿任可
賢俱堪委用等因依委每官分管一段其
催督稽察與各官供給俱照吳淞江事例
遵行
一本塘計長八千七十九丈據留知縣冊報
已僉定有身家耆民五百名分爲上中下
三等上户一百名每名派開二十七丈計
二千七百丈中户二百名每名派開一十
八丈計三千六百丈下户二百名每名派
開九丈計一千七百七十九丈其開挑夫
役聽其領銀自行雇募等因爲照留知縣
賢而且久人戶周知所據上中下耆民分
派已定委可責成依擬行該縣督令耆民
五百名分段募夫興工每耆推選其中人
戶或稍有力量者俱聽留知縣隨宜分貼

如有偷安告擾者定行重治
一委官止於總督耆民止於募夫中間來往
巡視催督工程則又非委官總耆不可今
據王同知議以每二百丈立一耆民爲分
管每千丈立一陰醫省祭等官爲總管庶
指臂相使等因依擬即選有心計有謀度
耆民省祭等官俾自坐委施行
一軍衛屯田坐落應修圩內及應修河道俱

照官民協同修濬不許坐視
一本塘原議闊面濶一十二丈底濶八丈深一丈二尺共積土方七萬七千四百三十方每方工食銀二錢八分共銀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兩四錢六分一釐四毫六絲今該縣人夫既僉耆民催募則工食銀兩俱該耆民查照所分丈尺預先赴縣領三分之一以催募人夫俟工完一半又領三分之一以給工食餘俟全完委官驗過所開工程丈尺濶深如式方行給足其銀俱各耆民赴縣親領等因爲照每方工食二錢八分價近於廉而各耆民俱係該縣選有身家之人是亦可託似不當以吳淞之工例論若完而後給則耆民恐有疑畏而不前者合無將開河銀兩每方二次各照耆民所定丈尺掌印官逐名鑿封於支列日

先給一半其開河將半之時再給一半如開完之後驗有工不如式者必倍追還官則人心自用命矣再照面濶十二丈底濶八丈者謂其大略也特河形水勢自有不等必於取數恐多非使川開河際要在深不在濶其中如有兩岸估勘不足十二丈者聽王同知與蘇知縣親詣踏實酌量開濬但不許將易開應闊處所致不如式違者重究
一橫塘歸莊之塘應築人壩一座原議工料銀二百四兩七錢六分五釐據縣已僉耆民分管合行照應用竹木先給銀收買等因查得築壩工料先據該縣申請已經批行先自給發外其餘工料土仍候委官查明折方方行給足
一本塘四十五里每十里用水車二百部共

史246 057

該九百部據縣議令塘長督同圖長出辦
但車有四人一部者有二人三人一部者
大約以三人通算共約車夫二千七百人
每人給米二升限六日車乾共該米三百
二十四石預行該縣將官銀買辦聽候興
工之日查給等因看得開河之工全水爲
先車夫當給米二升亦不可少但恐人心
不齊以致玩愒曠日合且限六日戽完如

出六日之外罰令塘圖自戽不復給米
一本塘四十五里每五里合造官廠一座以
便管工官往來駐劄每一里合搭草廠二
座每座可容五十人爲食宿避雨之所據
縣令者民自搭事畢聽其拆回似爲兩停
相應依擬
一削坍爲新增塹爲淺此開江通弊今本塘
所挑泥土俱要運置十五丈外仍釘樁爲

界必須綿亘整齊如圩岸狀庶免淋雨崩
頹之患等因查得挑土成圩在吳淞已有
成式相應照行
一督工員役除職官另行外其陰陽醫耆民有
竭力效勞者相應量給花紅至於夫役中
間勤敏者亦應量行犒賞以示激勸等因
照得興大事動大衆非藉賞罰何以令衆
況皆熟之民素稱尚義而耆民俱各有身

家相應於破土之日每耆民一名各給花
紅一副以示優勸其興工以後但勤敏有
效者藉聽縣徑行給賞其怠玩無功者亦
聽查行枷責仍候工完之日分別等次即
給冠帶牌扁亦所不靳也其給賞銀兩徑
於開河銀內支給銷算
一原議備塘口應建石閘一座估該工料銀
三千二百六十九兩五錢一分一釐合行

史246 058

該縣委能幹官一員選有身家者民四名
先行量給官銀採辦石料完備候開濬大
工畢日興工砌築等因爲照築閘已有成
議相應依擬

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爲水利事案蒙

○王一言請浚吳江長橋兩灘詳 萬曆五年

欽差巡視下江兼督水利監察御史林 憲牌并案
驗事理該本縣知縣王一言備循水道逐一考
究查得吳江爲太湖肚腹長橋爲太湖咽喉則
太湖之通塞視之吳江而吳江之緊切在於長
橋不待言矣第吳江西通湖州南接嘉興北達
長洲東距松江則洩太湖之水者在吳江而洩
吳江之水者又在吳淞江也其吳江支河如吳
家港三江橋龐山湖夾浦橋等處塞者鑿之使
通淺者撩之使深無容議已獨長橋南北兩灘
似當急議者自宋慶曆以前吳江未建城郭江

流無阻後因創設長橋填築隄岸茭蘆漸長沙
泥漸高亦勢所不容已也惟撈淺有專設督責
之必勤斯淤塞之未甚水患之稍平耳頻年以
來天時多旱洋蕩日增惟年之旱則民不知有
浸灌之憂惟蕩之增則民又幸得纖微之利此
昔日之長橋水天一色今日之長橋禾黍盈疇
非盡去南北兩灘之田則太湖之水終去不速
矣又查得嘉湖居吳江上游若長橋不開則水
泛溢於上爲嘉湖之害者急爲吳江之害者緩
若長橋既開則水源流於下爲嘉湖之利者二
爲吳江之利者一茲役也適欲專責之吳江是
以害急而利多者享其逸害緩而利寡者任其
勞此細民之見自便之圖也孰知其不開之害
雖緩亦非無害也既開之利雖寡亦非無利也
安可勒數萬金之費不爲經久之謀惜數百畝
之田不爲遠大之計哉隨經督同本縣縣丞呂

品并塘長晝工算手人等親詣查勘亟宜全濬
東西吳家港長橋南北灘等處逐一丈量挑濬
長濶開深用法積算通共一十三萬五千一百
九十三方二尺每方挑深照依晝圖內原議尺
數算共夫工一百三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工一分每工該工食銀四分通共該銀五萬三
千一百四十一兩八錢四分四釐復據耆民人
等告稱常為小濬之說者在今時則隔深以利

導之在後日則撩淺以濟潴之擇所留之地可
追銀以佐費省大工之半可計日以奏功此又
一說也又經斷量於前項處所減省丈量積算
止該四萬二千一十方二尺每方挑深照依晝
圖內原議尺數算共工四十萬六千六百二十
七工二分每工該銀四分通共該銀一萬六千
二百六十五兩四錢八分八釐反查丈量得九
里石塘徑實共七十二實長短濶狹不等共積
四千八百六十五方四尺每方深二尺共算夫
工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四工埋塞兩傍業戶照
田起夫自濬共地如三江等七橋上通江潮路
下通龍山湖港各長短濶狹不等共積土三萬
八千九百七十四方每方深三尺共算夫工一
十七萬五千二百八十三工每工該銀四分共
該銀七千一十五兩二錢二分上由定海等二
橋上通江潮路下接龍山湖出水港淤塞各長

短濶狹不等共積六千三百一方七尺每方深
五尺共算夫工六萬九千一百四十工七分每
工該銀四分共該銀二千七百七十六兩六錢
二分八釐已上共銀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九錢
四分又并勘三里舍四門外俱淺狹運艘難行
約闊五十畝共積土方四千三百三十方深五
尺合用夫工四萬七千五百二十工每工該銀
四分共銀一千九百兩八錢各細數明白造冊

史216 060

盡圖見在擬合備錄請詳

馮叔吉開濬吳淞江詳 萬曆十年

整飭蘇松常鎮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湖廣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馮叔吉爲酌時宜分緩急以便開濬事蒙

欽差巡視下江兼督水利監察御史林　批據蘇州府水利同知王事聖呈稱議得上海一帶係約務縣除遵照外本道帶同原委程歷吳儀京

等及原經開河耆民親詣後水港相度至徐公浦復自徐公浦測水至捉水港隨宜議處務照原議開江條約乃水涸冬春之交其工詳于開上而畧於岸水目今開江事理乃土動水起之時其工倍於岸水而半於開土所謂冬春水勢不同先後事理各異者夫使五段之工齊起則五十里之遙水面濶者踰十丈狹者亦不下七八丈即當四五尺之水即用二萬五千之夫半以岸水車皆能朔況兩岸之低者則害菜麥高者則難渡受而此時役夫凡四萬民將藉口於農作故今日之法莫若併工所謂併力於頭段也頭段既濟則次段之水有所受而工易完錄此而三段工役亦不出兩月而就矣蓋齊起則力散而水難渡即夫多而奚爲併工則力專而水不能勝即夫半而功倍此今日開江之大較也合行照依議依擬裁奪施行

計開

一土方深濶一丈原議工銀四錢并容增減一節看得每方深濶一丈者指平地而言也今河身深淺不等法應折算如開河濶二尺深二尺必寬十丈始足深濶一丈一方之數二尺而上准此折算錄二尺而二丈二千丈可知也如以二尺派人夫一名則錄一名而千名萬名亦可推也如此扣

算則不失原議方數而官民易曉矣

一原議四十日完工難以刻期今崑山長洲嘉定青浦等縣查照縣分以定段數庶地有段分而事有專責一節有待以縣分定段數者謂原議五段齊起而言也今併力先開一段則宜就一段之中又定以分段大約夫一名先派二尺則五十夫該派十丈五千夫該派千丈一萬夫該派二千丈仍以縣分挨派各董以職官以二尺開完又挨派一尺工完先止先放是為不失衆縣定段之法而工尤易考

一戽水人夫前議令崑山縣塘長并沿江業戶出車戽水每夫每日量給米一升未免偏累今除車輛仍令崑山塘長出辦外其車水人夫就於各縣分定段內責令開方人夫一併車戽量加工食一節看得此役

之興惟戽水為難前議塘長所得業之家戽水日給米一升於勢難行於事難濟今行崑山縣掌印官示令縣屬三百三十四里每里出車三輛即起夫五名四名撥至千墩浦頭段工所兩行挨列車儘力止其人夫戽水日起每名照例日給工食銀二分五釐卸頭段之水能竟前車即聽挨倒二段[illegible]雖河工[illegible]務不妨通假三日內或合查工但車輛尚少恐難急濟似應[illegible]千兩分給該縣塘長督夫包戽頭段水盡即止蓋既發于金人自用力或可不煩督率耳

一慢水港口千墩浦夏駕及浦原議各築壩一座又十里築腰壩一座今照水勢頗長十里一壩恐難障捍議四五里增築小壩一座一節看得十里一壩之外又築一小

壩亦謂五段齊起而言也今既併力於千
墩浦頭一段則就頭一段之中如可以殿
築處所不拘一座二座就便增築以殺水
勢委於戽水之功有裨若頭一段已濬深
則二段之水自可瀉受小壩又不必築矣
其頭段築壩之費徑將見在木料取用不
必拘定前議以藉工役

一慢水港起至徐公浦止原議十里許分爲

一段每段委官一員似爲不足增委三員
庶可底績一節看得各縣已蒙憲委增委
簡較等八員主簿丁楷并委崑山縣縣丞
李應春吳縣縣丞熊鳳麟嘉定縣主簿陶
攀顏金山衞經歷盧大業鎮海衞經歴吳
懷京青浦縣縣丞高良倫八員併力於頭
段各官用之有餘俱聽王同知細款分派
隨事委用施行

一委官才幹不同勤惰亦異合各給稽查簿
一扇凡遇支過銀糧分過河段統過人夫
完過河工逐日登記以憑不時稽查一節
看得各官才幹則天所稟受固不能強其
勤勵在人皆可策也此役已過時矣須在
各官上緊料理又在王同知以一人一己
之事責之勿令分有彼此各工齊完各官
方還乃可專令併力一段頭畢遞區官自

餘其中分任責成各給一簿俱行王同知
依擬施行其勤惰顯著不時分別賞戒

一每夫五十名原議搭廠一所一節看得天
氣雖已和暖而風雨不可定期前項搭廠
委不可已今照議先開頭段則柴米宿歇
前後小港可以用船其無船者每夫五十
名給以竹木等項蓋廠一所即分派以河
工一丈俟頭段已完即往二段仍將該廠

史216 063

自行移置如蘆席損壞官再給之

一慢水港至千墩浦口委果深通若仰於慢水港處築壩起工則水深難於合無將千墩浦一帶先築壩開挑則工程便易一節

看得慢水港勢通潮汐潮時則深丈餘汐時亦深八九尺詳覽詞稱濬者蓋謂不必濬也卽宜以千墩浦近南最處築壩爲始而於浦口就淺之處比河身再爲加深則水流自歸工爲省約再照徐公港見今築壩之所與徐公港出口之所約遠數里俱水深六七尺潮至又加二尺蓋前面之水既至六七尺則徐公港雖深亦爲無益況此處河面最濶甚難用力今就屈家墳水中有艸處築壩興工則所省工力惠在青浦矣合無將慢水港工移至千墩浦徐公港工移至屈家墳似爲便益

一開江原議江面濶二十丈深一丈二尺一節爲大要言非謂尺尺而絜之也河道淺濶亦有自然之形而官民拘攣遂爲執一之法此豈所宜夫水道在深不在濶如河底有四五尺連潮水深一丈二尺中流無淤淺處則萬無壅塞之虞是江面必二十丈亦無損於虬江明甚也今宜定以水底必濶五丈水深必帶潮一丈二尺兩岸修濬以十五丈爲主其或水勢往東而東若老岸水淺或水勢往西而西若老岸水淺即以深處爲底不必再開止開一岸即不必十五丈亦可其有水勢漫衍總出二十丈之外尤宜加濬深濶所謂因勢利導之說也至於堆土應離老岸壩上堆遠亦不必趕二十丈之外但在老岸下若定行再費另堆

史246-064

一原議崑山該夫一萬二千名青浦該夫三
千名嘉定該夫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名長
洲該夫一萬四百四十名共三萬五千六
百二十名一節蓋謂各開五段齊起夫役
衆多難以計日今先併力於兩段則水勢
不乾夫多亦無下手除青浦崑山鄰近地
方同車用工多寡臨時儘用外其長洲嘉
定二縣即將發去工食銀兩儘募原該之

半定限本月二十日差官押赴工所候算
定原發工食之數即於工上給銀或計日
或計方工完而止庶為兩便
一原議青浦一百五十里每里僱夫二十名
該三千名一節看得原議河夫三萬五千
六百二十名則青浦尚不足十分之一但
查該縣之界不下十餘里若用崑山之車
則一往一返不下七八十里于勢非便今
議於屈家墳起量五里築一壩行青浦縣
照崑山縣例起夫儘力車水每日亦給丁
食二分五釐如恐人力不齊與作將與亦
催發縣五百兩給散塘長專督人夫包岸
五里之水乾即止共三千人夫仍聽開上
每方照給銀因錢揭示通縣知悉亦所以
惠新遷之已也

○施之濬奉委督浚麗山湖詳

蘇州府海防同知施之蕃為蘇松水利急難開
濬懇
恩處給錢糧并陳木議清查灘占田地以資工費事
奉
欽差整飭蘇松常鎮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湖廣提刑
按察司按察使馮　憲牌仰職即便前詣吳江
縣督同王知縣查勘得麗山湖一段自運河口
起至河口止共長三百八十丈面濶三十五丈

底濬者丈餘淺者開濬六七尺工程已完俱各如式吳家港一段內自太湖口至關王廟後止共長一百二十丈河面濶一十八丈河心原係水深不開東西兩灘開濬五尺自關王廟後起至犁尖嘴墻止共長二百一十六丈河面濶一十三丈河心深一丈傍深八尺自犁尖嘴起至沈家莊止共長六百四丈河面濶十丈兩傍深八尺工程已完俱各如式南灘一段內近橋一

段河面濶七十八丈中段濶八十丈五尺近沈家莊口一段濶一十四丈各開深五尺有餘惟東南一方止量深四尺五寸應開挑五尺七寸北灘一段內近橋河面濶八十八丈中段濶六十六丈運河邊收狹濶四十五丈底各深六尺但內有數處挑濬復漲尚須再挑三忠祠基週圍一百一十一丈剝岸磡石將完三高祠基週圍一百七十丈今縮短十丈剝岸砌石將完爲

照吳家港龐山湖三段河工俱完原築墻基相應開放以便農船往來但吳家港與南灘河身一統原無間隔若將河口墻基掘開誠恐湖水湧入直達南北兩灘而三忠三高剝岸未砌者難以施工已砌者不免浸灌況南灘一方未深者尚欲加濬北灘數處新漲者猶未畢功若候南北兩灘工程盡完三高三忠二祠石岸盡築然後開湖口之墻又恐有妨農業除龐山湖墻

基已令管工巡簡張楠即日掘開外其吳家港南灘二段交界處所行令該縣另築一墻然後將太湖口大墻開掘如此庶爲兩全其運河口舊墻與南灘新墻行令該縣撥夫用心防守毋令附近居民暮夜潛自盜開俟兩灘開濬完全二祠築砌堅實申報請明開放兩灘二祠工程將令委官定限十日內通完毋容遲緩

林應訓循行治田六事　萬曆

史216 066

欽差巡按直隸巡視下江兼督水利監察御史林

爲水利事今將治田六事刊榜示諭通知

計開

一定式樣以便稽查吳中之田雖有荒熟貴賤之不同大都低鄉病潦高鄉病旱不出二病而已病潦者則以修築圩岸爲急圩岸既各高厚雖有水溢自難潰入而渰沒之患可免矣病旱者則以開濬溝洫爲急溝洫既

各深通雖旱乾自可引流而灌注之矣二者不易之論也況開渠者勢必置土於圩旁築圩者理當取土於溝內二者又自有相成之機今後不必差官泛然丈量該府州縣止分別孰爲低鄉當急修圩孰爲高鄉當急開浚每年府州縣水利官先時議定開築之法如開溝洫不論舊時疏通與否其濶即以兩旁老岸爲主其深務以一

丈二尺爲率若相地宜應加深濶者聽決不許減少前數挑起之土務要置在舊隄之內就便護隄庶使雨水不能淋漓復流於河如附近有低田堪以培高者即以其培之亦可至於極高地方不用隄岸而土無堆放者亦即就靠內一邊攤放蓋高鄉多種荳棉一時不妨蒔種挑得河深則灌溉自利內中田畝仍自不妨於水種也若

惜此尺寸之地弗令攤土恐河堆積復入河中無水灌溉則內中田畝悉成枯槁至於築圍岸不論舊時完固與否其底濶務要一丈其面濶務要六尺其高如底之數若應高加厚者聽決不許減少前數如田過五百畝以上者便要從中增築一界岸一千畝以上者便要從中增築二界岸每界岸底濶四尺面濶二尺高與外圩平岸

之雨傍仍可栽種荳麥如添低鄉或近湖
蕩處難於取土者就便分別令民於岸內
傍圩之田起土增築岸外再築子岸一節
高止一半如階級之狀岸上遍插水楊圩
外雜植茭蘆以防風浪衝擊取土之田計
其所損畝派各田出銀津貼俟後陸續篙
取河泥塡平照舊耕種永無後患是所損
者少而所益者大也若互相吝惜不分界

岸即如今年霪雨連旬洪水一發東救不
前全圩無望矣又有一等低窪田畝歎坐
心腹無從蓄洩有願開鑿通河運泥增高
者聽廢田之價衆户均認廢田之稅牽攤
本圩照此式樣給示遍諭委官分投區畫
每一圩爲一圖明白帖說前件第一圖作
二本一送縣備照一付圩甲諭衆俟至冬
十月刻日出示興工各府州縣掌印官責

令水利官不時親行驗視若不如此式者
即係違令輕則責治照式加工重則究問
別議罰治如此則人知所遵家自爲力法
自不煩而事功自舉矣

一定夫役以杜騷擾各鄉溝洫圩岸雖有長
短廣狹不齊然不過爲一圩之田而設也
故田少則圩必小田多則圩必大而環圩
之溝洫因之此水利此圩之田則當役此

圩有田之户矣各州縣即令塘長備開某
圩週圍若干丈外環溝洫若干丈圩內之
田若干畝某人得業若干畝共該圍岸若
干丈不論官民士庶隨田起役各自施工
如田橫濶一丈者築岸一丈橫濶十丈者
築岸十丈開河亦然對河兩家各開其半
溝頭岸側非一家所能辦者計畝出夫衆
共協力挨序編號置簿稽查仍備載前圖

之後興工之日塘長亦不必沿門催夫徒取索求科派之議先期五日插標分段責令圩甲播告各戶某日興工聽其至期各行照段如式挑築有不依期及不如式者呈官懲治若塘長不行簡舉及攤派不公重行究治警衆若一溝之中兩旁各有圩田則從中分認毋得推諉違者治罪鄉宦之田須是同宦出食佃戶出力計工給發仍要從厚毋累窮民

一設圩甲以齊作止塘長之設舉一區而言之也一區之中各有數圩若不立甲何以統衆而集事也計當僉舉殷實之家充之但一時僉報諸弊俱生或圖展脫或營首充無所不至各州縣不必僉報即以本圩田多者爲之雖其殷實與否不可知其田既甲於一圩之中則其人自足以當一圩

之長矣興工之日塘長責令圩長躬行倡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某日起工某日完工庶幾有所統領而無泛散不齊之弊中有業戶不聽倡率聽其開名呈治如圩甲不行正身充當或至別行代頂查出枷號示衆是圩之有甲也專爲本圩修濬而立工完即罷非如里長有句攝之名亦非如塘長有奔走之煩雖一時倡率不無勞費然利歸其田又非若嚮之赴公家之役者等也中間縱有田產極多者各圩皆甲同時並舉勞苦不職不知田多者非富室即官家也力厚丁多自可分投承應況利害切已倡率無難稍相體念有不待督促而樂從矣

一嚴省覈以責成功勘得常年非不議行修濬而水利之官多不下鄉乃貸各區塘長

王州縣報數或朔增遍結而已如此虛套
何益實事今後興工之日各塘長圩甲務
要在圩時時催督開濬功完未可便行開
壩放水俱聽府州縣掌印官并水利官分
投親勘如一圩不完責在圩甲一區不完
責在塘長輕則戀戒重則罰治本院與該
道又不時間出以察之如一州縣有十處
不完責在州縣官一府有二十處不完則

府官又有不得不任其咎矣如此行之三
年溝洫可濬圩岸可固穡事既成賦稅自
裕以後斷定高鄉河渠兩年一次開濬低
鄉圍岸每年一次修築則民間田畝保無
水潦之虞即有湮塌處所隨時修復為力
因易為費因省當不使今日之難為功也
一禁侵截以通便利訪得各鄉水利原自疏
通近來豪家適已自便於上流啖害廣種

茭菱蒲有淤墊即謀佃為田所司不察輒
付執照亦有居民貪圖小利竭澤而漁沿
流置斷反有挑出田內泥土增廣田圩堆
放竹排木排橫截河港甚有上鄉全賴湖
水灌溉射獵人戶乃於湖口下流設樁橫
截百般刁難然後放水入內又其甚者假
以寂稅起科遂侵為民物淄水專利以致
內地灌溉無資若不通行嚴禁終為水道

之梗今後各府州縣水利官責令各塘長
圩甲凡有侵截之家即便報出姑令改正
免罪至於灘田先年曾經丈量收入會計
冊內無礙水道者姑聽如舊其未經徵糧
者盡數報官開除若故違隱滿本院查出
或被告發害及一圩者即罰修一圩之工
害及一區者即罰修一區之工工完另行
擬罪干礙職官定行遵

敖孫治若塘長圩甲通同漏隱事發一體究罪決不
輕貸庶乎害去則利可興而細民無失所
之嘆矣
一議賞格以寓鼓舞賞以勸勤罰以懲惰二
者不可偏廢今府州縣巡行阡陌務覈工
程於其不率令者則從而責治之究戒之
矣至于塘長圩甲人等率作興事如式如
期若不議賞則亦無以示勸自後府縣仍

要設法處置無礙銀兩分別等第如修濬
如法完報獨先者為第一等則圩甲應賞
銀花二枝重六錢仍給匾以旌之如完報
稍後而修濬如法者為第二等圩長應賞
銀花一枝重三錢不必給匾中有工程浩
大修濬如法雖其報完在後仍照一等給
賞若塘長有能督率如期而各圩俱完應
賞銀花二枝亦給匾以旌之若各圩未完
者量行給賞此事重在開濬如法該府水
利官臨期親行分別方可定擬毋致濫給
凡有議賞府州縣官一面動支一面申報
亦毋得踰時凡經給匾之家三年之內若
有細過事犯在官仍許訴明姑行議豁如
此庶乎人心有所懲亦有所勸而事功可
望其畢案矣至於承委官員積有勤勞者
聽行優獎如功績卓異自當薦舉若各州

縣自本院奉
命以來先經動工修濬者仍要查出除不如式者更
議加工其修濬如法者俱照前例一體給
賞

陳王道上水院橫塘橫瀝河工揭 萬曆

把總陳王道呈為俯察輿情以興水利以救荒
民事奉本院命前往探量橫塘之淺深與酌計
車水工夫之難易沿途探視因而咨訪土人熟

得其情敢備細陳之訪得青浦縣有大塘橫貫
其東者名曰橫瀝自東門起至北幹山前共長
一十八里河身濶約十丈深處水見六七尺淺
者不減五尺兩邊田形極低不皆俱先被揀民
間此塘亦在開濬之數皆言此處低鄉所患者
水潦之為災所急者圩岸之為重蒙縣躬行督
率縱橫經緯岸塍俱已修築餘無別慮罷然之
意見於言外自此幹山前以至薛家墳兩邊田

地頗高近河稍見成熟內多蘆蕩河水較亦漸
淺通只有四尺上下其民僉謂此塘為一鄉灌
溉之資遇旱不通舟楫甚槩開濬但因此處田
圩廣大內少支河以致荒棄皆成草萊近塘田
禾斯捍若壩哉日久不免枯槁圩喜此塘之開
又悲興工之晚也至于地名樓下以至張幹山
寺直出橫塘東口共長一十二里河身之濶狹
不齊而水流如線深者不過三尺淺者只二尺

矣即今雨多水漲舟尚難行況雨晴所猶不遂
花苴其分段車水工夫亦甚簡易民情願開急
於水火同得民情之同異如此而竊為斟酌其
宜焉則如橫瀝之工乃樹藝者之急需也橫瀝
之工猶行旅者之脈雨也合無以橫瀝之役記
工秋成橫塘之役剋期興舉務修濬之政不能
不勤衆而病農若以利害之大小較之豈因一
時之未便而頓忘久大之利耶況利之所在人

必趨之給民工食為民開河興利救荒一舉兩
得法令可以齊民至誠足以動物府佐董事提
調有方縣令親民撫字素著此役雖曰違時然
以諄諄曉諭之明切民知趨事無不樂從其管
工員役能如上海縣主簿某築寶城海塘二
役夙興夜寐身必先之雖在赤日暴雨之時不
離工所故夫役不得早散民甚感激遂竣其功
此又在事者所當知悉以分本院孜孜汲汲之

史2 In 072

愛勤可也再照開挑河道勿以工鉅而致詳勿
以工小而致忽必須如浚吳淞白茆二江分段
作壩逐段車戽其段數不必拘定長短俱於有
支河去處分作一段隨其長短以派車工以分
夫役夜則車戽日則挑掘作速完工以便農作
如短浜不通外河者不可車入積滿以致崩潟
妨工近如瓦浦殷暨不可無慮也
○陳王道上水院太倉州境水利揭 萬曆六年
把總陳王道考得太倉州水源自吳淞江引太
湖之水從新洋江而來北與至和塘引郡東諸
湖之水兩相會合遶太倉州城之外以入劉家
河而入海言其形勢抱若天虹環如腰帶即堪
輿家所謂之貝帶是也言其方位南鹽鐵在巽
戚虞涇在丙應聞門在丁北鹽鐵在亥至和塘
從庚而入橫貫城中所謂催官得六秀之水是
也形勢環抱以故朱才繼發甲第相仍官祿竣

聚財賦充腴為東南重鎮然以所轄之地言之
西遠諸湖東濱大海其鄉高阜地接岡身厥土
沙磽田少畝瘠是以每遇雨暘愆期澇則洩放
無門旱則灌溉無恃以故民多逐末雖有樹藝
亦皆花荳為耳今本院興修水利萬姓懽呼引
領以動來蘇之望然其濱海之地每多堙身以
致積土如山者皆緣海潮錯入渾沙壅淤屢經
開浚而漸積以成若不為區畫使河水常灌潮
沙之淀年浚年加究其所竟寧不為夾岡之勢
乎故民田之灌溉必待海潮大汛方可車引蔭
養田禾一遇小汛雖有河渠涓滴無入束手待
斃故古人開三十六浦於今常熟太倉境內為
沿海洩放澇水之計固為救災之急務然以三
十六浦論之如三丈福山奚浦許浦白茆七浦
楊林吳川鹽鐵橫瀝諸塘之外餘如大錢鐺腳
雙鳴鹿鳴六尺東楊林大舍挑源涇之類雜引

史 '16 073

潮沙內多淤壅者雖有形存欲假之以洩放湖
水之溢殆非所賴也蓋陽城昆尚諸湖之水必
繇白茆七浦楊林瀏川等塘而洩入于海計其
經行之路各七八十里行至近海之處其消洩
趨赴之勢孰能禦之乃開三十六浦以分洩焉
不於湖口多開以殺其怒乃於海岸多鑿港浦
以分其流所假六浦引潮水以沖滌三十浦之
潮沙其多寡強弱灼然可知若關三十六浦于

上流則湖水併入白茆七浦等塘則湖水強而
潮水弱湖水不患其不洩而六浦日以深今開
三十六浦於下流則海潮亦互入于白茆七浦
等塘湖水少而海水多故六浦不能不淤而日
以塞譬諸白茆七浦等塘之勢井陘棧道然車
不方軌騎不成列之兵也三十六浦之渾潮平
原曠野東衝西突之寇也以井陘棧道之兵欲
制勝於東衝西突之寇詎不難哉爲今之計將

常熟之二十四浦如白茆福山三丈吳浦許浦
之外太倉之十二浦七浦瀏川楊林經河之外
鹽鐵橫瀝小塘子花浦北潮漕楊家浜漕頭塘
領壩門六尺等浦緯河之外或爲市鎮之通渠
或爲民運之要道必宜開濬以利往來餘如張
涇洋子涇東楊林黃涇騰鴨瓶鴨浪港大錢等
涇俱藉民力開濬之後各於兩頭或作土壩或
建閘因以瀦清水以節渾潮不論大小旱潦使

民田均得以資灌溉而於七浦瀏川楊林等大
塘亦無諸涇浦引潮沙以致填淤也即如華亭
上海二縣之西亦有三湖四十八蕩及三泖之
水其洩瀉由海之路止藉一黃浦其東入海之
處未聞有三十六浦之多也更有海塘以爲障
蔽故無海潮之沖而河道皆通其鄉支河若非
舟楫必繇之道俱於兩頭作壩瀦水以灌田禾
并獲畜魚之利例可見矣此雖未見一得之愚

亦備訪僉同之論惟本院以旁燭之明而采芻蕘之見造無疆之利以弘久大之謨地方幸甚斯民幸甚

○吳撝謙請立練湖禁令條議（萬曆二年）

直隸鎮江府為地方利害事准本府知府吳撝謙關前事所有條議擬合通行詳請

計開 止摘練湖水利一款

一練湖上受長山八十四汊之水下通運河周廻四十餘里分上下二湖界以中埂見有石閘三座蓋引上湖之水以濟運之下湖更有石閘三座不僅一座則引下湖之水以濟運之運河又有涵洞一十二處所引上下湖之水以達之田間涵洞以時啓閉則民間之旱澇無虞閘座以時啓閉則運道之蓄洩有備行令該縣水利官每年湖堤以防衝決著為令其費取春初督修

之湖中魚課不足則以修河米銀益之本府水利通判不時查閱一應啓閉事宜悉聽經理若有勢豪侵業撓阻必行法治

○許應逵議築海塘呈（萬曆二年）

專督江南水利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應逵為海水日漸衝刷地方大可憂虞乞賜採議築海塘以防內徙以保民生事照得三吳水衛吳淞為中江所繇入海之路而上則東南浦嘉定上海四縣共之若閘橋迤東至踏口則專屬之上海踏口之外是為黃浦黃浦之外是為大海且黃浦一帶地土西北名老鸛嘴稍東南則為今家洪相距八九十里其形如帶因天所以限江海也伏查老鸛嘴與吳淞所城相對而老鸛嘴稍東舊有墩鋪凡二十里直接寶山所先年抵寶山皆陸而行無俟舟楫是此墩鋪亦當捍海之堤以故海水不能直射每折而之

西反踰老鸛嘴以東吳淞所城下迤邐而入黃浦迂迴九十里水緩沙停而蹚口日就淤塞夫何邇年修守之策置而不講使海水日徙而南向所接寶山墩鋪因已蕩爲巨浸使寶山孤懸海中而李家洪一線之路不三四年衝開十餘里即令黃浦之水險迅異常往來苦之而從來之衝嚙者猶未已也今李家洪以東尚存六十餘里老鸛嘴以西亦餘一二十里若不再加隄

防使黃浦與海合而一也將上海縣治悉付東流而居民且爲魚鼈又其大者詢之居民每云近者海水頗鹹大異往時蓋往時海水迂迴而入黃浦其來遠其味淡乃今漸逼蹚口夫安得不鹹然猶未也李家洪距蹚口尚四十里而遂鹹猶未甚設使李家洪以東六十里蕩然無餘是使大海長驅深入而苦鹻之水所在稼穡民何以幸其生矧李家洪一線之路不三四年而

衝十餘里乃今以十里之勢而衝六十里是豈恭遇之也豈不殆哉奈之何官司憚勞而希遠化也乃浮惰而之遠圖如此禍機曾不慮及眞猶寢處積薪火種之上及其未然而安之言之痛心不寒而慄令該本縣親詣彼中駕扁舟遵海畔逐一查勘李家洪及老鸛嘴各濶二四里令議各包石三面李家洪計包十里老鸛嘴計包八里每一百八十丈爲一里共該包石一千

二百四十丈石堤之內仍築護堤土塘底濶三丈頂濶二丈高一丈六尺與石堤平每丈石塊椿木糯米石灰料價工食共該二十六兩三錢一分通共土石工料及委官工糧犒賞等項共該銀八萬五千七百三十八兩四錢但係千錢糧必須責成正官管理支放庶無侵冒如李家洪逼近上海老鸛嘴原屬嘉定應令該縣掌印官各將前銀照數扣貯該庫每十日親齎赴工

唱名給散然職又有說焉好逸惡勞人之常情見利而趨又中人所不免不爵賞則士不能矢心不優恤則夫不能效力況李家洪老鸛嘴海中一沙渚耳數十里無人烟縣而望之凄凉萬狀乃令委官率夫乘危蹈險苦心力作爲地方計久遠畫長利也此固人情所難工完必當破格優處處以作士氣而勵人心可以上數者皆蒙大賜逐一勅明磨算似于事體不甚相違伏

乞本院軫念地方民生重計俯採末議覆加查勘如果職言不謬亟賜題

請施行

○許應逵辭兼理糧儲專督水利疏萬曆十七年

專督江南水利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應逵

爲地方重困事體艱虞懇乞亟賜酌議會

題以便遵守以重民命事照得本職于十一月初三日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爲申飭部規修及時務少有獻納以效裨補事覆南京兵部侍郎王

議將職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管理糧儲兼按察司僉事仍管水利農務職聞之不勝驚懼寢食俱廢竊照蘇松等處地方三四年間非水則旱米價騰踊民不聊生饑饉流離死者載道念此財賦之區

國家根本重地乃今元氣殆盡父子不相保焉望

出賦稅以供

上今歲蠲賑明歲改折日復一日其所係

國計民生大可憂危原其故蓋緣水利不講旱澇無備以罹此咎恐難獨罪天時也蓋東南與西北異彼東南澤國雨水所聚然距海不遠卽雨潦可使會流入海也而又有圍岸以防泛溢支河以資灌溉今夫入海港梗幾爲平陸而支河乾涸圍岸坍塌無怪乎頻歲淹沒粒米不收卽客秋旱魃爲虐高者束手無策職閏六月十八

史246 077

日到任卽馳詣海口親巡各鄉商議具呈隨蒙
本院詳允職遂于八月十二日築壩興工大挑
吳淞江以便疏洩然吳中事體其難十倍淮揚
淮揚運河以版築為生乃吳民則枵腹而就食
耳殊不習此其難一淮揚夫頭猶里甲之相屬
乃吳民烏合之衆急則聚緩則散無相約束其
難二曠日持久人情所難而吳民浮薄不耐勞
苦其難三移議縣內及外以漸而深使若建瓴

而下而吳民奸詐萬端目所不及便不如式其
難四況頭役冒破夫不沾實惠有終日勞苦而
不得一飽者其難五以斯五者足爲寒心況投
工者嘉定青浦上海崑山以及紹興蕭山富陽
諸暨金山南滙等所甚至江北海門等處彼皆
四方之民覷官府若贅疣職以憲臣口摺循而
程督之稍稍用命僅三月餘挑過吳淞江四十
里每鷄鳴簡發文移黎明赴工更餘始歸舟次

職豈惡逸好勞與人性殊哉緣此浮惰之習既
難持久而菜色之民豈恐刑威計惟置身畚鍤
庶幾恍以忘勞偶九月初旬職患瘧疾十餘日
不能出起視各工曾無尺寸之功今四十里既
挑極深乃三月卒事非職時時在工孰敢望此
又其大可慮者淛客歲亢旱嘉定上海崑山等
縣不收甚至十室九空鷄犬絶響啼饑號寒所
不忍聞今饑民投工就食皆五六萬人一時雲

集職復推心置腹曲爲調停令覷職如父母嗷
嗷待哺乃今舍此抽運過淮則不惟前工不終
錢糧徒費卽此數萬衆皇皇無主能保無他變
耶況職擬二月初旬而吳淞畢三月初旬而太
倉七浦楊林畢四月初旬而長洲吳江圍岸畢
親身料理刻日計工為他方經畫長利如是則
旱澇可備庶幾有秋今使職舍是而理糧務則
此數萬金空付東流且異日以水利責本職職

雖萬死不足贖而地方重困壯者相聚爲盜老
弱餓塡溝壑反覆思維眞可痛哭擬合呈請本
院俯察微情如果職言不謬深惟地方重計關
係匪輕亟賜題
請使容本職得仍舊銜親督前工爲地方請一日之
命三吳幸甚本職幸甚

一許應逵開濬吳淞江七浦等河浦工完呈萬曆十七年

專督江南水利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應逵
爲江南水患不常乞復專官及時修治以奠民
生以裨
國計事案奉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周　批該本道呈詳開濬吳
淞江及各州縣幹河圩岸緣繇奉批據呈水道
通塞極爲明悉至繇湖入江繇江入海以漸而

深則內水不停外水漫入尤是確論照江南水利
大典指日可待其綢繆灘蕩梗水道者嚴行禁
約阻撓者拿解重治繳又蒙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李　批開據議水道通塞之源工程緩急之
序歷歷如指諸掌而正官散銀尤得杜弊肯綮
仍候會
題行繳蒙此遵依于本年八月十二日親督蘇州
府水利同知傅良言松江府帶管水利通判郭

承緒築壩興工是時農事未畢夫役鮮少則自
安亭起至芝邨止僅九百八十八丈四尺四寸
爲第一工行委吳江縣縣丞瞿子磅等分爲四
段除舊四五尺不等今加深七尺本年十月二
十日完工訖自芝邨壩起至黃渡止長一千七
百九十八丈爲第二工行委常熟縣主簿呂光
廸等分爲八段而黃渡一帶六七里芟蘆墩延
淤塞河身僅存十分之三除舊四五尺不等今

加濬七尺五寸本年十一月初四日完工訖自
黃渡起至章家涇止長三千一百三十七丈八
尺為第三工行委華亭縣主簿應志臣等分為
十一段內曹家浜歷龍王廟封家浜大半茭蘆
淤沙日積除舊五尺今加濬八尺本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完工訖自章家涇起至新涇止長五
千七百三十七丈五尺為第四工行委經歷邵
棟等分為九段內茭蘆居其大半且濶一二十

丈者有之河洪僅存一線實係平地開挑除舊
四五尺不等今加濬九尺萬曆十七年四月二
十三日完工合亟呈報

許應逵開濬過蘇松常鎮各水利工程數（萬曆十七年）

專督江南水利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應逵
為江南水患不常乞復專官及時修治以奠民
生以裨

國計事今將開濬過蘇松常鎮四府各水利工程
開列於後
計開
蘇州府屬
太倉州
七浦塘一道長七千八百三十三丈七尺
底濶四丈不等加濬七尺八尺不等
附近東花浦等支河二十道共長一萬

九千四百四十八丈底濶四丈不等
今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楊林河一道長九千一百三十二丈六尺
五寸底濶三丈不等加濬五尺六尺
不等
附近六里塘等支河八道共長五千九
百三十六丈八尺底濶二丈不等今
濬深五尺四寸不等

吳塘一道長一千四百五十丈二尺八寸
底濶三丈加深三尺
附近薛墅門涇等支河三道共長一千
三百九十三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
深四尺三尺不等
顧浦一道長一千八十五丈九尺九寸底
濶三丈加深三尺
附近邵涇等支河五道共長二千零三
十九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四尺

三尺不等
隨鐵河一道長五千二百七十四丈五尺
六寸底闊三丈加深四尺三尺不等
附近古塘等支河二十二道共長一萬
八千二百七十三丈九尺底濶三丈
不等今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湖川塘一道長五千九百七十三丈七尺

底濶三丈加深四尺五尺不等
附近小塘子等支河三十一道共長一
萬零九百四十八丈底濶三丈不等
今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路漕河一道長一千五百九十四丈底濶
三丈加深五尺六尺不等
附近錢涇等支河七道共長七千三百
二十五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四

尺三尺不等
新塘河一道長一千三百四十四丈底濶
二丈六尺加深四尺五寸
附近湯涇等支河五道共長一千七百
四十丈底濶一丈八尺不等今濬深
三尺二尺不等
夾浦一道長六百一十丈底濶三丈加深
四尺

附近邵涇等支河三道共長一千二百
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四尺三尺
不等
潭頭塘一道長一千二百九丈五尺底濶
二丈六尺加深三尺五寸
附近羅通濱等支河五道共長三千九
百三十五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
三尺二尺不等

大錢涇一道長二千四百八丈底濶三丈
加深四尺
附近閔涇等支河八道共長五千五百
六十三丈底濶一丈五尺加深四尺
三尺不等
本州城河一道長一千七百七十六丈底
濶二丈加深三尺
又濬過黃泥潸等各圩支河并田間水道

共一百五十三道共長一十一萬一
千一百一十二丈四尺底濶二丈不
等今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築過東善空宇等水區圩岸五十八條共
長四萬二千八百二十七丈根濶八
尺面頂四尺加高四尺

長洲縣

西大瀆河一道長一千二百丈底濶三丈

加深三尺
附近蒯涇等支河五道共長一千七百
零二丈五尺底濶三丈不等今濬深
四尺三尺不等
山塘河一道長三十八丈底濶二丈加深
三尺
附近塔影浜等支河三道共長一百六
十三丈底濶三丈不等今濬深四尺

三尺不等
安里橋河一道長二百八十八丈底濶三
丈不等加深三尺
附近匠門塘橋等支河三道共長五百
三十七丈底濶一丈五尺不等今濬
深三尺不等
尹山鎮河一道長三百五丈底濶二丈加
深四尺三尺不等

附近桃花港等支河四道共長七百六
十丈底濶三丈不等今濬深四尺三
尺不等
採蓮涇河一道長三百二十丈底濶一丈
五尺不等加深三尺
附近百丈浦等支河二道共長五百
十丈底濶三丈不等今浚深四尺三
尺不等

丁家濮河一道長一千五百八十五丈底
濶一丈五尺加深三尺
附近龍橋浜等支河五道共長一千三
百一十二丈底濶二丈今濬深三尺
不等
城內市河共十六條計長四千七百七十
丈底濶二丈三丈不等今濬深四尺
三尺不等

築過圩斷陽雲必字等共五百九十一條
長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丈三
尺根濶八尺收頂五尺加高六尺
吳縣
與福塘一道長五千一百六十八丈底濶
一丈五尺加深三尺
附近木瀆港等支河共一十七道共長
二千八百五十四丈底濶二丈不等

今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木瀆塘河長九百九十八丈底濶三丈加
深三尺
附近白塔浜等支河共五道共長一千
六百二十丈底濶三丈不等今濬深
四尺三尺不等
胥口塘一道長六百九十丈底濶三丈加
深三尺

附近鍾塔沙等支河共五道共長一千
五百五十丈底濶三丈不等今濬深
四尺三尺不等
走馬塘一道長一千七百丈底濶一丈五
尺加深三尺
附近老鴉涇等支河共一十道共長二
千四百五十八丈底濶二丈不等今
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光福塘一道長五千二百二十丈底濶一
丈八尺加深三尺
附近下沙河等支河共二十道共長三
千一百一十七丈底濶二丈不等今
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城市河共一十五條共長四千一百丈五
尺底濶二丈不等今浚深三尺

吳江縣
開過西原無等字圩十字河一百一十三
條共長一萬五千二丈一尺面濶一
丈五尺底濶七尺八尺不等加深七
尺六尺不等
涼角等字圩圍蚜三十條計二千二十丈
八尺面濶四尺底濶六尺加高四尺
五尺不等
官塘一條共長二千八百六十六丈八尺

根濶二丈收頂一丈二尺加高八尺不等
石岍二十八條共長一千八百七十丈八尺根濶二丈收頂一丈二尺加高八尺
土岍一十五條共長三千六百五十二丈根濶一丈八尺收頂一丈加高六尺
連運夾浦跨塘平橋一座自水至頂高二丈六尺

七洞瓜涇橋一座長一十八丈四尺
張墓港口第一第二第三橋共長一十五丈

常熟縣

七浦塘長二千五百五十丈底濶三丈七尺加深四尺七寸
附近兩界浜等支河共一十七道共長九千七百丈底濶三丈不等今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福山塘一道長四千二百二十二丈底濶二丈加深二尺八寸
附近曹張浜等支河共二十道共長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七丈底濶二六不等今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許浦塘一道長二千二百九十丈底濶三

丈加深四尺二寸
附近横塘等支河共三道共長三千六百五十丈五尺底濶一丈五尺今濬深三尺
梅林塘河一道長二千二百二十五丈底濶三丈加深三尺九寸
附近羅木涇等支河共三道共長二千三百一十丈底濶一丈五尺今濬深

三尺

雲和塘官圩一道長五千一百五十七丈

根潤二丈收頂一丈今加高八尺

修過隨塘大三里等橋梁五座

修築道潭塘腹內圩岸等五條共長一萬

四千五百七十一丈五尺根潤二丈

收頂一丈五尺今加高六尺

浚過城濠共長九百三十丈五尺底潤一

丈加深四尺

又開橫李葑塘等各鄉支河三十九道共

長二萬七千四百六十五丈底潤三

丈不等今濬深四尺

修築過各鄉吳剌史等字圩岸共一百二

十四道共長一十一萬八千四百三

十八丈九尺根潤六尺收頂三尺今

加高五尺

修理過橋梁

七星橋一座

蘧塘橋一座

崑山縣

雞鳴塘一道長三千二十六丈底潤二丈

五尺加深四尺

附近古木等支河四道共長四千四百

七十五丈底潤一丈五尺今濬深四

尺

朱泉塘一道長一千一百六十九丈底潤

一丈五尺加深五尺

附近錢涇等支河二道共長一千五百

二十三丈底潤一丈五尺今濬深五

尺

潘塘一道長九百二十丈底潤一丈二尺

加深五尺

史216-086

附近李涇支河一道長二百二十八丈
五尺底闊一丈五尺今濬深四尺五
寸
陳涇一道長八百八十丈底闊一丈加深
五尺
附近陳浦等支河三道共長一千三百
四十八丈底闊一丈不等今濬深四
尺

至和塘一道長七百八十七丈五尺底闊
四丈加深二尺
附近雙航涇等支河三十一道共長八
千一丈底闊二丈不等今濬深四尺
三尺不等
千墩浦一道長三千三百九十二丈五尺
底闊四丈加深五尺
附近盛浦等支河一十九道共長一萬

六百九十四丈底闊二丈五尺不等
今濬深五尺
蓮城外濠河一道長二千六十一丈底闊
三丈加深五尺
附近蔡涇等支河四十一道共長二萬
二千三百三十一丈七尺底闊二丈
不等今濬深四尺
小虞浦一道長一千五百五十丈底闊三

丈加深五尺
附近諸天浦等支河五道共長三千八
百二丈底闊二丈不等今濬深五尺
不等
大瓦浦一道長五千四百七十丈五尺底
闊三丈加深五尺
附近蓬溫顧昌等支河六道共長二千
六百四十九丈底闊一丈五尺今濬

史246 087

深五尺
大石浦一道長二千二百五十丈底濶三
丈加深五尺
道褐浦一道長三千四百四十四丈底濶
四丈加深五尺
附近郁家涇支河一道長六百一十一
丈五尺底濶二丈五尺今濬深四尺
五寸

夏駕河一道長二千四百五十丈底濶三
丈加深五尺
附近尚仁浦等支河二十三道共長一
萬五千九十三丈底濶二丈不等今
濬深四尺
徐公浦一道長一千八百三十八丈底濶
二丈加深五尺
附近泗涇等支河四道共長二千九百

八丈底濶一丈五尺不等今濬深五
尺
建過吳淞江口閘橋一座
西江橋一座
平橋一座
微微涇口等小橋五十一座
修築過藏字等圩岸共四百七十七條共
長一十九萬七千二百五十丈五
尺面濶四尺底濶六尺加高二尺

嘉定縣
西練祁河一道長四千九百八十六丈底
濶五丈加深五尺
附近莊浦等支河六道共長四千一百
九十八丈底濶一丈五尺今濬深四
尺
東練祁河一道長八千六百三十五丈五

尺底濶三丈加深四尺
附近東斜涇等支河二十道共長一萬
四千十一丈四尺底濶二丈不等今
濬深四尺
南横瀝河一道長六千七百三十七丈二
尺五寸底濶五丈加深六尺
附近公孫涇等支河一十八道共長一
萬二千一百二十八丈底濶二丈不
等今濬深四尺

小婁塘河一道長一千一百五十一丈底
濶五丈濬深八尺
沙浦一道長三千四十九丈底濶一丈五
尺濬深七尺
湄浦一道長二千七百六十五丈底濶三
丈加深八尺
走馬塘一道長二千六百八十六丈七尺

一寸四分底濶三丈五尺加深七尺
附近南樓浦等支河二道共長一千七
百七十丈底濶二丈今濬深三尺
蘊草浜一道長三千三百七十四丈四尺
底濶三丈五尺加深七尺
又濬過田閘楊樹等支河六十一道共長
四萬三千三百五十一丈底濶二丈
不等今濬深四尺

松江府屬
華亭縣
俞塘河一道長一千八百八丈底濶三丈
加深五尺
附近灌錦港等支河九道共長三千一
百九十四丈底濶一丈六尺不等今
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横瀝河一道長一千九百九十八丈底濶

三丈加濬五尺
附近張家港等支河十八道共長七千
九百二十三丈底濶一丈六尺不等
今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沙崗河一道長二千一十四丈底濶二丈
加濬五尺
附近西沙港等支河五道共二千五百
九十四丈底濶一丈一尺不等今濬

深四尺三尺不等
秀州官塘坍塌水缺長九百八十三丈四
尺修築根濶一丈收頂五尺
秀野橋北市河一道長二百六十丈底濶
八丈加濬五尺
西關外市河一道長四百六十丈底濶三
丈加濬五尺
建造三洞迎橋一座

三洞跨塘橋一座
牛滑橋一座
白蓮橋一座
又濬過各鄉南蔣涇等支河一百四十一
道長五萬零七百九十七丈三尺底
濶二丈不等今濬深四尺二尺不等
上海縣
顧會浦一道長八千八百四十五丈七尺

底濶三丈加深六尺
附近八寵港等支河八道共長九千五
百五十八丈底濶二丈五尺不等今
濬深五尺
橫港一道長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丈六
尺底濶一丈五尺加深五尺
附近五寵港等支河七道共長六千六
百六十八丈底濶二丈五尺不等今

濬深五尺
走馬塘一道長一千二百一十二丈底濶
三丈加深五尺
附近俞家浜等支河六道共長七千五
百七十四丈底濶一丈五尺不等今
濬深五尺
馬家浜一道長二千三百四十四丈底濶
二丈加深三尺

附近呂家溝等支河七道共長七千丈
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五尺
沙洪一道長五百二十丈底濶二丈加深
四尺
附近張鎮浦等支河九道共長六千九
十七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五尺
新涇一道長一千二百五十七丈底濶二
丈加深四尺

附近薛家浜等支河八道共長八千八
百四十六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
五尺
華漕一道長一千三百丈底濶二丈加深
六尺
附近中沙洪等支河四道共長二千八
百六丈底濶一丈今濬深五尺
莊家涇一道長一千二百丈底濶一丈二
尺加深六尺

附近西謝水浜等支河六道共長三千
六百三十一丈底濶一丈五尺不等
今濬深五尺
孫家溝一道長二千一百二十七丈五尺
底濶一丈五尺加深五尺
附近東溝浦等支河三道共長三千七
百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四尺

史216 091

周浦塘一道長一千七百六十三丈底濶
三丈加深五尺
附近大踏塘等支河七道共長六千三
百五十一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
四尺
白蓮涇一道長一千三百八十三丈四尺
五寸底濶二丈加深四尺
附近呂家浜等支河八道共長一萬七

千六百七十五丈底濶二丈不等今
濬深五尺
新羅浜一道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二尺
底濶二丈加深三尺
附近上澳塘等支河四道共長三千四
百二十五丈底濶一丈八尺不等今
濬深四尺
趙家溝一道長二千一百三十七丈五尺

底濶一丈五尺加深五尺
附近楊家溝等支河二道共長九百三
丈底濶一丈五尺今濬深三尺
建造曹家橋一座
閘橋一座

青浦縣

艾祁浦一道長二千一百九十二丈五尺
底濶三丈加深五尺

附近青龍港等支河一十五道共長四
千六百八十丈底濶二丈五尺不等
今濬深四尺三尺不等
横瀝河一道長一千三百五十四丈底濶
二丈加深五尺
附近蒸涇等支河一十三道共長一
萬二百七十一丈底濶一丈五尺不
等今濬深五尺四尺不等

小趙屯浦一道長一千六百零一丈五尺
底濶三丈加濬六尺
附近南洋涇等支河一十五道共長一千八十七丈底濶三丈不等今濬深五尺
管浦河一道長二千八百九十丈零五尺
底濶二丈加濬五尺
附近施浦等支河一十四道共長四千三百七十八丈底濶一丈不等今濬深四尺

望河涇一道長一百三十丈底濶三丈加濬五尺
鳳溪塘一道長三千七百九十六丈五尺
底濶二丈加濬五尺
附近沈涇塘等支河一十七道共長二千九百七十九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五尺
金涇一道長一千一百一十八丈底濶一丈二尺加濬四尺
附近六須涇等支河三道共長五百八十六丈底濶一丈今濬深三尺
澥浦一道長七百八十三丈底濶一丈二尺加濬四尺
附近七千濮支河一道長二百十五丈

底濶一丈加濬三尺

常州府屬

武進縣

城內市河九道共長一千八丈底闊二丈加濬三尺
桃花港河一道長六百七十五丈四尺五寸底闊三丈加濬四尺
文亨橋河一道長四百一十六丈五尺底

濶六丈加深五尺
白鶴溪直瀆河一道長二千八十九丈底
濶三丈加深四尺
又濬過各瀆月河等支河共七道長九百
八十九丈底濶三丈今浚深三尺
修築過隆興等圩岸共四十二處共長一
萬三千三百九十丈根濶四尺面濶
三尺今加高三尺

無錫縣
石灰橋河一道長二百四十二丈底濶二
丈加深二尺
附近丁家浜等支河二道共長一百十
三丈底濶一丈五尺今濬深二尺
九里涇西墩河一道長六百丈底濶一丈
五尺加深三尺五寸
伯瀆港口河一道長七丈六尺底濶二丈

五尺加深三尺五寸
伯瀆橋河一道長一千五百九十二丈底
濶二丈加深三尺五寸
附近孫莊浜等支河共七道共長二百
七十九丈五尺底濶六尺不等今濬
深三尺
蘇閭河一道長六百七十二丈五尺底濶
二丈加深三尺

附近許巷浜等支河共六道共長六百
九十丈底濶八尺七尺不等今濬深
二尺
南走馬塘河一道長三千四百一十五丈
七尺五寸底濶二丈加深三尺

江陰縣
舜河一道長一千九百三十二丈五尺有
奇底濶三丈加深三尺五寸

利港一道長四千二百二十丈底濶三丈二尺加深四尺
青暘運河一道長三千七百五十丈底濶三丈六尺加深四尺五寸
順塘河一道長二千一十五丈底闊三丈加深三尺
九里河一道長一千三百四十九丈底濶二丈加深三尺五寸

北橫河一道長六百丈底闊三丈加深三尺五寸
山塘河一道長一千九百五十六丈底闊三丈加深三尺
東西雷溝二道長二千三百二十丈底濶三丈加深三尺
桃花港一道長五千九百五十五丈底濶三丈四尺加深四尺

盧埠港一道長二千七百八十二丈底濶三丈加深三尺
宜興縣
長橋河一道長一百六十五丈底闊五丈加深三尺
新橋河一道長一百九十六丈底濶三丈加深五尺
迎恩坊橋河一道長一十七丈八尺底闊三丈加深五尺

洪巷港河一道長七百五十丈底闊四丈加深三尺
官瀆河一道長八百丈底闊三丈加深三尺
洋溪瀆河一道長三百丈底闊三丈加深三尺五寸
河瀆河一道長五百丈底濶三丈加深三

尺五寸

郝瀆河一道長四百三十丈底闊三丈加

深三尺五寸

中準瀆河一道長二百丈底闊三丈加深

三尺五寸

又濬過各鄉練樹港等支河三十道共長

二千一百七十八丈底闊三丈今濬

深二尺

修築過各鄉顧道等圩岸二十六處共長

三百五十九丈面闊五尺根闊八尺

今加高三尺

鎮江府屬

丹徒縣

油榨港一道長二千七百五十四丈底濶

一丈加深三尺

魯堰河一道長一千三百丈底濶二丈五

尺加深三尺

附近黃堰濶等支河二道共長五百六

十九丈底濶七尺不等今濬深三尺

青培河一道長一千九百八十丈底濶三

丈加深三尺

附近汉河等支河二道共長五百三十

一丈底濶八尺不等今濬深三尺

長山河一道長八百九十五丈底濶三丈

加深三尺

附近出水溝支河一道長三百十二丈

底濶六尺今濬深二尺

寶堰河一道長一千八百九十九丈底濶

三丈加深四尺

附近茅山港等支河二道共長六百五

丈底濶七尺不等今濬深三尺

桃花港一道長二百五十丈底濶二丈加

深三尺
沙腰河一道長二千五百三十八丈底闊
二丈五尺加深四尺
毛沙港一道長一千八百五十丈底闊二
丈加深三尺
孟家港一道長五百九十丈底闊一丈五
尺加深三尺
朱家港一道長六百一十丈底闊一丈五

尺加深三尺
何家港一道長七百八十丈底闊一丈三
尺加深三尺
聶家港一道長一千二百丈底闊一丈五
尺加深三尺
李家港一道長八百七十九丈底闊一丈
五尺加深三尺
太平港一道長七百八十丈底闊一丈五

尺加深三尺
東界港一道長一百五十丈底闊二丈加
深三尺
長生港一道長三百九十丈底闊二丈加
深三尺
錢家港一道長七百五十丈底闊二丈加
深三尺
大廟港一道長七百一十丈底闊二丈加

深三尺
雙水洞港一道長三百一十丈底闊一丈
五尺加深三尺
官沙港一道長五百三十丈底闊二丈加
深三尺
減水港一道長六百八十丈底闊二丈加
深三尺
山北港一道長四百五十丈底闊二丈加

深三尺

丹陽縣

呂瀆河一道長二千五百七十四丈底闊二丈加深三尺

蕭帝河一道長一千七百八十一丈底闊二丈加深三尺

又濬過馬嘶港支河一道長二千八百八十丈底闊二丈加深二尺

金壇縣

陰風河一道長二千七百四丈底闊二丈加深五尺

上青培河一道長三千七百五丈底闊二丈加深四尺

建昌圩河一道長三千二百二十八丈底濶二丈加深四尺

三里岸河一道長三千七百一十五丈底闊二丈加深四尺

分水尖河一道長三千一百九十二丈底闊二丈加深四尺

下青培河一道長九百六十丈底闊二丈加深四尺

又濬過丁角等支河四道共長六千八百八十六丈底濶二丈不等今濬深五尺

周孔教禁革濬河泥頭牌 萬曆二十八年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水利興廢以備蓄洩所關農務綦重要在高鄉各濬溝渠使之深以禦旱低鄉各修圩岸使之堅以救水惟是役不費鄉民各自爲力爲善不意一種市棍號曰泥頭慣與奸胥朋謀蠹食先將各區各圖雜派編役以爲泥頭包攬之門如

高鄉塘長派低低鄉塘長派高一〻東西奔走不支無可如何勢不得不致泥頭包攬在泥頭一攬得銀輒與胥役分受嘻嘻不顧公事間一剷去岍草增高樣墩自以爲開河而河塞如故間一撈起淤泥略塗岸面自以爲築圩而圩壞如故甚至一墩而今年築明年又築終于不築一濬而今年開明年又開終于不開總之利歸于奸胥豪右地方可勝痛恨爲此牌仰本道

官吏即行該府州縣將各區圖細造圖冊不拘高鄉低鄉逐項開載本圖附近某大河某官塘本圖某港某圩岍不問靠塘腹裏一體分段應各業戶自照田畝開若干底面深廣若干逐一具冊一本留府一解院道永不許奸胥撥派動揑弁豪家借用塘長以致紊亂廒包役夫銀永永不乾沒于塘長不亟涎于積棍如有積棍假泥頭爲名包攬妨工者照例問遣不貸

○聶紹昌條上濬築事宜申（萬曆十七年）

直隸松江府華亭縣爲敬陳濬築條規以興水利事案奉院道明文催本縣知縣聶紹昌關開該職詢訪開濬河渠并修築圍田一應事宜務期目前成效日後可循逐一款列上請仰祈允示遵行

計開

一定每年一役之法如華亭縣有八十區區

管數圖共計六百餘圖區有塘長職在督率該年任一區之水利圖有該年職在督率細戶任一圖之水利其法每年輪一人主之八月上役及朞而代此常規也往年之弊坐在法無畫一或差或停任意行止或輕或重任意派撥于是奸胥窟穴其中塘長該年之精神不用之于濬築而用之布置百姓之脂膏不盡之于河岍而盡之

史216 099

使費此一大弊也今將各區水利酌其緩急劑量輕重分爲五工每年定役一工週而復始法既畫一力亦均平巧無幸免拙無獨勞而年年有實濬之河渠實修之圩岸矣

一定工不出區之法今之神奸利於亂撥塘長者不獨淆亂派法那移影射役使不均而各曰槩縣通融實則丁不省役釜塘長

止是一人該年亦不過數人驅而或東或西無難供命也而塘長該年所統率之細戶一圖不下百人一區不下千人小民朝夕營生不離塲畝豈能群數百千人供役于數十里之外勢不得不搜括衆貲以就泥頭之包攬惟易吞鍤春杵而爲銀錢粟米於是百孔千竇從此而出今定爲工不出區之法家家戶戶使可含哺餔而事春

鍤率妻孥以相春杵冬春之交農事未興民間工力乃其所饒且各各自濬其灌溉之河渠而自築其防禦之陡岸民雖至愚亦當倍奮矣

一定冬月興工之法往年役法混淆則撥派有利胥役喜于有事需索百端塘長利于奔走今法既畫一但有拮据之勞絕無乾沒之竇惟有一吁壓捺多方規避推過冬

春便可漏脫一年議者云工不出區之法大弊已革而大利未興正指此也今將一區之內高鄉則討應濬河渠若干低鄉則討應修塘岸若干長短濶狹逐一丈明造冊毎區繪一總圖幷該區圖田畝實數一覽瞭然本縣親令各區圖塘長該年會同本區圖糧長排年從公酌量先分水利緩急次討工力多少均勻搭配分爲五工如

甲已年應興某工乙庚年興某工丙辛丁
壬戊癸五年為率週而復始圖冊既定每
年舉行限定十月中農功既畢塘長該年
赴縣遵照原編工次投領督工白牌分工
告示并工冊工單督率興工定限三月中
農興之日為止如有冬不領工春不完工
區責塘長圖責該年仍委官親臨督責務
完一年分定工次而後已如塘長該年作

弊曠役并有豪猾故意阻撓致悞一方水
利者許令委官指名申究坐罪則往日之
奸棍不復能以虛名漁利今日之田戶亦
不得以偷安廢業矣

一定分段算土之法冬月塘長赴縣照分定
每年工冊具認狀領工後隨該本縣酌係
大工即日親詣勘段派工餘則或行水利
衙官或委別官減從親行而勘派之日塘

長該年會同該區糧長該圖排年眾同分
段務在至公蓋地勢河身隨步換形若一
槩云某河長若干濶若干今應濬若干其
間淺深濶狹難易不同人情必有不均之
嘆工程便無責實之理故勘河之時務盡
其法須駕小舟行河中心用畫准丈竿沿
河點水所測淺深即便冊記兩邊河涯之
際各用一人徒跣而行持竿點水冊記如

之又用兩人于兩邊岸上拽繩而行以量
河面丈尺又用兩人於兩涯水際拽繩而
行以量河底丈尺其測水之淺深量河之
濶狹有有不同處即便釘樁分段逐段編
號他日算工計工全在於此淺深濶狹多
係相同當論丈數分段如原議欲令水深
八尺據現在通流水有三尺此處該去土
五尺矣應作一段算水有二尺之處該去

土六尺矣應另作一段有水淺四尺之處該去土四尺應另作一段其濶狹亦如之分段既明兩岸各釘一長木橛令淺入土中名曰信樁樁上出土二尺上書原編號數及長短濶狹深淺丈尺仍于四旁用土封識不得移動此樁不獨界限分明亦可認記老岸使興工之後不得增高兩岸以虛報河身丈尺而他日逐號派工逐段算工皆有的據第一緊關工夫只在此時也其丈竿三根尺寸須要刻定丈繩一條丈尺須用線繫定又必官府驗准分寸不差方無弊竇惟偏輕偏重之議絕而人人無不奮之功矣

一定計方派工之法分段編號既明而逐段派工當論土方不論丈尺土方之法每去土四旁上下各一丈為一方每方計土一

千尺該一千六百挑每方用起工一人名曰一置擔土二人名曰二挑大凡人夫荷重妙在換肩交擔其力少息乃可長用如從河底升岸從岸遠堆大約相去十二三丈該用二人接挑計每日置挑三人約可去土四百挑計四日積一十二工方可去土千尺名曰一方而置土之人其力稍省法當更番以均勞逸照范文正公河工給米法每日一人給米五升最為中正蓋業戶出食佃戶出力若給銀錢易于生弊若催募民間亦照此例或半支銀錢即以米價准之每土方一丈用人十二該工食米六十如河身廣濶登岸太高堆土太遠亦據丈尺加增接挑一夫大約一人接挑可行八九丈若行河底泥淖中或從底登岸或岸上堆土從卑至高用力甚難其行半

之須一一至地酌量每增路入九丈應增
接挑一人每方該增四工計加工食米二
斗遠近加減悉准此例分段之後此法既
明即萬夫負畚于郊外一人握算于堂中
勤惰不難于立判矣
一定照田均派之法土方折算既明不論優
免亦不論灌溉及與不及查係該區本年
工次即將該區田地一半計畝派方照例

算米如本區有田三萬畝以一萬五千畝
應甲年開河之役以一萬五千畝應乙年
開河之役兩年輪轉互為歇息如一圖十
甲則以前五甲開甲歲之河役五甲開乙
歲之河亦互為循環也如官甲圖戶有田
二百畝則甲歲役田百畝乙歲役田百畝
亦當自為循環不致併累所以不論優免
者浚河本以資灌溉備旱澇為已田耕耨

之計非公家力役之比也至于該區田畝
則五年輪濬次第無不周徧更不當論灌
溉及與不及況一區數里之內幹河技河
大小資灌苦樂原是相通此衆輕易舉之
法亦通力合作之意也即有河道深闊處
五年輪濬册所不及亦不得希圖規避蓋
通流常稔之田尤當效分力協工之義且
十年再勘滄桑不常勞逸均受法始歸一

古記鄉田同井諺稱同區合命揆之理勢
應當如此但塘長該年十年輪當一次督
率之日常少歇息之日常多惟該區田地
人夫兩年一役歇息時少不得過用其力
使為可繼大約以每畝出米二升為止每
上方一丈役田三四十畝或五六十畝如
該區本年工小土方數少不妨減去幾分
多則必不可過也如工鉅難完法當先濬

一半餘俟來年其以後工程遞年挨去但
該區一年定與一役河渠自有開濬之期
而該區一歲之內法無再舉以傷民命又
若區內有拋荒田地及逃亡孤苦鰥寡老
病果係貧難人戶於勘工之日許塘長該
年對衆揭開果無情弊特與免派該區不
得過數百畝以恤與正報害之輩

一定督率工力之法當分段造冊之後逐段
丈尺瞭然目中然後將該區應濬河身共
該若干逐段折算應挑土方若干次將該
區本年應役田地算該每田幾十畝派開
土一方如不係親身赴工者應給佃戶及
做工人夫每方工食該若干每畝應出米
若干逐一算明大書告示張掛工所塘長
該年細算逐段土方計該若干應派某圖
某甲業戶某某該田地若干應濬若干遵

照告示法則逐一開註工冊送縣覆驗無
弊給與印信遵守然後同該年至河公同
輪役五甲業戶分釘夫樁樁上明書土方
丈尺及業戶姓名各人認樁赴工不得躲
避其各圖該年又將本圖應濬夫樁河工
一段填寫工單一紙給與應役人夫以為
計工支米之據每日塘長執官給白牌督
率一區工役該年鳴鑼催趲一圖人夫俱

要常川在河不得少懈至晚該年各就夫
樁將一日濬河人夫塡註工單該年又將
一日內該圖濬河人夫總數報之塘長塡
註工冊以俟比較自與工日爲始每半月
爲一限至期塘長該年將冊送縣查比工
小赴水利衙查比區工不及分數責塘長
圖工不及分數責該年若有頑戶抗拒不
行赴工又不給與佃戶人夫工食又或人

夫支領工食用力不齊許令塘長該年稟
究一二以警其餘若遇風雞雨雪塘長開
報定以晴天十五日為一限二限完工
一定稽查工程之法凡濬築之役督率全在
塘長該年故半月送冊查比而一區之勤
惰立見矣若頑戶最多之處必官府親詣
工所查勘比較人心方有奮勵至如勘河
分段之始及事畢查工之日大工則印官

親行小工則水利衙或委官代之一一將
工冊工單臨河丈量方絕虛報塞責之弊
而稽工之法全以三樁為主初分段編號
時兩岸相對各釘一橛用土封識名曰信
樁又將木橛三根刻記丈尺二釘兩邊岸
底一釘河心與水面平河本無水者與土
平名曰樣樁若有水者除去河水尺寸若
干應將開尺寸釘入土中無水竟將應開

尺寸釘入土中即將逐段冊記明白每比
限時露竿一尺則去土一尺矣工完時樣
樁原刻尺寸盡露則去土盡如數矣須河
心與兩岸樣樁相同方為合式又用丈繩
于兩岸信樁相向拽平立丈竿于樣樁之
上以量虛河淺深如繩在竿十尺上則虛
河深十尺矣取初勘時造定丈尺查之尺
寸不能欺也其逐段中或一戶自濬若干

或數戶朋濬或一甲朋濬若干各認工次
公同塘長該年丈量分認釘橛為記名曰
夫樁總之三樁者稽工之準也冊單竿繩
稽工之具也驗老岸量河身查三樁測竿
拽稽工之法也所憑全以原造河冊為主
一定官助興工之法凡溝渠浜瀆因地附之
蓄洩者多如木之有枝也名曰枝河枝河
工費輕省悉資民力無煩官帑而枝河之

通流全藉大河為之源委如枝葉之有本
幹也名曰幹河若濬幹河先將工程計算
土方明白造冊次將幹河經過區圖合算
輪年應役田畝民力能任幾何其餘工力
須憑官為設處協助方能興工但官力所
開之河亦不必任用泥頭別作分派只就
原分河段信樁及細分夫樁明算土方丈
尺其民力應開者責令自開其官力協助

者即將官帑銀米照土方丈尺給與各夫
仍填註于各夫工單之上以憑稽查但工
單留各夫之手而工冊留塘長之手若有
給散務要眼同對註明白方准給散若各
夫不係田戶佃戶必要親識保認方准給
發恐錢糧入手即便逃竄廢工也若給散
時塘長該年無故阻撓需索及夫親領之
後為之設法侵漁者定以贓究若衙門人

役因而賺取者一體究治

一定照單給米之法官府始終查工全憑原
勘河冊而塘長所司在工冊各夫所執在
工單此一單者計工在此支領工食填註
于此限期比較工畢查驗亦在于此但夫
給一紙大覺瑣屑祇于逐段中每一夫樁
給單一紙或一戶或朋戶總以一單論如
係田戶本身赴工只照告示派開河或係

閑民做工當依單上原填丈尺照例支米
其每日在河開濬工次該年逐日填註其
支領工食數目業戶註明單上方行給發
據此稽查各無欺隱若佃戶做工人夫領
米入手開土不如式樣許業主呈官驗單
清理若佃戶人等遵依赴工土方無悞而
業主抗法不給工食或故意短少亦許佃
戶人等執單呈官追給又如幹河工程浩

大官帑協助錢糧亦明註工單一體查考
一定要害閘壩之法水利之酌盈濟虛全在
乎建閘置壩宋范文正公言修圍濬河建
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郟僑亦云漢唐
遺法自松江而東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
揚子江沿江而西至于江陰一浦一港大
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所以外控江海而
內防旱潦也浙東地形高卑不一今時水
利最善無如寧紹以其講于壩閘之制今

沿海地方不能深濬河渠蓄用山源湖蕩
之水專用江海濁潮淤塞河道為害不小
蓋海水挾有浮沙一日兩潮每潮淀沙一
箬所以旋開旋塞且湖水澄清底泥淤腐
農夫篙取壅田年復一年田愈美而河愈
深濁潮灌田沙積田中用力日薄一遇大
雨浮沙滲入禾心苗生漸槁而所收亦薄

利害懸絕吳人亦未之悟也今議于豐穰
之年值河身開深處相度形勢建閘啓閉
或有當築壩堰者其工料之費俱于該區
田地輪應本年出米濬河數內量取其半
餘則助以官帑此亦美利之當興者
一定助河省役之法凡勘河之法先令該區
畫一河圩總圖次開幹河枝河幾條然後
按圖披冊逐一丈量通計某河若干丈自
某至某而廣若干底廣若干河深若干分

段塡註明白不煩開濬時可計工力儻有
侵占河道致妨水利者亦可以時清理其
該區內有河身深廣通流者載明冊中無
煩工力即一河之身有南段塞而北段通
流者亦有南北塞而中段通流者一一註
明緩濟以省民力但地形水勢變遷不常
法當十年一勘酌量緩急派分工次

〇耿橘議浚白茆等河浦申 萬曆三十七年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爲大興水利以足民足

國事准本縣知縣耿橘關開竊照東南民生之困全在賦稅而賦稅之所出全在水利蓋瀦泄有法則旱澇無患而年穀穫登閭閻樂利

國賦亦不虧矣計吳中民間田租之入最上者每畝不過一石乃糧之重者每畝至二斗七升以外而均徭里甲與漕糧加耗二升賃費之數將及五斗是什五之賦矣以故爲吾民者歲豐僅足輸納而猶有所欠一遇小小水旱輒流散四方逋負動以數萬計焉嗟嗟賦不可減歲不可必元元其何以爲命則惟有水利大興俾歲時無害爲今日救時之急務竊本縣坐落江海之交潮汐三面而至且居蘇常諸府下流諸湖水之北溢者並繇白茆福山等諸港浦入海其水利之利害視他處爲尤鉅而其經理爲尤急也

旱歲叨任於茲首重

國賦催科撫字之暇即進諸父老講求水利之故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瀹決排之方大小緩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規官帑補助之則經營量度之法催督考驗之術一一條畫如左務抒百世之計謀期垂一方之永利勉竭駑駘躬冒勞瘁數年之後期於有成即甲歲待罪巖邑且莫之能然規畫既具其後之賢者繼緒而營之亦職之大願也若擇其簡易者略加濬築非不可以奏捷效而博近功第恐今日之壅塞日深將後來之工程愈難矣如民生何如

國計何如職守何職惴惴焉懼矣

計申報開河法

一照田起夫量工給食范文正公有言荒歉之歲召民爲役日以五升因而賑濟蓋老成長慮之見如此吳民素驕侈傭趁者頗

少況挑河非重其直不應故法莫善于照田起夫量工給銀然照田起夫亦難言矣說者謂有近水利者遠水利者不得水利者及田止二十畝以下者分爲四等除十畝以下者免役外餘以三等爲伸縮蓋往年之役如此今竊以爲不然全邑之田本有不藉水而成者但河有枝幹之殊水有大小之異耳彼幹河引江湖之水而枝河非引幹河之水者乎田近幹河者稱利矣田近枝河者非幹河之利乎若必爲四等之說則奸戶積書朦朧作弊上戶那而爲中戶中戶那而爲下戶近利那而爲遠利遠利那而爲不得利而田少愚弱之氓反差重役卽有控告而堂高簾遠下情難達官卽知矣亦苦于查算之難將置之而不問如小民之偏苦何故開河必觀水勢所

向應用某區某圖之民必無論大戶小戶通融驗派然後于法均于事便于民無擾耳派夫之法先吊黃冊查明該區該圖坐圩田地總數隨令區書將業戶一一註明然後通融算派某河應役田若干畝每田若干畝坐夫一名田多者領夫田少者湊補足數名曰協夫其潮明坍江版荒田地俱豁免如此不惟奸豪無緣規避愚弱不致偏苦而貧富適均衆擎易舉矣

一水利不論役免濬河以備旱澇便轉輸也論田而士夫之田多于小民河成而灌溉之利亦多于小民故同心協力衆地方之大利在士夫尤勤此念若論士夫而優免之則小民獨受其苦大室安享其利恐徒滋怨望而事難成昨歲開濬福山河以此意白之鄉紳鄉紳咸各樂從與工之日倡

率鼓舞工反先于百姓而百姓益蒸蒸子來爭先趨事恐後賴有成績今後凡濬河築岸之事必如往規庶勞逸均而上下悅服

一准水面算土方多寡分工次難易開河之法其說甚難均是河也中間不無淤塞深淺之殊地形亦有高下凹凸之異而土方之多寡工次之難易必有判焉不相同者宋臣郟僑云以地面為丈尺不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分其淺深欲水之東注必不可得夫物之取平者必期于水治水而不師乎水非智也須于勘河之時先行分段編號算土之法若本河有水即沿河點水有淺深不同之處若一尺者即另為一段假如通河水深一尺而有深二尺者即易段也深三尺者又易段也深四尺者極

易段也深與議開尺寸等者免挑段也闊做此各立樁編號以記之隨令精算者逐段計算土方其法每土四旁上下各一丈為一方每方計土一千尺假如本河議開面闊五丈底闊三丈水面下開深五尺每長一丈該土二方又如某段水深一尺該空土方四分實開土一方六分為難工某段水深二尺該空土方八分實開一方二分為易工三尺四尺五尺做此闊做此若本河無水即督夫先于中心挑一水線深廣各三尺或二尺務要徹頭徹尾一脉通流却去水面上丈量露出餘土有厚薄不同之處差一尺者另為一段假如通河皆餘土一尺而有餘二尺者即難段也餘三尺者又難段也餘四尺者太難段也餘五尺者極難段也立樁編號算土如前法但

此乃計水上之土而水下應挑之土可一律齊矣然後通算本河該實開土若干方兩旁得利田若干畝起夫若干名每夫該土若干方分工定宕第從土方土少者宕長土多者宕短齊土方不齊丈尺而後夫役爲至均河形爲至平也

附 打水線法

水線至平也而人心不平奸巧百出如三十三年開福山塘打水線十數日不成管工官皆不知識既識破其術隨設法五里委一官官各乘馬一里委一皂皂各飛奔如是往來不停看其水線不令陰阻乃一日而成奸巧立破何以故渠功少者于水線中暗藏小壩官來則暫決之過則壩住雖土高無水之地而兩頭藏壩中間水不可絕此奸不破高低不明水線爲虛何以知其然也陰壩初決者其水流動不然者其水靜定也

一分工定宕難易有號矣土方有數矣而夫役之來道里遠近不同市野食宿異便而土性亦有緊慢堅散之殊崖岸不無險夷高下之別强者奸者於此爭利爲偷無術以處之亦非盡善之道也然此不可爲之於河濱宜先爲之於堂上查照圖遠近

自頭至尾算定丈尺捱定工次要令遠近適中一一明註比工簿內用印發各千百長照簿豎立夫樁一定不移庶免分爭之擾而亦無作奸之處矣第初時畫河最要的確臨期分宕務秉至公否則吏胥虛報丈尺而實蠹夫慣者有矣强梁之徒夫多宕少者亦有矣大都正官能一一親行自無此弊

一堆土法夫役偷安類于近便岸上拋土不思老岸平坦一遇天雨淋漓此土隨水流入河心條挑條塞徒費錢糧徒勞工力總歸無益必於河岸平坦之處務令遠挑二十步之外照魚鱗法層層散堆若懶夫就便亂拋隨時責究或有老岸高出田上者即挑土岸內相幇以固子岸亦可其平岸之處不得援爲此例倘岸有半坦之處即

宜挑土補塞築成高岸挑上一層堅築一番層層而上岸必堅牢一舉兩得不可姑置岸上云待日後挑築事久人玩貽害河道不小也若田中有漊蕩或原因取土致田深陷者即用河上塡平或岸邊有民房有園亭逼近不便挑土者即令業戶自備椿笆於房園邊旋遶築岸亦兩利之道也

一考工法金藻水學曰勤省視者官廉能也或不省視與無廉能同省視不賞罰與不省視同賞罰不繼續與不賞罰同愚竊謂廉能矣省視矣賞罰矣繼續矣而無考驗之法與不廉能不省視不賞罰不繼續同夫考工之法必先立信椿樣椿以防其奸僞樣椿者用木橛刻畫尺寸與應濬尺寸同信椿則一木橛可已法於號段既定之後每段將畫尺木橛釘入河心與水面平

本河無水者與水線之水面平俗所謂水平椿是也俟開方之後以此橛爲準蓋橛露一尺則工滿一尺矣故曰樣椿却將二橛書明號段直對樣椿釘入兩岸老土深與岸平名曰信椿此椿四旁封識老岸數尺不許拋土塡壓致難認記另具直丈竿一條丈篙一條立竿樣椿之頂捵篙信椿之上以量虛河深淺如篙在竿十尺上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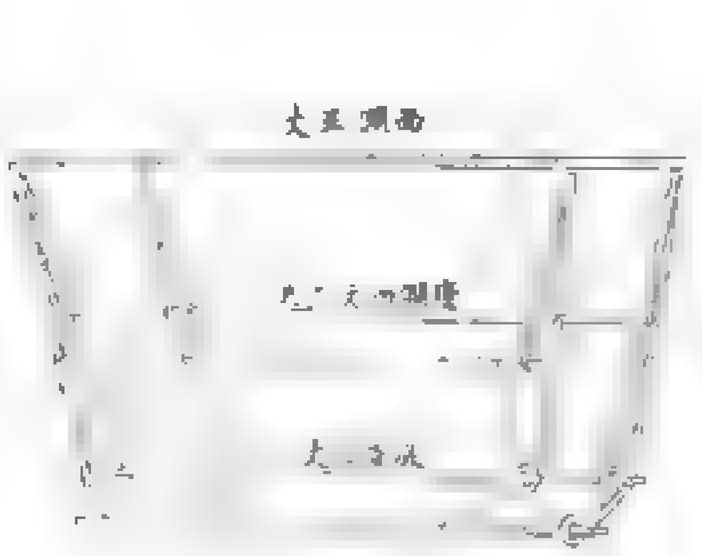
虛河深十尺矣必十尺以下所有尺寸乃
算實工虛河尺丈籍而赦之夫役認宕時
又各立小樁書某字第幾號某千長下百
長某分管領夫某協夫某應濬長若干名
曰夫樁又按仰月形三闊丈尺之數爲橫
丈竿三條俱畫尺寸倣成木輪車架此三
竿每查工之日必携籍持竿拽篙駕車而
往先稽號樁而知其宕之長短即據信樁

樣樁拽篙竪竿而得其工之淺深工完之
後沿河推運三竿車而驗其工之闊狹勤
惰在目賞罰必加而後人力齊工不虛耳
必信樁者慮樣樁之上下其手也又慮老
岸之僞增其高也驗老岸驗信樁驗三竿
車而後僞無容矣迨工完之後復打水線
以驗之有淤滯處隨令復濬務求線道通
流方可決壩放水其或濬深水多打水線

不便則于放水之後用木鵝沿河較蹵木
鵝者用直木一條長與河深平鐵裹其下
端隨濬過尺寸處拴繫長繩兩岸拽之直
立水中循水面而進遇鵝仆處則土高水
淺處也將該管百千長究治仍命撈泥務
如原議分數須木鵝通行無滯然後爲完
工

輪竿式

此如月形也面闊底三闊乃可以滿載水而又經久若止用面底二闊斜陡而下是口斧形易於傾圮矣若上下兩闊是凹笸形更易圮矣



一議分管員役諺曰寧管千軍莫管一夫言無紀律而難御也故督責之法必自下而上繇小及大工程易起每宕百丈必用百長一名分催千丈必用千長一名督催然此役須點該區田多大戶充之蓋大戶必愛惜身家又衆所推服令此輩各照估地千長立一小旗一大旗百長立一小旗各書應管丈尺夫數千長催百長百長催散夫而水利官又專督千百長責任攸分大小相驪然後印官不時親詣稽查考其工次別其勤惰量加賞罰即頑猾之民亦不敢不盡其力矣

附 用千百長法

千百長非身家才幹兼全者不可照戶田虎鼠冊點用十得八九然恐法立弊生大戶田花分而頼小戶於冊首點多及之必先令公正舉報仍參之虎鼠田冊始得人而工不難辦矣

一立章程賞罰勤惰以示鼓舞號段定矣宕分夫集矣催督有人矣然衆力難齊衆心難一若忠勤者與偷惰者漫無勸懲將勤轉爲惰矣今定一河工比簿每十日親查一次是爲一限假如本河自水面而下應開深五尺則第一限要見工二尺爲泥浮易取也二限硬泥難起要見工一尺五寸三限通完深闊如式工大者亦以此法寬立期限凡比工每百長管百夫就以十夫爲一分千長管十百長就以一百長爲一分又立給賞功單若依限如式開完者即給一單日後遇有過犯許齎單贖罪其有奸頑惰工者即查千百長該管十分中一分不及限者責各散夫二分不及限者並

責有長三分不及限者並責千長庶章程立賞罰明而民自鼓舞莫敢翫延矣

一幹河甫畢刻期齊濬枝河凡田附幹河者少而附枝河者多蓋河有枝幹譬之樹焉千百枝皆附一幹而生是幹為重矣然發葉開花結子功在於枝不可忽也彼枝河切近坵圩灌溉之益所關匪細若濬幹河而不濬枝河則枝河反高水勢難以逆上

而幹河兩旁所及有限枝河所經之多田反成荒棄即幹河之水又焉用之法當於幹河半工之時即專官料理枝河責令各枝河得利業戶俱照田論工一齊並舉仍責成該枝河千百長催督務要先期料理停妥俟幹河工完之日先放各枝河水放畢隨於各枝河口築一小壩俟小壩成然後決大壩而放湖水其工有次第焉蓋濬幹河時凡幹河水悉決之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水悉歸之幹河而後小工易成況枝河淺幹河深一丈最易為力若先放湖水則方濬之初水勢必猛此時枝河不能直入必假車戽勞費鉅矣濬河者往往於幹河告成之後心懈而疲置枝河於不問無非曰姑俟異日也而前功廢矣蓋機不可失而勢不可辭其工之

始終胡可弗講也故開濬幹河應給官銀枝河則可專用民力

計查議築岸法

一築圍岸原分難易及子岸法有與同老農有言種田先做岸蓋低田患水以圍岸為存亡也列本縣東南一帶極目汪洋十年九潦室家懸磬棄田而去者過半矣故有田無岸與無田同岸不高厚與無岸同岸

高厚而無子岸與不高厚同今考修圍之法難易略有三等一等難修水中突起無基而成又兩水相夾易於浸倒須用木樁甚則用竹笆又甚則石礟方可成功樁笆黃石宜佐官帑難委民力民力酌量出工工太繁者併佐以官帑二等次難平地築基較前稍易不用樁笆三等易修向有古岸而後稍頹塌者止費修補之力築法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兼補其外此二等岸專用民力三等岸脚闊皆九尺頂闊皆六尺高以一丈爲率又須相度田形以爲高卑大抵極低之田務築極高之岸雖大潦之年而圍無恙田必登乃爲築岸有功耳廣詢父老詳稽水勢能此往昔大潦之水高出一丈則永無患矣其田之稍高者岸亦不妨稍卑惟田有高卑而岸能平齊

則水利大成矣子岸者圍岸之輔也較圍岸又卑一二尺蓋慮外圍水浸易壞故内亦作此以固其防築法與圍岸同脚而異頂如圍岸頂闊六尺子岸須頂闊八尺方爲堅固其脚基總闊二丈須一齊築起爲妙圍岸一名圩岸又名正岸子岸一名副岸又俗名戧塌總之一岸也此岸既成可束水不得肆其橫流之勢而低田可望常稔矣

一戧岸岸外開溝亦分難易圍田無論大小中間必有稍高稍低之別若不分別彼此各立戧岸則一隙受水遍圍汪洋將彼此推諉勢必難救稍高者曰吾禍未甚也將觀望而不之岸稍低者曰吾瑣瑣者奈此浩浩何將畏難而不敢岸如此則圍岸雖築亦歸無用法於圍内細加區分某高某

低某稍高某稍低某太高某太低隨其形勢截斷另築小岸以防之蓋大圍如城垣小截如院落二者不可缺一萬一水潰外圍纔及一錢可以力捍即多及數錢亦可以衆力齊岸乃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法築時要於低田外邊開溝取土內邊築岸內岸既成外溝亦就外溝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內浸內岸以圍低田之稼俾免外入又爲高低兩便之法此岸大略亦有三等一等難修地勢窪下從水築起雖不似圍岸之難工力亦頗稱鉅二等次難其地略低岸亦略卑且平地築起較前稱易三等稍高之地其岸又卑然俱腳闊五尺頂闊三尺高卑隨地形爲之並著民力自築

一圍外依形連搭築岸圍內隨勢一體開河

昔范文正公奏議謂江南圍田每一圍方

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

本朝吳嚴之疏有曰治農之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圍岸取土修築高闊堅固旱則車水以入澇則車水以出夫車水出入以救旱澇吳中之田皆有之但此能禦小小旱澇而不能禦大旱大澇必建閘開渠如文正之議乃盡水田之制而得水利之實且一勞而永逸費少而獲多何憚而不爲也今查各圩疆界多係犬牙交錯勢難逐圩分築況又不必於分築者惟看地形四邊有河即隨河做岸連搭成圍大者合數十圩數千百畝共築一圍小者即一圩數十畝自築一圍亦可但外築圍岸內築戧岸務合規式不得鹵莽其大小圍內除原有河渠水

勢通利及雖無河渠而田形平穩者照舊外不然者定須相度地勢劃田若干畝而開河渠蓋土之不平而水之弗便或四面高中心下如仰盂形者或中心高四面下如覆盆形者或半高半下或高下宛轉諸不等形者外岸雖成其何以救腹裏之旱澇故須因形制宜或開十字河或丁字一字月樣弓樣等河小者一道大者數道於

河口要處建閘一座或數座旱澇有救高下俱熟乃稱美田又不但爲旱澇高下之用而已柴薪草餅借水通船尤便于搬運云

一築岸務實而取土有法凡築岸下脚不實則上身不堅務期十倍工夫堅築其底然後漸次累高加土一層又築一層杵搗其面復鞭其旁必鍬鋤不入築乃堅實法如岸高一丈其下五尺分作十次加土每加五寸築一次上五尺仍作五次加土每加一尺築一次如此用工何患不實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但低鄉水區不患無堅築之人而患無可用之土合無先按圩中形勢果有仰盂覆盆高下不等宜開十字丁字一字月樣弓樣等河渠者查議的確申明開鑿取土以築其岸高下旱澇均屬有救

計莫善矣田價衆戶均出遺糧申入緩徵項下候有陞科抵補不然即查附近有何浜漊淤淺可濬者斬壩戽水就其中取土築岸岸既得高而河又得深尤便之便也然潭塘任陽唐市五罟湖南黽澤諸極低之區往往田浮水面四繞塘涇又圩段延袤大者千頃小者五六十頃中間包絡水蕩數十百處河脉既多而浜漊又深無撮

土可掬求炊無米坐以待斃可乎不可乎本縣再四思維此等處須查本地有老版荒田其報久入緩徵之數年久無人告墾者查明坵段丈尺出示聽民採土築岸又不然查有新荒田與夫九荒一熟究且必爲版荒者與夫年遠廢基遺址不便耕種者查議的確報入緩徵項下俱聽民採土築岸又不然查本地有茭蘆蕩之介止收

草利微蕩粮者申免其稅聽民採土築岸此縱中間不無指棄不猶愈于并熟田而渰之而荒而棄之耶但茭蘆蕩俱占於大姓納百一之稅享十倍之利人所不敢詰官所不能問取之爲難然與大利者無他小害竊又籌之熟矣又不然令民於岸裏二丈以外開溝取土其溝寧廣無深深不過二尺違者有刑夫就岸取土岸高溝深

內外水使岸旋爲土法之所深忌也但離岸遠則岸址寬而溝水未能即浸溝漕淺則受水少而填塞後易爲力如尤涇岸隆慶初年故事乃萬萬不得已之計但所取之溝論令佃戶勻攤田面之土兼備外河之泥一年內務填平滿無令損岸亦可又查此中低鄉土脉有三色不堪用者有烏山土有灰蘿土有豎門土烏山土惟堅硬

而質快種禾茂而多實但湊理疏而透水以之築岸易高以之障水不密灰蘿土即烏山之根入田一二尺其色如灰握之不成團淩之則浸漶無論障水不能即杵之亦不必堅矣豎門土其性不横而直其脉自於水底貫穿圍岸雖固水却從田底溢出欲圍而救之無益也此三者築法必從岸脚先掘成溝深三尺或用潮泥或取別

境白土實之然後以本土築岸其上方爲
堅久此等處俱爲第一等難工宜佐以官
帑

附 魚鱗取土法

田面上四散挑土俗呼爲抽田肋高鄉
以此法換土補田挑田肋留于岸邊罱
河泥蓋于田面而田益熟矣其法方一
尺取一鍬四散掘之如魚鱗相似此法

亦可取土築岸但用力多見功少
一業戶出本佃戶出力自佃窮民惰官爲出
本宜岸塍無不修築及到處損壞特以故
詢諸父老其說有五小民困于工力難繼
則苟且目前而不修大戶之田與小民之
田錯壤而處一寸之瑕並累其百丈之瑜
即大戶亦徘徊四顧而不修又有小民而
佃大戶之田以田非已業業者歲取其稅

則彼此推悮而亦不修或業戶肯出本矣
而佃戶心虞其岸成而或爲他人更佃即
修亦虛應故事或工費浩大望助於官官
又以錢糧無措厚責於民則公私交諉玩
忽因循修無日矣何怪乎田圩日壞而水
旱之災頻催也除一等難修之岸另行查
議外其二三等易修者即令業戶各於秋
成之後出給工本俾佃戶出力修築官爲

省視高厚堅實務如規式若窮戶自佃已
田者查果貧難官給工本開河工本倣此

附 守岸法

正岸六尺通人行旁岸八尺開而無用
宜種植其上法惟種藍爲最上蓋藍之
爲物必增土以培其根愈培愈高種藍
三年岸高尺許其有土名烏山不宜於
藍者或種蘇荳或種菜茹蓋利之所出

民必惜之但禁鋤時勿損其岸若正岸
外址令民蒔葑或種菱其上蓋菱與葑
其苗皆可禦浪使岸不受嚙況菱實可
鬻葑苗可薪又其下皆可藏魚利之所
出民必愛護岸不期守而自無虞矣

總計濬築事宜

一查建水閘范文正公有言修圍濬河置閘
三者缺一不可郟僑亦云漢唐遺法自松

江而東至於海遵海而北至於楊子江沿
江而西至於江陰縣界一浦一港大者皆
有閘小者皆有堰以外控江海而內防旱
澇也夫所謂遵海沿江而至於江陰界者
半係常熟地方自今考之惟白茆港口福
山港口七浦之斜堰僅有閘蹟其他多不
存何也蓋有閘必有守閘之夫寇盜豪强
不利于大閘者十九而江海口地多曠廓

守亦似難且波濤衝蝕水道又有遷徙之
患故難存也然往日閘工費動逾千金銷
毀不逾歲月追論可惜至於圍田之上流
涇浜之要口小閘小堰外抵橫流內泄漲
潦關係旱澇不淺而工費亦儉何不爲乎
所用工費驗田均派如某區某圖應建閘
若干座合用物料銀若干兩得利某圩某
字號田若干畝驗法每畝該銀五釐以下
者民力自爲之倘滿一分者官助二釐壩
堰同此

一水利係湖不係江本縣地勢東北濱海正
北西北濱江白茆潮水極盛者達于迎春
門此海水也白茆以南若鐺脚港六和港
黃浜湖漕石撞浜皆爲海水自白茆抵江
陰縣金涇高浦唐浦駉馬涇吳六涇東瓦
浦西瓦浦滸浦千步涇中沙涇海洋塘野

兒瀆耿涇崔浦蘆浦福山港萬家港西洋
港陳浦錢巷港奚浦三丈浦黃泗浦新莊
港烏沙港界涇等港數十處皆江水也江
湖最盛者及於城下縣治正西西南正南
東南三面而下東北而注之海注之江者
皆湖水也此常熟水利之大經也夫湖水
清灌田田肥其來也無一息之停江水渾
灌田田瘦其來有時其去有候來之時雖

高於湖亦而去之時則溟然矣乃正北西
北東北正東一帶小民第知有江海而不
知有湖不思濬深各河取湖水無窮之利
第計略通江口待命於潮水之來當潮之
來也各為小壩以流之朔望汛大水盛則
爭取焉逾期汛小水微則坐而待之曾不
思縣南一帶享湖水之利者無日無夜無
時而不可灌其田也夫江水寧惟利小抑

且害大彼其浮沙日至則河易淤來去衝
刷而岸易崩往往濬未幾而塞隨之矣厥
害一江水灌田沙積田內田日薄一遇大
雨浮沙滲入禾心禾日焦枯厥害二河水
澄清底泥淤腐農夫箭取壅田年復一年
田漸美而河漸深江水浮沙日積于河而
不可取以為用徒淤河耳厥害三況江口
通流鹽船盜艘揚帆出入地方日受其擾

厥害四欲求水利而袪四害宜何如曰沿
江大小港浦淤淺者隨急緩濬之濬時必
於港口築壩濬畢而壩不決則湖水不出
而江水不入清濁判于一堤利害懸於齊
壤而此河亦永永無勞再濬矣何也縣以
南凡用湖水者未聞有塞河也此不待大
智而後見也獨無良之民偷壩與謠大為
可慮然此亦論其常耳若大旱之年湖水

塌江水盛大滂之年江水低湖水高不妨
决壩以濟之但濬河每先幹河而後枝河
枝河未濬而身高湖水低不能上濟江湖
稍高足以濟之則壩亦不得留矣福山港
小壩正坐此弊吁安得並舉枝幹而成此
悠遠之利乎
一興工止工各定期日凡事預則立不預則
廢令信則從不信則梗矧濬築興大利動
大衆可不奮乎所以預行勘定某河某區
圖應開某岸某區圖應築某區圖應用田
若干畝某字號某圩田若干某民力某官
帑俱註明各河岸下出示三月民無異言
隨刋成册再不更改章程既立衆志皆定
不思縮朒然後每年擇其最急者而爲之
其法每十月滌場之後下令興工官爲省
視至次年三月終東作脩興休工則事有

緒而農不妨工易舉矣
一設處錢糧稍
本朝呂光洵水利疏云將節年未完錢糧凡糧解本
戶侵欠者督令有司設法淸追略倣范文
正公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就令開
濬造册查考夫舊逋係大戶法本當追但
歷年以起解追之而不應孰以帶徵爲故
事今本縣淸查舊逋若命計太倉等衛本
色軍儲一款歷有省存奉帖每石易銀六
錢抵作開夫等項之用遵行在卷維時倉
米已完專徵折色則所存軍儲設而不徵
矣日久日深奸胥得以侵隱那移頑戶利
以拖延烹用其非法也合無遵照舊疏斟
酌時宜將前省軍儲查明欠戶按逋派官
不與徵銀專督工力夫復何辭更不然備
詳允支項下准作本年各役工食乃以見

徵從銀抵放河工之用一轉移間可應急需亦善策也

一出放錢糧有說凡與不容已之役即有必不容已之費定頒設處其在今日庫藏空虛若以濬築爲緩事然水利乃民生粒食之源關闢攸休國計盈縮係焉何置而不問或有以不動錢糧爲得策者蓋錯算查考或於陞遷離任糾纏又或避嫌瓜李畏縮不前嗚呼小民難於慮始可與樂成佐以官帑尚且駭而思避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漫應雖藉興修之名終鮮實效故設處錢糧尤不容已中之至不容已而責庫吏以足色足數包封責千百長以至公至平給散禁門皂需索塞書算之弊端清徹見底天日可矢則事易舉而心無愧錯算查考又何慮哉

一高區濬河低區築岸各隨民便語云種田先治岸種地先治溝不易之道也夫享河之利自宜濬河享岸之利自宜築岸情至順也本縣正西西北正北東北盡高地而正東東南正南西南盡低田高低既異風土人情亦殊驅低區之民而爲高鄉濬河驅高鄉之民而爲低田築岸是舟耕牛航也必不可矣況各方相去動逾百里令裹糧越宿而趨他人不急之役其誰堪之蓋近有踰縣派夫次第開濬之議又有通縣大戶隨急先衆之說職竊以爲不然凡有濬築之事惟于該區中調設民果不足給之官帑不得混行派擾以拂人情而乖衆志則水利之常經也若自茆大工自昔一府通開其勳通縣也又不可以執一論矣

○胡士容興築婁江石塘申　崇禎[illegible]年

直隸蘇州府長洲縣爲興築石塘裕
國便民以垂永利事准本縣知縣胡咨開竊
照三吳向爲澤國而長洲尤復低窪所倚爲障
水蓄水者獨有修築塘岸一節耳其在鄉各圍
疆界塘岸聽民自築外查得婁門外之東接崑
山齊門外之北接常熟葑門外之南接吳江此
又當湖水之衝而爲水陸通途之地則尤其最
緊者也然查照婁塘較之葑齊又自不同蓋其

地如釜底東通大海南達澱湖北連陽城巴城
諸湖名曰至和塘而婁江故道爲東南諸水入
海之尾閭又係軍民一運糧艘出入各上司飛
報舖兵傳遞公文縴夫商賈往來絡繹飛輓必
繇之要道則修築更宜先耳乃每每修築皆不
過編籬爲椗揷木爲樁所以一遇霪霖洪水泛
漲風浪衝決灌田淹路民稱病困徒費徒勞其
亦何濟於事乎職蓋反覆躊躕以爲此非若常

崑之石砌決不可耳已經該職督同水利主簿
張稜臨塘勘量自婁門外下絳埠頭起至崑山
縣界止一帶官塘共計長六千六百四十五丈
一尺內除前任知縣韓原善詳支官銀築過陸
涇壩西張涇等處樣塘一百五丈其未築一面
單岸石塘六千五百四十丈一尺合用海塘青
石每一丈計一層用價三錢七分八釐四層該
銀一兩五錢一分二釐每丈樁木大小十根不

等價銀二錢七分每丈用灰三十七斤八兩該
銀三分石匠鏨鑿做光築砌打樁每丈工食銀
四錢一分斷樁削尖每丈工食銀八釐計一丈
共銀二兩三錢三分總計該銀一萬五千二百
三十八兩四錢三分三釐又夾水內塘八百八
十丈三尺議用黃砂亂石築砌每丈料工銀一
兩二分計該銀八百九十七兩九錢六釐又查
東西龍潭唯亭涇戚家涇等處水勢極深應添

大塘石一層共用石一百三十丈每丈價銀四
錢二分算該銀五十四兩六錢及查坍壞朱涇
憲濟周涇新橋四座共估料工銀三十六兩三
錢四分四項通共該銀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七
兩二錢七分九釐查得本縣四十一二兩年分
原編導河夫銀六百兩屬可支用并查東庫見
貯各院道府項下入官還官變易盜賊失風無
主堪動無礙銀九百六十六兩七錢四分六釐

五毫餘及本縣項下贖罪人犯銀兩已收者併
將支用辦料鳩工趁時興舉餘少銀兩俟補再
行陸續議處申請濟用庶蓄水障水有備無患
而澤國下田少有所瘳不但便民之涉而已矣
　胡上容與築石塘工完中 萬曆四十
直隸蘇州府長洲縣爲興築石塘裕
國便民以垂永利事本本府帖文該蒙
欽差整飭蘇松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湖廣提刑按察
司按察使俞　憲牌備蒙撫按漕鹽四院批該
本縣申詳築造塘工緣係前爭仰府官吏即查
築造婁門官塘工式所估料價是否實數所議
動導河夫銀及見貯各院道府各項官銀中間
恐有不應動支設處另取作何抵補其估用工
料餘少之數作何設處　一一酌議妥當申報等
因備帖到縣　今該本縣知縣胡　查得前項
塘工浩大搜查帑金僅得十分之一　功歸不能
爲無米之炊況當此公私交困之時尤是寔難

非常之舉又不得不多方設處集衆毛以成裘
蓋既圖興利頓于斯民自不敢恤一身之勞瘁
是以殫精畢慮背目嘔心而不遑寧處也及照
原詳各院道入官等項錢糧切恩邀濟之郡宜
備不虞仍請行由但不動支外乞將導河夫銀
與縣所損俸并贖錢共銀八百六十一　兩給發
辦料行委主簿張稜選擇誠謹耆民鄒廉鄒大

淳俞櫟等董督於四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一面興工築造一面勸諭闔郡士民義助餘是鄉紳先達大學士申時行等欣工樂助舉人徐洌等監生翁正學等生員盛際等本縣縣丞汪其俊等商民汪芳黄邦篤等一倡百從共捐助銀三千六百八十四兩九錢七分耆民鄒廉許策夏奉石等奉公好義願捐已資共助築過青石塘一千七百九十四丈五尺監生顧緒餘等助築

過青石塘六十丈五尺生員顧維禎等助築過青石塘八十九丈及蒙撫按兩院并本縣詳罰李廷言等築過青石塘七百二十二丈橋二座又蒙院道府詳允發下變易通倭贓貨銀二千兩監生王騰宇銀一千五百一十兩五錢八分本縣項下罰追胡試等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三分二釐通共銀九千二百九十九兩五錢八分三釐又該本縣親詣塘所備細查核覆估無

容冒破其海青石外塘原估照崑山事例今每丈減去工料銀三錢三分實該銀二兩共給發銀七千七百四十八兩一錢七分築完青石外塘三千八百七十四丈一尺又給發銀八百三十二兩六錢九分七釐共築完黄石內塘二百一十七丈八尺修造宋涇惠濟周涇新橋四座楊涇蕭涇陸市司馬奚涇等橋六座濬水平橋二十六條并東西龍渡成家涇等處水勢極深

處所增添大戶木料等項於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工乾取有耆民嚴顧顧練等及石戶石匠俞朱芳等領狀包固甘結在卷申報外又用過興工破土三牲祭禮等項銀三兩六錢七分竪立過界址石牌城磚砌灰椿木等項工料銀一十一兩三錢三分俱有付案領狀在卷又查得前項塘工大舉仰藉諸臺寵靈得以竣事尤宜慎始圖終恐日後不無水衝坍塌則所宜預

為防備者也今查除通完訖存銀七百三兩七
錢一分六釐內聽會同吳縣吳江見行修築寶
帶橋工二百兩外相應於內動支銀三百兩選
委端謹者預擇買膏腴常稔之田召佃管種另
立印簿歲收花利積貯專抵修塘之用日後或
或衝頹務令估勘明確動支修築不得別項那
放以茲侵沒伏候詳允日一併勒石永垂不朽
餘銀二百三兩七錢一分六釐聽抵刊刻碑石

與夫刷印書冊及備木扁花紅給賞塘工事內
効勞員役等項另文申報

〔一〕胡士容置修塘義田申 萬曆四十二年

直隸蘇州府長州縣為興築石塘裨
國便民以垂永利事案奉各院道批詳前事該本
縣知縣胡士容將塘工省存銀七百三兩七錢
一分六釐內除聽修築寶帶橋二百兩又聽勒
碑刻冊給扁等項銀二百三兩七錢一分六釐

計選經動支銀三百兩喚令原委督工誠謹殷
實耆民鄒廉鄭大淳俞櫟各領銀一百兩選買
沃腴常稔園字等圩上則田共計一百五十畝
每歲收租除辦稅糧外每五十畝應收納租米
三十五石計准銀一十七兩五錢但照官田與
民田不同官佃亦與民佃少異宜較民間稍示
寬恤每五十畝再減租銀二兩五錢止令納租
銀一十五兩計一百五十畝共應取納租銀四

十五兩豐年不增凶年不減歲以為常無容更
變庶幾樂佃樂輸而民無逋稅官有實用矣再
照義田一節田既屬之官田則租亦屬之官租
其非民間之所得侵逋明矣所慮者在官府之
那借掾胥之乾沒耳抑或度支不足遂旁啓別
門而歲月延淹秪視為故事每見吏弊移人即
賢者不免是不可不為之圖永久之策也蓋職
向者區區之意自要塘之外尚欲甬築圩塘以

接松陵北築齊塘以接海虞而偏以民窮財盡
大工不可以一時並舉故任勞任怨止勉而築
此四十五里即復以其餘銀置田若干歲積錢
四十五緡蓋謂日引而月長銖積而寸累度十
年便足爲葺塘之用度二三十年便足爲齊塘
之用後有賢者案覛其事可不必再借力於民
間矣若夫今日之要塘頼諸臺之靈百姓之力
亦既堅厚且十年之內自有匠工包修其認狀

具在而何所用官帑爲即用之或取之一年足
矣豈必歲歲而用之政惟歲歲不用則租可貯
而息亦可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非賢智者
他日之事乎哉伏望詳批嚴諭撒下本縣遵令
勒石仍立爲冊自今伊始田畝分圩開註於前
租數逐年登記於後凡出納之數一一必書其
非塘工以內即一毫不許動支每遇歲終驗數
貯入併送查盤銀及百兩以上即仍令買田歲

收花利如初倘有奸胥冒破及指稱動支於塘
外別用或虛立修塘名色付取充爲公費必吏
引侵欺之律官嚴監竊之條庶田租水利還相
爲濟而台恩憲法永施不窮豈今日之任勞任
怨任謗猶或可諒於數十世之後也今將田畝
圩號坵段及佃戶姓名一併開報擬合申詳

○王時和上達民艱請興水利詳 萬曆 年

直隷蘇州府爲民生日蹙重地可憂懇採末議
以甦極困以興水利事准本府 知府王時和關

前事關開蘇郡繁華冠天下財賦甲東南不意
兆姓顛連析肉見骨若更狃于故常而不加察
覕爲膜外而不加卹謂民命何謂
國本何 職嘗反覆考求其概有四一曰重賦之困 節去全文
二曰加派之困 節去全文 三曰蠲停無實惠 節去全文
四曰水利不疏淪夫蘇田計畝刈穫僅盈幾
石半入

公家半存私室此猶以豐稔論也倘有一二分災
則民僅贏其三矣倘有五分災則粟盡歸於官
矣設遇全災則
國賦難逋惟鬻妻孥變廬舍以賠償矣富者爲得
不流離而貧者何計以免死耶然三吳十歲而
九災者非獨上天降虐困此一方抑人事未修
蓄洩之無備也蓋其地負海襟湖其形如釜其
區三萬六千頃西滙宣歙苕霅荊潤諸水三江
淤塞下流不通有所受而無所歸霪雨不三日
而阡陌皆成巨浸苗稼盡飽魚腹東南澤國何
歲無經旬之雨欲無災也得乎夫三江既入震
澤底定載在禹貢開濬之及時不待智者而後
決也邇歲
廷臣先後具疏部臣陳懋德亦倡言之荷
聖明垂意而論者似泥於經費之浩繁然歷考往
年疏導故牘及採詢今時父老竹略所需金錢

不過二十萬緡而蘇屬歲供本折幾二百萬即
以災年一分之逋欠即足當此畚鍤之經營況
吳淞白茆諸港一開將垂百年永利而松常諸
府利亦不小我
聖主何靳此涓滴不爲吳民拯飢溺耶夫均賦於蘇
州均之最急者也治水于吳下治之最急者也
伏乞疏題請
旨允行則東南萬姓頂戴
皇恩不獨畝畝有賴
天賦亦當充矣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七

書

書以敷陳利病反覆周詳縷筆罄所欲言讀之可暢水學

宋

范仲淹上宰執論水利書

仲淹遇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覩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淹為民之長當取此說為然仍未詳聽惑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為姑蘇四郊略平窊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浚入於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湮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

暑雨復為沴焉人必為荒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東北入於揚子之於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淹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於此耶一日潮高則必消旁末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淹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去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淹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注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潦歲則啟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淹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

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憊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繇饑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易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猶愈於惰而死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淹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

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豈謂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淹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種復請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

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苗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責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横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衛涇與提舉郎官論水利書

涇竊居江湖每見陂湖之利爲豪强所占農人被害無所赴愬澱山一湖廣袤四十里澤被一郡數十年來湖之圍爲田者大半無非豪右之家旱則獨據上流沿湖之田無所灌溉水則無所通洩沿湖被淹民田無慮數千頃反爲不耕之地細民不能自伸抑鬱受弊而已淳熙間令僉書羅點爲使者因閱訂訴開掘山門溜五千

餘畝乃一湖暵標錄是數十年之害一旦盡除
灌溉之利漸復八年間小李太守果不爲災此
利害粲然易見者紹熙初忽爲安天竺寺指占
使司吏輩竝緣爲姦子宜徐丈亦不深究遂掛
給佃後因民詞訴得旨門掲給佃者不曾行
遣小人無所忌憚今春復有頑民數輩約從毁
撤向來禁約石碑公然圍築浙西多仰陂湖之
利非他處比前後朝襄陂湖禁戢最嚴其載甲

令臣僚申請亦多淫非陛辭曾論此事甚許少
定簡專得當錄呈求救也
○黃震代平江府回馬翰裔催泄水書
所在水利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易惟本郡西
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高若建瓴東北
自崑山之太倉連亘常熟其勢又亢若仰盂水
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
反瀦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茫爲一壑而瀕海

之田則枯涸自如古人隨地形而爲之計則亦
畝盡其妙蕩廢壞已久有非一旦可復古人于
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
荆溪而繇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
河以入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摸塘
設堰門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田使
水不得反流而趨內然此特措置四境之高仰
如此若中間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

爲塘浦爲蓄吳地中間不特太湖三萬六千頃
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崑山有陽
城湖他如斜塘等諸漾黃天等諸蕩市宅等諸
村皆蓄水深處脈絡無不與太湖貫通水面闊
遠止藉吳淞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而所藉
者又在塘浦塘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淞江
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繇浦以入
於江塘浦元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二三

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以無水災古人之爲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無存者常考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尚通錢氏有兩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彼固非僅能上續古人之功而偏方小國封疆不廣則農夫之有節落下田歲歲保治惟謹國朝幅員萬里視聽不接內渡生聚益繁各便己私上爲之五堰既以不便木簰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又下爲之堰門十門又爲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爲之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耕墾增闢而壞斥其舊來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去未盡

大汛之擁回反多往復洄洑未去還來而一雨即成久浸矣古人合江浙數郡之規模而成之慮及萬世後人求一己田宅之利便而壞之見止一時壞既久則復之甚難自崇甯以來或請求泄瀉成功蓋但知泄水而海口既高奉非塘浦不可泄故東坡嘗請去吳江石塘王覲常奏開海口諸浦朝廷皆疑不敢行范文正公守吳嘗開茜涇亦止一時一方之利而劉彝提行直謂開海口則反有風濤駕入之憂唯熙甯初郟亶力請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人以修塘吏民喧訴擊登聞鼓卒鳴鐃散衆而止政和六年御筆修平江諸浦三十六閘差察措置通設六十四萬餘工宜和初再措置支見錢四十一萬貫有奇卒又勾收人吏送獄根磨而止今浦閘盡廢尤甚前日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漲非人力可

遏惟復古人之塘浦驅水歸海可冀成功然所費當幾錢所役當幾人大豐州縣既無此等力荒歲饑莩又無此人力縱有之又當歷幾時幾日而成乃欲救其目前之急此泄水一說未可倉卒議也若止從人戶就近泄放則彼此皆水雖欲以鄰田爲壑不可得識者多謂圍田增多水無歸宿然亦只見得近來之弊古者舍水有方之時汙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之後平

陸亦成川澤熙寧八年旱太湖露丘墓街井今漾蕩等處尚有古時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圍田不過因旱歲水減將舊來平地復水處圍行築捺耳就使圍田盡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何能遽徙於事況圍田未易去者乎於今救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發人工將瀕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於水中自爲隄障卬卑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種之此事昨已施行錢物曉

諭近承專官之來又嚴加督催併已差官遍之行縣矣其非不願大發工力爲久遠計而量時度力實非所能更望裁度

本朝

○龔詡上巡撫周忱論水利書

直隸鎮海衛老疾軍龔詡上言

欽差巡撫大人救事的衛莊天特水旱何代無之人事隄防從古而有然惟

聖朝自洪武年間東南田地高下不一而多則豐登曠久則潮旱頻年河港堙塞岸塍摧圮無所資其灌溉注瀉遂至永樂二年大水十四年大旱人民流離餓殍盈路提攜道途盜賊生發原其所係良以失於疏濬隄防之故以致

朝廷憂之

特遣大臣專督東南水利是以連年田地頗得成熟人民頗得聊生近年以來人情怨怠常生於所

易漸覺踈慢各處州縣雖設治農之官而無治
農之實一切文具苟且反生擾害之端倘一旦
或有水旱之臻恐不能無不樂三年十四年之
患訓愚以爲
國家所以爲
國家者以其有斯民也民以食爲天食不足則無
以生無以生則悖亂易作誠
朝廷所宜深憂而當預防者也今執事職居巡撫

斯民衣食根源
國家所係輕重莫大之事尤不可緩如蒙聽納愚
言熟思審處專一提督經略勿事虛文務求實
效如此則災未至而有以備之而小民流離饑
餓盜賊之患不足憂矣

〇龔詡再上巡撫周忱修水利書

竊者僭陳東南水旱必須預防者蓋以
國家租賦從此而出小民衣食繇此而資最爲重
務往年
朝廷憂於未然所以各處州縣特設治農官一員
不使干預雜事專一提督經略當時居斯任者
多得其人綠其責有所歸不得不苦心極力以
營治之雖遇年時調濶亦時常往來巡視不怠
所以岸塍堅固河港流通數年以來民享其利
近年此官罷設惟於本縣自行委官提督奈何
所委者多非其人濫管他事之時常多經年累

月竝無足跡下鄉設或一來不過取其文具應
答而去竟不問其實效如何送往迎來徒增煩
擾其中有等糧里知道理識干係之人於農隙
自行起督工夫修濬其無知者但知剝民苟安
姑息一旦災至臨無所措手所以民受其害
而不可勝言且如今年低處岸塍十壞八九高
鄉河港鮮有流通一值久雨久晴湖水漲泛無
以抵禦潮汐不通無以灌溉遂致稻禾渰沒枯

槁兩皆失之兼之小民田股四散缺食無力父母妻子東奔西走營救不暇呼天叩地所不忍聞小民若楚如此執事備知其情今年被災稅糧當行
上聞必可蠲免惟是小民一年衣食將何所望竊恐饑餓困迫盜賊流離繇是而起當此之時政執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之秋也倘蒙深憐
聖心多方措置督責有司禁其煩苛凡官府一應不急公作悉行停止召集人夫盡力修濬勿事文具勿吝出納務求全濟必使小民咸恩懷德不忍爲非不去鄉土救急之務莫吾於斯稍待水平之日乞爲奏
請各處凡有水旱州縣仍特設治農官一員專管水利敢有違越使者受者各得其罪著爲常令使永遵守更在執事時加體察責問成效驗其能否或有貪殘冗懦及爲斯民害者詢問衆情以

罷黜之或難其人俾得兼授更乞禁奏革弊信賞必罰勿奪農時卹其勞苦以盡人事以回天心誠爲利便此係民情當今急務伏惟執事熟思之

史鑑答巡撫伻鍾書

吳江草莽生史鑑承德音賜召問以生民疾苦令條其上陳凡三件其一開荒田種宜與分豁江南諸州縣北枕大江東濱滄海而太湖之水瀦其中近水之田風雨春漲日削月朘十占四五而糧額尚存未經放免貧民包賠歲歲無已雖經具告官司勘申待報動閱歲年迄無了結胥吏邀求百端剝膚吸髓反以爲射利之資若有錦灰堆之目此之謂也而貧民意欲除豁罷不能寧賣廬舍鬻子孫以副其求是則困窮之中又添一厄也今造冊在邇適當其時若不開除又遺子孫是民之困苦無有息端之時也

宜選清强官屬履行勘報奏請開除則吾民有幸濱病之疾庶乎其有瘳也

史鑑與陳瑀論水利書

近會沈啓南讀吾子所寄書凡有水利一事載與伍僉事[illegible]單鍔之所建白[illegible]足以語此哉但能奉樸實道富豪以捨石為名斂費國家數為金錢役乎實私家耳向非巡撫周公巡按張公郡守孟公合力以遏之則是役成矣役成而有利於民何惜於所費但恐財盡而民窮水利無纖毫之益爾故建議之初上自待從之家中至舉人之為下及胥吏之流無不垂涎衆願則其所以自為謀者非淺淺也是夫也惡足以語此哉夫江南水之爲害者莫甚於湖州蘇州松江三府也地勢既卑自川奔湊湖州西連廣德宣州南接杭州嚴州諸山諸溪之水道於湖而入於太湖與江之巨浸也容[illegible]而過

於江而達於松以放之海則夫官是職者實可斯須而離此地哉其地勢之要害有非他州之可比也其他如常如鎮如杭如嘉地既高亢本不停瀦損其設施固常次之也近當時議設水利官爲之者失於詳究將令帶銜浙憲及府官之人爲[illegible]遠流等官湖山利害不接於耳目慈敘不問於其居何支不問於其心孰肯去妻子舍鄉邑遠[illegible]之於此之鄉以從卑濕之事也或不遑[illegible]行以避之法所在於是乎[illegible]施爲凡有小河[illegible]紙價利其餘資至於人水[illegible]民曾不能望見其旌節尙何待其處分之萬一哉故自設官以來未嘗有一人得職者蓋人之性皆然然雖理勢與所守效使若[illegible]選清[illegible]郎中一員俾令挈其家屬建牙[illegible]居數年之[illegible]

道里既均往來又易又當其要害之處巡視相度不失機宜較之坐守一城之中者利害不可同日語也

國朝永樂初年戸部尚書夏忠靖公治水江南亦以三府爲急巡行勞徠不常厥後以通政使趙公居任蹟而行之此卽往事之明驗也或者又以爲杭州地濱於海海患常作今年西湖水溢入城治水官屬雅宜居此者請有以答之治水之

嚮時不爲常不暇遠舉姑以

國朝言之永樂間海嚙仁和海寧比時雖有治水通政以爲汎而不專

特遣張侍郎發民塞之成化十三年海嚙海寧今都御史侶公方以監察御史巡按浙江飭有按二司官屬塞之于時亦有水利吳僉事在未嘗與力也今年西湖上山崩水溢卒然湧入三司之官相率避於僉憲樓上水利僉事亦在其中未

聞出一計施一策以退水也幸其終亦不能爲災以此觀之則水利之官不居於杭無損於事明矣此則治水之官當年之當然也洛南又以爲若欲開浚壅滯任重而役大需非郡屬之官所能獨辦必得重臣以專任之始克集事衆論以爲當在今戸部侍郎劉公璋又以爲不然劉公循規守之人也昔爲布政今爲侍郎最爲得人若使之以方面恐其[illegible]之才

也以耳目之所聞見者莫如浙江按察使劉公璿當其知歸安也深恤民隱甚有能名陞嘉興

利最爲百姓所服今於巡撫滕公

奏設此官今本官歷中外無不稱知者久矣不審其節行才名比肯何如吾子必詳知之若使其有知無替則舍此人而莫可況其官資已高陞之執政其號日不宜其次莫如前吾嘉郡守孫公定其爲人也毅而有守懿而有文端而有

禮但以前居蘇時屢作權貴故得訪古大地學
視日月照臨率無纖毫之實也官貧尚卑陞之
以重職尊委任之則其所行必有大過人者鑑
鄙大發嫁自守已矣意於世今以五子書中有
足騐名故謬陳管見如右
再宜而憂其民吾子之責也惟冀察萬萬不宣

○答孫與伍水部書

竊惟執事任十當貢禹之學為水部之官近者

河渠紛紛事須熟講難所將不同受
國爲民之心一也前者白茆之役大司空爲
國家興利奮斷不惑遂建不世之業一勞永定不
計小費誠偉誠善然亦多得於天人之助苟不
因天時相地利乘人和未見其濟也今濟川之
役舉在監司執事之條支也平心而熟講
之勢固不得乎今赴江赴海道有遠近稍庫賦
工用有奇貴而道路當然者皆有所起也大疏

鑿河渠本爲
國家興利萬民生福然愚民不見萬世之利先見
目前之憂智者曰鑿白茆之阻而百川速洩吳
淞之尾而東江順事既微矣愚者曰大害既除
小利可緩舊冬力役新冬暫紓茲所以讀然道
路也太湖達婁齊孰速於盤門之鯰魚口達江
陰孰速於無錫之獨山二水既係長橋既多門
宜不待於濟川也或謂光福東通清川西出滸

墅清橫塘以納百川修縱浦以向橫瀝鄙意單
鍔疏有成說勢不得已寧失之緩無失之驟則
天人應微升繁所寧失之輕無失之重則胥好
消民有占田額多而官租不足無阡無陌而居
積鉅萬者監司豈知之乎草茅之人不知忌諱
惟矜而采之

○姚文灝論親行點閱書

昨會從容備聞底謀非執事僕何緣而得此欣

慰欣慰但其中有一事愚心所未諭不敢不質其疑於左右承諭云凡諸隄岸溝渠親行畢覩不惟不能遍且不勝其勞矧小民彼呼深之煩僕隸肆倖漁之毒又云在縣官為之亦且為小以見僕之為之又小之小者也至煩引郭崇韜傳為証執事之意彰彰矣而僕尚闇焉夫為政有體隨時而在非自明理之儒孰能免膠柱之誚哉僕之愚迷其失固多然竊謂勿勞之事無

上下大小之殊有殊者或後世之失也是故天子狥衆諸侯省耕大夫協工士庶盡力昔者大舜負聖人之資攝帝堯之位內而九官分攝外而十二牧分民舜於此時端居冀方總宰宇內豈不稱尊嚴之體免臣庶之擾哉乃與羣后更迭覲巡僕僕然一歲而周四岳所至之處祭天可已祀地可已朝諸侯可已又屑屑然禮器之是修量衡之是較何舜之自小而不自尊也豈

當時岳牧皆不足以辦此歟後世人主則得矣穆然於九重之上和鑾不響而警蹕塵消諸侯無奔走之勞百姓無供給之費執事以為與舜之事孰簡而孰煩耶苟以為非人君之體而不可為則是後世之君賢於舜而舜之事適足以為萬世戒也禹之治水在堯舜重華之下為益稷贊助之上其他佐貳司空之職又不知其幾萬禹者授以成算坐收全功豈不合大臣之

體無細事之勞哉然書稱其乘四載而隨山刊木史稱其手足胼胝何也嘗攷四載云者謂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輴山乘檋也大禹以一人而領九州之水必不得而往取通衢大川相其大勢可矣其他泥淖山徑之處盡遣其屬以行而已不勞焉豈不可哉而禹方且崎嶇跋涉惟恐不及意者拯饑拯溺之心橫於中不暇顧事體之宜不宜也又胼胝云者謂手足皮厚也

是必躬有執作之勞乃至此若但掌畫指揮乎
其間則焦勞或有而胼胝必無論語亦稱其躬
稼是則禹之於水不獨自往又自為之也後之
為人臣者則得矣職位稍崇即自尊大儼然於
僚屬之上孰肯少貶以就勞事曰此有司之守
耳為有司者又復若是曰此百姓之役耳繇是
自百姓而上無復有服勞者何其與禹之見異
也執事謂此皆懲禹之失而不為耶抑道有不

然而不能為耶苟以為非大臣之體而不可為
則是後世之臣皆賢於禹而禹之事適足以為
萬世戒也舜大聖人也禹亦大聖人也古稱其
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僕不聞其以君相自
尊而忽於勞役之事此所以不能無疑於執事
之教也夫舜與世遠典籍遼邈又聖凡不同事
雖為據姑以近世提舉浙西者言之宋時有徐
宗正少[illegible]奇[illegible]先衆廢我

則有趙通攻者巡行阡陌泊宿洲渚若是者如何也
皆可以為戒歟然此又所未見也近日劉都憲
總治張秋文武官僚執役於河上者不可勝數
為劉公者坐乎一堂之上令乎一堂之下亦足
以重
國體而致河成矣乃便服按行日夕隄上泥塗有
所不顧風雨有所不避寧不計官吏之伺候僕
隸之侵漁哉是執事所親也豈亦以為非歟夫

是三公者亦大臣也其事皆載在方冊著在人
耳目僕不聞其以大臣自尊而忽於勞役之事
此所以不能無疑於執事之教也所謂必不能
偏者然矣僕意禹之汲汲如此豈自度其能偏
九有而後為哉亦盡其力之所及所不及者則
亦已矣若預計其不能偏而棄不行焉非聖賢
意也夫子謂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
畫是聖人不責人之中道而廢而責人之畫也

彼討其不能徧而不行者非盡皆所謂不勝其勞者然矣但既已受上之命而用下之望則不得不盡其勞誰敢佚居哉昔韓子論孔席不煖而云聖人非不知安逸之爲樂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聖人未用猶且上畏下憫窮乏況假使見用於時其急又何如哉諸葛武侯亦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夫瘁亦人之所不欲死亦人之所大惡也彼豈獨不近人情哉誠以熊掌

與魚有不可以兼得也所謂小民被呼隷之煩者有之矣僕使往年開連河營呼隷其民於鎮江去年濬諸浦營呼隷其民於海濱已而大修圩岸又呼隷其民於田野若是者皆可以已乎意者擇可勞而勞之不必避號召之煩以佚道使之不必慮怨尤之起也倘謂農田之事百姓之心聽其自爲不待督責則農官不必設水監不必開夏忠靖不必來於前徐司空不必繼於

後矣所謂僕隷肆侵漁之毒者亦有之矣但此輩皆人無往不然頗馭之何如耳得其法雖野外亦不敢肆失其道雖庭中且不能防執事謂一切官僚不出門庭者便能免左右之漁獵乎恐不可因此而廢役也但當嚴其約束減損其人數而已僕每懲此故凡入鄉之日止用門僕一人隷卒六人更無書辦等役露宿皆人單騎之行不謂外人猶復云云也所謂在縣官爲

之亦且爲小者執事之警僕切矣無非欲僕之識其大也然僕以爲不必論其大小是非而已耳故管調政有可以坐理官有可以堂居較文聽訟之類是也乃若水部農官則不然必以舟航爲衙署阡陌爲几席探源索委度高量卑然後爲無負於人苟或不然皆心之所未盡義有所未安欲以辯於世乃賢水部良農官僕未之信也況律有之府縣官他事不許下鄉而點視

圩岸獨不在禁限安得爲縣官爲之亦小也昔者子路爲宰問政夫子告之曰先之勞之明道程子之令晉城也暇時每至鄉村召集老幼而告敎之詩書爲之句讀社會爲之科條夫宰與令亦今之縣官也彼一聖一賢者其所以誨人處已皆不於其大而於其小何也豈古今不同舉措異耶所謂郭橐駝傳可以爲法者執事之警僕者又切矣無非欲僕之不擾人也僕謂柳子此說亦因其警叢脞者耳非以此爲足以盡理官之道而凡爲理者事事當如是也若然則盡力溝洫之聖反不如橐駝之守約也且駝之于樹非茂然無事也先盡其培植之功然後用其棄置之術今則未也隄防未盡修川澤未盡導猶之種樹未及培也而遽以呼集勞來爲戒亦同於枯槁而已矣豈善學駝者哉況彼之所病正以理民者不親視而徒使吏號於其鄉故

小民有饋吏之煩而無得食之實今僕則躬自往來詢其難易勤者勞之惰者戒之與子厚之說似不類執事比而同之僕滋惑焉大柢執事宏達又甚相愛平時議論多所領解此獨未悉者意執事未及見僕之行事初自遠方而歸咻於莊岳之衆未暇爲僕少致思耳若此一事其最不便者官吏忌其精察權長畏其刑威此其騰說倒置賓聚以執事未思之情而聽二者之說此所以累言而累疑也尚冀盡除目前平觀千古遠稽聖賢之迹近審諸子之說必若以爲理有所不可事有所不宜循之則爲債事之轍改之則爲宜民之途明白指趣纖悉開示雖愚迷敢不勵轉圜之節服苦口之劑以一灸人之心以副知己之望哉

○張櫄答張寅論水利書

吳中之水曰震澤曰具區曰太湖一也其西之

南則嚴湖杭天目諸山之原有自苕霅而來者其西則宣歙池九陽江之水有自五堰而來者其北則潤州之金壇延陵之丹陽與宜興之荊山之水有自荊溪百瀆而來者其入海之道雖曰三江而二江已絕吳江南岸又築石堤以便綱運而震澤之水漸以北徙觀於今日自江寧之五堰既治而九陽之水不東注於震澤而西下常州無湖之港瀆以時而修望亭之設堰在

所得已未數年前嚴州有山崩之變水皆南下浙江而苕霅之水為之少殺劉家河閘夏駕浦疏而婁江之塞者以通華亭諸湖之水有所歸而東江之微者以大其為患如澱山湖者亦於是乎少息斜堰決而四湖有洩水尾閭七鴉不復當以諸浦論而又為吳中一大川矣太湖入海之道雖曰三川而其出吾州者已有其二每為宜興所淤湖吾州先被其害一議修治則吾

州獨當其勞思患預防一曰修閘以禦湖沙蓋曰海水一潮其泥一簪新造之浦必設閘以禦潮沙不能壅也在吾太倉除婁江七浦上屬洪闕海潮所不能壅者不必置閘外其諸屢浚屢塞如楊林入七浦湖川入婁江之處與鹽鐵塘南出婁江北通七浦者皆不可無閘其他如石婁港千步涇之類則多置木竇而又旁通月河設為便竇每遇大旱大澇用以濟竇閘之所不

及吐納且以便小舟之往來二曰專職掌以守成業周禮遂人掌邦野稻人掌稼地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旱則引川水於澮以寫之于川宋定興開江兵級專治浦閘黃涇鎮乃其屯兵處議卒以時啓閉常常理其閘外使不至日積月淤而屢煩浚治功不曾百倍耶三曰輕地租以防壅塞吾太倉之田賦雖均而其名尚有曰田曰地

曰山曰池溝塗蕩之興而其賦亦各有等第以
今之壩身名之曰地而比於塗蕩之賦立爲界
畔不得仍前廢棄侵占則壩身可以常存而隄
水易爲力矣四曰慎陞科以抑豪强凡以利爲
名利歸於一人而被其害者必衆豪强欲某兼
併每指溝洫塘浦爲塗蕩而陞科之以升斗之
米易十百千丈之業或塞或沃壞或堰成魚塘
而小民遂無從詰引必嚴禁痛革此弊可也五

曰纂圖志以便考閱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
其籍先時清查圩圖鮮於田賦而未及於溝洫
之制愚意吾州三百有十里必合幾十里爲一
圖圖至皆以塘浦爲界而復備開其各圩四至
之溝洫并圩中之溝洫而備書之俾爲人所共
知則雖欲侵之而册籍并知不可得已禹貢職
方之紀揚州不過數言而山川貢賦民生物產
所繇寓於歲句之際無所不備此聖人之經所

當取法者此五者祗爲備旱計然高鄉之河港
既通亦低鄉之所必繇以導水者也但水性下
因而導則順而易爲力逆而行之則逆而難爲
功故郟氏於低田雖築圩岸欲其高闊浚塘浦
欲其闊深而其於高田設堰瀦水而又浚其經
界溝洫使水常周流浸潤夫然後立堰閘以防
其塞斯可以常無枯旱之患而高低皆熟矣
○柴奇上閣部請興水利書

頃承明問敢進瞽言方切兢慚乃蒙採納竊與
水利實今日喫緊第一議七年之病三年之艾
及今圖之猶未晚也奇恐有以知執事之心不
惟欲活東南百萬生靈之命抑欲培
國家千百世富庶之基也奇謹拜稿爲
朝廷得人賀而後進水利之辭爲執事告焉禹貢
三江之舊不可得而復矣太湖之水惟併於婁
江而流於白茆七浦二浦等入海之道七鴉猶

爲通利而白茅則湮塞成陸水不能不泛溢而爲害故有體國之忠者恒抱將來之慮焉何以言之五代時錢氏竊據一方藉數郡所輸以爲國計竭力經營故有國百餘年止長興一罹水災宋初水利不修東南告歉則取諸淮北諸郡水患逾五十年南渡後日夜講求濬治之法故百五十餘年水災僅一二見勝國之事大率類此

國初亦未見常稔自夏忠靖公經理其地水患始息而周文襄公繼之東南財賦遂甲於天下今仍歲不登公私交困方議措置事輒中止所以難之者蓋不過爲三說所屈耳愚請別白言之爲濬治之難者曰白茆海口漲沙爲梗海潮一日再至停積泥沙雖大興工力濬治數年旋亦壅塞吳往歲之役可鑒也愚竊以爲不然海口漲沙似非人力可爲白茆傍近有馬草浜可五里許濬而廣之可以曲避漲沙之梗往時開濬所起之土悉堆其傍一夕霖雨兩岸傾圮不幾月而河流遂塞勢使然也吳中父老皆以白茆長亘九十里水行迂曲相度其傍有湖漕上接芝塘不過三十里徑入大江但潛水淺狹必須開廣以其事上之監司因欲壞民廬舍墳墓遂不果行今惟復白茅之舊而疏馬草港之水於是爲便於勢爲易舊時港身東起海口西抵芝

塘凡長六千五百餘丈今欲即工之時必擇敢幹之役自芝塘而馬草自馬草而海口每丈計用幾人每人開深幾尺少壯相間畚鍤相繼而復步設徙易幾人搬運新土離置數丈兩岸所長之田悉墾去之若有新升之稅亦蠲實而開除之馬草迤西至白魚洪等處遇有乾淺亦用疏通七鴉支水爲楊林塘爲湖川塘各三十里久已湮塞亦宜濬使通則白茆七鴉之勢駛

疾太湖不能泛溢而爲害矣爲工費之難者曰
方今四隅多盜
輦轂之下工作繁興爲此大舉所費不支欲取之
郡縣耶則饑饉迭臻公私告竭欲請之
朝廷耶則司農少府輒以匱閒徐議而緩圖之可
也愚竊以爲計大事者不可惜小費圖永逸者
不可憚先勞往日己巳庚午二歲水災
朝廷蠲放已及百萬量前日之所放計今日之所

費量今日之所費計後日之所輸孰多而孰寡
耶疏遠小臣固不敢肆意論列草野之間嘗聞
逆瑾之所積以萬萬計無非取之閭閻之下以
飽溪壑之貪者也謂宜合詞上
請無惜數萬之費以建百世之功則范文正公所謂
國之倉庾晉人所謂外府者也往歲開濬白茆
自芝塘而海口長六千五百五十丈凡用五萬
九千人其一時因而助工者亦數處總計用人

凡十二萬用米凡九萬公私耗費亦萬計計今
日之所費宜不出此況乎失業之民不輟轉四
方聚而爲盜監司郡縣竊有隱憂誠能募而用
之興非常之功弭不測之變活垂斃之民一舉
而三善備焉亦何憚而不爲乎爲責任之難者
曰言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善天
下事難往歲
朝廷嘗

命大臣躬爲經理事竣之後或不免於物議焉此當
其事之難也愚以爲大臣任天下之重貴盡一
己之職業不顧在人之是非往歲之役議奪於
衆人之見功虧於一簣之餘非有所損也今日
欲興大工爲
國家計爲生民計豈恐因之以爲前郤耶浙江憲
司雖設有水利僉事分管蘇松等處地方然地
遠而耳目有未及權分而職任有不專事干撫

按勘見制肘弘治間工曹
奏設導河等夫每歲每里僉夫一名折收工價銀六兩其後減收三兩僱倩人夫開挑河道雖若粗有成蹟繼之者乃不然焉亦遂革去今日無謂難其人也忠靖身任其事跋涉泥塗者二十年文襄請截綱運四十萬爲經理費故當時水利疏通爲
國大利

廟堂之上豈無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乎執事具
疏上請
特發內帑
親遣大臣會同撫按諸臣詢問父老相度地宜如前所列先以白茆爲急大舉而濬治之其次疏七鴉之壅塞暨溧陽之五堰復江陰之一十四瀆則可以興百年之利而增重
朝廷之根本若小小興作一二補苴此蓋有司之事非所望於執事者也干冒尊嚴不勝悚仄

（一）王同祖上閣部設吳中治水專官書

王者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唐虞之時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禮六卿之制有冬官大司空闕與無攷先儒講論周禮以大司空之屬逸在五卿若遂師縣師稍人草人之類是也禹之時洪荒草昧故其任職也專周公之時治定功成故其立法也備帝王之制爲萬世程憲若

此我
朝設官大率因周禮六卿之名取大唐六典之法而參酌宋元之舊以成一代之規至爲詳且備矣工部所掌都水虞衡屯田所司可舉而言也外有東南府縣皆有治農專官府有通判縣有縣丞使歲時循行阡陌興修水利以利民田又每遇水災則或
敕巡撫都御史等官治水若正統間侍郎周忱景泰

開侍郎李敏天順間都御史崔恭成化間都御
史畢亨弘治間都御史何鑑朱瑄正德嘉靖間
尚書李充嗣是也或特
敕尚書侍郎等官專治水患若永樂間戸部尚書夏
元吉弘治間侍郎徐貫正德間都御史俞諫是
也或置僉事於浙江專管蘇松水利則自成化
八年始若吳瑞伍性甯士旂是也至弘治中裁
革或

敕工部郎中或主事專治水利若弘治間主事姚文
灝郎中傅潮臧麟是也至正德初裁革末年復
因水災遣郎中朱袞治水未幾裁革嘉靖初復
敕郎中顏如環林文沛治水未幾裁革迄於今仍以
浙江僉事董水利事若蔡乾江良貴蔡時田王
今朱袞是也自弘治以來治水之官或設或罷
率無定制故嘉靖初都御史許廷光都給事中
吳巖相繼論列請特設重臣以任治水之責十

一年大理寺左寺丞周鳳鳴疏
請設專官治水是皆深知東南水利所繫不小故惓
惓焉形之章疏莫有能舉而行之者蓋水利之
官遇水患興修固為甚急若歲豐無虞則坐享
優游似為閒冗故議者輒以為不宜專設殊不
知思患豫防之策要在於平居而久安長治之
規實係於積習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辦也且東
南低下之區歲有水患但大小不同耳大苟水

勢不漲未足為患一遇大水蕩為巨浸有司相
顧束手無策然後聯以聞於府府以聞於撫按
撫按會議以聞於
朝事下戸部覆議動經旬月比及
旨下文移往來勘踏災傷又復浹月徐議所以救荒
之策官廩不足繼以處畫處畫不足繼以勸借
比及關支餓殍已十之八九矣然後差官治水
畫財調役開江濬浦不亦晚乎是皆官不專設

水利之法久廢一旦倉卒遇災遂不可支以至
於此也或曰府縣皆有治農官非專設乎夫治
農官之設固
祖宗良法美意但行之既久不能無弊職任不專或
委以別務賢愚不一或雜以腐才且工力財用
非所能辦不過於歲時督民修築疏導應行故
事而已又焉足以與大事修大功也或曰巡撫
都御史兼之可也夫巡撫之職固無所不統但

其管轄地方廣大政務浩繁欲其專治水利下
行有司之事亦日不暇給矣或曰令浙江僉事
之設專管蘇松水利獨非專官乎是固然也但
名雖專管實則兼治今治所猶在浙江歲時不
過巡行一二次而已至其文移下行有司視爲
末務漫不加省亦不過取具依准回申而已如
此而謂之專官可乎或曰郎中主事昔嘗差委
治水亦專官也然有事則差事已則革廢置不

常久暫不定又焉得爲專官乎愚以爲必如今
日僉事之設專管蘇松水利內職則部寺堂官
可也外臺則副使僉事可也即於蘇州建立衙
門常時住劄其松常鎮嘉湖杭等府不時巡行
及浙東溫台寧紹等府瀕海之區海塘堤岸處
法具在無俟興修者則但委有司督轄之必躬
親往計從行事於蘇松相時立法名前所云水
利農田之事地利有緩急工程有大小次第舉

行以期成效則庶爲專官矣然又須久任責成
假以歲月毋徒苟且止辦目前三載考績覈其
勛業所就量加旌擢雖復遷官仍其舊任如此
行之既久則東南之水患庶乎可弭矣何也蓋
官專而地近則有司知所策勵凡有興作趨於
必行而無廢閣因循之弊任久而法著則下民
安於趨赴凡有工役期於必成而無作輟偷惰
之處是則專官久任爲今日水利之急務如此

其所以量才而授任者則在於持釣衡者焉

歸有光上兵道熊桴水利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

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郟人大考古治田之跡蓋濬畎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荊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鍔本毗陵人故多論荊溪運河古迹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不患其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實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

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别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於行省及都水庸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濬諸水境内豐熟迄張氏之世略見功効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辯

者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識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障彌閩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風汛稍息開甄尾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疏連月水勢泛濫凡尾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北向而流百姓皆臨流歎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内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内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

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尾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與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鼈三吳

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
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
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
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早爲措置米役
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疏導松江
姑且略循近世之迹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漫
水江通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繇跡口入海
亦今年停擋之流備來年将至之水亦救時之
策也有光窃謂非有計處足以俾當世獨荷執
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
裁擇之幸甚

歸有光上知府王儀書

有光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
有光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
武郡志止抄錄案牘略無綱要今所志因之而
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
老得書數種獨取郟氏一二家斷以爲專門之
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惟以三吳之
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
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
三江者迄無定論惟郭景純及後來蔡賈之論
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論謂吳淞江
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
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縣長洲崑山華亭
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
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承太
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
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
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
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
浦白茆並論耶明府又謂楊子江錢塘江何與

於吳中水利有光之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
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
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既失之泥班固
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
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
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
此經文簡略不詳耳有此誠恐論者不知此江

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
夷之論止求太湖下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
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
宋郟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
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據今日河影開挑
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等入海之
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
召募饑民或可即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茭蘆指

以告佃爲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
蕪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
昔宋時園田皆有禁約今姦民豪右占江以遏
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
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
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
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半月非
相知不復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冒開尾請問

及之而明府親循二千石之重敦行古道虛懷
下接乃惓惓以吾民之魚鼈爲憂故特有言耳
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
起問漳水可以溉鄴田乎何不爲寡人爲之史
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
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
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欲死
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

起因往爲之鄰民大恐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
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
利繇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
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即日渡江
遠離節下豈勝瞻戀不宣

歸有光與崑山知縣彭富論水利書

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上荒萊
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

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
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談虎色變
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
定逸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而吳淞
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
南北岸二百餘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
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
東真義浦口以東迄夏駕口至安亭灘落定青
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
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尤浦
徐公浦皆塞九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
重以五六年之旱湖潦生塵嗷嗷待盡而已此
民之所以困也先明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狥
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
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
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

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弁直浦索路港諸地
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
敎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閼
乎生恐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
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
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滙十一十二保之田
開徐公浦滙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
也生恐開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

舉於世俗之未議而決以敢爲之志況此三區本縣最窪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毅然舉行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未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莫如救溺救焚萬不可緩者惟明侯留意焉

（）王世貞與閣下王錫爵書

江南設有水利憲臣議尚未定或有爲當設僉事或有以爲宜復御史者或有以爲宜

特遣大臣者復御史不過仍委兵道多按郡僚臨期一以文移塞責而已下僚多一番承應百姓多一番騷擾至於添設大臣尤屬重程之見彼豈有不避艱劬不求速化如夏忠靖周文襄者況年力愈衰體面愈重費用愈廣何益之有無已則僉事乎於民爲近於簡爲便然竊意則以未煩銓曹議定官府先須撫按計處錢糧今東南民力竭矣救死不贍安能枵腹而事版築若損官儲而借之賑饑則可然倉庾竭矣何所請發而以供役徒且今歲之潦在湖海之漲下流瀰而不受不在上流閼而未洩也第以爲此事宜暫緩唯先有可修築圩岸爲主蓋費小利大目前之至計也若久遠之圖唯

閣下更熟慮焉

（）陸樹聲與巡按李堯民論水利書

承示別劄仰見仁臺軫念窮黎焦勞經畫爲民

民造命者無遺算矣而猶詢及停折德意所加切於乳哺信吳民有二天矣其將百世頌之所論河工已瀦當事者業有成績竊聞之先輩謂治水之大要有二曰蓄曰洩非蓄無以防旱非洩無以禦澇蓋旱則資蓄以灌輸澇則資洩以

疏導非獨有洩而無蓄也故三吳謂之澤國者
水所鍾也如主於治澇欲一決而涸之不幾於
因噎而廢食乎今吳江而下浦港支渠分流而
東者謂之西水西水盛則海潮不能爲越遡緣
支河淺澁西水之來者微綫海潮之至者渾濁
故潮至則勢急而退速潮去則沙留而易凝退
速則無灌輸之實易凝則多淤澱之處如仁亭
所謂水鹹泥濁者或以此也今所慮者潮沙日

積河身漸仰其於蓄洩不無兩妨論者謂吳江
長橋之水迤邐而東繇浦港支渠分流放于海
而下猶之自咽喉而達胸腹腸胃以下注尾閭
者也如今咽喉鯁噎胸腹腸胃壅塞則尾閭雖
通而津液不注關鬲且將不利矣故浦港支河
尤宜濬治務令深下則停蓄流通無所窒塞遇
澇則水得以容納而不至於漫延遇旱則水得
以車戽而不苦於乾暵此兩利之道也乃者閭

閻水道則責令田戶各加疏濬此又不待言矣
今吳淞之工已畢聞之當事者亦將有事於此
僕老耄惰於世故因承下問率爾布此芻恐言
之無當且以犯越俎之嫌也惟仁臺亮之

○趙用賢與水利道許應逵論常熟水利書

吳淞爲上流所急是矣攷宋史自張獻叔及
本朝錢溥皆云松江東南高仰西北窪下其受水分
流之大者曰吳淞黃浦今臺下已濬吳淞於此

兩分之說益再加詳恐上流應濬者不止吳淞
一江而已自此以下其流益分其入海之道亦
益綫析所不及詳數皆常熟人則一邑水道所
身歷而可指數者敝邑居吳郡城東北太湖之
水一繇長洲而下繇巴城而上以常熟崑山爲
尾閭常州諸流則自無錫而瀆望亭宛山蕩而
下無慮數十道亦皆以常熟爲滙故唐宋治水
言上流必於吳淞言下流必於白茆七浦考之

趙霖嘗云自田圩既廢水通爲一若遇南風則
太湖淞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北風反則常
熟水之東赴者亦然是見敝邑形勢最關諸水
衝要其後仟古陳獨作相繼相度皆言常熟之
浦二十四悉北入於江崑山之浦十有二悉東
入於海蓋昔人患淞江不能獨勝太湖之注而
獨重於敝邑如此及前治水諸策莫精於錢武
肅其所設開江指揮專駐常熟范文正時猶益

卒至二千餘則其重又可知今欲盡復二十四
浦之舊必非力所可及若所謂白茆許浦福山
黃泗四浦則似與吳淞江之勢相爲聯絡必不
可緩蓋此四浦者元人嘗倚爲運道至張士誠
據吳不憚勞民大發卒濬之故我
聖祖平吳因置四巡簡於四港之口以當時四港最
大爲鹽盜之出沒也百餘年後漸至湮塞弘治
中都御史何公鑑主事姚文灝並大加開滌今

又百餘年湮塞等於平陸矣夫此四浦者白茆
居邑之正東折而入於海百二十里稍紆東北
曰許浦入江八十里當邑城之北曰福山港入
江最近三十六里西北則曰黃泗浦入江九十
里白茆往爲巡撫海公瑞略加疏濬雖未竟工
海口尚未大利然今流幸猶通數年已來亦賴
其利乃其最遠而切又稍近而易爲工者則莫
若福山一港而已此港受東來直注之水到江
最易宜與白茆并亟其旁多良田頃者漸瘠鹵

不堪矣然而未有言及之者以白茆昔時稱爲
運道其名最著故言者往往先之又福山之湮
已久有勢力之家不著產於此日者敝邑所議
開乃皆在三丈浦奚浦所費亦不貲則以此二
港有三四要人田廬盡在其間故出力得首從
事耳且舊籍所載福山港所開工食大約不過
四千二百有奇以易其之費而成三吳最急之

工亦宜少瞻稗焉不才又聞聞言今海口俱高於內地卽加開治終亦無利此近孩童不解事語昔范仲淹上呂相書其辨江流若高必無姑蘇一語足破千古又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岡身蓋天地之氣至邊則少結以限海潮惟不濬則海口之沙日壅望之似高耳惟臺下先獨此說之謬然後循次修舉又若敝邑目前所極要若築圍一節臺下本及施工於浩河則宜

加意於築圩許光疑曰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郟亶曰築圩可以禦小水而不可以禦大水然則必濬河而又築圩則吳之田利而無患矣若止濬一吳淞譬如人身毛竅八萬四千獨舉一竅治之其餘壅蔽爲害亦不細耳

一趙用賢與兵道李洙論水利書

敝邑居郡城之東北吸浙西苕太湖東洩諸水繇吳江經郡城會於常熟自無錫而北太湖分流及荊溪孟河諸水亦會於常熟常熟在漢唐有三十二港以洩全湖建瓴之勢旱則資湖汶濬則藉分殺故田常稔而有此名至元末獨存四港巳東爲白茆實資爲運道其流最大稍非爲許浦正北爲福山港極西北爲三丈浦至正中亦幾湮廢故江南水災無日不聞爲吳之起首濬四港

聖祖因之故於此四港並設巡司防禦海盜以總勢論蓋太湖之水大半歸於敝邑而正東所受郡城及陽城湖婁江衆流亦下而歸於敝邑故敝邑乃三吳之尾閭敝邑入江諸港無壅則長洲吳江無錫諸邑被其六七矣又以四港論白茆入海稍紆而東計有二十里許浦亦不下百里獨福山港在縣城正北入江僅三十六里最逕而三丈浦則以內邑西太湖之水其利在西北

一方於邑似少緩爲隆慶間撫臺海公嘗濬白
茆一港幾成而去然累年猶少賴之至許浦楊
山二港則置不講頃年惟三丈浦既大濬又旁
及奚浦鹿苑紛紛動衆皆爲一方計又皆爲有
勢力者計耳而邑之大形勢大利害咸未及也
故爲今日前後急計無如擇其近而易爲力者
如福山一港先加開濬然後以次及於白茆許
浦白茆差尤易以海公之濬尚不遠猶能通流

故也福山港一通則郡城直注之水逕從北入
江敝邑長洲吳江諸役可殺其六矣

王熾如曰海忠介於隆慶末開吳淞江北
即疏白茆港以解任匆迫不竟厥功甫數
載而白茆澱淤萬曆初年林江臺奉
特遣至吳所
賜尉書坐濬白茆反覆勘估督率竣役上章纍數千
言叙勞勤之績如甫及梓行刪考謂忠介
糜金錢四萬餘緡而彼催督之迨今猶郡
黎民追忠介吳淞之役戶喫寬口而海虞
一邑謂忠介白茆之役遜孫江臺林文毅
虞人也素持月旦目擊先後之疏治茲談
水利竟無隻字涵江臺此其功罪之案何
如也忠介貞操與日月爭光而白茆遺蹟
竟奉行者不得其法與愚瞽文鼓所篙爲
之沾歟

○趙用賢再答兵道李涞問水利書
辱明問其見當意民瘼蓋東吳無有年不治之
水以地獨卑注內瀦太湖之上浸而四瀆以江
海之洪流故其通易塞少塞則中流溢出而渰
溺之禍歲歲不免蓋在西境則吳江黃浦婁江
諸港最大在東北境入江者則無如崑山常熟
而在常熟獨有四港以分其勢即永可通開江
勢獨重此一邑可知矣往見公再等之如惠店

敝邑當造膝以對

○周永年復吳江縣知縣熊開元問水利書

伏蒙手札下詢水利備見爾心爲纘此百世之永賴非一方之備計仁臺智欲窮五行之先仁能窮萬姓之便故肯究竟此事奈此學久無顓門永年妄意無量亦心長目短茲奉明問僅以聽對大都論水於江北則利在漕論水於江南則利在田顧名思義知水之何以利則治水之大綱在握矣欲求水之利先審水之害害在淤塞則利在疏通害在泛溢則利在停泓而泛溢之病又根於淤塞其要總不出蓄洩二字故攷修之計無如深其浜淒高其圩塍以治田之法治水深者益深則流疾而不至上涌高者益高則防峻而不受潰入此管而奉台諭閘中肯綮得官民同心年歲經理使可久遠絕陽侯之虐惟是大興水利則事關蘇松二郡役費金錢巨

萬而敝邑縣治適介左江右湖之中則言濬決者不能不於此注意東坡所謂盡徙吳江一縣之民者既爲迂論單鍔所謂鑿吳江岸爲千木橋者亦非捷法計惟有用決法於江海之交用濬法於江湖之間而新漲爲勢家所有則眷未動而阱先設是開除之難濬土無別地可積則堆近於岸而還復於水是安頓之難作壩以濬水務竟而壩根猶在則泥沙即以漸聚插竹結草以捕魚捕久而水面各分則茭葦即以潛滋是洗刷之難且無論是諸難而淺深廣狹須用倉舒秤象若水量江之術相勾較非坐談之容所謂俠其圻吻也明問所云泛舟規度插木表記誠所不容已者即當嘉靖間修邑志時沈憲副亦借自邑丞乘舫周遊而其書若圖始就況即思約計工費而可憑空指畫乎前聞台委各區總圖報水利十事惠此庫欲虛應故事曾辭

僭承行吏書云各區須開明本區大小湖港若干小水浜瀆若干其大水通流者從何而來從何而去何年何處曾塞何年何處曾開共二都南三都西之水竟有向入湖而今出湖者務須審實註明又須逐區挨聯畫成圖本以便按續成帙它日郡邑水利官按圖臨視有不合者責歸開報之人不卻吏書區總苟以鄙言從事不仁者既垂念此事或即可因修志以圖治水得

紙諭各承委者一番使其及時開載亦可據以爲案而更加辨析也其太湖向係吳松江入海者是其大道今長橋左右既皆變作民居民田湖水無從直來龐山湖亦半成蘆蕩湖水無從盡去是江與湖且仰有間阻矣何論海口數年前嘗泛吳淞巳見彌望今更不知江而所存何似日侯塘當過吳淞之在嘉定境者當其曾人少時尚見一日兩潰今可跨而越矣似此

不盡成高阜不止耳自城東而抵松郡不過五十里距海則更百里而通太湖以不待從長橋直東只得迤邐而南從微浦橋入斥廣東出者爲多幸東路有白蜆江等當闊大處可受以轉達於松之澱湖不盡恃龐湖與吳淞爲承受耳若講求水利之書以所見則有江臺所刻三吳水考悉吳中之事沈啓副所作吳江水利考切邑中之事皆足資考鏡者也

志

志以徵實在先朝唯尊信史凡有詔令並系全文之中

本朝則蒐拾遺編務存典確而勦襲者不入

宋[illegible]

脫脫等宋史河渠志一

開寶閒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天禧四年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浚古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准之請也二年二月甲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城堰

又即望亭堰置牐而不用及因濬河隳敗古涇函石牐石𥔲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知縣郟亶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棊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循略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隄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十一月命亶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浙西涇浜淺涸當浚浙東隄防川瀆湮沒當修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犇牛皆置牐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𥔲石木溝並委

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猶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㦛建言呂城牐常宜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爲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奔牛澳牐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牐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洲澳牐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牐通治之崇寧二年詔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濟吳淞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千有奇爲緡錢糧斛十八萬三千六百乞置幹當

官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爲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役大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案已開之江遇潮沙淤澱隨卽開淘若他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司往來被賞人以爲濫六年三月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講夫開江而總領無法役人暴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爲害未嘗按實究罪反蒙推賞何以厭塞

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體量提刑司言開濬吳淞青龍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十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今未退於是元相度官轉運副使劉何等皆坐貶降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乞開江濬浦旣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利者詳究利害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詔曰禹貢三江旣導震澤底定今三江之

名既失其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臣檢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圩岸以聞於是復詔陳仲方爲發運使屬官措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三年兩浙監司言承詔按古迹導積水今請開淘吳淞江復置十二牐其餘浦牐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田被水圍勸民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所具三江或非禹迹又吳淞江散漫不可開淘泄水遂命諸司再相度以聞四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洞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常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之十月戶部言乞如兩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濟水之地立隄防之限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者略做周官遂人稻人溝防

之制使合衆力而爲之詔可政和元年十月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創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州鑑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爲平江府潤州爲鎮江府六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言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卽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瓶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於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四年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開鑿渺五百餘艘閘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濬治是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置牐隨潮啓閉歲久湮塞致積水爲患其令守臣莊

徽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牐於是發運副使應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先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六所秀之華亭縣欲並循古法盡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仍舊置牐八月詔戶曹趙霖相度役興而兩浙地方擾甚七年四月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騷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重和元年六月詔兩浙霖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緣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趙霖為提舉常平措置救護民田賑恤人戶毋令流移失所八月詔加霖直秘閣宣和元年二月臣僚言江淮荊浙閩荒瘠彌望率古人一畝十鍾之地其堤閼水門溝澮之跡猶存近絳州民呂平等詣御史臺訴乞開濬熙寧舊渠以廣浸灌頗加獎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且廢矣何暇復古哉願詔常平官有興修水利功效明白者亟以名聞特與褒除以勸能者從之八月提舉專切措置水利農田所奏浙西諸縣各有陂湖溝港涇浜湖濼自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檝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丈尺四至並鐫之石從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降兩官六月詔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凡役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已見成績進直徽猷閣仍復所降兩官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措置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子諲同發運使呂淙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閎同廉訪劉仲光漕臣孟庾專一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牐啓閉有時比聞綱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

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司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里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靖康元年三月臣僚奏言東南瀕江枕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曆間民始盜陂湖為田後復田為湖近年以來復廢為田雨則被澇旱則枯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無計可脫悉歸御前而漕司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算可乞盡東南廢湖為田者復以為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害馳奏以聞八月戶部言命官在任與修農田水利依元豐賞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轉一官下至百頃皆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千頃增立轉兩官減磨勘三年賞爲太優詔依元豐紹聖舊格施行

○脫脫等宋史河渠志

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牐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今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牐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繇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閶門至常州有楓橋滸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

如遇西風湖水繇港而入皆不必濬惟無錫五瀉牐損壞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陽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卬雖有奔牛呂城二牐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爾乾涸運河之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爲然至嘉定間臣僚又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係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牐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來年鎮江牐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

（脫脫等宋史河渠志）

潤州水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奏禁練湖占佃增置斗門石䃮補隄防乾道七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寖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爲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圮闕不能貯水強家因而專利耕以爲田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立爲盜決侵耕之法著爲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慶元五年兩浙轉運浙西提舉言以鎮江府守臣重修呂城兩牐畢再造一新牐以固隄防庶爲便利從之

（脫脫等宋史河渠志）

常州水隆興二年本州守臣劉唐稽奏開申利

二港孟瀆百瀆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詵等請
浩蔡涇牐及開申港上流橫石次濬利港以洩
水勢六年三月又命兩浙運副劉敏士浙西提
舉芮煇于新涇塘置牐堰以捍海潮楊家港東
開河置牐通行鹽船仍差牐官一人兵級十五
人以時啓閉挑撩五月又以兩浙轉運司并常
州守臣言與築五瀉上下兩牐及修築牐裏堤
岸仍於郭渚港口舜郎廟側水聚會處築捺硬

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管鑰匙遇水
深六尺方許開牐通放客舟淳熙五年以漕臣
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浚無錫縣以西橫林小
井及奔牛呂城一帶地高亢淺之處以通漕舟
九年知常州章沖奏疏治本州港牐溪湖詔令
相度開濬嘉泰元年守臣李珏奏濬漕渠以便
綱運修建望亭上下二牐固護水源從之

(一)脫脫等宋史河渠志 九

蘇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度兩浙漕臣陳彌
作言疏濬崑山常熟縣界白茆等十浦約用三
百萬餘工其所開港浦並通徹大海遇潮則海
內細沙隨泛以入潮退則沙泥沉墜漸致淤塞
今依舊招置闕額開江兵卒次第開濬不數月
諸浦可以漸次通徹又用兵卒駕船遇潮退搖
蕩隨之常使沙泥隨潮退落不致停積實爲久
利從之淳熙元年詔平江守臣與許浦駐劄

戚世明同措置開濬許浦三旬訖工

(一)脫脫等宋史河渠志

秀州之水境內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
三曰當湖四曰陳湖東南則柘湖自金山浦小
官浦入於海西南則澱山湖自蘆瀝浦入於海
西北則陳湖自大姚港朱里浦入於吳淞江其
南則當湖自月河南浦口澉浦口亦達於海支
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孫大雅奏請於諸港浦

分作牐或斗門及張涇堰兩鄉築月河置一牐其兩柱金口基址並以石爲之啓閉以時民賴其利淳熙十三年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上言華亭新涇塘招賢港牐廢毀莫禦鹹潮傷禾乞加修築上曰此牐須當爲之方今邊事寧息惟當以民事爲急民事以農爲重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爲農而下今置牐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十五年以兩浙路轉運判官吳坰奏請命浙西常平司措置錢穀勸諭人戶於農隙併力開濬華亭等沿海三十六浦湮塞決泄水勢爲永久利乾道七年秀州守臣丘密奏修華亭新涇堰捍禦鹹潮從之尋詔特轉丘密左承議郎今所築華亭捍海塘堰趂時栽種蘆葦不許樵採九年又命華亭縣作監牐官招收土軍五十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來損處時加修捺令知縣縣尉並帶主管堰事則上下協心不敢廢壞淳熙九年又命守臣趙善括悉發一萬工修治海鹽縣常豐牐及八十一堰壩務令高牢以固護水勢遇旱可以瀦積十年以浙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即開西牐堰放水入泖湖爲一縣之利

劉棠松郡水利志

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崑山之顧浦五年轉運使王純臣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令縣官教誘殖利之戶自作塍岸定其勸課爲殿最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彥開松江之白鶴滙如盤龍之法崇寧中郟亶又濬治之皆爲民利

劉棠松郡水利志

紹聖中浙部水溢轉運副使毛漸奏請撥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海

無錫芙蓉湖武進廟堂港常熟疎涇梅李以入揚子江又開崑山七鴉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會二浦東南濬栢湖新涇下金山小官浦悉入於海自是水不爲患

○劉棠松郡水利志

政和中提舉常平官興修水利欲涸亭林湖爲田盡決堤堰以泄湖水華亭地勢東南高西北低甲大抵自三泖五浦下注松江以入海雖

決諸堰湖水不可泄鹹水竟入爲害於是東南四鄉爲斥鹵之地民流徙他郡中間州縣官懼其害復故堤堰獨罷新涇塘以通鹽運潮漭久衝突塘口至闊三十餘丈鹹水延入蘇湖境上（陰[illegible]四字[illegible] [illegible]）是歲八月邑人右正言許克昌力言於朝時丘密以太傅除知秀州奉命行視與令佐親議以新涇塘潮勢湍急運港距新涇二十里水勢稍緩於是築四縣大務堰

於運港始九月二十六日終十二月二十七日併築堰外諸港及運港之兩岸東岸自堰至徐浦塘二十四里十七丈西岸自堰至柘湖二十三里上闊六尺下闊一丈五尺高六尺明年正月遣御史蕭之敏按視還奏詔丘密秩復扭九年以招復流民又明年正月遣中使宣諭守臣張元成增築二月特設監堰官一員土軍五十人留司碩林亭以防鹽運私發當堰後堰外潮

潮沙淤牢不可壞二州之田得免鹹潮浸灌之患所築諸堰具列於後

運港大堰闊三十丈深三丈六尺厚二十丈九寸

蘆涇堰闊一十五丈深三丈五尺

黃姑涇堰闊五丈深一丈五尺

張涇堰闊一十二丈深三丈

老鬼涇堰闊二丈深一丈

何家涇堰闊一十丈五尺深二丈
蕃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六尺
徐家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八尺
邵家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八尺
新開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八尺
招賢涇堰闊一十一丈深二丈八尺
管家涇堰闊三丈深一丈四尺
張涇堰闊三丈深一丈

戚家涇堰闊六丈深二丈五尺
丫叉涇堰闊五丈深二丈二尺
吳塔涇堰闊一十丈三尺深二丈六尺
蔣家涇堰闊七丈五尺深一丈六尺
竹岡堰縣東六十里
沙岡堰縣東七十里
按徐碩嘉禾志又有防海鹽居石湖隄塘鹹堰將軍堰通前凡二十餘所自增築海塘諸堰皆廢今所存者惟張涇一堰一閘故時港名亦多改易不可考矣

○劉掌松郡水利志
前進士胡悟開二江五匯夫三江包於太湖五匯三十六浦四十二灣常曲為之制則水有所歸水不為患乃詔給簿尉條隨司門員外郎李公傳相度開浚三江積水後轉運提刑提舉司官開濬吳淞江瀝塞去處自大盈諸浦洩水入

海凡用二百二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五工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九十八貫石

○歸有光嘉靖開江志
吳淞江南岸

張家浜　戴家浜　肖浦
古江　南蹌浦　上海浦
大盧浦　西盧浦　新涇
魚浦　小許浦　盤龍江

饑儀浦　周涇　西昔涇
赤眼浦　華湖浦　淮浦
朱墅浦　艾祁浦　青龍江
浦家江　大盈浦　梁紀浦
南辟浦　直浦　趙屯浦
内動浦　石浦　道褐浦
金竈浦　蕭市浦　陸虞浦
千墩浦　任浦　潭澱浦

同丘浦　諸天浦　張浦
帆歸浦　大直浦　少里浦
東齊浦　剎力浦　吳浦
界浦　冉直浦

吳淞江北岸

江灣浦　坊浜　唐莊浦
東彭越浦　西彭越浦　趙浦
大場浦　桃樹浦　下槎浦

中槎浦　上槎浦　石橋浜
新華浦　封家浜　李墅浦
上棧浦　何浦　陸皎浦
東黃渡浦　衷浦　西黃渡浦
桑浦　顧浦　安亭港
徐公浦　北澗浦　大瓦浦
小瓦浦　蔣浦　三林浦
金城浦　顧幕浦　木瓜浦

下駕浦　天明浦　新洋浦
馬仁浦　小虞浦　大虞浦
良里浦　新瀆浦　下里浦
黃瀆浦　及野浦　界浦
曹涇　六市浦　管簾浦
張浦　戴墟浦　陸涇
廟涇　篩涇　青丘浦
索路港

右嘉祐所開新江淞江自湖口來入海兩
岸皆浦形如百足今有見在通流者或塡
淤僅如溝瀆或沒不復見而地名猶存皆
可尋究酈道元水經注云東南地卑萬流
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瀆雜以悉數
酈氏生長北方未嘗親見蓋以意度之可
耳[illegible]觀吳淞江兩岸港浦永樂二年夏患
靖擊崑山嘉定諸塘浦引吳淞江入劉家

河於上海滸范家浜接黃浦而於江之東
段初不施工蓋已失水之勢矣

元

宋濂等元史河渠志

練湖在鎭江元有江南之後豪强之家於湖中
築隄圍田耕種侵占旣廣不足受水遂致泛溢
世祖末年參政暗都剌奏請依宋例委人提調
疏治其侵占者驗畝加賦至治三年十二月省

臣奏請依江浙行省議合依宋制設夫修濬練
湖瀦蓄湊水并疏治運河自鎭江路至呂城壩
長百三十一里計役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
可畢又用三千餘人濬滌練湖九十日可完人
日支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行省行臺分官監督
所用船物今歲預備來春興工合行事宜依江
浙行省所擬旣得旨都省移文江浙行省委參
政董中奉率合屬正官親臨督役於是董中奉

言所委前都水少監榮明州知州任泰政鎭江
路總管毛中議等議練湖運河此非一事宜依
澱山諸湖農民取泥之法用船丁駛船三人用
竹箭撈取淤泥日可三千載月計九萬載三月
之間通取二十七萬載就用所取泥增築湖岸
自鎭江在城程公壩至常州武進縣呂城壩河
長百三十一里一百四十六步擬開河面闊五
丈底闊三丈深四尺與見有水二尺可積深六

尺所役夫於平江鎮江常州江陰州及建康路所轄溧陽州田多上戶內差倩若濬湖開河二役並興卒難辦集宜趁農隙先開運河工畢就濬練湖省準所言與都事王徵事等於泰定元年正月至鎮江丹陽縣治各監工官沿湖相視上湖沙岡黃土下湖茭根叢雜泥亦堅硬不可箇取又議兩役並興相離三百餘里往來監督供給爲難願以所督夫一萬三千五百十二人

先開運河期四十七日畢次濬練湖二十日可完繼有江南行臺侍御史及浙西廉訪司副使俱至乃議首事運河備文咨稟遂於是月十七日入役二月十八日省臣奏開濬運河練湖重役也宜依行省所議仍令便宜從事役各監工官言已分運河作三壩依元料深闊丈尺開濬至三月四日畢工數內平江崑山嘉定二州實役二十六日常熟吳江二州長洲吳二縣實役

二十八日餘皆役三十日已於三月七日積水行舟又監修練湖官言任奉議指稱元料增築隄堰及舊有土基共增闊一丈二尺平面至高底灘脚增築共量斜高二丈五尺依中堰西石礎東舊堤臥羊灘修築如舊堤高闊已及所料之上者遇有崩缺修築今完中堰西石礎五百婆隄西上增高土一尺有缺亦補之五百婆隄至馬林橋隄水勢稍緩不須修治其隄底闊有

滲漏者窒塞之三月六日破土九日入役至十一日工畢實役三日歸勘任少監元料開運河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畢濬練湖夫三千人九十日畢人日支鈔一兩米三升共鈔萬八千一十四錠二十兩米二萬七千二十一石六斗實役夫萬三千五百十二人共役七十三日支鈔八千六百七十九錠三十六兩糧萬三千十九石五斗八升比附元料省鈔九千三百三十

四錠三十四兩糧萬四千二石二升其練湖未畢相視地形水勢再議參政董中奉又言練湖舊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人於本路州縣苗糧三石之下二石之上差充專任修築湖岸設提領二員壕寨一人司水三人於有出身人內選用工部議練湖所設提領人等印信仰同湖兵並咨本省遍行議擬又鎮江路言運河練湖今已開濬若不設法關防徒勞民

力除閘本路達魯花赤元魯失海牙總治其事同知哈散知事程郇專管啓閉斗門行省從之

宋濂等元史河渠志

浙西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為吳淞江東滙澱山湖以入海而潮汐來往逆湧濁沙上湮河口是以宋時設置撩洗軍人專掌修治元既平宋軍士罷散有司不以為務勢豪租占為蕩為田州縣不得其人輙行許準以致湮塞不通公私

俱失其利久矣至治三年江浙省臣方以為言就委嘉興路治中高朝列湖州路知事丁將仕同本處正官體究舊曾疏濬通海故道及新生沙漲礙水處所商度開滌繪圖呈據丁知事等官按視講究合開濬河道五十五處內常熟州九處十三段該工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二昆山州十一處九十五里用工二萬七十四日役夫四百五十六宜於本州有田一頃之上

戶內驗田多寡算量里步均派自備糧赴工疏濬正月上旬興工限六十日工畢一年一次舉行嘉定州三十五處五百三十八里該工百二十六萬七千五十九日支糧一升計米萬二千六百七十石五斗九升日役夫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六十日了畢工科浩大米糧數多乞依年例勸率附河有田用水之家自備口糧佃戶傭力開濬奈本州連年被災今歲尤甚力有不

逮宜從上司區處高治中會集松江府各州縣官按視議合濬河渠華亭縣九處計五百二十八里該工九百六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二役夫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四人日支糧二升計米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七石六斗四升上海縣十四處計四百七十一里該工千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五十二日役夫二萬六千一百三十四人日支糧二升計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一石四升六十日工畢官給之糧備民疏治如下年豐稔勸率有田之家五十畝出夫一人十畝之上驗數合出止於本保開濬其權勢之家置立魚簖并沙塗蘆葦者依土出夫其上海嘉定連年旱澇皆緣河口湮塞旱則無以灌溉澇則不能流洩累致凶歉官民俱病至元三十年以後兩經疏闢稍得豐稔比年又復壅閉勢家愈加租占雖得徵賦實失大利上海縣歲收

官糧一十七萬石民租三萬餘石略舉似延祐七年災傷五萬八千七百餘石至治元年災傷四萬九千餘石二年十萬七千餘石水旱連年殆無虛歲不惟虧欠官糧復有賑貸之費近委官相視地形講議疏濬其通海大江未易遽治舊有河港聯絡官民田土之間藉以灌溉者今皆填塞必須疏通以利耕種欲令有田人戶自為開濬而工役浩繁民力不能獨成繇是議上海嘉定河港宜令本處所管軍民站竈僧道諸色有田者以多寡出夫自備糧作治州縣正官督役其勢豪租占蕩田妨水利者並與除闢本處民田稅糧全免一年官租減半今秋收成下年農隙舉行行省行臺廉訪司委專官擇華亭縣崑山常熟州河港比上海嘉定緩急不同雖為一體從各處勸農正官督有田之家備糧併工修治若遇興工陰陽家言癸亥年動土有

忌預爲咨稟可否至泰定元年十月十九日右丞相旭邁傑等奏江浙省言吳淞江等處河道壅塞宜爲疏滌仍立牐以節水勢計用四萬餘人今歲十二月爲始至正月終六十日可畢用二萬餘人二年可畢其丁夫於旁郡諸色戶內均差依練湖例給備直糧食行省行臺廉訪司幷有司官同提調臣等議此事官民兩便宜從其請若丁夫有餘止令一年畢命脫歡答刺罕諸臣同提調專委左丞朵兒只班及前都水任少監董役得旨移文行省準擬疏治江浙省下各路發夫入役至二年閏正月四日工畢

宋濂等元史河渠志

太湖爲浙西巨浸上受杭湖諸山之水瀦蓄之餘分匯爲澱山湖東流入海世祖末年參政暗都剌言澱湖被人侵占壅塞水勢農田遇潦受患宜令本省官疏治仍設軍夫巡守世祖曰利益美事舉行已晚其行之既而平章鐵哥言委官相視計用夫十二萬百日可畢昨奏軍民共役今民丁數多不須調軍世祖曰有損有益咸令均齊毋自疑惑其均科之至元三十一年世祖崩成宗即位平章鐵哥奏澱山湖宋制設軍屯守臣等計議應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協同屯守命伯顏察兒暨樞密院議畢聞奏於是樞府言當奏澱山湖在宋時設軍屯守范殿帥朱張輩必知其故擬與省官集議定併奏有旨從之乃集樞府官及范殿帥等共議朱張言宋時屯守河道用手號軍大處千人小處不下三四百隸巡檢司管領范殿帥言差夫四千非動搖四十萬戶不可若令五千軍屯守就委萬戶一員提調事成可行臣等亦以爲然與都水巡防萬戶府職名俾隸行院樞府官又言若與知源委之人詢其詳候至都定議從之

○楊維楨澱山湖志

浙西水利歸附後隸行大司農司有曰營田者屬司也因領四省地方無濟事功而罷至元二十八年江淮行省燕參政言浙西諸郡之水聚於太湖湖有幾處入海河道有澱山湖者富豪之家占據爲田以致湖水漲漫損壞田禾繇是都省奏命其左右司郎中郝爾赤相與開挑緣燕昔宿澱湖之山寺寺之上僧一能詩燕以

掃葉命賦一乃揭管遂書云階前掃落葉明朝落更多惟恐落盡了無奈秋風何燕悅感寤第疏理其大都爲明年江浙行省請諸都省委前浙西廉使沙的促之言水利人潘應武抵論去冬今春開濬滿浦三百餘處茲無一處通徹僅有通澱湖之曹家門百餘丈而已三十年又值霖潦都省復奏命斷事官禿剌思行院副僉院浙東宣慰使晗剌歹選知水利人吳役張仕榮潘應武相視到合修濶浦河港合置橋梁閘壩九十六處總用夫匠一十三萬可修一百日了畢都省之張參議者提議所占湖田是宋條官田地宋亡之後富戶據之合收撥米還官爲拱河支用都堂然之故郎湖田開新港二條閣納三十餘丈及濬趙屯大盈二浦活疾湖流而遂輟焉

○孫鼎松郡水利志

大德二年春二月中書省奏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三品衙門於平江路設置專一修築圍岸疏濬河道務要田禾得濟水道流通圍岸堅固內一事浙西澱山等湖已有定立官湖界畔人不得似前侵占復爲民害違者庸田司就便追斷又浙西海水晝夜兩潮隨帶沙泥入港漸成淤塞宋時另設撩淺軍人專一撩洗今仰庸田司於二八月內依時督責如法疏濬毋致壅遏

與民爲害據濬治河道修理堤岸閘壩合用人
工如何措置可以常久通行行省便爲從長議
擬又浙西官田數多俱係貧難佃戶種納春首
缺食無田主借貸圍岸缺壞又自行修理官司
不爲存恤以致逼臨在逃荒廢官田深爲未便
今後官田佃戶若委無已業亦無請討田主貸
難下戶止種官田自赴官倉送納租者管民官
司並不得將此等佃戶差充里正主首雜當一

切催甲等役妨廢農務失誤官租如違仰庸田
司究治又澱山練湖諸人占湖爲田歲納租糧
所在官司另行收貯若有合行修濬人工物料
從庸田司募工支用
○孫鼎松郡水利志二
大德八年夏五月中書省准江浙行省咨任仁
發言吳淞江故道湮塞奏立行都水監仍於平
江路設置直隸中書省及命行省平章徹里提

調疏濬繼降詔旨有云開挑修濬河道閘壩等
合用一切物料行省於官錢內收買應付又浙
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名
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站除贍役地外
依上科着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不分常住并
權豪官員不以是何投下不納官糧之家以地
五頃着夫一名從行都水監選委廉幹官員起
夫督役其有幹立事功廉能稱職者行都水監

具述聞其着夫人戶雖泛差役權用蠲免
○孫鼎松郡水利志三
大德十年行都水監復開挑吳淞江東西兩處
河道起工於閏正月之三日自上海縣界趙屯
浦大盈浦白鶴江分莊背樊浦西浜盤龍舊江
計長三十七里二百二十一步數內樊浦爲頭
一河下接新涇舊江面闊二十丈餘稍遜而下
等俱深一丈五尺休於三月之二十九日雨駿

而實日五十九築夫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一十九既又於廟涇以西盤龍以東開挑出水口子五處并新涇安置木閘二座一至江二里三百二十九步一至江一里四十七步塘北一座上源太湖水勢迤急衝倒

孫縣松郡水利志曰

至大四年江浙行省以連年水旱災傷田禾不收物價湧貴百姓艱食雖曰天災流行亦因人力不至即今春首農作將興各處田圍高下不等合修堤塘圍岸溝渠曉諭農家須要依法修置遇旱車水澆救遇潦洩水通流會集行都水監官李都水講究得修濬之際田主出糧佃戶出力係官圍田若無總佃貧窮無力不能修濬者量其所須官爲借貸收成日抵數還官事有成効勸農正官定擬陞賞開奏失誤者治罪其拋荒積水田土多因租額太重無人承佃勸諭當

鄉富士人戶自備工本修築成圍驗令本戶佃種爲主拋荒官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次惟半而三年全徵荒則三年後第依民田輸稅諸人不得爭奪及照到前項田可五等圍岸體式以水爲則爲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爲第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爲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爲第四等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二尺五寸田高四尺爲五等止添備水高二尺底闊六尺面闊二尺若水原落圍岸迫近湖去處自願增者聽

孫縣松郡水利志曰

泰定元年江浙行省以呉江淞江通海河道比年壅塞軍民官豪勢戶侵占水面揷蒔蘆葦復爲湧田以致水不通流迭年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利委官同本處三官踏勘講議到吳淞舊

江二道烏泥涇大盈浦二河合挑洗立閘約用
年方信禁止動土請諸工部論報云上項河道
江浙省巳官講議修則官無虧損民可足食雖
與其餘十木之工一體修濬系是中書省命行
省令委呆兒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
督率常州湖州嘉興平江路江陰州與本府不
論是何人戶價有納苗田土一頃五十畝差夫
一名計名四萬有奇每名價支口糧三升中統

鈔一兩松江府官糧廣濟庫撥鈔內舊錠內支
放賜仁發銀一錠襖子二領始於二年十二月
初五日以次年正月十五日訖工其江二道比
大德所開里數三之二深闊如初大盈浦長二
十五里一百六十丈與烏泥涇各深一丈闊一
十五丈仍令講究永不致淤塞良法

孫鼎松郡水利志

泰定二年任仁發等官講議吳淞江等四處河
道今巳開通擬合諸閘附江達海分流支港於
平江嘉定州之趙浦嘉興上海縣之潘家浜烏
泥涇二處各置石閘二座設官管領依時啓閉
以遏渾潮使閘內清水一歸於海衝滌江道深
闊渾潮不致壅流入江倚淤夫害就利以圖悠
久之益中書工部參詳安置石閘即係爲省先
巳奏准事理宜咨行省更爲體勘如委使爲就
令巳委官員臨督置造合用工物夫匠口糧係

官錢糧應付於是分派趙浦閘二座嘉定州成
造潘家浜南閘一座上海縣造北閘一座崇德
海鹽州合造烏泥涇南閘一座嘉興縣造北閘
一座華亭縣造是春庀閘夏成夫匠爲工二十
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二糜糧七千九百四十三
石鈔二萬八百一十六錠各有奇遣人督元肥
冶潮白茆庸田可以衆殊無實效罷而復開爲

孫鼎松郡水利志

至順至元閘置亦宜旱澇交病旱而閘內耕
畎緣閉潮汐枯灌溉遽鳩錢求勿閉名曰買潮
澇而府修牘請於行省略曰太湖周迴八百餘
里吞吐諸山百川之水連按澱山泖長泖俱繇
六閘而出每閘止闊二丈總計一十二丈閘門
欲洩浩蕩無窮之水豈無滯乎兼以隨潮啓閉
一日之間不過數時去歲至順元年天雨連綿
潮汛水漲其常湖平江嘉興杭州諸處之水積

於下爲緣諸港閉塞閘內不能急洩致將田禾
一槩淹沒城郭居民房屋皆成巨浸今歲八月
閘又值雨水霪霖復成盈溢推原其繇蓋因石
閘啓閉有時水勢不能直達下流故也其爲泥
淤閘內舊有河身徑直下流入浦擬合趂此農
隙差倩人夫權將舊河直道從宜開挑以導宿
水歸海否則來春雨水不常官糧必被淹沒小
民愈遭疲困深係利害未報聞司臬按部下議

從之府復而始報可起工於次年春二月之十
六日開濬河長五百一十步闊五丈深一丈五
尺凡旬有三浹計庸三萬一千九百六十九二
三年閘水勢流通厥患胥弭既擇閘吏僦戶牘
積以擁閘陳乞於府從堰如初仍改至元之四
年水復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承議又克鑿之
六年知府楊伯野台復決潘家浜閘內舊堰直
河迄今爲利時府人劉廷玉請於張涇盤車二

堰置閘深濬外河導水歸海伯野台復從之發
民疏濬置斗門焉
○孫鼎松郡水利志
至正元年中書以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欽察台
開府言浙西水利廢弛溝港湮塞民受重困宜
命都水監官分治仍令各農事正官帶銜知圍
田從御史言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披圖按志討
論挑治專任使以責成功於是立使司復於平

江路設置端命工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達里完答南行臺與浙西廉訪司官各一員選知水利之人相其舊迹必合開挑各處農事正官結銜知渠堰事聽受使司節制各官旣奏嘉興首會郡堂以商論尚書許謨大興有剛隆尚厥功平章卑見役鉅民疲特略之論遂不合而罷且尚書憤會失首坐居後第知渠堰官仰齒寓館闕白以施比卒仮務無復會焉吳人陸行直者承平章風旨上書言於有司曰辛巳太歲位在東南浙關丁其方位修營動土曆家忌之有司勝其言以次達於朝尚書知之怒繫行直而使請中書規駁論罪之以故報曰大元驗封沿大無垠寰宇茫茫雖擬方位詎足奉工於是年冬十月撈攬吳淞江北南州下沙泥滌浚各閘舊河直道深闊府之西門外漕渠自秀野橋至跨塘橋一段石湖橋五舍橋二段及張涇堰

波塘南俞塘北俞塘鹽鐵塘官紹塘盤龍塘蒲匯塘六磊塘石浦塘一十處河道若張涇自府南門外太平橋而至張涇堰長六十三里為夫一十九萬八百四十用糧四千七百四十七石鈔三千一百六十四錠各有奇餘咸稱是工甫半華亭長尹以稽而畏都水使者笞辱是以晨夜催切遂惟觸闘焉然亦底次年之春二月迄功使者汪僉事萬家奴也使司至十五年復罷

○孫鼎松郡水利志

至正二年塘式原高一丈面闊一丈底二丈今度最高處惟十四保蔡廟西九尺而已昔峻益稱云塘外二里六十步已有古塘二俱被海潮衝坍此塘係大德五年風潮後所築今四十餘年人馬牛畜踐踏過去土一尺也及慶到修合去處九保除閘收宿目荒字圍一十二段十一保福田菴破窰港一十一段十二保周公墩東

來字圍三十六段十四保張家宅西臨倉前徐家堰蔡廟西三十段迤七十三處共八十九段長一千五百五丈八尺爲八里六十五丈八尺積土三百二十五萬一百二十二尺爲庸三十二萬九千三十決月之役日庸一萬八百三十三紐計食鹽二十七引三十三斤糧五千四百一十六石各有奇於是繇及平江與嘉興都庸三千人以築作獨平江發繇而遣者二百二十四纔踵行省臺憲以所料浩大時急難究改議壯薄者添土崩陊低窪者增高築畢自六月至冬十月戊辰爲日一十八庸四萬二百一十二而報使司之分綜領務江僉事也

歸有光大德開江志

大德八年都水監開江丈尺

吳淞江東南黃渡口起至大盈浦口止一萬五千一百丈

大盈浦口起至永懷寺東止一千六百丈

永懷寺東起至趙屯浦口止一千五百丈

趙屯浦口起至陸家浜止二千二百五十丈

陸家浜起至千墩浦口新洋江止一千六百丈

通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丈

廣二十五丈

深一丈五尺

右浙省平章燕只吉臺徹里以轉粟京師資東南所輸殆當天下十七而淞江湮塞不通瀦漫浸灌沮洳害稼遂發卒致萬濟決是江

本朝

史鑑吳江運河志上

吳江縣運河之說有二一從杭州錢塘諸山發源下流爲西湖東出北關門又北逾仁和及德

興之崇德桐鄉秀水諸縣至於王江涇而吳江運河起於此河之西爲石塘有橋曰聞加橋內爲市約千有餘家蓋秀水吳江之民雜居焉橋之下衆水走湊東入於河自南徂北十里而至於市涇又八九里而至於合路折而西流又一二里而至於黎涇又四里而至於南六里皆有橋臨塘西南受穆溪之水而入於河溪之源又出其東南曰驪龍灣相傳宋高宗南渡時宿此

故名下有泉踴躍湧上常混混波面也河繇六里橋而西四五里而至於百丈橋又西至於下湖橋折而北流數百步謂爲平望鎮居民四五百餘家日集市中河西有驛名與鎮同是爲南塘之水也一源於湖州之天目山分爲苕霅二溪東北流至湖州復合爲一又東流爲荻塘經烏程過南潯鎮東一里入吳江縣界水東北流二里而至於曹村之駟馬橋又五里而至於鶯

思橋又二里而至於楊定橋皆在河陽土塘上又三里而至於震澤鎮有巡簡司南臨之鎮之居民二三百家雖室宇逆比皆務於耕織而不爲市鶯澤之水自河陰來會爲河之陽有四橋曰新興曰通泰曰曲橋曰張潭以分泄水勢中爲大石橋三皆橫跨河上東曰底定西曰思範其中曰慶源水繇三橋下東行十里而至於雙楊之村過柳塘之橋而河陽復有永安衆安斜

路三橋又十八里而至於分水墩東吳西吳二橋在其北而中流一橋貫其中又十二里而至於平望鎮諸家六里漊水三橋界其側自曹村至此五六十里間凡橋在河陽者皆南受河水而北流入太湖而楮瀍一湖在其陰東納穆溪西通麻溪南吞爛溪諸水瀦而爲澤與運河合流而東有亭焉之名曰望湖橋東經大通橋又東逾巡簡司道安德橋下東出市中與南塘之水

會爲一焉
○史鑑運河志中
二塘之水既北合流至通安橋橋甚高大跨踞
東西兩塍水從其下迤循石塘北行經長老橋
又七里而至於洪水橋
本朝嘗有備倭船自太湖來道此人因呼爲海船閘
云又三里而至於盛墩有橋在河西曰梟腰又
六里而至於翁涇橋又四里至於八斥之塘岸

民纔二三十家南有橋曰廟涇北有橋曰太浦
谿太浦谿北可十里許爲白龍橋又一里爲後
浦橋又一里爲龔家橋自此河折而西北流又
四里即甘泉橋也下有泉甚深味甚甘色湛湛
寒碧唐陸羽嘗品爲第四故又呼爲第四橋橋
之東有龍神祠邑中水旱必禱之入我
明薦登祀典歲以春秋祭享又北行爲三山定海萬
頃仙居四橋河益折而西又六里而至於三江

橋禹貢所書三江既入而吳越春秋又云范蠡
乘舟出三江之口者疑即其處也蓋太湖之水
東注吳淞而入於海實繇於此太湖西上承宣
歙常蘇湖數州之水汪洋浩瀚不可涯涘故昔
人有三萬六千頃之稱而吳江當其下流茫然
澤國古無陸路并舟不通唐穆宗朝刺史王仲
舒始捍土爲塘宋祥符八年知縣李問修之治
平五年知縣孫覺累石爲固紹定五年知縣李

椿添石重修元天曆二祀知州孫伯恭加以巨
石至正九年知州那海又大修爲疊石築土長
二千八十丈廣一丈又四尺高如廣而殺其四
尺又相度水勢鑿竇一百三十又六引水東洩
於河澇則開竇上流之勢旱則資以運舟歷歲
既久淪衝水齧日就傾圮
本朝永樂九年通政使趙居任治水東南始
奏修之躬親督視灰石增崇築壘堅密視昔有加

後工部侍郎周忱郡守邢宥雖兩修之不能復
如嚋昔之固隨葺隨壞實有傾者輒墮而堙之
加以沿湖之人多種茭草淤而爲田而水道日
微歲長月增其害將見甚於今日在上之人誠
能不以近且小者爲利圖爲久遠之計疏而導
之則匪獨吳江一邑蒙其惠矣

○史鑑運河志下

河水自三江橋分爲二一從長橋巡簡司關前
北流可一里許入吳淞江折而西流又二里許
經顧公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祠也水緣祠右
西行至三里橋下橋爲知縣韓槃重建其北以
石犀四壓之一入南津口西流其地曰江南水
經醋坊橋大明橋過河之南爲巡撫行臺河之
北爲長橋巡簡司又西爲太湖廟中祀太湖之
神又西爲松陵驛又西爲儒學左
文廟右學宮宋元以來廢建不一而

熙朝正統中侍郎周忱知府朱勝撤而新之又西爲
三高祠祠臨雪灘上中祀越上將軍范蠡晉東
曹掾張翰唐右補闕陸龜蒙而宋參知政事范
成大爲作記緣雪灘而西是爲長橋橋舊名利
往東接江南西接城東長一百三十丈橫截江
湖宋慶曆八年知縣李問尉王庭堅新搆然止
用木爲之中作亭名垂虹元泰定二年判官張
顯祖始以石易之上翼扶闌知其長下洩水竇
六十有四三年達魯花赤完者於兩堍鎮以四
石獅
皇明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立吳太宰伍員唐中丞
張巡宋鄂王岳飛像於垂虹亭中名曰三忠永
樂元年知縣蔣奎以磚砌橋面成化七年知縣
王廸又重修爲河至橋下播而爲三一自垂虹
前北流入吳淞江俗呼爲站船路一西流至縣
城東循城址北行至三里倉一緣稻民橋西流

入東門內過仙里橋察院臨其陽梲渠枕其陰又西經縣治前道庶寧橋益西折而北流繇新橋倉橋環濟農倉逾北門倉而出又折而東流出永濟橋下經邑厲壇至三里倉前會城東之水並趨而東又與閶前之水會道三里橋北流入運河土塘在其左又二里有水自西來曰滸港又三里而會七里港之水北流到長洲縣界中

○楊循吉導河夫志略

弘治十年水利主事姚文灝

奏設比照江北運河撈淺及嘉興海塘夫例每年於均徭內定撥工部爲覆

奏備行巡撫都御史朱瑄會同本官議行蘇松常鎮四府將本年均徭除崇明靖江二縣隔截江海不編外其餘每年每里各僉導河夫一名每名折收工價銀六兩悉聽提督水利衙門支取就近僱夫開挑河港行一年矣其次年長洲縣知縣鄺璉以爲一甲編當人難應辦申請巡撫欲乞兩甲編當一役巡撫因是剳仰各司減作銀三兩編則照舊不改自弘治十年起至十三年止四府該徵銀共九萬二千八百一十五兩零內除人戶拖欠遇例免徵及挑修各處河道橋梁閘壩支用外本府所屬太倉一州長洲等六縣見存銀二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兩零皆謂

江南掃差繁重兼徵此銀民實不堪往往有致賣鬻子女房屋以輸者旣入於官又不全給公用勢豪之家指以造橋爲名多有求索土民皆言未便是年巡撫都御史彭禮巡按御史袁經深知其弊欲革之時文灝已謝病去易郎中傅潮矣潮亦以爲其銀有餘具前後增減額例呈部要將弘治十四年分每名減作二兩惟復照舊三兩本部方行本府斟酌減罷而撫按衙門

各以民情會同上
奏决請停止調四府所屬州縣每年挑修河道止
是重撥本處附近人民用工不曾全支浮[illegible]錢
兩催夫所據前項貯庫銀兩數多設若修河足
以敷用乞自弘治十四年爲始停革以甦民困
假見存銀兩支銷盡絕之日遇修河道如果工
程浩大量支府庫無礙官錢催夫應用該工部
覆奏如議弘治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本部尚書

曾鑑等具題蒙
欽依行下革去
楊循吉濬河志略
弘治四年五年七年本府連遭大水民以匱告
工科左給事中葉紳因上言太湖支派分注六
府曰蘇松常杭嘉湖其水有上下流不同今所
至壅塞乞大加濬治紳又請濬湖水入海要道
言尤切激事下工部時方病東南洊災無策以
救亟是其議爲覆奏
孝宗皇帝乃以工部左侍郎徐貫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與巡撫副都御史何鑑同董厥功於時六
府並遵
命旨一同開濬然役大工殷惟蘇爲然時則知府史
簡提督工食以水利通判張旻爲管工官以其
年十月有事於白茆是港也在常熟東南輸崑
湖承湖陽城湖而注之海往時水緜是行其闊

六十丈長亘九十里通潮往來吐洩湖瀰然張
士誠擣設爬沙之夫歲加疏濬以爲常入
朝尚書夏原吉治水時相度地勢於湖水交會之
衝慮恐水獨從七浦入海因作斜堰障之分其
流注於白茆欲俾地方各沾其利一向民有所
賴天順中潮沙日漲罕施疏治港漸狹小其後
又有水之獨出七浦而決壞斜堰者於是水遂
改道更無流波衝洗潮泥而漲沙日甚一日隱

然成隄矣賈等旣奉

遣至亦以此爲開濬所宜先乃以五萬九千人專事其役東起海口西抵芝塘凡長六千五百五十五丈相傳開治港面闊五十六丈傍深一丈七尺面以土積岍之兩傍深又崇明出巨艦相聯內向爬去壅沙棄於海中俟其活動仍決壩放水衝之一時因白茆而濬者其上爲鮎魚口傳導渦水來派有新開河龍潭洪白魚洪落星港

四支濬之總計六千四百丈凡用萬七千六百人而尤涇長九里鹽鐵塘長十八里皆通白茆凡用萬四千九百人其他不因白茆而別治者七浦與吳江水口而已七浦長四十里徑通海雖則水行於是而亦時有湮塞凡用萬七千人吳江水口在長橋外橋長二里有七十二洞其外滙爲大沼廣千畝太湖之咽喉也久爲蘆荻所礙已成淤澱凡用萬六千人三閱月皆以成

告蓋以鮎魚口爲白茆上流針堰爲七浦上流而長橋爲諸水上流其在蘇州一府施工如此其分治之法則長橋及吳家港用吳江夫白茆芝塘用長洲吳嘉定夫針堰尤涇鹽鐵用崑山夫鮎魚口白魚洪新開河落星橋龍潭洪用常熟夫夫每縣皆萬有餘名各自供餉獨崇明親諸縣最少又在海中故止用其舟決海口壅沙夫不過千餘仍仰給常熟焉凡一府七縣用人

十二萬有奇槩視其人之數而殺其四分之一其他公私費耗亦以萬計繇是水道通行歲不告潦田獲有秋者累年皆以爲開濬所致然議者猶謂當時大役莫如白茆所恨輕事太速未收成效已而岍果崩圮復爲潮沙凝積塞而不通於是常熟縣知縣楊子器以爲港身迂曲水不能洩致使橫沙閘截海口施功爲難又看得湖漕上接芝塘其長不過二十里徑白入海況

又河形現存雖則淺狹水亦通流因請於水利
郎中傅潮乞濬之議方行予器彼
召入而郎中臧麟來管水事首理故牘銳意修舉乃
檄通判陳暐署縣事同知何宗理視狀皆言本
漕視白茆誠爲徑直但綠兩傍各有居民廬墓
必須拆卸方可卸工然理實應開而工程浩大
計當用夫三萬餘因其利便以奏
詔行巡撫都御史彭禮巡按御史馬允中會勘應否

定奪於時知府林世遠以十六年四月親詣本
處相勘得前項港漕俱自芝塘分流但港曲漕
直以此徵有遠近然漕形闊不過三丈深不過
數尺設依此擬開闊十丈兩畔田地各占三丈
五尺濬深八尺所起之土占壓田地尤難預計
況有民廬墳塚在上關係事重不如仍開白茆
爲便惟海口壅沙則有馬草洪五里許濬此可
爲曲避之計及將本港迤西一帶至白魚洪等

處但遇乾淺俱各挑深水行勢達壅塞自除議
上撫按題其言遂依擬會
奏案候施行

○楊循吉滸墅便渠志

冬十月歸自廬縣册陽買舟南下未至滸墅三
里許晨光始旭遙見樹旌而屋者曰噫兹非所
謂鈔關者歟呼謂舟人曰吾欲爲若出稅錢誠
無難者然必欲需次而進是不得速達家也吾

成爲吾兒彼其貴者舟可以速越然吾又惡夫
無故僕僕而候人則將奈何舟人曰否有小竇
爲吾舟可行也予曰聞又塞之矣曰啓矣曰是
舟信容於竇乎曰然於是舟人鼓枻歸竇以既
濟告爲是者蓋昔賴公之遺惠也夫故關所以
稅貨其後無小大舟皆征其病人多矣賴獨不
自利而以爲人利其仁矣乎啓之者誰塞之者
誰仁不仁相去懸絕何其違也昔以爲爲吏者

幌

○楊循吉弘治濬湖川塘志

湖川塘在太倉州城北數里其塘東受海水西尾洩於金雞諸河傍田藉沃泄者延袤幾百里當未建州塘屬崑山縣用邑民吳起具
奏議當事開濬中纔如溝無幾何輒已漲平弘治十年民吳賢等復言之官撫臣彭禮及郎中傅潮皆委有司發州夫一萬五千人崑山縣夫一

千六百人濬凡八千五百丈入崑山西鄙又六百丈費官銀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

○楊循吉弘治濬許浦塘志

許浦塘在常熟縣治東北為諸湖所輸入海之川水口舊設巡簡司因海潮内蝕已三易地矣浦亦壅塞鮮通弘治十二年知縣楊子器興工開濬凡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復浚上流梅李六千一百三十丈為工總三萬三千木石工食之費僅二千緡

○朱存理蘇州水利志

本朝洪武九年八月長洲縣民俞守仁等詣縣狀訴蘇州之東松江之西皆水鄉地形洿下上流之水迅發雖有劉家港難泄衆流之橫潰張氏開白茆港與劉家港分殺水勢自歸附以來十餘年間并無水害今遇霖雨又山水奔注江湖增漲況常熟崑山之民於白茆西近且承湖南諸

涇及至和塘北港汊盡為堰壩不使通流曾差官開濬被民隨開隨堰本府遂差官會同相視淤塞港汊丈量數實仰計工開濬永樂二年
朝廷以蘇松水患為憂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尋
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
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以聞既得請遂集民丁開濬自崑山縣東南下界浦掣吳淞江之水北達

婁江二年冬復挑嘉定縣西顧浦南引吳淞江
之水北貫吳塘亦繇婁江入海又濬常熟白茆
港導諸水入楊子江正統五年六月
廷議江南賦稅多取給於蘇州其田畢下常有渰
溺之患宜設法疏濬以利生民
命巡撫侍郎周忱等總其事許以便宜處置忱簡視
嘉定吳淞江亘流百里餘東連大海西接太湖
而地平坦滋生草葑民因開墾成田江水壅塞

不能通流乃親往江上立表於江心督民開挑
修崑山縣顧浦自是水得疏洩正統七年吳中
大水粲以初秋颶風時周忱豫
奏量留官糧府一二十萬石縣亦五六萬石賑濟
其年各處低圩岸塍俱被衝坍時水利等官先
已被巡按御史何永芳
奏革忱
奏取曾經任過辦事官員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

年月管修田塍浚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考半
事完景泰五年夏大水渰浸田禾經久不退巡
撫侍郎李敏知府汪滸議當開濬白茆等塘以
洩之滸躬往常熟縣相視時久不流淤塞成陸
瀕近居民皆臥泣其上以求免官一開濬則
塘下之田亦就浸沒滸不許強之挑濬直抵浦
横瀝塘共五六里以通白茆塘時閘口塘約三
四里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淤塞漫生叢葦仍

挑去約千餘畝於是水得歸海天順二年巡撫
副都御史崔恭訪得吳淞江利病即親詣其地
以三年二月督工挑濬分江爲三段崑山縣自
夏駕口至白鶴江挑四千六十七丈上海縣自
白鶴江至下家渡挑四千六十七丈嘉定縣自
下家渡至莊家涇挑五千五百六十七丈江深
一丈一尺面闊十丈三尺底闊四丈出舊江一
萬三千七百一丈成化五年吳縣知縣樊瓘因

太湖近胥口處尻呂山周山東楊梅舍等處入
出入必經此若遇風波屢有覆溺之患准本地
民呈議以香山西南隴阪開舊有河名九曲港
者淤塞已久郎起本地人夫重加開濬共三千
八百五十餘丈成化八年奏
添設僉事於浙江按察司專治蘇松等府水利
知縣雍泰承檄治採香涇廢堰之係堰一
項遇乾旱輒縞泰領民尋源得於空寵山麓頂

閶盖繇山腹法雨泉流出者上爲一瀵下分二
道一道東繇白馬嶺南疏踰趙基折而西一道
西下三瀼環抱基後遶而東二流相合近採香
涇瀦聚成潭仍躬相地宜甃砌二百石堰堰各
置牐隨水旱而啓閉之三閱月告成又南撤踏
三洋嘴西北入太湖地如牛角然游湖在其左
貢湖在其右風濤齧蝕日就頹圮復發錢市山
石繇馬山西南而東築護堤千餘丈而湖田稽

以無恙矣成化十年正月巡撫副都御史畢亨
與知府丘霽議開吳淞江面闊一十四丈五尺
底闊八丈五尺水深一丈二尺自夏界田起至
西莊家港嘉定縣分挑六千三百五十三丈六
尺崑山縣分挑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共長
一萬一千七百七丈三尺用夫四萬六千八百
三十弘治四五七年吳中大水
上采廷臣言當疏濬水道

命工部侍郎徐貫奉
敕諭與從行主事祝萃會同巡撫都御史何鑑知府
史簡等訪水道通塞之繇以吳江萬六千人開
濬長橋水竇疏太湖之水以及吳淞江翁江口
被民佃占及叢生葦荻蔓延數千畝至是鑿除
之以長洲吳崑山常熟嘉定等縣十萬五千餘
人挑濬白茆港并斜堰七浦塘共長二萬四千
餘丈并東開澱鐵塘十八里西濬尤涇七里民

夫皆給以口糧計八萬八千二百六十餘石經
是諸涇首尾皆貫於白茆而水有所歸矣弘治
九年
敕差工部主事姚文灝治吳淞水築沙湖堤廣三丈
袤二百六十六丈至後任郎中傅潮克成之
○王泉金壇縣水道志
邑之西北境受丁角長山上流諸水自紫陽來
一枝分流并莊涇望仙橋北爲延陵南爲莊城

之水至縣北三十里左墓港入運河一枝東注
直里西會茅山桐山岡脊以東自西陽而下諸
水至絞車軸又分爲二流一自東北流經沈瀆
歷高湖至縣北八里許濯纓口入運河河之東
復旁出鍾秀聯秀二橋會橫堰入錢資蕩出方
洛港入洮湖河之直流則爲穿城遶城二渠由
縣南壩流入白龍蕩一自東南流經崑崙而南
西接後溪諸汊之水南則直注周家渡至縣南

二十里許王母觀上下渠入運河東則入後陽
下分流東入白龍蕩匯焉迤邐里許又東過南
洲大小橋同歸方洛港西南境受茅山岡脊以
南方山以東丫髻山以北諸水自薛埠舍塘亦
岡三汊而下過唐王溪分注周瀆接龍橋廟下
戴圩四渠在縣南四十里紙錢壋上下入運河
其自唐王而南則又合丫髻以南黃金山之水
自張橋至縣南四十五里莊店入運河傍出東

注于湖相沿有七港曰新河曰抱村曰大浦口
曰白石瀆曰黃婆港曰清水瀆曰後瀆河之下
流則蜿蜒從西汊入震澤東北境受陳塘中塘
亮塘諸水入錢資東南境受白橋大雲下湯諸
水自燕子下湯港徑入於湖湖之東南入滆湖
東汊者則有臧村柚山埭頭三港焉
劉元和曰按金壇地勢西北爲金陵諸山
之麓東南連宜葎諸山之尾故水皆發源

於西北而歸泄於東南然山本無泉因雨
為源故建昌等圩都圩等皆近西北西南
之山磐者形高勢窪一雨經旬則水瀑而
易洩一旱逾月則渠淺而易涸濬渠修埂
置閘以蓄洩民斯可耕也若邑東之地雖
日平壙然上隔於運河下諸於大澤水遠
地高旱害為鮮惟深濬溝塘以備旱則東
上之民可免於艱食矣

高企上海縣水道志

通江諸浦舊圖經以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
為五大浦五浦之中趙屯大盈二浦尤為至要
趙屯大盈皆直受澱山湖水趙屯通西為白鶴
江大盈通東為青龍江先正論湖水下流必繇
白鶴滙以達於江又謂繇青龍江入海今白鶴
青龍雖以江名僅同溝澮而已顧會盤龍從府
郭來絕橫塘橫瀕而顧會又名通波塘崧子又

名崧塘二水同流異派顧會崧子西東為滙浦
為艾祁浦朱涇浦華湖浦赤眼浦為華漕為西
黃江為門涇崧子南為北平浦北為烏塘烏塘
東為石頭淺盤龍通東為沙岡塘為小萊浦為
許浦為蕉浦郭巷浦為橫瀝為新涇為東西上
澳為大小蘆浦為上海浦張家浜馬家浜為東
溝西溝為南蹌浦繇許浦而出為五浦繇郭巷
而出為莊家涇繇新涇而出為蒲滙塘其東即

龍華港凡江之南通江塘浦具於是然五浦之
外諸浦之中在勝國時則新涇為要觀吳訛中
論顧導水勢注江達海得有上海之新涇太倉
之劉家港也今盤龍以東江以南水唯在蒲滙
龍華二港達於黃浦入海為利耳江以北水亦
有蘆浦有橫瀝有徐公港有黃家港丹家浜有
楊林浦南北分流竝入於江會於黃浦東入於
海海口為嘉定縣界有界浜

一高企上海縣水道志

浦旁諸水若吾兒涇若薛倉港若姚港此爲浦北之水也若千步涇若巨潢若沙竹岡塘若夾溝若橫瀝此一水而貫乎浦之南北也若蒲水港何涇若蘆溝淡水瀝若聖堂港罟實湖皆二水夾浦若金澀塘其北南廣福寺在焉此則浦南之水也沙竹橫瀝俱南入華亭取海北入夫江竹岡之尾即小蒸浦橫瀝又名橫涇金滙又

名江涇塘罟實又爲罟腹此以爲那實二姓之居名今又訛爲櫻桃涇過罟實而東有歸港自新場而西其水口正當浦之折處經歸港而下若鹽鐵塘沈莊塘若南浦若三林塘若楊漕港黃漕漊此爲浦東之水也若六道浜若唐子涇若南俞塘北俞塘若車溝若吳店塘若華涇若烏泥涇若龍華港若日赤港薛家浜肇嘉浜若方浜若南北侯家浜若洋涇此爲浦西之水也

歸港自西而東有又港又東爲大步涇又東爲水仙塘通白蓮口鹽鐵塘世傳吳越王爲此以運鹽鐵宋通判曹泳重濬更爲下沙浦時人嘩呼爲名鹽鐵南爲都臺浦自歸港北流絕南浦沈莊三林諸塘通橫眠諸港都臺浦北爲運鹽河爲鹹塘極東抵捍海塘故有石箭涉有如箭植立沙中潮至分流名分水港今地外內備爲圃場煎竈鹽賦所在自一竈以至於九次第港

皆名竈港楊漕港南一曲爲小黃浦有稱黃浦爲大黃浦者殆以此別之也楊子港與中新河通黃漕漊與白蓮涇合黃漕南爲中汾涇白蓮東北即馬家浜乃若陸道浜又名枯樹港與唐子涇皆西貫罟實湖其潮汐與湖吞吐南北俞塘皆自府郭東下溝亦從盤龍分支東流其起處爲六磊塘烏泥涇之西爲新村塘皆西通上澳肢聯股引北流散入龍華以下日赤薛家二

浜俱通肇嘉浜肇嘉浜之口有新洲鎭志乃雀
洲人云即烏泥洲未詳浜水西通周涇陳港五
南出新港方浜西通柴浜蘆浦出大江自薛家
浜至肖涇皆爲縣市唯黃浦自南而下過三林
塘則滙而東爲孫家灣又滙而西爲龍華灣又
滙而爲高昌又滙而爲江口浩浩湯湯直與江
水合流於海

王志堅曰松郡各志分疏境水脉絡最好

五道皆趨江入海則吳淞之當濬豈曰松
人有異議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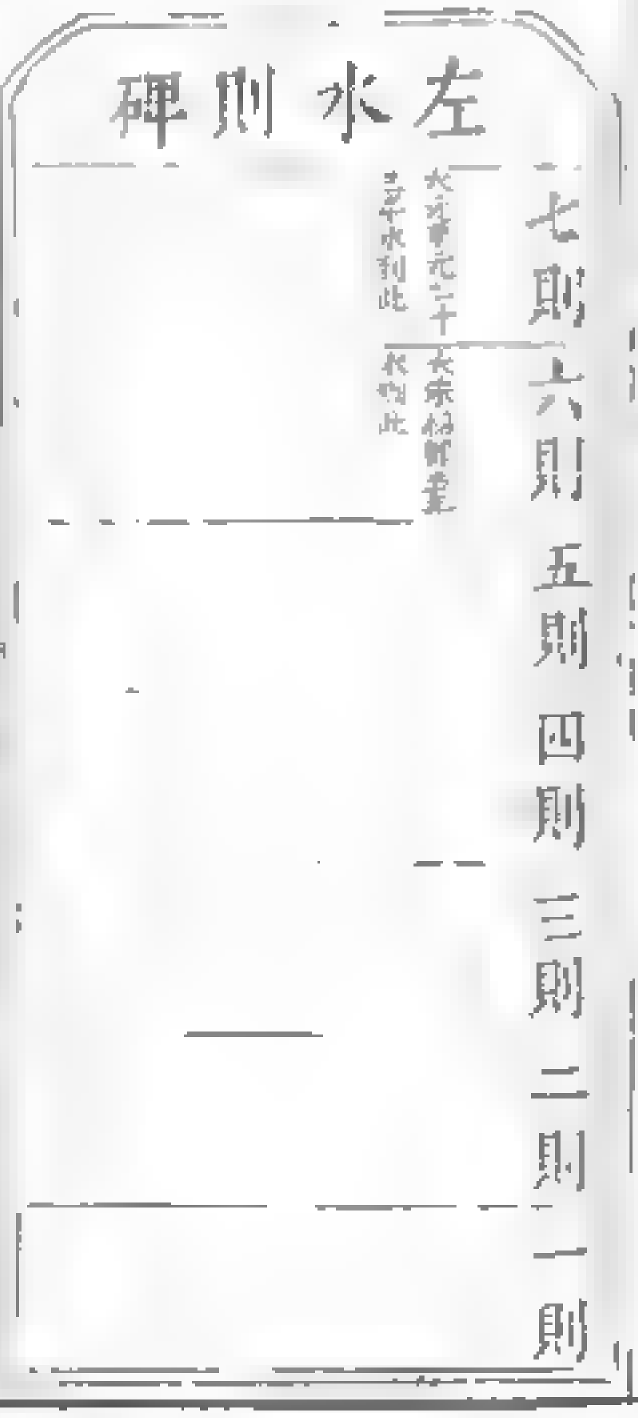
沈啓水則碑志

上圭測影玉衡步天制者聖也吳江水則式發
似之不出戶庭而四郊水勢漲落瞭然高甲則
迷目睫伊誰制也今則淪亡安起伊人而與之

論水

橫道水則石碑一長七尺有奇樹垂虹橋北

之左 建置 無文



左石一碑而横七道道爲一則以下一則爲平
水之衡水在一則則高低田俱無恙過一則極
低田淹過二則稍低田淹過四則下中田淹過
五則上中田淹過六則稍高田淹過七則極高

田俱淹如某年水至某則爲災即於本則刻曰
某年水至此凡各鄉都年報水災雖官司未及
遠臨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災不被災者已預知
於日報水則之中矣長民者時出垂虹以驗之
俱得其實而虛冒者無所容也

直道水則碑一長七尺有奇樹垂虹亭北之

右

右石一碑分上下爲二橫每橫六直每直當一月其上橫六直刻正月至六月下橫六直刻七月至十二月每月三旬月下又爲三直直當一旬二季一十八旬凡一十八直其司之者每旬以水之漲落到某則報於官其有過則爲災者刻之法如前意當時必有掌水之人較晴晝雨體販經晴時爲呈報俾長民者因爲捍患之圖而今不可見矣

按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猶及見之其橫第六道中刻大宋紹熙五年水到此第七道

中刻大元至元二十三年水到此正德五年大水城中街路皆斷稽其碑刻水到六則與宋紹熙中同則元之水猶過也今石尚存而宋元字跡與橫刻之道盡鑿無存止有減水則例四字亦非其舊迺於大直刻正德五年水到此六年水到此既無橫道何以爲則且增六年而遺四年謬矣哉失古建置之意不知伊誰之過也今石猶樹水旁追憶所見識之亦存羊云

一流潦水蝕志

田蝕於水水之害也流其土以自塞其下流而爲梗非水之貽害乎又稼其稅於他田而并本蝕者以稼之水之爲害無有既也昔人謂沙漲一尺太湖水面少一尺不知田蝕一尺太湖水面增一尺數岡未嘗不淵停也一水不蝕數害皆除欲脩利者不可不先根其害

史246-201

○沈啓隄水岸志

按圩岸田塍關係水旱最切高田車水而入也賴其如筐而承毋令泄也低田車水而出也賴其如垣而捍毋令浸也昔人謂有一尺之隄障一尺之水是也無此而田蝕於水謂之坍湖水積於田謂之拋荒因成積荒溝塗之講非禹之所急乎

岸高六尺（限石木樁定高下增損）其闊八尺而闊四尺謂之羊坡岸其內有丈許深者於大岸稍低處植以桑苧謂之抵水環圩植以茭蘆謂之護岸其遇蕩湖邊蕩甃以石塊謂之擋浪又於圩外一二丈許列柵作埂植茭樹楊謂之外護今盡廢無遺焉此周文襄公定制尤詳於二十八九都蓋此最低也每年縣官於農隙時節看坍損修塘長圩甲修之後官不出視民亦不舉遂廢焉

○沈啓吳江城中水道志

城中河西受南湖并東塘西濠二港之水入西門過永定橋一名大倉橋直出北門其東洩者三一曰前河繇西門內南分過新橋西寺前東折過廣濟橋一名周橋經縣治東有看波橋其水從中河南分過縣治來會同過仙甲橋出步門二曰中河繇利民橋東流過六子巷與前又東過利順利亨利橋出東門三曰後河繇治堂橋東流有中河塘水繇駱駝橋南來會過城隍廟南重慶橋又有城東北一隅洗馬池及二學合而南行過惠民倉東會同過太平橋出小東門與前河後河水合俱出東城河

南水中日江城水自昔延入西門達東灑并今北關亦納水又猛於西閘蓋縣西港隘而西北寬寬則浸衍至北關逆行南下乃駛東盛亦湖口湧漲致有變遷耶

○歸有光天順開江志

天順四年巡撫都御史崔恭開吳淞江丈尺

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簡司二萬二千丈

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四千丈

曹家河平地至新場三萬丈

廣十四丈

深二丈

按夏忠靖公治水不全用力吳淞江者蓋

時江水猶通流也正統六年周文襄公始循吳淞江立表江心盡去壅塞天順四年崔都御史恭弘治七年徐侍郎貫嘉靖元年李尚書充嗣凡 濬迄今四十餘年不治矣司賦者所當留意也

○曹胤儒蘇州府境湖水下流志

蘇州之受太湖太湖之下流大者三江三江之外通湖水者不可勝記而摘其巨者列後

一出胥口白洋灣鮎魚口最大

一胥口東出吳縣香山之間胥口東流微北為木瀆又東為橫塘

又東出吳山之南為白洋灣白洋東北為石湖石湖東北為越來溪北流與木瀆合出橫塘東入胥門運河北流過釣橋□□截運河□又稍北與北濠山塘水合□徵□與虎丘山塘水合為斜瀆又横□□

河為滸墅北流入無錫縣界中

自北濠河北行至望塘灣分流西過錢女橋出虎丘山後入長蕩東為齊門塘

一水自光福東北流過□入橋又東北流與筍涇之水合過靈巖山南為山塘東入於木瀆

一水自胥口東流北為鮎魚口北入盤門運河西折而東與胥塘合其面而東皆至分

水墩又東逕長洲縣東南爲夾浦[illegible]水自
北流入澹臺湖又東過寶帶橋與運河合
又自澹臺湖寶帶橋門分流入黄六蕩金墅
滸各湖及蕩漾諸水
一水自分水墩南逕吳江縣東南爲龐山湖
下流與汾湖接汾湖東流入華亭縣界中
水自分水墩北流入三白蕩又北受青龍
港過鶯脰湖與澹臺[illegible]流入吳淞江

又北一派分自鮎魚口轉入[illegible]河逕婁門北
屈曲奔門塘又北流爲[illegible]湖爲陽澄之西
爲漕湖湖之西隄爲無錫[illegible]其沒皆爲長
洲湖之枝流則並入常熟[illegible]和塘安和
之西爲尚湖東爲昆承湖[illegible]入界常熟之
間
昆承之枝流一自梅李塘東北至許浦入於
海一自福山港北稍西入於江一自李墓
塘東趨白茆塘入於海

曹胤儒蘇州府水道志

胥門直南而行歷滅渡橋尹山而有浮橋鎮於
水口者夾浦也乃吳淞江之上流即御賢[illegible]
東通澱湖三泖西對夾浦港連太湖南抵吳
江同里諸湖北接長洲尹山諸湖
[illegible]所經在滅渡橋北從此經而南荷[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南爲黄天蕩[illegible]

又南行經東過獨墅湖[illegible]收口爲[illegible]
經[illegible]經西爲尹山東南爲錢底潭[illegible]
北口高家店在焉昔有壩今址存錢底潭直
南去爲白蜆江東南爲十八家村橫截吳淞
江而南直南爲姚城東南行爲大姚又經姚
城市中行[illegible]出口爲姚城湖又東南爲陳
湖收口又爲蕭田湖至蔡莊東行過太師田
[illegible]東南入小港又東南入急水港之[illegible]

過急水港入陳家港爲青浦縣界過澱山湖又過西龜蕩東入金澤塘過金澤市至金澤寺即頤浩寺四面皆湖漾西黿在西北雪落漾在西南北行轉東過東青漾東白西陳諸蕩入連湖蕩俗呼連湖凡各漾頗大西北連澱山湖東南連泖湖干山正在其東又東過爛路港此港西北從澱湖泉南入泖正對泖塔直入一港土人名小涇港又過丫路港入小白蕩又入小港名吳箭港入河長瀆過普安橋下又轉而北過六安橋下入朱涇至唐行有瀏入白鶴江出口過吳淞江入顧浦浦甚淺面狹水面闊丈有六七浦西岸北五丈浦南來西下青魚涇又西行轉南入楊涇南東行三四里轉北而入婁江爲太倉南馬頭

震澤在吳江縣西南九十里北濱太湖東通鶯脰西接南潯南連諸漾凡嘉興以北湖州以東諸水悉會於此又曰東接平望

爛溪在吳江西南四十八里北接鶯脰湖南抵烏鎮爲蘇嘉湖三府之界諸水所會

白茆之南爲七浦七浦西通陽城湖南入崑山縣界中

陽城之東爲巴湖爲傀儡蕩二水與陽城合流而東爲巴城湖其北爲鰻鱺湖范澤湖自范澤湖而入爲蕭涇其南爲至和塘至和塘西自婁門運沙湖又東過新洋江口又東流注於劉家港

至和塘之南爲淞江淞江北受陽城湖南通澱山湖諸水入夏駕浦東北入於劉家港

新洋江南通吳淞江北通至和塘即婁江

三汊港南通吳淞江北接新洋江

劉家港之北爲七丫浦西通常熟崑山之諸水東入於海又云七丫浦入崑山常熟爲七浦

七丫浦之南為鹽鐵塘南入嘉定縣界中

太倉婁江之濱南馬頭之東有鹽鐵口逕婁江之南塘合西東之水皆會鹽鐵絕婁江而自北逕南矣

嘉定之水南北莫大於橫瀝東西莫大於練祁

練祁之水自西關出合於顧浦入吳淞江

橫瀝貫婁塘之中婁塘在嘉定縣治北十二里

橫瀝之水北注劉家河入海今所謂公塘者是

練祁北折為鹽鐵鹽鐵入劉家港

嘉定縣北絕劉家港南距吳淞江與上海相接

吳淞江之水皆逕其西南瓜涇從東流入於海

吳江西南斜直太湖枕三江之首崑山在東北為三江入海要道二邑治水為急

太倉嘉定瀕海多高原苦旱

吳縣多山高仰類太倉嘉定

長洲類吳江

常熟與崑山連者即與吳江崑山等西北並江東北並海者即與太倉嘉定等

○曹胤儒松江府境水道志

松江之水不能半於蘇州其名聞者以十數澱山三泖最大皆西受太湖之水釃而為渠以百數黃浦最大并西受澱山三泖之水合諸

鄉之水溉田者皆繇此浦唯東北瀕海岡身之田浦水所不及往往多廢故開吳淞江為永利

○曹胤儒常州府境水道志

常州地勢視蘇松為高北枕大江南控太湖凡水之集其境內者皆會合漕河而分而注於江湖

宜興以荊溪兼受數州之水其勢如建瓴也故

於荆溪之下疏爲百瀆以殺水勢又開鳧塘
貫其中以引荆溪水並注太湖達於吳江入
於海而荆溪之所通甚衆若洪溪章溪前瀆
鍛涇慈湖溪湖洑渚童港張渚諸水並注於
荆溪

荆溪之東曰東沈溪西曰西沈溪上自溧陽合
滆湖諸水過荆溪入[illegible]化鎮[illegible]入於太
湖

東沈溪又北流爲東蠡河徐村河又北流入於
宜興之運河運河北通滆湖滆湖受水多

武進之東自瓊亭由風波橋入郁[illegible]者爲漕河
漕河之南曰陽湖曰宋建河又東曰忠[illegible]河河
之枝流並入於漕河

漕河之旁[illegible]邗溝邗溝分爲二水與後河合流
入於漕河

鳴鳳河東北柁嶠河又南通白家溪鐸澤河東
流注於滆湖

滆湖在宜興西北武進西南界二邑之間若西
蠡湖舌瀆河青河蠡瀆華渡河黃土瀆余村
瀆諸水或南或北並上通漕河下流注於滆
湖蠡湖亦名漕河

永安河在武進之南河之支流一自西南通漕
河一自無錫漕河東北逕紫漕河入於大江
永安之外爲得勝河釘銀河小新河通濟河暨

塘河陳墅河伯牙瀆鋼頭河河之支流相通
爲者並東北合流而入於江

滆頭河戚墅港自[illegible]注諸水並西北爲漕河東
南入宜興界而入太湖

無錫關口河在縣北關口之水東逕蔡家渡分
流入於江陰界中

新河洋尖河癩埭河又分流與關河合
芙蓉河五瀉河歐瀆諸水又並北入江陰界中

而注於江
梁溪水出慧山之陽繚歷山之西南運入於太
湖又北與運河合
長廣溪在無錫縣南溪水南流至開化鄉分流
出獨山門入於太湖小五湖自太湖而東運
長廣溪西與大溆瀆合
入小溆瀆自梁溪至吳塘口分為二水南運吾
祁瀆又南通小五湖入於太湖今名五湖一名

五里湖
雙河亦在無錫北河水自錢橋貫直湖港與洛
脾港合西貫直湖入武進之陽湖直湖之水
又南入太湖
唐千瀆亦在無錫之北南通洪丘瀆與太湖相
屬又東北入於蠡湖亦名漕湖與長洲分界
濠湖又西出蠡湖與吳縣烏角溪合流注太湖
閶江在太湖上

獨山門在無錫縣西南十八里錫山山脈西來
至此中斷北與管社山相望號浦嶺門南與
充山相對號獨山門梁溪之水行獨山門之
中自雙河口至此入於湖
望亭漕河東通蠡湖西通太湖
江陰黃田港在江陰之南北引江水瀆貫邑中
南絕蔡涇通錫澄運於五瀉河又西合清河
漕河之下分流為長河入錫又北至舜河

新河之西北曰青溪河又東為蔡港其支流並
西南入於長河
漕河又分流為南北山塘河南逕武進界中入
三山港
立埭河崇瀆河申港利港並北通江水南入武
進界中
江陰之南曰橫河河之水繇黃田港出春暉門
東流入令節港與谷瀆港合谷瀆北引江水

南行逕三河口分爲二水又范家港北南江水南行與谷瀆合谷瀆又東接倪塘河入常熟界中又黃山白沙石牌石頭雷溝陳棻港港並從大江南流入邑中而達橫河

江陰地勢最卑當漕河下流又爲衆水入江要道去江壖可二里並江土墳起日以廣斥蓋古所云息壤也然土性輕脆善崩春夏水盛輒敗壞塡淤數丈而河勢又率漲淤逆上日

二度多渟淤武進無錫之十四瀆斗門又廢即無上流水勢可剷除之故黃田閘九里河兩淮膏腴之地不可治

(一)曹胤儒鎭江府境水道志

鎭江據三郡上游北負大江地勢中高受水甚少唯南與漕河通而北達於江

漕河之水流東南順非出於江逆故金壇丹陽有壩堰以隄塞之使不得東南流又至冬江水縮水跡去江隄甚遠而水勢又非出顯利境內至無所瀦蓄故又於京口置閘啓閉令不得盡洩於江自是漕河之水與鎭江境內之水自相吐納

鎭江府城地勢至北益高去太湖遠無所通唯漕渠自嘉興歷蘇常而北流入於鎭江界中抵京口通江淮耳然渠自京口至夾岡勢陡曲折宛由爲之而瀦水少故[illegible]於京口置

城下棲石爲渠兩涯置閘以障內外之水時其鍾洩而又與丹陽之練湖相通

金壇西北則有西洋河上受長山三茅諸山之水縣十字河以入漕河漕河之東復分流入長蕩河

漕河又直流爲穿城遶城二渠經縣南壩與後陽于南壩河注東墟崑崙二橋合流入白龍蕩出方洛港而注長蕩湖

金壇西南則有薛埠白塔張橋三河上受大茅
四平牙髻黃金瓦屋諸山之水繇唐王溪三
星河東村諸橋至三汊河下橫塘河並支流
入大浦新瀆荷花等港以注長蕩湖
金壇東北則有陳塘中塘堯塘諸水入錢資蕩
金壇東南則有白橋大雲下湯諸水由燕子下
湯港以注長蕩湖
金壇之漕河又北行注丹陽之練湖

練湖爲丹陽之巨浸湖之支流自斗門閘南流
迤東以入漕河
丹陽漕河自七里橋分流入橫塘涉珥瀆河珥
瀆之上爲珥村鎮河又注珥村之東繇黃連
呂莊等橋抵東南爲白鶴溪繇白鶴派分自
南而北爲丁義瀆繇珥村之西自左墓達黃
土迤南爲河口迤北通簡溪簡溪內受太平
河之水東行以達漕河

丹陽漕河又經上下夾岡抵郡城之南乃折而
西流枝分貫於城中北出復合流以入江
丹徒四境諸水則有紀灣蔚溫泥洪仕墅湖鄭
湖新豐湖等湖馬林溪馬潭萬項洋等其勢
不能盡達於漕河然於境內引水溉田爲便
一曹凡借蘇常鎮三府入江口志
丹徒縣入江之口
一繇京口閘出金山爲運河

一繇鎮江府南三十里丹徒鎮出焦山之東
一繇運河至奔牛而出河莊閘出黃山門
又府城西十八里有下鼻浦北通大江
丹陽縣出江之口二
一繇奔牛出孟河之河莊閘
一繇運河出京口閘
又孩兒港之間有能開河亦可出江
武進縣出江之口二

一繇北門七十里桃花港出江
一繇孟河河莊閘與丹徒丹陽同
江陰縣出江之口三
一繇縣北黃田閘
一繇縣北申港
一繇南閘迤西之外港
常熟縣出江之口三
一繇北門直行出福山港

一東北出許浦等港
一西北出三丈等浦港口
以上出揚子江之口凡十
（林應訓江南漕渠志）
漕渠即運河一名邗溝隋煬帝大業中所穿也起杭州候潮門北行經武林從雙橋入崇德縣境經縣治折北而東過嘉興府城濠又折而迤北會頓塘鶯脰湖諸水東出平望鎮湖州府運船繇之運河又北經九里石塘遶吳江縣而北松江運道繇白蜆江西來由呼經經與運河合入長洲縣界又北經蘇州府城東與至和塘運河遶北城濠而西相合崑山嘉定太倉三處漕運繇之蘇城之北爲元和塘常熟運船繇之俱會於永安橋以出楓橋運河繇滸墅關北行入無錫界經縣治而北抵五瀉河口與江陰運道相會又西北經常州府城而西爲西蠡河與宜興溧陽之運船相會截白鶴溪折北而爲孟瀆河口運舟開跨過夾岡淺阻或北舟南還京口閘築繇此河出江而渡接揚州白塔河此江南之間道也運河越孟瀆口而西行爲奔牛閘又十里而爲呂城閘呂城之西爲珥瀆河金壇縣運船繇此出會於運河又西北入丹陽縣境貫城而西北抵夾岡入丹徒縣境舊爲夾岡隔絕江流不通舟楫煬帝鑿夾岡通之今兩崖壁立

故善崩潰經鎮江北出京口閘總爲里七百二
十有奇江南運舟繇此渡江入瓜洲閘抵淮而
上
京師東南要津也頃其渠本人力開通又城閘閘
市互夾民居易於堙隊隆慶中議者欲將歲運
冬開避黃淮之險而北舟南免且爽秋漲之便
號爲兩利不知歲當沍寒川瀆方枯所在淺
艑艫不行轉䜿行舟且役居民浚河助挽若永

陸兩田奏萬曆六年予疏
請大挑創復閘壩俾水有蓄洩漕乃通利
○林應訓天關志
運河總浙直七府漕糧軍民二運舳艫萬艘首
尾相接必出閘外方可起桅停泊江中等風北
渡卒遇怒濤漕舟破壞歲歲有之公私受害者
久矣予於萬曆六年閱視夾岡河工始知繇於
丹徒鎮江石橋阻阸故運船不能起桅出江所
致也乃於丹陽以北凡有石橋俱易木頂改爲
天關可便抽洩運船一過丹陽距江百里即豎
大桅有風便渡直抵
京城設或無風俱得停泊於運河內地等候順風
始免險阻之患雖非船南還免逆進閘之役夫
第卸桅頗稱便利焉
○林應訓閘斗志
閘之爲言抑也視水盈縮爲節宣也斗之爲義
斗也所以量水出入無過行也故常鎮二府建
閘蓄水本欲以濟運河然回南糧船官民取道
恒必繇之以致洩多蓄少每艱運期今予閘濟
以通閘道於南疏九曲鑽猫以分行於北曾修
練湖堤閘又備水以兼濟焉則閘之啓閉有常
利茲博矣江陰舊有斗門積廢已久今予以其
廢者復之圮者修之故高鄉腴田以獲灌溉之
資低鄉啓斗以資蓄洩之利閘斗之爲義如此

司牧者其毋略諸

歸有光崑山縣全吳鄉濬河志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自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瀦浦又爲鳬歸浦斜折而南入於瀦浦江復東而浦之西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illegible]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於瀦浦若爲[illegible]爲溇爲涇爲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丞孟紹曾親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所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其鄉矣紹曾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爲民興利今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咸感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群山之水又并注於其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

能爲患害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illegible]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淤故水不可一[illegible]也嘉靖初[illegible]

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人二江其一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吳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線而茭蘆叢發牛其中下流入海之路日不復清矣千墩[illegible]浦[illegible]流[illegible]而平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蘇城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面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紹曾居一鄉能與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紹曾浚河三十四長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斛

(一)范濂雲間據目抄水利志

已已海都憲建議開復吳淞江時民謠有曰若要此河開除非海龍王來適董其役者蘇州府推官龍宗武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也吳音黃與王同呼人以爲奇驗第此江爲吾松郡水利要道湮沒既久幾成平陸海公獨停允當不煩
國帑不費民財計日奏功士民至今稱頌越二十年當事者以東南水利漸淤特請
簡命憲臣一員司之時許副使應逵出官錢首濬吳淞江聚工就役溺死疫死者甚衆且吳淞海口名老鸛嘴者俱坍入海中相傳有一大船前後十餘艙約長數丈浮沒不常人不能攝竟不知何物也自後潮汐往來迅速且渾濁易積而郡城內外枝河旋開旋塞民甚苦之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九

考

考以考究水利典實諸公所搆字字竝有根柢覩者當悉心體會

宋

○史失名京口河渠考

京口當南北之衝要控長江之下流國賦所貢軍需所供聘介所往來與夫商賈之所輳江津入漕渠甚便利也惟郡境高昂勢若贔負石鼇負水不可以豬北洩于江南注于毘陵失時不疏淤澱日甚歲移月改流斷舟膠綱運相銜輕涉湍涸綠五瀉堰以濟風濤倏警惴惴焉覆溺是虞其或應辦聘使吏屬冬涸堰渠挽水轉相添注勞費百倍嘉定癸酉秉廷臣之議令漕臣至郡同守臣總領相度開濬利便以聞時史彌堅領郡事與運副吳鎔總領錢仲彪沿渠按視

得其源委蓋渠自江口行九里而達于城之南
門民居商肆夾渠而列渠岸狹不容壅畚土以
貯于岸費省易集一雨潦之漲復與淤江平原
有五閘通接潮汛按時啓閉舟從來實濬之不
閘木把石渤渠濬而閘啓閘啓而漕通是今閘
不可以失時于是郡委壕寨官道行相度自京
江至南水門共長一千八百六十九丈約當用
濬渠役閘二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二工乃先

理寬僻之地計地面積土之廣狹以分濬渠節
段之短長計積土背渠之遠近以約日役工數
之多寡又慮農事將興役民非宜官軍徒推器
用利便宜委戍可庀其役提舉先定條列上聞
都統制劉元鼎具畚鍤篙徒庸以俟命明年二
月己亥報可截撥番粟爲庸直當乃決渠水立
表議程功作從東而撤居者賑之役兵大集渠
鍤如雲守臣總領躬自勸勞都統制日按行伍

察其惰媮越四月庚戌運渠底績闊至十餘丈
深至丈餘閘之圮蠹者選材石更葺之自是巨
防屹立海潮發應則大節啓閉出納浮江之舟
拍岸洪流暢無留礙揚帆絡繹舟人歡呼然後
瀦市河通橋梁與濱港建郵亭修驛路功緒一
新禮部侍郎李壁及彌堅皆有記壁記稱嘗孝
蘊之功彌堅記云凡費錢二十四萬五十四緡
米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石

〇沈括至和塘考

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
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堤抵郡城澤
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蘧篨
爲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墻亦
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蘧篨中候乾則以水車畎
去兩墻間舊水墻間六丈皆留半以爲堤腳掘
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

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王乾禮曰至和塘旣成于至和二年立石其閘潴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全是始備岸未及成後郟亶所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

本朝

韓邦憲廣通壩考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

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蕩長蕩湖荊溪震澤中可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傍有伍牙山云左傳襄公三年楚伐吳克鳩茲（今蕪湖）至于衡山（今[illegible]）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王桐汭（今建平）蓋謂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家者遂以爲水源本通案欽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前漢書地理志丹陽蕪湖註云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應劭顏師古註溧陽云溧水出南湖後漢書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爲證蓋皆指吳所開者爲禹貢三江故道耳後不知何時漸湮景福三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濛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軍故得不困卒破孫儒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壩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吳王行密所漕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易涸民多墾湖爲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宜興人進士單鍔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爲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不入荊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中蘇軾稱其有

水學幷其書薦于朝詳具東坡奏議中時用事
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永豐等圩官司所
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
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
林湖爲非切務于時田方屬蔡秦韓諸將相家
及𨽻行宮不便塞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公
南歸錄尚謂蘇鄭步東壩銀樹可通舟至固城
黃池景定建康志及祥符圖經亦謂瀨水西承
丹陽東入長蕩湖足可徵胥溪尚通云元伯顏
攻臨安三道並進參政阿剌罕攻破銀樹東壩
至伍牙山敗宋兵實出此道而河流亦就塞

明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以蘇浙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
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啓閉命曰廣通
鎭設巡簡司稅課司茶引所當是時湖流易洩
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溧水胭脂岡乃

命崇山侯鑿山通道引湖水會秦淮河入于江于是
蘇浙經東壩直達金陵爲運道云崇山侯者李
新滁人也初以建

孝陵功封侯焚石而鑿之費油麻不貲石盡赤岡脊
本易通有嚴氏者慮損其田以女賂侯故迂其
路侯坐極刑死時洪武二十八年也

文皇帝遷都于北運道廢永樂元年蘇人吳相五以
水之爲蘇常患也引單鍔議
奏改築土壩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人夫各四
十有守自是宣欽諸水希入震澤矣而壩猶低
薄水間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
漲壩大決蘇常潦甚
聞稅無所出周文襄楊貿一大集夫匠重築之
欽降板榜如有走洩水利渰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
處斬夫鄰充軍十二年張惠等
奏復故河道勘行履戡未決成化四年昔施

奏阻之十二年半都御史倴溧陽知縣靳璋又議
復常民張端又
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壩下諸郡利開者壩上也後
車夫與商爭利于陸行正德七年給都御史俞
諫以稅利乃令鎮江府通判齊濟舟督責增築
壩三丈自是水盡趨高淳之圩田日就圮矣頃
其時懇辭往復在開壩未有言減稅者也早頃
敗其半嘉靖初宮保李公充嗣奏
敕行詢水利有白子俊者呈復壩河乃命應天府治
中周某通判呂某勘行開濬會歲歉止歐夏兩
撫臺時程儀鳳再懇之然意在通舟耳三十五
年倭人寇商旅緣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壩居者
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illegible]
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今壩官及溧陽壩夫
俱不存矣蓋余他日按輿圖原本山川金陵地
脉歷閩浙踰東壩至茅蔣勢本聯絡秦漢以前

高淳固魚龍之宅也自有胥溪三湖東歸震澤
民始得平土居稍稍墾湖田為業宋時蝗火最
盛今冬春水涸時湖中往往見磚石井階蓋舊
民居云自築壩以來水勢建瓴田漸淪沒多矣
而賦額日增戶口視前僅十之三則惟壩之故
嘉靖戊戌蠲田致虛懸米八千餘今而後田之
將圮為湖者未有紀極也父老言湖底與蘇州
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為魚
鱉當庚申之西閘大浸待大浮民紛紛欲掘壩
會下壩為溧陽宜興兩邑勢若懷襄有以聞
于華亭徐相國階會知縣方沂入
覲余給事梁夢之余時在
京師館下日處通壩者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廣
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
中江故道近內閣于蓋泥太湖以此一源最巨
為蘇常患而伍餘福著三吳水利論亦諄切言

之嗟乎以蘇常湖松諸郡所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爲之壑其至于洪漲而廢田也決矣而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自蘇軾單鍔之言行所以爲壩下諸郡者甚善而未有爲壩上發明者余覩淳民之日耗且困于虛糧也作廣通鎮壩考

王同祖三江考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震澤皆在今蘇州境昔大禹治水東南見于經者止此兩言而東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于此然三江之說漢唐以來考究詳辨互異或諸儒未嘗親歷其地沿訪其跡但據書傳所記附以臆說遂使聖經微旨舛而不明三江故道混而莫辨今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三江入海則震澤之水不爲害而致定也三江蓋皆西通震澤而東流入海禹時洪水滔天震澤

之水必泛濫懷襄爲揚州大患故禹之治之也因東流之勢決排壅塞使水繇三江入海故言震澤底定以明不爲害也孔安國釋經曰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蓋謂三江水入太湖故定爲震澤也及其釋職方澤藪至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則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釋岷山導江至東爲中江入于海則曰有北有中南可知矣遂以北江中江南江爲三江其謂繇震澤而入海者與前說相背夫始言三江入震澤此則自彼震澤下流終入于海故復言震澤又分三江而入海其失得較然矣虞氏志林曰江自彭蠡分爲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此即孔氏之說也班固地理志云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南江即今之松江在吳縣南吳江縣東中江在應天溧陽縣西

北名九陽江亦名永陽江源出蕪湖大江東流入宜興縣界合荆溪以入震澤宜興古陽羨也北江在毘陵縣北毘陵即今之武進亦謂與震澤傍近而其跡已不可攷與孔安國所謂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北江以入海道里遠近截然不同矣桑欽水經所著北江與班固同其叙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歷長瀆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也又孔

穎達書疏云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按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内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名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其意殆將以大江東流入海者為三江然考禹貢所謂嶓冢岷山之江止有北中而無南止言彭蠡而不言震澤則與前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旨彼此不同不宜混而為一況太史公

曰禹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蓋三江之水工力所平以定震澤記治之績也若大江則不惟不與震澤相通而天塹之廣朝宗之勢似非人力所能開鑿禹但疏其源導岷嶓通沱潛以至九江三澨而已豈遂以為于吳通渠之三江乎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蔡

仲默曰若據此為三江則江漢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為三矣韋俊卿考索如蘇說而又言江自彭蠡而上為一自下口而上為三下流過秣陵京口則合而為一不復三矣又指言夏口之三江曰為二江夏口今江夏縣禹貢原屬荆州與揚州何所關涉與震澤相去二千餘里乃謂為震澤所入之三江誤矣韋昭

以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爲三江錢塘浦陽元不通震澤酈道元水經註復引其說而不復詳考宋淳熙中程大昌進禹貢山川道里圖辨論孔安國班固韋昭之說乃定爲三江圖以禹貢經文北江中江爲據遂指揚子大江爲三江其說曰北爲北江中爲中江南爲南江又云徐堅援鄭玄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知一江爲三也

夫揚子一大江也豈可分南北中而名爲三江禹作經垂訓恐不若此雖其引辨叙說精密然圖中止言三江不及震澤與經文戾矣咸淳中邊實修崑山志辨證三江口曰江宗于海謂之江口當于海求之今大海自西沔分南北綵轉料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綵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淞江口綵滸浦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雖無三江口之總名而三江口之蹟顯然況揚子江下流屬于浙錢塘吳淞江分隸蘇杭俱與震澤水勢相入以此爲三江自以爲有攷于韋昭然揚子江何嘗屬于浙而錢塘江又不通于湖其謂與震澤之水相入甚爲牽合蓋徒泥口之一字遂以海口三江爲據而不知禹貢三江原無口字也大抵諸儒皆不以震澤爲主變引曲說間有知震澤爲主者又好奇立異紛紛不一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三江在蘇州

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曰上江亦曰東江　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極有據但東南止云至白蜆湖而不知所止似欠明白而又止言婁江入海似二江皆不通海者然詳其意蓋謂太湖東導爲松江至三江口則一分爲東江一分爲婁江其下流復合爲一江

而入海若導河播九河合爲一河入海導江分
九江亦合爲一江入海也顧夷吳地記云松江
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
南入海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唐仲初吳都賦
註與正義說頗合而尤分明但正義止言婁江
入海其二江皆不言入海今既獨東南入海爲
東江又云東北入海爲婁江則婁江入海之處
別是一江而與東江不相入矣朱長文吳郡續

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即婁
江指今之劉家港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爲東
江劉家港入海者爲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
橋合龐山湖者爲松江三江之跡其存東江未
嘗塞也然吳淞江自吳縣西南邐迤而來過崑
山東南入嘉定界入海曰吳淞江口甚明初未
與劉家河相通雖其支流一從崑山之東新洋
江自北而東入太倉塘經州南城東入劉家河

一從夏駕浦自北而東繇小瓦浦入劉家河其
他小港亦有通者乃特支流而非江之故道豈
遂指劉家河爲婁江哉自宋以前未嘗以劉家
港爲婁江朱長文始言之而又指崑山塘爲婁
江恐未必然按今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
龐山湖者爲松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江入急
水港入澱山湖逕東入海者爲東江此單鍔水
利書所謂開白蜆江使水繇華亭青龍入海者

是也但澱湖之東巳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
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巳塞也自龐山湖過大
姚浦東北流至折成三江俗呼爲上清江下清
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南又分爲二
一名鵝娘港五里許復合爲一經崑山南又東
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黄渡入青龍江
繇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
巳塞單鍔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繇華亭青龍江

入海是也然自太湖東下皆稱吳淞江昔人以吳多水患故去水稱松江夫東南水惟于三江是賴而震澤不泛溢爲害者實以三江入海無雍塞也雖古今殊異陵谷變遷江湖故道未免通塞更改然所經之途與東流之勢則固劃然可考何至如黃河遷徙南北易地懸絕之甚乎

王同祖三吳水利考

吳地古稱澤國襟江帶湖延控大海爲水所湊

觸地成川是故吳于天下郡國最爲卑下古今治水者莫先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曰三江其浸曰五湖東南州郡皆古吳地揚州域也而一江五湖皆在今蘇州境故蘇州于吳地又最爲卑下古今治水者莫先焉太湖爲東南巨浸周五百餘里在蘇州西南境五十里連蘇湖常三州之地可謂大矣東達于三江以

入海三江通則太湖之水不爲害太湖之水不爲害則蘇常湖三州皆安而蘇州尤被其利三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氾濫爲災常湖之境未爲患而蘇已先受其害矣何也蓋常湖據其上流地常高下湖而蘇州則居下流稍有壅閼境內皆成巨浸矣故治水東南蘇州爲急蘇州屬邑有七而吳江居其東南下流爲淞江入海之發源崑山居其東北爲淞江入海之要道稍有壅

閼二縣之境皆成巨浸矣故治水于蘇二縣爲急然吳江之地左江右湖擁爲低窪是當水之郡會也崑山之地引江達海扼阻諸邑是當水之關鍵也故治水于二縣其先後同而崑山爲尤急也太倉嘉定則濱海高原十居八九憂旱而不憂潦宜蓄而不宜洩其治水之法亦有相因而不爲背者郟亶所謂辨高下之源求蓄洩之跡者此也然東南之地雖間有高原而終爲

澤國江海所歸之水未嘗之絶故自古及今皆
詳于治水而略于治旱以旱不能為大患也吳
縣處郡之西偏南屬震澤旁皆山田高視太倉
嘉定而長洲常熟之地與崑山吳江連界皆則
視崑山吳江其西北與常州之江陰連界東南
與太倉連界者亦視太倉江陰宋趙霖所謂平
江之田雖下于諸縣而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
謂之堈身堈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
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
沿海環江開治浦港不可不先者也大率諸縣
地勢有高有卑治水之法有同有異豈可一槩
取必乎竊嘗考之古今治水之蹟莫吳地曰大
禹通渠三江五湖之後歷夏殷周二千餘年未
有能續大禹之績者故治水之法不見于經傳
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于齊魯之間
即今運河南自嘉興縣石塘北流經郡城北逕

自公堤出望亭入無錫縣界續圖經所謂邗溝
者此也是亦不過疏之以通征伐耳未聞其為
民利計也漢初為濞封之地史稱吳王濞即山
鑄錢煑海之利富埒天子而亦不聞其以水
利耕植也孝武時太史司馬遷北登姑蘇望五
湖遊覽形勝思禹之功其意深矣三國吳孫權
據有江東遂以富強以逮晉之際皆為股肱
郡縣然亦未聞治水興利之事或紀載之闕未
可知也至劉宋元嘉中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
松江滬瀆不通欲從武康紵溪由山海口穿渠
洽功竟不立梁大通中吳郡水災詔遣前交州
刺史王奕假節發中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漕
大瀆以瀉浙江信義郡即蘇州也時崑山為信
義縣水利之說于是興矣唐貞元元和間于頔
王仲舒刺蘇州皆有興修之舉而唯有宋為詳
且備王荆公議廢都水監不便謂議者曰舉天

下之役其半在于河渠堤埽此可見矣天聖間江淮發運副使張綸同郡守經度于崑山常熟疏五湖導太湖入海復歲租六十萬斛乾興五年詔蘇湖秀州積水官為發鄉郡兵疏導以決其壅天聖初蘇州水壞太湖外塘又海旁支渠湮塞廢民耕田詔轉運使徐奭等董其事枚遣內供奉官張永和相度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堤九十里起橋四十餘所濬積潦自吳江東

赴海復民田數千頃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租苗三十萬景祐初范仲淹守鄉郡議疏導諸邑之水上書宰臣具言水利寶元元年葉清臣為兩浙轉運副使以舫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世為民患遂請鑿盤龍匯及滬瀆入海民賴其利自是以後慶曆中常熟開金涇鶴瀆二浦溉田千頃吳江修荻塘以通湖州至和中崑山開塘七十里名至和塘嘉祐

中開崑山顧浦開松江白鶴滙如盤龍滙之法皆為民利熙寧三年郟亶言蘇州水利首論六失六得及治田利害七事至為詳悉事幾行而罷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于海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餘里水道大通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利害其有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裹田興

修未及一二而罷隆興間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其他開治淤塞歷淳熙嘉定紹定之間皆為民利至胡元大德八年開吳淞江任仁發有水利議答泰定至正年間屢濬江海然比于有宋則為甚略矣潘應武言決放湖水吳執中言順導水勢周文英言三吳水利皆有經畫未知當時施行若何也

本朝洪武九年開濬白茆至和塘及諸涇港永樂二

年

命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疏治蘇松水患自後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忱巡撫都御史崔公恭皆脩治吳淞江以興水利成化八年置僉事于浙江專治蘇松等府水利十年都御史畢公亨知府丘霽復修崔公之功至弘治間連被大水

命工部侍郎徐公貫疏江湖涇浦而水有所歸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灝開七鴉浦築沙湖堤且疏言六事皆中機宜告諭數條悉明利害其所編築圩歌至今鄉村之民家傳人誦焉十一年工部郎中傅潮奏

救理吳中水利濬治崑山十河十五年郎中臧麟繼之皆有成蹟正德四五年蘇松大水為災民不粒食時都御史俞諫奏

救治水踰年而工息復差工部郎中朱袞治水吳中並為民利今

上御極憫東南數被水患恐重傷財賦之地乃

命巡撫工部尚書李公充嗣興修水利時官屬若郎中林文沛員外郎顏如瓌實分理其任顏治吳淞江林治白茆未幾顏以憂去林遂併治二水時李公建行臺於太倉總督於上而林則周行諸邑躬親相度導白茆濬吳淞江疏太湖於夏駕浦口置閘以障渾潮其他堤堰陂塘之修築者甚衆一時措置周悉號令嚴明厥工告成利被吳下迄今十餘年沿江濱海其要害通泄之所所宜及時興修以防未然正有賴於今日也

○王同祖太湖考

太湖在蘇州西南境三十餘里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國語史記謂之五湖左傳謂之笠澤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周官既云其澤藪曰具區又云其浸五湖似五

湖別有所在然范蠡乘舟入五湖司馬遷登姑蘇望五湖實又指此且揚州之境水大者無過於太湖其為具區甚明而歷考傳記所載五湖即是太湖非別有五湖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虞翻曰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通五道謂之五湖陸魯望曰太湖上稟咸池

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國經以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為五韋昭以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并太湖為五郭璞江賦以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為五初學記云或說以射湖貢湖上湖長塘湖滆湖為五按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國語吳越戰於五湖可見五湖之為一湖甚明也然今湖中亦自有五名曰菱湖在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莫湖在莫釐之西北周五十

餘里曰游湖在長山之東周五十餘里曰貢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胥湖在西山之西南周六十里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皐里湖而吳人稱謂則總曰太湖越絕書稱其大過三萬六千頃連蘇常湖三州之地湖中有七十二山其大者曰東西兩洞庭馬蹟次之山居人甚多閭巷井舍鱗次櫛聚無

慮數千家而仙宮梵宇分布上下茂林平野彌望百里可謂大矣然考之太湖上流其西北自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河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于宜興荊溪以入其西南自宣歙池州武林天目富陽下湖之安吉武康烏程長興合苕霅山溪諸水以入數郡之水諸滙于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東達于三江以入海東南積水之歸蓋莫有大于此者其底定也

則灌溉民田爲三吳美利泛濫也則浸淫數郡
而民被其大害是以古人之治之也疏其源使
水有所入導其流使水有所歸皆爲民興利除
害而已故觀其置五堰于溧陽以節宣歙金陵
九陽江之水使入于蕪湖以北入于大江開夾
苧干于宜興武進之境東抵滆湖北接長塘河
西連五堰所以洩長塘湖之水以入滆湖洩滆
湖之水以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白

鶴溪而入常州運河之北偏十四斗門北下江
陰之大江所以殺西來之水使不入于太湖而
皆歸于江也又以荆溪不能當西來衆流奔注
之勢遂于震澤之口疏爲百瀆謂之百瀆而又
開横塘以貫之約四十餘里百瀆在宜興者七
十有四在武進者二十有六皆西接荆溪而東
通震澤者也又于烏程長興之間開七十二漊
在烏程者三十有八在長興者三十有四皆自

七十二漊通經遞脈以殺其奔衝之勢而歸于
太湖也太湖上流諸道水之來源若此而所以
洩之者則惟于三江是賴爲太湖東出吳江縣
之長橋爲吳淞江繇吳淞江東流以入大海此
震澤洩水之大道也然洩水之處各有疆域蓋
不止于吳淞江而已曰鮎魚口曰脊口曰白洋
灣曰箭瀆曰小溪港曰瓜涇曰夾浦曰張家河
曰北車橋曰漾湖溪曰上瀆港曰陸家浜曰虎

山橋曰石家浜曰南宫曰荆家涇曰九曲江曰
後塘橋曰梅梁溪曰龍塘河曰迎城山曰菱湖
港曰太平橋曰澤塘浜曰灌瀆浜曰和尚浜曰
長洛浜曰王家漾曰山涇港曰渡水港曰黄瀆
港曰後保河其他支流尚多不可殫記皆所以
洩太湖之水以東入于三江諸浦而歸大海者
也然以江湖形勢觀之大要宜溧以上西北之
水可使入于蕪湖以歸大江而不可使注于荆

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使趨于吳淞江歸大海而不可使積于震澤此治水東南之大旨也然地形有高下時勢有古今水道有通塞而所以治之之法則固不可同年而語也

○徐獻忠沿湖港漊考

太湖舊有沿湖隄防而洩以諸漊漊有斗門制以巨石甚固門各以牐版旱則閉之以防漊水之走洩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泛溢官主其事爲利浩博後漸湮廢頗爲郡中之害東

坡水利奏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茭蒻蘆葦之積則水東瀉而無壅滯之患諸州利矣自今觀之吳江茭葦屯結成田長橋諸洞門悉皆湮塞比來十水九澇民力尤困吳江之患卒未能除而沿湖諸漊不可不加之意也

按大錢小梅二港總苕霅西南衆水以入于湖港之最大者也大錢以東皆縱橫港注入諸港直至吳江界

西金港顧家港官清港張婆港及宜家瀆泥橋寺橋司家等港先素流通止因其舊而修之也

陽漊沈漊羅漊大漊新涇漊潘漊諸漊謝漊和尚漊張港漊幻湖漊西金漊東金漊趙港許漊楊漊義高漊陳漊薄漊五浦漊蔣漊錢漊新涌漊石橋漊湯漊盛漊宋漊喬

漊湖漊巳上各漊者因民建議以便水利者也

巳上三十八港漊俱屬烏程按修湖漊記云湖漊三十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惟計家港近溪而閼獨不置閘紹興二年知州事王回修之又改二十七漊名曰豐登稔熟康寧安泰瑞慶福祿和裕阜通惠澤吉利泰興富足固益濟又皆冠以常

字今久廢不脩成化十年添設治農通
李智漸皆修治民多賴之
○曹胤儒海塘考
竊聞海塘之制本為捍禦鹹潮以便耕稼自春秋時范蠡築圩田之後疑即有之唐開元初乃名之曰捍塘起杭之鹽官迄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宋乾道中元至正初皆修焉起嘉定之老鸛嘴以南抵海寧之澉浦以西南于城垣內外皆有塘溝相夾自設此塘之後而松嘉杭無入海水口禹貢之東江遂湮無考矣
國初信國公湯和經略海防倚以為重至成化中頹廢巡撫畢亨益增其舊及與護塘兵農兩濟夫松以海塘防鹹潮而蘇之渾潮淤淀為害不小若沿海設塘而于港汊之口置減水閘以司啓閉則潮沙所塞不過港口數里易于挑濬更藉土著之民沿塘以居寬其他役計免田稅即作兵餉俾之守塘則不獨險要可周而水利無窮矣
○王圻開濬吳淞江考略
松江在上海縣北舊名吳淞江後以水災去水從松蓋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者北為婁江中為松江南為東江而松江又名松陵江其源出于震澤自吳江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殿山北合趙屯浦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崧子浦盤龍浦凡五大浦而至宋家橋東南流與黃浦會而入海其將入海處別名滬瀆江東西凡二百六十里此東南水利之最著者向與婁江東江並為潮流入海之要道自唐開元元年築捍海塘起杭州鹽官抵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沿海港口盡為堵截而東江湮沒無攷矣東江既塞婁江界在北境惟此松江一綫關係蘇松二郡民生

因討故歷代治蹟猶詳于松江宋寶元元年兩浙都轉運副使葉清臣開盤龍滙以入江慶曆元年知華亭縣錢貽範開顧會浦以入江嘉祐六年轉運使李復圭開白鶴滙以入江元祐二年常平使者潤蘇湖秀之人濬青龍江以入江紹聖中轉運副使毛漸開大盈趙浦以入江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凡七十四里上海合嘉定二縣供役大觀元年十一月從中書舍人許光凝奏檢較松江古蹟大加疏導三年兩浙路司奏請開淘松江復置十二閘宣和元年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又開白鶴滙以入江紹興四年鹽官丞王玨開華亭海河二百餘里通濟澱山十五年通判曹泳開顧會浦又浙西鐵塘更名下沙浦以入江乾道二年轉運副使姜詵開通波大港即顧會浦以入江前進士胡恪隨司門

員外郎李公傅相度開修三江積水元至元二十年催霖潦知水人潘應武與吳傚張桂榮等承浙東憲院宣慰之命相視合修河渠即湖田開新港二閘約三十餘丈[illegible]及濟趙屯大盈二浦以入江大德八年任仁發言開吳淞江自上海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濱迤邐入海長三十六里深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一萬五千爲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有奇復罷師寶啓閘千年開趙屯大盈樊浦白鶴盤龍舊江計長三十七里其中樊浦爲首下接新涇舊江闊三十丈其餘不等又於廟涇以西盤龍以東開挑水口五處新涇南北置二木閘泰定元年前都水監任仁發董開吳淞舊江二道爲泥大盈二河其法以戶有納苗田一頃五十畝差夫一名計日給有奇每名實支糧三升中統鈔一兩三年任仁發等于上海縣之潘家浜烏

泥涇二處各置二石閘以遏渾潮使閘內清水
衝滌江道深闊後至元間又謂閘置非宜旱潦
交病繇是復開元堰直河至正元年撈漉吳淞
江南北岸下泥沙疏濬各河十數用夫一十九
萬八伯四十餘糧四千七伯四十七石鈔三千
一伯六十四錠各有奇夫自宋至元間濬淞江
無慮數十次並未聞有以風水之說阻撓者蓋
亦計利害之大而不恤其小也逮及

國朝永樂二年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蘇松挈崑山嘉定諸塘浦
引吳淞江水入劉家河于上海濬范家浜接黃
浦達海正統六年巡撫工部侍郎周忱修吳淞
江略用邑人杜宗桓議立表江心量其淺深其
沙塗成田計畝收稅以補糧賠天順四年巡撫
都御史崔恭濬大盈浦以入吳淞江又鑿江自
崑山夏駕浦至嘉定莊家涇出舊江一萬三千

七伯丈[illegible]又浚蒲滙等
塘及曹家溝呼鄉臺浦成化七年海水溢入等
設憲臣于浙江按察司專治蘇松等府水利令
事吳瑞議修華亭上海海塘華亭南自海鹽二
海北抵嘉定各數十萬丈餘弘治初僉事伍性
濬吳淞江中段及額會趙屯鄉臺諸浦七年工
部侍郎徐貫奉
命治水東南濬吳淞江白鶴歸浦至分莊計七十餘

里府通判郝希賢承檄董工是年知縣董鈴築
西[illegible]閘十二年府通判原應宿濬松塘聳嘉
洪嘉靖元年巡撫都御史李充嗣奉
命用崑山嘉定華亭上海四縣民力相繼開吳淞江
上海分地初自崑山縣界東至白鶴江後自嘉
定縣界東至吳塘總四千餘丈役夫二萬三千
有餘給散銀米八千餘兩石糯勞旬至曷知縣
鄭洛書調度上海黃明董工先是開常熟白茆

河役上海九千餘夫糜二十餘萬緡以吳淞南
年而一舉大工嗣後撫臣屢議開濬難經其
題止因工費浩大無從措辦輒復停止至隆慶四
年巡撫都御史海瑞奮然獨任借支軍餉及各
處發追稻穀贓罰導河夫無礙等銀委本府同
知黃成樂蘇州府推官龍宗武上海縣知縣張
嵿魁斯開濬查勘舊蹟共計長一萬一千五伯
七十一丈闊二十餘丈議半開河面一十五丈

除嘉定應濬外上海實開長六千五百三十一
丈八尺餘面闊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
丈五尺六寸餘共計用工食銀五萬餘兩不兩
月而工告成是歲大饑民多思盜自河工興而
飢鋪雲集盜因以息自此三十餘年江流通利
早潦有資百姓至今尸祝之役以吳中水災異
常
奏請特設水利道副使許應逵專管江南水利駐

劄松江其工亦首濬吳淞而次及諸水工竟無
成而應逵亦以劾去十萬餘銀付之東流惜哉
夫自永樂以及萬曆開濬松江不下八九次而
亦未聞有以風水之說阻撓者治至今日黃渡
以西宋家橋以東尚皆通流如故而中段七十
餘里已成平陸此江既塞則五大浦及田間水
道日就淺淤故邇年目之間一望瀰漫無從滙
出幸而晴霽數日則又車戽無資田疇盡浸禾

苗立見枯槁有司奉撥追徵痛恨逋負而不知
逋負之繇皆原于此豈可但知東南凋弊而不
知凋弊之繇皆原于此此江之開濬何可一日
不講哉然開河之難難于工費工費所需不出
于官則出于民而今公帑空虛閭閻匱乏官民
皆莫可搜括也惟所議錄河夫銀及原擬提編
免役一節上下咸稱便利蓋提編者即以各州
縣新編五遞年解運推收里老塘長各差量其

輕重徵銀免役以佐河工而各差之缺即以次
年原編人數按充往歲上海修城事曾經提編
一次便可得銀五六千若以蘇松二郡通融便
即得七萬餘金舍此二項之外倘不足用更有
各府州縣濟農備賑銀穀當此水災民困之日
正當發稟拯救一以活饑民一以佐河工較之
往歲請捐
內帑請吊贓贖其難易爲何如也且提編之舉其

便又有二近來僉報各役俱係官家富戶樂于
輸銀而苦于應役數萬餘金不煩箠楚頃刻可
完其便一徵銀在官僱募饑民開濬計工給發
方今水災之後冬閒待賑必多即此以寓救荒
之意又省塘長起夫需索之擾其便二有此二
便而工費浩鉅何足慮哉夫工費既有成說而
復有倡議阻撓之者則皆侵占官河豪民捏造
浮詞以鼓惑縉紳此必明哲所洞照者○又按
導河夫銀係派入條編見徵之數提編事例乃
上海許知縣建議有卷詳一吊查即可舉事似
亦不必題
請

新勘應濬號段淺深丈尺

東自上海城北閘港口二塲地方起至西蘆
浦止長二千五百二十丈淤澱塡高應開
深一丈二尺若照隆慶年開面闊十六丈

底闊八丈每丈土方折算一十四方四尺
共方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方
東自蘆浦起至西上澳塘止長一千一百七
十八丈潮沙淤澱已成平地應開深一丈
二尺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五方六尺共方
一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方八尺
東自上澳塘起至新涇口長六百五十二丈
淤澱亦高已同平陸應開深一丈二尺每

丈折算土方一十五方六尺共方一萬一百八十六方八尺

已上三段共長四千三伯五十一丈共折方六萬四千八伯五十一方六尺每方工食銀四錢六分共該用銀二萬九千八百二十一兩七錢三分六釐

東自新涇口迤西至孫基港口長一千二伯三十丈尚有河影應開深一丈二尺每丈折算土方一十四方四尺共土方一萬七千七伯一十二方

東自孫基港口迤西至莊家涇口長一千三伯五十一丈五尺尚可通流開深一丈一尺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三方二尺共土方一萬七千八伯三十九方二尺

東自莊家涇口迤西至盤龍塘口長四伯二十五丈應開深一丈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二方共土方五千一百方

東自盤龍塘口迤西至高家浜口長四伯八十八丈應開深一丈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二方共土方五千八伯五十六方

東自高家浜口迤西至紀王廟蔵儲浦口長四伯丈應開深九尺每丈折算土方十方八尺共方四千三伯一十方

東自蔵儲浦口迤西至青浦界宋家舊港長五伯十二丈自此翻沙稍稜淤墊稍低尚可通舟來往應開深八尺每丈折算土方九方六尺共土方四千九百一十五方二尺

東自宋家舊港迤西至洛劍浦南赤雁浦長一千一百丈此段尚可行舟亦應開深七尺每丈折算土方八方四尺共方九千二伯四十方

巳上七段共長五千五佰零六丈五尺
共折方六萬四千九佰八十三方每方
工食四錢六分算該用銀二萬九千八
佰九十二兩一錢八分
通共十段共計算工食銀五萬九千七
佰二十三兩九錢一分六釐
另外又議築宋家橋口大壩及各段攔水壩
閘并官吏役人供給飯食共約計八千有
奇
巳上通共開濬工食并閘壩供給等項
共該用銀六萬七千七佰二十三兩九
錢一分六釐

附 開吳淞江駁議

按吳淞一江自神禹鑿山導水以來未有上海
即有此江而吳淞文獻未始不與天下爭衡暨
元末立縣此江水面尚闊數里波濤洶湧十倍
于今而本縣甲科猶然繩繩不絕奈何邇來談
堪輿者遂以此江之通塞係文運之興衰而縉
紳賢者乃皆嘖有煩言是何其深信曲說而不
達
國體也夫吳淞一江係四郡十二州縣生靈之命
脈
朝廷數百萬賦稅之根本此固科第一節而些令
公私俱困又豈仁人智士所忍言哉況今之建
議者欲于上海縣北宋家港口築一壩閘以遏
潮沙則吳淞水勢不致東流而瀉出海似又與
堪輿家說了無妨礙宜不當慫慂而吹毛矣姑
記此以就正于憂
國憂民之君子

計查歷年開濬吳淞江後科第

一弘治初年僉事伍性開吳淞江一次次年
庚戌錢福中會元狀元至六年壬子顧清

中解元官至尚書癸丑李希賢中會魁乙卯王杲中解元唐錦中鄉魁十四年辛酉陸深中解元官至侍郎

一嘉靖元年巡撫侍郎李充嗣開吳淞江二年癸未徐階中探花官至大學士同年潘恩官至尚書至十三年甲午莫如忠中鄉魁官至布政至十九年庚子林樹聲中鄉魁會元官至尚書壽及百歲

一隆慶四年海忠介公開吳淞江次年辛未郡中同榜六人五躋三品許樂善現任通政使癸酉丙子方應選陳所蘊掄魁俱為文宗

一萬曆十六年許副使應逵開吳淞江十七年己丑董其昌中會魁傳臚入翰林二十五年丁酉呂克孝中應天解元徐光啓中順天解元二十九年辛丑張以誠中狀元

已上皆百年內事典籍可據可驗吳淞之開竝無妨于科目且堪輿家有言百步之外風水即無干涉況此江遠在百里外耶或又言吳淞一開黃浦必塞第未知宋元迄今吳淞疏濬不下二十餘次黃浦曾有湮塞時否此又可以理察設若果有妨礙何先輩名公屢修松江華亭上海志乘水利欵中全無一言及此而惓惓以開濬吳淞為首務則今日之倡異者殆或未之考耳

王煥如曰王少參濬吳淞議酌羣見辟邪說真救時之碩畫也止提編一節在嘉定上海或可行之今時勢不知何如矣若蘇屬他州縣方苦編傜不足一開此例重困生民萬萬不可

一王圻中江考

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東南至會稽陽羡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韋昭云三江爲吳郡東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今志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而中江湮沒無考疑在華亭海鹽平湖界中後爲捍海塘堵絕不通耳一統志云中江在溧陽縣西北即禹貢之三江也今名永陽江下流入宜興縣界

○王圻婁江考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北下三佰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吳記曰東北入海爲婁江蘇志云自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之婁門者曰婁江歷崑山太倉東至天妃宮出海元至元二十四年朱清浚開婁門至海口

○王圻東江考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南下七十里至白蜆湖入海口上江亦曰東江吳地記曰東南入海爲東江蘇志云自大姚分支過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黃浦繇黃浦經嘉定縣江灣青浦東北流亦名松江者爲東江按大姚在長洲縣二十六七都酈道元水經注云漢書地理志曰秦于故越地武原鄉置海鹽縣後沒爲柘湖徙治武原又淪爲當湖南有秦望山谷水于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疑此即東江也後因築捍海塘遂

湮沒無考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溪自吳東南出爲谷水谷水經由拳縣故城下又東南經嘉興縣城西又東南經鹽官縣即海鹽縣故城後沒爲柘湖縣南有秦望山谷水于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此說與水經稍同但未審此果東江否也水經云又東至餘姚縣東入于海注云諸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江浦陽江同會歸海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

苕水出于其中北流至具區滓餘五里使是句
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據此則太湖水從浙湖
出海似亦有據因書備考宋元嘉二十二年揚
州刺史王濬欲開武康紵溪洩湖水以入海不
果據此則太湖水出錢塘似亦與水經相合據
松志上海縣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
場新場舊有海口論者或指此爲東江

王圻三江口考

縣湖入海之道最大者曰三江卽松江婁江東
江也其分水處曰三江口史記正義曰三江在
蘇州東南三十里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
里得三江口與正義不同一江西南上七十里
至太湖曰松江卽古笠澤一江東南下七十里
至白蜆湖入海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
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

○王圻溧陽五堰考

五堰之築在宜興以西屬溧陽縣古人欲分殺
水勢使西南諸水不入荆溪縣分水銀林等堰
入伍子胥伐楚從運河以入大江自五堰廢後
宣歙池陽九江諸水不入蕪湖反皆東注震澤
故今之談水利者以修復五堰爲首務

王圻土岡堰閘考

按蘇州府太倉常熟之東北境有上岡身下岡
身歸吳岡身在新安鄉口青岡在惠安鄉曰王
家岡松江府華亭縣之東南境有竹岡紫岡沙

岡皆土壠高起橫亘百里殆若天所以限戎湖
海二水使不相通耳後因導江導海利于淺涉
而穿渠橫截岡身矣在劉河以北者高田苦于
無水遂置堰閘以堰水如今之錢堰門張堰門
沙堰門吳堰門翁廟堰百堰李堰門及斗門之
類皆是而近多圯壞不修旱乾水溢之患惡能
免哉

○侯峒曾開濬吳淞江考略

一利弊考

三吳古稱澤國以水為利亦以水為害而利害之源全係吳淞江通塞禹貢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者韓太僕有光考定謂東南錢塘江西北揚子江而東北為吳淞江是吳淞一江與錢塘揚子二江並洩太湖之水自杭州築長林堰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入于錢塘常州築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揚子二江之道既阻僅有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自吳江縣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至澱山又北合趙屯浦東合大盈浦顧會浦崧子浦盤龍浦凡五大浦而至宋家橋東南流又納蕭浦之水以入海蓋東西亘二伯里境連嘉崑上青四邑而杭嘉湖蘇松常六郡之水俱洩于此此而復淤震澤何繇底定

國家財賦大半倚辦東南而六郡當十之八禹貢謂田為下下今賦乃上上惟藉水為利耳吳淞既塞五大浦及田間水道日就淺淤旬日之雨一望瀰漫無從寫出幸而晴霽數日則又車戽無資田疇龜坼禾苗立槁郡縣猶責逋負日積而不知逋負皆原于此監司但知東南凋弊日甚而不知凋弊亦原于此吳淞開濬豈容一日緩哉往有侯占齋朓因倡異說謂不利于松郡科第者則王叅議圻抑上海人特出駁議一通可考

一興廢考

江為東南水利之最著歷代治績最詳往不具論自宋寶元迄元至正開濬吳淞載在史冊者以一二十計自

本朝永樂二年迄隆慶三年開濬亦八九大舉其主叅議圻攷略中而事最近績最奇者則無踰海

忠介迨萬曆十五年因水災異常特設許副使
應達專董水利再濬吳淞求通反塞三吳坐困
今黃渡以西上流尚通一綫中段七十餘里竟
成平陸萬曆三十一年撫院曹公時聘按院馬
公從聘移文郡邑集議開江事宜業有成畫四
十一年按院薛公貞天啓二年撫院周公起元
皆特疏具題奉有
俞旨而迄未有創非常之原者今日

廟廊詢度執事籌咨倘此江着極而通之會乎亦
千載一時已

一經費考

吳淞當濬幾費講求卒難舉事者徒以工用浩
煩無從措辦耳往者
特頒內帑不費民間一錢而今不能往窑室助役有
至一萬石而今不能往杭嘉湖三郡皆以贖鍰
協濟而今亦未必能往海忠介動支各項銀不

足用遂請
旨折蘇松常三郡漕糧二十萬石每石折銀六錢共
五錢照例歸太倉以一錢助河工而今又決不
能則計莫若求之提編提編者以各州縣新編
五遞年解運催收里老塘長各差量其輕重徵
銀免役而各差之缺即以次年原編人數接充
任者上海曾為修城事提編一次便得銀五六
千若以各邑通算便可得數萬兩再減其半亦
可得四五萬兩近來僉報各役多宦家大戶樂

于輸銀若干應役不煩簽楚頃刻可完上下兩
使做無踰此其次則役軍丁各衛所軍原有食
糧查正德間撫院李公充嗣嘉靖間按院呂公
光洵俱用軍開河又歷考宋元開治水多用水
軍故費少功倍此輩平時既不得不設乃以有
用之財有用之人置之無用之地即以暫充夫
役無妨講武況古人寓兵于農行師之際挑塹

掘濠亦兵夫事誠令軍官各率衛所軍兵開江且許量加工食功成壓賞誰不欣然效用是亦一議也他如吊取導河夫銀備賑銀罰贖銀又如勸助如役傍河食利之民前人各有行之時異勢殊在當事悉心籌畫耳

一丈尺工價考

嘉靖末吳淞湮塞隆慶三年巡撫海公毅然開濬查勘舊蹟自黃渡起至宋家浜口長若干里

計一萬一千五伯餘丈舊河影闊三十丈減半開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計用工食銀五萬餘兩不兩月而告成三十餘年利賴尸祝萬曆十五年後許副使應逵因開加塞遂成平地七十餘里萬曆三十二年曹撫院時聘看沿江居民勘定應開丈尺及估計工食銀兩該上青嘉三縣居民各勘本江原額面闊一十六丈今公私價之若照額開濬恐錢

糧不敷議得開濬面闊十丈底闊五丈濬深一丈每丈該土方七方五分每方用夫十五工每工用銀三分每方該銀四錢五分每丈合用夫工銀三兩三錢七分五釐大約以此爲率

上海縣自閘港起至盤龍塘止內除嘉定界九十丈實長六千五百四十六丈二尺五寸積該土方五萬四千三百三十方據算每方用夫十六工共用夫八十六萬九千二百八

十工每工三分共銀二萬六千七十八兩四錢

青浦縣自東蚵江起至趙屯浦口止內除嘉定界二千一百六十丈實長一萬九百五十四丈據算工銀二萬一千五百五十八兩

嘉定縣自上海界西新港起至盤龍塘止長三伯六十丈內聽上海界一伯八十丈止該一伯八十丈又自盤龍塘起至青浦縣赤雁

浦口止五段量長五千七伯二十六丈內有許家村起至赤雁浦口止南屬青浦北屬嘉定應聽青浦二伯六十五丈實該一十五里七分該江五千四伯六十一丈幷上海界內一伯八十丈通共該江五千六伯四十一丈積該二千八百二十丈五尺據算銀九千五百十九兩一錢八分七釐上海縣平陸無水嘉定有水二尺三尺者各段不同每丈合議

用水工銀一錢五分計該銀五百三十二兩有零另有應築大壩兩條并兩傍支河狹處不開外餘有盤龍塘口大浦一十三處共約計備樁木工料銀三伯兩共算銀一萬三伯四十二兩一錢八分七釐

右係萬曆二十二年勘數及萬曆四十一年兵道俞公絳宇再行檄勘查隨據上海縣申報此江東自上海起西自青浦嘉定

止湮沒九千八伯餘丈則比前數翻減矣且閘江止議面闊十丈底闊五丈較舊額愈縮愈狹議者謂江之易塞止以潮沙易澱今江流愈微潮泥愈積不一二年將復淤梗是使力爲徒勞財爲徒費海忠介十五丈之額似斷不可復減又土方工價或議四錢或議四錢五分或四錢六分或四錢八分須有畫一則夫淤河之長短闊狹

之丈尺工價之多寡今日自宜另行躋勘計議聊述舊聞備參攷爾

一夫役綜理考

海忠介開河事蹟多在上嘉二處吊卷可查大抵委用廉幹府縣佐貳三四人總理又查報上青嘉三縣殷實耆民分投募夫忠介親自巡省至工銀給散預令各縣秤對包封本院親自抽兌無差親至河所計工給散奸猾一毫不敢染

指以故小民踴躍不日告成今日委用總理官員誠爲喫緊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至于夫役除役軍丁一議貴在省費聽酌行外若調極東之民開極西之江勞費數倍功迄不成往有役四郡人夫者其弊可鑒惟附近募夫最聚夕散晴作雨歇力省而費寡乃泥頭最不可用民間私濬多任此輩使之募夫夫工僅得六七泥頭坐享三四共知其弊仍習用之者以夫役散處主家雜集又尋工雜聚不能無寄托若公家濬河有官府爲之號召塘長爲之統率即慮脫逃又有互保之法何藉此輩而以耗減工食哉

已上五款據憲檄查議者錯舉所知以備酌復若施工伊始則審地高下有議運泥木車有議開首中心有議竣事之時稽驗深廣有議導河鐵帚有議浦口置閘有議容陸續條上茲未敢贅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

說

說本註疏之義其文或略或詳皆所以指畫水道務合源委讀者應知作者之苦心

宋

朱長文東南水利說

地傾東南而吳之爲境居東南最卑處故宜多水昔禹之治水也因其勢之可決者疏而爲三江因其勢之必聚者瀦而爲五湖乃底於定微禹其能不魚乎觀昔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以涇約水以塍御水以埭儲水遇淫潦可洩以去逢旱歲可引以灌故吳人遂其生焉前代經營之迹多不見矣至唐元和中開常熟塘古碣僅存頗稱灌溉之利錢氏時常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蓋當是時方欲富境御敵必以是爲先務國朝天禧天聖開吳

史216-211

中水災於是命發運使張綸同郡守經度於崑
山常熟各開衆浦以導積水嘉祐中范文正公
來治此州適當歉歲深究利病不苟興作公以
爲松江不能獨洩震澤諸湖之水雖北壓揚子
江東抵巨海河渠至多湮塞已久不能分其勢
今當疏導諸邑之水東南入於松江東北入於
揚子與海也有盤龍滙者介於華亭崑山之間
步其徑纔十里而洄洑迂緩逾四十里江流爲

之阻遏盛夏大雨則氾溢旁嚙渰稼穡壞室廬
治無寧歲范公嘗經度之未遑興作寶元中太
史葉公清臣漕按本路遂建議釃爲新渠道而
流速其患遂弭厥後轉運使沈立之又開崑山
之顧浦頗爲深濬嘉祐間吳中薦饑朝廷擇選
守將經制其事蔡泰州自杭抄理典是郡嘗請
行縣按水親度其利是時轉運使王純臣建議
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禦風濤

令縣教誘植利之戶自作塍岸定邑吏勸課爲
殿最當時推行焉及李兵部復圭爲運使韓殿
省正彥宰崑山於是復修至和塘使之完厚民
得因依立塍堤以免水患而韓君又開松江之
白鶴滙如盤龍之法皆爲民利熙寧元年六月
有詔興修水利二年十一月頒農田水利約束
三年廣東安撫司機宜文字崑山郟亶上言蘇
州水利大槩以爲環湖地低故常多水沿海地

高故常多旱治田爲先決水爲後欲取所謂水
田者略循古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横
塘因出土以爲堤又取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
瀦水以灌溉之則高田不涸而水田亦減流注
之勢度用二十萬工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
三年而蘇之田畢治矣其後士人傅肱欲決松
江之千墩金城諸滙又欲開無錫之五瀉堰以
洩太湖而入於北江泝海鹽之蘆瀝浦以分吳

淞江而入於海於崑山常熟二縣深闢諸浦遇東南風則水北下於揚子遇西北風則水南下於松江庶可紓患夫治水者當濟其下流下流旣通則上流可導也

○范成大水利圍田說

今之岸塍率去水二三尺人單行猶側足而行坎坷斷裂纍纍如瓣年伏兎佃户貧下至東作時舉債以備糧種其勢無餘力以及畚臿之工婦子持木杴撩汚泥補綴罅缺纍塊亭亭一蹊便隕謂之作岸實可憐笑秋雨時至莫之隄防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召新租事力愈薄苟苴增其今宜於邊臨湖瀼土人所謂搭白之處增築長堤使高五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潦涸乾源手足所及土皆可取闊春夏半年至秋雨風潮未已堅定草芽生之可恃爲安較之臨時補綴客土抗捏不可同年而語至於夫力則同頃共利者不然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人固當悉力一邊衆户亦合併工同作夫有田無岸水平之日輙復罷歲歲受敝浸世不悟誠可太息

元

鎮江漕渠說

唐孫處玄潤州圖說云雲陽西城有水道至東城而止建康實錄吳大帝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岡瀆上下一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于是東郡船艦不復行京江矣晉宋齊因之梁以太子名綱乃廢破岡瀆而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流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六里五埭注句容界西流

入秦淮至陳霸先又湮上容瀆而更修破岡瀆隋既平陳詔並廢之則知六朝都建康吳會漕輸自雲陽西城水道徑至都下故梁朝四時遣公卿行陵乘舴艋自方山抵雲陽至隋大業中煬帝幸江都欲遂東遊吳會始自京江開河至于杭此說不然京口有渠實自始皇非始于隋也蓋六朝漕輸係京口泛江以達金陵則有風濤之險故開雲陽之瀆以達句容而京口固未

嘗無漕渠也詳諸實錄所謂東郡船艦不復行京江之語可見輿地志晉元帝子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于丁卯港立埭又齊志丹徒水道入通吳會皆六朝時事尤為明驗是則煬帝初非創置不過開使寬廣耳及觀京口詩集宋乾道庚寅郡守蔡洸浚渠河成郡人顧致堯詩則渠始于秦明矣

名臣 都水庸田司集江湖水利說

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下太湖蓋諸山峙於太湖之西地形高阜兼南北東三處江海之岸亦高而太湖之四外皆高水積其中常若盤盂之盈潴非藉江湖深利何以通洩設有雨潦則氾濫四溢環湖低田其能免淹沒乎范文正公謂太湖天開澤國衆流所聚而江海之涯地勢皆高若欲導泄積水在乎時時點檢太湖東岸北岸通江諸河

道水洞不致諸物閉塞可也蓋環湖皆蘇湖常秀之良田病於低窪利在泄潦兼沿江傍海諸高田亦仗湖流分注倘散湖沙使江湖深利乃可引湖灌溉繇是言之凡太湖出水口子宜常通不宜略塞也諸小湖在太湖邊東及北者有昆承湖巴城湖陽城湖沙湖陳湖尹山湖蠡湖薛澱湖又名澱山湖并諸水瀰漫淹蕩皆能接泄太湖水注江達海鼓內澱山湖關係吳淞江

注泄至爲切要論其古迹周圍二百里此湖水
自大盈趙屯二浦以瀉吳淞江既近且便較之
諸湖惟澱山湖之東岸北岸與渾潮相接最近
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鬱此以注湖內漸成
淤澱富豪之家緣淤澱而圍成田地甲步不多
其來久矣繇是湖之瀦水益狹又與二浦漸遠
而所洩不能快便若非就湖內圍田上多開河
道及時時修浚二浦并浚近浦諸溝洫接濟通

洩衝滌渾潮則此湖淤澱恐不止於是也吳江
長堤又名挽路在塘接宜興前輩單鍔云昔慶
曆二年因風濤多敗漕舟遂接續築成長堤橫
截五六十里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江海浦
港復多沙漲又按東坡蘇公云淞江沿數十里
積石壅土築爲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於水中漲
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江水不快則海之泥
沙隨潮日積而吳中多水患又按崑山郟亶云

吳江築爲石塘以障東流之勢是致下流淺狹
遂漲潮沙半爲平地如長堤如挽路如石塘皆
同此處正是太湖東岸泄水下吳淞江入海第
一要處古賢交口立論以曉人者乃至再三必
是此處不當閉塞凡先來於堤間多置木橋多
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者蓋欲伎其急流
奔注江河衝滌泥沙免致水患然猶慮橋柱之
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或便於行路則壩塞河

口或惰於巡防則容置椿楗此又不止於橋柱
之阻水也矧以茭葑魚簖等物障遏妨害農功
必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之咸知利害可
也吳江長橋長洲寶帶橋曾議鑿堍添橋寬展
水道皆合浚治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吳淞
江常熟塘接泄太湖水勢入昆承等湖注江達
海兩傍河道各有七十餘條多有壩塞之處合
去壩塞使之通流大盈浦南接澱山湖自白鶴

涯以達吳淞江浦闊二十餘丈趙屯浦南接澱
山湖北達吳淞江浦闊五十餘丈此二浦注泄
湖水最為切要常宜深闊通利近年以來漸至
淤塞又太湖東至松江有白鶴涯者宋嘉祐崇
寧宣和間三次開浚又有顧浦涯盤龍涯千墩
金澤諸涯推原其故皆緣上源閉塞湖流遲緩
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涯者漲塞江心阻水
尤甚及有新華嵩分莊嵩嚴家嵩綦漲為害俱

合鑿開蓋嵩節涯之異名也

本朝

〇姚文灝浙西水道圖說

浙西為區四高中下勢若盤盂諸源西來天目
為魁也列澤中滙太湖為最也衆流歸東三江
為宗也近世治水者浚松江跡口則不通水之
不樂東也決黃浦夏駕則沛然水之欲北旋也
夫禹水皆東三江故同也今茲之欲北何也海

塘障而東江塞也自東江之塞也天目南源往
迴數百里過松江然後入海失其宅也議者徒
知惡諸浦之奪江而欲截其流而不知江之不
能自疏也然則通東江復禹跡可乎曰不可也
東江通則鹹潮溢也近江膏腴之田復鹵斥也
後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勢之所在近三泖者導
之使入黃浦近澱湖者導之使入婁江近陽城
者導之使入七浦庶事幾半而功倍也圖之作
舉綱也綱舉而目張也觀者得水土分數于區
畫之間高下見矣高下見疏防辨矣

〇魏校吳中水利說

吳地邊高中下昔人象為盤盂不大決其下流
江之海則胡以止湖翻矣禹貢所謂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是也今淞江全受震澤諸水實維經
流而中多淤阻如腸胃病噎然則併而入婁江
過劉家港入海西近北地形愈卑則滙為陽城

史216-219

昆承諸湖故有白茆塘受之以泄于江

○何宜水利塘圩說

脩治塘圩浙西水利急務約略其說如左

一脩築圍岸苦於無土若圍外河水淺狹即將外河車乾取土若外河深闊則將圍內溝洫車乾取土此一舉兩得之術也

一凡圍內有徑塍者遇潦易於車戽是以常年有收其無徑塍者遇潦難於車戽是以

常年無收宜諭令田戶凡大圍有田三四百畝者須築徑塍一條五六百畝者須築徑塍二條七八百畝者如數增築

一圍岸田畔或土脉疏浮外水滲入者雖車乾夜復漲滿者宜於岸塍中心開掘一槽深入外河之底隨篘河泥填及一半俟其稍乾用杵築令堅實又復篘泥填滿則水無自而入矣又有圍岸因鰍鱔掘穴或樹

根朽爛遂成漏洞者亦依前法築之若田中有泉水為害者可用磚灰圍砌泉口如井欄之狀則泉不漫散或將泉口掘作深坎用大缸覆之却以泥土圍築缸上而泉亦不能出矣

一高田去河遙遠無水可救者須於田內計畝開塘如田一畝開塘一分有田二畝開塘二分其三畝四畝以上各宜依數開之

庶可防旱或有愚民吝惜不肯將田開塘者可以善言諭之曰爾有田二畝若將二分開塘則彼一畝八分更不憂旱年年有收是所費者小而所利者大若惜此二分之田不以開塘則彼二畝旱即無收是所惜者小而所害者大古人寧損膏腴之產而廣溝洫之制者為此故也

○張鏜圍田溝洫說

治水以爲田也治田以防水也治田之水有三曰築岸塍曰修堰壩曰分大圩今吳之地古稱澤國田多低窪所藉以防水者塍岸也塍岸不固則雖有沃壤亦棄之爲沮洳矣古人制田之法率因水道以正疆界曰溼曰澮曰洫曰溝縱橫曲直有井田之象焉其通也以洩水其塞也以瀦水使不爲田害而已後乃破古堤以通江湖專小利而風濤之入獨倚於岸塍故民日益

勞而堤築日益繁矣范仲淹有曰江南圩田每方數十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啓之潦則閉之旱澇不及爲農美利今門閘不可復矣而修築堤壩之策獨不可行耶圩田之制隨地形之廣狹水道之遠近而爲之大小圩之小者岸塍易完民工易集時有浸潦則車戽之功可以朝夕計也圩之大者岸塍既廣工力不及積水經月而實粟者將化而爲泥腐矣度其勢而分之使一勞而永逸事半而工倍民其有不賴乎夫岸塍譬則城郭也壩堰譬則關隘也小圩譬則三里五里也關隘固城郭堅則內有所恃而寇不能入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則小而易守緩然應敵無虞矣

○史鑑吳江水利說

吳江之地卑疏水緩左江右湖故水之爲患也特甚太湖東南巨浸即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

納荊溪宣歙蕪湖宜興溧陽廣德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於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松江承其下流松江即禹貢所云三江既入之一水也透迤曲折洄流旋洑逆行二百餘里始入海而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嚙衝擊其害又甚於雨東風則江水西浸西風則湖水東浸

假須頓盡人力莫施故瀕湖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濬一涇置一牐以為治之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不通者特有大與小急與緩之異耳假令南置一牐而北流者自若東開一瀆而西溢者如故固不當與諸縣治法同也切以為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一曰築堤吳中之田皆居江湖之濱支流旁出皆蕩漾不可以名計苟不致力於隄防以捍禦之則未見其可也

國朝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剏於前通政使趙居任繼於後無不注意於隄防其法常於春初編集民夫每圩先築樣墩一座為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如之其取土皆於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令築固隄既訖工令民箭泥塡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滿復於隄之內

外增廣其基名為抵水蓋隄既高峻無慮以培之日久必頹矣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悉求二公之法而損益之繇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來法廢每年府縣下縣縣雖下鄉率皆以僞應之其於隄防略不加省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難矣且戊午而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二而旱者一水者七固繇大災流行然亦隄防圮壞水不能禦旱不能蓄有以致之也二曰濬分洩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以入湖吳漊港東宋家港朱家港盛思港曲濆港黄沙港韭溪是也在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瓜涇港七里橋柳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里間亦係分洩湖水之所今為石塘雖便往來前者嘗言其有害水道故鑿竇以通水流近年傾圮佐史部夫不如大計輒

因而築之又湖水之渾濁易為停積沿湖之人
多種茭蒲歲久成田歲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
又瓜涇港長橋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為
深闊而瓜涇港居民慮賊所侵輒貪緣巡捕官
為之築堰長橋又為豪家湮塞規為田宅為患
極大今則入湖者氾濫不流矣入江者洄流而
西淩矣日滋月長其害將尤甚於今日也莫若
一槩疏濬不許踵襲前迹二曰務車救夫水之
氾濫者既築堤以障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
竭力以車戽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
或無力而弗供豪橫者又恃頑而弗服以致互
相推調坐視陸沉在上之人激勸而編集之水
患初作上自長貳下至掾吏無不躬親看視奔
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諺有救水如救火之言此
言當急而不當緩也自近年設立水利官後一
切委之然地既廣遠居東則西不知在南則北

因循欲求其無誤難矣夫軍
國之需所係至重令著為令典凡後水潦任牧民
之任者悉令分投巡視督民而力救之四曰專
委任不樂聞凡興建水利皆責成糧長而官為
節度之蓋糧長任在賦稅其用心必專近年添
設塘長又立耆老復革去塘長而立圩長又有
總管義官之委紛紛多制十羊九牧乞令糧長
管其都圩長管其圩縣之佐貳分管巡視督其

頗如環新洋江夏駕浦說

吳淞江一帶流至新洋江口夏駕浦口二處交
會二處因通婁江潮水倒入江內淀積泥沙又
因地勢卑近遂引江水順趨北下併入婁江以
致吳淞江易成淤淺累經開濬不久復塞或謂
此江出海一百餘里累濬累塞而此二處相去
婁江不過三十里因而疏濬深闊使此江中水
并入婁江出海似為便易不知此江乃三江之

一與婁江各自通洩當夫旱乾固可合而爲一及至水溢則婁江自洩所受之水方且不暇又安能併吳淞之水而皆洩乎故昔人有言使二江可併爲一則神禹先併之矣何必又有三江此誠不易之論然而先年累次脩濬皆以此江之水可併婁江爲便惟於新洋夏駕脩濬樂脩易而畏煩難以致二處淤塞不通而棄此爲可不必用即今雖以開濬深闊應該設法區處以

爲經久之計予竊詢訪耆民咸謂當於新洋夏駕口各置一閘冬春常閉夏秋淫潦開之以分洩水勢或旱乾開之以通引灌溉庶幾江水常通旱潦有備又查得夏駕口闊一十六丈深止四五尺潮勢亦緩造閘無難其新洋口闊四十丈深一丈五尺潮勢頗大難以作壩但事體重大及費用錢糧數多必須委官勘議停當方可施行

○高企三江說

吳中之水震澤爲鉅震澤即今太湖蓋受江東宣歙浙西蘇湖常秀數郡天目諸山荊溪百瀆之水周五百里（或云六百里入小字）藉三江以入于海是總江浙諸水皆爲太湖之源太湖以東者湖與夫三江之水皆爲太湖之委三江一爲吾松郡名之松江其二婁江東江雖禹貢並稱三江書傳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婁江東江又松江之支流今自太

湖而東二百餘里微海惟有松之一江觀荊公送人宰吳江詩三江斷其二往往抵蒲青白宋已然已

○呂光洵蘇松常鎮水利總說

禹貢揚州之域自江以南其郡以十數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郡最大於地爲吳分其部所領凡一州十有七縣縣地千里畛畷無數自漢唐

以來號稱財賦埴當按圖書在虞夏之貢以爲下田然亦廑有象牙珠玉丹砂金碧山林之饒而財豐若此者豈有他哉蓋其民重稼穡專務水利故也夫水利之大莫過于江湖今自蘇州以北至常州鎮江東至松江皆負地利屬襟帶江海而又有太湖爲之灌注溉可以遂以爲吳東有一江五湖之利有餘來矣三江卽松江東江婁江也五湖卽太湖中小湖有菱湖貢湖胥

湖游湖貢湖凡五名故曰五湖其實一太湖也蘇州在太湖東北三江五湖皆屬焉三江五湖之外若湖瀼蕩漾涇浜塘浦名聞者以百數鑿而爲渠行水溉田者其交絡之流又無所不至是以蘇州地雖卑下爲衆水所鍾而田用貯淤肥美多爲沃壤天下冠其賦獨爲諸郡最松江之水不能半于蘇州其名聞者以十數澱湖三泖最大皆西受太湖之水釃而爲渠者以百數黃

浦最大皆西受澱湖三泖之水浦之始楚春申君黃歇之所爲也今諸鄉之水溉田者皆繇此浦世賴其利唯東北瀕海岡身之田浦水所不及者往往多廢故松江之賦視蘇州十居其五常州之水其最大者有滆湖洮湖濠湖闊江九溪荊溪有消諸水雖瀰瀰分流或北歸于大江而南歸于太湖然而地居太湖上流多高原易填淤爲害故其賦又視松江爲下鎮江地勢至

北益高去太湖頗爲遼遠無所通唯漕渠自嘉陵歷蘇州常州直北流入界中抵京口通江淮耳然渠自京口遞夾岡勢縈曲皆鑿山爲之而瀦水少宋元祐中于京口呂城下埭石爲渠兩涯置牐以禁障內外之水時其鍾泄而又與內之練湖相首通練湖方四十餘里晉陳敏據江東遏馬林溪爲之以溉雲陽今並有益于漕田湖視新豐杜墅長蕩諸湖最大而水淺亦易索大

抵鎮江地皆瀕山鮮平土水往往衍出隙間
故其田多瘠墝而賦獨在諸郡之下夫蘇州通
水多故其賦獨為最鎮江通水少故其賦獨為
下此水之為利于四郡較然也然水本以為利
自水道淤閼比年以來旱澇薦臻如此四郡數
逢其害民人流散死喪相躡深可痛恤而其財
賦所出與所稱亦異宜究所繇豈非為有司者
慮害不深重煩費不專務水利之故哉方今四

郡財賦歲輸于
京師者往往當天下之半其為有益于
朝廷甚大其所宜軫念又非他郡之比今水道淤
閼為害茲久而不早為之所吾恐民日益困財
日益匱賦將安出甚非所以為
國家久遠長蓄之慮且今計其費不及一郡一歲
所輸三分之一其勞又非有鑿龍門辟伊闕析
砥柱之艱危其遠又不過五六歲而即有以速

數百歲安富之美功本簡有事省而能收大利
有如此者如此而又不亟為之是謂棄天之時
遺地之利竭人之財莫此為甚夫宜知山川與
民所疾苦
國之利害皆有官守者之任故余既考迹志記綜
覈舊聞博議深論以相難及利害既明是非亦
定于是乃推表四郡及其所部州縣輯為圖及
條其川原湞定計算綴集遺文以為一書庶

國之利害皆有實徵而可行焉
○呂光洵蘇州府境水利說
蘇州府其浸太湖在郡城西南三十里連跨數
郡迴迴四萬八千餘頃其源有二北受建康溧
陽潤州丹陽荊溪之水南則宣歙池州天目富
陽安吉武康烏程長興諸山之水注焉混川并
瀆漾溢為災禹乃疏其下流為三江以入于海
三江其一自太湖出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

湖爲淞江一自東南分流出白蜆江過急水港
流注澱湖東逕三泖又東迤入海爲東江東江
湮滅已久不復能求其故迹一自郡城婁門歷
崑山縣逕太倉州東北流入海爲婁江今訛爲
劉家港云三江之外通湖水者甚衆不可畢記
唯胥口白洋灣鮎魚口最大胥口東南吳縣香
山胥山之閒胥口東流爲木瀆又東爲横塘又
東出吳山之南爲白洋灣白洋之水又東流北

屈爲石湖石湖之東越來溪與木瀆合流出横
塘東入胥門運河爲胥塘胥塘北流與北濠山
塘水合而流北屈與虎丘山塘水合爲射瀆又
横出運河爲滸墅入無錫縣流注之又自胥口
東流北爲鮎魚口自鮎魚口北入盤門運河又
屈而東至分水墩又東逕長洲縣東南爲柳胥
港[illegible]諸水南北合流轉入澹臺湖又東過寶
帶橋與運河合復分流入朝天金涇湖淤蕩漾

諸水又自分水墩南逕吳江縣東南爲龐山湖
下流與汾湖接汾湖東流入華亭縣流注之其
北流入三白蕩又北受甫龍港通鶯脰湖與澹
臺湖諸水並交流入吳淞江又北一派亦自鮎
魚口轉入運河逕婁門北屈出齊門塘又北流
爲施洋湖施澤之西爲漕湖湖之西隄屬無錫
而其浚皆射長洲湖之枝流則並入常熟之雲
和塘即雲和塘雲和之西爲尚湖東爲昆承湖昆承

界常熟崑山之間昆承之枝流一自梅李塘東
北出許浦入于海一自福山港北西入于江一
自李墓塘東入白茆塘入于海白茆之南爲七
浦七浦西通陽城湖南入崑山界中陽城之東
爲巴湖爲傀儡爲二水與陽城合流而東爲巴
城湖其北爲鰻鱺湖施洋湖而入爲蕭涇其南
爲至和塘至和塘西自婁門逕沙湖又東過新
洋江口又東流止太倉劉家港至和之南爲淞

江淞江北受陽城南通澱山諸水入夏駕浦東北入于劉家港之北爲七鴉浦（浦入崑山常熟之七鴉）西通常熟崑山諸水東入于海七鴉之南爲鹽鐵塘南入嘉定縣界中嘉定北絕劉家港南距吳淞江與上海縣界相屬吳淞江之水皆逕其西南腹皆從東流入于海而導湖入海之道於是始竟焉夫七邑皆湖水所經而要害特與吳江西南斜直太湖枕三江之首崑山在東北爲三

江入海要道稍有填淤輒放溢爲敗故二邑治水爲急太倉嘉定瀕海多高原苦旱吳縣多山田高卬類太倉嘉定而長洲類吳江常熟其與崑山相屬者即與吳江崑山等常熟之西北並楊子江者東北並海者即與太倉嘉定等宋延霖以爲平江地雖下而瀕海之地獨高河渠多不利故于諸邑則備旱爲急然議者又以蘇州開有平原木澤因往往詳于治水而略于備旱

比年以來田者至不能償種故今之爭言水利者必于吳淞白茆七浦焉其大略云淞江一水奇分爲三獨受太湖西來數郡之水昔人度其勢必不能禁復于崑山常熟二邑開浚三十六浦以殺水怒可謂甚急今淞江屢浚屢塞民往往交敝其中而諸浦之中唯七浦白茆最大今亦相距填淤者豈有他哉蓋其地皆近海故也瀕海之地既高復遇填淤猶築垣居水潦則湖

水潰溢爲敗旱則不能引水溉田而吳江崑山勢豈獨能完安哉宜觀地形準高下各順其性浚令廣深而又爲之閘壩以隄防之旱則引諸水溉田潦又水道自利必無潰溢之害矣故浚治于七邑往往相因爲不可廢其所合宜有益若崇明環海而邑且諸沙又環邑而居皆穿渠引海水溉田獨無水旱憂故不備論其事

（）呂光洵松江府境水利說

松江爲蘇州下流去海甚近北截于吳淞江而西南有澱湖當湖金銀青白蕩漾諸水聯絡環繞皆源于太湖而委之三泖三泖一曰圓泖一曰大泖一曰長泖旁匯爲數宋自澱湖北出爲趙屯浦逕望湖涇至蘇滸分流爲內動浦爲會仙浦爲古盤浦爲南瀕浦爲梁紇浦折入于江又東出爲大盈浦逕南漕港絕橫泖合北漕港繇新河會于青龍江曰鶴江入于江又西出爲

大石浦北逕崑山之道褐浦千墩浦入于江圓泖則東出爲橫山塘過沈涇塘北折至通波塘繇顧會浦分流爲艾祁浦爲松子浦入于江大泖則東出爲曹浜又東出爲走馬塘並北折而東爲七里涇繇青波塘入于江又東出爲石湖塘歷東西山涇合秀州塘北流從通波塘入于江此並華亭青浦二境自西迤北入江之水也長泖則東出針塘爲漕涇又東流爲一瓜涇

塘爲詹家滙北折爲黃浦爲范家浜二百五十餘里合于江逕南蹌口入于海又東出爲歸涇塘爲胥浦塘並東流至攔捉涇入于黃浦又東出爲瀝瀆橋合于胥浦入于橫潦此並華亭西境迤南入浦之水也浦于湖泖其所宣洩視他浦最爲要害往時東江湮利其分流入黃潦涇抵詹家滙不必至黃浦即南折奔注東江入海其徑易自東江塡滅諸水皆屈流入黃浦勢頗

迂緩浦之廣深僅半淞江迨永樂初夏忠靖公原吉以淞江淤塞頗多施功甚難乃開崑山之夏駕浦嘉定之顧浦挈太湖之水入劉家港又以黃浦爲通江要道度其旁有范家浜至南蹌口可徑入海乃濬令廣深上屬黃浦于是水勢遂不復東注淞江而盡縱諸水以入浦浦勢自是數倍于淞江矣今考其入浦之水自李塔滙分枝者則有若南俞塘官紹塘米市塘南俞塘

鹽鐵塘北俞塘洞涇駟馬塘六磊塘東溝新村
塘吳店塘烏泥涇華漕港龍華港蒲匯塘當水
此亦華亭上海二境自南迤北而東入于浦者
也自界涇橫瀝分枝者則有若高新涇顧會塘
前後岡塘上下橫涇方西塘淺沙塘金匯塘閘
港下沙浦（即鹽浜塘）鹽鐵塘都臺浦沈莊塘周浦塘
三林塘黃渡馬家浜陳村塘諸水此並華亭
上海二境自南迤北而西入于浦者也其盤龍

塘沙岡塘竹岡塘橫瀝塘新涇諸水則一境之
間自南至北達于浦而通于江者也夫浦勢湍
悍入海徑易議者以為可補東江之闕又以為
淞江滌則太湖之水盡決而東南境內受水多
必泛溢為害若淞江既滌宜急復東江故道使
水勢奇分則三郡宜皆有益或又以東江通則
鹹潮溢而近江之田復為斥鹵之壤矣通東江
不利其害如此雖未必盡是亦姑為論次庶夫

計議者有攷驗焉

○呂光洵常州府境水利說

常州地勢視蘇松為高然北枕大江南控太湖
凡水之猥集其境內者往往合于漕河奇分之
而流注于江湖焉蓋亦百川之巨都也今境內
之水若武進之東自望亭出風波橋入郡界者
曰漕河漕河之南曰陽湖東南曰宋建河又東
曰忠明河河之支流並流入于漕河漕河之旁

曰邗溝邗溝分為二水與後河合流入于漕河
又鳴鳳河東北枕漕河又南通白鶴溪鑊澤河
東流注于滆湖滆湖在郡城西南與宜興分派
若西蠡湖孟瀆黃河蠡瀆華渡河黃七瀆佘柯
瀆諸水或南或北並上通漕河下流注于滆湖
者也又邑之南曰永安河河之支流一自西南
通漕河一自無錫漕河東北迎紫溝河入于大
江永安之外為得勝河剩銀河小新河通濟河

順塘河陳墅河伯才浜細頭河河之支流相通屬者竝東北合流而入于江者也若錫澄河戚墅港白馬涇諸水竝西北屬潘河東南屬直與界中而流于太湖者也此武進境內之水也無錫之北曰閘戶河閘口之水東逕蔡家渡分流入于江陰界中新河羊尖河嚴埭河又分流與閘口合爲蓉河五瀉河歐瀆諸水又竝北入江陰界中而流注于江者也又惠山之陽梁溪之

水出葛溪繞歷山之西南隈入于太湖又北與運河合邑之南曰長廣溪溪之水南流至開化鄉分流出獨山門入于太湖小五湖自太湖而東逕長廣溪西與大宜瀆合大小宜瀆自梁溪至孤瀆口分爲二水南逕青祁瀆又南通小五湖入于太湖又邑之北曰雙河河之水自錢橋貫直河港與雙牌港合西貫直河入武進之陽河直河之水又南入于太湖又邑之南曰塘下

瀆南通洪在瀆與太湖相屬又東北入于蠡湖與長洲分界濠湖又西出蠡湖與吳縣烏角溪合流注于太湖而閶江則又在太湖之濱者也此無錫境內之水也宜興之南曰荊溪荊溪之水東流注于太湖達于淞江入于海荊溪之所通屬其衆若洪溪章溪周瀆緻涇慈湖溪湖洑渚童渚張渚諸水竝流注于荊溪者也荊溪之下曰百瀆荊溪之東曰東九溪其西曰西九溪

上自溧陽合浙湖瀆諸水逕荊溪入東九溪經百瀆入于太湖東九溪又北流爲東蠡湖梅村湖又北流而入于運河運河北通滆湖滆受水衆瀆漲溢湖勢振潮陰庸孟脩乃疏爲瀆以殺其勢謂之孟瀆瀆水又西入塞溪溪之源出于洮湖又東入於荊溪邑之北曰東湛瀆西湛瀆竝合流而西入於運河者也邑之東南曰析溪又東曰陽溪曰沙塘港竝東北入于太湖而大

浦則又在太湖之濱者也此宜興境內之水也江陰之南北引江水入于黄田港横貫邑中南絕蔡涇逕青暘達于五瀉河者曰漕河漕河之水分流為長河入繇里涇出新河新河之西北曰青溪河又東為蔡港其支流並西南入于長河漕河又分流為南北山塘河南逕武進縣界中入二山港者立棣河烝溝河申港利港並北通江水南入武進縣流注之又邑之南曰横河

河之八繇黄田港出春暉門東流入令節河與谷瀆港合谷瀆北引江水南行逕三河口分為二水又逕家港北引江水南行與谷瀆合谷瀆又東接倪塘河入常熟界中流注之其黄山白沙石牌石頭雷溝陳墅諸港並從大江南流入邑中而達于横河者也此江陰境內之水也夫常州四邑之水又有緩急大宜興以一荆溪兼受歙州之水其衝決之勢猶居高建瓴也故

于荆溪之下釃為百瀆以殺水勢又開横塘貫其中矣引荆溪之水並入于太湖然以太湖受水多而宜興為諸水入湖要道仍復于宜興之上溧陽之間置五堰堤塞之令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繇分水銀林二堰北決于蕪湖其方略可謂至備矣然今所謂百瀆在宋時知縣樓閌所濬治者止四十有二餘皆湮塞今湮塞者又不知其幾而五堰至唐末已廢自是宣歙諸水

不復決于蕪湖而反東注于太湖矣太湖上當衆中水之衝下有吳江湖隄之阻水勢潤洪瀰漫盈溢納而不吐貯淤成陸邇近瀆低窪之田一遇旱暵而鬱為枯壤矣江陰地勢最卑當漕河下流又為衆水入江要道去江壖可二里並江多山土隆堀墳起日以廣斥蓋古所云息壤也然土性輕脆易崩春夏水盛輒敗壞填淤數丈而河勢又曲渾潮逆上日兩至泥沙隨潮停

苗武進無錫之十四瀆斗門又廢門無上流水勢可刮除之故黃田閘九里河兩涯皆棄之田往往蕪穢不可耕治議者以爲濬治隄防於宜興江陰爲急武進無錫次之宜興宜疏百瀆夾苧干百瀆橫塘之口江陰宜濬申利桃花諸港武進無錫宜復十四瀆斗門使百川流行必無填淤盈溢之害矣若靖江環江而邑境内之水皆股引取之而還復于江其利害與四邑殊等

略與蘇州崇明同故不論

呂光洵鎮江府境水利說

鎮江據三郡之上游而北負大江地勢中高受水甚少唯南與漕河相通而北達于江然漕河之水其勢于東南爲順北出爲逆故昔人于金壇丹陽二邑築壩堰以隄塞之令不得東南流又至冬江水涸縮水跡去江隄甚遠而水勢又非出爲順境内至無所儲蓄故又于京口置閘啓閉之令不得盡洩于江自是漕河之水唯與其境内之水相吐納耳今攷其境内之水若金壇西北則有西洋河上受長山三茅諸山之水繇十字河以入于漕河河之東復分流並入長蕩湖河又直流爲穿城進城二渠繇縣南達與後陽于南壇河經東墟崑崙二橋合流入白龍蕩由方洛港以至長蕩湖其西南則有薛埠白塔張橋三河上受大茅四平鵝髻黃金屋諸

山之水繇唐王溪三里河東村諸橋至二汊河下塘橫河北至流入大湖新瀆荷花等港以注長蕩湖其東北則有陳塘中塘建塘諸水入錢資蕩其東南則有白楊大卖下湯諸水自燕子下湯港以注長蕩湖漕河又北行經丹陽練湖爲丹陽巨浸湖之支流自斗門閘南流迤東以達于漕河河又自七里橋分流入橫塘經珥瀆河珥瀆之上爲珥村鎮河又經珥村之東繇黃

迪呂莊等橋抵東南爲白鶴溪繇白鶴分派自南而北爲丁義瀆繇珥村之西自左蕖達黃土迤南爲湖口迤北過倚溪簡溪西受太平河之水東行以達于漕河又經上下夾岡抵郡城之南乃折而西流枝分貫于城中北出復合流以入于江若丹徒四境諸水則有紀灣涓溜泥洪杜墅湖鄭湖新豐湖寺湖馬林溪馬滑魚頃洋者其勢不能盡達于漕河然于境內引水灌

田其便利不可略他陂塘小渠之流甚夥衆今不復推究焉夫鎮江地雖高而原隰之成隆三邑之中亦有殊等若丹陽之練湖于諸水最大然曲阿地勢岡阜綿亘不由其所瀦即自衆合埤視二邑爲下而長蕩湖諸浦其大雖不能與練湖相埒然多淀淤水則汎溢民又以潦爲憂議者以爲于丹陽宜疏斜橋諸港繕完曲阿以防此流爲旱歲備于金壇宜疏長蕩諸浦以導

東流爲潦歲備而用徒則又準二邑之高下與周于所慮而無偏廢之病云

王臬金壇縣運河說

邑西則溪今爲糧運要道自城北至丹陽七里橋橫亘于邑中者七十里西受左蕖滑稷二港之上流旁出東經南者爲鶴溪錢秀聯秀穿城逵城之五乘爲下流夏秋雨多岡泛溢漫矣冬春雨少則運道淺隘歲歲築壩于五水之口

口以省築壩撈淺小民亦息勞衆口稱便上及漕淺蓄水以資運鷁曆四年巡按都御史宋儀望建議置閘于七里橋岸頭橋莊家湖三河下議合遂爾成閘今詳岸頭河口閘臨逵運河十五里自閘而上有北渚岳莊東林五六萬頃之蕩前莊堯塘四五十里之河莊家湖閘臨逵運河二里自閘而上有徐塘下墟萬頃之陂必使其汪洋充滿然後可撑抒運河之下注而漸

漸停蓄殊非救時急務故仍舊歲築壩捺淺以資運且霖潦一至闕閘口狹小阻礙下流以致上流泛濫沉沒城非七十里之低田是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欲省民勞尚置閘則水關七里橋原有閘瑢鶴溪鍾秀聯秀還城之四渠各有橋梁倚埰而爲閘則取彼三閘之一而足辦矣爲力少而成功遠當亟圖之

○吳韶水利修圩說

禾生于水溺之則腐蘇松水田卑下暴水每高于田不可無塍以障水也然一塍之間田連千畝業非一主不有官司督役孰先爲之自正德來水利全廢塘長人役不復知水利爲何事甚塍高六七尺者或與田平水無所限遇潦已不足言稍遇旱暵向來塍岸塌土成灘水不可到畎岸無資禾亦就萎饑莩盈途率繇于是又況塍坍浪洗田畝日將不免以斛田糧而加之見田糧愈重而民逃又不免以逃户差而加之見户賦役日繁民斯輾轉良可歎息爲今日計必也清其舊役倣其成規思濟旱如救焚念防潦如拯溺圖其久遠而無憚于一勞則厥事之濟爲無難而輔贊乾坤化育之功有在矣民固有勞之不怨者斯之謂歟塍既成保之又不可以無道湖田水關而岸易損昔人常甃以石不久復壞後因之植茭蘆于岸脚以護浪猶天水發

蘆已茂而浪不可衞也攷元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圍岸體式以水爲平爲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于水一尺爲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爲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爲第四等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二尺五寸田高四尺爲第五等止涂備水高三尺底闊六尺面闊三尺若山水源落圍岸

迫近諸湖去處自願增進者聽

本朝弘治間姚工部文灝立爲五等圩岸式田低于水者底闊一丈五尺田與水平者底闊一丈四尺田高于水一尺者底闊一丈二尺田高于水二尺者底闊一丈田高于水三尺者底闊九尺面闊比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爲準斜面各離水八尺

沈啓吳中水道說

水道者水之道也由地中行而無不下之謂也激之者石窒之者土湮滯之者草梗皆水害也害貴決之以循其流行之道道得則瀦洩之政可舉灌溉之利可興貢賦之職可修是皆水道乎始也

○沈啓吳中水源說

治水自下流始人咸知之故識者曰蘇州之于十郡猶九州之兗也其治之則矣獨不謂嶓塚岷嶓龍門積石多所遺乎夫源一也而委未嘗不百也孰謂太湖爲委而源則不止于百乎況環太湖之源而爲地者幾倍于湖則環太湖之地而爲雨之積者更幾倍于湖矣浸太湖而爲委者不亦艱哉議者謂下流之導其十不若上流之殺其一爲功倍云

歸有光三江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三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通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劣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寔修崑山志云大海自

西泖分南北絲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絲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跡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王志堅曰三江之說自昔互異各有所本唯歸太僕玆議爲鑿論曹胤儒輩皆宗之矣然論東南水利以東江吳淞江婁江爲三江未爲誤謬不必遽執是說以斥之

歸有光吳淞江下三江口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行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章湖漾田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繇淞江尾東葉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據求

二江而不知繇淞江以分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鄭若曾練湖說

練湖即詩所謂開家河也在丹陽縣北百二十步自馬林至縣治沿河上下週圍約六十餘里週丹陽所賴以爲利病者也何也丹陽乃運道所經運河之通塞常係乎湖水之收放十六水

函與七石匣是也運河之水原係江潮從京口丹徒二閘而來若江水涸時則二閘之水不至而運河不通所資者開練湖諸閘之水而已向來豪家多占湖為田此義不明已久須縣令留心經理當水涸之月禁民開閘常蓄湖水以備蓄泄斯利莫大焉不可忽也

○曹胤儒三江說

謹按水經岷山之水東過牛渚石城分為三其一東北流過毗陵北為北江今揚子江所繇道是也其一東南流逕寧國又東北為長瀆歷河口南東注于具區為中江往時土人呼為瀨陽江是也其江水復自具區枝分歷烏程抵餘杭與浙江合為南江故謝靈運曰具區在餘杭而郭璞江賦亦曰注五湖以漫漭古之江水派分如此太湖號為震澤勢極泛決有以蕆匯但受宣歙湖婺諸山之水已也蓋自廣通㘣城壩堰

既設中江流絕故向時泛濫之害少從三吳經熱湖之災民得佃作疇時有淺深不至[illegible]淪海鹽湯武原矣下流易壅鑿費開濬亦職此耳得修湖賦曰頭首無錫足蹟松江負[illegible]背上懷震澤以當胸際其沙瀆節目[illegible]水利之源已哉

○曹胤儒練湖說

按杜佑通典練湖亦曰後湖劉宋顏延年有侍游曲阿後湖詩所繇來古矣李華復練塘頌亦謂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illegible]之華損廣之為八十里是也茲湖之水旱則[illegible]潦則蓄西南諸山泉雨之溢也每遇水涸開閘放水一寸則運河水一尺運舟不便耕者資[illegible]今為豪家佔佃官為給帖自丹陽丹徒金壇環地三百里旱則懸望水則浮桴泥于運用歲穿艱楚萬狀奈何不為之所也[illegible]林公亦曰修

練湖不惟通運道且益民田非與〇又按六朝齊鬱承泰初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曲阿令丘仲孚收船艦鑿崗埭瀉瀆水以阻其路留數日臺軍克之則此地之有湖此湖之爲重較如也

〇又按御史劉円容觀奥錄曰練湖坐落丹陽上受高麗長山諸汊之水泛溢爲災始自先秦時居民疏告官司議將開姓田地築埂潴水得免旱潦始名開家湖週迴四十餘里計畝一萬三千有奇晉陳敏據有江東改名曲阿湖南宋文帝遊幸其上更名勝景湖至宋建炎間值亂練兵于此遂易今名載在水經誌冊居五湖之一也

〇曹胤儒草堰橋河水利說

丹陽舊築小城以守後擴而大之中間腰城未拆而縣治反在腰城之內設有寇警將獨守小城棄大城弗顧乎又按城中井泉頗鮮每就運河而汲萬一爲盜所遏城中立槁縱有舊水久亦汚穢不可食矣今宜拆此腰墻于水門內置閘啓閉夫腰墻拆則中小南門可塞戊己治矣米市之西有草堰橋河及水門外通延陵萬頃洋太平香草及長山八十四汊之水引入城中北注運河今湖門塞久水衝城脚轉而東行怒濤洶湧城類頹圮況附近居民不獲水利公私不便宜大啓水關或開丈餘水洞疏其淤壅殺其衝激城可使無危也且水溢城中運河不旋而西南諸村亦可使無墊矣

〇曹胤儒龍開河水利說

丹陽丹徒之交有埤城諸鎮西南抵山南北逸江幅員百餘里其地西北高東南下金牛等山九十三汊之水行其間別無河瀆又東南至九曲河遠矣故每歲夏秋間江水不入山水不洩埤城而上亦地一望埤城而下魚鼈行陸民其

楚之今考有龍開河者午貫其開西北為孩溪港東南為新河口長幾將四十里也惟自孩溪港而南四五里許至紀灣尚有尚土二里許梗焉今開之利有四一曰鑿尚溶河則方百里之民旱潦胥濟二曰江中舟楫往來徑收孩溪港以達孟河可免外轉圌山飄胡之患三曰運河或阻繇孟河道此亦濟其不及四曰此尚未鑿則能開河之水不迅不深山水注之不能容或

行地上居民築堤守焉堤左之人盜布堤右之人盜左或至兵刃開之可使俗睦但此河不可開之勢亦有六此河勘官須自孟河堡西北行始知開挑之利自小丹徒東行則不見其要領一也往年曾一濬治也紀灣圌下有翟姓者田一二佰畝乃占河身而得熟者乃竊埋猪血于圌下官至開出謊稱龍脈不可傷遽已二也開此港官民舫便爲丹往丹陽諸處之民失利必

為阻撓三也受水利之民皆貧乏戶官吏勘視漫無體欵況使費耶而阻水利若翟姓者反其出賄四也丹徒丹陽舊有河工銀兩冊籍内物也開此河即用此銀使其今阻之者多言錢糧無措而吏胥乾沒河工銀者唯欲開浚小河以塞責若開此河費大無羨多為之說五也兵變時少而民受旱潦日多坐憂兵防守港之事而斃我百里之民利害必有能辨之者今人必曰

開此河則上下港門必須置戍當此減兵之時乃欲益兵不便六也又按紀灣圌乃上阜闊二里零八步高四五丈耳卸曰爲力之艱也則向之開運河而鑿夾岡者何人耶今使得利之夫用力掘去彼亦欣然不半月通矣方百里寔民命關焉仁人所宜究心也

○韓浚嘉定縣境水利說

嘉定幅員不百里而塘浦陂池大者以數十計

次者以數百計小者以數十計復出多岐縱橫紆直至不勝紀蓋古者治農之官疆理之務悉鑿之勤猶可見也縣額設簿一員專董水利然簿之于民既未必疾痛相關而民之于簿亦未必指臂相使徇名與役容文責成即錢米盡肪無殊矣故自昔長吏之賢者莫不以水利爲大政頒故有河夫銀三伯兩皆不當三軍之囊糒餘更無可轉移勢不得不取給民力顧小民胼

胝以勤其事巨室拱手而享其成故役者常有不樂爲用之意嘗熟計其使每歲必以十月預發數于四境令民各以應濬工役列上然後躬自巡行度緩急而舉事量繁簡而鳩工衣食之源貧富賤貴所共也自非例得優免者宜倣他邑縉紳家貼役之意令出財佐之又必出舍河旁嚴立期會分別勤惰即行法稍峻不得稍苛蓋令長身勞怨以慮其始而後佐貳無私事以掣其權上夙戒而祇其成而後小民爭趨以致其力大較居此土者無一歲之定經無百歲之計勢使然也語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在長民者加之意耳

○耿橘白茆港通塞說

白茆港出常熟縣迎春門起至海長八十里皆常熟境也凡太湖之水自無錫長洲而下者若蠡湖若元和塘若陽城湖以遠昆山之傀儡蕩

巴城湖皆會于華蕩昆承湖尚湖繇白茆入海故白茆通則長洲無錫東注之水咸有所洩太湖底定白茆不通則常熟爲巨浸而長洲無錫諸水與昆山淼漫之一枝皆無所洩而太湖不定矣自昔以東江吳淞江婁江爲三江夫浙西一區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水咸以太湖爲壑太湖又以海爲壑而以三江爲門戶後東江廢引水紆迴北向猶藉白茆一線以分婁江之勢

故白茆之通塞爲今日目前至急之務按白茆港長一萬六千二佰八十二丈闊狹不等開深一丈二尺土一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四方夫三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八十工工食銀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二兩此呂巡按光洵所考定非浪筭于冊者然斯役也無論先代入我

明亦經五舉若夏尚書原吉徐侍郎貫李尚書充嗣海都憲瑞林巡江御史應訓咸後先相繼董其

事而經費有煩簡之異亨利有久暫之殊此其故何也有調夫旁郡二萬餘人者有大發近郡徒卒工費視前加倍者而海都憲之役計費四萬有奇未幾而旋淤說者謂海方注意吳淞而白茆委任稍疎林御史則費不過二萬五十而迄今白茆之蹟都有頌者馴至今日此港淤沙日積海變桑田自海口至坟頭三里闊一帶陰沙或東或西恒無定勢其來淤不過一二尺此

爲塞淤之根自坟頭而西抵雉浦七十餘里淤疏相間大半淺狹矣淺者水不過一二尺狹者僅容一舠則宜洩奚賴詢諸父老萬曆七年林御史巡江曾止濬中段四十五里自海口至橫塘二十一里自歸家橋至迎春門一十五里想未變淤故不之濬若橫塘以東歸家橋以西往時既稱深闊則中間四十五里之內豈如今日之淺狹又豈如今日之淺狹至七十里之遙哉

唯一旦淹塞無論邊港高區失灌溉之利遇旱如涸轍枯鮒不能望救西江即常熟之南之東南之西南低窪萬頃東洩之道既絕西來之水日瀦不必于大潦之年而稽天浩浸已在目中萬一商羊爲虐更有不忍言者故不特崑承尚湖難受瀦蓄鑫湖元和塘陽城傀儡巴城諸水俱不安位太湖汎溢吳中有莫救之禍而疏濬可置弗講耶

〇唐鶴徵常州府全境河渠說
自古論河渠者有二利轉漕溉田而已吾郡雖
云江湖澤國安能廢畚鍤程功見稱財賦奧區
悉取辦田農播莫察其去來之性時其蓄洩之
宜則兩者俱利苟爲不然則兩者俱病矣江南
地勢雖若平衍然西北高而東南下自京口以
至武林其高卑豈止尋丈計常鎮居西北上游
災惟苦旱蘇松嘉等郡處東南下流災常苦潦

昔年夏忠靖公合四郡之力以疏吳淞江取其
洩耳又合四郡之力以鑿孟瀆河蓋取其納江
水勢可槩覩矣自吾一郡言則武進江陰在北
無錫宜興在南其旱潦雖殊濟又可推矣吾郡之
水其流者莫長于江長則源流不竭其瀦者莫
大于震澤大則儲洩有餘況惟運道直貫其中
或統其綱或聯其緯仍獨成之勢集衆趨之流
實利多而害少者也吾郡所分轄一伯六十餘

里所藉疏濬其實無幾倘能一濬而深可保百
年無役何也岸堅而水多也奈何水曹費當差
貧編大略至槩縣且利在速成傍岸之泥必不
盡去河底之淤何必其深則屢挑而數壅不可
知矣此以漕言也若灌溉之利則兩岸得利人
夫足以給之勤惰不齊則官司課督之而已舟
陽呂城而下張店鋪始入郡界爲武進治地十
里至奔牛十五里至連江橋五里至新閘十里

至郡城西水門昔年漕河出入東西兩水門貫
城而行官民之舟晝夜不息至嘉靖末倭亂江
南難于防守始以城南舊濠爲運道旣而又築
文成埇東始入運河故道去十里至丁堰十里
至戚墅堰十里至橫林十里至五牧爲無錫治
地與武進分界十里而洛社自郡城而下橫林
洛社民居甚密河道稍窄糞灰淤泥足塞道
秋冬之間時有阻滯十里而潘葑十里而高橋

十里而無錫其先無錫南城把舟北貫縣而東行嘉靖末亦以備倭築城運道遂迤城之西而出其東南二十里而望亭與蘇之長洲分界矣此一百六十里乃爲運河正道江南水鄉故多枝流張店鎮至郡城枝流之大者北岸者三枝南出者二枝其北出者一曰孟瀆河則自奔牛而分者北貫孟河城而出江凡三十里即孟簡所鑿夏忠靖合四郡之力而濬之者也萬曆初說者以京口港至儀真逆流而上者六十里未爲安流欲于孟河對泰興而渡不知至此已闕卽截流而渡亦六十里矣風波更險盜賊出沒無關白日其議乃緇然旱歲頗得其利令人守孟河閘潮至而啓潮平輒閉其流可以六十里至鄧兩岸漭田不計其數一曰德勝新河則自連江橋而分者縣大河直達于江又分而爲剩銀河小河戚龍河小龍河白龍河皆通江今

悉湮閼矣今其如孟瀆之閘未必不獲孟瀆之利無奈其渾濁之易塞也惟養濟河花塘港延壽河安寧河太平河東西如織皆通德勝新河于孟瀆或可因孟瀆以收江潮之利耳一曰北洞子河自新閘而分縣錫塘河北出澡港以達于江細流會之者甚多利大通淳亦附焉西河洞以東兄雜細流不足紀述惟自郡北出以通江陰與江陰支流相錯須合江陰言之俱別見江陰其南出者一曰直瀆分于奔牛東三里又東分爲官瀆河又東分爲南洞子河蓋與北洞子河相對而分者也又東分爲海子口河官瀆先合于南洞子又合于海子口河西南行始與直瀆會于三溪口入鳴鳳鄉爲鳴鳳河又南行數十折入欽風鄉爲白鶴溪始離分而爲四終合于一者也惟洞子河分流一枝東行至東截而橫林出孫塘橋注南運河之徐湖滃其流雖

微亦運河通南運河之一路也郡城西自古稱
西蠡河俗又稱南河運河南出之最大且長者自所橋
南出普濟橋十里而至陳渡橋六里而至游墅
四里而至丫河十里而至萬塔十里而至塘洋
十里而至寨橋十里而至鍾溪西蠡河至此實
為武進宜興分界鍾溪以南十里而桐頭七里
而河橋三里而唐瀆十里而計亭五里而湛瀆
五里而十里牌十里而宜興縣此宜興溧陽之

運道也故曰南運河南運河至丫河適與西滆
湖相直故其中一股出入于西滆湖名蠡瀆港
西股則循湖之西為孟涇河西歷懷南欽風大
名棱鄉尚宜五鄉九十里極湖之南而與金壇
宜興分界其間枝流如下爲垂虹郯郎下溪佘
澤平原孝感遺栁巾奔張河諸河瀆雖長短小
大不同要之皆直入西滆湖者即白鶴溪亦繇
垂虹入湖矣然孟涇一河乃鄉人畏滆湖之風

波而鑿之者與河瀆之入湖無礙也自蠡瀆港
分流達湖之東南以至宜興皆南運河也滆湖
之東運河之西其間如白魚灣龍門港大洪港
龍蕩港晉安港楊柳港禊樹港滆清港唐□港
莊瀆港馬塔港湛瀆亦長短小大不同要之皆
直出西滆湖者竊嘗聞形家言始知此有西滆
湖之故蓋以丹陽之水初不直下武進繇七里
橋入荊城港至金壇會洮湖又會武進西鄉入

湖之水不得不注于西滆湖以入震澤故不特
大勢向東南其散流曲港非折而東即折而南
其去郡城已十六七里無不自郡城之西達郡
城之南而東出者未至丫湖五里有沙自東來
名曰徐湖尖蓋徐湖滸中之沙也分南運河而
為二一股仍為南運河一股繇徐湖橋而東繇
浮蕩降子豐城三橋入採菱港出安定橋以合
于運河又繇杜橋分一枝達之上店河曰長溝

此南運河東流之第一枝也其一青龍河自萬塔河合三漊溪至杏冠橋入青龍河至老鸛浜亦非合掭菱港其一順龍河舊名栢塘河自塘洋港引入延袤五十里亦通走馬塘老鸛浜走馬塘皆接掭菱港之南流也大抵掭菱港爲郡東運河初南出之枝直南而行雖其枝流不一稱名不同要之直通新塘下埠而入于震澤者故西來諸水未有舍之而取他道以入湖者矧自

此而東曰成墅港繇虞橋洛陽蔵埼以至華渡節節與掭菱港諸河會再東則繇欧馬河入南非陽湖節節與成墅港諸河會亦至下埠入震澤再東則爲無錫界矣南運河未至鍾溪五里曰老鸛嘴過鍾溪五里曰官才瀆其入口雖相去十里均之皆合于曹橋運村而東行以入華渡白瀆皆在此南塘瀆一枝則出計山之北其流甚微繇官渡橋南入陽山滸港瀆一枝則出

計山之南其流甚大繇下堵滸南入陽山滸並出竹山以入震澤者也蓋宜興兩腋皆水西曰西氿東曰東氿水以氿名以其長九里也西氿凡三合二十七里東氿凡二則一十八里悉從西北趨歸東南入湖蓋荆溪本係江南最下之地故銀林未築之先長江之水不盡趨其下流而釆石引宜歙九陽之水徑趨宜興故宜興十年而九潦瀦百瀆以歸震澤瀦三江以瀉百瀆

單鍔之議所以汲汲也東壩既築上流之灌進少紓而金壇溧陽之水猶集卑窪之形勢則同在也兩氿之風波則固在也西氿南北必繇西氿以入縣多苦覆溺成化間宜興知縣袁道自五洞橋至土圩鑿河凡五十里名曰後表河蓋料漢之故地而益稱之者西氿以南之民可無涉氿矣自萬曆初水利御史林應訓再開氿北之內河繇城塔橋以東蔣家浜過鎮增南塘二

橋權村程墅常富抵張思橋卹德橋凡三十里
入南運河以便溧陽之運而洮北之民可無涉
洮矣東洮之長減西洮三之一廣減二之一故
嘉靖間知縣馮惟訥常濬通澤河西接荊溪東
連震澤而東洮之險可避然西鄙之水必盡入
東洮而後可以出震澤縣東南五十里有定跨
烏溪爾後三港似為宜興下震澤正路湖汶南
來之水與溧陽洮滆西來之水適會于此蓮花
蕩之汪洋渟泓足以容蓄乃以湖溢之縱橫潤

商之逃稅遂從而閉之北行二十里東出一枝
曰横塘傍震澤而行循横塘以東過陳橋周鐵
下涤至下埠港相去九十餘里皆有流入震澤
往有百瀆今僅七十餘瀆蓋上游之來水既緩
則下流之疏濬自怠恐將來更多堙塞矣然如
陳橋周鐵下涤一帶水勢甚大不易堙耳竊嘗
計之武進下無錫之水僅可十三諸港下震澤

之水當十七宜興下震澤之水十六縣武進下
震澤之水亦十四則知宜興之獨為低下矣武
進與江陰相錯之河首曰通江河蓋至通江河
則西河洞臥龍橋所橋諸小水俱會矣直東而
行為武進入江陰通衆曰網頭河郡志謂其延
袤六十五里恰盡武進入江陰界矣乃地圖又
稱為北順塘河豈一河而後先異名耶其南分
運河而通網頭者三一曰半塘港自木平橋至
舍頭入網頭河一曰丁塘港自丁堰至洋頭橋

入網頭河一曰戚墅港自戚墅堰至三山港截
網頭河而入江三河開此為最長合衆流為最
多者也網頭河北出通江者有七其一自舍頭
河分枝出范窯港北流入依仁鄉口澡港自蔣
林橋分派至錢家橋仍合本河曰利大河自下
泉橋分派至小劉橋仍合本河曰通濟河其一
東至鄭陸橋二里北出一枝曰王汀分而為二

一出王汀一出桃花港通江陰立埭河五里入
江其一自楊頭鄭陸居涇口直東北行三十里
入江曰利港其一自鄭陸北出曰蘆埠港二十
五里入江其一自後塘橋東北入江曰申港流
歸港南來接之東北入江一自三山石堰東北
入江曰新溝一自東始出一枝北行為九曲河
又自聖堂橋分一枝至麻皮橋與九曲河會而
北出江陰大君橋曰舜河東出則絲孫公橋會

三山港出江陰虞門橋曰龍溝河其北通鋼頭
河分派而南者六一自白洋橋東曰百丈河一
自後塘橋東曰與龍河一自三河橋東曰陳湖
港又東曰夾涇一自周濟橋東曰王家港皆不
能南通運河也一曰經河在縣里山西南自石
撞引五瀉堰過青暘北至山塘河口接夏港一
曰塌水港西南自楊淮口而東北出月城北以
達于經河一曰崇溝在秦望山陰又名北山塘

河自三山石堰東行二十里達夏港一曰新涇
岑村西南三里絲崇溝合夏港以達于江一曰
灣港自四河口分流而行折而北二十里出山
塘河西口達于石堰武進北界盡矣大都諸流
皆合之為江陰運道者也江陰運河在縣治南
北引大江入黃田港橫貫縣城南行截蔡涇石柴
村青暘七十五里達五瀉河出無錫之高橋與
運河合其南出之枝一自青暘出武進之橫林

一自楊岐河出石撞通無錫之洛社皆先與運
河合此地皆昔年之芙蓉湖今皆成田矣江陰
運河以東之水莫大于橫河自回塘堰接黃田
港出東水關橫亘東北境七十里入常熟界次
之為長河即應天河也于縣城分橫河南流折
而東西北至磨盤墩通黃田港東南至北角接
清水塘入常熟界其永安河觀莊河清溪河皆
東入錫澄河以[illegible]又皆自西而東通長河于

橫河者也長壽河在陟山東南分長河之枝至
時山西復分爲二北一枝繇馮涇馬涇入針涇
以合于九里河南一枝繇流黃入楊岐河又欲
馬鎮河繇界涇通高陸堰倪塘河則繇清塘而
東南至傾山入無錫界泰清直塘馮塘湯村皆
長河之分枝也無錫于運河之南則接武進界
曰雙牌東引運河至碎護鄉入陽湖港于運河
北則接江陰界曰慕塘港在縣北與道鄉自城

塘西爲鄒祁河至興寧界曰名藝塘尖爲慕塘
港行二里許與西杈瀆會接江陰界雙牌之東
曰直瀆港在青城鄉東引運河西北入直湖又
東曰雙河引運河過錢橋越布政鄉貫直瀆港
南下震澤無錫縣郡城至宜興水道二百餘里
自雙河取道華渡百四十里可至宜興矣蓋二
縣皆在郡南故也自雙牌以下四港相去不遠
故或會于陽湖或會于直湖皆繇慧山之西以

入震澤者也慧山之泉聚爲梁溪北入運河繞慧
山自閘原數里過仙女墩折而西南行分而爲
二東曰大溜溪西曰小溜溪中間千壞相去不
里許南行十餘里會于清晰溪稍南爲長廣溪
長三十里廣里許受陽明閘化諸山之水皆合
五里湖南合與西溪併清晰溪則亦成溪新安
溪東于[illegible]亦不會矣而後入于震澤蠡湖見八
十五里[illegible]亦謂之蠡[illegible]溪[illegible]

梁溪涇南行十餘里至蠡湖南入赤城溪自蠡
口分流而行已入[illegible]于今矣況東苕瀆在縣西
二十里已引運河西入蠡瀆[illegible]閘[illegible]邑之水
南下蘇州者不能十分之一而直入震澤者十
分之七矣宜城北一里有閘曰河橋從五瀉口
來宜德閘鎔蹊之繇礎城南至蔡家渡分而爲
二其一循城而東越景雲至梅亭鄉而入于百
瀆其一東流越膠山鄉而與宅仁鄉新河北接

江陰俗謂之南北興塘河無錫之水自邑東南延于西南莫長于此者幾繞四境而適之矣又徐察之宅仁與張涇一帶乃無錫所稱高亭水無逆上之理北興塘東受江陰之流而入南興塘者入自邑出適探其中故以分而爲二不知其高下必有分矣其咸塘嚴埭張塘大都在縣東北盤旋分合于興寧天授間而接江陰之流者爲多鴨城河在縣城東梅李鄉分自運河至

景雲出江陂橋越梅李上福至延祥而止在景雲者爲王莊橋河江陂河在梅李者爲新塘河爲鴨城在上福者爲信義瀆爲杜家河亦名太平橋河至延祥鄉蓄爲謝蕩引流至片露分而爲二過濠橋一繇月河皆東至濠湖即俗所稱鵝肫蕩也其破塘瀆塘斷塘橫塘皆在縣之東破塘則自鴨城分流越泰伯而入蠡湖瀆塘則自鴨城分流北行爲劉家河截興塘新河接斷

塘則太平之別脈南至延祥入于濠湖橫塘則信義瀆之旁注於北者東貫走馬塘爲芙蓉塘河至懷仁鄉爲盛塘河入常熟界大都天下之物恒爭于其所不足而棄于其所有餘洛社以北疏濬竭人力而不敢告勞洛社以南則運河未嘗告涸有餘不足之明驗也十里之間水之有餘不足頓異豈無錫受江陰之流獨多邪抑無錫之低下乃與震澤平耶不獨橫浦獨山旦

塘諸門與湖灌輸而關原富安新安開化揚明歷丘鄉九十五里處處與湖通而水反有餘非以其平故耶昔人以邊江諸圖爲高內地之水昔姚文灝獨以爲納江洋之流或未觀潮汐之故高下之形者也江南之高下原不相懸江潮之來至以尋丈數日不雨深流或至膠舟淺舸而霖平原若于沉竈則知內地旱江潮必能達入內地潦則諸港必能速瀉雖震澤主于匯亦

能內灌以濟旱況于江乎西風可以決湖水而
東流東風可以決湖水而西注況水之有旱潦
乎察此可以知蓄洩矣乃者南運河之淺議起
武宜兩縣之夫一十八萬以濬之具呈撫按已
有定議人心皇皇如納隍穽知府劉廣生深其
故仍用築壩岸水之法以灌之夫不千人役不
再旬運舟宴然過于枕席之上而民弗知矣

○唐鶴徵武進縣河渠說

武進北瀕大江南介滆湖東倚震澤而中以漕
渠一帶西受京口雲陽諸水遶郡城而東注之
其所蓄洩吐納不惟
國家漕計特重諸郡旱潦實係之此各支河之通
塞啓閉不可不講也考邑地形西北高東南下
高田苦無水利在蓄之使合多為陂塘厚儲深
蓄勿使洩而溢之外低田苦多水利在導之使
分多為圩堰渠穿股引無使潰而入于內本縣

高鄉陂塘溝渠不下千數低鄉圩堰數亦相當
誠使陂塘時濬深闊小旱足供車挽小有霖潦
亦足蓄貯上水既留下水自少故論一邑之水
利者當以治西北為先而論東南之水患者亦
當以治西北為要也

○唐鶴徵無錫縣河渠說

無錫河以千百數惟梁溪為大梁溪之外[illegible]
者以十數惟長廣溪為大運河之水自京口[illegible]
鈹而下兩溪受之以注太湖湖水演漾[illegible]
蘆蛉之屬民芟牧其中以為利或築為圍異時
南涘湖灘為巨浸芙蓉五步皆山邑今湖旁皆
有舊田湖流甚微而芙蓉則已圍而為圩矣萬
曆間官出水衡錢募夫築隄塞芰寒鋪而下竹
以為楗投為罨因其隄而闊丈有咫其倍之多
置閘堰于下闢以啓閉而堰用置車其車有用
牛者用帆者牛一日灌百畦帆則隨其風之所

向而設機轉之撈則導圩之水而注之河旱則引河之水而灌之田歲卽大祲此地獨熟畝可入三鍾厥田上上而厥賦下下民所以有攤稅之議也考邑東南諸鄉最爲汙下宜畧倣芙蓉之法厚築隄防而隄之外雜樹萑葦菰葭以爲隄衛西北諸鄉稍高昂則多爲塘堰陂池以厚畜其水而備車戽潦者濟之淺者深之有田而無塘者鑿之通其源于大河而輸其委于溝洫瀆卽在數十里外而業已濬之使出亦可引之使入獨不能藉其升斗之潤以助雨澤之所不及乎至于運河兩岸南派屬從諸港以注之湖北派屬從諸港以達之江而洛社橋跨運河之上爲漕渠之孔道其地稍昂河流易淤而艘滿載而來者至此率多起剝市民利剝淺之利多置小舠以爲奇貨或有意擲碑石以阻其流船或稍壞小舠蟻附爭爲起剝主者勢旁午不及

周顧則駕之他窴矣謂宜乘水涸之月一大濬治嚴其磚石之禁驛路之崩塌者橋梁之圮壞者以時增築使民不患于涉而田亦藉之爲衛此職水衡者所當加意也若夫城市之河市民資以謀生而鄉民繇之輸稅往時積漸淤塞箭河凡九業已湮其八今所存者唯弓河之一綫設今不治則箭河之碑將遂爲山嶺之石其無等居民之泥沙爲精衛之塡也而忽之哉今有湮里第三箭河業已開通乘此將已湮之河盡行濬鑿俾皆可通舟亦一便也但所濬之泥仍塡之河濱則民占以爲基狹則土復歸于河莫肯得利之户載土塡岸備其坍塌則河以濬而通岸得土而固鄉城兩受其利矣

○唐鶴徵江陰縣河渠說

江陰則運河自邑南迎無錫五瀉河之水過青暘鎮蔡市而會于九里河從九里河屈曲而北

抵朝宗門南水關入城北行過杜橋聖母橋周橋堰橋又從華橋折而西過安利橋坊橋而至虹橋水分二派一派北經城隍廟之旁而東達于廣福寺萬壽山之後一派西南行過文亨橋者造學之後過鴻漸橋者環學之前而總會于善政橋折而北通倉河以出北水關繇黄田港以入江城外之河循城東西互相廻轉俗謂蟒河即城濠也轉河之外邑東之河縱横旁午相錯如織而横河長河實相經緯横河從縣市東堰北貫黄田港出春暉門東流令衍港而横亘于邑之東北長河從南門運河支流繇東望橋虵山橋東南至北角出清水塘此兩河者諸河入江必爲之輸諸河出口北爲之導蓋所謂河之咽喉也自九里河南至蔡涇閘水分爲三曰三河口東派繇蔴其橋高岸橋抵常熟界西派繇秦望山茶岐山抵武進繇頭河中派即前出

青暘鎮之運河其從邑東之港而入江者黄山港石牌港東西雷港蔡涇港令節諸港其從邑西之港而入江者夏港流皮港申港蘆埠港利港丑十挑花諸港其南通者無錫爲轉水河高六堰五瀉堰洛社河武進爲水碶河丁堰河陳墅河黄汀堰此數處皆分運河之支流以入于江陰而要其所入之路即爲所泄之路也總之江陰之水皆以江爲壑而江潮之漲則有時貫入于諸河姚文灝論之詳矣故其水有二北自黄田港逆注諸河達于境謂之江潮南則太湖梁溪之水溢于無錫之運河自五瀉諸堰而來西則丹陽練湖白鶴諸溪之水溢于武進之運河自黄汀諸堰而來達于境謂之河水夫水之來也有所受而後水能爲利其溢也有所泄而後水不爲害四境之内其在東也凡爲溝港涇者十三曰鰣魚港趙婆港白沙港石牌港石

頭港西霤溝東霤溝蔡港私港范港谷瀆港令節港界涇惟谷瀆港蔡港石頭港爲大其港身袤四十餘里有差口北通大江腹裏南通陞天等河跨崇仁寶池清化化成白鹿五鄉資溉民田最博橫河貫其中不治則有旱患其在西也爲河港者九曰夏港流皮港新溝河申港蘆埠港利港立瀼港五斗港桃花港惟申港黃埠港利港爲大其港身袤三十餘里有差南通武進網頭河北口通大江跨永陵良信來春二鄉民田多賴爲利中有順塘河橫亘其間梗塞不通歲旱益甚其崇溝河長十六里隸來春沿秦望山下通南山塘河河闊水溢山水進發田沒無救旱時田岸瀉鹵朝耕暮塲用力多而見功少則水旱均足患矣桃花港近利大河與武進半之通則分受其利塞則均受其害其在西南則青暘一鄉有前滻塘九頃圩後滻塘三尖圩謝

莊村等處最爲窪下多被水災其次坍水港河口淺隘中流微細遇旱稍患之餘壤沃肥種秔稻歲入畝可一鍾旱患不及其在東南是爲東順西順長壽鳳戈金鳳五鄉四多高阜湯村東新南新李岸官蘇倪塘清溪太清長壽五塘諸河聯絡其中疏之則治其馮涇河約袤十里界蕭岐花塘高岸上廟堂四處河身狹小西通經河東通長壽河流波俱不能納此又水旱俱忌者也何有黃天宕地形下土性疏惡水至瀰漫其害尤劇凡高埠者利江潮之灌注凡低窪者苦湖水之泛溢江潮繇諸港以入而衆河爲之接引湖水繇諸港以出而衆河爲之受瀉此其大較也支分而委治之則存乎其人前輩嘗河穿渠縱橫曲直灌注輻輳各有條理故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視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泄暴水築田圍所以防潦也江陰河港湖

史246 281

沙易壅沿江去處閘當設閘而力不能有終歲
于廢又慣勞民數年而不一浚其河爲港養夫
有河而不能濬者過不能濬河而并竭其河抑
又過今宜考測沙壅積之處次第疏濬之如某
河某港淺淤宜五年而一濬某港淤稍深
宜三年而一開計用夫力若干工食若干每歲
徵發導河夫銀兩不得別項支用歲以一定之
數立爲徵發之法而官所不足者臨時復責之

近便得利人民利其灌溉相率開濬雖勞而不
以爲疲矣

唐鶴徵宜興縣河渠說

宜興之水西接溧陽西北接金壇及洮滆二湖
南水繇西溪以入縣境下江東溪分流于百瀆
以達其區而入江入海總按水利之在一邑恆
與邑之形勢時之雨暘習而伏償所以經理
之者不必循習舊聞務爲迂遠惟在因其原隰
之高下權其事宜之緩急相府度力而爲之則
民易使而事可舉功易集而效可睹宜興境上
右高而左下西鄉居其上游且河之經流不甚
遠大而支流又多淤澀過久而湖山泉潰流通
淺而易盈不慨深沒過久旱則河流涸竭直渡
而易涸東鄉雖居其下而近太湖
歲潦則有百瀆以分泄歲旱則可沿流以車戽
爲患頗從于西鄉此特論其常耳設夏秋淫雨

則諸山洪水驟發如發于張渚等山則水患在
西發于湖㳇等山則水患在東此又不可以執
一論也慈欲圖久安計但當于高阜之所及時
令民疏濬河道若河道不通土壤膏墝則穿
爲深塘蓄水備旱大約每田二十畝內穿塘二
畝其所折田二畝分派于十八畝之中每畝各
受賠田九分仍令不失二十畝之額其低下之
所多是圩田在東鄉則圩之大者不過百畝小

田僅數十畝只須令民歲加修築塍岸可完緣暴水浸溢而禾苗亦可併力戽救若西鄉圩田其最廣博者動經數千畝纔塍岸堅完然積潦淵流難施車戽則當令民多穿溝洫或如高田深塘之制各從其便圍爲埂塍但其折田多寡界作小圩如東鄉款段俾民易于分力車戽其所折田額亦如前法補之凡此之役歲首春鋒丁夫口食不必仰給于官而百姓可以出巳之力稔巳之田捐目前之小費獲永遠之大利夫誰曰不可但無以作率之則終于因循難于慮始今若專委良水衙視民事如巳事每乘農隙親履其地召集父老田工商確利害經度規畫一切聽其便宜從事雖于大家巨室不得少徇計畝出力計程立期處置公平將人人樂赴誠所謂因民利而利之而上不費糈可勞而勞之而下不怨也審如是則何功不就何利不興卽有旱乾水溢庶可以無患矣此爲宜興水利之大略云

萬任嘉定縣開河議

嘉定濱海而治與淞江在境南婁江在境北淺太湖諸爲全賴此二江蓋蘇松常爲東南諸郡之最而嘉定又蘇松當之最也水利關要固不待言仰以一邑河港而論四境皆沙土性下漏不宜種稻其中可水耕者僅什一然苦海潮渾濁泥沙易淤昔人云一潮往來沙積一箬渠怪乎嘉之水道一歲開而三歲壅嘉不産穀通邑食曰盡仰給於外境之衆商販三日不至則百萬生靈嗷嗷枵腹則河可不開乎開河良法安在士民爲言開河不難但有四患一曰胥吏爲梗於河港當開上官必待小民呈請纔准行矣而該房之常規不到百計延捺河不卽開二曰以官塞責縣事如麻卦今不能日日躬履河上

治水乃簿職耳勢不得不坐委既委務能保其必廉慎倘一有染指則監督徇情開猶弗開矣三曰隔扇鋼開如以一都之塘長開十都之河以十都之塘長開二都之河其開倍密也已不蒙其利開而不害已不罹其害誰肯畢心力爲他人效胼胝且近工易成遠工難就數十里擔米負薪趨役倘遇風雨坐食四五日則薪米竭而輒返一往一還廢時失事河工終不成四

曰塘長權輕塘長者修濬之綱領也權輕則人不聽其呼召年來更因大户多避役每以小户充之小户焉能起大户之夫故爲塘長者往往破家而河工不就今欲除四患則宜分河爲三等遠于海者難淤則十年一開在遠近之際者淤不注難易之間則五年一開密邇於海者其淤甚速則三年一開萬不容緩將此三等河形繪圖公堂後壁註定開濬年分於河旁至期按圖而開左右不得闕其口則胥吏之弊革凡開一河無論遠近縣令必十日一巡河上計勤惰行賞罰則水衙之弊革縣中大河如隨鐵東西練祁南北橫瀝當以合縣人夫協開餘則以本扇得利人夫開本扇得利河道斯利害切身自絕推佣上之計而塘長必令大户公忠勤幹庶幾壓服衆心河夫有所畏憚仍嚴禁賣夫浮派之積弊何曰賣夫浮派塘長受賄賂則究法

濫免當賦五夫者止賦二賦二當賦三夫者止賦一賦二於是人少工多不容不浮派乎貧人當開一丈者暗加五六尺人心不甘益競塘長雖强事春鋤不過苟且塞責此水政之大病也吾且著爲是說聊示大公以壹民志於修濬似有俾乎若夫開江事宜諸上臺與各守令並有碩畫不佇余之鰓鰓過慮矣

論

論只原始要終其于水政益參究精詳觀者
必深心領會乃悉其妙

元

周文英論三吳水利

蘇湖常秀土田高下不等以十分為率低田七分高田三分所謂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無過于浙右五代末吳越錢王獨居東南尊享此利宋范文正公嘗論于朝曰江南圍田每一圍方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嘗詢訪高年云曩時兩浙未納土時係川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餘人又有撩淺夫專為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歲熟錢五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慢于農政不

復修舉田圍河港大半隳壞今江浙之米石不下一貫比之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前都水監于江面置閘節水終非經久良法且如見置閘三處本意潮來則拒潮沙之水潮退則放江水決潮殊不知江水源築塞水勢細緩內水外水高低無幾又閘之相去不遠決放之水既淺且緩又烏能衝激潮沙而不積于江也施之常年初無損益設遇潦歲覬其傾洩江湖巨浸則見其不能此所謂徐行拯溺緩步救焚者也海者百川之所宗水有所歸則不泛濫善治水者必識其源流可也嘗經行太倉劉家港及吳淞江之左右登高眺遠隨流尋源為今之計莫若因水勢之所趨順其性而疏導之則易于成功劉家港南有一港名南石橋港近年天然深闊直通劉家港西南通橫塘以上夏駕浦入吳淞江其中間有紆迴窄狹處若

史246-288

以疏濬深闊則太湖洩水一大路也矣今棄吳淞江東南塗之地姑置勿論而專意于江之東北劉家港即古婁江三江之一也地深港闊此三吳東北洩水之尾閭斯所謂順天之時隨地之宜也惟開濬之法付之有司例將有田之家差夫動擾猶爲未便乞從省府差委諳通水利官諳沿海各處相視合濬港浦具數計工擬議申聞或都水監分官前來或選省府能官于浙

閘富户勸率百十家斟酌遠近及功績巨細照依捨糧賑饑例優以官祿擬定品級令其開浚考其成效工役輕省者量行優叙如功績重大者優以一官激勸勉勵庶幾勞而無怨擾不及衆假如凶年勸令富户捐糧賑濟不過救一歲一時之災尚優以官推此恩例成此美績則可弭浙西數郡久遠之災寧不偉歟經治之後更須都水監差官按行嚴督各州縣每歲修葺使

其經久不廢或委行省官專一提調庶幾執督事嚴免致有司樂歲則苟且玩愒以爲常程設遇凶歲則縮手無措敗事傷農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者正也水利有成則樂歲相仍國富民安誠非小補

○任仁發言開江

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背順地形之高低沙泥之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迎流各得其當合閘

者閘之合閉者閉之合隄防者隄防之庶不徒勞民力虛費錢糧水不傷禾民享無窮之利豈非國家之利乎昔自唐至宋陳令公丞相裴度范文正公葉內翰朱晦菴蘇東坡歐陽文忠公等皆言修濬或吝于浩費而不行或惑于浮議而弗講或始行而終輟或營修不得治水之法因循歲月少見實效歸附以來江河淮海缺官提治愈見湮塞二十餘年之間水利大壞以致

新湖常秀之良田多棄爲荒蕪之地深可痛惜
區區管見惟以開江罱岸置閘爲第一義也

本朝

○梁寅論田中鑿池

嘗觀之畝畝之間若十畝而廢一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無災患百畝而廢十畝以爲池則九十畝可以資灌溉民非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壤人之所惜一家之田止十數畝或二三畝百畝之中孰能棄十畝之地以爲衆人之利乎民知與水爭地而不知與田蓄水一遇亢旱則坐視苗槁見小利而失大利愚亦甚矣

金處和論疏水種茭

昔之君子論作堤疏水種茭三事誠爲有見然種茭之事不可一例而古低鄉田岸狹小河港深闊湖瀼漾水面相接加之風波衝盪擊損斷隄及夏雨之際全仗茭蒲障護岸塍若高鄉近下江海潮水出入頻以灌田況潮水之河淺狹必一年一濬若亦種茭阻遏水利害民不小治水者當責令沿塘撥里將低鄉去處照舊種茭其高鄉潮水河滿每年秋間許各人戶將自己茭草悉皆樵去毋容阻遏潮水

○金藻三江水學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

也太湖泛溢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惟其無陂所以靡定惟其無滌所以靡入東風則西決西風則東潰一雨連旬數月如海此頻年永患所以不可救治者良繇備之不預慮之不周也愚以爲禹貢之法萬世當守治水者順此而行則有無窮之利然順之之道有六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所以行之之要又在任得其人而已任得

其人而六事不舉者未之有也夫治水救民莫
大之事今之治水惟總之以僉憲凡百舉動不
得自爲是以事功難成愚謂若欲水患消除必
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于守令而催辦
于糧里不宜泛遣他官而隳失厚利添設青增
而擾害良民也上有高識遠慮剛明果斷不恃
一己之聰明而採納天下之公論不恤一己之
勞逸而體悉萬夫之凍餒斯可以膺大任而成

大功也所謂勤省覜者官廉矣或不省覜與無
廉能同省覜不賞罰與不省覜同賞罰不繼與
不賞罰同省覜之時預與民約某月至某縣某
月至某鄉一月二周一年三徧非大寒暑不休
息非大風雨不易期大約省覜一年二年閘岸
可成三年四年溝洫可深五年六年浦瀆可通
七年八年三江可入至于九年閘竇可完石隄
可備一圖水利省覜在里長一區水利省覜在

糧長治農縣丞則省覜一縣治農通判則省覜
一府而守令則兼之也提七郡之綱而以水功
分數爲殿最者大臣也參贊乎上綱紀乎下者
大臣之佐也若夫相與諮詢以成其事者巡撫
也相與糾舉以正其法者巡按也如此而水利
不與吾未之信也所謂均財力者財不均則無
食無食則多怨力不均則無功無功則徒費愚
謂圍岸溝洫隨其田旁而責其戶以自修之一

尺一步皆有蹟者今之修圍者不令自爲須要
起倩其弊甚多往年開河每里起夫二十名
傷于太多在家人戶又無所助雖或有之亦是
勒者官府給米不過數斗爲今之計莫若每甲
朋出長夫一名三時治水一冬休養其餘九戶
分爲九等每月一戶貼錢三百六十文十夫一
舟往來宿養百夫十舟千夫百舟自正月發運
已畢水工方興至十月開倉水工又止千夫修

一處萬夫修十處各有立功以憑賞罰惟是石
隄閘實咸憂浩費欲乞
朝廷暫將七郡魚課船課竹木稞課量停起解晋
充水用待功成之後悉依原議所謂循次序者
也昔人以開江置閘圍岸為第一義又以河道
田圍二事可兼修而不可偏廢此皆確論但惜
其失先後之序故祖之者率多以開江為急而
圍岸溝洫漫不之省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少愚
以為江固當開閘固當置圍岸溝洫則在開江
置閘之先而圍岸又當先于溝洫也修圍之法
水漲則專增其裏土不狼籍水涸則兼築其外
岸方堅固圍大者其中須畫界岸但令低鄉圍
岸蕩無根基須得樁笆方可修築若乃震澤之
湖須用石堤宜專任大臣經理其事況江南運
河資震澤諸湖之利寍可不加之意乎開溝無
他法惟在深廣而已開河之法疾流擡乘緩流

撈剪汚泥盤吊平陸開挑開江之法與開河同
但各處積荒田土與夫沙塗水蕩却用長夫開
以溝洫畫以疆界墾闢成田召人耕種抵足原
租餘充閘費待開江之時遇有所損即以此償
之如此則上不煩官下不損民而事濟矣老農
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收無溝
故也低鄉不收無岸故也至若池塘又高鄉尤
務大約有田一頃開塘十畝可以蓄水而防旱
矣所謂探本源者天下之事有利于民則當厚
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則當拔其本塞其源況
水之利害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者也竊
見弘治五年江南久雨湖泖相連民居漂蕩迨
及六年疫癘大作至于七年春夏大水菜麥禾
苗極目沉淪饑民逃竄絕野蕭條今欲救其已
然之災不若因之以救未然之災除一二年之
害不若因之以除千百年之害救已然一二年

史246-292

之災倉廪府庫是也救木然于百年之災江湖
田野是也江湖濬治然後田野開闢田野開闢
然後百穀豐登倉廪盈溢尚何災害之足憂哉

金藻三江水學或問

或曰三時治水一冬休養此今古之通誼也近
者開河亦冬月也如何成功曰幸而冬暖故功
亦成然嘉定人夫亦多有死者曰開河役大衆
多焉能保其不死曰冬月不役老弱不用衣食
溫飽痡瘁暴虐有疾即與之藥而遣之回船合
近便足蔽風雨皆求生之路也如此而猶不免
于死是誠當死者也然亦不可不爲之祭埋而
厚恤其家也曰不用畚塘可也又用糧單可乎
曰糧單舊所置也畚塘今所增也不足而增可
也既足而增可乎曰上得其人雖用畚塘亦不
爲害曰與其上得人而下不得人孰與其上下
皆得人乎曰隨其田旁自修溝岸不若計其畝

畝均其工程爲害蓋田有長倚涇者有横出涇
者有不出涇者用工之法即長倚涇者用工太
多横出涇者用工太少不出涇者無工可用安
得爲均乎曰甲治乙田丁修丙岸非惟不肯盡
心抑且無憑賞罰蓋不出涇之田潦則不得洩
旱則不得溉貧則難于入斂則難于出凡有此
者必貧難丁户也若其横出涇者與長倚涇者
旱則易于溉潦則易于洩畚則便于入斂則便
于出凡有此者必殷實有力之家也故定爲此
法使貧乏者得安其生而有力者不至偷惰堅
固濬滌者既得以蒙賞而苟淺疏略者人無得
以逃其罪也曰低鄉無土岸何爲修也此則須
在平時載土近處撈泥得一船即一船之米得
萬船即萬船之米但寄之于田歲歲取之而無
窮也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日四年淹没
萬姓漂流尚謂之無事乎且愚見不過遵

祖宗之法守前人之規修隄防濬溝洫潴川原而已何擾之有

○吳荃原三江略

太湖之水自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澱山繇小曹大瀝以入海者曰東江自龐山過大姚經崑山石浦安亭繇青浦達滬瀆東瀉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東行經古婁縣水勢洪駛元少紆曲東南北直下今俗訛爲劉家港者曰婁江是三江實東南洩水之尾閭各有入海之所而弗可混焉者也震澤疏源以注江三江導流以入海水有所歸民物奠乂全吳財賦其賜諸此邇私智者務穿鑿圖苟安者襲因循故漕瀝港浦日就淤淺海狹而東江遂湮惟澱湖支流北注吳淞而吳淞之流又北趨婁江而後入海三江塞二而以全吳東注之水獨歸婁江其勢漸不能容日積月累行復如二江患

矣故開復三江以興百世之利斯其策之上也經理三江諸港浦以支四五紀者亦其策之次也天下仰給于東南東南倚賴于三江故酌以蕪見作原三江以爲後之欲知河事者告

○王鏊白茆水利論

吳有白茆港者三吳之水繇以入海海潮日至淤爲沃壤民遂占爲田或廬其上于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白茆一濬三州均利迄今百年未聞有任其事蓋有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矣欲享其利則安得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謗於戲天下之事其率類此乎

○伍餘福水利論

一論五堰

古者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爲之障也其地在溧陽縣界自隋景福三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爲抱舸饋糧之計而蘇軾奏

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其後販賣簰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為阻遂廢去而東西二壩列焉于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間有入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尚在去溧陽八十里而宋進士單鍔亦嘗言之雖蘇軾尚有不能必行于仁宗之朝者其他可知也

一論九陽江

九陽江或以為中江者非也或以為東江者亦非也考唐仲初之賦薛士龍之說未復折衷于禹貢則知淞江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淞江為三江而九陽江乃出三江之外正溧陽之所謂瀨陽江者是也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為瀨渚昔子胥避楚乞食于一婦倫之卒投千金不報之義以酬七日不火之恩至今有李太白碑在焉

三論夾苧干

夾苧干宜興志無也惟宋進士單鍔遺書論及其事而今無復有知故道者迺抵其地始得聞其詳半在宜興半在金壇半在武進東抵滆湖北通長蕩湖西接五堰蓋古人以洩長蕩湖之水以入滆湖洩滆湖之水以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西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運河以歸大江于水勢甚便自五堰既廢之後其

所謂夾苧干者亦復湮塞皆為桑麻之區雖有清東清西仰去百里終非永道至于橋名亦訛為鴨嘴之呼將掩其舊以圖其新去其不利以冀其利而其鄉父老亦有能知利害者曰是禹之利也為鯀壅之是欲去鯀以就禹也始信鍔之言不誣而今知縣谷綴宗者相與通議以為一勞永逸之計蓋此計一行上可以接滆湖而運河有功下可以達荆溪而震澤無害鍔稱深

利于三州以予觀之豈獨三州然哉惜乎自宋以來一奪于濵湖之田戸再奪于兩浙之豪民良法美意寢而不行至今識者惜之而三縣之民亦置之何有噫

四論荆溪

宜興之水爲溪者九而荆溪正當縣治東西之間按志稱中江出蕪湖之西荆溪又受宣歙等數郡之水流注震澤以入海而西溪尤其要者

蓋其外諸水之會也夫何近年以來蘆葦壅其流溪田擅其利大非江津無畔之區而牧民者又不能去害以就利一遇大潦輙復狂瀾如之何其可也若夫疏瀹排決之責則有司存

五論百瀆

按縣志稱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顧其亦有不能盡如古者何則時異而勢亦殊利盡而弊亦起安能爲之一哉就如志有五十瀆而冊則已冊有大埨瀆而志則少其名號已不能無魯魚之訛而況古之所謂瀆者吾恐未必然也或者勢家豪族有去彼取此之意乎不然何另立一名以淆之也吾觀其地勢縣東南爲上瀆縣東北爲下瀆古人以荆溪不能當衆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之口疏爲百派各有分歧而有開横塘以貫之約有四十餘里蓋

横塘者水之經也所以直南北者也百瀆者水之緯也所以列東西者也然則荆溪之害可以謂之無而未必無震澤之利可以謂之有而未必有豈其天作而人壞之耶

六論七十三漊

按諸漊界烏程長興之間歧而視之烏程三十有九長興三十有四總而論之計七十有三其昔閒所載名號今古不同訪之父老亦鮮有知其詳者初入其境大者如溪河小者如石澗寨

者如陸沈通者如碑瀆斷塘皆有桑麻之產
類以扼其流而民之利其利者又狃于疏瀹以
積其弊無怪乎儲之者有涸而泄之者無渫也
蓋浙西之水皆從天目天目據上游之地而十
二龍潭出焉或時雨大至四野奔流其注於德
者繇四安以入方山涌泉其注餘杭者繇德清
以合銅峴諸山其注孝豐者繇廣苕以入小溪
沿之爲苕溪剡之爲霅川萃之爲江子滙皆自

七十二漊通經達脉以殺其奔衝必潰之勢而
今則有不能盡然是可歎也

七論長橋百洞

宋單子論吳江長橋爲三吳諸水之足以承震
澤之腹而往來吐納之勢皆繫于此爲其出松
江以入海故也蓋自唐刺史王仲舒始築石隄
以順牽挽至宋慶曆間知縣李問始架木以橋
其上又至泰定間州判官張均參知政事馬思

忽總管般鵬翼輩白諸丞相咨刺罕遂捐萬緡
爲首倡而士民胥應者駢集竟成鉅功夫古人
豈不知東流滔滔之勢而故爲之障哉障之所
以節之節之所以利之非直爲美觀而已吾蘇
本爲水國而非此障則狂瀾倒矣狂瀾倒而何
有于浙西哉吾嘗登垂虹亭而望之其湍發無
涯牛馬莫辨長橋河西南以上皆納數郡之水
以備浮漲而今淤塞有如此河者已過其半大

則裹爲圩田小則散爲草榛居民比屋民墅連
時此治農者之所當患也說者謂以東則泄至
舵山以東非則泄至同里繇此歸海而不知松
江盤龍一曲湮塞者多先臣范文正公蓋嘗有
行之者而況此哉爲今之計去其泥沙以殺其
菱葦仍令佃之者經野分守以時蕩滌而後水
有餘利久無滔天壅積之患矣

八論震澤

今之所謂太湖古之所謂震澤也書曰震澤底定謂其振撼不定之勢何以殺之曰三江有所歸也三江而上有堙阜焉昔也截其流今也順其利爲禹鑿之也其利民也深而民之飲其利也亦深于是緜三江以入海自今皆然而今三江僅通其一所謂吳淞江者是也其瀕湖之地皆卑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何以乾封其沿海之地皆高及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何以潤澤是故環湖者多水患沿海者多旱菑無怪其然也蘇湖常三郡皆隸太湖而吾蘇獨當太湖之中若一盂然藏垢納汚何所不有吾生長其地每有望洋之歎而亦不能無探源之心按圖論之中有七十二峰襟帶三州而夏屋仙宮多出東西洞庭馬跡之上其爲勝可取也其爲害亦可慮也上入而下自瀆西納而東自流是故況觀之則有縱有横約取之則有倫有要

其間有自石湖瀆之者有自鮎魚口瀆之者有自管瀆瀆之者有自小溪港瀆之者有自張家河瀆之者有自韭車橋瀆之者有自漾湖溪瀆之者有自上瀆港瀆之者有自陸家浜瀆之者有自虎山橋瀆之者有自石家浜瀆之者有自南宮港瀆之者有自劉家涇瀆之者有自九曲江瀆之者有自後塘橋瀆之者有自梅梁溪瀆之者有自龍塘河瀆之者有自延壽山瀆之者有自菱湖漾瀆之者有自太平橋瀆之者有自澤塘浜瀆之者有自灌瀆浜瀆之者有自和尚浜瀆之者有自長洛浜瀆之者有自王家漾瀆之者有自山涇港瀆之者有自渡水港瀆之者有自黃瀆港瀆之者有自後保河瀆之者此其大略也其他支流餘裔不可枚舉而繪事者錯綜陳之亦贅矣是故舉此例彼而具區爲藪之大者源流在焉可忽者哉蓋太湖之水本以瀦

水將以潤田三州之田將以利田先以貫水通
則百脉皆和不通則百病皆生此畢于手足之
喻深爲有見而或有不能盡知其意者古今之
勢異也說者謂宜溧以上西北之水可入于蕪
湖而不可使注于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
趨于盤龍而不可使積于震澤其道無他焉曰
疏之濬之循其故也故者以利爲本

張寅海潮論

推太倉環州境皆水道縱則有浦橫則有塘門
堰以隄防之涇瀝以疏洩之小而曰浜曰瀆曰
溝曰潭布列其間不可勝紀莫非海潮貫徹如
血脉之流通經緯之聯絡周流無滯者也故舟
有行止必隨潮之漲退田無涂潴必因潮之滋
縮其導引汲取家至戶到則備物致用之無窮
潮汐爲州境之利若此考其入諸港南則劉家
港入遷崑山西至信義界北則七鴉港入遷任

陽西之石牌灣海水逆流過斜堰入巴城此潮
汐之大者也其分注各河亦二港之水爲多餘
各港汊之入則大小不甚相遠矣夫潮汐者海
之喘息也氣有盈虛消息則潮有往來大小氣
候不齊故潮汐時候不一每半月省潮一次以
應月之盈虧故月大則五十八潮月小則五十
六潮此人皆見之而莫計其數行之而莫究其
繇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多也余襄公安道

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
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之周臨于四極故
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
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于月何以知其
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
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于日三刻有奇潮之
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
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

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于月陰陽之所以分也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太倉州境之水不外乎潮汐利用厚生不可一日闕焉者

一沈啓塘長圩長論

塘長圩長之說即周官土均稍人之意嘗觀有人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土均爲掌其平水土之政而率以治水然則今之塘長遇田塍傾圮溝洫湮微梁塘崩損非所當率其圩長而經畫者乎細惟糾理結報于官之法猶存則植塗通水修復支衮之政以䄻耕稼以還流移不在玆歟

○沈啓治水專官論

司空治水古制也東南水國官可設者可不設乎嘗聞三農生九穀穀生于水水得其性則穀生而爲利水失其性則穀不生而爲害殖利以袪害非官不可

朝廷念東南國本何嘗不遣而不設哉其不能久者非

朝廷意也何以知之觀之鹽馬屯田非有重于玉食之地也既設運司又差巡鹽御史既設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又差巡馬御史各省設按察司屯田官南直隸差巡屯御史是

朝廷豈靳水利一官之設哉其不容于久設者有故也且是官也職在必專專則法有定守任在必久久則績可責成觀之八年胼胝而不一入三過之門可知矣而豈謂今之官亦有速如傳舍寄如贅疣者哉其不能專且久者惟監司之

不相能焉耳昔如周文襄公天下第一流人品
也其于民情
國事真如痌瘝乃身當時治水奏
請官屬多非監司所轄乃巡按御史何永芳一疏而
盡革之文襄正當旁午之際手足不能一轉喉
謂責以地平之業而予奪若是之輕可乎幸文
襄方當
君相屬心否則不能安其位矣文襄又且不動于心

復疏懇
請仍給官屬以畢乃績以是例之則今安得不利于
帶攝哉又嘗見監司亦有以天下事為已任如
巡按御史呂公光洵者力疏東南水利力任而
勇圖之功竟不立何哉瓜期不可逾也余故曰
必專官久任而後可豈徒曰可有可無也哉
○沈啓府州縣水利官論
修水興農守令法真朝更代歷政無改權茲焉
設有貳丞將以代勞非使其秩而分其權也如
此協恭齊濟共美苟主曰有貳貳曰有主不免
各有餘責矣仰覩一統輿圖添設者惟東南五
郡邑建立之意顧不深哉尚圖重其官參其選
賢借科甲精明水政何意每每裁革可權者動
必先以應命大違建置初意豈于
國重民艱有未討歟

○歸有光水利論前
吳地卑下水之所都為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
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
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
北宣州諸山溪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
華亭入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
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
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
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

淞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
小快別濬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
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
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
揚州刺史王濬以淞江滬瀆壅噎不利從武康
紵谿為渠浛直達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
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
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夫倉公

為人治疾所肹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為
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
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
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禹之治水
所以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
執其利勢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嗟夫後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
于淞江亦不過濬盤龍白鶴滙未見能曠然修

禹之跡者宜興單鍔著書為蘇子瞻所稱然欲
修五堰開夾苧干瀆絶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
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
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就使太湖
乾枯于民豈為利哉太史公稱禹治水河菑衍
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為務禹治四海之水而
獨以河為務此所謂執其利勢者故余以為治
吳之水宜專力于淞江淞江既治則太湖之水

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震澤所以入海明非一江也曰此顧
夷張守節妄註地理之誤其說云太湖一江西
南上為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為東江一
江東北下曰婁江不知二水皆淞江之所分流
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
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惟班固
地理志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

至陽羨入海非江自毘陵北入海郭景純以爲岷江淞江浙江此與禹貢之說爲近蓋經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淞江錢塘江並在揚州之域故以告成功而淞江繇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繇此觀之則淞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儗揚子江而深闊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獨治淞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鈎引以漑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淞江必令闊深水勢洪壯與揚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歸有光水利論後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千下流開白蜆安亭

江使湖水繇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淞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淞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淞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濬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唯確欲復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闊闊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堙塞至此何啻千年郟氏云吳淞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纖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彷彿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既廣若徑直則又

易洩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途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淞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間之百步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簡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鄭氏所見之滿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尉及當時之滿至

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與工造事以今方古日蹙畢㪅安能復見大禹往日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為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㩻斷天地之性

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逆盛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為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四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釣引以溉田畝日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劉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大河分而旁出古婁江東北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猶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會大則支應莫不得所矣

〇毛節卿三江水勢論

海潮漲而東江塞舊跡已不可尋惟上海金濼考其故道以爲可復然人往往廢而不講者恐鹹潮溢而良田廢也然淞江婁江七鴉白茆港亦通海何無鹹潮也蓋揚子江下流水勢洶湧南瀉于海衝爲套子故淞江之口去婁江七鴉之口殆百餘里而白茆一港古志云入江之道其潮來不過江流逆轉耳惟東江去江已遠故旱歲乃有鹹潮也今欲通之須倣古人橫置十

閘之說水年啓閘而旱歲則常扃之亦可有利無害淞江西抵太湖東注入于海地勢低于震澤三丈潮來時水高三丈至震澤而止舊額不可攷近額闊一百五十丈今上流無恙下流亦通惟中流三絕以諸浦渾潮之相會也故上流不能東下而北折于婁江今不可不濬也東江既塞淞江已微衆流併下東北故婁江爲獨盛然崑山一段迂迴勢緩而海口漲沙伊始

今亦不可不講也然太湖之形勢非特三江既入而南有通海之閘河北有瀉江之百瀆西有捷水之五堰今其廢也久矣究而復之庶足殺三江之水勢乎震澤澱山等湖在前朝已有圍田之弊間嘗開鑿定立界畔使豪右不容侵占

我

明弘治中徐侍郎貫亦嘗疏理長橋占田千餘畝今亦不可不考而石隄水洞不可不增其江浦要

害去處橋梁可廢者廢之或以木易石至近來置柵太多阻過水勢宜查要害禦盜之處量留其他通潮江浦切宜撤去

○毛節卿太倉壩堰論

太倉之境有壩身壩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淞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壩門張壩門沙堰門吳壩顧廟壩丁壩李壩門及

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堈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于堈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爲堈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堈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堈門坦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耳堈門之外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大水田遺跡卽今崑

山之南所謂夏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于淞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棊布之是古者旣爲縱浦以通于江又爲橫瀝以分其勢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必歸于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府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爲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防隄旣完則水無所瀦容而又設堰者恐其暴漲流入于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于唯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旣壞水亂行于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唯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爲民者因利其浦之闊攘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

涇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湮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于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獨蘇松坦壞殆盡卒莫有能講求修復惜哉

○毛節卿江海瀛闢論

沿江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潮至則閉閘潮退則啓閘故港無淤澱潮無泛溢自蘇范郟諸公成云置閘利而廢閘害惟元至順間乃有廢閘之論我

明港浦屢開旋塞水旱相仍間有議復古制節民財者愛惜物力則謂以爲澤國賴舟航以往來高鄉賴潮水而灌溉役在得已殊不知古人經營設法將以利民豈欲病民而故爲此煩費哉今欲置之必須兼古制通時宜每河闊三丈者置閘一座六丈者置閘二座多寡以是爲差每閘各置亭一所歲撥閘夫二名和雇近閘居民世掌其事有失則罪之每九月至二月常用啓閉潮望則啓中閘以通海船伺閘月河低堰以通小舟之行小港者或湖水溢下則潮退而悉啓之其三月至八月高田用水則啓閘以進潮或雨澤淋盈足以灌溉則亦閉之以清江流庶舟

無往來之阻田無苦旱之災江無淤塞之患高鄉歲免疏濬而低田亦減三年二水之憂矣今高鄉支河在在淤塞旱年則從外塘挑水以救苗民實勞止雖曰農官不省視而塘長不得人亦緣古制斗門法廢農民不勝歲歲開挑之勞故至于此蓋古者高田則設斗門[illegible]旱則閉以畜水潦則啓以洩水[illegible]五代之季民利行用之便而決之故高田多不可

治今乞查支河通舟者責令得利大戶共造水閘[illegible]其不通舟者量置水竇[illegible]報河口居民一兩家專司啓閉免其一二十畝丁田役銀以酬其勞不然止令塘長乞月潮填壩三月朔開壩[illegible]亦可以免半年渾潮之積而民力庶乎其少減矣

○周大韶論治水古今異宜

蓋水之在天地間每隨氣候以爲盈虛猶人之
鼻息然也古今言水患者必先于吳江及歸咎
于長橋輓路也然考之宋元以來其變遷之故
有不盡然者蓋輓路築于宋慶曆八年長橋建
于元泰定元年宋時郟亶言曰禹以二江決震
澤之水今之二江已絕惟吳淞一江猶存元時
任仁發復曰三江引太湖之水以入于海二江
俱塞僅有吳淞江存焉則自宋迄元雖有輓路

長橋而吳淞江固無恙也其二江之本源不假
于吳江以爲咽喉初無輓路長橋之阻已先于
之矣後因江流湍急激成大涯路漸迂遠民罹
水患後人乃開新洋夏駕二水以洩其流而江
之勢始分張士誠又北開白茆港以殺上流之
勢迨至
本朝而吳淞江乃塞今南之黃浦北之劉河卽古之
東江婁江也二江今既深闊狹流則吳淞又焉

得與二江俱存而無恙乎猶人以一身之大其
氣不能兼通于鼻息然也今之議者咸按昔人
之言曰盡徙吳江沙村之民開而爲水并鑿吳
江之隄而爲木橋千所然長橋與石隄于吳江
上流之勢不能無阻若云盡徙吳江之民又鑿
爲木橋千所未必皆然且如吳江之南九里有
阜名牛毛墩其四下卽東湖乃汙洋之水也自
嘉靖二年之後迄今成田民居之矣則湖水之

盈涸亦自有時昔湖今田則吳江之地奚必盡
徙其民乎又如長橋里許爲洪六十有一石塘
九里爲橋二十六座繇此以達太湖不過三四
里之程今覘其水之流行不及十餘處橋門之
內外水勢亦不甚見其高低湍溥雖屢經開浚
而湖水不能衝擊諸橋之濟然則又奚必鑿爲
木橋千所乎則湖水本枯又可見矣自今言之
宜于長橋之南北以及吳家港口等處宜相度

形勢急于開浚以資其上流之源使太湖之水必趨于吳淞江而後已今已開矣第湖中西北風起吹渾泥入港至南灘又爲長橋錮住不無淀積故南北兩灘三五年當一撈浚也又于新洋江口之兩岸各築短壩六丈則減十二丈之力所存者十丈而已自不足以奪吳淞江十八丈之勢使此江之水必趨于海而後已其如崑山塘之東西龍浚界牌涇陸涇等壩金雞黃昌清水等港凡可以決陽城湖水以補婁江上流之源者盡宜疏而通之則三江之勢秩然不亂可復大禹三江之迹潦因可洩潤亦可豬矣

周大韶論治水爲謀不臧

蓋治水之法必先明其來歷之源然後導其歸宿之路其序不可亂行其功不可逆施也嘗考常州之水下至無錫以達蘇州自運河之水無不西南行以注于太湖直至胥口方引太湖之水繇横塘以出胥門城濠自蘇州以至無錫常州未聞有出太湖之水也惟運河以東之水入太湖不遠者乃東下長蕩鵝肫等蕩而分豬爲陽城等湖故自婁門以達崑山城繇陽城湖而南皆出塘之水未聞有水自太湖北入于婁門塘下注于陽城崑尚諸湖而洩入于江也此其跡之顯然有不可誣者然此沿江諸浦所洩者乃不及入太湖之水謂之殺其上流之怒而分太湖之勢可也何論者咸謂震澤之水非注于

陽城崑尚諸湖指福山許浦等塘爲震澤之尾閭茜涇諸浦爲震澤之後門乃謂浚三十六浦以洩太湖之水同歸于海然則以三江爲震澤之咽喉乎爲震澤之胸腹乎此不稽考索之故也宋時黄震亦嘗論及之曰昔人開茜涇諸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而然今闕浦鹽廢而海沙壅塞爲患又前日之所無觀此可見矣又如沿

海一帶地形頗高于內田而湖水因之不能急洩故呼為堈身然開三十六浦之後沿河積土高出丈外而腹內之田旱則無路引水以為灌溉之資潦則無門出水以為洩放之計故沿海舊有一帶之堈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洩人皆知之矣而三十六浦之沿河隨處皆成堈身形如圍墻田地荒棄人所不知也故鄭亶言水利之六失首先及之矣又如沿江開浦本為洩水之計而于浦口置閘亦欲拒絕渾潮意亦善矣然以土地之宜否理勢之非使有不必然也且以一日兩至之潮其在晝夜皆以疾風暴雨冰凍霜雪之時雖欲以時啓閉誰為司守況一歲之內春夏則潦水常多更且海潮洶湧閘一上版則力有不支秋冬則雨澤少降而水勢枯涸又不必有閘此人情必然之理也自常州以上地連山土脈堅實又無潮水之交衝故可築閘

以獲宣洩之利呂城孟瀆等閘是也蘇州邊海地皆浮沙海潮淤水內外衝嚙閘底椿木之處一有罅隙漸次流空而易崩損白茆七浦斜堰等閘是也故閘雖十設而九廢且如橋梁之有便于民者為地方之利隨壞隨修衆咸捐財以助之矣閘果有關于宣洩之具可為旱潦之資公私曷敢坐視傾頹曾無一人留心于此乎若必欲置之須于近浦實田之中開深倍于河底純用磚石不用木椿貫以灰沙築成之後仍實以土如田使無虛處積水灰沙自然膠融年餘之後乃開通引水繇閘而行將舊河填作平地則閘可永久無虞又省作壩車水椿木之費此乃造閘之要法也其如三十六浦之中惟七浦白茆為最大則楊林湖川福山三丈等浦但宜相時開浚不可壩截餘如茜涇東楊林雙鳴鹿鳴大錢周涇許浦等河各于開浚之後須于

兩頭作壩以節清水以拒渾潮旱則潴而蓄之
潦則決而放之則官不勞于開濬工力之費民
不病于田地拋棄之苦實爲兩便也

○屠隆東南水利論

夫水政者聖王之所修以利民其利害之相懸
則天壤矣此非可以智當而懸斷談三吳水政
者雖多端大約不出治水治田兩者而治田之
與治水實相表裏要之治田所以治水也水之

利害繫于田水政修則田獲其利水政不修則
田受其害而治水治田兩者自不可缺治田而
不治水則田功罔施治水而不治田則水政尚
缺均非完計也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郟亶曰單
鍔郟亶詳于治田單鍔詳于治水兼而用之水
政舉矣請先言治水三吳巨浸厥有太湖汪洋
浩淼綿亙三萬六千頃三吳諸水咸入太湖而
分注三江以入大海是吞吐元氣鍾滙東南之

一大關鍵也南則杭湖天目諸山發源者苕霅等
溪繇湖州七十二漊而入西則金陵溧水溧陽
九陽江洮湖荊溪諸水繇常州百瀆而入北有
運河受京口大江及練湖諸水北繇江陰一十
四瀆入于大江東繇常熟崑山之三十六浦入
于大海而入江海不及者亦繇武進無錫諸港
以入太湖太湖三面受水獨湖東一面瀉之三
江以入大海然三江水道僅有吳江一十八港

入江是太湖三面受水一面分流吞多吐少易
蓄難洩水口一有壅塞則停緩無力天時一遇
淫雨則泛溢爲災是水口之宜通而不宜塞彰
彰明甚也太湖之水繇江入海大江之水日接
海潮江水清而海潮濁海潮每來常有淤塞江
水清駛隨瓶滌去以故向無水患自吳江將洩
瀉太湖一帶故道建長橋築挽路以便漕舟水
道始梗泥沙淀積而太湖之水往往漫衍矣況

三吳地形東來漸低蘇州為常鎮之下流松江為蘇州之下流蘇松並海地岸反高于腹裏形如仰盂洪波流潦尤易內注太湖水口既已壅塞淫雨乘之大風適作海水湧入太湖既漲不能復受則常鎮諸邑之水合于蘇州而蘇州已先被其患蘇州諸邑之水又合于松江而松江之患益深蓋自有宋以來三吳水災志不絕書淹沒田禾漂蕩廬舍澤國千里民化魚鱉雖

朝廷下令遣官累有修濬時通時塞得失相參利害相半迄未聞有為三吳遺千百年之永利者

項臺使者懷安林公奉

璽書來督三吳水利矢誠宣力蒙犯霜露躬行野宿無間寒暑晝夜訪諸縉紳謀諸三老相地形之高下尋水道之源委權其利害察其得失深知三吳之水滙于太湖瀉于三江而入于大海既以得水利之要領而各郡各邑江湖河渠浦港浜塘之類條分縷析又無不合治水之機宜是以數年之內水利大興今總四郡之成事約而言之則瞭然矣開吳淞江四十餘里以復大江入海之故道濬吳江之吳家港長橋南北灘隴山湖口使太湖積水徑達于淞江以澱山湖直接太湖之流其來甚徑易而烟路港不足以洩之故于青浦濬小大山涇以洩澱湖之水而南入于泖又濬趙開河以接大曹港濟橫塘橫泖

以接蒲滙塘濬晁山澱湖諸口使湖水分注于墩道褐趙屯大盈崧子盤龍等浦而北入于江又以三泖北納澱湖南連浙水西入長洲吳江諸蕩故于華亭濬秀州官紹鹽鐵等塘金山三汊等河上下橫瀝沙竹岡塘金涇塘運鹽河以洩南北兩涯之水于黃浦于上海濬蒲滙六磊竹岡等塘周浦三林都臺等浦新港黃家浜嚴茂塘以洩東西兩涯之水于黃浦總之合流吳

淞以入大海又以吳淞出海之路頗覺迂遠不能徑達則瀏澱非注諸水淞江或不能盡容故于崑山濬夏駕浦大瓦赤瀝諸水于嘉定濬顧浦吳塘南鹽鐵北橫瀝西練祁彭越浦華亭瀝南翔河滸浦張家浜以洩淞江北行之水于婁江三江並行恐難盡洩復濬太倉之吳川塘楊林塘七浦塘路漕塘杜漕塘以洩陽城巴城諸湖東行之水而入海濬常熟之白茆塘許浦梅

李塘䃤山塘耿涇塘吳泗浦三丈浦以洩尚湖昆承湖及毘陵晉陵諸水徑入大江濬江陰之東西雷溝舜河利港北橫河九里河山塘河青暘河以洩五瀉河芙蓉河諸水以入大江其治水大第如此故太湖有所洩瀉三江有所分注衆水盡治下流俱通下流既通上源宜導于是濬宜興之西沈東河百瀆武進之白鶴溪金壇之荆城港及長蕩之裏河徐村陸封等河洩長

山洮湖荆溪之水而分入太湖運河濬武進之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鐵猫港以洩潤州上流諸水而入大江上源既導則下流可接下流既通則上源益順又恐新洋江過于深闊分引江水北流引入渾潮將來不無淤塞之憂故于夏駕口慢水江口並建二閘時乃啓閉慎乃宜防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之通可垂久遠而水利興矣水利既興田乃可治治水而

不治田當惟田功之修終爲水政之缺何也蓋三吳雖號稱澤國低窪而中間田畝亦自有高下高田十居二三下田十居六七高田所患在旱下田所患在水而兩者利害又每相懸大旱之歲水涸岸出低窪下田幸而一熟而高田則已盡枯大潦之歲水浸上行岡阜高田幸而一熟而下田則已盡沒是烏可不爲之計也下田所患在水則不可無障而所以障其水者圩岸

也高田所患在旱則不可無蓄而所以蓄其水者溝渠也下田不修圩岸則太湖雖通而適遇水潦一時洩瀉不及者何以障水而免患高田不濬溝渠則江海雖大而適遇旱暵江海流注不到者何以蓄水而灌田于是公又條為治田六事刊布書冊移檄有司而又力勸親督高田令濬溝渠下田令修圩岸令諸郡各邑犁然舉行溝渠濬則高田有以蓄水而旱不能為災圩

岸修則下田有以障水而水不能為害是治田之事正治水中之最切要者也故曰治田治水相為表裏治田所以治水也三吳之言水利者代有其人與水利者累聞其事而策非萬全功成小補未有建石畫垂永如今日者也良繇公之心銳而心誠量虛而識遠智習而審斷志銳則前無畏途心誠則精貫金石量虛則下情悉達識遠則利害畢照智習則事至不迷審斷則

機來無失故其建立非凡而成就宏遠也余嘗相從吾鄉知其事之始末頗詳是以不辭膚鄙而為之著論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鏡焉

○許應逵吳淞江或問

或問于許應逵曰子治水先吳淞江其說奈何應逵曰子不睹海口乎抑未讀水利考乎古今治水名臣無慮十數公其忠臣傑士獻策上書軫桑土之思而重經

國之計者亦無慮十數公今其書具在未有不以吳淞為急者蓋東吳之水千流萬派會于五湖而繇三江以入海此童而習之人人皆能言之故論者咸云五湖其咽喉也三江其心腹也海口其尾閭也尾閭之不洩將倒灌而橫溢可使過顙在山即隆于之高至于天猶之無益也或曰如客歲之旱何應逵曰子亦為是說耶東吳澤國歲歲苦潦乃客歲之旱則自來所未有者

蓋連歲不雨亢陽斯極耶老人年七八十者云僅一見之以故各省告災率稱苦旱而吳江洞庭等處悉就淺涸揚子金焦兩旁漸成沙灘豈亦吳淞宜洩致之耶且無論遠者即以人身體之苟尾閭不通痞滿爲患使醫者不以調胃承氣等劑推之蕩之而猶借爲從容消導之說彼其人可立而斃也第尾閭決而元氣虛飲食調理其功尤急所爲飲食者則支河及時雨也時雨不敢必所可盡力者支河耳始予建議挑吳淞以便疏洩濬支河以資灌溉築圩岸以防泛溢無日不以是三者而亟衆之日牌行各州縣令悉舉境內支河逐一查勘當與吳淞均濬而並深二令五申文移具在不謂專吳淞而棄支河也如專吳淞而棄支河者猶治痞滿者專推蕩而不爲飲食調理其人亦立而斃無益也奈之何錢糧減半而南京戶部尚猶豫不發且先

發五萬兩祇以挑吳淞太倉及昆濬上海嘉定崑山華亭等處以故十七年雖旱而太倉所挑七浦楊林吳塘顧浦亦大有秋而吳淞兩傍俱受其利即十八年五月十二日雷雨驟漲至六月初七日止計二十五日中間晴霽者八九日耳此其漲不在十四年之下予令人走吳江二十八都閱之則水下于堤者二尺夫吳江東南之最下而二十八都又吳江之最下者此而不溢此非挑吳淞水不能涤之驗與六月初七至八月初何不雨則其旱又極矣予復令人所在閱之則淺者尚餘二三尺以資灌溉否則隴梗而雨水不繼稍不秀不實安所冀穰穰之利此非濬支河旱不能病之驗與向使十六年發銀全發當令各州縣分投並濬即旱無可虞奈之何恐亦能予使太倉先受其益則非予之罪也且內河距海口蜿蜒幾三百里自內及外以漸

而高而中多曲折迂迴卽使挑深與內河等未
可建瓴而下者秖以備極澇使急則順流東注
而免于淪胥如子所言則漏卮也顧不謬與夫
不罪發銀之遲而病其官洩不及于並衆之說
而罪其偏枯雖十大禹不能當前而況子之不
肖者乎

張應武吳淞江疏濬論

吾邑左浚東海淞江經其前劉河繞其後黃浦
自東南來合于淞江之尾昔人所指以爲三江
者皆繇以入于海淞江位三江之中載地既高
而江形又直建瓴東注自安亭港至李家浜縈
紆境內百有餘里塘浦左右股引足于清水而
亦無壅淤之患五季以前江鄉號稱樂土自吳
江石堤既築清水之出于湖口者日微不足以
蕩滌潮沙淞江屢浚屢湮議者咸思一大治之
廣數里之江決塞出之口寨傍分之竇曠然爲

數百年之規然而物力不給衆口難調近乎可
言而不可行
本朝疏濬者五六公雖廣不踰十尋通不過數十年
未足厭議者之志然是江流通一日則民受一
日之利他日復湮又當有任其責者隨時量力
以紓目前之急未可謂非中策也耳目所及惟
隆慶四年海忠介公寓賑濟于興作至誠所感
寮寀牧庶富室樂助役夫競勸所費官金不過
五六萬疏上海南蹌口至嘉定黃渡半陸六十
餘里兩月告江清水奔至將泥自去當時以爲
若有神助非盡人力也萬曆七年巡江林公應
訓按疏黃渡至崑山千墩三十餘里上流江南
亦加闊焉萬曆十五年因水災用科臣言特設
專官發帑銀以開江爲首務而所任非人胥公
營私初至見江尚流通前人之所疏鑿可據爲
後功于是不酌羣言不委州縣不役鄉夫獨任

私人共鬭撲閉托言以漸而深惟務築垻增不
運土每車厗微乾稍削芟蘆即已放水巡邏而
東起自安亭至宋家橋分爲十段九段畢工岸
無積土人以爲笑談未段去海不遠潮勢湍悍
屢築不成遂以殞石壓弊舟雜築之費數千金
幾成而潰乃試其所製泥江龍鉚掩衆目而罷
自知不厭衆心頗留銀還官虛告成功遷官以
行而其所沉木石留礙江心潮沙依之易爲澱

聚未及兩載海公所疏復爲平陸矣自昔開江
未有若是役之無益而有害也即今萬姓咨嗟
復思疏濬如望歲焉是須
廟堂主張六部協力非一邑之所能必也邑治以四
水聚爲形勢東西練祁南北横瀝形如丁字交
貫城中境内塘浦以百計支港以千計東引大
海南引淞江北引劉河西仰湖澤四面潮汐咸
會邑城自淞江旣湮清水罕至舟楫灌溉咸資

潮水宋人引清障濁之法已不可施于今每歲
所開塘浦遂爲潮汐之所填淤二三歲而淺四歲
而湮五歲又須重濬亦無一勞永逸之術惟可
自盡者修濬均節其間焉耳酌塘浦之閒要參
以淺深及前濬之歲月分爲五等著之一籍依
次修濬周而復始無得踰越五歲不濬則不濬
矣若乃近海之區潮沙倍積出入孔道官舟重
載所經或有不能待五年者所當別議然一邑

不過三四不可以此而并廢經常之規也修濬
之際擇民之才幹有行者分段監護必使底面
四傍深淺闊狹成中程式庶岸不害崩可支五
六年以待重濬如此則民力不甚疲塘浦亦不
加淤非遇颶風小旱小潦不至全歉此亦杜牧
所謂上策莫如自治其于開江則並行而不悖
也

王煥如曰先大父京兆公嘗云吳淞江自

海忠介一濬而後繼之者虛懷數萬公鏜何裨水利愚覽林水院刻疏及諸公序記採輯二三略存典故非徵實也最後讀屠儀部總論鋪張偉績與許水道之自若或間相頡頏矣賴張應武以嘉邑人目覩三公開江之事手持鐵筆不少假借則功罪之實亦昕然乎屠許張三論篇章銜尾百世而下披是編者可考鏡前修矣嗟夫

〇張獻翼長洲水利論

江南水利無論漢唐訖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餘度殆不十年一興利也迨
皇明自永樂初迄嘉靖初百十年有餘而夏忠靖以後相繼治水者亦八臣計之亦不過十餘年一興利也今五六十年來僅一海忠介公又功程未竟而去他率空談水利豈不曰就淤涸土瘠民貧也哉禮六府職司水之官司空專度地之職山林川澤各盡其利以足
國用是以計三十年之通而不及于困急也長洲之水治之不能專其利不治則必同其害苟能因濬導之策以率旁邑是惟良有司力為之耳

議

議皆擬議修濬便益因時設策隨地所宜各攄所見合類縱觀斯知後人之指畫總不越前人之範圍

宋

○趙必槺修復練湖議

雲陽之練湖原有斗門三石䃮六函口一十三

多被風水衝坍上湖則褰裳可涉下湖則如履平地今水道久已湮塞未可猝復惟存函管取以備蓄洩也若湖中水滿須資函以洩之淺則不須啓舊年傾頹處止是下湖西埂四百餘丈今上湖橫埂三百六十丈上金斗門三十五丈南石䃮基七丈皆先後坍壞官府倘復悠悠不恤非惟水無所蓄而頑民倣傚侵害耕農其來正未艾也維今霜降水涸亟宜上聞興工必于妥邊太平庫錢及平江府新收義米內量支募夫運土補築外埂然後植松插柳候措置樁石陸續釘砌若失此時後悔無及

元

○任仁發水利議答

議者曰吳淞江前時深通今時何爲而塞豈如海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爲者歟答曰東坡有言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盡可徙

于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樁或作壩或築狹爲橋及有湖瀦港汊又虛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曰如海變桑田一付之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可爲也議者曰錢氏有國百

餘年止長興間二次水災亡宋南渡百五十餘年止景定間一二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以為國計常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必然為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富上戶讒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又復

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田連阡陌位位相接悉為膏腴之產以故二三百年之間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又居位者未知風土所宜概浙西水利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下任時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間水旱頻仍也議者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故稱澤國其地不可作田今欲圍築亦逆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于浙西之水田故曰蘇

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蘇湖又低于浙西澱山湖又低于蘇湖彼中富戶數千家每歲種植茭蘆編釘椿篠圍築埂岸豈非逆土之性何謂今日盡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驗不可掩也既是澱山最低之處尚可經理為田都說已成之田不可作田何其愚也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所可勝自來討究浙西治水

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浙西水利明白易曉何謂無成大抵治之之法有三濬河港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置牐竇必多廣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為害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于天寧有豐年耶東坡亦言浙西水旱乃人事不修之積正此謂也昔范文正親開海浦議者沮之公力排浮議疏濬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攷謂之無成可乎議者

曰河渠圍岸閘竇三者俱備則水旱可無民食可足誠爲久遠之計朝廷何謂而廢之答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盡心于水利嘗謂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三者備矣水旱豈足憂哉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圍岸閘竇無官整治遂致廢壞一遇水旱小則小害大則大害是以年年有荒蕪不可種之田深可痛惜今朝廷廢而不治者蓋爲夫供役取辦

于富戶部夫督役責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樂所以猾吏豪民搆扇必欲沮壞而後已朝廷未見日後之利但厭目前之擾是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終輟不能成久遠之計也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衙門何衆口一詞皆謂無益而明識罷之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始明彼小民無知但見工

天下之大材尚各建策設官置卒專力經營必有所見若有司兼管何往而不敗事

○潘應武言決放湖水

浙西地勢極低米糧豐厚自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餘里沙岡深以限滄溟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淞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繇港浦

而入海古人開港浦浚涇瀝之類無非爲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常修圍築塍官府常常修浚水路澇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公私之利豈不溥哉若公私之力少有不及則民居蕩折而厚利以失錢王時置撩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宋初廢弛故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浚五浦費錢米一十八萬餘貫石自後置豐

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內用錢米四十餘萬至理宗朝創立魏江江灣福山水軍數千人專修江河湖塘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口斜瀝口日又港口日小曹港日大瀝口日小瀝口各闊十餘丈通湖水往來湖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

湖爲田爲泄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瀆悉皆淺狹湖水湖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濫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去歲一水澱山湖太湖四畔良田至今不可耕種今年可種者皆是以人力與天時爭勝貧農家日夜踏車車水出

田子女生跰田外河水高于田內數尺近有稍禾將熟又爲暴風驟雨激破圍塍全圍淹沒子女號天慟地老農洒泪交頤今秋雖熟即日菜麥無土可種或遇風雨來歲又是荒歉建言屢矣未見施行一日過一日一年復一年積久不決圍塍併壞再遇淫雨悉爲魚池民居蕩析公私坐失厚利彼時修治用費既廣民方困乏悔亦無及愚昨隨營田司官親曾相視水勢與高

年老農知識地理人講究得澱山湖東大小曹港斜瀝等處岡是泄水尾閭今爲權勢占據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褐浦石浦千墩浦小瀝口四處取江波近水勢順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公私實爲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濬諸處河港此即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流可導也

○潘應武再言水利便宜

東坡先生曰三江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流吳淞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濁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水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此數句包盡浙西水路下一箇駛字斷盡浙西水性今日浙西水自丙子年歸附時招民官慮恐哨船入境擄掠鄉村各自釘塞地分河港吳江長橋係三州六縣太湖

泉水之咽喉長橋南堍古來水到龍王廟側後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座橋道貫鄉村河港衆流之脉絡多被釘斷日久歲深浮積壅塞亦有橋道被築實礙水不通流所以不能滌上淤塞以致澱山湖東小曹港口大瀝口汊港口等處潮沙日壅積成數十里之廣三五尺之厚被權要占據為田湖水潮水不相往來如人之便溺不通水滿胸腹滛雨再作舊病復至四

年兩潦朝廷虧失糧米數百萬石浙西百姓離散大半今日得蒙參政相公數奏決放湖水入海父老聞風鼓舞已有更生之望續見諸人陳言俱非拔弊良策切恐有誤國聽徒費錢糧工役除已再赴省府陳言外今逐一條具事目于後

計開

一道褐浦石浦千墩浦屬崑山縣界小瀝口

屬華亭縣界澱山湖非一帶自廟兒頭港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並皆淤塞淺狹不通應武昨來與營田司劉副使登澱山寺鐘樓上遠望相視惟有道褐浦石浦最低此二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此即隨其所趣也叩問當地耆老俱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年湮塞淺狹不通此四處若不及早修濬滛雨再作舊病復至

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俱屬吳江縣又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屬長洲縣多有上下塘橋道壩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一條水路來自湖州大錢港又名南江衝出下塘湖泊間下笠澤湖汾湖白蜆江下急水港直至澱山湖自來此水甚險歸附後因被占湖蕩爲荷蕩造橋築隄水路淺狹不甚通徹宜委官相視各各仍復通放

一舊時長橋南堍水口至龍王廟側歸附後被壩塞五十餘丈見蓋房屋與軍戶居住以致太湖水口狹小淺而一至水不通徹多致泛濫衝損塘岸行路不時差夫修治深爲不便近日開濬處乃係歸附後添創長橋三高亭前仰非舊來泄水故道徒費工程今來宜委官往彼所指定龍王廟側省會軍戶移入營內候七八月日長水涸

興工撥取泥土就便壩壘沿塘道路高牢此亦兩便中間留一竇堍仍舊造橋相接

一吳江長橋實三州六縣衆水之咽喉沿塘三十座橋道實鄉村河港衆流之脉絡宋立水軍二四千人吳江知縣職銜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帶巡視湖塘河渠設官田米三千餘石名修橋米歸附時又日修濟縣河米應有橋道坍壞水路堙塞本縣自行支用隨即修治自此浙西三十年來並無水害及范文正公治水議乞勅下諸路行勸誘之法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須賜當路轉運使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致富國之本也今日㝀政爲浙西生靈設除決泄湖水入海此三百年一遇深恐去後仍舊廢弛沿塘衆水咽喉橋道河渠失于修濟如常以官田撥付吳

江縣管隸選委經任好人充吳江縣尹
銜帶提領湖塘河岸常切巡視前項沿塘
一帶橋道河渠并道禍浦等河應有圯壞
堙塞隨即修濬通徹如此則自然永無水
害實爲公私無窮之利

國朝

○張汝弼松江水利議

松江澤國水利爲重而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

與黃浦吳淞江在宋范文正蘇文忠兩公言之
甚悉然惟患壅溺而詳疏導不慮旱暵議及節
宜非慮不及緣當時黃浦止闊有壅溺而無旱
暵自永樂四年夏忠靖開黃浦其利甚大去年
水潦較之永樂三年尚少三四尺然永樂三年
以連雨十日大潦今年連雨月餘而潦何昔之
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以黃浦未開洩水
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無

黃浦月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大利不在
吳淞江下矣然水勢急于此則緩于彼黃浦潮
勢奔激衝嚙兩岸洩水益徑則淞江潮勢平緩
停注淤泥洩水益隘故黃浦之闊漸倍于舊吳
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況淞江限于低鄉之東
北洩水隘則低鄉益潦黃浦界于高鄉之西北
洩水徑則高鄉益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
歲旱潦俱見災歉實難爲辭惟在乎因其地勢

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當于出浦河口內被
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晨月水少以時啓閉
閉則高鄉潮到積水不洩而少旱矣開則收藏
閘板無阻行舟并禁倚閘漁簖則此節蓄可利
高鄉再于江中甚隘處則疏而芟去蒲葦則水
勢始不蹤蒲葦梗咽漸淤塞則故道不廢洩水
如駛而少潦矣其泥沙湧漲隨掘隨壅非大興
作不可此疏導以利低鄉也然低鄉田圩不修

水亦不能自遏高鄉河渠不濬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濬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弊起于初時報數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興工止濬一河或十數里五七里泥深四五鍤或止挑一鍤二鍤或推其高積塡于深窪其功將畢卽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留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爲二河或指某河爲某河新水旣漫孰測其淺深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水卽鄉人所謂竹節壩者是也況點夫雖多得賂卽放實下手者無幾若田圩則高山水上可望而知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待有司之未知知而防之直易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專官提督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熟地所多爲所昧且疏導江流苟非專官豈能時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愼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史鑑吳江水利議

吳江之地土疏水緩左江右湖故水之爲患也特甚太湖東南巨浸卽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納荆溪宣歙無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于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松江承其下流按三江[illegible]卽禹貢所書三江旣入之一也逶迤西折洄流洑逆行百餘里始入于海而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嚙衝激其害又甚于雨東風則江水西徙西風則湖水東汎幾頃數尺人力莫施故瀕江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濬一涇置一鍤以爲治水之方是皆狗偏一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

吳江水多田少溇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
不通者特有大與小急與緩之異爾假令前置
一鍤而非流者自若東開一渠而西淤者如故
則不當與諸縣治法同也切以爲今日措置之
方其要有四一曰築堤吳江之田盡居江湖濱
支流旁出皆蕩漾不可以名計苟不致力于隄
防以禦捍之則未見其可也

本朝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于前通政
使趙君繼任于後無不注意于隄防皆妙選官
屬分任諸縣而二公則周爰相度而考課爲其
法常于春初編集民夫每圩先築樣墩一爲式
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如之其取土皆于附
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令牢固隄既成
工令民罱泥塡溝取土之田必使充滿復于隄
之內外增廣其基名爲抵水蓋隄既高峻無基
以培之則歲久必頹矣又課民于抵水之上許
其種藍而不許種豆蓋種藍必增土久而日高
種豆則土隨根去久而日低矣此雖爲繁碎難
行然亦可使民繇之而不知也厥後二公去任
二三十年間管無水患而不至于大害者良繇
隄防猶存之力也然人亡法廢隄日就傾水患
復作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
損益之繇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年以來法
度廢弛上恬下嬉民無所恃每年府雖下縣縣

雖下鄉率皆以僞應之所任糧長耆老之屬不
過頭會箕斂以賂姦吏爲虛文其于隄防略不
加省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者難矣且自
戊子而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一二而旱者一水者
七固繇天災流行然亦隄防圯壞水不能禦旱
不能蓄有以致之自

國初以來水之爲害未有甚于今日也今生民之
困已極苟不加意而拯救之其不轉死于溝壑

迨無幾也今爲之計莫若上按三公已行之成
規嚴爲之制于來春課民興作官屬躬親臨視
務臻實效毋令吏胥得售其姦則隄防有成民
免其害矣所可慮者但此承積荒之後多苦無
食當今取勘貧者驗戶每日給糧就催作賑濟
之數至秋還官則民皆樂趨而無逃避之患斯
亦講求荒政之一端也二曰審分洩吳江之地
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泉流以入湖吳淞港

宋家港朱家港蘇思港直瀆港黃沙港並深是
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花涇港七里橋柳
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爲項橋
仙樓橋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
四十里間亦係分洩湖水之所今爲石塘雖便
往來前輩嘗言有害水道故鑿道以通水流近
年傾圯俗吏鄙夫不知大計輒堙而築之又湖
水多渾易爲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茭蘆歲久成

田成壁壘頹遂致水道日微又花涇港長橋正
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爲深闊而花涇港居
民慮爲盜賊所侵苟利于己輒賄緣巡捕官爲
之築堰長橋又爲豪家堙塞規爲田宅水遂不
通爲患極大今則入湖者汎濫而南流矣入江
者洄流而西淺矣日滋月長其害將見甚于今
日伏惟深爲利民至計不惜小費不求近效不
惑浮言一切疏濬仍爲之防不許踵襲前跡則

水有所歸而無汎濫之患矣三曰務車救夫水
之汎溢者既築隄以障之矣水之壅過者又疏
渠以導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竭力以車戽
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或無力而弗
供豪猾者又恃頑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調坐視
陸沉在乎上之人爲之激勸而安集之爾往年
水患初作上自長貳下至簿尉無不躬親看視
奔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諺有救水如救火之言

當急不當緩也頑者治之貧者寬之繇是人知警勸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設立水利官後一切委之然地既廣遠卒未能周居東則西不知在南則北罔知欲求其無誤難矣夫軍國之需在賦税賦税之供在乎田土田之出在豐歉豈可忽而不務者乎伏望著爲令典今後水潦凡任牧民之任者悉令分投巡視督民而力救之務在水平而後返不可專委水利一官以誤大計

如此則水患可禦而民有粒食之惠矣四曰專委任夫事功之成繇委任委任之方貴專官伏覩永樂年間凡興建水利庶事皆責成糧長而官自節度之蓋糧長之任職在農功賦税而已用心必專自近年以來添設塘長又立耆老復革去塘長而立圖長又有屬官義官之委糧長耆老之總紛紛多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民無定志莫知所從且屬官望淺位卑民不知畏義官總糧總耆又皆貪猾之人招權納賄靡所不爲是皆無益于民適足以爲聚斂之端張其兼併之勢又況保選耆老圖長皆繇糧長則其人可知矣倘法爲奸病民尤甚至將所設諸色盡行革去專令糧長圩長管之糧長管其都圩長管其圩縣之佐貳咸令分管地方往來巡視而正官總攬其綱考其殿最如此法歸于一而民免侵漁之患矣

一張衍水利款議

東南水利撮其大要共十三則倘能按款施行可垂百世之利謹序列如左

計開

一蘇湖之水爲上流之下者嘉興松江之水爲下流之下者宜所先常州鎮江之水爲上流之上者常熟平湖亦似之宜所後其松江爲衆流之就下蹌口又爲吳淞江之

入海施功所當先者

一在元嘗有水監之官專理其事每年開挑各置水閘作大舟橫鐵帚隨風流行掃蕩沙漲此最良法其置閘每處一座以愚計之水閘之處當置水洞于兩旁置閘于中此亦前人經理有迹可見者也其吳淞江撩淺夫必用蘇州嘉興等衛所防海軍士及因役之徒常時看守有淺則挑

一吳淞黃浦之入者皆大江之尾其水和淡鹹潮小入無害用稼故河在東北者宜濬若邊南海則外灘低而鹹潮易入內地高而淡水不去故在南者不宜濬也

一秀州塘抵松江城西受湖泖之水今已淤淺其岸為官塘凡旱歲舟必涉淺不若自今冬取其塘中之土而為堤岸一年一濬誠為至要今乃仍取土于岸泥益深岸益

孤而塘之淺自如也然疏鑿其塘宜多列水洞以通西來之水如旱潦皆可閉之蓋自楓涇至松江府不過泖橋胯港斜塘石湖塘跨塘通流若不置水洞則水之來處甚大去處甚少不能去之速也

一凡小河曲港每年九月半為始皆令有田之家自行開濬如有豪戶阻占者令其一年一開其官河中川如畎澮者令附近人戶二年一開其大川責令有司申請郡縣協開五年為率所開之泥停積兩岸者不許大戶取築房基止許小民挑修阡陌

一水利之職督于糧老糧老督于圩甲其農隙每區每圩修之務必堅厚則自久遠其土取之荒蕩不必取之田中其夫用之本圩不必取之他所自九月半起工至正月初畢工庶幾不廢農事其修圩之際凡宜

塘處所盡爲修築腹内地方全不經心不
知官塘水易車岸腹内田仍渰沒此糧里
圩甲之罪也爲今之制必曰今日之不修
他日之渰沒其稅糧差役何從而辦如是
人孰不懼而爲之也其有不修者身罰官
勢土豪呈之于官治之以罪

一茭蘆宜于湖蕩之濱每年種之可以當内
浪之衝岸又使小民之得魚今凡小河曲
港多被大戶占種見利一遇水旱則阻河
道大戶田在河口者車岸得所則民田在
中心者勺水無求此茭蘆之利與害也不
可不分別行禁

一松江東鄉地高每年慮旱春雨方行作壩
儲水一遇天旱田地俱荒莫若看令有田
之家十畝開池一畝百畝開池十畝旣能
救旱亦可畜魚

一松江東鄉懼旱宜留水以種田西鄉懼潦
宜作堰以截水然堰之外固沮外潦不能
入堰之内其水何從而出蓋截水必在于
水未長大之先當下樁作堰止留一河通
舟旣可禦水又能禦盜泥土易取樁木易
辦若臨時則費力多而成功少矣

一湖瀕之傍多有水渰田土旱則止見舊岸
水則全爲巨浸人戶逃絕每歲里甲賠糧

此當奏
聞請豁其稅其勢豪傍湖積茭成田者當痛禁止蓋
成田者多則蓄水者少滿潦之際何以容
受

一出水之口名曰水洞開闢多置木柵上則
通行下則滯水合于府縣將官錢預收磚
石積于附近專人督管觀其水通之處盡
爲水洞或磚或石圓砌爲之不宜深厚只

則流通水則泄閉不可以木爲之不久則
朽又不能無盜之者
一塘岸種樹上可以垂行人之蔭下可以堅
塘岸之脚必于農隙之時命水利者老取
水楊之枝用附近之夫每一丈而種一枝
蓋水楊多鬚盤根則能護岸其餘不可用
也附近田家舖舍朝暮視之如有損盜者
治之以罪

一水利之興不能不費財用莫若令河泊所
并新漲沙塗新開蕩田或官倉借米之息
三者之中取而用之庶功可成而績可久
矣

楊循吉濬白茆議

三吳之田大抵多卑濕自京口至錢塘皆東而
海而西環山焉中間南北徑七百里盡肥饒之
土實以水利故也水利者太湖滙西來羣壑之
水儲而爲漑者也百年以來法廢而不講所謂
水利者今爲水害矣何謂水利太湖之水善用
之則爲利不善用之則爲害也不善用之害則
今年大潦禾盡沒民至餓死賣子女拆廬舍而
不得食者是也害至是亦可再皆郡中所目見
有去害之道而容不講乎所謂致害者可一言
而盡也不開白茆港害也害何在害田害人害
人之鬻兒女爲奴婢害無罪之人[illegible]而死害

平日之良民爲盜賊害廬舍爲爨薪今年害官
糧不得入廩將數十萬是致害者雖百年而不
可盡也然則人甘于害者何故曰有利利又安
在利在白茆之人嗚呼爲潦也而捐數十萬糧
即又潦將又捐之乎此非長策明矣蘇松嘉湖
皆仰命于一太湖之水今悉毒其害而已利獨
一方之人有議開白茆者必畏害其一方之人
而止嗟乎一方與四郡之人孰爲多乎哉然則

若爲而可任怨禁强移一涂免數之粗借餓死流移十萬之役大作而徐爲之引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不使盤旋于七百里之內爲人大害則大禹疏導之初心得矣

姚文灝水性辯議

舊見毘陵志序沿江諸港皆自外而內自下而上倒置源流不識水道江陰舊志亦然夫三吳水道皆西出于山瀦于澤東北注于江海何乃

類云自大江而入南經某處某處耶以諸港皆出于江而流入于澤港情亦甚矣且蔡涇黃田二港相距九里各自入江昔人于其間鑿渠以通舟楫遂以九里名河舊志之記黃田乃合其東南之源而假以西南之派且并吞九里又以上下各二閘若本爲一港者彼豈知三水各有派而二閘本不相涉乎最後得曹宙之說云江陰當運河下流其水自常州經申港利港以入于江又云丹陽練湖白鶴溪諸水西自武進而來入于江陰其南太湖梁溪皆溢于運河自五瀉堰奔衝而南利夏港以出于江可謂深明水道者矣

姚文灝九里河議

東南諸河惟此易塞推原其故有三一曰黃田潮來自東而西蔡涇潮來自西而東交衝互激會趨斜涇湧滾泥沙積聚腰腹一曰潮起浮土

堆積兩岸風雨淋洗漸復入河且河形曲隘岸勢高陡砂礫既深黃沙壁立復水之後還沒輒崩少剎一隅使塞數丈一曰中吳地勢沿江有山爲之包近山土壤迤邐隆起山脉引帶主氣流通日漸增長如古之所謂息壤坐此三故人不之察以致此河堙廢今欲開挑各一二丈惟有才良吏爲政久而得民深徐依原議以漸爲之而又相度形便攻鑿河口別出蔡涇之南折

郄蔡涇潮流不使東行以相衝闘則百數十年流通可必而江陰之民亦或少息肩矣

○楊子器常熟縣水利議

疏濬陂塘泖瀝

今按常熟非枕大江諸湖交貫其中實水澤也有陂塘以蓄灌溉有泖瀝以泄泛漲故無旱乾水溢而得常熟之名然潮沙易積浦瀝多塞每賴疏瀹浚導之功錢氏有國之時創開江營置都水使者以主水事募卒爲都甓曰撩淺宋朝置卒千人爲兩指揮第一在常熟第二在崑山專職修濬自鄱民朱勔進花石奪修卒以往于是開江營遂空而疏濬之事廢矣今不可不講

開決塘浦

今按縣治低田甚多水聚不能以時入海故設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浦者導水以入江海本治塘有三十四處浦有四十二處塘岸之高率一二丈浦之闊大三五十丈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行高處而吳中可無水患矣

上浜水匱

縣治有高阜之地必設爲上浜水匱關閉其水以自灌溉則水有所儲積不得反流而趨內是爲措置高亢之地

箚計度

宋時封疆萬里觀聽不接委任不專五堰既壞江東數郡之水皆入太湖則源不節下爲塘浦不治則耕種之勤者據斥其地以爲己私于是蕩無隄障一雨即成久潦蘇公軾王公覿屢請開濬朝廷疑而不行郟亶力請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人以修塘浦吏民詣訴而擊墮幞頭卒鳴鐃散衆而止政和中趙霖措置通役六十四萬餘工費和糴措置支見錢四十一萬貫有畸卒又勾收人吏送獄勘磨而止其計度

之害者惟范文正公來守吳郡奏開許浦茜涇黃泗浦福山港爲有功至今講水利者可遵可行

順天時從民願

順天時者必于歲晚務閒之際方春東作未興之先是也從民願者即今水利壅塞良田變爲巨浸民心嗟怨以致上天降災水旱相繼地泞不寧山崩水溢若與開通水利固因民之大願

也或遇年穀不登欲興此役必須設法口食以給所需庶有成效

固隄防

縣治田雖膏腴或處低窪或傍湖蕩隄防不固一遇天雨遂成巨浸近年增設水利縣丞一員專董其事每以農隙之時修築圩岸務要高闊堅固旱則可以積水澇則可以岸救此水利中之急務誠不可緩也已

白茆港利益

吳淞江淤塞而太湖之水非下一遇淫雨遂成巨浸元末張士誠據有蘇州閻故晴得周文英之議開墾白茆港長亘九十餘里東抵海口寬廣直徑水去如瀉吾邑受利爲多

國朝永樂間大水

命尚書夏原吉來治始此港疏通積潦至成化以來泥沙日漸壅塞中流如溝港口海沙適漲橫截

湖沙出入閉滯水患自是不息

朝廷于府縣添設通判縣丞專治水利又有按察僉事總爲提督達吉欲濬此港皆不下十數皆以氣運使然置而不理弘治四年以來連遭大水

朝廷遣工部侍郎徐貫主事祝萃來治廣詢衆議始獲一濬腹心雖寬而口沙尚鯁勞而無益今又革去僉事另以部臣領

勑來治必有大設施以甦宿患也吾民何其幸哉

○沈㬚導河夫銀議

導河之役始于吳越錢氏之撩淺卒繼以宋之
節置開江兵迨至
熈朝額定派徵若銀而本縣歲徵里甲以備濬瀹修築之需惟嘉靖十六年均一田糧時無水患嘉隆革之至二十六年議復派徵如其前三十六年郡改爲驛遞修船之費餘待水利之用爲豈

不偰哉

○王同祖治水議

治水之要其說有二一曰開決三江故道以泄震澤之水二曰濬治諸浦以泄江湖之水三曰疏導涇港以泄田中之水何謂開決三江故道太湖東入淞江出吳江長橋長橋之水未嘗不通而所以爲東吳害者則在下流入海之處淤故積水溢而爲沴耳若復決去長橋使湖流浩至而入海之處又復不疾則長洲崑山常熟三縣之地將爲深淵此長橋不可盡決利害甚明也東江舊跡在大泖西北爲䃺路港澱湖西有急水港白蜆江皆東江之西段也澱湖之東有出水港斜瀝口汊港口小漕港大瀝口小瀝口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漕大盈等浦入青龍鎭龍江而出海皆東江之東段也今諸港皆淺狹壅遏不通潮汐而東江入海之處遂

塞東南風水回太湖則湖州諸縣皆泛溢西北風太湖水下澱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華亭等處泛溢是皆東江不通之害也今之言東江所以塞而不通者大率歸咎于黃浦奪撩海塘障遏而不知江之通塞亦自有時黃浦海塘未必能爲東江害也或以爲東江既塞而澱湖之水繇千墩等浦北入于淞江殊不知澱湖之水自屬東江其北入于吳淞江者但支流耳遂以

為可泄澱湖之水者非也苟能疏東江之舊
疏治之使澱湖所受之水皆得達于東南以入
海則松江可通而數百年之害可去萬世之利
可興矣何謂濬治諸浦吳郡之地北枕揚子江
東通大海西控太湖南襟三江水之發源則自
太湖東注三江以入海又其支流非達揚子江
以入海故古人于東北沿江海之所濬三十六
浦以分三江之勢使同歸于海其常熟之浦二

十有四崑山之浦十有二今三十六浦之中入
海者惟茜涇七鴉白茆楊林為最大入揚子江
者惟福山許浦為最大吳松江之南有大浦三
十六條東自北平破江艾祁顧會斧蓋大盈南
澥梁絓石臼分桑趙屯內動石浦道褐蕭市金
竈千墩注浦張涇棠梨同丘諸天張浦帆歸舟
直爾里渡頭東齊利刀界浦浮高順德大姚破
墩盞頭吳淞之北有大浦三十二條東自顧會

安亭徐公北澥瓦浦三林顧幕金城木瓜彭窰
翁浦廣浦杜城新洋江馬仁小虞大虞尤涇梁
里華翔心涇樂浦薛莊黃瀆真義界浦下里戴
墟上顧胥丘奉里任浦其在江之南者則西受
澱湖等水南受澱山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
于海其在江之北者則西受陽城湖諸水橫截
至和塘以入吳淞江而達于海自新洋夏駕以
東則又納吳淞江之水以東北趨于劉家港而

入海吳淞江迤東入海之口其南有浜浦一十
九條皆通于海華亭縣界其北有浜浦二十二
條皆北通嘉定縣界皆近海潮汐往來易于漲
塞廣者日狹深者日淺甚于墩一浦南通澱山
湖最為關要浦極深闊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
水勢相入屢經開濬皆為民利今宜沿江相度
各浦之通塞使湖之水必趨于江而江之水得
入于海則郡中東南之水定矣何謂疏導涇港

蓋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或傍江湖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槩也涇港之設有公有私今則並通舟楫分利水道旱則引其水以溉田潦則決田之水以入涇港泄諸江湖浦塘使歸于海其利于農用最爲切要故凡緊要圍田水道通行開濬使稍深闊仰取其所開之土以修岸塍如是則田間之積水可引入涇港涇港通流可散灌于涌塘浦塘決水可疾趨于江海大小相

資首尾相貫又何水之足患乎

○王同祖水利工計議

工役計費二事常相須計費足則公役舉故今之言治農田水利者莫急于量財蓋公役之舉歲歲興修則繁而難行數歲不治則廢而難舉故必相其工之大小而爲之制開江濬浦以十年爲率疏決涇港築圩治堰歲歲修補或間歲一舉則工役不繁而民不以爲勞矣計費之出必量其費之多寡而爲之制若開江濬浦疏通涇瀆之大者則官爲之區畫其築圩修堰及疏決涇港之小者則取諸食利佃作之家如此則不煩于公而不傷于民矣

○徐獻忠山鄉水利議

屢見各縣山鄉旱災不救大受饑困山鄉平田既少一遇旱暵泉流枯涸計無所資坐以待斃有司者徒見下鄉平田頗有潤色不肯特爲

奏免糧稅予按視其地皆坐不知水利之故昔時梁寅有鑿池溉田之議其略云畎畝之間若十畝而廢一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無災患百畝而廢十畝以爲池則九十畝可以無災患予嘗至上虞之下溉湖觀之方知梁子之議可行而永久利民矣有志經國者當相視一鄉之中擇其最高仰者割爲陂湖先均其稅額于衆利之民次管別業以補失田之戶大展陂岸使廣而

多受雖亢旱之年不至耗涸從高瀉下均資應
及沾潤一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能及矣況
陂湖之利魚鰕雜產茭葦叢生貧者資以養生
富者因而便利大雨一注衆流復積前者旣瀉
後者復蓄山鄉水利無愈此者故叔孫之芍陂
汝南之鴻郤陂古人成績可以引見自非爲民
父母者力主其事愚民誰肯割其成業者乎至
于下鄉之田亦有高亢不通資灌者莫若照依

北方掘鑿大井上置轆轤汲引之利亦足自辦
民可樂成不可謀始出力任事雖存乎人必須
奏留久任方可成功此又監司者之責也

○徐獻忠復設勸農府縣佐議

按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嘉湖五府勸農通判
所屬縣縣丞各一員近復革去今世冗官理應
裁省者甚衆惟蘇松湖三府勸農官獨不可少
所謂勸者專督水利以興農功者也蘇松在震

澤下流淤澱日甚加以海潮漲沙日積故吳淞
江已爲平陸今之爲郡邑者誰復以水利爲念
哉而歲額日重加派不息今之蘇松視昔之蘇
松何如也吳興居于上流其入太湖之水旣爲
吳江所過塞則其南向之流所係亦甚重而困
爲菱蕩之蕩塞爲平麻之區日已加多苟無專
官治之其能已哉若徒以區區冗官之議槩例
之吏後五十年浦港漲塞高下俱病非費數百
萬不足以議其成功也

○徐獻忠吳淞江議

考吳淞江所以湮塞之故蓋海水有潮汐之害
必太湖東下之流迅急方可敵住渾潮潮退則
因上流蕩滌淤沙不致停住今吳江長橋旣多
湮塞則水流不疾而潮沙停滯日復一日遂致
漲塞如此夏忠靖公親履其地遂將吳淞上流
引入婁江而以黃浦改入范家浜誠爲達權通

變之機至今黃浦通利雖吳淞東半截竟湮而夏駕以入安亭江以達于婁江至今猶通自後卽照此疏導自然太湖之水可泄以免湖州宜興之患矣若不探其本末利害必欲開通吳淞使與黃浦會而入海則不惟工力煩難將併黃浦湮塞則東南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愚嘗以吳淞與黃浦如人兩足吳淞之塞已廢其一而黃浦尚堪達海如人雖跛一足猶可跟蹌而行

也或曰開通吳淞工力雖大何至既通而併黃浦塞之此必有說乎曰黃浦與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衰者也往時吳淞通利黃浦之勢甚小及吳淞既塞而其勢始大今則與錢塘江之迅急相上下矣若開通吳淞則其流直出黃浦曲轉之勢不容不緩況吳江長橋及寶帶橋之流入于吳淞甚遲而入黃浦甚紆遠若欲挽回其勢非百千鉅萬之錢穀不可辦況今松江二縣之稅黃浦所利者居其八九吳淞湮塞之患止居其一二與其救一二之害而廢八九之利此不待智者可辨矣

沈啓曰按吳淞江引太湖入海卽禹貢三江之一也始于湖終于海凡二百六十里（昔人以吳江爲首後議者以入海爲首改吳江爲尾則倍矣）今入海處界上海嘉定間有吳淞所爲微水猶通流但勢微于首尾遥遥其間湮塞非一爲田

爲村爲鎭各以地名呼代易人更遂忘爲吳淞故道議者以爲吳淞全失豈其然乎況支流孽派分洩未泯（若小龍江新洋江大直港之類是也）惟不能全受太湖之水耳徐獻忠謂夏公引上流入婁江顧郎中如環嘗辨其非素通各徃不必爲引也又謂黃浦通利勢足代淞似矣夫水勢自西南而東北者古也數年來水勢日徙而南蓋以黃浦在南日

決而大吳淞在非日墊而微此夫水之經
急因之而遷徙固有繇耳然黃浦遠而吳
淞近也黃浦之利盡歸華上而蘇州之利
宜不能不求其下流于崑常嘉太之河浦
云且四縣諸河各居其縣之下流疏常熟
者不關于崑山疏崑太嘉者各亦然惟吳
江與長吳在上游寧不涉焉
張棟曰夏忠靖通變達權所謂急則治其

標也若獻忠之議則泥而迂矣悖古違時
起蘇松異同之見吳淞不開東南水患將
成痼疾害不獨在蘇耳試合衆議衡其是
非獻忠亦無所置喙矣悲夫

鄧韍常熟縣水利議

常熟固吳水之壑也昔之人于其境縱之以爲
浦橫之以爲涇爲浜大小貫輸其布而杼織得
古溝洫之遺意甚矣功之施于世者遠也今其
迹具在而浦獨常廢而弗治玆非潮沙之爲害
乎潮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爲矣
至其不可爲治而委之曰此非人事之不至乃
氣數之必至非也考之前代有挑江之營卒有
浦口之置閘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
水課之殿最所以爲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湮
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已則爲牘以奏績于
朝以爲自今水可以無患不復爲之後計非誤乎

挑江有卒則疏導之工不閼港口置閘則啓閉
以時而渾潮不入圍田有禁則水道廣而無障
濬川有器則沙土不得以滯留水課有殿則官
知自力而不敢以苟簡凡從事于水役者其能
外此以爲策非也常熟之水視三江爲小與以
其力易而工速也試操是說以見之于行事視
諸水至而爲之治治已而無善後之圖若有間
乎哉而韍也何足以知之

○沈啓決濬下流議

按新漲阻塞水利講求修濬者自古以迄今則其爲害也無疑矣然利害所關不在上流必在下流而古今又不相沿如宋單鍔謂增吳江一邑之賦不知幾百倍也所謂三州者指湖常秀而言稽之常州之水在宋入太湖在今已堰入大江歲久法廢不知堰尚至今存乎否也秀州即嘉興在縣東南其入界之水僅繇瀾溪汾湖以出三泖與太湖渺不相涉所關者惟湖州一郡在縣上游與本縣四五至十五等都壤界相連俱在太湖西南水源之所繇來也下流一阻上流爲濬勢所必然此疏濬之說不容于不講者而今官司視爲迂緩下民苦于工役而利已者又懼其奪削也故凡遇當事者一則曰江湖水平不爲阻礙二則曰早開築漲濬之何益三則曰所掘泥土堆置何處又好事者鼓舞之曰

昔人治水欲決吳江一邑嗟乎使盡決吳江以利湖州湖州一郡之賦不若吳江一邑之多握賦權者必不惑也惟所阻三說在通變宜民者亦能辨之夫百畝之田多分河港且猶爲利而況利在本縣西鄉旁及鄰郡者乎濬吳江利在湖州然則吳江之利何求亦曰濬華上崑常云耳此上流下流之别也復何疑則吳淞白茅之通利豈獨于吳江而吳江一綫之道必不能兼泄諸港之水故議者必以決濬下流爲便

周鼎累田水利議

水之爲利大矣其爲害亦不小在反其所爲害者以爲利耳浙西地勢卑下積旬淫雨輒内外交浸雖竭力車戽人苦不能勝天一圍之中又不能無高下洿邊可車腹心則力不能及雖嘗界爲裏塍奈無土可增揭取旁近田而纔四五寸則瘦削不可以稼彼遠田衆分其利而獨損

其近者往往礙此而莫之策也竊謂或五百畝或三百畝爲率鑿深溝廣二丈旁爲塍內廣八尺袤一百二十丈不過壞田四五畝而四五百畝皆無內澇之憂況于溝塍上裝車不挑損四外圍塍免風浪之危使沿邊高田之水畢歸之車亦易力也其所壞田土稅糧量于旁近田上均派則圩心囊底化爲沿邊高架小有水旱不能爲患莫大之功也又永樂初年農政是急百

凡公事皆待農隙施行各農官時常往來巡鄉官舸隨地督率勤經旬月督民整理務須實效茲美事也近聞事勢不復同前每歲所修圩岸皆單狹脆薄且新土易崩方築于春而梅潦踵至應手摧毀愚謂習俗皆取塍內之土推貼塍外似有可觀但新舊土不相粘未燥而雨則累及原土併墜于水或燥而不雨亦自迸裂可惜不若剷闊裏面縱有崩脫其土原只在內依舊可取爲用非比外脫之土隨流消毀也又議者欲沿塍裏邊鑿溝取土以增崇而加厚之多用樁笆以固其址粗若有足觀者然亦近似而實非也田塍于水旱有乾土纔鑿下尚淺外水即滲入于內而內水亦土中汎起併力車戽用力反多且濕土不宜多築多築則經月如醉不肯凝實稍緩則梅潦將至急則隨築隨潰烏能成功必今年築若干明年增若干後年高若干庶

幾有堅完之望恐無是理不若別築一裏塍距外二丈不用樁木既免外來風浪亦無雨崩之憂不必逐歲增築隨手散堆如坡平闊省人工而易爲力略待燥裁取裏坡鄰如在脊上外坡則平妥如舊不許陡直棄外塍爲蘆葦菱茭而禁其樵牧一舉而三者之弊皆免仍別鑿溝于圩心囊底則彼民可得而有歲也其法最善奈之何而弗爲耶

金處和濬河築岸議

浦塘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于每年冬月水涸之時濬之使深築之使固或天時亢旱雖不至于大稔亦不至于全損今人往往于亢旱之際常使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與工又況浦塘河埭衆享其利若遇冬時修築圩岸以障水疏濬溝渠以蓄水其利豈不溥哉但近來役于官者當夫修治之際不爲堅久之謀徒勞民力略無

寸效今之治水必掄選通達水利者爲區長立冊在官俾之經管每季終赴官考其勤怠如此則事克有成民得安生矣

曹胤儒東南水利議

江南之地浙西爲低浙西之水太湖滙之蘊鎮杭湖爲南北西之極高嘉常以次第而漸卑姑蘇居中松爲下流天目障萬峯于西岡身亘百里于東蓋江海之岸與山麓竝高所謂形如仰

盂非耶湖水積于中常若盂之形非藉江湖深駛何以通洩況渾潮日上日積港門日淤此東南水利有不容一日不講者而治之之法大抵有三所謂濬浦築圩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illegible]議也范希文倡之趙霖踵而行之元有任仁發者亦云治東南水利無他濬河港必欲其深築圍岸必欲其高厚置閘竇必欲其衆多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漢

晉迄唐宋治績彰明較著也以故東西號爲沃區自元至今漫弗復省民窮財傷有繇然哉乃

我

明自夏公原吉始大治之逮及徐尚書貫徐尚書之後李公充嗣呂公光洵宋公儀望海公瑞皆欲建太平之道于東南甚盛心也呂宋疏上未行呂公專治白茆吳淞夏駕次之海公專治吳淞白茆次之李公功則未終海公最爲有見蓋自

夏忠靖用元人周文英之議舍吳淞專婁江一時不爲無利然以全吳之水一婁江洩之似未爲安今自海公開濬吳淞數十年間雖有水災不爲大害所謂擇善而行巧于師古者公其有之其間諸公所行之事徐尚書頗爲詳當即其疏議有可按而覆者一時濬治俱有次第隘口支川無不就理維時水患十去八九但有司迎合惟圖目前而徐亦小就自畫不能爲轉身之計舊制版閘淘河夫卒之設圍岸之築皆未全備不過十二三年而諸浦復塞使醫除疾而日必遺類爲過也今觀徐公之得鑒徐公之失并沃州呂公陽山宋公二疏剸畫其間必有處矣無已則其要有五焉其一高圩岸以固其防修圩之利最爲經久之圖宋郟公僑議乞如祿制大作隄防以櫃其水復于隄防四傍設爲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豬蓄湖瀼之水使不與

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岸無衝激之虞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水田而旱田之滿漁有車救之便

水利沃州呂公光洵云吳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失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業日廢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則田畝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田間而咸歸于港浦俾港浦之水自高于江江之水自高于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此之爲利亦有三其一岡壠之地閘水稍高可畝引而資灌溉其一屯水之區因堤既立可畝殺而施播種其一近海之港因水駛急可衝滌而去淤塞宋兩浙提舉趙霖亦云平江之地低于諸州唯高大圩岸方與諸州地形相等昔人築圩閘裹田非謂得以種植爾也將惜此以殺水勢耳但民無力爲之當官司借貸錢穀集

得利之人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之中棄一畝取土爲岸取土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借貸錢穀官爲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誠治積水之第一議也一時雖興顧以興日然終不可已其二開江河以導其壅近者海中丞之開吳淞也吳中之水稅昔少減然昕往上海見吳淞東投宋家橋與如港諸處舟行澀甚蓋十餘年來不爲疏濬其勢則然欲爲目前急務莫若再開吳淞并治七浦白茆及今爲之功尚易施也更緩之日將復一日恐甚慄爲吳淞上流實帶長橋一帶或茭牧其中或瀕簖其上及車坊漾淌咽喉之處是宜急治無疑白茆七浦二浦在婁江之北向因東江塞淞江微湖水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此二浦于長洲常熟自西迤北地勢卑處匯爲陽城昆承等湖二浦當諸湖之衝上承湖水入江海爲徑昔人以陽

城湖水經針堰之地枝分七浦則白茆之流少殺遂築針堰使湖水皆入白茆而七浦漸塞是宜就堰或疏而爲碶或易而爲閘庶乎其可也欲開二浦亦不可草草蓋江海之濱地形高于腹內宋郟亶云昔禹之時震澤爲患東有岡阜隔絕其流禹乃鑿斷岡阜疏爲三江東入于海震澤始定趙霖亦曰平江之地雖下于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堈身堈身之狀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是堈身也起自福山岡山迤邐常熟太倉嘉定三州縣之間殆將三百餘里僧嘗出太倉東門詣茜涇中關所謂腰[illegible]站云者誠如近白下之七里八圖昔人謂茜涇南北之地比蘇城崑山其高不啻丈餘是也往年開治各江浦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于其地而爲丈尺而不知以江湖之水而爲丈尺又不問高下而句其淺深欲水之東往所謂倒行

而求及前人者也自古而患之久矣其二穿港瀆以分其流卽蘇郡婁門至太倉茜涇通流之水名曰婁江寔至和塘接劉家港之水而婁江乘之以流耳其水自婁門至茜涇約一百六七十里南北兩岸各有浦無慮三十餘處蘇郡齊門北至常熟通流之水名爲元和塘約百餘里東西兩岸各有涇亦無慮三十餘處舉二水觀之所謂五里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

塘非耶今其水多湮則湖江不分田疇失利不待中智而知者是宜修復古跡高大其岸交加棊布因而爲圩以急而與自近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宋人所稱有不誣矣卽至和元和二塘他可知也其四築壩堰以遏其衝大都太湖上流壩堰之處大者有三其一高淳之廣通三壩是也宋郏僑書曰今究水利必先于江寧治永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故跡決

入西江單鍔書曰縣宜興而西有五堰所以節歙宜金陵九陽（陽 則水）衆水俾西趨蕪湖後廢五堰則水皆入于宜興之荊溪而下太湖東灌蘇常湖（宜興爲 爲蘇州）三州矣今廣通等壩雖不知是五堰故處與否而所溢之水卽五堰所障之水也向自無湖郄入大江民誠便之自嘉靖四十年一迨閘之吳下不免墊溺今其禁不可不嚴也溧陽等志有云中江一云永陽江又或名之爲

胭洋江則廣通所壩爲遏古中江之流無疑其一杭州之長河溢其勢衝激號爲震澤云者正以岷江之水西自蕪湖下宜興東往太湖浙江之外南自錢塘入運河北注太湖杭西嚴歙諸山之水竝下苕溪又自溪注湖故也今廣通有壩岷江絕流是矣宋郏亶云杭州立長河堰以歙宜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所謂長河堰卽今杭州德勝長安等

壩足當之五代以前浙江之潮直入運河縣河灌湖潮汐泛濫泥水狠籍似此之事不可不慮其三金壇丹陽烏程歸安臨安餘杭之間竝有壩堰當以百計各志可稽蓋使諸山之水瀦而後洩其瀦也可以救彼地之旱其洩也可以救彼地之潦且覗蘇松水勢大小而啓閉之計無便于此者今諸壩堰多廢而不修莫爲節宜其利害爛然可睹矣乃荆溪百瀆之閘亦宜倣古

人成迹爬梳之可也其五別源流以殺其勢今吳淞婁江爲湖水入海之要道白茆七浦次之乃若江陰武進無錫常熟古有瀉水入江之勢歷來各疏議可稽也即今武進無錫有孟瀆等一十四斗門江陰有黃田申利桃花諸港常熟漣接崑山有福山許浦三丈等浦皆瀉水北入大江年來多湮亦以傍江之地高而易淤故耳今非開濬使深則諸水不入于江而皆溢于湖

欲不泛濫胡可得哉又蘇松之間湖泖之水互相攝受然以大分言之則澱山湖水注爲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等五浦而入于淞江三泖則注爲各塘涇港數百餘而入于黃浦自范蠡圍田東江漸塞後春申君遷就其間始開黃浦是浦也受東太湖東南委輸之水及杭湖嘉分注諸流何也東江未塞此等之水自松江柘湖閘港等處直東入海何其便也東江既塞黃浦

雖濬其水不東而北屈與吳淞江會吳淞通利此水尚爲逆流吳淞若塞併入婁江愈迂愈溢害莫甚焉昔人謂黃浦亦爲亂流良是今東江既已難開鹹潮不可使入似矣第錢氏有國時南起杭之長安堰至鹽官爲清水浦緣柘湖新涇塘爲小官浦導二浦入海爲復東江之一奇惟有南宋乾道間嘗開新涇塘而鹹水延入蘇湖爲害于 廢新涇堰運港而十八堰之議與

焉此丘窮之功到于今稱之而惜其說之未竟也夫毛漸之開新涇與夫柘湖未洇之前新場之東有通海故道皆未閘鹹水爲害也胡新涇之獨爾也要亦水竇亟宜開濬之法多有未舊故耳元人有云劇將松江通徹海潮河港勿論近民或官爲之于港口築壩上壩安置透水大涵名曰水竇潮來閉竇遏渾鹹之潮潮退啓竇洩湖瀦之水此舉最當惜無有能行之者若夫

近江近海諸港浦應設閘竇昔人所列尤彰著也今之人多迂之其亦未之思與是五者前三以導下流後二以捍上源蓋合應徽池太寧蘇常鎮松杭嚴嘉湖十三府之利害而總計之非漫爲之說也又所謂三江云者惟歸寺丞有光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與范蠡郭璞之言合若後人所稱松江東江婁江今惟婁江爲大東江自築圩田護塘之後堙絕已久向者岷江之中

江絡蕪湖過高淳至陽羨其勢自西徂東故吳淞之流獨盛以吳淞西受中江爲最故耳二壩既設中江之水與南江併入北江今揚子江是也江水不至則自西趨東已無巨源宜與上下惟受長蕩荊溪諸水其勢不甚洪壯而太湖獨承天目山水矣天目山水在太湖西南從西南趨東北爲易而至和塘直接鯰魚口其勢尤捷夏公原吉又于崑山開夏駕浦嘉定開顧浦掣

吳淞之水入劉家港婁江之不濬自深有以也太湖與底水既隔故不至湯擊竟古塘市率潰武原瀚海之地吳江一縣長橋一帶不必決去而吳淞屢塞職此之繇然吳淞與荊溪百瀆長蕩等湖之水直又受黃浦豈容不濬乃若專督水利之官僉憲爲便嘉湖屬之則宋公儀望之疏在似無容議苟以近利通之專轄以臬憲統制以巡撫如直省兵道督以軍門是也府州

縣水利官各衙門不得别有差委其舉劾必以
開復爲期如漕完汛畢之例庶幾職事無推諉
人有責成而其效可睹矣
○曹胤儒東南水利續議
東南水利即無事時宜預爲之所況今浙西五
郡一望渺然古云急易興也正此之謂前小議
已述捷築有未盡者更詳之夫築圩置閘此治
水第一議古及今談者罔弗先之然積以歲乃

可致也若救目前則重濬吳淞江并治七浦白
茆加意無錫江陰武進常熟通江河港吳張庶
有瘳乎其繇其後築圩置閘所費不貲非貧民
所能自效勢必動支官銀令淘河夫銀之外可
取用者無幾即開挑且未敷也無已則各郡邑
所積賑荒鍰贖可議處也滔滔者皆是民皇皇
焉無所措手足其爲荒也甚矣此而弗賑貯之
奚爲苟以圩閘之費盡用之于開挑亦有圩閘

之寔效竊有請焉盍
奏請
欽定各江河塘港三年一小濬六年一大濬當大濬
之期巡撫會同巡按將六年之內監司及府州
縣水利之官某于何年開濬何處今通流或否
以爲殿最舉劾隨之則開江淘河撩淺歲歲行
之不圩而圩不閘而閘事半而功易就誠亦會
其時之可爲也若以十年爲率恐條屬閒將有
稱弗便者水利道亦宜如提學故事某年某月

按臨某處閱濬何河即呈報撫按交徵互繩始
可不然前轍可鑒矣吳淞江西段勢頗渺漫至
嘉定上海之間漸以淺狹原其所以然者蓋岷
江之水不至而夏忠靖公于崑山開夏駕浦嘉
定開顧浦挈吳淞之水入于婁江故水有分流
勢不雄鉅抑亦近海之地形高且渾潮易淤耳
權而論之婁江向爲吳淞之子江今劉家河上

接至和塘至和塘上接五龍橋鮎魚口則婁江
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其婁江之通利與否
與夏駕顧浦無大相關此二者有之適所以為
吳淞之累竊以為塞之可也即弗易塞亦無可
開矣愚嘗泛舟顧浦水亦無幾不五六年此亦
將湮惟夏駕浦流尚鉅耳吳淞東段宜倣近日
海中丞開濬之法轉令深闊為一勞永逸計餘
恐其為數世隆乎不然徒以水面之丈尺苟且

塞責則虛為此紛紛而所謂實實決事者也吳
淞既濬則荊溪上源尤宜措置蓋橫塘百瀆上
承洮滆二湖之水而二湖上承應鎮諸山溪之
水此等之水竝注荊溪荊溪之勢直貫吳淞此
而弗治則上流壅而應鎮有泛溢之虞下流微
而吳淞有淤積之患又所謂吐而不吞求其為
建瓴也弗可得矣七鴉白茆二浦在婁江之北
蓋太湖之水注于吳淞吳淞淤塞併入婁江婁

江亦不能盡容溢入于此二浦然二浦之水雖
遞相吞吐亦微不同七鴉浦上接陽城湖陽城
界長洲崑山之間受蘇郡葑婁二門迤東至和
等塘與義等浦之水為多白茆浦上接昆承湖
昆承界崑山常熟之間受蘇郡閶齊二門迤北
元和等塘宛山等蕩之水為多正受正輸各不
相悖此斜堰之設大有妨于七浦而或硔或閘
誠不容已白茆不但南受吳淞婁江之水而且

西受宛山蕩之水宛山蕩上承無錫運河則太
湖之水溢于滆湖者亦此分瀉而蘇郡西北虎
丘山後長蕩之水更多白茆是歸昔人云沿江
洩水惟白茆為大是也此二浦宜濬較炳如彼
其二浦枝河在七浦則有陽林河可開洩陽城
之水于海大虞浦可開洩陽城之水于婁江在
白茆則梅李塘可開洩昆承之水于許浦福山
港可開洩昆承之水于揚子江而鹽鐵塘南通

吳淞非達揚子橫貫二浦之間似亦宜治又昔人稱昆承尚湖上接常州諸水婁門官瀆通陽城湖上接太湖其接處多有障遏以及二浦接陽城昆承二湖涇瀆乃水滿咽喉皆當併行疏瀹者也沃州呂公有云婁江是在疏通今之爭言水利者必曰吳淞白茆七浦爲誠哉是言也乃若常州以上洩湖水入揚子江之道武進有永安河南新河德勝河無錫有關口河芙蓉河

五瀉河江陰有申港利港青暘河西山塘九里河似此等水皆上承運河南受太湖殺河上流莫此急焉古云開一江有一江之益開一港有一港之利非歟但瀕海沿江之地當于腹內渾潮之上易于壅淤是在加之意耳嘉興之水北自運河注于吳江西北自爛溪注于太湖東北自秀州塘注于三泖黃浦若吳淞通利嘉興可使無侵也乃常湖二郡居太湖上流常州則有

前所云各通江河港矣而宜興橫塘百瀆湖州通湖漊涇盡當疏通俾太湖西南西北兩源一無咽噎可也松江東南有曰闖港者自新場西流入于黃浦其入處乃黃浦之折而北行處也新場之東去海不遠故議者指是爲東江故道今故道與否不必太泥但導而東置壩堰三重各設兩管俾澱泖之水便于東洩渾鹹之潮難于內延此與復東江之一奇昔人亦數言之使

果能行則嘉松二郡永無泛溢之虞而松婁二江亦有分殺之利然亦未易言也吳江長橋長洲寶帶橋各洞門壅淤日甚其內占而爲田者日衆使鷁往來罔不見之卒未聞有誰何之者是不必增置洞門闢展兩傍惟亟決其淤而清其占足矣但二橋之洞門雖闢而海口之浦港未疏則水有所行而無所歸其爲泛溢也均焉已上所說不過小補目前卽向所謂開江河穿

港瀆別源流而已

○曹胤儒練湖水利議

常鎮二府惟丹陽丹徒有水利可講耳練湖最焉宋法凡有占塞及盜洩湖水者罰如擅殺人律元史至治三年冬省臣奏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官司漕運商賈農舟莫不繇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濬接濟運舟自平江南之後豪勢之家于湖中築堤圍田耕種侵

占既廣不足瀦水遂致泛溢淤淺委官相視濬滌計用三千人九十日可畢參政董中奉又言練湖舊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人于本路州縣苗糧三石之下一石之上差充專任修築湖岸設提領二員豪寨二人司吏三人于有出身人內選用工部給印仍委本路達魯花赤總治其事同知知事專管啓閉斗門竝從之夫宋元之重練湖如是豈得已哉我明乃漫不加意

國初尚設巡司旋復裁之二百餘年棄置弗及駮辯至于今日運舟壅塞無歲無之而旱潦亦不獲其利萬一有風塵之警雖欲行丘仲子之策不可得也是當亟治無疑者開挑占田啓閉置閘更當詳議今有爲湖漏者皆飾說也如其果漏亦當治之以復古迹始當

○毛節卿水利議

浙西爲區四高中下勢若盤盂浙西之田低于天下蘇松之田又低于浙西東南濱海北亘長江西界常州地皆高仰而列澤中滙太湖爲最西北則受荆溪宣歙蕪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則受天目富陽杭州分水湖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于湖其下流分注澱山湖泖承之而入于海者是爲松江此三江之主也其下七十里東北流者爲婁江而太湖分注陳

湖沙湖諸滸之水承之其東南流者爲東江而
太湖分注澱山湖三泖諸滸之水承之其北溢
滙而爲昆承陽城巴城諸湖者北入揚子江東
入大海則有白茆七鴉梅里諸浦在焉此三江
五湖之源委也水緜地中行古之人因其高下
之勢制爲蓄洩之法于江南北或五里七里爲
一縱浦以通其流復于浦中東西或七里十里
爲一橫塘以分其勢低鄉則因取土築圍以圍
田水無泛溢之患高鄉則因濬河引潮以灌畝

田無苦旱之災海濁而江清潮日二至常欲淤
塞江路故通潮江浦悉置諸閘隨潮啓閉而中
鄉地勢西傾之處復設斗門水實瀦積湖水而
澤以灌溉是故高卑兩利水旱無虞自唐益賦
江南以來疏防之具代不廢弛至錢氏有國趙
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充軍國之
需當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法利皇
興除莫不備舉故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年
間二次水災逮胡元僭國古法漸廢自是水旱
相仍歲課不入復立水監庸田司興修水利雖
不能如錢宋而吳淞一江白茆諸浦尚皆汪洋
通利我
明迨東南富庶之餘有司因循失于經理前朝所設
撩清夫管閘官與夫修橋開河錢米等額悉以
無用廢之

成祖時常
遣大臣來治間亦有功然不久
召還後以水利分屬浙江僉憲凡百舉動不得自爲
移文關會數月未定歲一出巡虛應故事而已
治水之法不當與水爭利官既廢弛民亦偷惰
漸至奸頑勢要或利江湖之闊據其傍以爲田
或利通舟之便決其隄以爲涇種植茭蒲滋生
蘆葦凡百要害閘攔壩塞悉從民便阻節上流

水勢無力不能衝敵潮沙兼以閘竇不設渾潮日積而江浦漸湮湖水泛溢而隄防日壞是故東江塞矣三泖南源繇黃浦北折而入松江之下流松江中絕麗山澱湖諸水繇新洋夏駕而入于婁江白茆新涇晁承陽城巴城諸水日有所洩七鴉獨絕潮水而直塘數里守微渾潮漸積矣以太湖橫亙三郡周圍五百里三萬六千頃之水止繇一江一浦而入海邇來婁江自太

倉南關至海口五六十里中流漲沙不下五六所長者七八里短者三四里潮落行舟往往浮沙而過訪諸沙民皆云出海向有橫沙為梗此實漸有可憂之勢及今圖之費省而工倍不然安知異日不為松江之續東江之塞耶此事關係地方最大人無遠慮莫之省憂當路蓋未之聞也他如低鄉圩岸未築而多水患高鄉塘浦未濬而多旱災又其小者耳

國家財賦仰賴東南東南財賦資乎水利水利本也財賦用也故

祖宗朝精選重臣專督委任約費緡錢動以百萬計

嘉靖初

肅皇帝勅巡撫大臣兼治官吏既易服從錢糧又便支用最為得體後復廢革有識者惜之今賴政

府言官深維

國計奏請

簡命兵備憲臣專督任劄太倉而帶銜山東蓋欲專心水利以蘇東南之困也但府州縣水利官吏乞奈照弘治九年提督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灝奏內事宜專農官之選專農官之任仍照推官例不許別項差遣相與講求水學分行巡視細造水道田圖咨訪利害何圍岸當築而未築何塘浦當濬而未濬何江湖當開而未開何閘竇當設而未設孰為急孰為緩孰為易孰為難各該

人工幾何夫銀幾何令春興其處明春興其處
甲官督某工乙官督某工不惟其職惟其人規
模既定次第舉行大臣則提其綱而考察之以
定殿最水利既興通海江浦悉置閘竇立啓閉
賞罰之法而歲加修理庶免夏秋搶潮之勞冬
春渾潮之積而恆暘得蓄河水以救旱主委得
人則捺清之卒亦可據險以防鹽徒海盜之出
沒利莫大焉其開河築圩之法宜照姚工部水

利事宜條式但民窮財盡當役大戶不當役小
戶當發公廩不當發私廩興大役也驗田派夫
驗夫派工以區分得利遠近而爲多寡夫銀計
戶隨糧其糧仍訪得利公正大戶分督若支河
小圩之類則令田主出食佃戶出力或各治其
田頭而塘長圩甲報夫之弊不革則利可興而
害除矣昔范文正公守蘇興修水利斗米十錢
今之司牧倘能留意是亦今之文正也

計開

一照田之法姚工部水利事宜照田撥夫照
夫分工大戶出食小戶出力是不易之良
法民至于今頌之姑舉近事以驗往年本
州水利判官王聘開楊林河通查一州實
徵田若干頃內除例免田若干頃存該撥
夫田若干頃計河丈數若干合用夫工若
干然後計田撥夫計夫分工近河得利區

分二十畝一名稍遠者五十畝遠者一百
如婁江之南七浦之北不資本河水利者
百五十畝不足數者朋當每夫派五尺造
冊既定以木牌分立界限塘長惟令督工
以近河服衆大戶分界總督處置得宜而
人心自服大小皆無怨言近年復開楊林
河大戶憚于出夫從臾官府大家多田焉
得許多夫役故撥里甲夫日給米二升而

取辦于近河田濟農倉出納使瀕有名無實是役包工大戶得利小戶受害民是以胥讒夫或大家田多夫少之說者蓋不知有田則有夫假如戶田千畝須有佃戶百家就令三十畝一名不過二十夫耳自令計夫分工立限責成庶公平而無勞逸不均之歎今塘長報夫開河止查沿河得利人戶家出夫一名其間有業戶有佃戶有丁力多而種田百畝者有丁力少而種田十畝者若使槩出一夫不均孰大焉今照田撥夫照夫分工既革塘長報夫之弊又免頑民偷力之欺不計大工小工此法皆可用也

一開河修岸運土之法岸有當修有不當修者如有長灘多嘴須用挑去其餘不必一一削草見新土如有崩陷當補者須令先栽草泥織砌外脚方填新土作實庶得堅固若不預先經畫立定法程則塘長只圖速遮滿呈縱容夫役堆泥灘邊岸上或以浮土幇岸補缺甚有挑淺填深如官來看河只見岸新水平便說工完一遇渾潮大雨衝洗新土復歸舊河名開實塞又結工之日河底未免有水以故據墩壩岸界多起不淨以致阻節水勢此須先令車夫去水起淨打通水線然後開壩通潮可也

一開河打水線之法姚工部開河謠曰遠堆新土纔稀罕盡露黃泥始罷休兩岸馬槽斜見底中間水線直通頭先年水利判官王聘給諫左遷肯與百姓開河民甚愛之惟不知此法故開吳塘而中流盧灘不去以致北段淺狹開楊林而中流水線不通以致東段淤塞功小施而弗克大就矣

老相傳弘治年間有本府水利通判陳暐若開河嘗開某河工將完而遇雨塘長私開壩放水無從效其淺深暐因先與我打水平也遂將茅毛截兩岸打平水石灰椿令曰准此下深五尺命車夫去水重開下完放水一二尺取大鯉魚一箇線繫木牌于尾投之中流觀其浮沒遲速以測深淺處識之責令重濬必魚遊無礙而後已此

打水線之法也

一開河當順水勢之法嘗見嘉定鹽鐵河出婁江口舊河在西某官因見海潮東來欲迎其勢以利之大集夫丁從平陸開新河東出塡塞故道不半年新河復塞舊河自通水性之不可逆類如此先年李尚書充嗣開白茅知州梁設下開水利于愚愚開白茅海口漲沙爲梗殆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別有其道西接鮎魚口東來以達支塘約長三十六里自直塘北下梢東以達巡司亦如之上流頗通下流乃塞故道北折而轉入江者二十里其徑平陸而去江者僅五里因採獻野老之言曰舍故道而開平陸一避海口之漲沙二順水勢之就下庶幾事半而功倍尚書遂從之故今白茅通利崑山常熟南長洲東太倉西

之低田數年得熟者皆開白茅之功此當棄故道而不棄之者也如近年楊林河屢開屢塞人皆歸咎雙鳳士大夫開黃涇橋鹽鐵塘壩以致水勢北瀉故東來淤塞此得其一未得其二也蓋楊林河出海自有故道塞也久矣下流北折借花浦併入七鴉以達海故水去不及而渾潮易積此當循故道而不循之者也湖川塘旋開旋塞

不通舟者四十餘年人皆謂鹽鐵楊林之瀨適會于湖川西去北折繇金雞河以通巴城東去南折繇小塘子以入婁江出巴處適有漲沙上流既無湖水之衝下流又有漲沙之阻此其所以易塞婁江漲沙去湖川亦自通矣

一開河當順天時之法傳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春耕夏耘秋收至冬乃役愚曰不然今觀高田收穫差早而種菜麥約十月盡方閑低田雖少菜麥而收穫差晚約十一月盡方閑十二月嚴寒民力難用故興工須正月初雖遲毋過正月半放工須三月初雖遲毋過三月半蓋二月後高田務桑麻低田務番耕農時不可違也且開泥例運菜麥田上三月麥長不敢挑五月農忙不暇挑又恐一年種作故須及時也如興大

役勢不容已十一月上工或中秋後興舉前亦可暫役半月吳俗種晚稻多中秋稻次之早稻又次之大約八月盡收早稻九月中收秋稻十月初收晚稻此時民力頗閑耳

一開市河之法城中通潮市河多被居民乘便棄擲糞壤瓦礫灰土阻節水勢以致潮湖易積而吾蘇郡城中不通潮者日積月累亦漸淤塞早年不能通舟先時太倉開濬內河知州陳璜知其弊責令兩岸居民各照屋基開挑遂著為例但未查姚水部開河之法故不久湮塞今欲疏通必查原額及今深闊酌量中都上樹界木下留樣墩居民各照丈尺分挑不許浮土豁岸挑土堆岸如無空地容土者查照松城開市河法俱用船載水則撈淤旱則開挑其公

占官地則報覆裏逃方丈一尺一丈皆有歸着歲令總甲保長巡視則市河長通而農工永賴矣太倉永闗三閘乞加修治立啓閉之法以便軍民父老僉謂閘傍仍開月河築軟壩一條聽潮來往內河常蓄水三尺大汛可以通舟小汛可以運載每一月啓閘以洩積水試之太倉有效嘉定亦可行矣

○毛節卿圍田議

嘗考古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湖水高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江水亦高于海不須決洩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濬水田常熟此古人治三江低田之法也今水利久廢江浦閘岸外日傾而內日削高者卑而廣者狹近年大潦高者僅能平水低者水浮二四尺觸處崩坍不可勝舉愚民只利近不見遠稍遇旱年沿江近浦田輒掘通下脚以為車揚水洞土處善崩理固然也今當于中鄉淤塞塘浦因而開闊取土以築圍岸可一舉兩得其低鄉無土去處宜圩岸內開子河一條取土增岸高五尺闊一丈內更作小岸一條以抵水俱要砌為高低水竇引水內河以車灌不許隨

便開挖岸脚栽桑柘以固土河種茭蒲以聚泥其通潮江浦日引渾沙積淀漸為護岸之助則永久可無崩陷之虞矣其所毀田畝必須開豁税糧以升科開墾荒田沙塲草蕩之類補之作為官河官岸不許侵損其桑蓋等利隨田收管有缺輒令補之又茭能殺水亦能阻水傍江湖之岸宜多栽以禦風浪其腹裏塘浦洩水去處不許一槩栽種阻遏水勢布政何宜水利策略

云圍田四畔或土脉虛浮外水滲入岸雖半乾
夜復漲溢者宜于岸塍中心開掘一槽深及外
河之底隨脩湖泥填及一半俟其稍乾用杵築
令堅實又復簡泥築滿則水無自而入矣又有
圍岸因鰍鱔攢穴或樹根朽爛遂成漏洞者亦
依前法築之自然堅固此宋元極重圍田之議
今宜深究此法則惠養無窮矣

○錢允治長洲縣水利議

夫治水必須躬歷山川不可妄意户牖以禹之
神聖而未免乘橇乘檋身親胼胝者葢地有高
下土有沃瘠湍有緩急瀦有淺深勢有迂迴徇
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詢不窮其致茲典籍具
在條分縷析不可不謂之詳且密也而或施之
行事則有挂漏者緣其假狗于掌故而歷覽未
周指畫于陳言而時變未悉也仰世之爲論
者咸曰太湖翕受宣歙池州建康諸水未嘗言

江水亦從蕪湖而入又曰今日水患[illegible]
之下流壅塞積水四溢未嘗言太湖今日之[illegible]
流甚細不大爲患何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劉誠意貫精厥役因取九陽江之
水自天生橋折而北拱洪武門繞京城出龍江
口于是築東壩斷西南下太湖之水而今太湖
所受惟荆溪天目諸山水而已是湖之水止太
于豬蓄而不使于奔放可足于灌注而無妨于

況滄觀吳江長橋迤南水洞填塞而沿隄彌望
皆成膏腴之田其在宋元稍秉廬萃而水即四
溢何今二百年無此患耶實西南諸水不入故
也吳淞江自古承太湖之流而洩之海湖水常
駛與海潮勢敵故江流常通水勢稍微即渾潮
深入積土淤江故昔之治水者必先台吳淞江
今數十年來湖水無障稍久成陸所苦惟沿江
之田枯旱而已不聞湖水四溢爲患也此亦足

澂太湖水源視宋元僅存十三矣並湖之郡爲
常州爲湖州爲蘇州惟蘇州當其下流下流之
水乃蘇之吳江縣吳縣爲之入口太倉之劉家
河嘉定之吳淞江常熟之白茆港爲之出口惟
長洲[illegible]跨郡東界入口之水至是支分節溉縱
横旁溢南爲尹山湖澹臺湖車坊湖黃天蕩金
涇汾翱天湖吳淞江獨墅湖鑊底潭姚城湖陳
湖殺山湖東爲沙湖東北爲彭汾陽城湖施澤

湖昆承湖者澤湖殷澤湖上澤湖北爲黃埭蕩
長蕩穩胣蕩漕湖其通流爲官塘支港其積流
爲白蕩白漾蓋不下百十之數皆受太湖之水
渟泓充滿而後出于吳淞江劉家河白茅港大
抵邑之諸水猶導河者所謂分爲九河也其太
倉嘉定常熟出口處猶所謂合爲逆河也通流
塵滯則潦不妨農旱可供用稍有淤淤則水漫
且激田畝成浸[illegible]前[illegible]傷苗害稼非若他邑

尚存高阜二三可藝花荳也其修治之要者略
有可舉河港爲舟楫通行者官爲之疏鑿其用
以溉田湧潴者即受利之民自行開掘所起之
土即用以築塘岸塡圩塍在長洲之水利興于
他邑而亦易于舉事者如此俾有備良之吏處
官事如家事究心三年之間即可成數十年之
利然今之有司非不經營水利也其議論則悉
行移則備然任事者視爲常談不過略加掩飾

銷繳公文而已此無他繇主之者無專官而施
之也不責實焉耳
本朝軍
國大計半在江南苟不修水利則田賦不登田賦
不登則
國用是匱所當亟爲講求以開利源者莫先于水
也誠得廣詢嚴勘實見某河當官開某河當民
開某隄當加高某隄當增築閘壩著爲

令大約十餘年一
遣重臣莅事刻期訖工即回此則利之利也若付之
帶管之官不過行文塞白訖無成效又何咎哉
在今日觀之府縣有水利官緣役有導河大銀
主之者又都臺御史憲使又註歲經理之試舉
所修者何水所利者何處竟致五十年通行之
水則河身日高而遇水至即溢稍旱即涸不通
行處則漸以成陸不特茭蘆叢生而已岸塍則

大者崩削小者壞廢至于官塘亦傾圯斷缺行
路沮洳矣是謂之實意為民以圖久遠之功可
乎按長洲目前之水其備通者凡二十有三曰
吳淞江陳湖濆墅湖陽城湖昆承湖王基湖朝
天湖尹山湖葉澤湖犢湖施潭湖赭墩湖黃天
蕩三塢蕩趣腿蕩馬尾湖東坊漾范青漾鐵底
潭運河閶閭浦舟直浦射瀆摩濆涇鰲塘至和
塘匠門塘柳胥塘石獅涇楊涇龍溲官才溲金

涇涂其已塞而應通者凡五十曰白蜆江支河
官浦支河朱涇支河吳莊河瓜涇港金巷港王
巷浜黃泥涇河珍珠浜河黃涇港河旱涇河蠡
濆涇長涇楊安浜水昌涇雷塘河趙墓涇徐濆
河濟民塘陸墓塘和尚港思賢涇堵墓涇暢浦
港滕巷港戰浦河西浮旱港張陵港急水港上
橋浜河錦帆涇唯亭涇齊瓦涇山塘河太平涇
吳縣涇寺橋河楊巷塘黃埭河蠡塘河南屏涇

泗馬涇苻門塘瓦屑涇和豐橋河南里塘東北
城濠河鮎魚寶浦東倉河是水可數舉則工可
數計求其故道因其自然淺者深之狹者廣之
淤者疏之壅者鑿之此無不可成之功矣又長
洲之地平曠水濆漾而不得遽泄每遇霖雨汎
漲風濤相薄則河港之水逆行衝嚙侵入田間
汪洋無制宋轉運使王純臣令吳民作田塍禦
水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水以治田為本其說多

可采行今鄉中耆老皆言三十年前民間食足事簡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故田以完固近年窮苦救死不贍不遑修理故田圩盡壞而水災加甚

國家額設塘長正爲圩岸計也今則水利官于塘役則常例是急塘役于田戶則科斂需索爲務而于上司督促不過飾虛文捏故事應之而已其日至廢壞而不可頓復皆坐此也誠使盡力

圩塍牢爲築治則岸塍高田自固雖有水潦豈能爲災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河港水歸河港則河港之水自然高于江而江流疾駛自然湖勢不能抗而積水亦泄矣此殆明白易見而上無作者下無奉行者卒至利不克修患不克弭賦縮民困吾不知其終何所取給也

○吳郡吳中水利議

導河主潮沙之導滌制始于唐詳于吳越錢氏宋人承之故吳江常熟崑山設城下四指揮又有開江兵卒撥隸開江指揮置官之舉元人法之乃有撩淺人夫專事修理之制蓋凡湖港通潮沙陷月上潮退而沙日留積漸凝淤遂成沙漲今歲不關明年不開略與岸等故必設是人以主之時常撩探浮沙偶積即挾而去之其始不過一二人之力迨既成壅豈止百千其功謀

其易而不謀其難甚善治法也其不以夫而以軍者蓋夫出于民恐妨農事軍則不耕不植有糧以贍其生爲甲爲伍有官以董其役分方撩滌得專心于所事苟民夫應役動致紛紜雖有興事之人必伏文移輾轉坐費時日莫急其功前人之見殆有深意至我

熙朝此法遂廢每一興挑積數十年其在州縣雖有水利屬員不過四海九州之人驟官臨蒞莫識

水上之宜不四五年且移官去有秩滿而不代河港何在者比比然也爲今日計不若以此分隸于近衛之官軍即其人土著而功緒有所稽也且弘治年間主事姚公文灝嘗立法每縣于均徭項下辦解導河夫銀若干兩銀旣解而河卒莫之導使即以此給軍夫以代其給引辦價之役豈不兩便江南寡冦禍與急于水災以此責軍人理無不宜況唐宋時之舊制又昭昭矣

○張內蘊東南水利議一

江南水利瀦匯于太湖太湖宣洩取道于吳淞江吳淞兩遵太湖東通大海海口兩潮帶沙易積太湖之水注江達海晝夜不息力能衝散潮沙漢唐以來吳江未築長堤湖水無阻沙不積聚江水常深吳中自來無水患迨宋慶曆間以淞江風濤多敗漕舟遂築吳江長堤横絕江流五六十里雖有橋梁石竇瀉水終是抑遏阻滯而江流之紆緩始不足以敵潮沙之倒注而吳之水患始于此矣宋人設法經理旣立水軍三四千人以爲撩淺之用另設官田米三千石以爲經費之需吳江知縣職銜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銜帶巡視湖塘河渠如遇水路淺澁橋道傾頹本縣徑自支米應用即時修理賴此僅保無虞緣此卽之太湖諸口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職員只宜特設不宜兼官胡元不知遠略軍散營廢官田米歸之朝廷所惜者止于三千石卒之湖口湮塞無官督治貽害三州六郡之民不知幾倍終亦修浚迨我

列聖留心農政各處設有水利僉事各府州縣設有治農佐貳等官亦旣勤矣又恐遷轉不常虛文塞責故又時遣大臣經理承平日久成法漸弛馴至水口堙塞年復一年沿江占據成田日甚一日湖流愈加隔絕江水不復流通非惟通潮

史216 365

去處無復能衝散潮沙即以湖水發源處所亦往往停滯渾泥漲灘一望極目沿至嘉靖二十年以後吳淞江日就堙塞而吳之水患始不可復救矣太湖汎溢洩放無門低鄉田畝方患全渰沿江高仰之區則又不能引潮灌溉荒棄田地萬萬畝虧損錢糧萬萬石即今江道西自慢水江口東距徐公浦口四十餘里幾成平陸至于太湖洩水諸口如吳江之長橋長洲之寶帶

橋沿江三十六座橋道及一百三十餘處洩水石竇內中多有浮泥積被漲塞者所當急爲相視急爲疏濬者也此須動支官銀或起集官夫非止一勞永逸實爲正本清源然此特其大綱耳非其節目也求其節目之最急者則又在乎河渠堤岸之交修蓋河渠者畜水以資灌溉堤岸者禦水不得入民田古者河渠深廣堤岸高厚非止爲治田之計正欲約束水道使江之水

常高于海浦之水常高于江湖之水又常高于浦蓋順其就下之性引而導之然後湖之水自入于浦浦之水自入于江江之水自入于海沙不阻塞旱潦皆宜

國計民生永永有賴苟無隄防以約束水道則散漫妄行悉假低田以爲容受之地矣欲藉其建瓴之勢以蕩滌潮沙胡可得哉夫有田無岸水平入之一年廢工前功盡棄一家廢工諸家之

功盡棄則河渠隄岸之役每歲當舉此工不繼安用開江爲哉夫以河渠隄岸之關繫甚急者民間反忽而慢之皆因水利官襍委兼攝未暇專心巡視之故其不曾巡視又皆因未有特設憲臣提督之故蓋上司之賞罰不行于水利衙門則水利衙門之賞罰不行于塘長等役上下相蒙因循苟簡若此不已其害不獨在于民生而且移之

國計矣然則方今救時之急務舍水利之外奚以
哉水利之急務舍堤岸河渠開江之外又奚以
哉夫治水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全在乎
此又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
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時之大忠者其
孰能與于此

張内蘊東南水利議二

凡水勢聚則力專而流迅散則力分而勢緩故
渾潮倒注之處宜于分而江流順行之處則又

宜于聚殆不可以一槩論也古者河渠深廣堤
岸高厚非止爲治田之計正欲駕水歸海使渾
潮永不積聚江可常通耳以故近江高仰之地
常要多濬枝河而通江近水低田須要堅築堤
岸何則渾潮出没必繇海口入江方其潮來之
時有此枝河可以分其脉絡而殺其洶湧之勢
退潮之時有此枝河則百川衆流並瀉入江方
能併力衝散潮沙故欲江之常通莫先于兼濬
傍江之枝河者此一策也水鄉低田賴其堤岸
高厚方可捍截水勢使之盡入于江不得散逸
安行江流乃可迅速若堤岸單薄不行修築則
浩淼無涯之水悉從無岸低田散入水勢愈加
紆緩安望其滌去渾沙故欲江之常通尤莫先
于急修堤岸者此又一策也若其上源要害尤
在太湖洩水諸口現今沿湖諸口悉被民間圍

裹成田築爲廬埂茭蕩水脉全然不通吳淞江
夷爲平陸實繇于此應委風裁有司備查沿湖
通江洩水諸口及石竇古跡港汊凡有淺隘漲
塞工程重大官爲措置工程小者着各專利豪
家自備人夫悉從自已田限所對橋門石竇通
行開濬不如式者罰追歷年花利以備河工之
用兼防里胥因而索詐擾民其水利官分地程
功定勸課爲殿最仍冊查照銀渚東壩事例請

旨申飭刊榜嚴爲禁約夫旱地有支河則海潮倒注之處常分而不聚水田有堤岸則江流順行之處常聚而不分沿湖洩水口子又有嚴禁而時常修浚則上源之宣洩益無阻滯三策並行雖有渾潮決不能深入縱有沙泥停蓄江流隨輒滌去如此則吳淞江可以常通太湖積水可以常洩吳中可以永無水患

○張內蘊東南水利議三

爲政有體操得其柄則已不勞而事取衆功在萬世矣今欲興修水政垂惠三吳不須別項勞神秖須采集衆議立爲成規以傳示永久如旱鄉支河限定每年一開幹河則五年一開低鄉圍岸限定每年一築界岸則三年一築尅定程期永爲遵守一家之工役不完責在業戶一圩之工役不完責在圩甲一圖之工役不完責在該年總甲一區之工役不完責在塘長一縣之圍岸界岸支河幹河俱不及期修濬責在水利官水利官自十一月起至二三月止並不許雜委亦不許取具糧塘里老結狀一紙以塞責須令出舍鄉鎮巡行問其疾苦省其勤惰相其原隰酌其淺深高下孰爲利所當興害所當除各處荒蕪田地用何調度方可轉荒爲熟凡切于國計民生當通要留心經理申詳酌處雖上司或有別委掌印官不必關牒本官徑自另議一員

申請際牘不行申請致令雜管他事悞水利大政責在掌印官水利官怠惰偷安不爲出舍巡行責在該府水利廳該府水利廳不嚴加督察不按季臨視其責亦有所歸大約巡視一年二年圩岸可成巡視三年四年溝洫可深巡視五年六年浦瀆可通巡視七年八年三江可入十年之外流民可以盡歸荒田可以悉治戶口漸饒

國計日裕矣

○王叔杲吳中治水專官議

江南水道湮廢已久今驟欲開復故道非惟工費無從措處卽積土何所安置民情必有大不堪者惟當久任專官漸次疏導方可望其底績官不必以水利爲名惟當以治農爲務愚考前代江南嘗設有營田司誠以田疇之廣衍民力之勤惰不可無專官以督察之也昔錢鏐以纛

爾之區惟盡力農事遂致富饒我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乃惟知責小民供輸而於治農略不加意此愚之所未諭或謂小民力田爲生因所自盡添設一官徒以增擾或謂各府縣治農之官未嘗不設而卒未見有裨於農事夫百姓頑蒙非提撕則日就荒蕪官職卑猥非督察則日坐縻廩今州縣治農之官因上無專督之長漫不知職守爲何事旣有臺臣以總轄於上不可無治農僉事以示本專督於下夫所謂治農者非止於水利也如低鄉畏澇則急於築圩岸高鄉畏涸則急於濬陂塘餘流病於淤塞也則疏導不可以不時支流病其分水勢也則堰閘不可以不築以至江湖之旁坍漲不一坍則速爲開除俾小民免虛賠之苦漲則卽爲陞科俾豪家錮專利之謀此皆治農之事也州縣之長旣苦於政務之繁力不逮及而水衡等官

勢固有所不能行江南逋負之多雖緣於供輸之繁而實苦於荒歉之累皆原於農事之未修也欲爲財賦根本計或莫要於設治農專司終歲帶同丞簿等官巡行阡陌浮泛江湖問農家之疾苦察田蕩之利弊時當農隙則督民疏濬築圩農事旣興則爲民淸查斷相所謂擇可而勞佚道而使小民習以爲常自不見其擾而反以相安矣昔人謂江南之水利如人之治身不

可使氣血一日之不調愚以爲
國家之視江南如富室之視腴産不可使農佃一
日不加勤恤歷考
前朝每每數十年間必遭大潦田疇悉淹
上供困匱而後建議遣官治水及遣官既至而水勢
已漸消稍一疏導輙奏平成矣今其所治之河
歷歷可按悉已淤爲平陸與其脩治於已變之
後孰若預防於未變之前與其驟興於一時以

盤無算之費孰若漸修於平日以成不勞之功
哉若官徒以水利爲名誠恐二時農事既勤疏
濬稍息居閑無事議者又目之爲冗員或水利
稍治旋復報罷矣誠不若專設治農官之可久
而有據也當事者宜諦思之

○周大韶崑山嘉定二縣荒田水利議

積荒田土惟崑山之十二十三保嘉定之十六
十七都爲尤甚究其所以始繇水利不通兹若
官逋爲累小民無所控訴故相率而去以爲緩
死之計耳茲欲區處流民使之歸墾其説有五
一曰減重賦蓋此處地廣人稀糧多租少不足
以償所出當役者往往鬭罪破家故不得已而
爲之逃亡今雖不能如周文襄秤十定賦亦當
於三斗三升之内量減一斗或八升而又輕其
徭役免其重派則斯民莫不樂歸而開河渠蓋
此地高阜太甚溝洫難通一澇則積水爲害一

旱則車戽無資賦負民逃皆繇於此但今吳淞
江雖開而内河如徐公浦尾浦顧浦雞鳴塘等
處尚多淤塞所通者亦不滿二三尺豈能灌漑
必將此數條大幹河動支官銀開濬以此墾荒
荒可熟矣

○周大韶吳江縣蕩價議

今之議塗田者僉謂亭利甚厚價值甚高故加
其賦也重其價使入於官亦可也殊不知亭利

厚餘於天時晴霽耳霪潦一至率多渰沒價值
高餘於稅糧輕省耳賦額一重誰肯承當故今
區處塗田竊以為加其賦不若清查舊例冊籍
使糧之顆粒皆有歸著重其價使入於官不若
加意於丈量之際使田之隱漏一無所容況今
議價入官不為急濟河工之用與其議多而難
不若減少而易與其盡法而得虛名不若量情
而收實用為今計者合行委官將此新漲舊漲

塗田排字定圩挨坵編號通行丈步盡數報官
除荒蕩茭蕩另議外其餘熟田列為上中下三
等逐一註明于冊聽候覆勘上等熟田能種菜
麥每畝徵銀六錢或七錢中等熟田止種稻禾
難種菜麥每畝徵銀三錢或四錢下等熟田難
種稻禾亦難保其常稔每畝徵銀二錢于稅糧
則隨其所納以為定額永不加增茭蕩荒田則
并其田之價銀亦通行免派以示寬恤惟有不

經告佃私墾成田栽種稻禾者免其追花問罪
每畝罰銀一兩至於水閘橋棚查其有礙于水
利者拆之可也如無礙于水利者存之可也或
每丈納銀一錢二錢亦無不可如此則既不輕
縱之而示之以法亦不重苦之而權之以情是
雖價從輕減在民間不無遺利也

一周大韶吳江縣河工議

竊惟水利之所需者莫急於財力財力之所賴

者莫大於塗田塗田之最多者莫過於吳江故
田徵銀計夫給食人皆謂河工之費可取辦於
吳江矣而卒大謬不然者韶反覆思維惟以俯
順人情姑聽貧民自用其力為從長之計蓋以
吳江之貧民就開吳江之河道其便有九鞭朴
不施而夫之所在即銀之所在其便一也田多
價多者即為之長不必另報夫頭以生事端其
便二也雖用其力實以勾銷其應納之銀仍用

銀名色取具領狀在官事干錢糧易於責成其便三也上無出納給散之勞止須臨事課功其便四也下無守候領支之苦而工食盡足毫無掛欠其便五也各食其食即各居其居夫爲不必蓋造其便六也椿笆竹木富家各願自備工完各自領回無煩官府措辦其便七也況令貧民盡收是

國家不費一粟兼寓救荒之意其便八也河工取諸其力省出一粟一布皆易銀以供正額民得存生其便九也夫天下之可患者止爲有銀而無夫耳一用貧民遂可以不勞而集事較之始焉追呼拘迫以責民之所無既而曠日持久散而聚聚而復散以求濟乃事者相去不亦遠哉然欲得民之財當先服其心而欲服民之心其策有三一曰預給憲票以絕加賦之疑夫塗田納價本爲糧輕許以糧變而無憑據何以示信今當刊布帖文示以納價之後聽其永爲世業永不加賦先令該縣用印候具領狀之日戶給一紙以歆動其心俟其工完之日仍復送縣類解請給憲印以民之力治民之田以永遠之輕科易現今之實用大令一布翕然歡騰鼓舞民心此一策也二曰候査低荒以杜混徵之累夫低田年常淹沒九年三熟錢糧累賠此田俱屬貧民大戶絕無較之湖口淤田利厚糧輕者大不相侔者民混報蓋亦有之採行徵價既以不可即與開豁人將效尤合行出示如有此等許具區圖圩號步口開報聽候吊取先年丈田經緯冊覆査生情告擾希求漏價者盡法重處通計冊內混報十中不過一二所議之價當必在於下田得即准査價之所蠲雖其不多恩之所及殆非小補鼓舞民心此二策也三曰明立限期以紓併徵之憂夫塗田價銀鄉宦動經千兩

富戶百兩或數十兩塗田銀如此則正賦可知一時併征勢雖兩辦合無將蕩銀明立程期定限今年先完一半明年通完庶幾數少則民易於供辦官易於比徵鼓舞人心此三策也以此三策出示曉諭民雖疲弊自當感激奮勵安坐而籌吳江之河工可以指日計矣

一周大韶宜興西沈水利議

宜興縣之水上接金壇溧陽及廣德分界山長興張渚之水並會於此沈之中一從縣治前後瀉出東沈以入太湖一從長富張師等河分入西隔湖支流分散故西鄉一帶之水雖甚積雨不至久淹既又問之居民云西沈之水雖有大風不過少阻程途而無覆舟之患復詢溧陽運道云此沈每歲冬閒順風駕帆頃刻可至數十甲況溧陽從七里莊河徑出丹陽但橋梁低下增高數尺則不必更出常州此又至便之事也

又至成塘橋咨土人以復河之策云北有宋濟前人所開以避沈中風波之險後人趨便俱從西沈出入略加修濬則巨舸重載亦可無虞循至宋瀆見兩岸古堤原係舊路中間一河既深且濶獨梅春渰稍淺須當作堤成路然亦不過半里許其餘淺淤小者少事疏濬而已其道里之遠近亦與沈相當縱迂遠亦不過一里於各支河上橫佈木橋則至成塘率皆縴路每河置橋不過八九條無甚巨費不知當時委勘府縣官何不訪其舊跡以圖便易司水利者見之必將樂其功之易成而亟圖之矣議者又欲近沈蘆灘草岸民田開進一河算來該開畝數約二百有餘價銀與所費樁木不相上下無山壅膚塞所阻兩岸豎上可免波浪衝激況實地用功民易為力但工計繁劇姑置之後着可也即今蘆洲與無灘者尚皆水淹不知冬水落否否則

車岸甚難與其重費以圖其難孰若省費以圖其易且可以禦風波可以避盜賊可以過糧運可以便商賈而百世永利矣

○沈位吳江水利議

竊聞三吳大水迄今且數月尚未全落秖恐春耕在即難以興播奈何大抵東吳西浙水利半在吳江而吳江水利半在長橋上下今之長橋即古之松江南受湖州苕霅諸溪之水北受震

澤之水故一遇霪霖則吳江先受其害其勢然也然聞正德庚午大水不過三日即去嘉靖辛酉大水不下庚午然自五月至十月乃去今年之水去辛酉不過三四寸今尚未去何正德之水易退而今日之難退也究其故正德年間蕩田之利未興而今日則勢家巨室瀕水之田爭占蕩利故河身日小瀦洩無從水雖欲退而不可得也夫此蕩田每畝起稅少者三升即此三升計之吳江蕩糧可得五六萬此五六萬者乃後來隨增隨派亦不在惟正之供之數不知此項在何處開豁故此一蕩田也上有裨于

國稅增之可也下有益于民家增之可也今益稅無補于

國一遇水害不論高下水壅而不得洩又無裨于民是蕩田之利害不待辯畢而已見矣嗟乎昔殷欲遷都巨室擅沃饒之利者皆不肯遷今欲

開長橋上下一帶必增多口自非遠見之士不爲目前計者不肯爲此言自非憂

國本公之當事亦不敢以此言進今唯有浩歎耳試詢父老之力耕而貧者當得其實壬寅癸卯之間沃州呂公嘗有得于此嘗疏告

廟堂會計工需有事開濬以代速不能行其志其他傳令其官者率置之膜外今沃州之說具在倘按而求之則水利何患不興耶

玉燦如曰言吳江蕩田之害者不一率未暢快得沈公數行若然神解多言不如簡當信哉

耿橋任陽水利建閘壩議

任陽六區並極低之地坐跨七鴉大浦形若仰盂水能入不能出其東南一帶係太倉州岡身高地一遇天雨水從高建瓴而下向七鴉大浦入海而浦至太倉沙頭鎮七鴉口一帶淤淺倒

注西奔則亭毒于任陽之閘況七浦大塘西通長洲縣陽城湖西南通崑山縣傀儡巴城二湖湖俱東北流入于海者地勢然也一浦不能泄三湖之水故向于三縣界築斜堰建大閘以障之使陽城傀儡二湖繇黃涇下白茆入海而閘不知于何年全毀浦口又塞東海不渡西湖莫禦一遇水潦六區之地灑爲巨浸田爲沼民爲魚非一朝一夕矣此中父老議欲訪范文正公

築圍建閘故事以驅其害橘嘗再四查勘如于東南陶舍涇重罡涇周涇曲瀆等四口各建小閘能池涇前後黃涇馬池涇等四口各築土壩以禦太倉岡身之水使之繇吳塘過七浦循鹽鐵塘下白茆港入海西南如沈家浜丁涇涇塢班涇石灰涇周涇南梢西飛涇南梢西斜塘七口各建小閘防備渡口築一土壩以西禦南斜塘界涇太湖涇巴城湖之水而東禦潘涇太倉

高處之水北禦毛沙塘七浦之水使其水西繇毛沙塘過七浦達黃涇俱下白茆港入海則三面西來之水不能犯任陽一滴矣再于七浦兩岸如吉全涇西飛涇北梢東飛涇北梢周涇倒挿浜尾居涇黃嬰涇橫塘八口各建小閘新開河蕩涇二口各築土壩使七鴉大浦之水不能南害東四十都南四十都正副四區如山涇大周涇小周涇浦漸涇廟涇北橫塘六口各建一

小閘使七鴉大浦之水不能北害北四十都正副二區則任陽六區如金甌然海溢湖翻任其縱橫拱手而觀之六萬四千畝匯泖茫田盡變為膏腴沃壤此任陽百世之利也夫江海大閘工費動逾二三千金即斜塘閘費亦不下千餘金不易辦也此任陽小閘每座費不過十數金浦南四區通計一十九閘計田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三畝浦北二區計六閘計田二萬九千一百七十八畝驗田派工每畝不過釐毫此田歲輸糧每畝費不下二錢而荒蕪汙積所收不償所輸捐釐毫以博無窮之利倘亦必不容已之役乎少佐官籍以督責其成所當亟議

（一）耿橘潭塘水利建閘芻議

潭塘八區自縣署東迎春兩門外而抵長洲縣界縱長三十有五里見水湖通其左腋華蕩衛其右臂元和塘陶蕩衛其兩股若西若西北若西南江陰無錫二縣之水繇蠡湖者繇尚湖者繇王港蕩者繇宛山蕩者繇往蓤蕩者俱會于華蕩而并入于潭塘至昆承湖下白茆港入海若南若西南長洲縣境以南之水繇陽城湖者繇傀儡蕩者散漫北流繇元和塘陶蕩諸處亦經潭塘會昆承下白茆入海總之入身潭塘胸膈也昆承腸胃也白茆尾閭也華蕩元和塘陶蕩皆咽喉要路而華蕩為尤甚養生者咽喉納腸胃暢尾閭瀉則胸膈快暢而無恙乃今白茆入海之道來日就淤塞昆承湖蓄極不道勢且返溢則腹裏大港分鄉涇新安塘諸水又為潭塘腸胃之道納者吞瀉者消瀉及溢者彌漫而莫措則潭塘危矣田荒民竄昔得已哉指當日邑父老籲求惟濬白茆為治本之良劑而工鉅費繁未敢即舉姑學旁方之治標乃得西四十四都正副二區被淹之田南和尚北和尚等

圩萬餘畝受病在元和塘之黃泥涇此涇東西
兩頭建閘中間南岸築壩以外禦華蕩橫流內
禦大港及注而此地庶亦可稔乎又查得西四
十四都之十六圖北四十四都之九圖南四十
四都之七圖九圖十圖田二萬餘畝被渰尤甚
受病非一必西壩蜘蛛涇池家漊大瀆塘中瀆
塘張港五處禦元和塘一帶南來西來之水北
壩龍蕩秋家趙錢天井四處禦廟涇大港內攻

之水南壩毛涇禦顧涇外來之水東南壩新莊
禦陶蕩北來之水又于南瀆塘張涸蕩東梢建
石閘二處禦新安塘分鄉涇及注諸水且以通
舟楫便農田而此地可稔乎又查得西四十三
都之二十九圖北四十四都之十四圖田七十餘
畝僻處一隅被渰更甚東瀆塘陳蕩二水紆絡
其中東受六十二涇西受新安塘北受龍涇東
北受昆承湖諸水又於四方築壩四條而後稔

可保也凡此特爲低中之極低者區畫所謂暫
救燃眉之計耳又須與築岸裏田之法并行而
始克有濟若練墩濱直下白茆張蝦漊徐涇鎮
門塘直下昆承顧涇吳塔塘單長涇界涇直下
陶蕩之處地勢稍高而水勢亦稱莫禦疏之使
流而已其大蕩耗涇廟涇二處正當華蕩要衝
西來水勢疾如奔雷從此東泄大港而入昆承
惟患其不速又咽喉中之咽喉也治標之法不

過如此必求永利而無害非大開白茆港導水
入海不可開白茆則鄒家濱南前洪中洪草鞋
洪大洪及新開洪白魚洪蘇家洪周家洪諸水
又為昆承入白茆之咽喉均當留意者

吳爾成水田修濬議

吳中之財賦甲天下而財賦之源在農田農田
之源在水利我
太祖高皇帝深惟根本之計特頒

勑諭凡天下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暵宣洩以防
霖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又
遣官分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利嗣是
列聖相承獨加意于蘇松等七府水利或設郎中或
命都御史或工部尚書或專
敕巡撫官或督巡鹽巡江御史而又特申禁令令秋
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無非欲使
各鄉區圖之役伍各就其鄉井之中自為修救

高鄉則濬溝渠深闊而旱魃不能災低鄉則修
圩岸高厚而陽侯不能祟役不離鄉民各自為
世世相承浚深浸厚以致豐穰而成富庶不知
何年始生竄弊有水利積胥奸宄百出而又一
種市棍刁猾號曰泥頭為之包攬役付工食遂
與積胥朋謀通計合為一家一體先將各區各
圖水利之役紛然散派令不得守其本鄉以開
泥頭包攬之門如高鄉之塘長里長則自捨其

久涸之溝渠而偏派以隔區窵遠之圩塘低鄉
之塘長里長則自舍其久倒之圩岸而偏派以
隔區窵遠之河塹夫蚩蚩之民亦各自戀其鄉
井而且依依于適途安能裹糧而前以走數十
百里之外而奉公家星火之令正號慟驚魂無
可如何而神奸泥頭乃且乘其苦而為之承攬
于是塘長派之里長里長斂之人戸人戸多賫
千鬻身以供包役包役餽銀于塘長塘長乾沒

再輸于泥頭而泥頭入巳夫銀入泥頭之時則
巳為河工圩工畢事之日矣何也泥頭既攬得
銀則與胥役苴灌輪分受故今年記工明年停
閣萬不得巳而開河則不過剷去岸草增高様
墩而河之閼塞如故萬不得巳而築圩則不過
撈起淤泥略塗岸而而圩之傾頽如故有一墩
而今年築明年又築終于不築一溝而今年開
明年又開終于不開積至于今日則高鄉巳無

河渠低鄉已無圩岸無河渠故近者三十五年之旱則東鄉百里枯焦而斗水百錢寸草不長無圩岸故昨者三十六年之水則西鄉萬井烟銷而粒粒無收民為溝瘠雖有廉能之官精明之長卒見為相仍故事而莫知其窟穴之所繇蘊民事之所繇壞則豈可不為改絃而任其一往不返以致東南之陸沉也哉惟望先行各府州縣諭各區圖細造水利書冊高鄉則逐項開

載本圖附近某大河應與某區圖協開若干丈尺本圖通潮活水溝漊幾條名某名某本圖自該照里甲田畝不問傍河腹裡一體分段開濬若干丈尺底闊若干丈尺面闊若干丈尺深若干丈尺低鄉則逐項開載本圖附近官塘應與工區圖協築若干丈底廣若干丈尺面廣若干丈尺高若干丈尺本圖圩岸戗岸應照里甲田畝不問靠塘腹裡一體分段自築若干丈高若

干丈尺底廣若干丈尺面廣若干丈尺并附冊內載高低兩鄉相其地勢應築壩閘旱則內水不出潦則外水不入亦一一具載以便挑築書冊已定留貯府縣及申報院道永永遵行仍做

祖制于九月盡十月中農工已畢之際諭各區圖里長塘長即乘農隙剋日開濬挑築如初年先與該區協開某大河即自分開小漊初年先與該區協築某官塘即自分築圩岸戗岸酌緩急而

均工力以定年次或三年五年為一周增築開深週而復始年年如是到三月中農工將興即諭各里塘具狀結得河工圩工一一如書冊所載丈尺毫不虛報如有水旱枯焦衝倒以壞田疇本役甘聽處治夫昔也民苦出鄉勞費無計至于戕身命以役虎狼之喙而已田毫無救于水旱今也民各自救役不出鄉不過自以春鋤春杵自營本業而又無絲毫之耗費昔也東撥

西西撥東專以其擾亂無定之奸得藏其虛影
不實之弊而東西率至于兩傷今也高救高低
救低獨以其專一不分之力[illegible]可據
之事而高低究至于兩利此即一代經田因井
之制我疆我理之規故三吳有開濬吳淞江之
議者於時詘難舉然舉之因為神禹疏九河之
大功今各於本鄉整頓就疆而理亦是神禹盡
力溝洫之一法先使下流處處疏通稍待物力

充盈亟議開濬吳淞江以備三江入海之故道
則吳中尤為萬世永賴即我
明亦屢屢
宸謨其效不彰彰較著哉
○陳仁錫治水約言
一設官始末并善後未盡事宜
永樂二年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佐以侍郎李文郁大理寺少卿

袁復陝西參政宋性又
命僉都俞士吉齎水利集使講究以聞公首開崑山
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婁江復挑嘉定縣之顧
浦南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婁江入海又濬常
熟白茆導諸水于揚子江是時吳淞江闊一
百五十丈公之治七浦也因作斜堰障之分
其流于白茆自後決壞斜堰水遂改道云正
統五年

命巡撫侍郎周忱便宜處置公立表江心挑顧浦洩
之七年大水先是巡按何永芳
題革水利官公
奏取曾經任過辦事官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
修理圩岸閘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年
事竣此任人之效而水利官不可革明矣景
泰五年大水侍郎李敏知府汪滸復濬白茆
諸塘天順二年巡撫崔恭分吳淞江為三段

崑山上海嘉定各薑之浚舊江一萬三千百七十丈成化八年巡僉事于松江專治蘇松等水利成化十年巡撫畢亨與知府丘霽開吳淞江用夫四萬六千八百三十弘治四年五年七年大水給事中葉紳奏

請於

廷臣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一二員授以節鉞會同撫按指定地方分投相視何地爲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爲太湖入海之道度其經費然後大加濬治使下流得以宣洩于是徐貫

郎貫奉

專敕與主事祝萃同巡撫何鑑知府史簡先開長橋入吳淞墾除江口民田并濬白茆港及斜堰七浦塘東開鹽鐵塘西濬尤涇七里役夫八萬八千三百六十是時六府並遵

上旨一同開濬崇明用其巨舟決海口壅沙說者猶謂本行非人輟事太速其止開南沙洪一派之水尚若不支豈能又泄蘇松之水巳而功成一載岸果漸崩可不醫哉往閩常熟知縣耿子器議開湖漕請于水利郎中傅潮會子器設

召郎中臧麟入奏

詔撫按相視知府林世遠恐妨田廬仍開白茆彼一時猶心講究不厭反覆乃爾隆慶四年巡撫

海瑞開吳淞江倣舊蹟自王渡起至宋家港口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六寸計工食六萬餘兩兼療饑民不兩月告成徐文貞公階以是年拜相然亦嫌有司但支目前未大備耳自水利官裁設不一或行屯田補盈僉事帶管或設工部郎中專管萬曆十五年奏

請特設副使一員專管江南水利財督松江以河南
副使許應逵來蒞其事雖出帑金十萬故道
反塞吳淞至于斷流是與無人同耳故任官
急矣知人尤急肯葉給事之請節鉞大臣也
猶鄉紳之言也否牟都御史條疏乞
敕大臣一員會同臣等處置則撫臣自言之而其不
能兼理可知矣無已專設御史如南京巡江
巡倉屯田之差可併者併之而以一員專督

水利二年為期有勞蹟擢陞京堂可也
一尋源委尋先手
正德十四年吳巖疏太湖亘數百里納天目
諸山溪澗之水繇三江入海是太湖者諸郡
水所瀦而三江又太湖所洩也如白茆港七
浦塘劉家河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也如吳
淞江大黃浦蘇松南北交境與松江南境洩
水之大川而吳淞南北與白茆諸港又各有

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其中並入海此原委
也歸太僕云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
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
議者見沿江種蘆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是
教其塞江之道也倘不專力吳淞是猶患腹
之脹不求通利徒閉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
古之三江其二不可攷僅吳淞一江仰接太
湖又四十年不治矣此太僕時語今又數十
年江口洇而西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

食也悲夫呂巡按光洵疏
上未行先是李巡撫充嗣專治白茆而吳淞夏駕次
之海巡撫瑞專治吳淞而白茆次之李公功
則未終海公最為有見蓋忠靖周元人周文
英之議舍吳淞事婁江不為無利然以全湖
之水一婁江洩之其力恇怯自海公開吳淞
江數十年閘雖有水災不為大害一時隘口

支川無不就理公開江專以深闊爲上不計
水面丈尺最善今查如吳淞東段宋家橋其
如港諸處舟行淺甚吳淞上流寶帶長橋一
帶茭牧淤斷宜急治開吳淞宜併治七浦白
茆蓋二浦在婁江之北向因東江塞淞江微
湖水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此二浦也至
無錫江陰武進常熟通江河港亦不可不議
近年頻遭水患吳淞治則荆溪上源亦宜措

置蓋橫瀆自瀆上承洮滆二湖之水二湖上
承應鎮諸山溪之水並注荆溪之勢直貫吳
淞又吐而弗吞建瓴不可得也前人之論大
都至和塘婁江可緩以直承太湖之水無藉
吳淞嘉興之水北自運河注于吳江西北自
蠡溪注于太湖東北自秀州塘注于三泖黄
浦若吳淞通利嘉興可無侵嚙矣成化間葉
給事紳疏云昔人于溧陽爲堰壩以遏其衝

于常州穿港瀆以分其勢于蘇松開江河以
導其流惟入海之處潮汐易淤故前代極力
濬治法久令弛致巨浸壅于中故道漲于外
土民或堰而爲田築而爲圍此治吳淞江爲
第一先手也常潤高于蘇蘇之東接海岸其
地亦高蘇介兩高之間有大水西爲常潤之
水所注東爲大海岸道所障若瀦蓄不得通
泄並湖二郡若常若湖若蘇蘇最下流下流

之水吳江吳縣爲入口嘉定之吳淞常熟之
白茆港太倉之劉家河爲出口惟長洲崑山
隸郡東界入口之水縱分旁溢凡數十大浸
皆受太湖之水渟泓充滿而後出于吳淞江
劉家河白茆港若然安得不困譬如咽喉絕
矣非一人一家之咽喉也可不懼乎此治蘇
州諸巨浸尤爲第一先手也

一設處錢糧

如夏忠靖公之
請倉廪三十萬石許副使之給
帑金十萬尚矣遠之有元豐六年蘇州開江兵級
八百人專治浦閘之例有政和六年差戶曹
趙霖合用錢米并辟置官吏奏報急遞于內
侍省投進悉依御筆違者以違制論又遠
之有錢氏撩淺指揮之例置軍四部七八千
人故錢氏之功于江南最大而五十年不被
兵皆水政修明涝歸海旱歸溼也宋有天下
三百年命官修治凡二十餘蓋十年一興利
云其法禁人佔湖為田恐湮水路故也張士
誠亦設瀏沙之夫于白茆令不治幾百年可
不痛哉貧擔小民至食一兩之貴粟且逾十
年而曾無變計可乎故西北急矣東南更急
也鹽急矣水利更急西北出孔也有出無入
東南入孔也上一出下百入上速出下速入

屯鹽不可卒復而水利與港瀆有港瀆之利
治尺寸獲尺寸之益何煩冉計為
一凡富豪承佃漲灘名曰蕩田報官給帖其利
高于田而所入稅僅一斗今宜倍其科以供
治河之費如沿江阻塞使而為田巡撫大臣
芟治之不必拘升科之利也
一海上無大患水隊官兵暫移河干為河工可
一萬曆十五年後淘河夫銀可查
一萬曆七年巡撫胡公有田主自開河之令宋
單鍔水利書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
出資開浚本縣官吏未與施行今豈無其人
乎倘大姓能聚行者聽奉
旨自行建功
一宋朝修東南水利輒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
賞承德郎將仕郎官告身各五十道今倘家
多無度牒倣而行之可

一查近有納贖役銀寄庫者可助河工

一有司設法興修水利聽專督官特疏行取科道即人才即政事即財用何憂不足

○陳仁錫園田議

吳中水利乃國家財賦之源生民衣食之本而今頻年渰沒頻年荒歉此易故哉皆緣水道壅遏不能開濬之故也夫吳淞江橫亘蘇松二郡流長二百餘里其次則白茆青陽等河震澤之水繇此入海嘉靖以前或部郎或府佐專督水利有時疏濬備遇水災易漲易退低區不盡渰沒即有凶年倉粟有餘尚可抵補邇年以來水利無專官萬曆丁亥年開治水許憲副頒曾其際設處河工之費未竟而中止迄今六十餘年潮汐來往逆湧濁沙日增月累門趨勢豪圍為平田不知幾千萬畝矣即以此升科抵補荒報謂權宜之計耶

若當事者力主此議恐豪右不能無阻撓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必也治田乎大治河不若治田而治田必先治岸蓋水田以圩岸為存亡近年百姓罹水災之害家計窘急救死不贍不暇修築故圩岸俱為烏有萬曆戊戌開本縣鄧父母設處官銀曾一修築而節遇水災十無一存故今之治田當以治岸為先也所可恨者業主坐享田中之利而至于修築之費茫然不加之意及使區圖塘長小民為之夫塘長之役不過念畝之家充之其家計幾何而況水利衙官皆其常例衙門書皂索其酒費所費已不能堪若之何而能辦此役也其必官大戶自主給工費與佃田者協力而為之何乎方今陰雨浹旬河流暴漲工本之多成功之難比于先年尤甚也故水利不可不及時修也

○陳秉忠開濬吳淞江事宜經費條議

松江府上海縣二十八九保居民陳秉忠等呈爲冒陳吳淞開濬事宜并約計工料數目懇察繁易緩急蚤施德政裕

國安民事竊照

國賦本乎農田農田賴乎水利夫餘河洩瀉兼行舟楫枝河積蓄專資灌溉但有淤塞致害耕耘至吳淞江延袤西連太湖東出大海諸塘浦港之行濬無不繇江爲腹尾因中段與蘇松二府

分境互紐北屬嘉定南屬上青唯苦潮沙一日二汛漲勢洶湧急來緩去停遭衝坍中受淤積歷代屢修通暢不久又復壅淤昔蒙海都老爺

開濬

題疏內云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沾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吊應天蕪湖等府各州縣錢糧協濟幸得奏功後復設水利道前副使駐劄松江

首濬吳淞費帑數萬上傾下累利少害多反致旱撈潦淹田荒糧陷蘇松二郡父老垂首歎息忠等採得此江利病之原議有興修枝幹之法呈控憲天批府行縣勘議禍被工房吏書受占佃江面賄賂閣七年民苦災困拋離將盡茲幸院道牌行二府看同嘉上青三縣會勘議申用銀八萬餘兩開照舊則深更加透但恐工煩銀之德政難施又奉憲文行建石閘永遏潮沙之

入使清水常滿候過潦啓閘無衝坍淀積之虞忠等建議一删量減省銀約四萬有零工在一月可竟謹將繁易緩急逐段開註明白其易急者先治繁緩者從容勿因繁惧易勿趨緩棄急則

國計民生共沾恩造矣

計開開濬吳淞江繁易緩急各段總數

東自上海縣城北闌港口二壩地方起繇

西蘆浦曹家橋上澳塘新涇孫基港北家
涇蟠龍塘接嘉定青浦縣屬高松塘儼儻
浦紀王廟樊將軍廟至西落劍坡對南岍
赤雁浦止共長九千八百五十七丈五尺
其上面之廣悉照舊額一十五丈兩傍老
岍為定不必增減免派施工今議水面之
廣應在老岍二尺之下障灘之上以官尺
量闊一十二丈比之民尺闊有一十四丈

四尺下底之廣以官尺量闊七丈比之民
尺闊有八丈四尺與今議建閘口相若儘
通蓄洩不必太過徒勞無益以面底併闊
一十九丈摺作九丈五尺其間有淺深不
等以逐段加深積算

土方共七萬四千八百一十二方每方
用夫一十六工

夫工共一百一十九萬七千工每工工

食銀三分

共該工食銀三萬五千九百一十兩

一該銀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兩

一應急浚工易之段

西自嘉定青浦縣屬赤雁浦起至東上海
縣屬新涇口止長五千五百六丈五尺據
上海縣志云吳淞江湮塞時太湖之水迂
迴宛轉多繇上海新涇返經于海勝國時

惟新涇為要細思此段實應急浚西六
府不測之潦滌其間深淺不一約分四段
派算

土方共三萬三千四百七十八方

夫工共五十三萬五千六百四十八工

共該工食銀一萬六千六百九十兩四錢四
分

第一段西自赤雁浦起至東紀王廟儼儻

浦止長一千六百一十二丈加深官
尺五尺比民尺深有六尺每丈積土
方四方七分五釐夫工七十六工該
銀二兩二錢六分
土方共七千六百五十七方
夫工共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工
共該工食銀二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六
分

獨此段水深四五尺若使岸乾至底其
費倍加應候第二三段開完之日然
後翻段使水自竭民無煩遠挑且泥
土浮軟亦難施工暫可停緩令附近
農夫箭起浮泥田借以牽江亦漸深
挨至冬時撈浚便可省工食其滸新
涇橫瀝聲嘉濱小虬江皆是分浚西
水注海之道

第二段西自紀王廟鐵觜浦起至東莊家
涇長一千三百一十一丈五尺加深
官尺六尺比民尺深有七尺二寸每
丈積該土方五方七分該夫九十一
工二分該銀二兩七錢三分六釐
土方共七千四百七十五方五分五釐
夫工共十一萬九千六百八工八分
共該工食銀三千五百八十八兩二錢六
分四釐

第三段西自蔣家涇起至東孫基港高墩
止長一千三百五十三丈加深官尺
七尺比民尺深有八尺四寸每丈積
該土方六方六分五釐該夫一百六
工四分該銀三兩一錢九分二釐
土方共八千九百九十七方四分五釐
夫工共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五十九工

二分

共該工食銀四千三百一十八兩七錢七

分八釐

第四段西自高墩起至東南岸屬上海新

涇北岸屬嘉定救犢港長一千二百

三十丈加深官尺八尺比民尺深有

九尺六寸每丈積該土方七方六分

該夫一百二十一工三分該銀三兩

六錢四分八釐

土方共九千三百四十八方

夫工共一十四萬九千五百六十八工

共該工食銀四千四百八十七兩四分

一應次第緩浚工須之段

西自新涇口起至東上海城北土塘通方

關港口止長四千二百五十一丈係

如平陸今議加深官尺一丈比民尺

深有一丈二尺每丈積該土方九方

五分該夫一百五十二工該銀四兩

五錢六分

土方共四萬一千三百三十四方五分

夫工共六十六萬一千三百五十二工

共該工食銀一萬九千八百四十兩五錢

六分

此亦分爲四段銀倘未足可以次第興工

逐段疏濬

第一段西自新涇口起至東上澳塘口止

長六百五十二丈

土方共六千二百三方五分

夫工共九萬九千二百五十六工

共該工食銀二千九百七十七兩六錢八

分算勻此錢先開此段

第二段西自上澳塘起至東盛家橋蘆浦

史246 389

止長一千一百九十八丈
土方共一萬一千九十一方
夫工共一十七萬九千五十六工
共該工食銀五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八
分
第三段西自蘆浦起至東徐公港閘橋傍
止長一千二百六十丈
土方共一萬一千九百七十方
夫工共一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工
共該工食銀五千七百四十五兩六錢

第四段西自關橋傍潘家浜起至東土堺
地方閘港口止長一千二百六十丈
土方共一萬一千九百七十方
夫工共一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工
共該工食銀五千七百四十五兩六錢
獨此段土堺地方閘港向來湧入湖沙

之口受害最多歷來費努勞民今治
病之關應建于此口先要開完後可
開通若使二工竝舉須銀一萬二千
兩缺亦可以暫緩且急濬江傍洛枝
上瀕連三涇閘港河塘川洪皆能引
水注江分流入海所謂借此衆口代
江宣洩用此一法則開江稍遲農田
亦可沾利

一應急濬枝河
新涇一道北通吳淞江南通蒲匯塘長一
千八百丈今議面闊五丈底闊三丈
加深八尺每丈積該土方三方二分
該夫五十一工二分每工二分該銀
一兩二分四釐
土方共五千七百六十方
夫工共九萬二千一百六十工

共該工食銀一千八百四十三兩二錢

橫瀝塘一道東連華亭青浦上海三縣之蒲滙塘西連青浦城濠長五千丈今議面闊五丈底闊四丈加深五尺每丈積該土方二方二分五釐該夫三十六工每工二分該銀七錢二分

土方共一萬一千二百五十方

夫工共一十八萬工

共該工食銀三千六百兩

小虬江接連黃泥浜西南通吳淞江東連大虬江直出東溝吳淞江應濬者共長二千六百丈今議面闊四丈底闊二丈加深五尺每丈積該土方一方五分該夫二十四工該銀四錢八分

土方各三千九百方

夫工共六萬二千四百工

共工食銀一千二百四十八兩

已上三河共該工食銀六千六百九十餘兩

一設處工食

看得役有消長人有高下獨田無動移開通河道先利農田若今但云設處官帑民役不言田上加派倘庫藏無羸免役有限終成畫餅必將二者兼行衆輕易湊均須均派蘇松州縣

前議提編五遞年內糧長免役一年納銀公用日今舊者見充不全新者未蒙編審更憐五年一替點派煩難今應在各圖十甲排年內提編免役追銀十年之內輪充辦糧分僉一年民當忱服一示願輸二府州縣約有平米四百五十萬石各分承辦平米百

石者納出免役銀一兩辦有一千石
者納出免役銀一十兩除聽官田不
納亦可

共納免役銀三萬餘兩

田上加派每畝納銀一釐五毫亦在二
府州縣官民戶相助暫納不爲永利
法既適均自然完速

共約加派田上銀二萬二千餘兩
應在各櫃上各官甲分催完領內
扣

募河夫銀二府州縣每年約有三千餘
兩

共若干兩

濟農倉稻穀

共若干石

庫括無礙贖罪銀兩

共若干兩

一募召人夫
應在傍江附近嘉定上海青浦等縣之里
甲募召爲便
三縣共約一千餘里每一里編有十甲
排年共有排年一萬甲每甲出夫四
名

每圍小塘長管夫四十名
每日用夫四萬在河開挑十日該夫四
十萬
三十日共夫一百二十萬若賴天晴不
一月江上可完　此用塘長泥夫俱
係有產之戶各保身家者食領官銀
視如已業不煩鞭扑速能告成

一枝河

水道爲農田之命脈今旁江支河淤塞卽吳淞大江開通水安從飛入應行坐區塘長圩中得利人戶查照魚鱗圖冊遞年計畝出夫協力淘濬出土築岸可以禦防河深蓄水可以救旱興工之日卽看信地巡簡日旅監督夜勤巡緝更足弭盜安民

一石閘

閘座創修甚難須委用得人方能料理先安預辦琢成堅石趁天氣晴和農事旣畢下安築基密實上安壘砌得宜務革一切弊竇纔稱水利

一塘岸

官塘大路止蒲滙塘接連華亭嘉湖東貫上海城濠西串華青一浩凡遇上司府縣經臨官糧客貨裝載每因潮沙爲患屢濬屢淤旣蒙各憲詳建石閘三座東來渾汛不

入西下清水常流官站民船早暮皆得穩行不經外浦風險牽輓行役俱便農田旱潦有備更不待言矣但新閘缺版舊閘半圮不能遏蓄三河患害依然不吹乞吊今駁府縣呈卷應催原勘老人潘并急追估修治病設夫以時啟閉則農田利益無窮矣

路坦爽有賴

○陳瑚儒濬吳淞江議

禹貢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蓋宜歙若霅諸太水皆西注震澤東達于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閭也一曰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繇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松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

是也自東及西橫亘百四十里海忠介開鑿而後歲久僅成故影彎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中一爻譬之人身但有大腹而無尾閭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困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於是吳江常熟長洲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等處無不水勢漫延受其殘滅屋廬坍毀田地拋荒錢糧無出敲朴不停此緣旱無灌輸潦無洩瀉故耳頃

皇上登極

召對時出禮部員外郎陳懋德吳淞奏疏而問可行豈非東南第一永利乎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粮不可錢粮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庶官分督不可非大戶催費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可非蓋廠分棚不可又須巡行海忠介公布袍草疏帶星出入親給錢粮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官人役不橫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後事可舉也或曰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也海潮渾濁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箬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二十箬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議者云自西徂東開至壩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既無潮退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請牌開壩眾鍤如雲里許不日可濬水洩復塞

何畏海潮何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困救饑貧其利大其功速派潑民夫困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南萬萬姓果有此大福否書此以竢救時之君子

○沈幾東南水利議

一議興水利以早安東南固根本以開百世之利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東南民命懸于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三江源委古今志載紛紜無定大約南曰東江繇麗山至大姚分支出陳湖經樊村蘆墟二白入澱山三泖合于黃浦江海而入海其道在長洲青浦上海之南中曰松江繇越溪五龍出朝天金雞合陳湖沙湖經角直千墩安亭四十二浦至吳淞所而入海其道在崑山嘉定之南青浦上海之北北曰婁江繇鮎魚口

合運河諸水經婁關至陽城湖分爲白茆劉家二港而入海其道在長洲崑山太倉之南之非常熟之南之東斯則禹貢所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是也自海塘障而東江湮止二江受全湖之水宋元及

國初之所以有水患也然猶有二江也夏忠靖周文襄治水後太平百餘年至嘉靖之季而松江塞矣嘉靖壬戌諸年之所以多水患也海忠介

公起而受符治之未及半而松江之士夫訟乾焉謝事去萬曆己卯諸年之愈多水患也然猶有半松江全婁江也自庚辰來五十年間松江以半開而易塞婁江以全身而半塞是以半江受全湖之水十年九湮夫奚怪哉請先言婁江夫水勢必趨東南婁在太湖東北而水全趨之者其故有二一者地近北爲唯亭南爲角直皆相去于湖不五十里而潮汐通焉呼吸相接地

近則趨從其便也二者勢迫兩江既塞無從分派全身趨婁其勢重其流愈急從其道也若然則婁之所係大矣而水利之官宜設開濬之策不講者士夫爲之碍也婁江自蘇之婁門出下雉瀆唯亭經徵里至崑山縣奔于抵太倉而入劉河者上官所耳目以爲婁江故道而非也此婁江之最平穩處故治以爲官道而險不在焉險在北爲陽城連亘百餘里而走白茆塘南遶

史246 39b

松江之半身迤亘四十餘里其廣者可百餘丈
狹者可十四丈而走安亭滸浦其大凡也而至
廣至狹不與爲潮勢洶湧挾泥沙而上約一升
之水泥沙二合潮退漸平末勢綏弱泥浮水去
日漸一日泥壅沙浮河身高淺小民射利傍岸
所在種茭蘆茭蘆既生泥沙積之可以安立不
二三年可種菱藕菱藕行蔓泥沙愈凝不三四
年可種苗稻築爲外圩照前漸擴平民如此爲

人告發無種之田勢不能存献賣上夫士夫受
之通賄吏書陞科輕粮田則升則蕩則陞科墳
入縣總以補攤荒士夫得爲世業傳之子孫縣
中入之版籍例同正額而不知河之百餘丈者
漸爲數丈十四丈者漸爲二三丈平時不覺追
至夏雨時行水勢一漲急不得瀉甫腴之壤盡
爲巨浸直須臾耳以前所陞之毫末易所溺之
鉅萬以千百家之受利易萬姓之災荒其利害

易知而士夫爲子孫計徇目前之利聽滅後之
言必不肯棄此茭蕩爲軍
國大計也故曰白茆開利歸于蘇而阻撓者必蘇
之士夫也其次言松江夫水勢趨東南其正脉
也而入海之道稍遠既合東江之水河浦甚多
最大江洋浩瀚不復可治官道所以驛傳借路
嘉興其中水勢既蓄洩甚難而松江泥沙同
于嘉興其味鹽鹵其質細重易于凝滯結爲原

壤松民不知取利目前青秕花豆在在而是向
之河身已架屋樓房起爲墳墓嘉定以南華
上以北一望平蕪桑舟縱馬百里之中不聞舟
揖此豈尾閭之地所宜旦夕有者顛倒地脉逆
官陰陽何怪乎連年地震颶風霪雨海波逆流
海塘横坼千山之木一旦盡拔哉請以易耳目
者以一例餘吳江長橋淛直孔道凡有軒車無
不駐節試觀長橋之下爲門七十有二以殺水

勢古人爲此苦心極慮觸目可思而間有貪利者東西占爲茭蘆數百頃漸填爲平壤架爲市房又數頃矣坐視吳江之民頻遭水厄湖水一漲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爲患士民屢屢具呈貪者執不肯行寧兩府全荒不恤也又近之而一縣全荒不恤也又近之而本戶所荒百千餘畝子粒不存又不恤也而止顧此尺寸之利罔念滔天之害癡愚之惑一至此哉觀此一處

例知萬情故曰淞江之開利歸松江而開之有阻撓者必松江士夫也

高皇帝遣信國公湯和築修海塘金牌賞劍便宜行事豈非洞見數百年後必有今日而爲榜樣以詔後來耶水利之不可不講也自東南及西北無不急矣顧時勢所困物力所制審其緩急難易以定先後則開中江最要中江即吳淞也居松江之上流蘇州之下流蘇州之上流婁江不能盡瀉松江之上流黃浦不能盡瀉積雨連綿之後太湖水勢洶發耕種失時錢糧無出即請蠲請賑請折修岸修圩皆補苴之術矣風水地脈之饒舌錢糧匱乏之疑慮皆將[illegible]將關休戚于天自托于中醫不服藥而已言及此可浩歎潴吳淞以開水利修海塘以塞水害棄小利而循情面久任責成權無旁撓仰體

聖天子清問至意是在今日之當事者矣

○嚴衍開吳淞江議

東南之水匯于太湖太湖之水洩于吳淞太湖口東海腹而吳淞咽喉也咽喉塞則口不能納物于腹而身病矣此吳淞江之所以不可不開也但議開不難開爲難不得人不開不得財不開不得法不開此議開者所欲敝而築室仍在道旁也愚以爲此江議開于五六十年前則難議開于今日則易何也往者波濤洶湧勢如奔

馬駕舟而渡者時常覆溺斯時欲築壩戽水費不下三五千金而開濬非二十餘萬未易畢工今則洶湧如奔馬者俱成平地中間止存一綫水路即潮上時可躍而過殆與無江同如欲開濬則築壩戽水便可省一二千金較之洪流澒洞全藉桔槔之力非用數萬人一月胼胝無能使通江之水盡去而可施畚鍤之功也倘此一月之中陡値霪潦則旋戽旋滿旋滿旋戽又不

知費幾多工力而水乃可盡是濬鑿之力一未施工而民力先疲財用先竭故曰此江議開于五六十年之前則難然在今日江身等于平地而欲鑿平地為深江則其功力多寡奚啻十倍于前而何云今日反易吾嘗叩諸耆老其言曰此江湮塞以後太湖水壅絕不下瀕湖諸邑因竝受害而江邊之田亦苦乏灌漑水無從渡民生憔悴已極矣既欲開江期于西瀉湖水東蘇

民困不必復舊時之大觀舊時江面廣五十丈今日

國用匱缺錢糧無措民力凋敝往役難支莫如止開十丈或七八丈苟能永永通水不塞自足以洩湖水而注之海灌枯田而滋其脊矣今日權時救急之策無過于此更有說焉濁潮不止清水日下則江底日深江岸日蝕焉知今日之所開十丈七八丈不漸為後日之二十丈三十丈

以至于復五十丈之舊觀乎此小借民力全用水力日夕而成川其法安在曰清水不下皆緣吳江縣長橋之壅沮湖水東洩之勢不迅故海潮日上湖水不下而江塞矣盍倣單蘇二公之論以疏通湖尾湖尾通則江口利而清水寧不下乎如欲使濁潮不上非江尾設閘不可江尾者非江之大尾闊盈十里者蓋指通海之處耳古者吳淞水盛春申君從江腰開一浦南洩其

水于三泖人遂呼之為黃浦黃浦既闊江水遂
從浦中南行入泖而西路之江遂塞其塞處名
宋家渡今當于宋家渡設一閘潮去則開以洩
西來之清流潮來則閉以拒東來之濁泥則此
江永無澱淤之患矣然猶未也
朝廷茍能俯採芻蕘我能不費官帑分文不起民
間一夫而江自開闢自建請詳言之此江自宋
家渡以東勢尚浩瀚無容開也自黃渡以西亦
不失故迹不必開也其湮塞處自黃渡之東宋
渡之西計其遠近不過三十里耳三十里其長
有限非人力所不辦況以舊日江面計之闊處
不減五十丈隘處亦不減四十丈今止開十丈
為河面則兩涯餘地尚存四十丈或三十丈皆
茂蘆叢芥久為豪家專利姑計三十里之長五
十四十丈之闊其為田殆不下二三萬畝畝收
其稅三錢歲將及萬金如是積之三年則三萬

金積之五年則五萬金以此五萬金乘農隙之
時而募貧民為傭力約萬金開十里以三萬金
開三十里不築壩不戽水晴則興工雨則歇作
願者就役否者勿强其施為次第自西而東從
黃渡有水處為始進尺則尺進丈則丈不取辦
于一時不苟且于目下務求深一丈五尺而止
閘之設以兩重為要閘岸即築廨宇置閘官一
員閘夫五十名以司啓閉之可江道既通兩涯
餘地尚不減一二萬畝仍歲收其租以充官吏
廩餼修廨宇諸費用之不盡又歲歲借以為
濬導之資則此江將日深日廣而三吳終免水
患此謂以吳淞治吳淞不傷財不害民可久之
術也予服其言為作開吳淞江議
王煥如曰嚴衍此議于疏濬最為便易但
曰不費一錢江面少斂或亦礙當事之畏
難有激為此言乎物力恐必須措置師其

意而約爲用使往日汪洋之體不失尤盡
善乎總之欲望興衆上下富人爲急

○周永年請止長橋占湖架屋議

國子生周永年呈爲水道宜通不宜塞馬路宜存不宜廢懇禁將來營造漸還風背規模事竊照吳江依郭垂虹蜿蜒俗號長橋占名利往處左江右湖之上在昔極目汪洋介縣治學宮之間于今四脉通達一自水積浮沙漸乃人規厚

利或成圍而築岸水路俱蝕于圍中或架屋以扭空橋門悉蔽于屋底遂日橋形已失畔岸水面都變桑田不惟湖流有咽塞之虞東逝者轉迴南注抑亦縣市無賣浮之潤壞迨旨惟病乾枯大而妨東南水利江湖久役其溉淤小而失睥睨規形勝覽莫挹其靈秀歲臨乙亥時屆元宵回祿爲災橋非塊竝成煨燼室廬既燬城東門稍覩空明縱未頓去垃脉以當滌盪之大衆豈可重添屋宇若視估佃爲固然向因水攻不修故火德代其開闢今若木妖不作將金穰堪必豐登況通江大道最忌蘆梗塞時曾設撩清至近城有路應聽馬馳遇警不免撤屋即前此丈量之役浮漲亦科租而不升糧茲適攝焚毀之餘橋梁宜盡虛以期盡復永年生長江鄉既與桑梓共憂患佐修郡乘偏于故實知考求爰因感時以抒懷遂忘出位而言事伏乞俯念澤

國何緣成陸深思濬導早冀施工或刊榜于城闉或勒石于橋柱特懸嚴禁預絕新增地方幸甚人物幸甚

序

序以述事凡水政大小事績之可紀及編纂成帙者茲有序亦全書之所應收也

唐

李華練湖頌序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川滌源因瀦滙而瀦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

天地之氣以利九元之用崇伯汩五行而殛羽山臺駘宣大澤而封分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古今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菱芡之生魚鱉蟹之產歷代江淮啻潤數州其傍大族強家泄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穜萬劉湛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圳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不奪

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者有以得之老穉怨痛泷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既馴矢生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二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為潤州聲如颷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冤憤公素知練湖決壞其類發臨事風生指其以復群謗雷動由衷恬然中明獨

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浦中丞撫掌慨心如公之謀且曰興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敢歸权交公乃申戒縣吏率徒闢之人不俟召呼忭從役畚鍤益野峻阜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湖廣為八十里像月之規倚金之岡水復其所如鯨噴射溝洫隱地雷闢泉中先程三日若海之彌望灝溔如吞吐日月泷泷如縕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

皆春耕者俛憂者恭於是疏爲斗門既殺其洛
又支其澤沃瘠均品河渠通流商悅負賈人勇
輸賦遐邇受利其惟此州每歲前陰乘陽二氣
相薄大雨時行群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
龍見方雩稼穡其濯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
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稅聞而悅之白二事以
聞詔書褒異爲彭城公宜命至江南撩紹授公
公寧凡僚掾吏令丞已下至耆艾西向拜首忻

戴皇明人心上感天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賊
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有過患人祭好
純鈞精堅百煉不耗伐水之責降從于禮詩云
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又賀公
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章公奉行其澤也
郡何力之有爲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詩曰延
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余增令胡珽與公之
成規及丹陽耆壽周孝環百姓湯源等拜首而

請曰兌爲澤兌悅也水歸於澤而澤悅於人百
年浸塞而公啓之匪哉郡哉克諧帝休不代是
式三縣無災若不礙而刻之則主命不揚於厥
後後之人無以備負也華當學古見訪爲頌曰
望法法兮祀冥冥鳥鬧魚樂兮蔆生膏腴利倍
起訟作斯人怨抑痛無聲革今正直動神靈百
年游淀爲漻清儀者飲兮病者寧昭吉光寵恩
潘榮斯然耽聽復皎珥追琢刻頌揚芬馨

之凡

○泰約崑山州修閘政績序

爲貢揚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
下上上錯考之簡冊則今日吳郡東南之地其
是也然吳素號澤國其稼穡樹蓺之區一或隄
防不固潴泄不時則歲之豐凶非但繫之天時
抑亦責之人事焉故國家守令之選必以農事
繫銜重本也每歲東作必與之時符本縣

必擇官一員專職修閘益慮水潦之災而預為之備也是以丁寧告戒使其父子兄弟盡力畝畝以驗天時以服民事豈古所謂田大夫勸農之官者歟吳郡之屬州曰崑山田多汙下賦實繁夥嘗時修閘之官往往不過奉行與故而已豈知斯民根本之所在也今通守鄧侯尤以軍食民命為急跋履川原衝冒風雨故其勸勉稱督民皆欣欣然具畚鍤荷蓑笠父詔其子兄告

其弟樂於趨事赴功莫不以侯之心為心噫以一人究心而其農事有成若此則人存政舉係可知矣是以侯之為政較之常歲修閘之外其增築露田若干畝計賦若干石固視食人之脈玩歲而惕日者大有間矣侯才器宏博歷練優為嘗參贊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王公幕府籌策居多今膺是職不過小試其大用之才闢擴庭藩肖不日可以陞華進秩矣大夫士嘉其政績

咸為歌詩美之吾友玉山顧君仲瑛書來賓館俾予序次其事若其能守官箴勵志操此特士君子平昔所當為者茲不書侯名肅字彥清山東人至正壬辰夏六月朔淮海秦約序

本朝

○宣邦直贈王式守佐理開河序

有大德者必有大功於萬世其惟大聖人乎昔舜命禹治九州之水而先導河故書紀冀州既載壺口紀導河之始也蓋河源發於崑崙其流泛濫中國始因不免疏鑿之勞及水患既平然後人享其利凡九州貢賦若遠若近皆自河而至於帝都為所謂一勞永逸其道固然也我

皇上建都金陵今再周星矣以天下寧謐九夷八蠻罔不來賓惟東南漕運及商賈往來不便繇丹陽而東載者有人馬之勞繇真江而舟入於大江者風波不測檣傾柁摧往往沉溺者有之乃

夙夜憂憫咨詢父老經久利便之道咸曰深水
銀墅東壩之上舊有小河相傳自吳伍子胥肇
開之欲以攻楚不能而罷至宋孝宗乾道年間
又命建康府經營開之通判張宣不能奉上意
建言不便而止竊惟萬世之功豈偏方小國之
所能成哉今
國家富有四海無施不可事固有所待也
皇上乃斷自聖衷命崇山大臣統官千四百員夫丁

七十五萬有奇東該震澤西通南湖北至
京師若干里刻日修鑿於是眾官各率厥夫競相
奮事若不知上之厚山之高石之堅者嘗觀東
壩分水嶺間有土山上五里石岡十餘里萬夫
如蟻鈕錘如雲斧鑿如雨鏗鍧震響聲聞四埜
不久已為通渠此非以逸道使民則民忘勞而
功易就歟自今以往豈但東南貢賦之便其商
賈而往來者西如川蜀北如荊漢亦無不繇河

以達建康而萬斛之舟泛乎中流雖烈風暴作
亦蔑鯨波之恐至於風寂水平其淨如練南船
歌北船和洋洋乎詠
皇上之功而莫知所以報之者其樂何極則吾
皇上之功不啻舜禹並矣信乎有大德者必有大功
於萬世也崇山
國之勳舊名皆所常奉揚
上命命官分工於眾官之內選其尤能者分掌眾工

若武守王子華氏出群拔俗有幹濟之才既分
工於東壩又督眾工於沙河口　等同受
為多也子華嘗命工繪圖大夫士咸有詩美之
上命開河銀墅余在千四百員之列較其功則子華
一日出以示予予不揣遂僭為之序云洪武二
十五年歲在壬申閏十二月二日會稽宣邦直
書

方鵬治水成績詩序

聖人之業有以成之必有以保之故通天下而垂無窮通天下至大也垂無窮至久也不可尚已其次足以利一方而澤數世以幾於可大可久者其聖人之徒歟夫震澤三吳之喉襟也縣吳淞江繇白茆港以達於海猶自腸胃以至尾閭也善醫者理腸胃導尾閭以快喉襟而疾去矣又謂攝而受養之使疾不更作可也且二水之當治夫誰不知役大費繁莫之能舉耳有其舉之則其文寒責姑應目前而無經久善後之圖不旋踵而前功棄矣今大司馬李公獨興於是方其謀始也集衆說以用中選廢官以分任而爲之必勇及其慮終也丁寧告誡而貽之必遠防之必豫故先白茆次吳淞又次支流別委凡有相於二水者咸用底績所以成之也擬以障之闢以瀹之徒以守之備舟制器以疏之所以保之也君子曰是役也不在成之之易而在

保之之難公善法聖人者也吾其有勸乎其小人則曰公善醫國者也吾其瘳乎故今日則思而歌之他日則尸而祝之固吳人之情也雖欲辭也乎雖然疲民痍政天下皆是也所以拯救而康濟之者竊於公有深望焉則是役爲之兆耳因僭序於群玉之左

○薛應旂濬河錄序

昔史遷書河渠班史志溝洫自禹而下皆盛稱李冰西門豹史起鄭國之功謂其能引水溉田以業農也夫農天下之本也泉流浸灌所以育五穀也五穀育而農事植夫然後衣食足而禮義興太平之治可保於無虞矣此其所繫豈微乎哉然而天下之以農爲職者或因循歲月或苟且文具而其所以爲乎農者多漫不知省是亦非不知職之當舉也蓋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而在下位者又難於獲上是故不好遜

而惡勞則遠嫌而避怨而農事往往廢弛流離
者載道矣斯民將何賴焉淳安胡君道宗以賢
良文學貢諸
廷授丞吾邑職在治農公清勤慎視民事如家事
川塗溝洫陂障圩壜丘陵墳衍港塹橋梁靡不
悉心經理而承委申請晝圖貼說率皆躬自相
度協人情土俗之宜建經常久遠之計民不勞
而事集財不匱而工成而吾邑之民旱澇有備

豐穰可必是君之功利濟斯民者實大豈特如
昔人所語不負臣而已哉當漢大始間趙中大
夫白公穿渠引涇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
千五百餘頃而當時之民歌之茲武進之田九
千二百餘頃視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有爲鄭
國白渠之歌者舍君其誰哉故於是錄樂爲之
序

○沈啓吳江水考序

東南水政有專吏何者要者莫要於吳江水也吳
江吳者蓄源委之要居洩之樞也何以言乎要樞
夫東南之水源者天目委者東海相距數百里
間瀦洞澎湃而値其中者吳江吳江邑也邑之
西滙而廓如者爲太湖太湖受源水之來邑之東
紆而脩如者爲吳淞吳淞受太湖之去太湖不
能盡容也亞而爲湖爲蕩爲瀼爲塘爲潭爲坑
爲池者二百有奇皆翕受而分瀦太湖之不盡

者也吳淞江不能盡引也亞江而爲川爲瀆爲
溪爲浦爲河爲港爲渠爲涇爲淩爲衖爲浜爲
洪者千計有奇皆連絡而分洩江之不駛者也
東南之區莫是爲焉故以澤國而邑當夫交會
之衝苟有小水疊納獨先當他郡邑是以歲之
豐凶民之利害
國計之盈絀恒是乎先節宣之法孰是爲最故善
觀水者觀吳江思過半矣觀之善者孰如古聖

人其始之發水也門谷與門阻餘及其治之也
決九川滄溝滄後先有序小大不遺要其終厥
於績也務質而務通務成賦中邦而後已修
弛之間利害復判天下治亂所從出也而昔未
爲覩乎哉繇是迄今知國之本在於斯者必寬
農詔重農官以修水政以濟民饑以稽貢賦吾
未見其有改也迨至我
聖明尤致重焉初責守令繼總撫臣小滌必除微壅

必浚其享豐阜罔忘德恩久而守令弗遑從役
也添設倅丞撫臣難親細務也添設水部或憲
司於是撫臣郡邑各有所委水之利害不入於
心矣官水者未必皆不聚職也每或以節費汰
冗疏而革之必待極潦大浸方請復設寒後案
衰無救卒歲河清之俟能免胥溺也乎方革而
設方設而革彼間設者客也暫差者寄也帶攝
者他人之田也修節宣之政以為豫遠之圖者

誰與無怪乎民道日窮而皆頹之使時遺而歲
不能復
命也嗚呼政胥爰遣為哉議者猶歸罪天時而不察
人政之未修坐久退遁幾無十一可得也通來
湖承於源者梗堰崩之節也或崩或占奔潰日
注而無望江浚於海者在汀渚之決也或淮或
葉淤淤日淺而不通猶之人也口鼻淺壅不停
膀胱窒滯不浚胸腹能不脹蠱以至於斃者幾

希矣余歸田數年躬覩鄉國之艱羊不圖存役
將焉考為輯吳江水考四卷凡十條條間為箋
贖前賢之心與政不書其也若以不合於舊或
陵谷移形名號易故猶水經之不同於職方職
方不同於禹貢勢則然矣司農者執而裁制之
斯考或不為東南覆譏也噫

谷繼宗刻單鍔水利書序

皇明永樂改元

太宗以蘇松水沴足憂遣大司徒夏忠靖公總務往
公取單書師其意東南免魚腹至今血食且
京聞曾發策試華亭顧公清援其言而對卿衆
第一累官少宗伯野史氏曰夫天下之學莫大
於水故窮水窮者通乎聖禹貢曰三江既入震
澤底定入者入於海也水性必歸於海順也順
其性而導之歸行其所無事也故曰水之道也
單子相禹貢而作書書成身退後世有述焉者

呼單子身若屯矣其書則昌益屯者命也昌者
智也數奇而理符也雖然單子之書詳[illegible]
止此其學未通乎聖也孟軻氏曰禹以[illegible]
贊夫推而廣之仁覆天下矣

歸有光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維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
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此三言震
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
為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
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略矣自
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
鑿利害之論前史載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
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攟引塗
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頗學者三家著於篇

○俞允文治水述

人理彭侯治崑山之三年考最居上
天子徵詣長安以補亭諫之缺亭諫古官也夫言一
人之得失莫若言
國家之本政
國家之本政莫重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
歲運之米四百萬石是
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崑山蘇州屬縣
也竊為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江五湖之

稍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過於水田
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有國百年
唯長與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頓遺旱潦屬
者大水數縣淮成巨浸千斛之舟皆縱橫取路
罕辨涯涘百姓贅踣蕩狀莫能圖書田薄民貧
國賦每至空乏之不繼古今利害相懸若此何哉蓋
蘇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特高浙西六
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貯盤盂謂之

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並入於海而水始
定今三江唯淞江洩水為經後世以太湖之水
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
四浦北達揚子又於崑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
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數緜是高田
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于於瀕海之田雖高
目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累水不得外泄而潮
潮日積諸浦漸堙法宜盡決堰壩近海置閘以

潮啓閉使有洩無入閘內港浦常得通流閘外
淤河亦近易為力若堰壩既決浦閘既修苟非
厚築圩岸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來則壞岸低
田與水浸漶此築圩裂岸之法尤為最要范仲
淹云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故
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有營田軍四部
共七八千人又有撩清之夫是其享利之饒豈
非人事之修乎蘇公軾云浙西水旱乃人事不

修之積正此謂也今洩水要處吳淞白茆等諸
浦太半湮塞閘廢圍壞水害日滋未死之民饑
寒交迫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至田事輒以
因用窘乏之佟汩不行是使地無可耕之田民有失
業之怨甌亦變從而出嘗考永樂二年戶部尚
書夏公原吉奉敕開浚其功最著正德十年又
命工部侍郎李公充嗣重加浚治水害暫息將三法
未備終非經久之策為今計者誠宜

朝廷不惜浩費簡選幹臣推原水利相度事宜舉
行三法責官精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超次推
遷則人知激勸建功必多
朝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
也方今三事誠謀紓照
帝裁當無急於此者僕之忠誠必能昌言之余不佞
敢以是爲觀焉

嚴訥蘇州府水利圩圖序

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於爲最蘇域
介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
水而田即周禮稻人匠人所掌溝防者也田甚
下隰則隄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不在
田雖芃芃起矣而河流衝出其上而行者益衍
而竇也者或隄隙費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
最高阜去水遠而不及漑者則又終成爲鹵田
在上下壤之間上厚而水深則號寶隙以其行

水蓄洩可爲旱潦備也而所爲能蓄洩者以有
圩岸耳歲若旱則河之水續桔槹而上以入於
田河不亟折田不乏漑歲若潦則塍水出於河
而岸障之雖勞人力不盡仰命於天自三江道
湮疏瀹失宜恒雨注伏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
岸十而宵壞沮爲巨浸不能與下隰者論長瘠
矣
廟堂深惟

國計軫念民瘼枚擇忠臣專董水政而聞之林公
實來公承
簡書之重躬提載之勤周爰咨度尋源竟委決壅導
積滌菑宥滙壩之浦之涇之溇之溪之閘之以
爲宣節之人司者既殫厥心矣條繼其目知圩
岸爲所務而修築焉畢今高其令卑其令薄
令窄而厚之令坼而堅規畫既定先有司而躬
省察之東馳西覆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

事凡閱歲而次第告成方歲之澇也故老相傳
說以為正德之庚午嘉靖之辛酉以及於今顧
辛酉之澇纔匝昏旦而淵沒無算今雨浹旬彌
月而民幸不悉魚者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而
成勞之陰賜也公以拯溺引責而不以禦災伐
功嗣厥辟厥聿觀厥成菑至茲課及圩岸而公
之大造民者悉巨細矣使公緒之就先三歲民
將不知災而且忘公力於何有然今而後其榮

福被殷何限也且圩岸之有無其利害彰彰也
農民櫛沐蘸蘘蓄室竭力於田而婦子懸命焉
寧束手於一朝之患號呼奔走其傍痛莫之救
而獨不為先事之備余怪而求其說矣卽圩田
故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百計百家之中有
十不為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益也農雖值
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澇而轉徙者衆矣宜不暇
為圩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寬則田窄小民愚不

察其損小而利大也惜不忍今令出於官何力
不協遠近風行成德上佽道之使永圖之懷誰
不予來誰復惜小況公誠意感孚一時可牧者
競體公心勸相多方視民之私計者功相萬矣
故圩岸之利不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為之
任之也公績不磨而有紹之者民其永賴哉夫
述禹貢者河渠志溝洫者古今稽之圩圖冊慮
遠也公發歲有事白郡所謂塘之者也余竊記

之茲冊郡守朱侯示余而屬序以余郡人也雖
不文敢辭諸萬曆庚辰臘月之望

○徐階松江府水利圩圖序

松澤國也水行田疇間若爽道然民因謂其田
曰圩圩者圍也言圍於水也循水而堤焉者曰
圩岸所以禦潦水使不得入又穴之以洩田中
之水使注諸川也歲多雨或川流壅塞水溢於
圩則田沒而民以告饑故松之利惟水為大其

史246 411

害亦惟水爲大而其政亦惟治水爲急
國初郡邑水利皆有專官又設
達大臣爲之經畫及忠靖周文襄輩若承平既久吏
懈民狃水淤不流岸缺不備及役患作而上下
胥奔於兵燹是田之圩岸毁踣十歲屢有水災
民日貧且走四方而
國之額税亦多負矣萬曆六年
皇上特簡侍御史林君應訓督有司治之君乘單舸

東傳於海西至於江中歷淵泖浦涇冒寒暑凌
風濤相原隰之形與水之勢浚大川六支流四
十七港浜之小者九十有一求圩岸之故迹盡
修築之踰年功成民歸如市君曰此其利溥矣
然非籍無以訓久遠使勿廢檄吾郡守閻侯邦
寧圖而梓之侯以示予予曰禹貢揚州厥田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則田之卑賦之重可知惡禹
盡力於溝洫非有能益其卑去其重也今松固

揚州之域圩岸者又溝洫之遺制也則松之治
水其道固無好於圩岸之修築矣林君身督其
成復計久遠而爲之籍其猷誠然籍可必惜以
訓後乎自古天下事有人則興無人則廢今而
後懷仁抱義之士踵相接於
朝則君之成績雖與禹之迹猶當有慕而繼焉矧
其人皆深刻炳然在乎予敢稽首爲吾
君吾民賀

○劉光濟常州府水利圖冊序
昔太史公作河渠書首序大禹治水之績乃曰
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而與吳則通渠
三江五湖夷考夏書所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古今言三吳水利者無以易此夫三吳諸郡東
南奧區也往者數被水患當事者議興大役開
劉家港以入海開白茆港以入注蕩吳淞江南
北兩岸以引太湖諸水疏治之法稱善矣然事

竣則代後
命臬臣兼攝人無專責而內地溝洫之政略而不講
以故或湮或溢卒無水利而害乘之帑費
聖天子臨御以來凡海內利病民生休戚罔不咨於
民瘼廣獻虛懷聽納惟兹三吳水利上廑
九重宵旰之憂萬曆丁丑特採
廷議擇臺臣之有材識者俾之董治以底績乃代
於是侍御林公應訓奉

璽書祗受
廟謨攬轡吳中遠稽往牒近訪輿論周爰咨諏巡行
於沮洳萑葦之區相其原隰迺其委源因天之
時順地之宜疏滌壅遏以引以注爰條治田六
事檄郡邑長吏率其屬以勸相三農皇皇焉車
不停軌歷五載而丕績用成慮夫歲久而法弛
也圖而志之是圖也刻之吾常者也常居蘇松
上游其屬邑有五而地勢各殊昔人謂吳淞江

破災宜多穿毗陵郡西渭河以分殺之正統間
周文襄公築金陵五堰以障上水穿百瀆於宜
溧以導下流翰公翰詞以務畎澮兹圖則加詳
矣總之一郡以提其綱列之五邑以挈其領疆
界既明悉引之說若江若湖若洮若河若瀆若
港若浦若蕩若浜若陂若圩若塍若堰若堤防
溝渠埠頭之區罔不具列而五邑之地形燦然
在目宜障也宜洩也宜疏也濬也小者役以民

力大者貲以官若精神心術之所運用始為千
百年計乎後之視今者按圖而索之可也而侍
御公之績傳矣予猶竊歎
朝廷設官興修水利以惠蒸元元而實效未臻水
患滋至民用阻饑至煩
主上憂廑下蠲賑之令損賦額以恤之而後民困始
蘇嗚故哉夫任事之臣得人役當者小智也休
於豪猾者保祿也[illegible]遺功也監司不

能責之長吏長吏不能責之僚屬是以虛文相
應負國而厲民令林公之蒞吳也精白乃心夙
夜勤事予從田野間望旌旄一歲中按部者凡
幾而不言勞吾郡守穆公煒矢猷宜力輸共濟
之惠偕其僚佐萬君輝暨諸邑之長吏從事於
阡陌間躬自勸相而不言勞是以利興害去臻
乂安之績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茲圖也特其跡焉耳予承郡公之委俶

爲之序以告夫經事者

○姜寶鎮江府水利圖冊序

雲源林侍御公奉
專勅領特差治水江南既五年且竣事蘇松常一府
皆刊行水利圖說以紀成功而我鎮江則郡大
夫能谷王公取丹徒金壇及我丹陽三令長
所撰述而總其條貫者也丹徒爲鄉八曰崇德
曰大慈曰長樂曰義里曰平昌曰高平曰洞仙
曰丹徒圖與說各二十有四丹陽爲鄉十曰練
塘曰壽安曰太平曰石城曰高牧曰桂仙曰永
和曰永濟曰仁信曰尚德圖與說各十有二金
壇分高中低爲鄉三爲區十圖十二而說則十
爲中間水利在丹徒有山鄉有沙鄉其沙鄉有
水有旱宜瀦宜洩宜隄防圖與說備矣丹陽金
壇因地形之高下爲幹支河港爲渊爲圩其宜
瀦宜洩宜隄防圖與說亦備矣又中間爲橋爲

閘爲岸凡有關水利者無不載開濬修築凡公
所嘗規畫以底績亦無不編纂而籌著也屆期
入梓能谷公造予屬爲序予惟鎮江之水利
以漕河爲先漕河以丹陽爲先丹陽居丹徒金
壇之中受練湖之水以濟運也故丹陽之漕
河以治練湖爲先練湖上受諸山之水勢奔騰
難於蓄而漕河居蘇松常上流地形高而易於
走洩也故湖以治湖閘爲先河以治河閘爲先

湖閘治令蓄河閘治令不走洩矣然而運回船每梗湖閘不得閉故欲使運回船不梗河閘令得閉也以閘武進之孟瀆河令放行運回船為先前時公嘗究心及此而僉同前撫按兩臺胡公郭公議孟瀆河閘矣然而運回船不盡繇以入也河閘治矣河閘上修京口下修呂城奔牛中於麥舟尹公兩橋兩設閘兩口以待下版閘水而今者則又創增陵口閘矣然而閘之不得

閉以官舫往來恐猶然如昔也每冬月苦丹徒丹陽之民以挑漕河而我丹陽之民尤苦每冬月之挑漕河也是果誰之責歟予惟閘以蓄水閘可以蓄水而運苟有濟則漕河可以不挑故使閘設而得閉也可蓄水以濟運亦可蓄水以免民挑河然其事則惟撫臺與漕臺得專之蓋撫臺主起運漕臺主催運運船空而回撫臺儻先期令丹繇孟河入不繇孟河入於本船之官

旗罰無赦河閘當以時閘漕臺儻以先期令回閘設而不閘與無閘同閘應以時閉而或不閉也於本地方之所司罰無赦閘閉矣運回船繇孟瀆河入矣如是又告總漕於淮亦無或有所異同而可否也湖之得以蓄者下於河閘閉而河之得以蓄者不走洩也於是漕舟無不通行漕事無不濟而丹徒丹陽之民可不苦每冬月之挑河矣此乃撫臺漕臺事也然則公獨無責

歟蘇松常之興水利利於挑濬我鎮江他水利亦利於挑濬而獨漕河應挑濬乃利於不挑濬而法亦可以不挑濬也又何歟予又惟蘇松常之興水利也利農田以足
國課也為民以為
國也我鎮江之興水利也他亦與三府同獨漕河求有濟於
國運亦求無病於民生也為

國亦以爲民也公嘗勞心簹此矣頃淸河之水利
公得與而不得專公所得專者公爲之公所不
得專者公告之撫漕二臺一如予言相與處官
舫之往來講求爲禁令務有以相濟而相成焉
公雖不得專爲亦猶公爲之是則我鎮江水利
之大者也諸如所當開濬而修築既經公規畫
以底績郡縣諸公者亦既一一奉行而綿舉綦
著之爲圖說備矣備矣當無以予言爲也是爲

序

徐栻三吳水考序

夫予江南井古所稱塗泥之域哉然謂厥田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則尤震澤初定時充貢未博
也今
國家財賦大半出是所關係鉅計吉矣頃澤國源
委上自天目下沿東海相距數百里而迤瀠洄
澎湃百折而歸流似未易窺其脉胳予自有四

方之役嘗渡錢塘涉豫章浮沅湘暨淮黃泝濟
膠萊間試濬水工則念吾土利病視之獨難以
地形平曠海潮上下不常每當潦集輒浩漫洚
注四望湖海非若他有崇崗疊壁水遠來可防
禦宜引爲也竊謂先正范文正公守吳郡首疏
水利爲要務予每乘閒理棹遨遊目太湖之津
涯慨雨澤之悠瀾尋三江之故道望禹跡之茫
茫洸思久之博問父老有曰是夏駕新洋昔夏
忠靖所疏理也是秀州蒲滙澱泖諸湖水所經
瀉也是吳塘鶴浦劉河所瀦衍也是白茆青暘
西湖毘晉陵所繇入江也是白鶴荊城孟瀆九
曲所繇入江注海也爰稽傳志三吳之地惟常
熟多有巨滙而白茆港視他水獨廣闊而順達
於此導之使蘇常東北諸水皆繇此港以入海
而震澤上源自可殺横溢之勢信乎白茆尤
吳中水利之要害者也今流注失宜高土淺以

淪沒而下者又致淤壅獨奈民生
國計何予歎曰是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者與廼閩懷安林公茂廨
簡命治水茲土非底定之一會乎予撫豫章公尹南
昌共事治水卒賴宏濟大略以析成今公按吳
兩越歲河工告成出水利圖說示予乃熟閱之
何盡我地宜若是悉哉公指顧中即貼貼爾席
之安抑何神哉蓋公行水之道與神禹智同而
洛揃營度一不出所云三江既入吳淞江爲正
派東婁二江爲旁支支派分而或疏或濬或節
可次第施矣以故太湖諸水注吳淞澱泖諸湖
水注黃浦崑嘉諸水注劉河白茆而陽城晉昆
諸水悉便入江入海則水流導長蕩潤州諸水
繇運河入大江則水源節公尉節吾邑督濬白
茆復深且廣俾可停蓄宜導以入海連年大水
得藉宜洩之力不至盡填溝壑者公疏白茆之

功實倚賴者也大都拉流不至妨礙野潰不至
外逆平潮不至倒注要害之衝閘不疏濬深闊
納巨浸而尾閭奔趨分支則蕩滌沮洳取滋灌
溉濬畝澮畎川已耳至疏旁渠築閘堰俾旱潦
有備高低鄉咸利則悉載在治田六事中率民
力任之官爲量助督率綱舉而目張一勞而永
逸吾江南民從此得免魚鱉爲誰非仁人大惠
哉日者梯航競發以下下之土田半天下之供
奏而
國不稱乏民不告病而公且屢上蠲恤疏荷
俞旨寬恤以蘇孑遺公有大造於江南矣所著水利
圖說爲冊若干卷用以告夫將來官水者嗟夫
治水猶醫治疾然圖說其方也視民饑溺繇已
而抱康濟實心猶醫活人心也方策具在醫
國者執而用之以行其濟人利物之心要取經用
於世間其所以康濟奕世者博矣底定弘勳將

永賴之覩河流而思禹續公之明德遠矣哉他
日薦承
簡渥緣司空而宅端揆以告成功錫玄圭豈得擅美
於前乎則有太常金石之勒銘者在罔予夙所
首薦知公期公者也顯以俟之

○錢有威三吳水考序

皇上軫念江南水利
命侍御閩中林公董理其事公至之日繪使決淤旁

闢漕渠既而念曰漕務誠重隄防川瀆一或不
備旱潦薦臻民受其饑漕安所出乃相地形披
載籍決三江之壅蔽導震澤之委積其中爲塘
爲浦爲河爲溪爲涇爲港爲溝爲閘者百有餘
所悉加濬鑿條引縷析綱挈目張蓄洩宜節各
有成式俾民水不患汨旱不患槁公私並利漕
計無虧詳具諸名公圖序記中先是歲穀不登
民雖知水然狃於故常驟聞公議猝有煩言公
毅然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佚道使民久當
自定遂跋涉胼胝首當其衝決排濬導以次而
舉厥有成績而又連值大水若將試公之功而
信公之說者益聞諸故老東南水患正德庚午
爲最次則嘉靖辛酉以及於今顧辛酉淫潦纔
及昏旦遂爾淪沒乃今雨輒浹旬甚至彌月向
使川澤不除有若往昔民之墊溺將何底止義
者徒知洪水爲災漂溺竟免而不知

廟堂之規畫我公之濬導有以殺其勢而消其毒也
豈陰受其賜而不及察者與公乃不張功不避
讓直以狀聞竟得賑恤尤人所難而又以其餘
日躬歷郡縣督率屬吏省巡阡陌修築隄防務
崇務廣災而不害余嘗課築農畝順流而東涉
沙湖邇新洋泛吳淞閱青浦往返二百餘里得
以遍覽公所疏濬處一一與圖符契兩涯削峙
如墉如櫛民將自此蘇矣昔周夏二公治水吳

中民初不便詢諸父老父老對曰州公開河功
多怨多年民之役功在怨磨二公斷而行之功
施到今公踵其後甫及三載民已愉懌然則欲
功德者又豈待於千載哉繇是知事在天下患
在不爲安有爲而不成者也

○王穉登三吳水考序

吳故蛟龍之國三江五湖濱帶藪澤於古稱沮
洳矣歲乙卯庚辰之間蚩尤旗出牛女躔雨累

月百川横流阡陌壞者十五大司農奏課之不
登
天子惻焉憫元元之墊溺降
德音勞問江南諸父老咸謂水政之不飭民廢鮮食
以貽
陛下憂於是
詔臺使者出行水釃渠决川如漢宣房勺陂故事令
侍御林公有聲南臺中籍其群公卿士相與推
轂於
朝俾爲督公既奉
璽書殫智術畢思慮上下原隰忘其胼胝鐵斧所臨
悉召文武吏士三老嗇夫使前咨諏相度審厥
形勢察利病之原考通塞之宜爲之殚節週車
者再四而後三吳水利之說一經一緯脉胳井
如曲折縈紆燦若掌上然且推擇群吏指授機
宜集府徒陳畚鍤土石陶冶竹木藁芻之費一

一既其堙者鑿潴者泄淤者决半者濬且導繇
川入江繇江入海而水之東下若建瓴矣大要
合東南水利而論首天目而尾閭於海五湖心
腹也三江腸胃也腸胃心腹病而首尾之脉離
故復吳淞之故道俾走海分諸浦之亂流俾走
江吳淞爲正脉東婁二江輔之諸浦又輔之在
江南北者不同而治之之法亦異治江南之浦
宜廣而深欲其引湖東注也此其道治江北

之浦宜狹不淺瞿其分水北趨以耗此江也凡
易寒暑者幾而政平人和群僚庶績謳歌載塗
民有生氣公則恐然固有德色曰使者之盡瘁
於蒸蘆力且竭矣其濟則
天子之靈也
廟堂之算也僚佐之賢勞也民萌兆庶之子來也於
使者何有雖然其徇有周爰之二三策在祕今
者非是曷取徵焉乃勒成為書十六卷使夫覽
者若誦禹貢於轄中奏河渠於馬首公之功寧
有涯哉夫水德之在天壤雖習坎成性而氾濫
靡極涓涓失序禍終懷襄非夫略不世出之英
疇克縉紳禹之無事醫白圭之鄰壑乎後之行
水者取公是編世世守之神明其意變化其說
無徒枝梧苴塞以苟目前之安即七九之阨何
損於堯湯而吾儕小人抑庶幾哉其幸而為不
魚也已

○陸化淳常熟縣水政序
水利全書者我耿侯三年中所講求於虞而實
見諸行之規畫也虞之地三面阻海及江形埶
極高一面控引上流及昆承諸湖以達於海又
極卑卑利恒暘即高者已號涸轍高利恒雨即
低隰已悲沉竈以常熟之名業常荒之實者隄
防道而不塞溝渠塞而不道拱手以俟命於天
故也是以築隄防浚溝渠竝為治虞急務就二
者較之隄防以圩以畝為量隨方塗葺隨時補
苴無大壞亦無大與溝渠動包數縣綿亘數十
里不大與即大壞矣侯留心於田未下車時已
洞悉此中情一經親歷端委畢見毅然引為
已任參酌緩急次第興工工竣於此嗣與於彼
意若謂在地方一日且為地方辦一日事者而
比報政則從來湮廢之跡已一一修備矣夫謹
蓄洩以弭旱潦厚實也以一勞而博永逸遠慮

也小人即朝不謀夕豈不亦有爲糊口計而因
循相仗以至今日大都爲工費浩煩倉卒無所
倚辦則當道爲之梗尸其利者欲避其害則豪
强爲之梗赴役者多賦役者少則刁頑爲之梗
蠹法者多程功者少則爰倚爲之使甘苦之相
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爲之使此
五梗者水利所以隳興復廢名興實廢之大端
也而獨無能梗哉使非不欲使無可梗也向者

潛始開山塘人頌謂落落難合及三丈諸浦梅
林鹽鐵諸塘漸次告成始相傾以爲神功今觀
是書中綱領節目則公之匠心擘畫而坐觀其
成已有日矣其役不逾時功臻永賴豈偶然哉
士民易與樂成業已隨浚治所及伐石紀功東
北際海西儲之江頌聲洋洋而是書實可左券
不可以無刻與其刻也余因僭題首簡庶幾後
之見是書者無替侯勤恤民之志云

○王圻水利考序

嘗讀夏書任土作貢而必先之以隨山濬川周
禮大司徒專理貢賦而稻人所掌必先以瀦口
畜水以防止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至於匠人一職又專主溝洫澮川之廣狹以通
田間水道是貢賦所自出也一日廢而水利獨可
一日不講哉然古今言水利者莫詳於禹貢而
九川之導與三江之入並載各舉其重也益重
其貢賦之所由出也自漢迄元英君察相何嘗頃

刻忘東南水利哉
皇朝定鼎燕雲一切供億仰給東南歲漕天下四百
萬石以充蘇而蘇松常鎮嘉湖六郡彈丸之
地所出殆居其半然一顆一粒何者不產於地
何者不資於水而
[illegible]遑遑於修治濬河動費數百萬金而東吳
[illegible]若留仰如[illegible]一江之通塞係東南

水利最鉅者齒及修濬輒以帑藏空虛為辭若論田間水道則益以為不入耳之談是經國者但知貢賦之所繇入而竟忘貢賦之所繇出坐令浦港日漸湮淤旱澇無繇瀦泄遂致霖雨數日膏腴悉成巨浸萬一經旬不雨田疇立見龜坼自萬曆戊子以來災侵疊奏逋課歲積杼軸既空催科愈急無惑乎人愁鬼泣禍亂之萌將有不可勝言者余生長海右頗熟地勢濬治

之法亦非難事大都四郡水利在上流者不可勝計而大者止長橋百瀆五六所在下流者亦不可勝計而其大者止吳淞婁江白茆等十餘所欲修水利當先要害惟先治長橋等處芟蘆壅治之地道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而又濬吳淞婁江并大石趙屯等數十大浦泄澱山之水以入海又開白茆許浦七鴉福山等塘港以泄陽城昆承諸水注於江達於海又令各縣分督各都圖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導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則瀦者泄者兩無阻塞而農田

國課永有倚賴矣顧余老矣目不及見文襄忠介之盛事姑述其梗槩次其等第以竢後之司

國計者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四

記

自唐歷宋迄元凡興修水利記文竝從紀載

諸書捜采編次

唐

○劉允文元和塘記 元和二年

吳之數𨵿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爲貨殖農實邦本錫貢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

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遥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連派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强宗大族疇援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泝之功實繫灌溉之利故名常熟歲無青焉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繇是塡淤薦爲塗泥而淪胥怨咨殖物𢖍妥郡守隴西李素字入原始覩弊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吏部尚書韓公皋文惟建施德惠人發令爲[illegible]

風悅隨人無間言吾我得從政攝令吳縣主簿李仲芳稟其成規請事疏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焉邑宰李璞復善供命乃計工量日俟哄庀徒爲利涉之宜蔽反壞之害洵蓄洩之勢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爲永逸先則而望表繩直不日而終朝于來塘閑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爲長流貿自新浙舟舸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

水旱斯備嗟乎塘之堙鬱也久矣何壅之無慮而啓之有時非體仁弘多應用高朗敦以越前所未暇建今而行其志哉則史之決渠書之滌源以流其惡潤彼稻田況山川襟帶之廣林臨沃饒之資規同九州叙列七縣其提刑底績罔良二千石之能惟李公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爲佔安未半歲而吳郡餘一年焉政猶風行惠與時至文學備令淸愼寡欲通貨豐財五行因之

頤下致理之實不其偉歟去歲諸方撰思宿賢
邑連陷公陂白徒以捏狂寇挺拔內賞以歲
池皇帝聞而嘉之俾金章與紫綬給命寵其忠
將大開其庶績休朝廷曾惟與民分憂是宜之
為政也使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
刻於石庶詞之可復銘曰瞻彼塘矣昔之所圖
物利乘舟上富其澤歲有堙塞時則淤誰為
澄流變為廣潟降是民牧猗歟隴西揆日爰域
經旬洞開湖水南逝江源北來旁分溝洫潛奮
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功逾百里
舟楫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智侔經始浚自
高嶼岌云隨山人歡在路魚樂于泉伊此化遠
刻夫事宜立石川上繹無窮焉自唐迄今通流
如故

宋

章峴華亭縣開顧浦記 慶曆二年

禾興郡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
中析吳郡東境而置焉負海控江土為上腴其
魚鹽之饒版圖之盛視他邑之不若也國朝重
馭民之官宰是者非名通閨籍秩在京寺則未
始輕授慶曆辛巳歲夏六月彭城錢君以九棘
丞來吏縣章君再調百里 凡積政間
有因仍未遑者 思念窮乏顧乎攸為如恐不
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曰顧會南
通漕渠下達松江舟艘去來實為衝要乎疇旁
甸傍羅延運灌溉之厚民實賴焉自斡山之陽
地形中阜積淤不決瀕海岸等每信潮吐納財
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怒澤
仍歲田無刈穫傍人其咨捨舟而徒錢君憫然
有浚浦便民之志首建是議明年春山青龍覘
江瀾所來回上其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仙
錢侯假藩之初銳於拯弊周覽風俗憫時舊內

期於順成刻意濤瀆樂聞斯議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二十人府數貢尉孫君專董其役既授成算乃克濟美庀徒之始患穀尚民儀又重廢官廩募邑之大姓洎瀕浦豪右力能捐金錢助庸者量其豐約疏之於籍諭告孔甘喬輸叢來凡得錢一百三十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歲數之繇是揆日戒告標明部分定幟旗呼荷鍤雲集澤門靡不勉之挾東山賦忘勞之詩興三月辛酉訖四月己丑始於邑郛終於江滸增深四尺有廣入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春十有道者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埭塞其上流今則仍貫按圖經縣管塘浦大而名其最者五顧會是其一焉次曰盤龍曰崧塘曰道屯曰大盈而崧塘有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聚潰民壞錢晉之間緊田桑農之際戶出丁兆成至顧會

疏導之其或歲若淫雨水沴且作則又去防庸縱其漘浸自浦而泄瀦於大川若驟陽暴怒繇隆為庳則瀦滲溯波分注塘畎繇浦而入潤及千頃夫然則陰陽條舒之權歲時豐穰之候可移於人乎何水旱之足慮哉爾其大隄屹起素波盛滿烟雲澄滅乎萬狀奇詭朝夕而兩至行商力穡者各適其便今音壤歌而歡騰其間於是邑民之耆老鼓舞聚而言曰茲浦之壅為吾

儕病久矣嚮時宰人者雖靡得利害而昏於經費覺物有適否必待其人邪今吾宰以和惠滋人嚴以鐵石夫民瘼與埭起廢易於轉圜是舉也庶幾乎私罔背於公罔民所欲而利之則國大垂久之制孰愈於是哉

胡宿晉陵漕渠記　宋

常領四邑治吳西境齊民之戶二萬生齒十萬過江來東列為大縣其土[illegible]法田第九賦第七

帛宜蠶桑穀宜秔稻美川澤饒魚鱉太湖底定
於其南大江繞出於其北閒民無事撈漁採之
利以生其生有二淩之大而農不能引以灌迹
其所以民非棄之頗上謀之未及究旅力之不
能集爾天時稍或亢縮人心乘以焦窘慶曆之
元高陽許君恢以大理丞治於斯俛覗邑事精
邮民隱審江湖之利可以活夫田也乃歎曰昔
西門豹治鄴漳水在鄴旁豹不能用故史記譏

之謂其不足以言智今茲邑南趨湖北倚江據
是美利田其含諸委而弗謀大懼後世之嗤予
也因環按四封周咨野老乃得申港戚墅竈子
三港皆往時漑田之川中間廢不復治緒餘且
在因作圖占狀列於外計且曰湖水可以灌戚
港江水可以灌申竈計可移官覆覗其利信然
比得符文報從所請於領歇衆開陳以利民偕
其[illegible][illegible]悅以承使不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本[illegible][illegible]發次與

其築如實乃稽乃鍤自二年冬十[illegible]浚申港凡
三十八里引湖水抵城之[illegible][illegible]濠舟多聚至焉
竈子港去申港三十里自江[illegible]濬之凡四十里
茲趣縣之東北不與申港合戚墅港去縣[illegible]
二十里自湖口濬之凡九十里太湖之舟艫至
焉三港之漑申港最博號大港之創聽民自射
其便股引支水分注邐迤東西等十九小港以
醴其利長波之所貫衆渠之所殺變瘠土成腴

壤稽於大浸暢於四支約凡漑田萬頃計工二
十六萬前後凡三月而罷役不加擾衆痺告[illegible]
來歲者輒爲網罟者依爲明年郡境仍旱渠田
獨稔冒積鹵生粱稻華穗薿薿清畎決決牛羊
來思雞豚苓止野有高廩神有豐豆噫江湖以
善利利萬物不私所利至矣哉從於政者猶夫
川也據能濟之勢攬有司之資利足以培害足
以剗棄而弗恤者乃升有之繇[illegible]忘於民爾從

足而觀高陽君之政其美志所游惠化所孚作民博矣後之長北邑者尚監前良之勤恤百姓之欲嗣而葺之繩而廣之使繼繼不絕則三港之利永食茲土庸可竭乎

○丘與權至和塘記 至和年

吳城東闉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湖南吐淞江繇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瀦魚鼈其民病賦入之傍蝨

相從以道從姦人緣之以遨劫行旅通鹽賈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於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亦繼縫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澮之瀆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挐舫樓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頓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蕭蕞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愁苦益有意於疏矣明年與權爲崑山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野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期約故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效速若其不成請以

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嘉其謀之叶從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減庸力經遠邇與屯合衛飯新既成以授有司鄉相之若實總之粵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濬而決焉春鍤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戒也猶有霖迺雨以雨乃用牲於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遂明休霽以辛其役人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月

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䇿民力
纔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不十貫米纔四千
六百八十石爲橋梁五十二爲斗門五萬七千
八百其或河植茭蒲芙蕖傳是者其入以爲修
完飾民之餘治小處自嚴村至於雙廟濵治新
涇江自朱涇至於清港治山塘自南山至於東
瀆諸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
瀼皆通而及江田無滲潴民不病涉矣初治河

至唯亭得古閘用柏合抱以爲楨蓋古渠況今
深數尺設閘者以限淞江之潮勢耳者爲莫能
詳之嗚呼爲民者因循而至此予是役也自城
東走二十里曰任浦昆山縣自此東民州治其
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議請更之曰至和塘年號
也建亭曰乙未記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權
實臨臨於其間其言必有令名之可記
一濬靜江陰至堤塘閘記 政和

豐陽城北一里許有港曰黃田世傳以爲楚黃
歇開以溉田北引大江橫貫城中南出於郭歲
漑泄過茶鎮至五瀉堰凡七十五里距二浙之
漕渠而溉田頃以萬計皆資潮汐爲膏腴昔人
卽港口置上埽以啓北江之潮又卽蔡涇爲下
埽以節制旁浦之水於是旱無焦枯之憂潦無
漂墊之患比年以來港浸及壞埽亦破毀大觀
戊子徐侯申來守毘陵會命尹徐君克邑丞于

君溥蹕至會歲事稍登人樂自效得錢三百萬
市材命工以庚寅季冬下上埽之良址於舊基
之北百步爲之而成於明年政和改元之正月
其版築閘實規制宏壯反觀舊址若坐蒐阜覗
培壞焉乃更濬上下泉之積沙去支港之游上
復以餘材作新下埽而闔境之民亡凶歲憂漕
輸者亦省卒而功倍矣
一濬靜江陰河港堰閘記 政和五年

惟江陰地廣民稠爲毘陵五邑之冠壤間高仰
下而旱乾水溢比旁縣爲鮮嘗爲怪之已而披
按地圖大江横其北太湖處其東南而挹北江
之潮汐灑其腹之泛溢爲河港以十數港之中
又有港焉派而爲溝洫演而爲畎遂若字之血
脉失其節宣則病或乘之此天時之[illegible]也固立
蔡帥之楊部官七彥所以汲汲於横河市墩令
節蔡港以爲下車政治之先而書諸國史形於

襞部記之揭幡之文民到於今稱焉蓋[illegible]江水
而南彼其最者爲黃田港歸距五卸堰爲漕
渠瀆渠之東有河口市墩又其東曰新河新河
受令節港之水市墩承蔡港之下流皆北引大
江南灌代洪港而震澤之餘波瀰焉猶或溢而
不周催乃西起漕渠中經蔡港而東至令節繁
河以貫之於是從衡絡繹與百瀆相爲經緯而
田之窪者卸旱者澤瘠者腴而介於江湖之間

[illegible]得尤爲沃野此士彥所以一[illegible]而入之迹而
百姓重蒙其利也[illegible]相距今[illegible]十餘年[illegible]故
道堙沒略辨市墩新河代洪港悉入[illegible]而其
匯之水繇無錫而入者既不得洩於江之潮繇
令節蔡港黃田歸而注者又壅而不[illegible]過[illegible]
鹿化成等十鄉之田頻苦旱澇而比歲六年之
間秋賦之捐者五朝廷仁賢必罰於民功尤重
以承流宣化之官然或苟且歲月雖欲歛議而

部使者沮不得爲而生財之道裕民之術所以
不能仰副朝廷寄委之意者郡邑外患之罪也
政和甲午縣丞楚通仕執柔患之乃行視水道
詢利害之當興者莫先崔侯之所整與湯守之
所嘗盡力者然當創歸馬師唐市二橋之旁而
仍堰邑東門之外以南洩震澤北接大江凡二
水之盈虛而爲之啓閉則善無以加經畫既定
乃度地計工圖其狀以陳而郡侯部使者遣官

覆視久之閱歲復澇乃始得請遂因農隙[illegible]
食者取資於官貯貸以常平錢穀凡夫一萬四
千七百六十七延袤深廣計[illegible]步二千一萬
同日皆作丞躬至其所察其勤惰賞罰者
而食利之家爭出私錢以佐餉費於是古港皆
河代洪港環亘七十里所泥淤迤邐歸宏壯其
溉民田以頃而數四千六十作始乙未冬十一
月辛巳而畢工十二月庚戌十以明年三月已

已將濬橫河會知縣事王承本有來遂相與戮
力自邑之回瀾塘出建寅門東至石岸港凡二
十三里皆令之所兼縣石碑以達令節凡二十
六里則丞之所部合四十九里之所溉民田
二千三百一十三頃不逾月工就而東門之堰
亦完總二河一港而計之田之沾其澤者凡六
千五百七十三頃有畸向昔之負載於道路今
操複而運之一夫可以驗百折商販之趨闤市

徑且免於江濤而縣征滋以致遠故雖積工六十
慮四十萬而民亦不以多辭散絹料亡慮二萬
二千三百而官不以費告乃知令丞此舉不爲
無補於公私與大職爲民官而皆不以民爲念
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始丞之議是役或咎其迂
歉民未可以輕擾而丞以歲歉之患政繇水利
之不修苟佚道使民其將勞而不怨至是邑人
累以令丞功利之實相與礱石以待書余謂十

日所脫不待記而可知而甯揚偉績不無沒而
無效則或在于是乃濡筆而識之俾鑱石以示
遠云

○楊州重開顧會浦記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瀦集川瀆咸滙皆盈而
浙右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爲害
滋甚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
爲巨浸部使者傍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

洩水勢於是監州曹公以身任責慨然興歎曰吾嘗巡行屬邑講問民瘼亦既有得於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爲縣迤亘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澤當春農事方興則枯槹蔽野必盡力於積水而後能種蓺是宜地勢愈卑當有支渠分導瀦水而納之海乃歷覽川源攷視高下詢諸父老謀之邑僚得顧會浦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於松江按

上流得故閘基僅存敗木是爲旱潦湖水蓄洩之限復得慶曆二年修河記於縣圃而知茲河興廢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察其惠愛之實有在於此矣蓋歷百有六年浦久不浚而淹塞淤澱行爲平陸遂以狀請於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緡錢而董以縣令簿尉公首冒風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日

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於北門分爲十部因形勢上下爲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浦極於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二丈據上流築兩挾隄因舊基爲閘而新之復于河之東關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道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潦浸不伺決水落土墳繇是自幹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爲魚鱉之藪皆出爲膏腴豈不美哉役工二十萬用穀以石計七千二百

萬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他凡見於前記者茲不暇錄

許克昌華亭縣開通波大港建張涇堰閘記

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畎澮數千脈絡交會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松江太湖而注于海而所入之道歲塡閼而少過淫則泛濫瀰漫決齧隄防浸灌阡陌迺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

明年大饑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於道發廪賦粟以活饑者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決之四湖所瀦水宜爲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今丞行視姜侯開明强濟誠愛果達旣受旨即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逆順取衍要盡得其便利以聞曰東南海瀕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

禹不能導水使上也盡開諸堰能挽潮爲害開潮以瀦水可矣將以決瀉而下流猶壅塞無益也今宜浚通波大港以爲建瓴之勢又即張涇堰傍增庳爲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稱善即可以甯平之爵嗜其役且與守臣鄭關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旣具以授之

縣令侍其銓侍其亦從吏也始協謀終盡力感以忱發詭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必手自賦給不可度歷簡程視作弗容苟簡乃浚河自幹山達青龍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爲隄護青暨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爲膏腴置閘於邑東南四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二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長有六尺凡浚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金工

石工木工畚築之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爲七倍於浚河糜錢爲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日而畢蓋斂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於是耕夫野人相與歡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倚鋤而待澤十日而雨吾抔土以增防今四境之人自是知耕斂而已由賜惟天可也惟吾君之澤有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作牛尾抃

路而歌嗚嗚言語下俚不可聽也乃為撰五章以遺斯民其詞曰水橫流兮無津涯浩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寧兮謀臣來謀臣兮夙夜水消消兮迤而下不摩茭兮但耕稼君王智兮如伯禹川后雨師兮莫余敢侮且決且溉兮介我稷黍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兮曾不足以餬其口盍歸來兮君王錫汝以萬金之畝帝謂兮二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吾君兮歲後天施我子孫兮彌豐年

章浴乾道治水記 乾道六年

上即位之六年歲在丙戌詔遣轉運副使姜公詵按視浙西四郡水利與守臣條其以聞遂以八月次於江陰知軍事徐公蕆相與研究利病延見父老審訂其說曰江陰北臨大江地勢洿下潮汐往來浮沙停淖港瀆善淤夏秋淫雨浙西數郡百川並委瀕港七鄉並湖三山低卬之田泥為一區尋丈而增盾十而落十年之間沒休者一百六十七萬餘畝歲獨秋苗以一二萬計公私病焉故申港利港皆宜治蔡涇之歸西通夏港大江之潮舒之以上下東連漕渠五瀉之水以因之爲緜擢廢既久亦宜治乃並循上奏有旨以丁亥歲興申港二役已丑歲濬利港穀馬御之資以充紅費越孟春正月鳩徒僝工兩役並舉輅車隼旟臨響於道撫勉存問衆說

忘勞迨仲春二十三日訖工起三河口以西滸抵江地與毘陵犬牙相錯分治其在吾境者二十九里深九尺廣六丈下流之廣幾倍焉用工三十六萬有奇歸之故基距河若遠兩翼迫蹙波流悍急易以頹壞乃移其趾東直抵胥渠斥而大之易木以石屹然對峙長各十有三丈四尺高一丈八尺洪之闊二丈三尺岸之西北隄爲過爲分殺水怒土木鐵石之工萬有九百費

錢以緡計者三萬二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
一萬一千四百有奇而二利興焉出陂澤爲平
疇變沮洳爲膏壤七鄉歲入增十餘萬石毘陵
諸邑固當倍蓰凡浙西之田除獲利者又不知
其幾千萬頃也蓋自紹熙六年朝廷遣都水監
簿相視河渠郡守部官郎中楊士彥建議開導
掠柱等六河下及申利二港厥後水利不講凡
踰百禩而蔡涇浦壞已二十年矣至是工役浙

與徐公曰動大衆建大利幸聖君矜吾民財用
許出於官而郡止一邑調度不支且奈何重費
大農乎再歲於此瘡痍歘決浮冗銖積寸絫凡
得緡錢一十萬非以備之經費爲用建閘濬港
既以是究且嘗利港在毘陵之利多宜以屬之
而江陰所宜增濬漕渠下通黄田以防氾濫絕
湊滯預蓄於朝備所蔵錢六萬八千六百緡命
部從事王涂掌之以備他日工役之費報可詔

者太息咸謂上不耗國用下不斂民財是舉也
善之善矣姑叙顛末俾來有效云

○范成大崑山新開塘浦記 乾道九年

隆興三年浙河以西郡國七大水吳之屬縣五
崑山爲甚長老之記以爲三江具區占揚州地
勢最下是爲東南水之所都其東地益下爲崑
山又東愈益下海也故崑山常受三江具區之
委以入於海其野甚平而善於霖潦驟至則水

多高居必以衛塘從浦疏淪四出然後民得汚
邪而稼之今歲久弗濬塗泥湮溝夫地愈益下
而脈絡壅底則其沉瀦獨甚於他邑固宜明年
春二月民大饑且疫皆仰哺於官河陽李結次
山適爲其邑長思念水利未修則水害亡終窮
也按農田令甲歲荒得役工直以募役乃飭供
上之羨若勸分所得爲之糇糧屏履脊飾號召
前仰哺者一時麏至濬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

曰茜涇口下張曰顧浦溶塘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五旬而告休用民之力役凡十有三萬四千六百有奇糜緡錢萬一千二百有奇稍麥以鍾計七千七百有奇而官備不知公徒無所與焉余時備史官次山使來匃書以爲記余嘉其土水患舊矣聞者朝議屢欲遣使發官錢用諸費以從事論議有司充屋卒以事大重無敢承命者次山獨能倂纔之餘嘗試之其績已不可併後有來者逢年而有餘力必且思前人之意彷彿其緒而纘之隨水之變而爲之損將終古無後艱此予之所以欲書者餓莩之烈也延緣數十縣見大夫錯立其間左奉食右執飲啜餓者於路窮日力且弗給方是時人其敢以從容修廢望其長哉有能貫瀕死者之餘力以舉是役君子謂之賢勞而黯然無傳僅與不爲者相絕如毛髮耳事固有屈於一時而伸於後此

又余之所以欲書者所謂至和塘者是姑蘇道也與時舟行則一長亭輒膠則折入其旁湖泖以達於郡淫潦寒荒亡以衛不然遇禍不可勝計今雖暮夜猶肆行塘中如過袵席之上僮憧者身親其利不可誣餘雖在絕遠猶涵之濡以一至和之親見足以信其餘之可傳此又余之所以遂書而不辭者是爲記

鄒補之武進縣重開後河記

毘陵郡城大抵西仰而東傾漕渠貫其中故水悉東下獨南水門受荊溪流注之患明河道舜宜橋苑卧龍街抵迎秋門釃爲二股一自月斜橋以達於金斗橋一自迎秋水門入經狀元橋略州倉後拔於縣橋與金斗水滙地格埶禁不可前往慶曆中李公餘慶以國子博士守州始穿循曹河經大市並引東明水東注之漕渠郡人賴以瀆泉爲前河遂指循塘爲後河以其在

互市開故亦曰市河云中稍興於崇寧元年太
守給事中朱公彥更浚之未幾復僱兵閘夾河
民居蕩為瓦礫悉推納其中又繼居者多冶鐵
家子頑鑛餘滓日月增益故其地轉堅悍繇是
河之不濬治者餘四周甲子門有勇於興作嘗
官不為去官而役太息者皆是淳熙十三年春
太守四明林公實來既視事輒訪民間利害亟
罷行之居復深念當為東南大州富于文推顧

今風俗不加於舊而文士日遜焉他日有監與
訪井落謂彼顧塘橋于州位為東南號為喉襟
此殆易所謂巽東南也文明以止者耶文明者
不可使晦喉襟者不可使壅暇日合里居縉紳
士道之後有出郡人道卿先生侍郎鄭公治所
為開河記文歷道余公中霍公端友所以魁天
下狀益證前說道卿嘗受大學於河南二程夫
子之門紹聖中為御史言省掖間事聽者如歸

寧始此陰陽拘忌說耶於是益思所以為經紀
之具踰一年浮議搖搖幾為沮敗者數矣夏六
月屬時不雨於濬沼為宜乃蒐卒之羨斥諸藏
之遺餘十月戒事仍命晉陵武進令丞四戒官
護作役不淹旬河復故道袤三百丈闊三十尺
深於舊為尺者五向之晦者日以白向之壅者
日以闢煌煌乎繼慶曆崇寧行史之楙績其不
在茲乎然君子於是役也見公惠民之德四焉

以議論者尚其決以力役者尚其神以文學者
尚其明以舟楫者尚其利與一役而四德具焉
是宜特書大書以無忘公德郡文學掾三衢鄭
補之就筆覼其傍請書之遂書以為開後河記
公名櫃洽官為朝奉大夫

鄭霖重修崑山塘記　大德六年

至和塘自郡城東屬於崑山亘七十里北納陽
湖南吐松江舊名崑山塘至和中舒民興役始

成故以年名詳見丘與權所記淳祐中魏峻復修之（以下闕十六字）

天一生水水行乎地中治之存乎人自禹決疏瀹載於書於是五行以陳六府以修厥後河渠溝洫皆有志所以著因革明利害并往紀遺而已吳爲澤國三江所滙脈絡貫通爲瀆爲浦爲堰爲梁皆順水性之宜以便人之居者行者自婁門至崑山七十二里塘口至和南吐新洋

江北納陽城湖又有沙湖鰻鱺湖介乎東西之間唯亭之東二十五里隸崑山四十七里隸長洲支派連亘澱山湖吳淞江接傾運黃泗浦以達於海自駟馬涇至金潼橋乃新洋江陽城湖兩水交擊之會自黃墓瀆至夾瀨塘凡七里民鼓河而格潮水往來淤泥易塞考之圖志厥初水勢澎湃瀰漫渺無畔岸行旅病涉田人病耕自唐歷本朝至和三百年間役續用力嘗始

就水有所歸澤者瀦之淺者濬之岸以達乎衢堤以捍其衝橋以續其斷塘成名至和紀以年也然自至和以迄於今又一百二十年矣舊跡尚存奈何修治之功不加故狐鼠憑恃乘其乾涸攔絕作壩遏住其遮阻因出掙伸往來弗復縣行之舊則不從新洋江出吳淞江斜塘以干葑門必自頭水巷鰻鱺陽城一湖取錢塘港以達婁門嗚呼甚矣或興風急湍不惟有葬魚腹之憂陰竄藂盜又有權豪經之憚方泉魏公峻以發運節領郡按閱獄訟莫此爲甚開落乎截周詢民隱審所欲惡知其尤無良害民者乃遣官吏稽度使宜役至和舊知自界牌橋至崑山駟馬橋凡二十七里計三千四百二十一丈三尺西至截塘浦計九百五十四丈又自黃墓頭至夾瀨塘七里計之首二十八丈五尺盤淺通竇障狂瀾瀆潮入於斯義曾涇向滿則捍之

斷港無壅始於季春而成於孟夏富民爭出財以助工官無重費不越四旬而竣事公又度港汊紛錯盜夫潛影隨貫借逕以萃淵藪又於修葺之暇自澄橋至於陸涇港凡二十二處立柵三層防築堅固禁不踰越其闊一百六十丈六尺用椿木長短一萬一千七百四十根橫欄柵木五百八十八丈四尺是役也約前後工費出於民者不計出於官者錢二萬二千二百緡米

一百二石有奇是皆增至和塘之未有與於農時人不為病助以眾力人不為擾可以想與情之所共趨不以役我勞我也昔霖作邑嘉定適府自事經從數矣目擊其害慨然欲為尼於位卑而不能為逮今將常平指職所當為又倅於所急而不暇為偉公之敏於有為而功成若無所為尤人之所難能者昔袁溥丘君與權之記此塘有五利便舟楫闢田野復租賦止盜賊禁

姦商非虛語也自非有賢侯相望後先果毅任其責孰以驗昔之前乎有唐以至至和後乎至和以至於今人免乎登涉之險其間皆可考而知也夫因利致利者不可無愛民之心者未嘗之豈其歷年之久曾不見必有知者矣之仁不能守之勇不足以行之天下事功之不立豈但一塘之利而已哉視予之未能者有如吾志故書之以示來者云

史彌堅重濬歸水澳記

南徐地高卬漕渠貫城中為西津十門達於海以出納綱運昔之為渠渠者處十門之閘而水走下也則為積水歸水之澳以輔乎渠積水在東歸水在北皆有閘焉渠滿則閉耗則啓故渠常通流而無淺涸之患歲久澳廢渠亦告病余至視渠湮塞且最十門不開公私之舟雖有不進率繇江陰孔道[illegible]人苦之二澳不可不復

亟接故瀆水為居民膠固盤錯獨歸水澳而隄
防略存澳之西南則轉般倉東北則甘露港引
而環之倉垣因以護倉受者在粟給者在豪以
便綱運之出納引而接之甘露別為斗門以通
於江且三水為之去塅於是度工改作歸水故
閘以通於渠其倉壕則取其土以實倉垣之北
規為廣閘益受灌輸其達於甘露港者則為上
下二閘且慮其不足以容多舟也闢閘之址有

陂澤則又通之為秋月之潭以泊舟為其下閘
之外則濬浦百八十丈容舟浮江乘便艤泊以
避大風濤之害

陳伯廣練湖增置斗門碶函記 [illegible]

自□□合八十四流布為辰溪自辰溪而為練
湖湖又自別為重湖隄環湖四十里而築高於
舊者六尺加厚四十尺而半殺其上舊疏為斗
門者五為石碶者三為石函者十有三皆以備
蓄洩也今加板於碶十有二寸加函之管數倍
之而易斗門之柱以石者抵函之數均用民力
二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有七總為米一萬八
千八十一石為錢一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
百皆自奇而錢出於郡帑者五之三始工於冬
之十一月越明年三月朔而畢其役

王應麟毗陵重浚後河記 [illegible]

毗陵為股肱郡文物彬蔚太守同明史公以儒

雅飾吏事謂郡城之南門後河實繫斯文氣脈
自淳熙間太守林公疏濬之後積以壤闕公昔
為別時講聞利病甚悉二十五年來守亟欲濬
初志乃貸浮費以度工而民不擾卒伍籍以賦
役而民不勞濬源導流無所壅塞逾閱月迄事
計功程七千八百有奇費錢八千五百有奇東
西三百餘丈照舊深七尺上民所勸焉

陸游重修武進斗門記 [illegible]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餫餉北爲瓜洲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爲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刱爲是餫餉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能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爲餫也蘇子瞻嘗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枯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爲郡未滿歲政事爲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己以便人務民以東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儁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於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爲無窮

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一萬二千有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爲屋以覆閘皆宏傑堅牢自鳩材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二年八月乙巳也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此閘尤爲國用所仰淹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塗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所有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趙侯之功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爲一時便慮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

俛故不得以衰耄辭

〇謝原平江府重濬運河記

平江郡闔有城四十七里夾以兩河環帶中外溼源港脈在在流通歷時變遷主豪落寨傖蘆託處遂逆河流失其故道雨潦時至逆滿不行上者激湍下者沮洳激衝之害茂友公嘗以丁丑侍郎趙公出藩於此曾未踰時州民以開濬運河為請公於是亟為民條列其事於部使者乃約經費量公力捐公帑之餘聽富室之助役以募召用從官給無科佗之擾而有備作之藥基事於孜閏月而功以畢矣前後以工計殘二萬而糜財凡三千餘緡自錦帆涇經始徇從四丈出跨橋五十有五為河一千一百九十丈有奇淺深廣狹以丈為率而隨其勉勢稍有損益窒者既通淤者既行深達派流脈絡相貫暇則導河流而緣於中滌則醒游波而洩於外以利

通濟以備農田其功不既遠哉

〇李壽鎮江漕渠記

嘉定甲戌仲冬有詔京口漕渠歲久堙閼爰命守臣史公彌堅總領軍賦錢公仲彪行視疏滌三公程功計費列上於朝越明年春賜可乃擇良日分傜于旅會於渠上畚挶雲興綆鍤塵集統師監督相率勸功自城南以抵江口為里者九先是居民侵冒臨滸刮膺簞壤布於近岸一雨驟至旋復淤渠今分積塗泥高埒丘頭兹渠之家咸歸所浚開窔沙澱呈露垠涯層砌修甃清波演漾闊舊有五乃命吏聿跨渠而橋前後唯六公曰惟城之東歸水有澳以滙積流堙塞既久復命疏鑿折而西抵通津門回環軍廩之行繇甘露港注之於江復建二閘以時啓閉繇南城入抵朱方門悉覽其所繇城南出達於呂城閘石其途挽夫上下安靚安行以至市溝繇

濁而清東抵黃泥淺淺而淺小利微害隨力所
及以興以除迨及奏功甫一周旬民不預知官
不告勞豈唯輓餉繫此之賴流惡迭瘴宜民孔
多

○蔣惟曉江陰開河記 嘉定十年

嘉定己卯春邢侯㝉以屆承出守越明年乃浚
九里河以疏游土會水澤腹堅而漕河亦病於
膠舟爰卽其所酌從其宜命縣令張君宗裔董
其役起自蔡鎮之㮚橋極於青陽之曆墅地以

里計者倍十而徭役以鄉受者纔四而足面之
闊爲丈者八底則五之深如其底十之一又自
㮚橋而上逆於朝宗門陸續鳩工城內外河築
頓還舊觀是役也爲丁夫九千三百二十有七
始事於仲冬晦歲除而工畢

○康塽之招眞治記 淳祐十年

邑去江不及程陂湖溝澮之積自南至者傾入
於江江潮旣應則迅瀾流逆於市橋下二水相
制移時不能去可想矣自紹興丁卯至今百餘
年來涇浦淤塞至成委曲僅一線之水旣無復
開導而陂湖又多包圍成田故水則下流不能
遽泄遂決溢以成渰浸一或告旱而上流去水
愈遠易成乾涸浙西提舉徐誼所謂昔之中田
今爲上田昔之下田今爲中田昔之草蕩今爲
下田是也極於寶慶之水嘉熙之旱無所措手

大爲邑民之病然則任斯邑之寄者水利源委
益不可不熟講云

元

○陳膺亟修練湖記 大德[illegible]年

練湖之興其來遠矣繇晉及唐迄於今廢而復
壞而修者不可勝紀每一役輒劇勞甚費乃克
底于定其最近而可考者淳熙之役用工人二
十有二萬六千三百九十有七米萬八千八十

石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有奇其汙
漫狠戾如此雖曰為民興利除害然妨奪農務
耗蠹財物不已甚乎乃至元三十一年亦嘗經
紀於湖當時蒞事者痛抑浮靡存其大綱損其
糈日工亦不下六千四百餘人糧亦不下五千
石錢稱是然則湖之濟民也雖大而其弊若民
也亦不細夫以幅員數十里之與區水自長山
渚流而瀦者八十有四派亦可謂一巨浸也而

欲使之大旱不幾大潦不溢可溉而田可運而
河可使為利而不可使為害厥惟艱哉守捍潰
以防衝決深濬導以治墳淤多門山以備蓄洩
堅木石以俟悠久勞逸均而遲疾試省勤而集
易期限慼而費省丁徒少而功多凡此八者倘
非儉以節國勤以恤民深知利病者孰克臻其
其美哉大德乙巳春都水監承行檄相湖中順
大夫鎮江路總管史公實董修役公以名門貴

介春秋富而兒地高力量毅而精思到以節用
愛人為根本以至公無私為權衡懲昔大寮酌
今便宜作於仲春之初息於莫春之首環湖上
下陵埠巋然厚且完閘斗門石磋堅者畄賓辰
次星列陽開陰闔視舊制無毫髮遺然計工度
財纔及曩時三之一耳適務民之義竭抑配之
苛嚴而恕暇而整跋涉揭厲與農夫野人共辛
苦有不勉者至親執鉏鍤訓誘之與乎干罕之

執朴以扶也將成平章政事徹里公臨觀悅善
既畢工父老來告請書諸石

吳淞江記

歲甲辰前海道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淞江故道
堙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性為浙西居民害
垂二十年上疏條具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
聞特命平章徹里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
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費春

餙之用飲食之需命民索綯乘屋厚棨樁以防其卑濕爲醫藥以防其疾疫時作輟以防其倦怠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集樂於趨事赴功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一月望前二日西自上海縣界吴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爲數一萬五千爲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聊畢工復置閘竇啓閉以時物無疵癘民無夭閼而事竟集

翟思忠復修練湖記（元人）

水在天地間爲利甚大利不興害不除民之生奚以遂陸不通浚不濬水之利奚以興京口漕運迤邐夾岡勢中皷奔牛呂城閘堰之挹瀦不日矣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長山八十四汊流爲辰溪瀦而爲湖不有疏鑿則有壅淤不有隄防則有奔衝丹陽金壇之田爰廣勢下微湖之承灌有年矣若夫春淫夏亢瀦之洩之此湖得用而河得濟也歲遠月改淤之澱之此湖必疏而河必濬也舊隄勢上下中埂一爲湖二爲斗門一一有法旱不乾潦不泛溢湖水放寸運河注尺其功如何哉郡當南北要衝貢賦之輸運聘介之往來饋商蜀賈舳艫吳楫迭闞浙上京師者無虛日至泰定元冬湖河

淺塞舟大頓滯進不能趨卑挽行輸公私病之浙省平章政事刺罕光祿隆僕屬僉謀委前都水任少監路總管毛公計工程適平章政事元伯都刺榮祿赴召旋得上聞命行省參知政事董中奉行臺侍御史忽都魯參阿奉親蒞之參司副使宵不八奉議僉事和尚奉議董督之省鎮撫會立萬戶警巡之凡募五郡夫萬五千二十二人工六十日郡縻錢六十二萬七百二十

糯米萬八千九百餘石皆出於官緣程公請抵浦河口百二十里深濬四尺廣上五丈下三尺畚壤培岸霖潦不復溢河底半高置閘五十四一利舟漕一利田溉於是河流涵浸大艘小舫悉得通行無膠澁之厄又役三千人舟千隻工九十日郡縻錢二十七萬緡米八千一百石以南湖泥茭根植淖不可斷鋤止求土濬堤埂爲牛門一石碶六石閘十有二一備啓閉一

借蓄洩於是湖波斂戢官漕民田悉得灌溉無旱澇之虞時泰定甲子春也噫昔漢開南山東鑿褒斜道唐開三山門鑿廣運潭今國家浚河之重役民忘其勞與湖之大利民賴其便是其天休洵濡省臺贊襄安能實此大功姑記其實俾來者有所考云

陸文圭江陰濬蔡涇閘記 至順二年

暨州瀕江受蘇常以北之水觸鼻灣西折入黃田港出上閘通五卸堰凡九里一曲第二曲至新橋夏浦之湖自蔡涇與港橫出匯爲泥沙閼廢土埂水淤不洩至順以來叢澇相仍行省調江陰君測下游首議挑浚分委官吏差倩人夫疏鑿涇北出江口十里一百五步積壤翻高用力尤艱同知州事萬侯慨然任責身督下閘以西一千八百五十餘丈用夫一千八百餘壬申二月起工至三月而竣事

張天英至正石塘記 至正七年

吳江居具區上游昔吳郡也其地濱大湖故築堤塘以爲保障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爲橋以達其道路宋紹定間提刑吳淵命知縣李倚重修之自版圖入國朝以民衆陞州又五十餘年矣州長那海公至州之明年乃謀諸僚友曰爲政莫大於安民安民莫急於水患縣長橋而南至於平望延袤四五十里風濤衝激日夜無休

時置郵慮危官具修以數則民多蒙其害予甚
歆然將築以厚完之必鎮之巨石然後可對曰
斯塘之為民害也久矣或厄淺飈風小石皆為
之漂蕩官日脩治而塞責日壘夕傾皆虛其
費自省郡及州之官屬往往有志於斯卒無成
議今賢侯為吾父母有子民心以化其下下之
人曷敢不竭忠以報方今朝廷崇佛者力役使
出財以助里胥衆皆義公之為願皆輸其財以

樂成公家事使我子孫將猶無恐矣公大喜知
州孫公謂遠聞之亦喜而賞耜曰常聞佛者以
善誘人而信從者衆以官府使民民勞而功半
公然之遂招致容山小山清溪獨芳四僧至堂
上議皆稱善命皆之人曰謝珍俞立陸文彪掌
其財用之出入吏一人曰何宗善劉泉蔡掌其
工事材器之名物而書其數凡日成月要及執
事者以聽於門太守焉明日祭白龍祠下十人

占之曰吉即經始實至正六年四月[illegible]八[illegible]
湖州事知役官有餘石乃問於省府今給賞之
凡三千餘版於時天無浩雨水不為患丘役亦
大熟況吏廉而司會計者公無私所入文簿行
其道不避寒暑與百工分其勞而價能佐均給
無少損是以浮公無不盡其心力者視其費為
錢八千餘定石之工五萬兩千往生役者倍之
塘基崇丈其廣丈四尺有奇其修一千八十丈

相其地勢瓶城水道為[illegible]洩流凡為甕一百三
十有六[illegible]
復構堂遶[illegible]
若干[illegible]其人以[illegible]
不役民[illegible]不[illegible]
有[illegible]成以[illegible]久之[illegible]使人人[illegible]
[illegible]何能致[illegible]是哉七
年春二月落成[illegible]之[illegible]鄉者之

曰至正石塘所以濟年號從民望也是日公大
宴賓客官屬與有執事有工賞賚有差文武官
士咸歌詩獻頌以爲公壽且曰天將成一代之
偉績必生一代之偉人吳江公偉人也其世爲
昌民父祖皆以儒顯公自中書舍人拜官食乘
庫出治中興郡今爲是州興學修塘爲古循吏
吾侯之名同爲百世不滅錄刻石以彰厥美而系
之以辭曰震澤之陽兮吳江之鄉粵稽之世兮

逢此賢侯受天之祿兮愛民之愛悅民如子兮
爰始爰謀易險以正圖兮周道孔修行道之人
兮罔弗悅懌民今無患兮繄吾侯之力能在
淵兮殊牆我石垂千萬歲兮續禹之績至正七
年開城州判官張天英記
○楊維禎都水庸田使司記（至正八年）
天地位而水爲之脈絡脈絡運而天地之功成
古者水有氏職禹治之功作天地代之職水者
雖小大不等其得一日廢耶此周之匠人稻人
漢之水衡水司空之官所繇著而今都水使監
之司所繇立也夫總司置平江日行都水者
泰定年改庸田遂於江以廢置不常人視爲疣
舍故棟其署寄置於他所至正元年復置司平
江秩陞二品轄江東兩浙淮東東西道宣慰紀重臣
交調御史行工部尚書稱屬亦皆吳人者又選
郡縣守令減受職員之選秩至優其加

八年都水使者左答納失里公來謁今聖天子
切切爲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
國也故置都水司平江而官吏寄署他所事體
弗稱先是請於朝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
郡治西財賦府故基若干畝於是鳩工庀材經
始於是年十月八日不三月告完中堂弘廠挾
室靜邃幕司曹舍鱗次翼張旁爲餘垣前爲崇
閎氣勢突兀規模備具吳父老咸扶黎仰瞻嘖

實稱贊以為不自意垂白復見是河之新也既
而群工竣事長貳率僚屬位正祈守相與舉酒
落成慕冗僚涉君來請於維楨願有以記維楨
考中吳水患自宋李[illegible]郟韓鍔有郟亶父子經
營規畫亦詳矣其溧陽五堰江陰十四瀆宜興
大吳等瀆松江曰塘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
志籍尙可稽也然未若我朝鄒方足以興除其
利害而德足以消其震盪洪忽之變也人德潤

三江湮塞平章徹里氏濬治功成民到於今稱
之邇者洪河暴决折而西北流天子一念動坤
軸遣使沉璧而河復故道呼官都水者上以聖
天子之心為心下以徹里氏之功為功三吳之
民尙有昏墊而無訴者乎抑相水之職本諸順
天之理世未有順於理而利不興亦未有逆諸
理而害能除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行其所無事者順理也鯀之反事則以方

命命者何節理也以水為職者職與理應雖湯
湯可乂不則天下之治水者皆鯀也可不慎哉
左公守廷憲君憲府使雲南岩岩有風采奮舞
之頃如聽盡落名宦視民饑溺猶己是年十二
月除浙東副帥文使尙公舒用[illegible]繼是年九
月九日於官副使散竹字貞卿康公[illegible]泰字魯
瞻是年六月除同[illegible]監司[illegible]官[illegible]奴公字
國賓是年[illegible]曾溫字

輔卿照磨李報字公錫分事董者椽史錢璃癸
差蔡琳李報也繫之辭曰遠哉法象預玄與哲
坎德流長雷雨在上山河在下吐內陰陽維坎
之德惠迪維吉從逆惟凶嗟惘下土其臣聾昏
忽焉震湯周官稱人漢司水衡利修於農明是
設司存保彼東方臬臣之良為天子使材貞且
幹不吳不揚相彼天時以順地理恩肥海邦水
居其壑土反其宅昆蟲蟄藏明食鑿引男樂其

史246-448

作女修其紅 叶 年穀屢登順成八方共蜡悉通 叶

職臣報功曰我水庸長發農祥作

記

二百餘禩內水利紀文悉從貞珉攷載以從

今時之獻

本朝

楊榮重建武進孟瀆閘記 宣德八年

工部侍郎周君忱巡撫蘇常諸郡常之武進故有孟瀆河閘以通大江漕運及溉之利且灌傍近田數千頃歲久閘壞公私病焉常守莫君愚圖改作之以役費繁重謀于周君議以克合遂發往歲節省稅賦浮費以市材鳩工礱石積漸乇郡民皆欣欣趨事作於舊址之南丈餘其下先錯列巨杙貫以長松而後宜石焉東西石崇縱以丈計爲十有六崇以丈計爲二有五中廣視縱當八之一南北爲鴈翅狀以殺水勢中夾木石鑿以納懸版而上下之經始于宣德八

年九月畢工于是年之冬用徒匠以日計二萬三千七百六十木以株計八千九百石以丈計三千九百灰以斤計二十二萬甎以片計十有二萬始終莅其役者知縣朱恕也

張洪常熟縣重濬七浦塘記 正統 年

嘗見古之言水利者或鑿渠以灌溉或破堤以宣洩用雖不同各隨其地勢之高者非渠不可爲田其下者則無所其瀦水故非宣洩乃其宜也江南之蘇松東瀕大海猶中原之兗州也禹之治水先於冀州君親所在不得不致其急其次遂及於兗九河既道然後及于諸州以地勢東南下西北高也蘇松當東南之衝衆流爭入於海必有所停蓄故瀦水之澤甚衆大者爲震澤次者爲陽城巴城雉坊諸湖下流壅塞水不宣洩無以灌溉雨甚則有漂沒之患民甚苦之縣令郭公南察知其然躬履其地窮其源委以

七浦塘可泄陽城湖之餘波尤涇可導巴城之水至于七浦同入于海歲旱則分其支流以灌崑山常熟二縣之田潦則逕入于海民無墊溺咸懷其惠屬文以紀其績予聞當官任事惟公無私者克濟厥功公則民服無私則不牽制於物何往非善何爲不成郭公窮究事理不惑人言故予所謂公無私者故其濬尤涇七浦有合於穿渠灌溉之利洩陽城巴城之水有加於破堰宣洩之功然皆誠心愛民非如昔人爲功利而爲之者論者不可不知也

吳節鎮江重開漕河記 天順 年

鎮江邊臨大江通江有河舊名京口有閘有壩南通常郡地名奔牛亦有壩有閘皆潛通潮汐以濟漕舟

本朝洪武初舟經此者尚衆比年淤塞不通重載之艘多從孟河出入必繇大江風濤不測每致顛

暨天順改元
朝廷欲于丹徒七里港開道以接漕河
詔下巡撫大臣勘議時左副都御史崔公恭與臨其
地乃偕巡按御史鄭佑鎮江知府林鶚蒞七
里港相其地勢載詢父老咸以爲宜浚舊河
則工用較省具疏以聞
上可其奏於是以常蘇二府人自京口起至奔牛計
百六十里各委官分領督[illegible]居令
河滸惟仍其故然者浚丈餘卑者浚八尺又設
法得公餘白鏹九百八十兩俾修砌京口甘露
呂城奔牛舊閘於郡城西南二門各置浮橋以
通往來於朝陽門外增建新閘以防水涸經始
于是年春正月甫三月而訖工崔公等屬余爲
之記

、錢溥松江府重濬蒲匯塘記 天順二年

吾松府治之下川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淞江
以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湖之水達黃浦以入
海然旱惟東南受病其患小水自西北列郡無
所歸洩其患大吳淞江自勝國末湮塞迨今稍
遇淫雨即成一壑財賦虧民艱食矣天順三年
都憲崔公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爲尤甚乃
舉府判洪策景德暨二縣尹楊昕李紘治之侯
等相視以爲江之故道雖寬然莫若從新地
鑿之力易爲而功不棄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
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蒲匯
塘入江計四千丈闊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
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溝下地攣至新
場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江同又自華涇塘六
磊塘鶯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嘆
亦勤矣哉用工總二萬五千民雖勞而不怨則
創本垂永之計孰愈于此

、范純嘉定縣重修滬瀆龍王廟記 天順三年

滬瀆龍王廟者祀吳淞江之神也吳淞江為太湖咽喉吐納湖水且資以溉田而民食賴之以足江界今崑山嘉定上海三縣而淤塞不通已百四十餘年故澇無所洩旱無所挹水患滋甚民食屢艱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崔公巡撫南畿咨詢民隱首及乎江嘉定縣尹龍君晉方論治之公是其議即命守君暨[?]臨其地親視咨嗟謀議三縣各出夫一萬餘人與役且責成

於君君至止為二邑倡通選夫長通立簿會通賑錢米適時作輟子來雲集歡喜趨事始於庚辰春二月至三月而畢功夫工計一百九十八萬米石計二萬七千錢文計二十萬五千江深一丈一尺闊十丈二尺長起夏駕口至孫基浜其長一萬三千七百一丈江復通流迤邐入海而神之靈將日昭赫其祀事亦有所託而相為無窮也余因代輿人之誦而為之記

濬脩松江府新涇都臺浦記

都御史崔公巡撫畿甸咨詢利病謂農田所資水利為急惟松郡上海東南有田萬頃歲入萬石舊有曹家溝蟛蜞港日浦之左右里九百十二區計一十有六人民數百萬家引湖灌田素為生業淤塞日久民食用艱先是郡侯葉公邑令李君欲事疏鑿以凶歲荒歉未暇至是都臺下采民言遂選郡判武公某俾董其事率夫

萬有五千統制千夫長若干名百夫長若干名調度勞來翕然趨事時以策疏吳淞江纔大幾二萬仍分委監司副使襄其事事始于天順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畢工於四月八日河之長計三萬餘丈闊一十餘丈深二丈於是萬姓交懽忘其勞勦日之曰都臺浦云

王僴吳縣興築西華石塘記 成化八年

其區之水注五湖經四郡夫什萬功底定而歷

代因之以為利門分派別瀦滀溉灌為邵邑者
苟知導民使服田力穡則決渠為雨荷鍤成雲
長我禾黍以衣食茲土者常源源而不竭矣抑
或昧焉濬之無其方防之失其備則瓦或致焦
窪庳或成汙澤向所謂利乃反為害此西華石
塘之所為作也西華在吳邑西南兩名諸其地
瀕湖環五千畝皆沃壤獨以無障止水驚風駭
浪日一西至漱蝕成瘠民罷役[illegible]則相率以告

于邑時京兆雍君泰為令特軫念焉重以成化
壬辰之秋霪雨彌旬吳越諸州多被害而所謂
西華者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地審視咨度授
日庀徒役工于水利所及之民採石于湖中旁
近之山凡廩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而毫末
不以事煩以癸巳二月經始益閱月而成凡為
塘二千一百丈有奇博其趾廣十尺而殺其上
得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東跨山塘之閘

環繚其以廣十其下[illegible]之[illegible]自[illegible]至[illegible]者
皆化所畢護以保其故[illegible]閘堰之迹得
二百畝以斥為[illegible]墉[illegible]而[illegible]役濟而[illegible]
之民愛[illegible]自如雨[illegible]間以為語
[illegible]之所以得遂而民之[illegible]者皆君之惠[illegible]記
之邑諸生吳[illegible]民[illegible]來[illegible]謂之
善後者惟在[illegible]其之[illegible]利而[illegible]承于
本天[illegible]人[illegible]得人[illegible]其

利始博不然則求利未得而害已為民病矣此
白渠之興利假紅堤之捍患之所以有聞於後
世也然若猶二事也君一舉而兼得之不惟無
患而且獲利不惟為備於一時而民受惠於憩
久使此石不泐則璣史起所謂仁智之可法者
豈獨河內之民之有賴哉[illegible]名[illegible]宇世隆其治
邑[illegible]若務[illegible]渠以溉土田置[illegible]以
滿洩本皆[illegible]民[illegible]也宜掌聯得書遂為之書

○黃體勤常熟縣趙段築閘記 成化十年

國家財賦重於東南東南水利所以出乎財賦而隄所所以障乎水利水得其利則生齒以養百用自充而政化可行禹貢聖人除田賦必極夫疏河導江之功而數聲教訖於四海其經世之意見矣蘇天下大郡常熟又蘇之大縣也地處下游古號澤國趙段一圩尤其最下陂創於元閘久而壞民無復存者淤困患為巨浸歲屢不秋近

祖者日以甚困民至其居以徙有司艱於理成化乙未春民告於縣縣上其狀於巡撫都憲畢公亨巡按御史戴公縉僉為民憂乃詢度所征之材以謀其邑而謀於治水僉憲吳公瑞曰受朝廷特命之嚴寄吳越民事之重綱紀振肅繫焉尚可蔡息乎授其機宜於郡判何君庸何君曰專農桑以牧民民瘼未療豈善牧者哉遂責成於縣尹蘭君玉君屬父老以論意成口計一方

之所利不能償其所費矣乃合一年之逋緡散於以成功君曰閘之不見者其議遂格小利者其效大衆皆感悟於是贖稅役不官力借于民捐聚欽也伐石於山運上於陸因地利也量田授役獲利者倍出其工除虧者半弱均循役較人力多寡以為尋尺驗土築虛實以稽勤惰課章程也隄之衆延亘數里丈一千有奇高用木為樞楗之內編以竹蘆石為址而實其上廣十尋入尺

而下加三之一周基本也隄之形透迤若環帶然其外則甃以石等要處衛水勢也又懼其塞之難而潰之易豫為設備永久也木以萬計竹倍差於木石以舟計及二千艘錢穀之需累鉅萬有奇工役則五萬三千有奇用雖夥而民不見擾也始工於是歲二月廿六日乙巳告成于三月廿九日丙子功之成何其速哉于是沮洳之鄉變為禾稼流徙之民相續而還歲已登而

賦無忽期澤之及何其溥耶夫治水必始下流
迨段之水既治則衆流不勞而治治之施又何
其知所先務耶嗟夫善治水者必得夫治民之
道善養民者必賴夫治水之功君子建水利以
阜乎民猶得民心以治乎水水濬其源而防其
流則利豐民順其性而防其情則俗美爲政之
道端在是矣使後有繼今而作者惟加今之繼
乎古於永源源而不竭則

國家億萬年享貢賦之供而民亦億萬年漸河渠
之利矣諸公之清德與是永想悠久而有光焉
是宜民樂之不已而形諸歌歌曰隄之未築田
混于湖居者以徙賦者以逋隄之既築河淵於
田徙者以還逋者有年噫嘻長隄疇乎人作伊
誰之功臺憲民牧田稼芃芃湖水溶溶百千萬
祀澤流無窮

、祝瀬蘇州府新建水利分司記　民中作

蘇地名本吳州秦改爲郡歷代建置沿革不一
入
熙朝爲畿內大府統其地方千里統轄七縣東倚巨
浸西扶具區北枕大江南界浙水山川城郭聯
絡分布舟航輻輳民物阜殷戶口田賦甲於天
下
門川倚爲根本四方賴之以濟實大有關會也然
在江湖之間歲苦下[illegible]之全資

農力而農之首務在乎圍隄防護疏濬以備蓄
洩則水之於田爲利而不爲害雖遇天時欠順
旱潦相仍而農之耕穫自卻無妨稼穡力不勞
而歲當登所謂有備無患也然亦在乎司農十
長民者法制禁令之嚴勸課提撕之予康克有
濟興時上無專任下無[illegible]凡遇災傷總急無
備加以鄉豪武斷里憸憑陵橫斂苛征侵漁掊
剋疲農咸謂道爲流民積沴成災莫之救藥坐

是論胥益孫久矣歲在辛卯秋九月兩浙瀕海
上海諸處颶風大作海水湧溢漂溺民畜產
不可勝計時巡撫都御史滕公漢以是方水利
無官專理馳驛奏請
上命簡按廷臣任之下是當軸以內臺監察御史吳
公應
韶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專管蘇松常鎮嘉湖七府
衛所瀕海河道水利等

敕與書以行公既蒞止按部相宜復自建議得請于
上府縣亦各設官一員分理聽公提督可謂事之重
而任之顓矣先是蘇郡原無衙門公蒞按臨暫
有定止郡守劉公曰是關治體不可缺也乃集
僚屬擇吉地於治之西高明爽塏營建攸宜於
是聚材鳩工卜日就事前蓋重門中建廳于後
作寢室貫以穿堂翼以旁舍下至庖湢器用纖
悉畢具又因取土鑿池引流種樹結亭于中以

休燕息凡房屋以楹計者若干垣墻以度計者
若干規模整飭體勢宏敞乃表其額曰水利分
司以奉
敕書俾憲節足以彈其聲而鎮眾聽革舊而新號
令名實稱矣經始於成化十一年之春落成于
是年之冬上不煩而下無擾蓋公蕘之命謂不
可無述以詔後來適余養息丘園因請執筆切
惟王政所重莫先民食食之所出莫資于水

水得其用利莫大焉誠在治理之人何如耳蓋
得其人則興非其人則廢此所以
朝廷慎擇其人授以憲職俾任兵民悉受約束而
凡綱紀所當措置悉皆得便宜從事良法美
意至矣繼公繼達者咸廉能剛方宜于厥職與
論攸歸無庸置喙然而開上游後去代交承理
皆當備載是用直書備錄其之具石使知是司
之建創自公始而泰者所自有據于顯美揚休

嘉惠斯邦永永無替庶不負
上之委任與三公建立之意滕公名昭字伯明汝州
人吳公名璿字廷玉豐潤人劉公名璠字汝器
鑫縣人皆生出賢科職風憲而屑垂奇於斯云

○尹直宜興縣開鑿後袁河碑記成化二十年

宜興邑之西有巨浸曰九瀨瀰瀚舍許邑之山
亭八鄉洎鄰邑溧陽所屬水道所必繇公私商
旅之舟浮亂沿泝率值風濤覆溺乃成化

癸卯夏袁侯道以名進士擧湖來尹顧西九之
南有古鶴鸛瀆積淤成陸其東復有小河達縣
城南惟中隔澗北土下兩村僅十里耳侯曰苟
闢此故河上泝洴澗淹下達小河將不知西九
之害乎遂具圖白之上官仰許徒庸辨高下其
最下而易濬若鶴鸛瀆者入一尺有五寸南塹
淹者入一尺稍高而難鑿若澗北村者入五寸
土于村者入七寸凡役夫二萬五千爲河長一
千五百四十餘丈廣爲尺二十深視廣僅二之
一兩岸各廣十尺復構二十六橋于河上以通
阻絕而小流小河亦疏濬之其間毀官民田百
八十畝有奇皆公償其值而別均其稅自始事
至訖工甫匝月而河成遐邇永賴頌聲載道成
曰漢袁玘令茲邑嘗構長橋以利涉千載之後
乃復有今我侯姓與玘同因命之曰後袁河云

○錢福上海縣捍水隄記[illegible]

吳故多水患而近歲尤數且甚
是上官聞饒陽郭進士韋君鑰出尹上海邀父老
諏便宜得策曰邑分東西鄉高下迥絕東抵海
障頗高亢患旱利於濬西鄉瀕五湖鍾震澤下流
頗卑窪患潦利於防故常有溝防之令矣役非
鈞而力命觀弗定而文元惡自若也夫濬則擇
其人嚴其戒而已而防役艱苦以民之義而力
賦者各其役且令役畝有防程其工而分督之

地濶而防遠者多爲畛以拒漫延使食其地者
各效力而無勞於官役於官者官食之而食之
所出處之以權於廪藏無損也又曰農隙穫冬
愈隙矣毋俟春遊弗及也且因而食之有功歟
不給之義焉自巡撫何公鑑詳授以區畫之方
埤闕之計勸懲之典而聽其行且令曰凡吏矣
者式是堤浙臬僉事雷公旂亦偉而許之君於
是躬率永利縣丞馮經相利庀材如其策築之

應期而成袤延百餘里其崇視內歲漫迹加尺
者三其廣加崇尺者三其側植楊插茭以護之
其隄而築之也折竹織蘆而匝之以幹其材悉
出於官凡奪田益隄而妨于藝者官計其地而
均其賦餘而有以水患聞者
上乃命工部侍郎徐公貫率其屬主事祝君萃大舉
濬防於是何公以下至丁董君皆與之君子謂
是役也先

國之謀而上合焉預民之患而下樂焉創于一邑
而四國則焉成於羣議而若出一人焉惟慮是
捍而饑則賑焉不□浪□□碑於其地
○楊循吉白茆疏濬長洲縣義官題名記 [illegible]
其區之水東北折而入海則必僣於長洲而後
得達故是邑大抵皆水也夫不受委而有歸乃
不爲災□□以當治最急然每是□□越郡尚白

里不流不導無所於歸則不獨治以自利亦明
矣弘治之二年
天子以進士邢侯纓來撫茲人先是三吳水歷治且
八十載防壞渠塞荒以歲繼侯汲汲數賻補救
百方民幸免於轉徙而終以爲非遠圖毎欲大
決一邑之水而東之領境有壽焉不□也七年
侍郎徐公貫以
上命至大發列郡之士焉夫水害而以白茅塘爲之

首塘在常熟受長洲諸湖而達於海茲所謂下
流之當治者也治則均利而避其土者尤甚於
是邢侯任其事加古如選義官之有材諝者得
某等三十七人畀之人二萬使分作焉明年二
月功成自芝塘至于鄭灣積沙盡決迅流飛疾
縣籍者觀之則役不在境苦驅娯以坐救而不
知白茆通則長洲先被其利同侯爲義然也凡
侯于是役慨焉爲諸邑先竟能毅然以自濟聞
衆而有功然則其于理水與人成皆而善其道
者歟及其成也則又曰吾無動諸人焉爾苟不
以一名永其傳則櫛風沐雨之勞旋踵不聞後
不可使也於是以貝石請嘔是與循良美意不
可辭乃文其略而人人列焉

○楊循吉支塘疏渠吳縣義官題名記 弘治七年

吳縣大夫往役於常熟縣支塘

江之南北歲大水稼用弗登民飢穀翔公私告
竭有獻謀于
朝者曰三吳之饒其惟外府而以鉅海爲壑水不
克下乃災于農請決之便語聞
皇帝以爲然於是以工部侍郎徐公貫兼都御史治
其事既至籍丁壯十二萬人將盡導其區之流
注諸東偕權授界經始有期闔用古役法以伍
什百千長其人顧吏胥不可以寄無所屬僉曰
民有以義類而仕者有吏也凡其人多故家
子有恒心用之庶其濟乎遂之郡以下邑徵用
賦民惟則吳吳實兩發萬五千人以往長之者
當用二十八人縣大夫鄺侯璠乃汰衰升壯斥
愚進敏斛校發數俾行視役分地得常熟之芝
塘用能協力諸志無懈晨夕督促提調械中程
度以弘治八年二月功成侯乃建無錢列金鼓
躬迓於郭外宴享有序自舜成澤初役之興憚
往者衆既而多以致所中輟侯　折以大誼不

聽且約列名于石以侈旌至是僅言之固咸萬
於都臺許焉而予受命當書夫是役也除沴召
豐光復禹績功利博大實
聖朝之盛事天下莫不手額爲生人慶顧得預力其
間而獨非榮歟雖然匪載則後罔聞是猶棄遺
也而侯於此乃能教信崇讓以彰下之勞遂使
一時駿奔之士得以垂聲邑中永永無極益一
舉而三美咸具其樹立宏遠初可因是而知其

大略焉侯癸丑進士任丘人至之半載威惠大
行誠賢牧也
吳瑞崑山縣重濬至和塘記 弘治九年
崑之至和塘肇宋至和初郡守呂公居簡爲之
在當時有五利之說歷年彌久而利物之功益
倍近歲潮汐壅淤輕舟艤膠邑城東西數十里
爲尤甚嘗攷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江
故跡大非昔比不籍故川舊瀆分殺其勢則震
東傾西潰決四出吳民受患烏有已時況其道
縣郡城南下折入東北東北故道惟白茆七浦
與茲至和分爲二支名入海要道行茆往歲不
通
朝廷嘗遣大臣爲疏濬之說者謂其功同與三江
等而至和淺澀如故僉姚公文灝以工部主事
奉
敕治水吳中顧茲當濬遂命府判陳侯祥知縣張侯

齊卿日召工計役東[illegible]洋江口西至九里橋
爲丈凡若干爲工凡若[illegible]丈闊北十丈
倍中作水縷制其高卑廣狹則計日受直費錢凡
若干悉出公帑
請民役餘緡以弘治十年十二月三日興役至[illegible]又
六月而畢先是陰雨彌月衆以東作方興爰及仰
事晴暖倍常風雪不作春鋪克施輿情歡洽張
侯以公成績屬予記之久遠昔眉山蘇氏論吳

中水患不啻當天而惟咎人事之不修豈天患之變蹈若有數賴人謀而勝之十常七八彼有不務以人一惟委之于天是不究本之論也古之聖人贊化育參天地未有不本于人事者若唐虞命虞官益掌山澤周禮以中士爲川師我國家川澤之任則領于冬官大司空今
聖天子尤眷眷東南水利遴者從臣下之論特遣郎官往治其任公餘恤選而出之臨起訪爲所講求源委蒐羅備數躬自涉歷未嘗以耳目寄人謹其封防俾不得以妨農稼決其壅嗇而不道其所取孫是迂誕紛論牢不足以奪其所見之眞突然于至和一支關係重大雖勞衆費財有所不計其知要若此而陳張二侯復能一心同德竭力從事鳩工散則桂綢侯奮寶惠及民民忘其勞故能化梗爲通易害爲利不由旬月而事功成集皆可書也後之繼公者當時加濬治繼公休績惟茲水永永有賴亦因得以俟寄其上參贊之化益宏遠而無窮焉公又近治七浦功亦就諸以其事聯三支併書之姚公字秀夫江右人孫甲科進士陳侯字耀卿河南人孫鄉進士張侯字宗獻其地同於陳侯而甲科則與姚公同也

姚文灝重濬七鴉浦記

東吳泄水之大者　江之外爲有一十六浦松

有八滙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于東南而東江以塞松江以微水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七鴉白茆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茆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日大司空徐公受
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自茆海口漲沙爲梗以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別有其道惟是七鴉獨無他故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間亦頗爲村市居民所

阨塞水性夫遂余之有意于是也亦久矣顧未
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就役弘治九年乃
請于
上設導河夫于沿江既又議收其值隨時募工十年
始以斯詢於通判淶陽常熟知縣楊子器崑山
知縣張鼒遂籍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五千三
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涇凡五千五百九十
丈可旬有五日而成計工費宜僅用夫錢五千

二百七十兩上潤如舊而深倍之下闊直塘兩
厓市肆所侵其濶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
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頹水益洶湧郡人歡傳
或有道予之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益陳以
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
譴怒不爲大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
而張又果于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易成也成
之日陳以經遠術示予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

書其概如此云

袁褧曰弘治八年吳大水
國計告乏少司徒徐公貫奉
敕開濬白茆港水始有歸繼之者王政姚公文灝請
築沙湖隄用治河卷埽法而事易濟迄今
賴焉五十餘年來水災屢見大約二十年
港湖堙塞水始潰積飛盈歲者云必開白
茆港七鴨漊數處而災至怒可免然開濬

之費浩繁殆難悅以使民乎正德初郡守
林公廷㭿嘗一濬之嘉靖初巡撫李公充
嗣奉
敕開府太倉又一濬今又將其期矣今歲之水特甚
泛寒不縮不涸歲歉已見意者開濬茲其
時乎在掌
國計者之所當急講也嘉靖戊申臘日識

吳瑞崑山縣重濬十河功績記弘治十年

崑故澤國也鍾三江五湖之底其西納東吐晝夜不息實藉支川衆瀆布以分殺其勢也苟疏瀹之失宜則瀦積不流有入無出若盆盂旣盈潰決泛濫禍延隣國匪直爲一邑之患而已昔之治水者往往致詳于崑亦有以哉故江右傅公潮以冬官郎中奉

敕治水中吳公淸材遠識博學而能文其視太宗伯體齋先生爲伯兄並稱大小傅公云行縣至崑視崑之支流雖聯絡交錯而整然不亂浚嘆前人經畫之精以爲不如是則邑無寧歲矣然通則利淤則害其得失是非瞭然易辨將欲大修水土之利于崑而崑民方脫水患之餘呻吟甫息生理未暢苟簡目前憚於動作因集父老于庭反覆開諭民始曉然趨令乃飭有司經理財賦調役授地卜日而興事焉濬浦四曰大虞浦曰大石浦曰徐公浦曰顧浦濬涇五曰斗門

涇曰綿莊涇曰尤涇曰横涇曰黃泥涇濬塘一曰至和塘其濬濶丈尺視舊加倍復崇其隄防以絕旁齧工給以直不以官使故畚鍤之興歡聲如雷共用夫若干萬人錢若干萬緡始事于弘治戊午十月越己未庚申十二月而工功告成蓋役止于農隙以最後畢工之日爲斷也董其役者知縣徐侯璣暨丞倪侯孟岱而總之府判陳侯璋二君體恭公意程督精嚴而惻愛之仁未嘗不寓乎其中公則單騎往來旌勤勵惰提其宏綱罔有遺漏惟茲干河利博而害亦大按治之當最先其他所濟關涉稍緩分命旁近協力搜濬務俾通利若湖川塘地屬太倉當崐下流距海密邇崑實爲其瀉助故記亦見之公尤嚴盜河爲田之禁重其罰而悉奪其地還之官雖有請佃之說亦閣而不行矣二君以公成績爲崑民百世永賴相與伐石徵予文爲記予

嘗讀文正范公書有曰吳中水患昨開五湖泄去積水秋望可期是知治水要訣在河也復讀文穆范公記文有曰崑當具區之委必使縱塘衡浦疏瀹四出然後民得而稼之又知濬瀦爲治水急務也公于崑之十河獨加詳焉將無小大一惟濬瀦爲務其亦二公之見歟治甫三載連三稔百姓自輸恒賦外足以仰事而俯育室家相慶飽煖卒歲固天運之有常亦人謀有以

勝之也即一邑而七郡可類推矣蕺子亦嘗承乏理北河事專以病免蓋北河以漕事爲重恒若水之源不繼治法當先源而後委吳中以田事爲急惟慮水之委不洩治法當先委而後源南北不同故疏治亦不能以皆同予偶執筆記公偉績仰止丕休徒興執鞭之嘆若公者可謂

不負

聖天子付託之重者矣竊于簡末附已見以爲欲知河事者告焉

倪岳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

四明楊君子器以名進士來知縣事孳孳治理事有病民者次第罷去惟是縣治瀕海其東北有許浦塘上接梅李塘會昆承諸湖水以達于海在宋元時嘗立水軍寨建爲節鎮焉

明更置巡檢司以事防守歷歲茲久海水衝坍至今海口以三十六里巡司三易其地而浦爲潮沙所

壅堙塞亦久旱則潮汐弗通澇則沮洳弗泄民兩病之君軫于中思力濬治以工鉅弗穰未易奏事適水部郎中新喻傅君曰會奉

命來司水政遂命治農丞趙祥者董其役民用胥勸役者子來于是濬許浦之塞者闊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有奇分占工作稍食稱事爲力易者人三尺爲力難者人一尺有奇工畢即釋不計早暮不淹月告成凡役一萬二千

人有奇盤地之紆者十有二所除兩岸積土以爲坦道植柳于兩岸之上俾土不善崩以蔭行者得舊石閘于雙墩移置海口俾啓閉以時蓄洩有節旱澇無虞易置巡司于閘上用便巡邏役謂衛李寶居上流水比不逆舟行用日仍以萬二千餘人濬之長六千一百三十丈有奇溪澗減許浦十之二始資許浦衛濬浮李塘自城東門抵海口七十里有奇凡爲工三萬三千有奇木石工之費僅二十緡有奇始工于弘治己未十一月訖工于庚申正月爲費省而成功速有如是哉邑人咸謂是浦之爲民病者幾五十年矣一旦賴爲令尹之力民享其利者將無窮乃建亭鑿石置諸閘上介邑庠生朱紳來請紀予惟

朝廷張官置吏惟以爲民故閭閻之下呻吟病苦寧于親民者是賴而升之堂者樂于速化假然意于爲民鈍者安于無爲又無力于爲民是以民病日滋莫可告語若今許浦之役其事最重大其費最浩殺使非楊君篤于爲民傅君樂于從善欲求是浦底績不亦難乎孔子論政曰因民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楊君其庶幾焉是用具書以告來者

吳寬長洲縣興築沙湖隄記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內而其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內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蹟然水所瀦輒數千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爲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復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近湖者既獲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畔輒崩則有浸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同擢乘載之利然而風波猝興港汊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

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爲患者尤甚旁有盜藪以行刼爲業客舟爲風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皆謂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

敕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貫濬常熟江口獲嘗利之占於民者充公用及是遂賴其濟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爲左副都御史彭公禮復勸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江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爲功違之則難雖然又有難易焉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治水者未有不因乎水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于壞而已今夫沙湖爲

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觀其水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梁作淮堰成而即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日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益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守爲吏從[illegible]今爲曹[illegible]皆經畫其事者若通

判陳暐知縣劉珂鄭璠縣丞霍鐫主簿喻良則
勞績茲著皆可書者於是傳君使來請文刻石
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姚
君茲美無忝於
上命也遂爲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祝允明太倉州重濬湖川塘記

水生於天行乎地而假人以治治無所用于私
私則鑿物失其理而亂吾更以亂仰之是益其
亂也惟知及之而以仁守之勇成之則雖不必
創作其績有以相時

聖后而配古聖臣以康黎民何也得其理故也孔子
稱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而無爲觀舜命禹禹
盡溝洫力至胼胝八年若是謂無爲不與者耶
爲不爲成以理理爲而爲雖甚勞煩焉猶無爲
也天下之水十五在江南吉禹蹟三千年而三
江失入震澤不定昔之議治者紛若聚訟諸范
文正蘇文忠迨二郟單任等十百人人殊至涉其
理而理之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寒者通之不能
異也則今日循故理成舊功不以鉅微古今而
間然焉之者其舜禹之事歟太倉州北數十里
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西分源於
太湖歷婁江而下入巴城湖新開以分涯東連
小塘子中貫石婁也以達劉家河舟出西吳巴
城東注濬瀆交匯又劉家湖之塘划而西出者
錄鹽鐵塘及湖川而定東北諸七了港而花浦
而楊林塘潮之來亦交湖川而尾當地與時之
會渾沙逆合淀聚淤澱可立而待傍田藉沃濕
者頻病之天順間民沈定

奏可下郡縣濬治時治塘面廣二百四十尺底半
之深十有二尺輔隄之廣殺二尺潮歸支川
傍田以利迨今久且復淤東至堰身十里餘淤
成長壤草茭亂叢小汛絕流西至金雞河口亦

僅沮洳民吳紀復
奏可下郡縣濬治郡縣以役寡工薄弛䟽隳中經
如溝無幾轍已漲平佃涉兼病歲庚申民吳賢
等乃牒陳於今巡撫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浙西
水利郎中傳公潮乞裁治活赤民二公曰俞爲
之治農府判陳君肆本州判黃君鼎從而度得
其理乃鳩州萬有五千夫崑山千二百夫挑挖
塗泥導涤線路舂鋪任席實聚幾邇二公躬往

視之初塘身既闊而兩嘶相去直與下等彭公
曰是不然嘶潰且筏合塘之塞耳乃命倒其廉
隅俾夷而闊啓役於冬十二月上旬訖事于明
年春三月十三日凡濬自徐昌橋至於金雞之
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又崑山西段又六千尺面
廣一百尺底四十四尺深九尺尤以民造新州
積勞日給導河官銀糜二千二百五十兩有奇
于是水道流利而田野闢舟楫便租賦役上下

賴之彭公命允明記其事允明氏于郡郡大利
病固無越水事竊嘗研究今昔諸賢緒論愧愚
陏無獲然妄謂理之一言貫萬有宣宇宙弗可
易者有物於此失其理而亂無必吏張復之而
還治兹塘是也假令舜禹復起其於是能舍濬
瀹而他爲乎大哉二公知及仁守而勇成之五
行旣陳六府惟修有以相
后皇補天地蕃有根柢所在在獨持一理以宰割百

度故不以鉅纖循而不鑿有爲而若無爲若禹
之于處也奚其異於予勸今覬來永古作者之
澤以信吾民之列鏤閭小子幸職且承命也不
敢辭謹用鋪躬聊剟俾職于後者時消息以斯
理將爲其是賴是役也承引而提挈者知府曹
公鳳知州李侯端董涖于成者陳君專職之力
及黃君也
○桑悅太倉州重濬湖川塘道名記

湖川塘橫亙於州其尾少接崑山縣流潤數十
里歲久滯壅窄若沮洳萑秒平原有司被
旨欲游因循功皆弗果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傅
公按視之召所屬諭之曰水利民之命脉昔西
門豹為鄴令鑿十二陂以利民時稱賢大夫司
馬遷紀之以傳不朽全州之力津以大邑頗懈
鄰邦棘鑿允宜令下荷鍤如雲歲民子來工與
之中巡撫都御史彭公親臨施赭以勸懲工

訖巳命鄉進士祝君允明記其顛末矣公軫成
功孔艱書告悅曰禮云后稷之為烈也曾一手
一足之力哉塘游何所歸讫有執事效勞已久
先生當為之暴白以勸來者悅聞老子云數其
車無全車以車分數之曰輻曰輪曰軫曰蓋之
屬不可枚舉合而言之曰車而已總名彰則諸
名隱理之必然者也今公總名已獲乃不自居
而欲分散輻等其德之厚為何如耶是役之興

知府曹公鳳綱維有度翼贊事治農通判夏
侯暐身致于河疲病忘息櫛沐風雨肩功告成
州判黃君請崑山縣丞楊君孟奇分董工役勤
勵惟均知州李侯端暨崑山知縣徐君聰繫念
籌畫算金庫大州判龔君韶吏目施泰給散以
公巡簡孫雄奔走錢陌弗懈皆可數之以詔無
極其餘事義官擇塊耆老不能悉數宜拔其尤
者書其名雜于碑陰眾議河所屬縣為公實不得

辭其總名

○陳琦滸墅水道渠記

吳郡大城西北三舍許有名鎮曰滸墅瀕臨漕
河舟航所聚商賈所通驛使交馳紛紜填溢殆
無虛時自永樂闢通濟以來至景泰間
朝廷設關津以征商稅每歲必
命地官之廉勤幹濟者涖焉涖于是採擲繼之稍而
時其啓閉遲夜則編之以防私渡其法用之廣

殘徵賦之多寡按季而輸之民部其資
國用也廣矣然皆視公署條倚舍以積斂爲功績
事裁損於利者咸莫之爲弘治十二年巳未今
地官員外郎賴公奉
命以來凡百究心一以寬仁爲本如商之舟本過此
者則曰此工曹巳税矣不可爲之重征也聽其
徑行仍留往來小艇縱無單解俾不續覺者且
與商賈舟艤次放行其間貨無橋艘延留診視

危疾而時刻不可逾者能不苦于稽滯乎爰謀
爰度乃卽閘幹之防命工壘小渠以石兩疊其
修若干丈廣六尺餘俾容刀舟之度一時之衆
工漁樵婚喪之人行旅裹糧之輩晨夕往來無
復艱阻于是人心欣躍感戴公德之至闔之父
老相率踵予告曰賴公建此爲世水利良恐歲
久繕治不繼日就壞沮則爲民病猶前日願得
一言以紀諸石庶使後之繼至者有所考見以

相承于勿替乎予謂世有古今人心無古今賴
公忠以奉
國仁以惠民秉彝之理人心所同後之若于同寅
協恭贊相輔翼增所未備也必矣又奚爲慮哉
且公之偉績誠不止此觀其堂廡惟新窗戶疏
達外建屏牆增補石岸財出于官民不知費益
公廉以濟斂公以施仁故商不留滯而課額自
足津無苛留而旅有捷徑罾緣射利者無所投

其隙倚法爲奸者無所施其計烏乎是可以觀
政矣興時乘
國之鈞均
國之惠卽此心之充拓耳又奚庸言因記其渠也
而并聯書之公名先字伯啓閩之汀州人繇進
士任今官云

○楊循吉三吳治水碑記

大明啓運光造區夏

列聖相承莫不則效古皇崇重稼穡之事是致黎民
勤耕咸飽以嬉亦以臣工弼相之有人故水土
用乂而歲功成焉蓋我
國家兼包四海邁唐虞以為域畛今江南數郡雖
藐列版圖然
高皇帝定鼎金陵實用以為三輔則當時溝洫之法
亦詳也已逮至
太宗皇帝而經畫益周辟則有夏原吉公經理茲土

克用濬防以增太平之業非無所繇然也
皇上統御元元隆紹述之道仁孝恭儉思念農作東
南之在
聖衷蓋自籍田以來朝夕罔懈粤弘治紀元之七年
給事中葉紳病水之弗利具劄以聞即用其議
特命工部侍郎今尚書徐公貫以右副都御史來視
修治之役則又
詔今刑部侍郎前巡撫何公鑑同其事而得領屬官

一人治文書任至重也蓋昔神禹治水揚州以
震澤為大今三江雖具輸瀉無所則嚙田漫禾
民饑繇焉公用是以
德意諭郡縣發疏鑿之士十二萬與行即工則判澤
支為三道而以常導北流蘇導中流松導南流
接界分程頗示所宜環千百餘里扶箭揮鍤一
日茲作擾肥不通號令風行而所荷蒲塘者
為之尤力大縣取徑焉今浮者三四感明年二

月功成公有糗食生民之勞暨御大衆之略動
而不譁既成弗怨政寬而有制績速而能堅肅
竟惠和彰乎遠邇
皇上嘉褒入朝拜工部尚書又
奏以分司專治水事而薦前主事姚君文灝領其
職役三年新鄭傅君潮以郎中至祇承惟謹益
取遺規而廣之于是茂績有加而用聞父老始
相與詣君具言昔之紀載簡略與興作弗稱願

重刻石播疏表乃建斯頌達群情而使考焉其
詞曰若稽古初耒耜未興人攫鳥獸以食居罔
攸寧逮及陶唐洪水湯湯以勤夏王手足胼胝
厥害既攘稷乃播百穀民用阜康然則天之民
命莫大于農水土弗率亦罔有成功考本究始
耕鎛在後疏鑿在先明明無逸寶茲稼穡故以
天子居九重克念田野俾作于東茲惟報乎哉惟我
皇上龍飛御宇建元戊申瑞協

六衢四海一心同泰
真主天縱
元聖成德具溥兆庶樂蔵權祈鼓舞惟
帝心乾乾圖茲萬邦爰憫于南之水式思導江誕發
大命冊用司空夫
明后在上則下多股肱而世將建乎非常之事必有
賢臣翼其成以我公肅奉
明詔來南經營驅壯是乘揚揚旆旌巡彼阡陌周覽

川澤執源執流若逝若寒乃相從與大致乎厥
役衆來不已公曰宜止三尺爲期毋或病爾爾
田有利
聖皇戴于懷庶民聞公觀相盆涯積土成山捘濤如
雷瀰瀰洋洋脈理無乖
皇有明德惟公布之大功亟就聲色不施昔民苦耕
之匪易成于潦流今者來歸莫匪良疇一畝三
石惟水去有溝不浙有秋衍衍綿綿不復聚憂

架廬築垣亦買其牛笑語欣欣達于四州擁卓
引禮砥公出游聽我徐公胡德之優胡作之勞
匪夏伊周穰穰南田犬不夜吠嗚呼休哉益勞
罔不逸而勤罔不報公進六卿
寵光有耀
明良逢兮世雍熙江南稔兮歲無災
聖明兮萬壽黎民兮不飢統八埏兮咸樂奚可美兮
惟茲頌一代之偉績亦聽乎中矣是故敢陳于

頌詩

○王鏊五湖記 正德 年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僚帶三州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東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于宜興以入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彙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

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曰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曰太湖

上稟成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湖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皐里湖而吳人稱謂則直曰某湖云

○劉天和建昌圩閘記 正德

金壇西北有圩曰建昌其上流全受茅山丁角長山諸水每夏秋霖潦則水泛濫而下乃環圩築土爲堤以禦之週八十餘里分諸水爲二派南北環堤而流以入于運河圩之内皆膏壤以畝計者近十萬土雜沙泥宜粳麥所入稍與秋穀等中爲天荒蕩溪流旁達積水以備旱畝與田稱舊於圩南置閘以司蓄洩頗近上流水易

衝嚙且地高水去不疾成化間乃移置圩東下流潭頭然閘高則水積不去田之下者易没下則水去不留田之高者易旱有難以兩遂者以故隨葺隨圮歲久莫治也正德歲乙亥十月余循行田野偶至此而得其故乃進圩民之長者而問焉曰圩田高者十之八下者十之二爾閘南北各二里許則田之最下者就視之水没不盈尺而閘底之水尚二尺許乃諭于衆曰使水

縮尺許則田之下者盡露矣奚可利於寡而不利於衆哉然則閘視舊安高而廣衆乃欣然合辭以應曰唯唯于是鳩工計材委圩民之能者分治其事峙椿木疊堅珉傍各爲二翼以殺水勢上覆石爲橋以通往來越丙子春正月四月而告成閘制廣狹高下蓄洩之禁與治閘者姓名備刻於碑陰

○劉天和都圩閘記

金壇之地惟四區爲最下區有閘名都圩其上流分受茅山方山全受丫髻山青龍洞黃金山白玉洞四源之水南北分流入長蕩湖介兩河之間田皆窪下隨地形築土爲圩爲埒中曰蕩東曰邵家曰東莊曰岳家凡埒四北曰大蕩曰張家曰蕩界曰伏帥凡埒三圩一南曰蕩埒曰上爵曰中爵曰下爵曰張祥曰蕺埒凡埒五圩一其閘適有枝河二導水自閘以達于運河諸

丁洮頓河淺而閘埒低而圮閘廢不治久矣每夏秋霖潦則水湧浸而下卧然巨浸率累歲僅一穫且稅倍重他所居民流徙者十之七荒蕪極目余見而悲之進區民而語之曰若胡不治堤與閘而甘於轉徙耶咸蹙頞曰傭作以給妻孥竭力以償稅凡里都之流徙者併償焉故死且不贍而何有於是耶余聞而益悲曰閘可復而堤不可卒爲也然歲一治焉庶其可漸復乎

衆口嘖嘖乃蠲其稅之倍償與貧不能輸者罪
民出力以治堤計田而任官出貲以治閘豎僮
而給于是衆欣然趨令無督責點集之擾不三
不愆期堤之高者僅尺許蓋不欲急就以病民
也自冬徂春而堤成由夏而閘成及秋乃大穫
余率僚屬往觀而喜語民之少濟少紓此于石
且有望于來者嗣而治之也治閘者爲訾民陳
籃萎玉云

（明）王鏊吳郡治水碑記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
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間最
苦多雨蘇湖淵然鍾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
流殍于是
廷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爲首
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西蜀李公充嗣方著著績
詔即委之進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復以工部都水

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佐之公博訪羣策相
度源委謂東南諸水或匯太湖繇三江入海而
東江久失故道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
雖在而多堙其別出一支從常熟白茆港入海
最大且駛而海沙淤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
墓其上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
夫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方今吳淞則尾閭
也陽城昆承澱湖諸港猶脈絡也尾閭不通腹
且漲爲病四肢百脉悉病矣公乃駐節湖上且
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仍淺深計遠邇力
賦諸近財取諸遠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
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號令明一衆心競
勸率未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燭如星穉畚
如雨讙呼之聲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初白
茆自北達于江河形結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
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

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二丈
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澨為塘為
洪為港為涇為瀆者凡十有九吳淞江上流頗
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不復容舟因其舊形
廣之濬之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
尺濶十八丈白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閼則
為石閘一陽城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
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壩一以[illegible]能蕩激易

淀且閼又為石閘一蓋疏宜興湖州諸山水歸
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
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閼太湖之水
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
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
十六年十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凡為工四十
一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若干米為石若干費
亦大矣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瀹勿
惰修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夫

○陳璜太倉州大東門閘記

嘉靖戊子秋予來守茲土於諸典華必集儒紳
耆彥議厥所宜其曰葺學宮曰建水閘則固言
人人殊而吾同年張侍御仲明獨竊書為之贊
決越明年乃閱境內淫祠之弗在祀典者毀之
用其

文廟建尊經閣修明倫堂而規制略具又明年庚

寅而歸事興工更城水門凡三區在一右二引
貫海潮旋盈輒涸其土著之家若干火患病予
取給此議者之所以詢或後也乃擬發公帑之
羨而州民有仗義者佐力以成其二會太倉衛
揮使王侯過予語及茲役固承任焉已而聚石
鳩工璜雖量為之處經畫區程則一以與侯商
之始是年仲春訖季秋之望其崇廣有加于右
者防海潮之勢甚于東偏也予與州人落其成

仍爲蓄盈虛之候啟閉之規以示有永衆目
乃今三門之水有常瀦矣風氣所鍾土脉厚矣
溝洫分流灌溉時矣以至商賈舟楫百物用利
若將有維于予者而不知終美之功予實有賴
于侯也侯復請記歲月竊惟城池之設凡以衛
民也水師之設又以利民也侯于茲土任衛民
之責者[illegible]之功固有
在矣其[illegible]民之[illegible]恐
海邦險地殆不足以今日之利爲利也詩曰公
侯干城侯之謂矣易曰思患預防願相與勉之
侯名漢字天章其先鳳陽定遠人以武功世官
太倉至侯凡六傳矣相城工者則千衛蔡名脩
四川犍爲人

題太倉州大西門閘記 [illegible]

夫太倉吳之左腋也東帶巨海西控太湖南抱
婁江北通七浦其城之水門曰大東大西小西
實接受海潮而東南之州名雄天下陳侯來守
三年平易布素惠政勃勃如歷城相厥居爲觀
流泉爲尋興華爲孕風氣焉發人才爲作曰茲
水所鍾以吾州[illegible]城北大東堵弗流生氣微
大西小西啓洞不移脊元氣微矣可爭堵者宜
闢通者散宜漏闢利農加焉乃下令曰開大西
門其長一丈五尺廣九丈[illegible]尺[illegible]一丈五尺壘
石成[illegible]侯遂意工
始于嘉靖九年十月望日訖于今年二月十二
日開東距大東可三里南距小西可一里上是
東海太湖婁江七浦之秀搏洽州土水火相濟
利用厚生懋矣哉侯名璜字瓛之予同年進士
江西鄱陽人

[illegible]王同祖太倉州城水門[illegible]閘記 [illegible]

太倉古婁邑東境襟帶滄海爲三吳圍故無城
遂使[illegible]王[illegible]城之我

高皇帝戡定禍亂混一區宇創制經野惟時要衝設
太倉鎮海二衛戍守之弘治間用撫臣議分上
建州屬之蘇於是元元日滋賦供日蕃比于上
邑迺於東南鎮與於乎盛哉嘉靖戊子歸陽陳
子與之以駕部郎中紬守是邦懷和操平屬楪
崇惠數斂底績不茹不吐熙熙乎期年而治矣
陳子猶退然若不足求所以益之者于是躬循
閭閻問所疾苦喟然歎曰茲州建已三十餘年

而民無恒產容庶轉徙什八九其故何哉乃詢
諸諸里士大夫侍御張子仲明曰予聞之民之
言曰城距海不數十里而近門之通水者三東
一西二惟是潮汐經其中矢迅而驟涸也民皆
洶洶焉弗遑寧處遞興廢而無有不然皆以是
之兆之也是固青烏之說也豈其然乎陳子曰
嗚呼法之無良焉取于治人之不臧焉取于法
水烏能爲雖然相土表植厥惟五材天之始生

物之攸資水居其要是故古之畫土者導江河
基邑者卜纏澗重形勢以裕民也夫水之勢急
則直而無情迅則激而聲寧驟涸則虛而不盈
皆非民之利也予得之矣乃周覽留覆博采形
與以臉城闉日節以殺之其庶乎民之情乎爰
度于三門之內門置閘焉俾啓閉出入無盈虧
然後亦殺急需於州之巨室汶汶趨事分委力
任要來勸經包[illegible]不費于公不

煩於民胥不踰時而厥功告成於是土著之民
始有同志驩然胥慶以爲無窮之澤也已嘗猶
事指揮文塔子良馬君廷乾目覩盛舉作而言
曰兵民一道竊與有榮焉圖所以敷述成功勒
諸貞石以昭示永久者乃相率屬記于王子王
子曰嗚閘之綠宜以宜惠者功不圖聯情以集
事者力不殫擬勢以永圖者利習而民安之是
故從政者有所反之以取衆故之道也所以道

乎民之欲也是役也緣物之宜節之而不擾乎
故也聯民之情恤之而無所于損也撫地之勢
利之若蹈而從可以同存也于是乎不朽矣是
役也張子能達之陳子能和之以況民也皆可
以書故不以不腆辭而爲之記其事陳子名璜
張子名寅與　皆爲同年進士文若名相武衆
士馬君名子龍其工始訖闕其記故不書

○鄧韍常熟縣重修茳塘[illegible]記

初太子少保內江李公充嗣以加秩工部尚書
兼都御史治水三吳
錫之璽書用昔臨遣夏忠靖公故事所以簡任
責成之者甚至公既承傳至吳中延見耆俊問
水之病民有幾其當專治者何居僉曰吳下邑
常熟厥有白浦曰白茆是會衆水達于海其湮
久矣即治之未可以旬月計也公曰愈予其往
觀哉乃遍視水道已而率用羣議致公於白茆
分遣廢僚治他水而躬蒞于茲調工畤材役夫
而煩公臧巡撫轄屬職吏若民胥來走節下符
移調發無虛晷公詢爰咨即事可乎爰命有司
治廨宇縣之鎮曰支塘近臨海壖有老氏之宮
即用改作之加今節焉浹月而以其告罷勢甚
竣是謂尚書行府他日河工成公奏于
朝有
詔嘉賚遷公兵部尚

天子南狩公典留務自是不復至甫爲老氏學者緣
託守視潛據以有邑之人有訟于侍御交城閻
公櫓乾公曰今
天子方興數而是獨敢于紀亟下縣令徐侯濬俾
治之斥其徒召里師集諸生業于旁舍如書院
仍書其事于石以著戒侯承命惟謹命工加葺
復務觀其旗論報于臺閣以記命鈹謹序次
其事而告曰夫官守之建爲職務也有係於事

置有因事而暫罷事已則舉乃若暫罷而其事
不可廢者則今尚書行府已□邑人也於白
茆水事常與聞之當元末張氏之有吳白茆廢
不治偽僉樞呂珍濬之
國興永樂中旋廢時則以
命湘陰夏忠靖公弘治中再廢
廷臣以為言時則以
命尚書淳安徐公貫徐公後凡二十年餘而廢時

則以
命李公充嗣夫白茆之通塞無恒塞則煩大臣以出
若其廨宇可得而廢乎昔召康公敷政南國後
人見其所舍之甘棠相戒勿剪諸葛武侯輔漢
于未造所遺廟相蜀人世不敢傷之治不足以
行遠則其遺迹之存已不屬於人心此尚書行
府之修復于民事官常俱有攸係不可易視焉
者是役公以目學□

行司因之直所至振揚風紀斯舉也又以見其慎
所存發與敘篤美于前政而邑侯之趣尚雅正
官度精敏皆可紀也

明張袞江陰縣建三閘浚水關記

江陰四門南北東三門皆設水關閘以患予本
有關也北倚大江直受江水之激射頗得暴潮
北及冬寒城中無勺水自門望兵埠守內與北
[illegible]
連遭旱歲人情洶洶哉內外居人願出私錢自
效邑大夫趙君錦勸民之請復令公衆者
民之人領之書既定趙君入
覲搨府劉溪袁君來署縣事乃以趙君成書民庶
輿情咸願告所補行會報曰可袁君乃布令
國中指揮各役開北閘東閘陳鶴徐浩上之閘
以府局之黃□□驗督乃丈究總其事者水利
承丁肖由也始工於是冬之十二月越明年丁

木□□以次抑殺其勢則也□在為防□□機以
濫大瀆底高一尺有餘湖□則有從□入之則
積水平瀉於濫江江東渠□□昂□羅北渠高
倍以瀉□□東行次之今□水從外□逆退
而東又南轉以入□□之汀此其大□也近者
□□石逆傍佃手□之目□□□□□六□水
則為□□之□人□□□□□□□□□□封
圍者西□遺利□□□□□□□□□□□

之謂其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為是不仁也仁
智未盡政術有也以今視昔利害較然而三湖
之東皆地勢高下之宜節□瀉汲往來之□□
以因□□□其功不可□也久劾而行之以
水害下來者

吳□□江新堤記

蘇郡屬治惟太倉處□惟□吳江西受震澤之
水震澤之水入三江而吳江為大其南東江吳

淞江今且溢流矣東受海潮之水入三港□□
家河為大其北成浦自茆港今為圩渠矣□之
西鄙東去城三里西接吳塘口為里者半近郊
稱險盛廬名關傳館送迎舳艫蟻泊饋運連艘
賈貨絃殖游人喧渡漁戶罔網田無輟稼燕舞
停採地為□要勢當其衝知政君子□莫可緩
其水匯舊址廣若康衢能捍水之年代寖遠隄
防漸壞凭當湖潮二水之會□泛□迴驚濤悍

湍走陸嚙道土隨流去十且六七舟隔則揭跣
以登岸逼則易壓而徙往來局促行旅咨嗟公
私病之牧守佐見而嘆曰利濟民政
惟闕哉失時不修政惟怠哉既而日廩無餘粟
帑無美財歲歉與盈政惟悖哉將若之何凡民
苦於始作泰于成功擇勞而使易還通變而使
不倦可也乃白于代巡呂公光洵憲司殺公播
郡長范公慶悉可其議視厥成民有偶謫犯科

情可矜疑者條為法程使分治之計直而自用
其財鳩工而自食其力斯夫無所徭舶賈無所
征官不爲勞民不爲擾又二三年而事竣長可八
百尺廣加仍舊甃石於激射之旁柱木于沸奔
之下如堈如墉弗潰弗圮以遏亂流以殺江怒
人皆樂而利之召堰蘇堤不獨專美侯之功其
永存也哉喜爲序之而繹其旨有二焉曰侯崩
琛也有利物之仁有節財之義仁以行之自夫

心之愛耳爲愷悌爲循良政始不苟義以達之
自夫事之宜耳爲嚴毅爲斷制政始不紊繇則
斯堤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無不寓焉誠我侯
立德之規也侯之名其不朽也哉佐斯役者湯
君拱闕君儀金君江而贊之則阮君洪也

徐門壁建練湖公壯記

鎮江郡屬邑丹陽北通大江東接吳越西達
南京當水陸交會達官公役舟車咸至其邑凡廪
食夫家之出剽恤民藉或張威聲以陵轢州縣
必遂而後已長吏率多厚遺頫以求譽進而條
佐公私宴會下至胥徒雜役皆得以豐食其間
故城邑有所謂坊支鄉都有所謂里支之直坊
支歲費二三千金里支歲計七百餘金一切厚
斂無名之出視前約加數倍而猶不足皆出官
府追呼擊枕敲朴之下爲產業鬻子女以充日
瀕于流離困阨轉徙邑亦數倍病甫田林子華

來守是邦雅慈民隱洞悉其心求所以節縮益
裕興利除害未有衛也惟邑西北有巨浸舊名
練湖水勢衝激縈迴下生魚鱉上壅陂田每爲
勢家所侵末肯似道得之賈敗旋歸諸民自元
迄我
明往往利歸豪勢豪去民復爭之死于訟者不知幾
人案牒紛如官弗勝理林子曰是物極將復宜
歸諸民也夫豪多而訟少最利益民奚不可者

通以經理狀白前巡撫今少司寇徐公孜堅公
巡撫中丞丁公汝夔按江西天錫公行中巡按
侍御周君亮呂君光洵吳君鼎李君不顯請有
經費遠爾咸如其議先時其代陳君楠議又欲
盡復爲湖以通運道其費浩繁公私皆無所資
林子乃率僚屬郡丞鄒揚金壇令黃籍丹陽令
雷鳴往湖周約六十里承蓄長山中小推因勢
高下而利道之故有水出石閘各二十三座諸

放皆有節候近貧民濫下達官河其高處久寢
爲廬舍麥稻桑麻之野土沃而利饒又近巡按
侍御舒君汀韋理劉揚靳歐諸姓所爭田通計
歲二千三十二畝有奇并嘉山寺民爭閘田地
計四百八十二畝有奇舒侍御又以頑民王可
所爭丹徒縣江濱洲田九千餘畝不入版圖下
府理沒其三分之一并沒畀附上義二洲計五
百六十二畝得林院田地一百七十八畝山八

百八十六畝亦自前巡撫今南少司農夏公邦
謨前巡撫徐公丁公巡按胡君呂君吳君李君
令兵備憲副陶君欽夔皆如議召無業之民俾
食其力歲收入易價各九千金下丹徒令茅君
坤丹陽令胡君爐議約二邑歲額二千金爲三
百六十以代站支郡以二百金邑以一百二十
金以代坊支備賓旅廩食鄉飲公讌之費註記
有籍邑學出納而郡察之凡昔官府追呼敲朴

竭民膏以給坊班公私冗費一切停罷斥其羨
餘少補會計惟正不足之供蠲是搆察四民催
析鼓舞咸樂有生矣嗟惟山澤之利天地本生
以利人先王惠天而立政疆理授田川梁弛禁
以美利而利之而豪勢富家本厚封殖又復處
非其有以盭衆情背公營私以塞公議不知上
天生人之意厚殖之不可常也林子廉得其情
政得其理析奇隱於震撼不撓之中而撫按諸

司一皆樹德為民宜和振滯或先之以創事或
引之以就功益其正大公平之心上下交通以
開民生長久之利視昔傷財而厲民匱匱而畜
政其於公私利害之相懸奚啻倍蓰什百計哉
余趙任通州陽見胡尹平易愿慤益欲成林子
之意而保艾其民者謂良法可傳於後世而無
弊拜乞記言於余余官於閩雖知林子恬淡甘
貧窮達不求必能深靜養以觀萬物之情故其
為政實有孔門節用愛人惠而不費之意者遂
記其事歸焉

文徵明太倉州重濬七浦塘碑記 嘉靖十九年

吳號澤國故多水患太倉在郡東鄙地瀕大海
乃多高仰之田非資海潮莫適灌溉海日再潮
淀沙易淤在昔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歲其從修
築濬治之隄防恒固浦渠通流高下之田咸濟
弗病郟亶氏謂廣浚其源非直用以決低田之

水亦使岡阜之地皆可耕而食也州既瀕海浦
港為多而七浦塘最鉅塘在州之東北橫亘五
十里西受陽城諸湖之委以入于海海潮去來
有時而湖流不息駛迅激射淤沙不能為患斯
岡東人之恒利也歲久厄塞民病不耕弘治初
都水姚公文灝嘗一濬之賴以處業比歲陽城
之民兹湖為斜堰堰湖水而分之其西流北折
而入於白茆東流自尤涇南出己城迂廻而屬
七浦其勢漸緩而其流益微不能當海潮之衝
日積月淤至于不通而高仰之田獨受其敝嘉
靖丙午有
詔興修三吳水利于時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御史王
公占楓
詔肇謨謀于副使敖公瑤郡守范公慶議既克協乃
糾民集財以是歲十月之除戒事即工而州同
知衛城周公實董其役于是躬履其地分程授

事時其食作而公其勤懲民惰遊之如子趨父
事秉𥫗操畚偕于並作始濬自石塘圩東行若
干里至于直塘延袤千八十丈有奇自直塘東
行若干里至於沙頭延袤二千四百二十丈又
東行歷全梓抵横瀝若干里延袤千八十有一
丈總為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
八丈廣自八丈至十丈極于十有五丈始徹而
漸拓之以殺其勢也于是輸瀉有委建流迅疾

淤沙滌不復留田之出于磽确而資以灌溉者
頃畝以萬計而東民有粒食之望矣是役也凡
用民夫為八千四百有靡銀為兩者七千八百有二
十有二自經始迄於告成備九十有七日郎御
史御史實争之監司郎守主之令御史陳公務
之至于區畫之周督率之勤則公實有勞為公
名鳳岐起進士以刑曹郎出決倅於此誕章數
化異績為多此特其一事耳昉役之興也屬歲

不登民飢而虛議者謂事大而役繁更費無
驅飢虛之民而責以重大之役更無從之費不
病亦病矣曾不知事有緩急勞逸相倚不一勞
之逸終無日茲役雖煩實所以逸之也故曰以
逸道使民雖勞弗怨雖然不小任怨則将因循
自恕莫克肇端而持之不固行之不力亦終無
所成而已矣故事尤貴于有終也叙梁氏有言
智者慮勇者行仁者守惟諸公有焉斯不可以

無紀也系之詩曰粤吴粤區澤綱其藪迺瞻在
東曰堽維阜堽身隆隆海波澎湃孰淮以庸陽
淵維衡茂悠有室磽确有痛民乃不粒為我心
惻維
皇明聖克念下民維諸公仁克艱厥臣
明詔是承弗遑有斁周覽川澤爰通斯塞川源既通
川流既從有來弗窮沃衍以豐歲豐穰穰民懽
懌懌豈不我勞以承有逸人亦有言厲之弗庸

尚千百禩毋忘厥功

陳如綸太倉州重濬七鴉港等河記 嘉靖十六年

蘇州府之屬有太倉州州之北三十有六里有
七丫浦西承陽昆諸湖之委東受海潮之逆其
旁列支渠四十有六其田引而溉者萬有餘頃
皆爲沃壤其始不可攷歷宋而元及我
國朝則浦分隸崑山常熟弘治丁巳太倉立州割二
縣地而浦始隸于太倉蓋十七道通宋静常熟

内攸繫而識本利者恒首務焉既而崑山築斜
堰障絕湖流弗復入浦無以滌源日潮汐再至
泥沙淤淀間有射之構盡含而水道亦隘浦竟
以湮廢旱潦無所於濟屢歲大下民用告歎州
民有何爲者詣
闕上書請重濬七丫浦先是巡撫都御史丁公汝
夔巡按御史呂公光洵疏修水利已勤
宸慮因而特降
明旨簡畀巡撫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專任經略公欽
奉惟謹乃馳節吾州同兵備副使放公堦集知
府范君慶同知唐君儀知州周君士佐及二縣
之長爰度土宜爰諭民瘼皆議曰茲浦宜重濬
不可緩也必毀斜堰必置牐焉以節啓閉遂擒
州縣之良各董其役吾州則屬於同知周侯鳳
岐侯蘇刑部郎左遷於茲任其常志任天下肄
于茲役尤勤焉乃因農隙以某時作界擺以

程功稽户田以調役立者總以率作止發帑錢
以助糇餱督偵騎以新勤倚筩手準以測深淺
隨所經畫動中機宜衆志趨乎群力畢效侯乃
乩野處而時勸戒或曰任勞乎侯則曰予勤於
衆焉辟勞乃上故道而撤廬舍或曰任怨乎侯
則曰予勤於衆焉辟怨於是民益知感盡心盡
力相愆於勞且幸
大監下民而不被堙川恒效順海不揚波俾攻治各

該其能胼胝不益其苦而弗亟弗弛功已就緒及其界堰盡夷在歸屹立湖流東注海汛西逆來港皆盈瀦溉咸給舟楫相尾桔槔相因歌聲續續喜色欣欣遐邇無間胥以樂其成也茲役也自嘉靖丙午十月經始再越月而竣父爲丈凡四千五百三十有九爲夫凡一萬八千四百四十有二爲工凡五十一萬六千四百二十有八民之耆長楊祥輩相謀礱石請記于予用紀

侯績予惟吳中之水甚易於治其流有定趨其瀦有定法其功有定役爲異于江淮河漢悍迅橫出築淪離施而功不可以歲月計焉者也第今之治農者療官曠職弗知所務即知務其或畏勞者狃辟怨者遜而弗克任其事卽任其事亦或議撓象室毀惡厲階胥戕因循弗底於績嗚呼水果未易治哉而治水者顧自難之耳侯也忠上之託恤民之隱勇弗辭勞公弗恤怨則以持斷說以孚民茲皆經世之大猷御事之至要也而侯兼有之是故功成于易易矣予抑有前聞孫叔敖堤芍陂楚惠其德文翁治湔水蜀獲其饒又若召曰父杜曰母其功至今稱烈大抵率治水致之也今茲之濬茲浦也順天之時因地之利阜民之務理會勢從費省功倍旣有攸藉允慰永懷將見足食之休溢於四境恤功之懸遠於三吳而孫叔敖諸君子詎專美耶後

世必有覩七了之跡究其本利所從來者矣則侯之流澤遺聲胥以窮哉胥以窮哉周侯字文徵閩浦城人時判官義烏金君江職在水利偕行勸相預有勞焉例得附書

〇王世貞太倉州重濬七浦楊林鹽鐵三塘記

先皇帝之四十五年前參政臣凌雲翼言臣吳人頗習知吳事吳地因不能當天下五十之一而歲

賦十之二漕粟給大司農遂當天下半其費自
壯比老死不能得一佚食日夜從事枯脩於水
以田而閒者水故道多閼無所灌洩請一切治
水委之御史
詔下大司空議符驗故嘗任治水其屬之御史
詔可其下藍御史于是侍御若義烏公元康治水
而侍御洛陽董公堯封以按察日若小借民力
而大釋之于水矣余敢以自諉乃會蔡公及撫

中丞巴陵謝公登之下按察使者湯公賓按察
使者下郡守蔡君國熙丞金君柱龍君慶雲吳
君宗吉議曰水數治不能周南畝以憂吳父老
至煩參政言然疲者尚書李公用大興法辟召
官屬通吳郡其屬縣官縣不二十餘年而寒不
驗丁夫之役彙使者以名任一倅倅以丈報至
委數萬緡水土間不二年而塞即計之今未有
能用大興者也然使縣官不愛食民不愛力而

司役者不愛耳目則固未有不辦治者也夫計
之力取民近利者田二十而夫一遠者三十而
夫一計之工大三而丈一難者四而丈一計之
食夫一而緡半計之耳曰則吳等請以不肖驅
任三公曰善其申議議曰郡門先蘇議蘇先當
熟太倉次嘉定議太倉先七浦次楊林鹽鐵顧
爲議七浦曰大七浦綰穀常熟之口貫太倉而
東注[illegible]

今皇帝之元年春金君任治七浦其役夫合諸七浦
之傍田者而佐以楊林鹽鐵之民凡十八日而
竣爲丈七千二百有奇工六千一萬一千五百
十九食若今者六千一百五十有奇外創鷳以
距海潮費若金一百二十八閘一以備止洩費
若金二百五十七又拓吳河以輔之工萬一千
六百五十二食若今者百二十七既報而謝公
以遷去今中丞蒲田林公潤來曰嗚呼是余所

理賦乃以勒以二三子以何侍御慶陽麻公永
吉以及代蔚公亡惟余所奉
檄書以飭東令敦辭則會林公董公再下金君吳君
及倅吳君維京則復爲議揚林暉鉞曰太倉楊林
者鮆浦之北其右多阜易涸而鹽鐵故潴河也
是二河者太倉徐也丈各八千有奇寺徑至
吳塘顧浦嘉定徐也丈各三千有可由七浦營
而劉者壤沙所淤河不蓄之術爲尾也爲丈三

千八百五十而之工四萬五千食若金者五千
四百有奇俱報可則又以戊辰春倅吳君與金
君盡地而治之其規畧大抵踩七浦其役大合
諸河之傍田者而佐以七浦之民凡三十日而
竣既報不佞良以燕請林公董公則相謂曰日
大司農困匈奴使者十輩相望而
天子卯位予民租不能半然陽子之陰蚓取之矣吾
儕愛皇之度無所出今而知所以策矣良謝不

敏乃曰昔在永宣民困犨庭忠靖數刱壞長流
安文襄叢均伏樓困蘇其季年公私陳因策始
謂是乎二公曰然登維子之州是利將四郡蚕
莫焉退而蔡君以書請曰子爲銘之非以耀成
事也以示後之志水者有攷也其無難與也無
避曰也無何而州父老數十百人績鵉請曰嚮
者諸公雖屬我春鋪而導食汲今年二月矣而
環河之民有生色焉始諸公之下□□與造物者

均哉！乃不辭而爲之銘曰震澤沮洳惟天所
滙以爲
帝藏日夜北首衙雲屑霜既牆而廟原之不採陸塵
其波河以溝防壁彼峻冬敗厥路孤而嘆無蒙
維先未禩臣翼有言遠
帝衍載大臣細旃强本節用觀求利害中丞煌煌手
抉天翳百吏伏駭惟麻與董左冠右斧日畏日
愛監司承之提衛守令以盡成事曰維諸河襟

帶太倉黔首所恃官無私豁民無私力務一其
志庶幾子來立表刻漏以聽戒備男跣而挽女
執簟筐遵彼河旁猗歟金吳立眷鍾閒與細分
功民亦有言不日成之毋久勤公清流洪泱樹
之梓楊以爲河封毋不念恤寔佐其武千里若
綉環河四周膏澤所浸悉爲沃野桔槔之聲比
阡相聞以代潤雨無靳于夫靳我天吏是濬是
撫爰在京宦忠靖司平七澤鑄宣文褒綬續化

柝秋毫爲民請籲上錯塗泥外庚于甸外甫于
厚奴積棄仁群公勉旃斯千百年

○嚴訥常熟縣白茆港新建石閘記 隆慶二年

吳之水莫大于震澤其克有底定則以三江入
于海也禹貢志之矣三江今已湮其一而太倉
之有七浦常熟之有白茆之二港者其口皆瀕
于海而吳諸水所從入若可當一江然其關于
水利也甚大嘉靖初
天子特命大司空李其爲臨白茆濬之費二十餘萬
金江南數郡供之而其工亦役數郡之人歷年
多而港日已湮久議當疏以其費鉅役衆而閒
者皆相顧逡巡不敢輕動吳中境內坐是數十
年中災祲水旱者常六七頃歲諸上官以爲于
邑令張侯博張侯數詣邇見謂其勞亦不必求
如昔之大濬徒糜鉅費而無成功也顧權宜
小濬之其費省其功易顧恐港口沙壅易又有壅

計者謂港所繇湮徒以海潮混進而沙積焉耳
今欲圖久遠莫若閘于海墺時其啓閉以節制
之使而欲其閘之固免于水之齧蝕而不易崩
也則莫若石焉以爲之便于是張侯以請于巡
撫林公潤巡按董公堯封溫公如玉兵憲湯公
賓郡守蔡公國熙諸公皆心切利民皆是之先
是港居民有承墾丁積土之上者張侯弛其
罰而減令計畝補稅爲代石之費其餘則斥邑

祭之羨金而撫按以下亦各發贖金之餘助之
邑簿唐卿乃奉檄委發下其地專志經營水良
佐時往相之而邑士大經亭唐君猶于此留心
焉與張侯議克合因亦延致多所詢訪晶晛周
詳而唐侯輩亦殫智畢力朝夕早作夜思
寒暑無間未幾張侯被徵以去而撫□□龍侯慶
雲金侯桂張侯□兵憲余公□侯相繼臨以
董蔡公寅亦勤勞有稱專心盡力不惜善繼邑

令許侯洛繼至又往督之而裨益其所未及蓋
經始于戊辰年之六月凡用銀四千一百四十
一兩有奇役工凡五萬一千三十有奇迄已巳
年之五月而關告成矣今之蘇松公家之賦强
半仰給于吳者每議設官以督之而不知賦出
丁田田資于水利水利敝修則田可不蕪而賦
可不虧是以有識者謂宜省督賦官而專設官
以司水利可謂知要之論夫古之聖王之治水

也即躬自胼胝亦所不辭而周禮遂人稻人匠
人列其官曰遂曰溝曰洫曰澮曰川辨其制以
蓄以防以蕩以均以舍以瀉備其法蓋有以也
今之食于民者號稱民之父母民有當興之利
不敢圖之旱則坐視壤之涸潦則坐視鄉之
沮洳既蒙不可究詰又無所稽而徒叢□繇乎
懸罄之害□□哉十萊邑之間其不肆往與剿
則也者役屬矣由有道仁人其忍乎哉昔有渠

丁谷口者而其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公起後
有陂于南陽者而其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斯役也水得所衙而不為害禾稼以溉而
饒其生歲挽內以為曹土化瘠以為沃士女老
稚佩韈之厄所羅而公私之需多賴其類聲之
作夫豈役于谷口南陽之歌者哉往港既大濟
役設有導河之夫導河之艘以防其湮人以為
其衣御之患其後丁且在官毋借以他用而所

存者特其名而已河不復導而欲其不溢也難
矣今閘所宜防亦何以異于是吾欲告後來者
愼葺其闕而勿使漸圮且凡可利民若茲閘者
相繼講求而嗣興之以弘有濟于蒼生故于許
侯之請記也爲不辭而書之

陳璜常熟縣重濬奚浦碑記

奚浦在縣治北七十里導江流溉田千八百頃
有畸洪武中常一濬厥功不繼沽塞游民以大

村
宣德中工部周公忱理東南水事錢故吾邑著姓
時則有日寬日洪者稱賢豪爲里中倡上記周
公請更濬浦且願輸資餉役夫公可之水部郎
鄒公顒莅其事民賴以饒厥後浦復漸淤始猶
蒿潞不絕如帶寖遂竟成平疇雨潦日卽大浸
暵涸辰卽大凋年屢不登而歲租三萬六千餘
斛逋不務責先是蔡公守吳日愬愬然于東南
利病病必剗利必樹而以事中去頃
天子念吳民趣公再至已遷公臬副備四郡兵公曰
禁民盜不如惠民使勿盜乃益求故所未盡者
得之錢之後刑部君受其父封公指復其奚浦
當濬狀請于公公曰吾事也遂白巡按御史劉
公屬郡倅吳侯相度之分疆戒徒方於鍾儋土
而邑令連侯至卽徒步周咨於其不力及溉廣
不中程者民益用勸益不愉月而竣事計所濬

長四千四百十丈廣五丈深六丈凡用夫八萬
八千九百五十官給金二千二百二十三兩餘
功興農隙不妨三時費出罰鍰不斂一緡君子
謂是役也主之者兩臺經之者蔡公吳侯慮其
始連侯棘其成前規頓復稍梁與歆其利澤弘
矣夫鄭國開先白公繼作故利可永久此一渠
也使往歲周公之緒時繼不廢則力一而功百
胡至官與民交病哉顧距今百三十年始得一蔡

公輿其役信夫任事者希也今而後其尚圖永
利哉劉公名以庸南昌人蔡公名國熙永年人
吳侯名宗吉浮梁人連侯名三元永年人刑部
錢君名顯德封公名體仁

方逢時金壇縣浚張公塘河記

余嘗謂天下河渠係民生利病者甚鉅故太史
氏纂輯濮諸瀆筆之於書較然明已及讀西門
豹傳每至鑿渠若干里溉田若干頃則又疑其
功甚偉而疏鑿之費曾不少槩見當其時吾皆
取辦官府意必有好義樂施之士捐貲以助而
史氏皆不及書故後世莫得其故也嘉靖壬寅
余釋褐令宜興夙夜靡寧求所以利便其民者
問民所疾苦輒欲為罷之問民所利輒欲為興
之居無幾值歲大旱當道有興水利之議諸長
老來言張公塘地勢最高无泉源不通溉災獨
甚故有河歲久湮廢請疏之余往按視其地一

如長老言乃嘆曰嗟乎使西門豹當人落若士
濟渠役曾暇朝食哉乃復諸當道請疏之維時
飢饉之後民力不堪方謀為捐俸發倉廩之事
而溧陽史君際家居聞之告予曰公疏河以利
民某願捐利以助役可乎遂發巨艘運米五百
石于河上令其紀綱之僕三人來經畫納河工
用成既予去宜興寔四十餘年而民有時
時來傳言張公塘永泉溉田之利者予曰此史
君之功也今年外翰王生國賓者言念舊雅聞
闖走燕中候予因念往時各束髮譚析經史而
今相顧皆皓然老矣不覺愴然因走筆為之記

○徐階華亭縣修築捍海塘記 萬曆二年

華亭縣故有捍海塘按志塘築于開元元年縣
創于天寶十年則塘固先縣而築矣豈塘成之
後海水既不闌入而江湖之水又藉以停蓄故
耕者獲其利日富日蕃而縣因以建歟萬曆三

年夏五月晦海大風鼓濤山立怒號而西注敗
塘于漴闕於白沙漂沒廬舍百十區潮乘其闕
日再入流溢四境潮味醎所過禾麥苴蔬立槁
適歲旱民不得灌溉太守西蜀王侯以修塘咨
曰災者此吾曷敢寧居亟檄知縣事南海楊君
瑀雲往視楊君冒暑循海行二百里具得其
狀以白王侯侯首議修築費巨無所給或謂民
可役也巡按御史魏江鄧公璧曰呼華亭人瘦
矣吾奚忍益之亟出贖金五百兩俾侯經始巡

撫中丞承豐宋公儀望聞之曰俞吾保釐茲土
固惟莫乂之求出贖金三百兩督鹺侍御與定王
公藻曰使者巡行問民利害矧吾瀕海之民環
塘而居者千萬計其可無聘衆出贖金百侯亦
出贖金二百及河夫之值二百六十召徒役具
器用雲裝船粟率楊君齋宿而從事于是整飭
兵備東陽王公叔杲爲設禁令陳賞罰擇典史

林國惠千戶李國美百戶游文卿使分董工役
築口舊塘亟告成長八百五十丈有畸高厚各
一丈五尺址加厚二丈川原底寧行其上者若
坦途耕于其內者若倚平岡不復虞鹹潮之入
也胥拜且言曰非諸君子之力其曷能有此請
予記成事予嘗論古君子關民之災心相與勤
色但中舉力而爲之救後之爲政者勞率避去
不肯爲政率倡而莫之和今觀王公諸君子信可

謂協于爲民矣遂諾而記諸石

劉美長新埂閘記

歲戊寅冬十月義民盧郊等來言邑西大延橋
之下有荒蕩廣袤可二十里民度其宜田也而
狠之狠之既久無利而有害焉按其故則以蓄
水無閘而旱易災導水無涂而潦易溢今將以
時興工敢以請余欣然許之郊遂鳩工聚財率
衆疏鑿通成新舊二渠舊渠則起自敝塞口經

涇溝入潭頭東岸新渠開起自涇溝口經岡墅那塢東西村張巷陳觀山歐莊至廷慶寺東入大廷橋河二渠屈曲各長二十餘里自是水勢四達而田可耕矣去大廷橋之北二丈許料石爲閘閘口僅闊六尺使啓閉防衝決也涇溝口爲一大閘閘口闊一丈二尺以便出內水勢積溢必如此然後無阻大抵以一閘節宣二渠即旱澇不足虞矣閘之上架以石梁如砥可通

人行皆郡等之謀也越明年春告成余嘉其功因名大廷之閘曰義成涇溝口之閘曰廣澤而爲之記

莫如忠濬龍游馬路二港記 萬曆六年

新塲海上巨鎮其東有五龍墩又東折而南北爲諸霆港及龍游衙鎮其間而鎮之港西曰馬路港者實受海潮之入自黃龍浦達諸港溉農畝以鉅萬計而商人藉通艖艦取贏不貲斯東南之大利也正德之季諸港就湮僅以形辨淘濬涉者蹐淤而商賈之行病非一日矣戊寅令部使者成公至理鹽政議興水利則莫青潘先而難其任使時里人倪鏞倪儻有義聲者延之徐君紹先所知上其名於公因署鏞等董役鏞即毅然任之不越月工訖引水內向數十里脈彌望皆沃衍而商艖殷湊農旺樂業咸賴其利

嚴訥常熟縣重濬白茆塘記 嘉靖 年

治江南之水之使之顯設也在萬曆初禩而侍御林君應訓肴膺是命夫江南之水雖滙其歸其入於海也縣吳淞江諸川而吾邑常熟有塘曰白茆者乃其一也是塘也自余所睹記嘉靖間嘗一大濬之歲久漸堙而田收不饒頃歲利稍疏之間于海孺斥久而以不堅圮矣都憲海公瑞撫吳之數月忽擇艇臨視銳意興濬會公遷秩其志未畢今

天子踐阼方興寧邦協等所以利天下者會總虞凌
公云翼疏
請與江南水利謂必以憲臣領治水事而顓其任乃
可以行使宜計久遠而責其成功君時在南臺
斂練教育
廷留其推轂君爰受
特陟疏預節境上關延見諸縉紳父老講求源委一
一中窾於念以為興事役衆必先於財夫所謂
袁中丞全集　八　卷五　記　者
治水者本以利民也未蒙利而顧先索財於民
乎況民瘵已極即索之必無有爭縱民不以為
厲己也有心爭民者恐爭則與之循胡公欽禮
延按胡君時化計之凡是正供之賦有所謂
宋人府縣攤者民見謂可緩而歲逋以為常緊法
宜追徵可得金三百四十有奇民居並塘侵蝕
水道而租匿不入緊法宜追奪得金二萬一千
有奇夫其追奪者民再之矣而其追徵者則以

歲比大侵民逋如故而金數不贏尺乃又與僧
兵按察使徐君節詳計之適有江上練兵羨金
計之濟用選擇取八百有奇而輸轉焉時用既
定君則倣周禮救荒之意募厥無饘者即以工
直給而蹝之躬率其屬夙夜董督殫神勞形即
雖風不辭即烈暑不釋有舟車弗觸之道風焉
凡再閱月而工遂告成爰凡四十里有奇為丈
八千有奇廣凡十二丈深凡丈有二尺而塘則
袁中丞全集　八　卷三五　記　九五
大通復嘉靖之舊矣塘之為濟也會淡歲運兩
百數百里水猥溢濫頓是塘漸泄之如不然者
將野田廬汨漂無論即閭閻官亭當亦在役中
自是以後水荷不甚溢其泄溢易歲即旱亦有
海水鹹塘而入可桔槔挹也瀉鹵之原復潤以
腴汨洳之隰兇于執游將成之所收甫可斂鏄
正賦是供而體粟尚餘公私藉之水濱利哉夫
觀于一塘而他用可知觀于各一邑而他州郡

可知先是往昔治水謂潮海之交水什泥伍易
以淤積嘗置導河之腹導河之夫使歲導之其
後有司見以爲迂竟議捐罷君乃議復其制檄
有司每歲于冬春農隙之時役夫乘機導之必
特專得蓄瀉故常卽泥水相洄衝激不塡而潴
得其通昔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吾今亦云而
今行諸渠民歌之史志之千載而下侈爲美談
江南人德君安知不遂號稱於世而傳播於竹

帛聞耶君之屬邑尉上儀邑簿余湯相吳縣簿
任可賢吳江簿李三省本公令惟謹各效有勞
績而蘇武守王君貽德邑令留君敬臣其賢能
較著君特爲之剡薦于
朝上名尚書而君之知人善任也哲哉

徐師曾吳江縣水利功成碑記

三吳水利屢壞屢修蓋無一不屢
宸慮然考其議論之紛紜經畫之詳畧財力之龐詘
勳業之鉅細與夫志之行不行則存乎時與人
焉耳嘉靖甲辰而後閼焉而弗修繇是水沴頻
仍歲數不登公賦日逋民生日蹙識者憂之今
天子沖聖思惟邦本軫念吳農俞言官之請
簡命御史林公綰董厥務時公方領臺撫巡視下江
虔奉
璽書按行州縣惟我吳江據江湖之交會水道之咽
喉視他處尤亟公周爰相度咨詢籌策而以獨

智斷之知吳家港爲太湖東注之口也於是乎
首濬其淤知長橋南北兩灣爲湖水匯之區
也於是乎斥私占之田令復其舊而浚其中知
龐山湖爲通江入海之道也于是乎闢隘擴湮
引其中之蓄聚而瀉之析爲兩流其一東北行
繇吳淞江入海其一東行繇黃浦入海咸得所
歸已又濬三江等九橋修石塘開丁實疏南北
運河以利漕舟已又葺長橋疏兩灘積土以防

復隍之虞迺禱吉典遷太湖神祠重建三忠三
高兩祠及垂虹等亭凡諸造作次第與舉其數
土以方計之爲三萬二千一百有奇其夫爲以
兩計之爲一萬二千九百有奇其塘實爲亭閘
屋木石飯犒工匠之需爲金一千一百四十八
兩有奇凡此經費盡出蕩戶財力躬輸悉從民
便關摧有才幹者若干人以爲之而齊民不濫
及焉以萬曆五年十一月庚寅始作而以明年

四月壬辰告成至是而吾邑之水利可謂完且
美矣公猶以爲未也創治田六事鋟梓以頒農
畝使自相養蓋公於是時焦勞劬勸晝不寧居
夜不安寢故能綜理周詳人樂趨之不半載而
奏績且有永圖以稱塞我
皇上援拯吳民之至意於乎休哉今而後惟願良有
司培公之成績楊公之六事即天數未可知吾
意非有天災歲鮮不登自是貢賦可充生養可

遂其爲久遠之利歟此特論吾邑耳其他郡縣
別自有記是舉也先時協理財前巡撫都御史
宋公儀望今巡撫都御史胡公執禮前巡按御
史郭公思極王公民順前郡守吳公善言臨事
贊襄則今巡按御史劉公時化前兵備參政王
公叔杲攝兵備事督糧參政徐公用檢今兵備
按察使爲公叔吉郡守李侯充實貳守劉君
崑王君事理商確劬勞績弘多貳守施君之

藩疆實報功不誣不隱蘇守侯君師顏通判許
君雲濤段君文清推官赫君瀛與聞斯議於法
得書縣令王君一言斟酌運量織悉無遺至於
分區督率則署教諭舉人陳君文爍以才借委
縣丞萬君鳳至張君家論主簿李君三省陳君
求典史劉君遇明及澤司巡檢張楠朝夕勤勞
成有成效而前縣丞呂君品彷亦與議焉至於
考圖指說稱盍謀畫則周生大韶也其他效勞

者役人多不載則並刻于碑陰云督嘗聞父老
云三吳治水惟正德辛巳之役最鉅費最多而
訖無實效噫此其故難言之矣覩茲工大費小
一勞永逸者相去何如哉縉紳士庶僉謂宜有
刻石以紀美實而縣令王君來以命習辭不獲
乃書其顛末及功成之歲月而系以銘銘曰我
邑庳濕湖水所趨下流弗濬水返其居幽灘之
交淤爲畦畛私其膏腴水道以梗玩愒迴閉孰

洩孰容氾濫狂奔害我三農蘇胥迄元非不疏
濬時移勢改莫救饑饉饉入我
朝屢匱
宸衷
敕使修築凡十餘通疇功最鉅夏周徐呂胥有弗終
大都克舉茲逢
聖上惻念東南聞言即行
璽書下頒憲臣祇承夙夜靡及爰咨藩臬以逮郡邑

上義既同下亦稱便出力出財時罔胥怨匪廢
占田豪右柔帖除害興利要在咽喉咽喉既通
我邑斯乂遂導下流望海而逝迴條六事潴告
舉護勞來勸相人爭驩從緊公之功維
帝之德稽首勒銘昭示無極

○陳允升吳淞江功成碑記

夏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言治東南之水
其詳不可得聞而其大要不出此此後世水學

失傳非惟治法不講而三江之說紛紛迄無定
論唯吳淞江爲震澤入海之道自古及今莫之
能易其爲三江之一無疑今按江源出吳江長
橋下經長洲崑山青浦嘉定四邑之地抵上海
縣入海前代修治之蹟姑未暇論
本朝二百年來有事于東南水利者非一惟永樂中
夏忠靖公於吳淞江爲簡略正統以來並皆濬
治至隆慶初御史中丞海公來爲巡撫尤銳意

焉於是自嘉定之艾祁以至入海之口八十里間咸通流無滯然一時工費悉取諸豪家以故謗讟易興而全江之工弗竟逮今

皇帝嗣位之五年時念東南財賦重地會有以蘇松水利爲言者

上首命之而侍御林公實奉

璽書專蒞其事惟是吳淞江於水利最鉅濬治旣成有可名狀紀其始末竊謂水在天地間猶

血脉之在人身也苟不能養人則鮮有不爲病者往者大江之北河水橫流災被數郡頻年不息至上厪

宵旰沉璧馬祭之所以爲捍治之具亦多術矣而迄未底績因竊計以爲江南之事其可憂莫切於此及公旣至則兼採衆長斷以己見相地之勢因天之時均四縣之力協謀於督撫中丞胡公前參政王公今按察使馮公各相繼營度以贊成事自崑山之慢水港東至艾祁凡六十里隨其通塞廣狹施工各有差公復往來江上昨加省覛始于萬曆六年三月辛未迄于四月辛丑而江工告成而千墩夏駕大小二關之工亦不日而就夫然後慢水以西則迴乎上游艾祁以東則沿乎海中丞之績而全江皆通流矣至其工費所出或取之灘占或取之贖鍰或取導河修河諸課上無損於

國帑下無加于編氓爲力省而成功鉅數十年壅閼旁潰之水一旦咸受厥職如宜導血脉疏滌流暢不復爲病而適以養人豈非江南民之厚幸歟是役也用夫四萬二千餘人用銀二萬四千九百餘兩錢八萬有奇爲日者三旬而畢董其役者郡貳王侯事聖崑山令程侯達經其費者郡守李侯充實郡貳劉侯崑嘉定令徐侯上達長洲令李侯堯民吳縣令郝侯國章畫地而

程工名領佐之屬凡十人不能悉書他若疏瀏
江源於長橋之下事在吳江當自有志故不書
林公名應訓閩之懷安人王公名叔杲浙之永
嘉人馮公名叔吉慈谿人銘曰禹定震澤實疏
三江擺東百川以放湯湯時惟吳淞三江之一
二江多湮疏水為殃歷世濬之隨復湮塞橫流
莫制害茲稼穡民困

國賦

帝用斯惻乃詢乃謀僉曰公能誕命惟公承命以行
乃相厥勢乃度厥形聚財僝力經費授程萬夫
齊營乃鋪乃畚款橫厥壅斥舊流新滌灌田疇
浸潤溝塍惟茲塉下化為膏凝三農歡呼百穀
用登昔常理水罔或克成惟公之來百廢具興
西門治鄴鄭國鑿涇王景修卞杜預疏荊方公
之功並駕齊聲既富我

國既饒我民竭心

公剏以沃淵思刻銘貞石以頌千秋

錢侍御疏濬三吳水利記

吳人之命縣于水利在吳東者多潮汐而北乃患
夫西北之瀦而高其下者為澇若南陽各涇國
環西北瀦洩者僅三丈浦浦最稱鉅為丈一千有
三丈老取其旬以名浦起常熟沿上虞河袤亘
四十餘里以浦受各浦又東南入海道徵獨西
北鄉賴之弘治嘉靖兩中不能罷力為西北之

民所歸命者乎有司有司雖其費計無所出
我王世父參知公奏記舒侍御請濬之侍御曰
命乃發四郡金錢濬浦浦如故自嘉靖乙未四
十里之內無論士庶宰官到于今交口德侍御
與參知擬茲浦而思功者幾埒河省云顧浦納
海潮汐水至則挾游沙而入水平則積積久則
淤至隆慶中而西北鄉之民憂復如故不佞兒
時記憶家大人為不佞言若曹幸而賈毋忘王

世父之業皆在□以謹慈上矣不佞謂而□

蓋二十餘年會侍御林公恭

天子璽書按吳經略河渠不佞始得從與林公□請

幸及公修治事易工倍久則浦益淤寖益大壅

西北之民不知所終敢請命於使君使君直□

聽而許之檄治兵使者與郡邑吏議試定屬縣

丞工公與令留侯綱紀其事括帑金得五千八

百有奇不以煩閭郡吝擾之役於濱河之民役

直分㸌不以勤一邑經始于

今上八年二月二十日迄工于三月二十五日不以

害三時浦長四千一百四十丈有奇廣十丈有

奇深八尺有奇浦復如嘉靖乙未時西北鄙自

今有秋以汚萊若矣當林公下議時稱不便者

十人而九及臻厥成則人人交口頌謂林公再

造我西北鄙也且畏壘祝焉嗟乎慮始誠難哉

林公名應訓舒公名汀王世父名泮林與舒皆

閩人舒與王世父林與偕皆同舉進士斯亦以

奇矣是役也王公名事聖南康人留公名震臣

晉江人邑丞而下凡有勞于浦者書姓氏于碑

陰

〇于業金壇縣開河記 萬曆九年

天之愛民甚矣以我

聖祖挺生克肖其德授以華命之權今□賊所覆之民

而再造爲唐虞以來統宇畫一版圖貴充積滿

百川瀆溺神禹所經悉浮湮失故道蒼生爲稍

焉

登極初御詔天下修水利三輔重地加意獨殷做單

鍔之策任重臣治以使宜俾吳瀆之□十可耕無

疇非開闢之一觀哉以傳

聖子神孫憲章萬世仰惟

皇上冲年御極敬

大法

□重親民之官務以久任封帝關民瘼者
下吉申飭一事無慮百言意何渥哉歲丁丑吳眾示
異古者圭吳越大水明年果淫雨爲災今夫不
登事追後則十室九懸無從措辦老幼塡于溝
壑强壯驅而爲盜此難在科𤼵也嚴斷究則以
一歲之課供一歲之需司農循其常者取不盈
爲用何以充此難在經費也不得已而爲改先
寬蠲蠲緩之微無補殘喘倘折色之浮于時估

則得不充額下則折反傷農公私且交病矣
此水之爲災也一汎能者狀哉
帝閒之惕然以論輔臣謂臨御未久而星變水災相
仍迭警不能省愆修德以回
天意其何以見於
郊
廟事下所司會議以行輔臣惕然引愆受理竭
誠入告謂民之命懸于農而農尤以水利爲命

三吳財賦當天下半國課所資時先事之防災
其爲密矣軍儲奚取給焉匡濟時艱非壯猷蓋
臣以握治水之權不可發之
廷論得御史林君應訓一人焉以薦
制曰可江防水政其並以
敕於是御史軫輔郡之重切已溺之憂考傳經之故
踵神禹之蹟究致災之因訪水頹之略羅誠所
轄僻境必躬步而履天目諸山皆于所部長

漭洋東滿浙震澤諸湖放於三江以達於海水
之分合源委高宜蓄卑宜洩明若燭照通喜而
擊節自誓曰聽子祗役爾率群工先漕渠而後
支河先三江而後百瀆先滔湖而後萬洋務求
南可與
實用可紓敢不秉忠竭力有如此水迺復移檄撫
使李君頤曰四郡治河界於一道統察史治令
以河工爲先時核其狀而獎戒其用命不用命

以胥成功檄郡府鍾君庚陽曰三邑水災金壇
爲甚可與佐百姓者唯良二千石必理粮厎績
窮困而後可以稱良其立石白橋識文以紀其
事業雖謭陋安敢昧夫良心謹叙其顛末以昭
示四方御史熊從有大節天下大事可倚而正
直之聲安壤之績炳煥彰之宇內矣一日此不
書書其能嗣禹功也爰摭民謳誦爲記俾邦人
歌之勿忘以詔來者且以俟後

闕史者採焉

○王世貞太倉州濬七浦楊林二塘記（萬曆十七年）

大江以南皆號爲澤國五湖之所灌浸而太倉
之州與嘉定之邑最爲其門戶水則瀉湖以之
海旱則資海以通潤然其地頗高仰其水不虞
溢而虞涸而其害亦不在水而在旱太倉之幹
河三劉家港其最大者自海口而抵崑山可百
里浸潤而流汎不受閼無所事濬其次曰七浦
廣殺其十之八修得十之六又其次曰楊林廣
得七浦之半修如之所灌溉田爲頃以數千計
然其浸稍漲而流緩潮在往返閼泥從之僅十
年而一濬役之濟者以苟且報成事而已而工
在之資大吏多侵漁其間農不得食計不暇爲
久遠掘土三尺不爭岸而委之其傍暵日浸水
溢隨潮挾閼泥以來兩岸之土卻蘇蘇落蓋不
二年而縮爲平一發之水不能尺寸入可以續梏
楫何論舟楫者

天子采廷臣言發司空帑大與水利而以故太僕河
渠使者許公特按察節來董之許公適首治嘉
定之吳淞江甫竣而即馳吾州謂州大夫韓侯
才而悉屬以七浦楊林之役侯乃大集三老吏
民敂求凡之所以失身親行河浹旬不歸示之
以恩信日食不設樗扶不設假以人計工以日
計人給而與值而自入錙必覈遷土必遠犯者

避貴勢以貸以役於許公是之公時躬節其用
爲時時行役所分別勸惰鼓以賞罰蓋工起二
月之朔至四月之朔僅六十日而二河皆告成
侯又采三老吏民議徙壩于海口於潮汐窮處
築室以復許公復報可蓋河成而傍議而衆者
咸欣然自幸其耕作之得所輔而生者聞侯
然擇其步擺之勞而又貸以者奚穡其所未觀
之二河已三老以水祭海有錢文而名稱于泉罔

韓侯之覆露吾民甚博其爲吾民乳哺甚久吾
儕食其德不能有所報效今幸親一斑于治水
之績而不有于下之士能文章者代之石以示
永永吾儕小人敢不食其餘於是趣而赴
留都者數十輩咸具狀以請余曰不可子不觀
甲令乎且韓侯有禮而謹慎人也其必不若之狥
天福曰吾安知
甲令即不敢記謀侯它德第欲使十載之後濬河

者藉是以知侯功之所以能永與夙之所以失
上可省縣官帑而下可蘇民數歲之力則維子
之言是賴余乃曰可請爲重濬七浦楊林二塘
記侯名策字獻之貞定之南宮人萬曆之丙戌
進士許公名應逵其號度循江南當必有紀之
者

申時行濬墅關修堤記 萬曆十一年

國家以榷之利佐度支關有征舟有算司徒之

屬奉
璽書從事焉吳之滸墅其一也吳故東南都會而滸
墅綰轂其口闕臨漕渠有堤翼之蜿蜒綿亘四
出九達無論冠蓋走集商賈輻輳而大農之粟
少府之錢歲輸以巨萬億計舳艫相銜邪許之
聲不絕關之左右皆名田土腴水至不害其稼
白倍蓰殖私賦出其中蓋行旅所迹歲漕所經
稽事所仰賴是隄之重久矣比歲行潦水齧隄

崩徙涉既艱淪胥日甚一時行者負者輓舟而
過者乘耒俘鑄而望歲者皆舉蹙咨嗟有司蹠
駴目疚心而物力方虛莫知爲計也戶部郎瀘
淵董君漢儒以萬曆丙申來領榷務既瘵剔弊
蠹偽觶經營過遐蹕彼至者繼爲蹤年有飭之
溢于常額者二千金而羨關吏治如故事治家
中裝君叱之去曰奈何汚我行以兩以議之則
以通衢之意使曹君時聘薔[illegible]之流直
爲吳民利可乎君欣然曰可即輸金府藏以待
庀役而曹君爲閘之中丞侍御檄郡丞應公椅
長洲令江侯盛拜董其事乃發部民二百四十
家各率丁夫具畚鍤塞決補缺培薄增卑衆志
大和鼛亍皆作[illegible]抵閶一十里所隄爲丈
二千六百有奇如砥如墉[illegible]隄園工始于某
月某日訖于某月某日凡三閱月而告成于是
江侯來乞言將石其工之始末以示永久昔在

成周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其以藉民也至
于遂徑溝畛川涂澮道遂人之所治司險之所
周知無不畢然備飭者固宜所措費而得是蓋
其時鄉有委積野有籍粟裁師有困窮縣有之
入均人有公旬之力政常以其不凋之財有餘
之力與事而務工故人不告勞而財不知費其
制度若此今當閭父老言崇文[illegible]將繕治
津梁道途以數十百計所在[illegible]皆竊闕以報
無年之租熙熙乎若成周之盛世而今則有大
異不然者賦額日廣供億日繁重以災沴薦臻
督逋之役旁午于道閭閻如罄府藏如洗有司
至不能名一錢甚則學宮頹圯而敝成而不得
治蓋已窘矣向微董君出其餘贏鍰以予則
病涉者疑歟[illegible]之民將自救乎蓋江侯爲
余言董君之可諗也度其節縮如式而止昔躬
自衡較一不以假吏胥榷金錙銖辨遺瑣理微

窟無敢有窩渦爲奸利者民間小艇絡繹往來
一無所呵禁蓋以其精明彊察燭奸杜欺以其
寛平和惠懷遠附近其羸得過當乃大勝于兢
錙銖折秋毫者而氷蘗之操羔羊素絲之風又
皭然自拔于脂膏之地故能酌彼以注兹推羸
以濟詘上佐公家之急而下以拯一方之艱危
蹻之周行貽以永利其有造于吳豈淺鮮哉昔
者原思廉而不知惠國僑惠而不知政余謂若

實兼之以訓官箴以恤民隱以修王政之闕一
舉而三善備矣則是役也胡可以不書遂爲之
記

唐時升重築沙湖隄記 萬曆二十八年

昔在弘治九年丙辰始築沙湖隄至於今蓋百
有餘年矣駭風驚波震撼齧蝕幾十之二日引
月長勢將不能自止觀察曹公言於中丞趙公
欲重治之顧數年以來内帑

皇居將作之費以億計外奉軍師轉餉萬里外府
庫之藏搜括無餘然及今爲之猶易爲力是不
可遺後人會司徒郎管公來治閶門榷關弊釐奸
商旅咸集歲額之外得金一千四百有奇公曰
今歲幸有餘入吾不敢加於常課以困後來者
其可留以予民必有所以用之以書告中丞暨
觀察二公二公許以用管公之金於沙湖其澤
可以永久遂檄郡縣凡李石之費春鍤之役

適與金相當乃興事凡爲隄七十五丈高十尺
廣六尺五閲月金盡而隄成焉内湖外流往瀾
不與東溜西舫如行康莊民甚樂之余觀太湖
從三江東下其泛溢四出者遇涔渚則復成湖
沙湖在郡城之東其南北與二江相吞吐而當
四縣走集之地公私渕會與百貨之出入無論
晝夜艤艒舳艫常相望一旦南風驅波濤而下
如萬馬之騰驟舟黏北岸尺寸不得動北風驟

至則漂蕩入湖中檣摧櫓折如箭脱弦故奸人依以爲窟穴旨風怪雨之日則鳥聚鼠伏伺候行者而湖之陽皆畝鍾之田殺芽之春稼成之秋風起浪湧一望泙湃不見蹤跡此昔人之所爲作隄也傳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假使數十年之後湖隄盡廢波濤横行道路多害亦孰知爲誰之遺者吾是寄事者之意以爲意也以今之時而塚百年之廢上不知帑下不知勞滄波

流滯之間隱然如城郭前人之績將隳而復存可謂盛矣若夫千金之積不以自私而用之于民捍患救災垂無窮之休使過之者謳吟歎息想見其人蓋賢者所至必有遺澤沒世而不忘者也夫吳爲澤國攷其記載大抵皆沮洳之場昔之賢人君子相與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以及於今遂爲天下財賦之最蓋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支也然而昔人平水土之策不出二者曰

塘浦以疏之堤岸以捍之今千里之内溝渠塘圩之跡不獨不如吳越錢氏之盛時即考文襄忠靖之遺烈鮮有存者蓋一川之瀦遇旱而後知其功一堤之毁遇潦而後知其害故庸人之情常不以爲意至於陵夷已極乃啼嘘太息又以爲非一時物力所能辦此東南水利之所以日湮也後之繼人[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舉之幾毁而復成之皆若[illegible]隄之[illegible]壞也明

國家根本之地永有賴矣

王衡嘉定縣學重開河記 萬曆二十七年

嘉定縣學泮池故野奴清境二水灌焉清境自北而南環其左野奴從西會之無何民居漸壅塞西水不東與左不相續而科第亦寖不如前華亭鄉進士王君某[illegible]博學工文章兼通形家言辛丑來署學事[illegible]乞士較藝已出倚池上四顧而嘆曰非其文之罪也自[illegible]也長韓侯浚

請稍徙屋廬之直河道者使仍故流而分濬其徙居之費詛某日以春鋤未幾月而輟工屬衡記歲月余不敏于形家言嘗如也獨念昔者青烏說未興先王設膠序之制以數教流化苟械經有地足以詩書絃誦其中足矣奚以若洴若壅環繞如壁爲哉彼有取爾也学校爲才正如井之爲泉井不泉而泥則亦已矣斯實有泉而莫種之或幕之井渫不食斯行道之人惻焉天下事類相感氣相合可盡謂水之通塞無關於人才耶獨怪以王君之材品貌不能如蘇湖先生故事以實學實行教弟子而沾沾科目爲師言而驗見謂所收者末而恐謂科目之與書井聘召非有二也天生才無方隨世所趣尚而罏氣備爲其間當今之世業無所求餼牛版築之用所以勵世磨鈍者惟是途使一不振則倦倦明業徙而日下所以鼓之舞之使之不倦者天與人參爲吾郡七縣中嘉定風氣沉厚善懸雅處其君子務讀書行義之士漸老且倦矣而嚚而善訟者其氣方張使蘇湖先生當此時其亦不能以枯槁無用之學術鎮嚚疏蔵明矣倘有術于此使其君子早爲天下用不至槁首黃馘私其銜訟之樂而邑之文子子弟習見其利而趨之機心悍氣不羅皆而俱化是亦大慈悲之長忠信之師所樂與鼓舞而作者也吾姑志歲月于右俟嘉之科第益振民風士習漸變雅馴而後頌兩君子之功焉豈不美哉是爲記

周道登吳江縣新築石塘碑記

今皇帝之三十有三禩五月朔邑侯劉公新築石塘成塘修九萬九千八百一十四尺爲橋十有三爲竇二十有七爲遞鋪今扎接茂苑並葺舊者爲里八十有二其石約二而成丈博一尺有八寸九分其博綱一以爲厚四疊其厚以爲塘之

崇倍其崇以爲基和之用灰支之用木毎尺而
支者三以石之厚爲木之闊二倍其闊以爲修
水遍溉而遍加率一木而爲五支新其本末以
當庸直計木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三分之加
一以爲石之數二分其石加一以爲石之工佐
者居三之一灰三千有四百石鐵崇索綯直二
百五十餘凡費二萬七千金有奇役始于癸卯
正月十七日主其議而捐俸以倡者曹中丞也

邑二尹西蜀李宗程則督視邑人王郡倅忠則
勗勤沈方伯季文則協議沈旨承璟沈僉憲璜
沈孝廉令名與不佞登則出納父老屠大化等
十人則宣力凡再閱歲而竣其成於公公率千
尺而賦其三何之以賦其崇也析之以賦其砥
也度之以賦其修也數之以賦其木之樹也掇
之以賦其木之中程也滿志始告竣事於是倍
兆驩呼得未曾有而薦紳先生攜亭營湖隅不

佞記其事夫以塘之積圮歲歲修而圮日甚容
爲縣官費何益公新以巨石爲邑永利是大有
造於我也曰
天子嘗出
内帑賜修築矣卒未睹片石寸土之績公不煩官
不強民有計措据杯酒諷勸而事忽大集我享
其利而卒不聞其擾也方事之萌有誠以佛誘
者公掀髯笑曰謂乃公饒鬚髮耶議竟不行美

哉公之績也其舉事也能持正也其勸相也能
設誠也其運謀也能不賴也一舉而三善備美
矣公之績也可以頌矣公名時俊字恒甫别號
勿所蜀富順人戊戌進士歷廬江桐城再調吾
邑治行皆第一　不佞職得論次爲吏中茲不具
書中丞名時聘獲鹿人辛未進士吾邑之得有
劉公中丞力也頌曰繄我吳澤實維震澤
騰西吳浴海東㵎電激瀩滃浡烟江㵳兹行旅

誰呼翱翔適有石門隱隱降如擲斯北如塒
斯崇金湯鞏固周道逶迤風不波木霽而虹
亥戢馬夷式濟艨艟其來熙熙其樂融融云誰
之賜曰我劉公於億斯年續禹之功

管一德常熟縣重濬橫瀝湖漕等河記

夫官與民一體也而官常與民則常異民情可
樂成而難慮始官常易慮始而難觀成此政貴

先勞尤貴無倦而太史公志河渠期于溉田沃
野而止也先是萬曆辛丑邑侯趙公開浚管下
今書橫瀝而一大爲捷尋丈爲門不踰年而敗
淺如故爾蓋事起倉卒縣屬行河如某者致以
敗成功遂不繼茲耿公蒞下車之日首問河渠
父老即以荒度事對公曰渦也然吾聞常熟巨
流無過白茆而支流餘派無慮數十道今者白
茆淤何所不淤而浸言荒度毋乃輕百姓力乎

大梁好土功宋劾費事古今所戒而曹姑少待
之乃先濬福山塘周察士民稱便利焉又踰年
而政通人和因經始其事先采輿論協上宜次
計徒庸酌財用次乘龍火既時日哼乃課土功
責成事于西則委浦三丈湖其功某官給以
金于東則李象賢濬盡儀湖曹梯某某其工程
較省則照民田起民夫而勢依以為之力
河故濬公義舉出入劉西北而各以行聚

馬水行載舟泥行屬馬親督勞其勤事者而問
拔其不勉者雖亦有長吏之分督其間而躬
爲紀綱者則公也故長吏亦各風旨勵藎民
乃懽然趨命然赴其嚮權而景從效乃而荷鍤
者土崩退而人鶩錯於神不以伎倆免之闔家
右不敢行隱匿之私不兩月而歡工告成不伐
一疏橫瀝里人也所見橫瀝之役長二千六百
丈有奇廣四丈深五尺當用夫三萬有奇然經

始于二月朔而告成于是月梅撥而諸河縱橫奚啻之數當以億萬計莫不皆然延袤百里萬頃有倚號稱沃野抑何神速之甚乎蓋公寧令巫馬期之治不若宓子賤之治先分繁條以身兼之故逾年三月而無成今則匝月而就緒逾年專治一河而不足今則兼治諸河而有餘也昔人謂雷霆百里故縣令象之分土百里夫使三吳百里之宰盡如公治河乃何憂百萬斛

賦哉雖然公固天下才也而屈爲百里才文經武緯利與害除無所不幹游而是區區土功又何難也諸工竣而白茆諸港不絕如帶公又將爲慮始不佞且拭目而覩成彼孫叔敖士廂年之事豈足道哉

管一德常熟縣重濬福山塘記

常熟故瀕海而居蓋東南沮洳之鄉而昔人稱爲澤國南受太湖以下諸水而蓄聚于昆尚兩湖其東西北有二十四浦分流入海而海水之溢縮亦各施受于諸浦之故者曰白茆而次則福山塘塘雖次于白茆而北枕大江凡通泰兩州與吾邑相貿易其販舶必道經于此而南貫邑城通江門其所灌溉田數千頃大都白茆以下田多瀉鹵而福山以下田多沃美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忱嘗言其賦則此塘要害實不下于白茆治水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元吉嘗給事

中姚公善僉事伍公性嘗三四濬之然湖汐去來浮沙積聚蓋旋濬而旋塞者數矣夫包水水承地而二儀之氣升降浮沉于地中人力安能閼其去來所恃者有司之經理與農氓之畚鍤耳邇者二十四浦多就於塞而福山塘爲甚有識者目擊旱澇之發萬曆甲辰北地耿公橘以進士來宰是邦首除錢糧侵牟隱匿之弊著爲令稱石畫矣而旋門河渠之政利所當興者則

里胥三老首以福山塘對公行河形視道丁令大疏濬之嚴于程限而寬于均調設置有夫千夫之長而以司徒相地度水之法一稟于準繩夫無備工戶無隱口經始于本年嘉平月而告竣于次年春王正月費官帑一千二百金有奇而縉紳士庶計田出夫自給口食之費不與焉是舉也民不告勞官不告費試登虞山之巔而眺望焉福山如礪斯塘如帶商艘賈舶銜尾而上下南北一水乘潮而盈虛而吾民稻粱成慶婦子興歌不永永弗替哉第公問河渠疾徐輕重必次第布之福山通道且漸及白茆白茆利而所謂二十四浦者迎刃而解矣昔者僞吳張士誠偏霸耳人民幾何糧儲幾何尚能疏濬諸浦使吳民享百餘年之利況

今天子英武神聖而公又精心念民瘼彼瀕海而居者皆曰奚爲後我公所穿引寧止是哉

（明）文震孟長洲縣興築婁江石堤記

蘇故澤國也江淮之水繇京口歷毘陵皆從蘇以注海震澤滙宜歙富春之巨浸宜吐于長崑二邑閘而婁江實所繇道至和塘最當其衝蕩云自宋轉運使喬維嶽決堤爲湮水患滋起以迄於今當事者咸緦緦焉而苦于經事之難至搾椽樹椗以殺水勢亦終無功矣當濟胡侯士容自嘉定令移劇長洲神明多智故首試於奸惡之鋤夷一朝獲三十餘輩咸伏辜境內肅清民用稚寧門延父老問所疾苦而知婁江之塘不可緩也曰是且病涉病舟病飛輓病農茲土者坌眾咸不啻半歲詐司民牧者可設諸隄又相度土宜而知非石堤無以障水勢曰是金涇陽城諸湖蕩之所灌輸也是太湖沙湖之所騰躍而滃湃也是新洋吳淞諸江之所逆駕也是兩龍涇朱涇蕭涇吳涇陸涇諸要害之所

沉而旁齧也苟不爲水齧將何所用又豈司
牧者之實意經始焉堤計者四十有五丈計者
六千七百橋計者二十有六其巨者三十有八
金錢計者萬五千有奇縣邑民若貧府庫爲莫
可謝發侯又不能知正德中周夏兩尚書奉
詔治水利復因祖徵發屬邑傳搜導河官帑之
羨金不滿千悉捐歲俸與贖鍰所入集帑羨之
衆期月而成自長至寬長堤卻皆屹然帑由于

是行者歌于道負擔者歌於河農歌於野儒人
成功更十其數金益盡捐祿俸買田一頃其半
以屬善老爲永堤計日將續每歲松陵之役而
半以給澤宮之貧士使有所資仰免于寒餒侯
乃過予而言曰不佞茲役也幸借賢士大夫之
寵靈與父老子弟之力獲稱于以報績請記記
焉非以耀成事也此堤一日而不毀即不佞之
所以懷大夫與父老子弟者一日而不忘于侯

之材豈不甚與哉顧其言又何長者乃爾夫侯
之始事也國人以爲難而侯不阻侯之算長也
侯之集事也國人以爲懼而侯不怵侯之操潔
也今之竣事也國人以爲世世之功而侯不喜
侯之心苦也故此堤一日而不毀即士大夫父
老子弟之頌侯者一日而不息且夫天下今方
多事矣侯駸駸向用以侯之算侯之操侯之苦
心其何所不濟豈江之堤亦曰若吳邑哉侯拱

手曰唯唯敢拜君子之明訓因書以爲記時萬
曆乙卯六月吉日

陳彥章上海縣疏河記

上海浮阜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邑中市
民雜居櫛比而豪家大族海內并小利所
日益拓河日益狹久則侵其上無故跡可尋不
久則更相傳更相售以爲固然于大夫有議疏
者顧盼不敢前撼或敢止故市民旱則捐濟無

所求涂則溝澮無所洩積則蒸膈火則延燒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成平陸郡邑往來者非步即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退則一葉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此城外咽喉之大害也呂公濬南下東顧而嘆曰古者居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今海上水利久淤非無良父母直無籌畫耳請為父老疏城中河河旁有居室上者不同畢赤[illegible]責[illegible]藏之如河故

跡而由凡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陸家浜至新港涇十八里城北自江達嘉定涇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冬暖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抵縣門矣汲者舍浦而城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擔者息矣浚墻不作覗融鐵欐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為梗矣亦因高壤耕者有溉灌矣舟可夜行捕盜無所掠矣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昭目前

之利遠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利細民利商賈利家家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昔禹鑿龍門而[illegible]西門豹鑿十二渠而百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今觀呂公何如哉海上洋洋大國通來百度廢弛幾如郵傳莫知稅駕公修學序修城牒以及衙路廨署門亭長亭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illegible]精采煥邑而無苦河工尤顯名公嘗謂功莫鉅之後

繼以復濬之後繼以良用勢不得已乃為革芾不得已乃家動功與民更始今與民休息其惟民乎濬河以後吾父老子弟可以長無事矣呂公名濬[illegible]湛上平湖人

策對

試策發問水利古今名賢之敷對鑿鑿並輯以徵識見之符合

宋

范仲淹天章閣江南水利對

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天下務農桑粟帛常貴江南諸州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斂樵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一二言之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饑則告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致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

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湮之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於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南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

史246 516

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
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
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
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隄塘陂堰之類並委
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
月而罷仍具功緒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
利大興下少饑饉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
之費大可減省兵部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
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
一本付新受知州知縣等各官此養民之政富
國之本也

水利

○館講鄉試水利策

問今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漕輸以北
乘輿之奉百官之祿六軍之糧多賴焉重可知也
然乘歲以來水旱為虐東南數郡渺然巨浸
而濟黃上下河欲生靈是果天數乎抑人事
也蓋嘗攷之地理詢之父老乃知東南之水
太湖之溢也北河之淵黃河之徙也其果然
乎然黃河之徙不獨有淵流之患而青徐一
帶又有漂溺之災役
朝廷方遣官治之而東南未之聞焉不知二者孰
重孰急乎夫東南之水嘗論之者而
國朝以來嘗官治之黃河利害古人之論尤多而

國初宋學士亦嘗論之其術可舉而行者乎茲欲
攷古人水利之學立久遠之計使東南雖雨
而不潦北河雖旱而不涸黃河雖徙而無泛
溢之災應所謂勞永逸者思其術而未得
也願以告我
除非常之害者有獨知之慮者也興無窮之利
者有特立之操者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執事發策秋闈以南北

旱潦爲患此誠
國計之所當先也夫漕河所資者水也而連月不
雨東南所懼者水也而連月若此者以爲
非天乎始未可也然北方常恒暘矣東南嘗多
雨矣而未至於斷則謂之非人亦未可也數也
存乎天備也存乎人夫併則湧分則殺順則安
逆則怒水之性也萬世治水之法無出禹者
矣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知三江治而
震澤定也又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則
知九河疏而河流安也然三江九河不可考矣
有能尚其意以治東南之水則亦三江之遺法
也倣其意以治黃河之決則亦九河之遺法也
夫東南之水聚於太湖而後吳淞江入海而此
未聞其爲害也宋慶曆間築長橋以便漕路水
去漸遲而黃浦之口漸淤故三吳多水患然不
特此也溧陽之上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

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諸水
所以殺其來之勢也江陰而東置運河一十四
瀆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置夾苧干瀆曰大
吳等瀆泄水以入運河皆所以導其流之歸也
此亦三江之遺意也而今多湮矣何怪水之不
爲害耶黃河發源崑崙高出萬丈入海當時
未睹其爲害也周定王時始失故道而中國數
被其害[illegible]
東郡金隄其勢漸東宋至和中大名館陶熙寧
決濮州曹村其勢漸南金元以來錢渦合淮以
入海今聞且驟徙於徐州又徙於東平又徙
於臨清其勢漸北至兗州上下此亦九河之故處
也而今乃有復禹則河徙未必不爲利也然今
濟寧而下每有膠乾之虞東平以上又有衝潰
之利以勢論之則黃河之患爲急而東南爲賦
所出亦未爲輕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之道

也故治水者有順而無障有分而無併宋時河決而南一時小人必欲障而北之以復禹故跡所謂以有限之財填無窮之壑其事可鑒也今日東南之計莫若略做賈讓之論疏決發瀦以導其歸而夏忠靖所行則其成效也漕河之計莫若略做賈讓之策多穿漕渠以殺水勢而宋學士之議亦其遺法也復溧陽之堰節金陵諸水繇丹陽運河以入江開白茅諸浦繇常熟以

入海疏運河諸瀆繇江陰以入江而松江黃浦宜濬其淤塞使入海無礙且聽民作圩田以捍水則太湖之水分而東南水患殺矣導臨清之河濟直沽以南之運導東平之河濟臨清以南之運導徐州之河濟邳州以南之運而濟寧故有馬頰河宜尋其跡導河以濟濟寧一帶之運且聽民穿支渠以溉田則黃河之勢分而漕渠亦通利矣然議者必曰東南諸浦或成膏腴疏

之則有侵魁之擾濟寧一帶僅克自全引之則有衝齧之勢噫愚固已言之矣除非常之害者有獨知之慮者也興無窮之利者有不拔之操者也使任得其人則勞之者所以安之也而何有於紛擾疏之者所以分之也而何有於衝齧必也東南得人如夏忠靖北河得人如陳恭襄而又任之以專行之以漸無惜小費無惑於浮言無求於近效而功一成東南之利庶所謂一勞而永逸者乎不然殆未可輕議也

袁黃東南水利策對擬

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於海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泄焉故禹斷十方決三江疏其委勢而平之也自漢以來咸獲其利雖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築溧陽之閘分水銀林五堰以

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於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聚之水得以東決於滄海故自吳江抵華亭青龍合於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里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停之也其勢烏得不平乎夫何唐末商販憚木繇宣歙以入兩浙乃病五堰艱阻紿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震澤矣至宋慶曆二年李禹卿又堤太湖八十里爲

瀆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固則去者復緩其勢烏得不蔽乎繇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湧於此而亦蔽矣單鍔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之衆流則脉絡衇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桎其手足塞其衆竅以汏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氣絕矣其後吳執中郟喬類皆言之而當時之執政漫不知簡遂使江口爲豪强之業江尾爲茭蘆之區淤田村落無慮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爲百世之患矣悲乎仰惟

國家永樂二年夏原吉以善言水利得蒞茲土宜其復禹之故而平之矣乃復不念其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浦掣淞江以達劉家河而泄吳江

北去之水自華亭開黃浦掣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泄吳江南渡之水至於湖堤之洞則漫不爲意正統六年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潮沙壅辟成田因循不舉是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源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於正德五年者修其成焉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之繇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於海其他疏泄之

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一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古人之道焉何患水之不治哉

張海東南水利策要

永樂之元年

詔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復以水利集

賜之使講究於治之法尚書原吉奏以爲浙江蕭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治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宣德之時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龐山陽城昆承沙湖尚湖聯屬二百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年久不通乞

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於是蹕而

古之者無不以吳淞白茆爲急知府汪濟之議開白茆等塘也挑濬青墩浦横瀝塘共五六十里以通之鑿三堰通鮎魚口而水得歸海崔巡撫恭督工濬江分爲三段有夏駕口白鶴江下家渡莊家涇之挑濬而曹家溝浦匯塘新涇大盈浦諸水無不浚治至今民目漕港爲都臺浦則明德之志也洩里多方而爲術有要無過於胡御史體乾之六策矣其言曰開浚水之川浚容水之湖殺上流之勢決下流之壅挑湖泖之沙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設督理之官嗚呼盡之矣然而爲責之道雖存蕩書之來可懼則當不避嫌怨以圖成功必李尚書充嗣之尋筋於塞故道正世家之所據盡心所事不辭煩苦凡椿木畚挿給賞僱直之需取諸帑之羨餘可法也開濬之費取之官無取之民若海巡撫瑞之專請量留各處贓罰漕糧二十萬石折銀濟工可法也

費有所不支則當權宜變化以求其濟若何巡撫鑑之以兌軍諸費兌役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賴民力民受官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而衆不爲勞可法也蓋浙西蘇松諸郡之水其源皆出天目苕之人言之矣水之枝派多岐而分泖淀吳淞二派最大昔之人又辨之矣故道修之今時見於

明詔責成之説嘗出於

敕書有謂巡鹽御史當理蘇松水利而兼及浙江水利僉事當行於浙江而兼及直隸有謂諸郡地濱太湖水利廢與乞

專差工部官管理凡以致重其事也誠先此二派而條以次修則藏村涇金墳漊港瀆武進艾祁通波涇青浦顧浦吳塘涇落迮大瓦等浦涇崑山之東許浦等塘涇常熟之北岡瀧支河深廣復舊無不在其中矣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七

祀文

開濟祀神有祝塞事鄭重其誠懇情見乎詞不可弗載或稿逸無搜則置之矣

宋

葉清臣祀滬瀆龍王文

清臣叨被朝恩出持使斧觀采風俗詢究利病上分天子之寄下救斯民之瘼嘗恐其守靡致息遑恭惟全吳舊多積水加以夏秋霖潦田疇汚沒浩浩開濟人無聊生聞諸鄉老之言患在盤龍之派但陵谷變遷枉曲倍差水道迴遶湖波壅滯自乾興以來屢經疏决未得其要不免爲沴蘇秀之人皆云神故有廟在江濱錢氏有土祀典惟寅備牲貿移被亡崩壞官失檢校民無遵奉自明厥後歲亦多水月罔神不血食降災下民清臣躬行按視狥人所欲乘乎農隙釃

此江流神果有靈主斯荀洩敢告無風雩無殄
薦舉鍤而土潰決渠而水降改昔沮洳化爲墳
田即當嚴督郡縣修復祠兆春秋致饗蘋藻如
故若彼吾役夫不能殫患則我躬不圖早恤於
神神惟聰明昭鑒無忽

本朝

○夏原吉治水祀告河神文

迺者三江神禹開鑿歲久不治淤淀將洞震國

被害神氣蕭索聆茲
九重聖人復作
宵旰憂勤
命予疏瀹願神助勦水歸其壑

姚文灝治水告河神文

三江不流匃吳昏墊
天子憂民惕然弗泰廟祇易解宵行露幹務底厥成
洪濤閼澂不效甘蕗體不歸室禰此經告詞惟神

勤念

○海瑞開吳淞江祭江神文

吳淞古江橫亘吳邦歲久湮淤震澤水滲涌溝
王命建牙倜倘廣集畚鍤務驍行瞪默相助功遂望
神贊

林應訓開江祭龍神文

惟神職司利濟水底民生分方鎮位以靖厥疆
惟是震澤東南具區三江既入發歎攸除歷年

既久湮塞所當疏濬汎濫稱用弗滅時潦時於
詢諸僉謀咸謂長橋實係咽喉長橋既闢爰及
吳淞二水安流二江遂通予膺
簡命相厥地宜欲復故道實首於茲移卜良辰大工
伊始繇湖及海經三百里總總林林億兆生旅
我宵旰匪接之規殫心竭力役實惟伕道俾相
勸勉神之大造我受風雨車以神寒惟恤賜樊
神錫之安凡此疏濬日

天子命惟神效靈惟民從令凡我官屬恪勤敬承敢
有怠事神共糾繩所玆收功不疾而速
國裕民殷並受其福謹用牲醴式申虔告通觀厥
成永言食報

○林應訓又祭龍神文

三江旣入神禹之功震澤底定於吳別通惟此
東江久湮不治水源壅閼爲民之厲
天子仁聖軫念東南疇咨元宰群辭是參臣未巡行

簡命夙夜祗慄勉圖報稱鳩工集事役不踰時相共
士宜疏以導之百川可安三農無害匪臣之勞
神實大賴漢塞瓠子歲久始平豈如今日俛仰
恭承

丙戌

君相同心荷玆靈貺臣亦遇今職幸無曠自今伊始
必屢豐年大府所儲仰給於田水常潤下河不
溢流降福穰穰以與千秋神協人謀敢不報賜

合樂陳牲告虔明祀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八

詩歌

江湖湖澤題詠最繁兹但採其有關修濬者考驗人情備徵典故餘悉置不錄

元

○陸仁昆山州築圍辭

築圍辭美郜侯也侯能恤民之勞故民築於邊事堤旣成田亦增墾潦不爲災侯之績也

湖水兮漫漫善嚙我稻田何以禦之築圍必堅湖水兮漫漫雨潦至兮茫無畔岸何以備之築隄以捍　農之勞兮侯所哀侯之德兮農是懷圍增墾兮闢荒茨隄旣成兮潦無菑

徐恒築圍歸

日出鼓逢逢築圍湖水中湖水不可築滔滔勢浮空妾身無文繡何爲禦蛟龍州有郜長官時時來勸工長官憐妾意不啻岍上翁妾身願化爲精衛銜泥去塡東海水海水竭變桑田公家不用憂租稅

○馬弓築圍謠

婁東有田皆斥鹵水高田下常愁雨雨多憂令禾稼傷年年修圍起編戶去年修圍眞可悲差到里丁八歲兒終朝汗流泥沒脛長官肯信家無糜今年徵官勝去年鄉胥不索下圍錢阿兒

荷鍤爺持畚郎罷負輿兒替肩相呼相笑爭先後築圍旣成無滲漏田中禾本似車輪不比前年大年瘦但願秋來禾熟時大家作酒烹黃雞上堂先爲監官壽明年早拜蘇州守

金綱築圍謠

春田未云耕春水已平岍農官曉行水輕舸歷瀰漫沓滿遍村村父老喜相喚興言共畚鍤築土作堤捍長圍如長城百頃平如案嗚工不終

日見此農有畔新秧泛晴風剡剡翠光亂登成
足供賦囷庾不可算焉知頼坊庸勞績乃居半
我行覔山野田里悉嗟歎共言府公賢貳守頗
王渙爲官務克猛巳足見區幹章丹既孫唐召
父久名漢循良人所罕今古亦同貫作詩繼汾
歌善政不能贊

○顧瑛桑園謠

文章別駕勸農日積雨初收大溪園月出花樓

供曉飯江深草色上春衣鳴鳩拂羽巢桑隴飛
燕掠花傍石磯綠滿大田民樂業鼕鼕社鼓送
將歸

○陸麒築圍謠

助農使者出郊坰雞犬田家總不驚花送綵舟
飛撥穀秧齊綠水過清明尋僧得句題新竹打
鼓催車候晚晴父老脉蹄今有祝秋來穫稻醉
承平

○楊維楨澱湖

禹畫三江東入海神姑繼禹澱湖開獨鼇肩隨
戴山出三龍聯翩乘女來稽天怪浪俄桑土閱
世神牙亦劫灰我憶傳時松頂月夜深要接鶴
飛回

○張之瀚高昌渡

黃浦春風正怒濤扁舟一葉渡驚濤憑君來問
民間苦何似潮頭幾丈高

○無名氏白茆歌

白茆夫役出蘇鎮二十萬盡是吳中
十二郡良家兒道旁過客問夫事但言將軍有
令開江隄江堤延袤九十里包得海堤知何時
自從去年秋迄今猶未歸時水凝雲陰血指非
風獵獵吹單衣父母不得見兒女啼饑邊烽
入夜急羽檄流星馳縱勞且疲糧食長年苦
役家亦隨費仰仰師遠如火弱者已死壯者羸

白茆夫良可悲豈無新店獨當衝趙光奇天閽
隔丁上爾訴那緣知生男信是生女好爾生不
仕逢百僻我詩白茆夫將軍靜聽之君不聞脊
陽水沉竈產蛙民非離叛又不聞俄子決天命窮
非人所爲水可航山可梯在德不在險先古猶
足規承平之世念不及此況今四海皆瘡痍我
願將軍心推德懷應黎靖八荒下四夷上書太
平旗下立襄陽碑男耕女織天下一些今白茆

詩雜熙

○見壞白茆詩

山東未息馬山西尚揮戈急趨州縣兵北關白
茆河海風裂面天雨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
鑿土如鑿山河邊死者面收骨白茆河成如白
虹百里直與昆承通將軍不待驅覓工平地遂
作魚龍宮嗚呼愛民如愛子華亭盛侯古莫比
昔去今還悲復喜非汝身爲白茆覓盛之德河

之水千古萬年流無已

本朝

○夏原吉過澱湖

烟光萬頃指天浮震澤分來氣勢優寄語蛟蜓
波臣物于今還肯負舟不

蔣璨 郎官渡

郎官渡口說郎官能使居民念枕安志在濟川
真可尚功歸淳水自來難沒□積浮通流并澄

徹清光照眼只我敢新銘於蟠石使須刻石樹
江干

曾但 郎官渡

郎官渡口樹亭亭舒爲郎官繫綠舲疋練縈迴
三泖白聯螺點染九峰青風傳魚唱來前渚雪
壓鷗羣下別汀老我猶存釣鰲手竿竿從此欲
浮溟

郎官渡口浪如雷繫纜沙頭日幾廻拯溺昔聞

爰世志濟川今見出羣材已駢積潦歸滄海還
使春風發朽荄欲刻瓊瑤昭令德不知誰有紀
功才
〇范能郎官淩
郎官淩口聽謳歌盡說郎官德政多山竹馬𩣡
橫玉阜江拖練帶落銀河薪夫疏鑿今重見千
古聲名久不磨從此熙熙民樂業天時地利日
相和

蒲𡍩題少卿墩
少卿墩下告成功排淪狂流勢已平片石豈能
銘偉績千年猶得紀芳名派流震澤今重定源
北黃河又一清黎庶欣欣棠潤澤田間擊壤樂
春耕
葉提題少卿墩
少卿墩上望江湄畫舫多來此處維南畤風風
山朶朶東連墩海水瀰瀰五丁端藉神功力萬
姓無愁墊溺時
主聖臣良遭際日亘天盤地立丕基
〇偶桓題少卿墩
少卿墩下水沄沄決浚重存禹績新笠澤西來
稱古道海門東去接通津天低極浦鴻晁晚雨
逗芳洲杜若春又聽滄浪歌孺子解纓好濯屬
車塵
〇范能題少卿墩

少卿墩上瞰晴湖亢象曾滋達海涯
國有勳臣勞費盡民安生業務桑麻輕風吹浪牙
檣動明月浮空白練斜歸覲
九重春正好紅香飛馬入
京華
少卿墩號舊新開遠挹滄江達海門地脈潮分
南澱水山光晴接北崑雲芃芃禾黍高低隴藹
藹桑麻遠近村一自重臣經濟後芳名偉績鎮

長存

○袁凱沙塗行

西起吳江東海浦茫茫沙塗皆沃土常將此物不歸官盡養此地饑民戶紅尖小麥畝一石秋蘆論圍兒三尺紛紛赤綠何足論瓜芋青秧密如櫛饑民得此不復饑昔無一物今子孫相仍二十載飽煖得與平民齊君恩如天不可負

九

君恩能前不能從力殺勞佐官不理一一奄與强家有强家夫馬厭菽粟强家餘肴盡珠玉君不聞江頭浦邊二萬家秋雨秋風夜無燭

陳章寄硯土事草詩

通海易寒海難請君反覆思兩端兩賜徵期致滂乾此與時成還相于人力回天亦良艱惟是築隄護圩田此策看取人心安畢飼宜從相尉旋東西循圍阡與阡伏道使民省筲鞭佀者增築令高堅破者被綴令完全可以蓄洩防未然道元水經有本源守敬議論非屑酸前元特設水路官任發姓任號月山此老水利亦精專今君奇胸有卷懷取用不竭如淵泉縱橫曲直珠走盤伊厚民力無傷殘眼前活法人所便古人陳跡亦踏筌蹄

君吾知興且賢將來擧茲遍偏神氣充塞位兩間充水澇旱見所與相調四序還轉移時不出史侯關方且索我詩稿有感君西臺舊歲寒不借了里披心肝

○姚文灝濬河歌

遠聞新土方希罕盡露黃泥始罷休雨時馬槽針見底中間一線水通流

○姚文灝開壩歌

開河容易壩難通我有良方不廢工壩裏掘潭寬似壩却疏餘土入其中

○姚文灝修圩歌
修圩莫修外面得草根在草積土自堅不怕風
浪喧
修圩只修內培得脚根大脚大岍自高不怕東
風潮
教爾築岍堅築得堅如城莫作浮土堆磚眼都
頹傾
教爾分小圩圩小水易除廢田苦不多救得千
家禾
姚文灝相視吟
二江七澤使舟輕看盡長隄及短塍雖大不誇
行李處魚龍應識棹歌聲
田邊圩埂年年壞江上湖沙日日疑一築永無
他患至但交東作自西成
○方豪謁林知府懋舉於白茆港舟中獻詩有序
白茆港塞吳下連年被災豪令崑山輒念及
此太倉守倪宗正特白我公躬臨相度豪喜
其功必成也敬叩隼旟奉呈拙句
太守欲開白茆港縣官特過清水河有清水港此山東
人家盡拆西基址田隴不分躍浪波東陌西村
炊煙斷南涯北岍漁火多誰蓬觸日傷心坐老
淚突風雨下滂沱
水利官去白茆塞白茆港塞全吳荒婁東刺史
獻奇策[illegible]上使君[illegible]前[illegible]懷忠
聲日後彼無窮不才寧敢辭迂腐荷鍤先趨芳
草塲
○林懋舉和前韻志感
風帆一葉衝寒雨到處逢人問治河肯爲亡羊
嗟末路欲憑砥柱障狂波茅茨日午雞聲悄澤
國秋聲雁影多非向[illegible]何日大
滂沱
白茆故道年年塞綠野良田處處荒世界却疑

魚鳥宿人家半在水雲鄉六龍下降平分野
六龍治水五馬東來開辟疆天意定從人意好將家
禾黍歲登場
○倪宗正和前韻上林樾舉
遠畿王節問民瘼歲谓豐凶係此河患在東吳
歐希稷詠通南海雲風波共誇邦伯簡宣重敢
謂書生幾論多試看往時江漢績安流分處是
滂沱

六事狂圖先水利荷蒙採擇在包荒掌中指畫
非難事聚民逃亡半異鄉
王事深慙虛歲月農功漸見過封疆更憐丁壯忙
如許拋却春田習戰場
○朱文和前韻謝林樾舉
海濱何事旌旗滿邦伯遙臨相自河目而直須
窮底止爲公寧肯惜奔波莫言歲歉民財盡還
計年豐

國賦多伏綴吾
皇法往古大開斧藏淤滂沱
良田没水綠河塞粒米如珠歲大荒版籍僅存
空有數逃亡欲盡不成鄉可憐廢宅長新草未
識何時復舊鄉枯朽髑髏隨處見翻疑隴畝是
沙場
決歲良田成積潦而今猶望天哉衍哀振屋
來城市去無家向海鄉堂上封新人飢檮糈

連那有呼爲獨何如四野歌聲滿策杖還須醉
一場
○錢仁夫和前韻謝林樾舉
白茆曾費民財力名是開河實塞河下海幾流
沙作梗在田積水雨增波坐令四海公私乏延
及三吳潦暵多勿急近功爲遠計請看碑爲導
滂沱
三時苦雨愁淹没百日乾晴告旱荒無路可從

消積水有究莫訴苦低鄉蔡民出力臨賓直立
長分工各守疆欲濬河漕須果決莫容背距待
專場
○錢承德和前韻謝林懋舉
牧伯衝風冒雨過爲民乎苦欲開河豈年饑饉
愁黎廣百里荒凉洴白波
天府但需財賦急使君周慮本根□白茆水道加
疏濬始寧東南故府充

郡邑連遭雨降殃高圩低畝盡拋荒民多流竄
愁饑歲草不飄浮驗水鄉澤國喉襟須要害錢
糧鼎數此封疆開河若報功成日我到明秋須
築場
○倪宗正方豪白茅舟中聯句
入冬風雨癡如春 宗正 傍海泥沙愁殺人太守欲
開萬世利 豪 臺臣應念三吳貧莫辭跋涉採源
委 宗正 還向輿情爲討論他日功成崇廟祀 豪 年
年血食海東神
○方豪過河舍
河舍窄如溝中堪容一舟海沙高比岸蒲草綠
成洲苦積崑山水偏妨農畝秋白茅如挙事先
向此中修
○倪宗正過河舍和前韻
麥隴□□潮不可泛舟恐加三日雨兼沒百
花洲□□□□□□□□□□償慶草許次

第兩河修
○謝琛閱姚文灝水道圖說詩
東南財賦區三吳本奇絕揭來見蕭索
貢納歲虧折
天王賴慈仁鐲稅縱縲絏一雨近半月絕句沒溝畛
播種已失時凶饑更奚堞纍纍行路人揭衣語
悲咽去年水尚在今年勢尤烈觀風愧
嚴命對此衷腸熱封章謹奏

開虛懷還切切南方蒸濕重時雨三邊雪滴露天地
澤轉思何迭迭嘗爲田家子農事歷騷屑下流
上不溢此理無分別按行姚公圖細讀圖中說
了然覺有得嗟人亦豪杰傷哉數十年人事誠
欠缺西來百源長東逝諸浦竭夏徐疏濬後何
人繼其轍雖有水利官兼管難施設有司惜小
費當道結長舌災成付上天天究何咎我欲
揮長鍤壺把三江決滌蕩平地成一海都收滅

栽培表天功當
國足朝徹世情忌形迹焉敢上論列

吳中水利全書後序

竊任銅崕監儒未審天下大計嘗讀
管子書水地篇而知桓公之富强有
以也國之本在食食所生之源水土
又乃能生殖阜庶當春秋時齊之地
未大於列國而兵車之役又無歲不

駕齊獨雄於四鄰則太公之所疆理
管子益善修之故能以其賦從諸侯
之事秦漢與圖一統歷唐宋至勝國
並師其法修水利迨我
列聖益勤農事成蹟昭然迺
神廟以後

國用常憂不足枝其貢入之額則半在吳吳僅數郡介諸東南鴟夷子所稱黿鼉魚鼈之與處者也而供輸繁重唯水稻刈穫是賴昔禹畫野分州謂土惟塗泥田惟下下而賦偏上上匪徒地利有人力焉豈人力亦今昔之

或殊任釋褐為令執鞭弭於

晉撫中丞張公殷穀提誨謂吳壤濱於海陂適值水政曠息凶荒洊臻官民愁困嘉邑褊小吳淞江橫亘其中正壅遏受病之區爾其察之任亟延見士紳始知吳中之水從西南傾注

東北遠如宣歙苕霅近如常潤諸川瀆滙於具區引而灌之為泖為蕩為澱為湖為瀁為漾悉嚮淞婁東三江趨海東江既廢二江之流益猛更藉白茆北泄分殺其勢今吳淞白茆並受潮汐浸灌沙土填閼婁江一道安

能容東南千里之狂瀾且支渠涇汜藪汚沼沚午貫交注者一切膠淤夫水取灌輸管子所謂地之血氣若筋脈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又曰水神於萬物莫不得其養盡其幾者水之內度適也今深則漂墊淺則焦

枯潦病暵亦病樹藝不登逋稅莫措
聖天子宵衣旰食久於疏導注懷
中丞公體
國憂民嵩以饑溺惆念會
詔旨頻頒於警兵拒寇之際暇巡行甸服
凡江湖滸壑郛原郛郭摹肖以圖隨
考度稽謀搜閱典籍纂輯全書首紀
水所發源次列水所經帶天之雨暘
歲多愆慝水之盈縮轉為利害
明王令不需時水工設有常秩他如董率
鎮撫與經緯方畧順水之性而循下
也自古及今其濬治之蹟為農田利

者爰逮所列
上啓事敕下郡國恒著為令有所損益因
革暨
廊廟草野建畫荅教頌述功德之詞胥
羅而入蓋司空治水虞人掌水之政
以時行其湟遂畎澮溝洫又農正所
典司疏瀹有程水庸職焉詳哉法之
善矣洵為百世章憲之書行且繕呈
御覽先授棗梨屬任叅訂任悚然愧汗展
卷莊誦佩公之忠亮直揭肝膽於斯
編若彙次較讐則蔡叅知經綸夙抱
王文學淹博共推孱公延禮殫厥心

力而公又手自裁定夫何待於任雖煞任受教承令敢不究心吳淞江之尾泄適在嘉上二邑治境往者數十丈之洪濤今無徑寸之澌溜間之白茆亦然每謁臺司及與州邑牧長里聚共嘆吳中之水似病者之蠱膈歲

即荐登未甦積餒征賦屢虧流離滿道有司待罪不皇至嘉尤斥鹵不宜禾止栽吉貝自江流阻絕一遇商羊旱魃立時藁仆父老言之涕下茲邀

公寵靈拭目

俞旨俄下畚鍤雲興瑒排治淘決之功俾高高下下咸若其性而土益作乂將見萑蒲化為沃沮焦埆仍為膏土更有說馬漕渠闢治蜚輓得任飆馳濠塹加深艅艎可以布列廩庾紅粟豐鎬芭桑默培根本源源貢賦安內攘外莫先於此斯

熙朝鼎祚億萬無疆則是書之成豈宰割小吏所能贊嘆哉

皇明崇禎十年仲春月朔

賜同進士出身直隸蘇州府嘉定縣知縣

萬任謹序

蘇州府學生員王布書